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杜甫全集 (一)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旧唐书》文苑本传

刘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朱注】《晋书·杜预传》云：京兆杜陵人。又《周书·杜叔毗传》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阳。《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尹。公自称预十三叶孙，其为尹之后明矣。后又自襄阳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园，都在巩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诗每称杜陵野老。《进封西岳赋表》亦云：“臣本杜陵诸生也。”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甫天宝初，当作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拜左拾遗。【朱注】公自京师西窜，谒肃宗于凤翔，《旧史》误也。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椽，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帅剑南时，史误。辩详诗集。上元二年冬，当作广德二年春。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据《新书》在武再帅剑南时表荐者。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此句当删。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做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英义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而适卒。【朱注】适自西川入朝，在严武再镇前，拜散骑常侍，乃卒。《旧书》误也。宝应元年，避徐知道之乱，入梓州，居东川者三年，亦未尝依高适。辩详年谱。是岁，崔宁杀英义，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颇久，其时江陵无鲁。《旧书》曰“未维舟”及“江陵乱”者，误也。公尝往来梓阆间，《新史》云往来梓夔，亦误。二史载居夔下峡事，皆不详。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当作大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唐诗纪事》谓公卒于岳阳。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齷齪，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朱注】唐《本事诗》，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西阳杂俎》：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别社考功诗。按饭颗山头诗，《太白集》不载。柯古所言，特据流俗传闻。又子美未尝为考功，其诬可不攻而破。刘昫以之入史，谬也。苕溪渔隐亦有辩。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余读诗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懒未就尔。”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铭见末卷。

《新唐书》本传

宋祁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本隼原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甫预京兆荐贡，而考工下之。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朱氏曰，献赋在天宝十载，《新史》误云十三载。辩详诗集。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会禄山乱，天子入蜀，原注：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于范阳。明年，改元至德。六月，禄山犯长安，车驾幸剑外。七月，即位灵武。甫避走三川。三川县属郾州。肃宗立，自郾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郾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觐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讪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郾弥年，艰窶，孺弱至饿死，朱氏曰：公之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兆赴奉先时事。若往郾迎家，则在至德二载。《新史》盖误，当以《奉先咏怀》诗正之。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原注：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遗移华州掾。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乾元二年夏，甫弃官，去华之秦。十月，发秦州。十二月，离同谷，至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原注：广德元年，甫补京兆功曹，不赴。明年，郑国公严武复出节度剑南东西两川。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诣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朱氏曰：此说出《云溪友议》，不可信。辩详诗集。鲁訾曰：以甫诗考之，严武来镇蜀，章彝已交印入觐，史当失之。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来阳县，在衡州之东南。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新书》谓公卒于牛肉白酒，此踵《旧史》之讹，黄伯思已力辩其诬。详见年谱末条。本集原注云：子美之卒，当在衡湘之间，秋冬之际。元氏墓志，略见本末。唐史氏惑于刘斧《摭遗》小说之言曰：子美由蜀往耒阳，以诗酒自适。一日，过江上洲中，饮醉，不能复归，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子美为凉湍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玄字还南内，思子美，诏求之。曩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

子美为白酒牛炙胀饫而死，葬干此矣。以此闻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语。信哉史氏之讹矣。按：此说欲辩牛酒妖死之诬，而反坐以涨水漂溺之惨，与李观补传，同出俗子妄撰耳。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商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今东京城东角隅繁台是也。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间、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

至甫，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鳌按：《旧书》记事略而论文详，备载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

《新书》记事稍详，其论赞一段，简括道劲，颇类欧史笔意。但二史均有差谬。牛酒饫死之惨，《旧史》既诬于歿后。严武欲杀之端，《新史》复谤于生前。皆疑案之当剖者。兹采前人诸说，足以一雪史家沿谬矣。又按：两史记事，多有舛误，杜传尚然，其余差谬者，亦当据杜诗正之。如上元二年夏，段子璋反，次年公作《去秋行》，知秋日尚未平也。史谓四月讨平者，误矣。宝应元年，严武以应召入朝，有寄答杜诗，九月犹在巴山。《通鉴》谓是夏六月，武除西川节度，为徐知道拒绝，误矣。大历元年，杜《赠李文》诗，称李勉为汧公。史谓大历五年，勉自岭南还京，始封汧公，误矣。宜乎当时有纠谬之作也。

钱谦益曰：《唐·宰相世系表》：杜预四子，锡、跻、耽、尹。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尹。元稹墓志：晋当阳侯下，十世而生依艺。甫《祭当阳君文》称十二叶孙甫。甫为预之后，未知预四子，谁为甫之祖。旧谱以甫为尹之后，此何据也？唐《旧书·杜易简传》：易简，襄州襄阳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孙。易简从祖弟审言。易简、审言，同出叔毗下，获嘉为甫高祖，即硤州之子也。《周书·杜叔毗传》：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阳。祖乾光，齐右司徒右长史。父渐，梁边城太守，此世系之较然可考者。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为袭池阳侯洪泰，与乾光为行。洪泰生二子，祖悦、颢，与渐为行。颢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与叔毗为行。叔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为廉卿，则未知其为易简之祖与，审言之祖与？旧谱以叔毗为颢子，景仲、叔毗并系颢下，红繆极矣。颜鲁公撰《杜济神道碑》为征南十四代孙，甫有《示从孙济》诗，斯为合矣。《世系表》济与位同出景秀下，并征南十四代。而诗称从弟位，抑又何与？宋人谓《世系表》承逐家谱牒，多所谬误耳。按：陆务观诗注：少陵之后，有徙大垭、大蓬者。戴复古诗中有杜子野，赵孟頫诗中有杜伯玉，杨载所记有杜举。钱谦益谓今岳州平江县杜富，犹藏拾遗敕命。喜文人子孙千年不替也。

杜工部年谱

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即景云三年。正月改元太极，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甫生。吕汲公《诗谱》云：墓志、本传皆言公年五十九岁，卒于大历五年庚戌；则当生于是年。蔡兴宗、鲁豈、黄鹤诸谱同。蔡梦弼曰：按《唐书》本传及元稹《墓志》，晋当阳成侯预下，十世而生依艺，以监察御史令于河南府之巩县。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修文馆学士。尚书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京兆府奉天县令。闲生甫。

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也。七月，归政于帝。十二月，改元。

开元三年乙卯

公《舞剑器行序》云：开元三年，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

黄鹤曰：公七岁能诗，则四岁记事，非不能矣。吕谱疑其年必有误，非也。

开元六年戊午公

《壮游》诗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又《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

开元八年庚申

《壮游》诗云：“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开元十四年

丙寅《壮游》诗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开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游吴越。黄曰：公《进三大礼赋表》云：“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则其游吴越，乃在开元十九年。自是下姑苏，渡浙江，游剡溪，久之方归。朱鹤龄曰：公《哭韦之晋》诗：“凄怆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诗：“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郇瑕，晋地也。公弱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方为吴越之游也。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

公自吴越归，赴京兆贡举，不第。黄曰，公本传：“尝举进士不第。”故《壮游》诗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朱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贡举。至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徙礼部，以侍郎主之。则公下考功第，当在二十三年。盖唐制年年贡士也。《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旧史》云：“天宝初，应进士不第。”非。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游齐赵。朱曰：按《壮游》诗：“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下第后，即游山东之明证。但未详起于何年，今姑依鲁豈、黄鹤诸谱，又按《壮游》诗，不言游兖州，而集中颇多兖州所作。盖兖州与齐州接境，公游齐州，盖在兖州趋庭之后也。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在东都。是年寒食，祭远祖当阳君于洛之首阳。

天宝元年壬午正月改元。

公在东都。是年，公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河南县。

公作墓志。

天宝三载甲申五月改年为载。

公在东都。五月，公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钱谦益曰：“是时太白自翰林放归，客游梁、宋、齐、鲁，相从赋诗，正在天宝三四载间。”朱曰：“按旧谱谓：开元二十五年，公从高适、李白过汴州，登吹台怀古，以寄李十二白诗证之，其谬信矣。”

天宝四载乙酉

公在齐州。是年，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宴历下亭。钱曰：“高适、李白俱有赠邕诗，当是同时。”白有《鲁郡石门别杜二甫》诗，或四五载之秋也。

天室五载丙戌

公归长安。黄曰：《壮游》诗：“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则归京师在天宝四五载间。

天宝六载丁亥

公应诏退下，留长安。元结《谕友》文云：“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试，皆下之。遂贺野无遗贤。”时公与结，皆应诏而退。

天宝七载戊子

公在长安。

天宝八载己丑

公在长安，间至东都，黄曰：公《洛城北谒玄元庙》诗云：“五圣联龙袞。”唐史加五帝大圣字，在八载闰六月，可证是年公又在东都。

天宝九载

庚寅公在长安

天宝十载辛卯公年四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鲁豈曰：公奏《三大礼赋》，史、集皆云十三载。朱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尝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是岁。是年，作《秋述》。

天宝十一载

壬辰公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黄曰：是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丞相，鲜于仲通为京兆尹。吕谱：公《上韦左相诗》：“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自玄宗即位，至此为四十年。

天宝十二载癸巳

公在长安。黄曰：有《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崔、于当是试文之官。

天宝十三载甲午

公在长安。黄曰：是年进《封西岳赋》。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即《封西岳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进表在是年。

天宝十四载乙未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往奉先，鲁曰：公在率府，其家先在奉先。黄曰：《诗史》谓蓟北反书未闻，公已逸身几旬。非也。若先已窜逸，则改授无容在初兴师之时矣。吕、蔡谱俱云：十一月初，赴奉先，有《咏怀诗》。知非避乱也。肃宗至德元载丙申即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改元。

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闻肃宗即

位，自郾羸服奔行在，遂陷贼中。

至德二载丁酉

四月，脱贼，谒上凤翔，拜左拾遗。疏救房琯，上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获免。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十月，上还西京，公扈从。是年六月一日，有《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又有《同遗补荐岑参状》。

乾元元年戊戌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

任左拾遗，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晚，离官，间至东都。是年十月，有《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有《试进士策问》五首。

乾元二年己亥

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

上元元年庚子闰四月改元

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是年，营草堂，公诗所云“经营上元始”是也。又云“频来语燕定新巢”，则三月堂成。鳖按：黄、鲁诸谱皆云：裴冕为公卜居。考诗题不载此事，恐是臆说，有辩在集内。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年号，止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以斗所建辰为名。

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间至蜀州之新津、青城。朱曰：公赴青城，黄谱编上元元年，鲁谱编上元二年，以《寄杜位》诗考之，疑鲁是。是年秋作《唐兴县客馆记》。

代宗宝应元年壬寅建巳月，代宗即位，改元，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

公居成都草堂。七月，送严武还朝，到绵州。未几，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复归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属邑。或云：《新书》本传：“游东蜀依高适。”当在此时，严武入朝之后。朱曰：严武还朝，适领西川节度，公方携家往东川，其时并无一诗与之，不得云依高适也。公在梓州，最善留后章彝。彝为留后，可知适未尝兼领东川，而谓之依适，可乎。鳖按：公迎妻子，不见诗题，恐是遣弟往迎。有《弟占归草堂》诗“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可证。是年建巳月，公上严武《说旱》。

广德元年癸卯七月改元。

公在梓州。春，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赴。鲁、黄谱俱云：是年春，公尝暂至绵州，以《惠义寺送辛员外》诗有“直到绵州始分手”之句。朱氏以惠义寺以下诸作皆系逸诗，故不取其说。今当存以待考。朱曰：公补京兆功曹，蔡兴宗、赵子栎、鲁豈、黄鹤诸谱，俱编广德元年，盖以《别马巴州》诗注为据。惟《新唐书》本传与王原叔集注谓公不赴功曹，在严武初镇成都之时，恐非。辩详诗集注。是年有《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国文》。

广德二年甲辰

春，复自梓州往阆州。严武再镇蜀，春晚，遂归成都草堂。六月，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是年上武《东西两川说》。

永泰元年乙巳正月改元。

正月，辞幕府归草堂。四月，严武卒。五月，遂离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云安，居之。

大历元年丙午十一月改元。

春，自云安至夔州，居之，秋，寓西阁。是年有《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

大历二年丁未

公在夔州。春，迁居赤甲。三月，迁灩西。秋，迁东屯。未几，复自东屯归灩西。

大历三年戊申

正月，去夔出峡。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

大历四年己酉

正月，自岳州之潭州。未几，入衡州。夏，畏热，复回潭州。鳌按：是年，有《发潭州》及《发白马潭》诗、乃春日自潭往衡岳也。又据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诗云“湘潭一叶黄”，知秋深复在潭州矣。观公《楼上》诗“身事五湖南”、“终是老湘潭”，皆可证。

大历五年庚戌

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泊方田驿。秋，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此条朱氏削去旧谱，非是。鹤谱云：夏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余，聂致酒肉。而史云：“令常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醪。”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近山亭，若果饫妖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山亭。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攻。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此说。按：是秋舟下洞庭，故有《暮秋将归秦奉留别亲友》诗，又有《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言南风畏日，又云回樯，则非四年所作甚明。当是是年自衡州归襄阳，经洞庭诗也。元微之志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其后嗣业启枢，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吕汲公亦云：夏还襄汉，卒于岳阳。鲁谱云：其卒当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但衡在潭之上流，与岳不相邻，舟行必经潭，然后至岳。当云在潭岳之间，蔡谱以史为是，以吕为非，盖未之考耳。鳌按：五年冬，有《送李衔》诗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适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旧谱当属可信，而钱、朱两谱，偏信《新书》，遂以牛肉白酒，断送一生，岂不诬枉前贤？夫不信亲著之诗章，而信后人之记载，不信子孙之行述，而信史氏之传闻，其亦昧于权衡审择矣。

鳌谨按：宋人作少陵年谱。其传世者，有吕大防、蔡兴宗、鲁峕、赵子栎、黄鹤数家。明初则有单复之谱，近日则有钱谦益、朱鹤龄、顾宸诸谱。唯朱氏裁别异同，简净明当，可称定本。但未后一条，关于生死大事，而其时其地，皆未分明。兹仍采旧谱，以正其讹云尔。

庚辰岁重阳月考定

杜诗凡例计二十则

- 一、杜诗会编自唐刺史樊晃首编杜少陵诗集，行于江右。至宋，王介甫为鄞令，得未见者二百余篇。嗣后王原叔取中秘藏本及旧家流传者，定为一千四百五篇。黄伯思校本，则有千四百四十七篇。蔡傳卿《草堂诗笺》，取后来增益者，如卞圜、吴若、员安宇、裴煜辈所收，别为逸诗一卷。今依年次补入，不另置卷末，便省览也。
- 二、杜诗刊误坊本多字画差讹。蔡兴宗作《正异》，朱文公谓其未尽，如“风吹沧江树”，“树”当是“去”，乃音近而讹。“鼓角满天东”，“满”当是“漏”，乃形似而讹。当时欲作考异，未暇及也。近日朱长孺采集宋元诸本，参列各句之下，独称详悉。然犹有遗脱者，如《何氏山林》诗“异花开绝域”，当是“来绝域”，于“开拆”不犯重。《送裴尉》诗“扁舟吾已就”，当是“吾已傲”，于“就此”不相重。如《冬深》诗“花叶随天意”，当是“惟天意”，于“随类”不相重。如《送王侍御》“况复传宗近”，当是“宗匠”，于“近野”不相重。如《诸葛庙》“巫覡醉蛛丝”，当是“缀蛛丝”，于上句“穿画壁”方称。《王彭州》诗“东堂早见招”，当是“东床”，于“河汉”、“夫人”等语相合。如《秋兴》诗“白头今望苦低垂”，与“彩笔昔曾干气象”本相工对，刻本误作“吟望”。《呀鹞行》“强神非复皂雕前”，与“紧脑雄姿迷所向”，字无复出，而刻本误作“迷复”。又如《遣意》诗“宿雁聚圆沙”，当是“宿鹭”。《草堂即事》诗“宿鹭起圆沙”，当是“宿雁”。鹭雁各有时候，彼此两误也。今或依他注改正，或据臆见参定。至于上下错简、句语颠倒者，如《古柏行》“君臣已与际会”二句，当在“云来”、“月出”之下。如《姜少府设鲙》“偏劝腹腴愧年少”二句，当在“落砧”、“放箸”之下。如《过吴侍御宅》“仲尼甘旅人”二句，当在“闭口”、“叹息”之下。如《郭代公故宅》“精魄凛如”二句，当在顾步涕落之下。如《梦李白》、《赠苏涣》、《呈聂耒阳》诸诗，各有颠错之句，今皆订正，文义方顺。
- 三、杜诗编年依年编次，方可见其平生履历，与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兴衰。今去杜既远，而史传所载未详，致编年互有同异。幸而散见诗中者，或记时，或记地，或记人，彼此参证，历然可凭。间有浑沦难辨者，姑从旧编，约略相附。若其前后颠错者，如《投简咸华诸子》本属长安，而误入成都。《遣愁》诗、《赠虞司马》本属成都，而误入夔州。如《冬深》、《江汉》、《短歌赠王司直》皆出峡后诗，而误入成都夔州。如《回棹》、《风疾舟中》本大历五年秋作，而误入四年。今皆更定，庶见次第耳。
- 四、杜诗分章古诗先有诗而后有题，朱子作《集传》，每篇各标诗柄，乃酌小序而为之。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即不须再标诗柄矣。唯一题而并列三五首，或多至一二十首者，每首各拈大旨，又有题属托物寓言，亦须提明本意，仿《集传》例也。
- 五、杜诗分段《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

浑列，眉目未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括各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

六、内注解意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其有诸家注解，或一条一句，有益诗旨者，必标明某氏，不敢没人之善，攘为己有耳。

七、外注引古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参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

八、社诗根据集中古风近体，篇帙弘富。昔人谓五古、七律入圣，五律、七古入神。盖其体制之精，上自风骚汉魏，下及六朝四杰，各有渊源脉络也。兹于每体之后，备载名家议论，以见诗法所自来，而作者苦心亦开卷晓然矣。若五七言绝句，用实而不用虚，能重而不能轻，终与太白、少伯分道而驱。

九、杜诗褒贬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蠹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兹集取其羽翼杜诗，凡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

十、杜诗伪注分类始于陈浩然，元入遂区为七十门，割裂可厌。又广载伪苏注，古人本无是事，特因杜句而缘饰首尾，假撰事实，前代杨用修，力辩其谬妄。邵国贤、焦弱侯往往误引。凌氏《五车韵瑞》援作实事。张这可又据《韵瑞》以证杜诗，忽增某史某传，辗转附会矣。吴门新刊《庚开府集》亦误采《韵瑞》，皆伪注之流弊也。今悉薙芟，不使留目。

十一、杜诗谬评蔡梦弼注本，删去伪注，最为洁净。但参入刘须溪评语，不玩上下文神理，而摘取一字一句，恣意标新，往往涉于纤诡，宋潜溪讥其如醉翁呓语，良不诬也。后来钟谭论诗，亦踵须溪之流讯，全无精实见解，故集中所采甚稀。

十二、历代注杜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如分类千家注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载入注中者，亦止十数家耳。其所未采者，尚有洪迈之《随笔》，叶梦得之《诗话》，罗大经之《玉露》，王应麟之《困学记闻》，刘克庄、楼钥之文集。元时全注杜诗者，则有俞浙之《举隅》，七律则有张性之《演义》，五律则有赵沅之《选注》。明初有单复之《读杜愚得》，嘉靖间有邵宝之《集注》，张綖之《杜通》、《杜古》及《七律本义》。他若天台谢省之《古律选注》、山东颜廷榘之《七律意笺》、关中王维楨之《杜律颇解》、海宁周甸之《会通杜释》、闽人邵傅之《五律集解》、楚中刘逵之《类选》、华亭唐汝询之《诗解》，各有所长。其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爽之《杜臆》。而王道俊之《博议》、郑侯升之《卮言》、杨德周之《类注》，俱有辩论证据，

今备采编中。

- 十三、近人注杜如钱谦益、朱鹤龄两家，互有同异。钱于《唐书》年月、释典故参考精详。朱于经史典故及地里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猥杂，皆有廓清之功。但当解不解者，尚属阙如。若卢元昌之《杜阐》，征引时事，间有前人所未言。张远之《会粹》，搜寻故实，能补旧注所未见。若顾宸之《律注》，穷极苦心，而不无意见穿凿。吴见思之《论文》，依文衍义，而尚少断制剪裁。他如新安黄生之《杜说》、中州张溥之《杜解》、蜀人李长祚之《评注》、上海朱瀚之《七律解意》、泽州陈家宰之《律笺》、歙县洪仲之《律注》、吴江周篆之《新注》、四明全大镛之《汇解》，各有所长。卢世之《胥钞》、申涵光之《说社》、顾炎武、计东、陶开虞、潘鸿、慈水姜氏，别有论著，亦足见生际盛时，好古攻诗者之众也。
- 十四、杜赋注解少陵诸赋，廓汉人之堆垛，而气独清新，开宋世之空灵，而词加典茂，亦唐赋中所杰出者。其《三大礼赋》，有东莱、长孺二注。《封西岳》一赋，朱注尚未详尽。兹于四赋，多所补辑。若《雕》、《狗》两赋，则出自新注云。
- 十五、杜文注释古人诗文兼胜者，唐惟韩、柳，宋惟欧公、大苏耳。且以司马子长之才，有文无诗，知兼美之不易矣。少陵诗名独擅，而文笔未见采于宋人，则无韵之文，或非其所长。集中所载墓志，尚带六朝余风，惟《祭房相国文》，清真恺恻，卓然名篇。其代为表状，皆晓畅时务，而切中机宜。朱氏辑注已明，惟间附评释而已。
- 十六、诗文附录新旧《唐书》本传，互有详略，要皆事迹所关，固当并载。其诸家序文，具述原委，为历世所珍重。又唐宋以后题咏诗章，及和杜、集杜诸什，皆当附入。而诸家评断见于别集凡有补诗学者，并采录末卷，犹恐挂漏蒙讥，尚俟博采以广闻见焉耳。
- 十七、少陵大节贺兰进明不救唯阳之围，致一城俱陷。忠如张、许，为贼所害，进明之罪，上通于天矣。后又密谮房琯，甫上疏力救，遂至贬官。其《出金光门》诗云：“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临去而尚惓惓，与孟子三宿出昼之意，千载同符。此公生平事君交友立朝大节也。
- 十八、少陵旷怀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简。其在成都，结庐枕江，与田夫野老相狎荡，便有做睨一切、侮玩不恭之意。初寓长安，得钱沽酒，时招郑虔，后去夔州，举四十亩果园赠与知交，毫无顾恋。此与谪仙之千金散尽者，同一磊落襟怀。宜其诗品遇出寻常。
- 十九、少陵谥法公负挺出之才，济时之志，拾遗半载，郎官遥受，宦途之偃蹇极矣。迨旷世以还，宋真宗读江上之诗而深加称赏，蜀献王至草堂之地而作文致吊，其风流儒雅，能感发后代之帝王。考元顺帝至正二年，尝追谥文贞，此实褒贤盛事，增韵文坛。公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者，其亦差不寂寞矣。
- 二十、少陵逸事杜公精灵，千载不没。诵《花卿歌》而痊久疴之人，解《八阵》诗而入眉山之梦。宋时病夫，目不知书者，忽吟子美诗句，见于程叔子之记述。四月十八日游草堂者，从来不逢阴雨，得于蜀父老之传闻。又雍熙间，彭城刘景真游华清宫，梦明皇与子美谈诗，尤为奇怪。录此以见其气亘江山，神游天壤也。

序

臣观昔之论杜者备矣，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稹之言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甫当开元全盛时，南游吴、越，北抵齐、赵，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宝，奔走流离，自华州谢官以后，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襁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有一时不端痼斯世斯民着乎？读其诗者，一一以此求之，则知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若其比物托类，尤非泛然。如宫桃秦树，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风花松柏，则感伤于邛山路上也。他如杜鹃之怜南内，萤火之刺中宫，野苋之讽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馀悲，悄乎有馀思也。臣于是集，矻矻穷年，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植酿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第思颛蒙固陋，继漏良多，幸逢圣世作人、文教诞兴之日，从此益扩贝闻，以补斯编之阙略，是又臣区区之愿尔。

时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岁长至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谨序

进书表

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奏为恭进《杜诗详注》事：

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传谕，翰林诸臣所著诗古文章，抄录呈进，以备御览。臣伏思俚语芜词，本无文理，不足以仰读尊严，谨录三载以来所著《杜诗详注》二十五册，须呈进者。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风雅垂经内之诗；杜曲千篇，咏歌作诗中之史。上承三百遗意，发为万丈光芒。前代词人，于斯为盛；后来作者，未能或先。自《国风》降为《离骚》，《离骚》降为汉魏，渊源相接，体制日新。晋宋以还，陶、谢之章特古；齐梁而下，阴、何之句斯工。其余月露风云，但知流连光景，虽有唱酬赠答，奚足陶冶性灵！迄乎三唐，专攻诗学，朔贞观作人之盛，至开、宝右文之时，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学成。昔人谓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盖其笃于伦纪，有关君臣父子之经；发乎性情，能合兴、观、群、怨之旨。《前塞》、《后塞》诸曲，痛书锋镝阽危；《三吏》、《三别》数章，惨诉闾阎疾苦。自麻鞋谒帝，而草疏陈言。涕洒青霄，方听军前露布；汗趋铁马，早瞻陵上云飞。筹邺下之师围，阨专貔虎；看安西之兵过，力捣鲸鲵。李泌归山，收京而怀商老；汾阳释甲，赴陇而议筑坛。当剑阁初经，已虑英雄据险；及夔江久客，仍忧节镇争权。平日欲尧舜其君，非虚语也；书生谈军国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温柔，托诸变《雅》变《风》之体；沉郁顿挫，形于曰比曰兴之中。宋人得其议论峥嵘，别开堂奥；元世沾其风神秀丽，窥见户庭。后之解杜诸家，非不各据心力，意本浅也，而凿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使远。引征古典，但派流而忘源；采摭稗官，犹得此而遗彼。从前注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笺，亦将十种。或分类，或编年，今昔互有同异；于分章，于解句，纷坛尚少指归。世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皆不可以读杜，岂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注其诗乎！臣于退食馀闲，从事少陵诗注。本文先释，依欧氏之解《诗》；故实附详，仿江都之注《选》。只恐面墙等诮，漫然学步贻讥。兹者，恭遇皇帝陛下聪明天纵，学问海涵，诠释《五经》《四书》，允矣开来而继往；发挥《通鉴纲目》，洵哉静圣而动王。典训心传，创垂万年谟烈；古文手辑，网罗历代英华。宸翰勒之岱宗，快睹翔鸾翥凤；诗章光于孔壁，式瞻复旦卿云。幸际昌时，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窥中秘诸书。臣少习遗经，粗通章句，壮游艺圃，谬握丹黄。青琐追趋，何有郊坛之三赋；白头尸素，曾无春殿之七言。蒙谕献文，只惭未学。伏惟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见乾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兼四始六义以相参，知古风近体为皆合。愚蒙一得，冒达九重。倘邀清燕之鉴观，以当采风之陈献，庶前修生色，而新简垂光矣。谨以所往诗赋二十四卷，并连谱序传文，缮写完编，装潢成帙。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随进以闻。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上表。

前言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迁居巩县，遂为河南巩县人。杜甫即出生于巩县的瑶湾。杜甫的家庭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和著名学者。由于杜预是京兆（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杜甫常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对于这一宦宦家世、书香门弟，杜甫感到非常自豪。在《进雕赋表》中，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又说：“吾祖诗冠世。”（《赠蜀僧闾丘》），又嘱咐儿子宗武“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所以，杜甫将“奉儒”和写诗当作自己终生孜孜不倦的事业。

杜甫非常早慧。在他晚年所写的《壮游》诗中，他曾追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诗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他勤奋好学，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为他以后的诗歌成就打下了渊博雄厚的基础。二十岁起，像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所做的那样，杜甫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他先东南游览吴越，二十四岁时返回东都洛阳，参加进士科举，不中。第二年又游历齐赵，直到开元二十年（741）才回到洛阳。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结识了伟大诗人李白，二人相邀同游梁宋，同游的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诗人高适。后来高适南游楚地，李、杜二人则北上再游齐赵，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饮酒论诗。在《壮游》诗中，他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漫游的生活豪放而浪漫，李、杜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不少诗篇，如名作《望岳》及《画鹰》等，表现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前途和能力的乐观自信。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迎接他的是十分冷漠的现实。这一年，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将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全部黜落，却向昏庸的唐玄宗上表称贺“野无遗贤”。杜甫落第后，困居于长安，不断地向王公大臣们投诗干谒，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还向玄宗进献了《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等，只为自己博得了一些虚名，却并无实际效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满腔的愤激信口而出。从天宝四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终于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正八品下阶的小官时，杜甫已经在长安困居了十年。这十年之中，诗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来越拮据，常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幸”（《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辛酸使他对下层贫困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对黑暗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性格也逐渐由清狂而转向深沉。他处在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耳闻目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对潜藏的社会危机也有所预感。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而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冬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既是对自己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也向我们展示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大乱将至的社会图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已走向成熟。而他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和写实作风也在此时奠定。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官定后，即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视家小，迎接他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状。到十一月，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第二年六月，长安被叛军攻陷，杜甫也带着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他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后，就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到灵武去投奔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到长安。诗人在长安，目睹叛军烧杀抢掠的惨景，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以及《春望》、《月夜》等名诗。到至德二年三月，杜甫终于从长安城中逃出，到达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为褒奖他的忠心，授为左拾遗。职位虽低，却责任重大。不久，丞相房琯因陈涛斜之败而被罢职，杜甫上疏营救，言辞激切，得罪肃宗，几乎定罪。闰八月，他离开凤翔，到鄜州去看望妻子，写下了《羌村》三首和著名的长诗《北征》。这一年秋天，唐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也自鄜州入京。因疏救房琯之事，第二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回河南旧居探亲，沿途目睹江山的残破和人民的苦难，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同年秋天，因朝中宦官李辅国专权，对政治感到失望，加上关辅地区发生大饥荒，杜甫毅然弃官，携家小前往秦州。十月迁于同谷。一路上，诗人拖儿带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写下了《秦州杂诗》三十首和《同谷七歌》等诗。但同谷并不易居住。由于无衣无食，一家数口几乎濒于绝境。同年十二月，杜甫只得前往成都投靠高适等故友。这个时期，是杜甫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诗人饱尝国破家亡的忧患痛苦，写下了大量诗篇（现存约249首），对当时灾难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血泪有着深刻而真实的反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史”。

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终于来到成都。第二年春天，在一些亲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筑了一座草堂。诗人漂泊多年，至此才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因此写了不少描写村居乐趣的诗，如《客至》等。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在成都尹兼御史丞严武的资助下扩建了草堂，开辟了田地，带着几个孩子种菜种药，养鸡养鹅，俨然像个老农一般。广德二年（764），严武向朝廷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甫为“杜工部”。杜甫入严武幕中六个月，因不习惯幕僚生活，又回到草堂。在成都这一段时期，杜甫生活比较安定，但他并没有忘记贫苦受难的人民，写下了《枯棕》、《病橘》等诗，对人民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最有名的，则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于五月率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云安，第二年的暮春抵达夔州。在这里，他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暂时住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老，就更抓紧时间多写诗，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下了430多首诗。这些诗篇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后世奉为圭臬，特别是七律诗，如《登高》、《阁夜》等，悲壮苍凉，沉郁雄放，千古不朽。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想回河南老家。他先从夔州到江陵，却因河南发生兵乱而受阻。半年后，他改道抵达湖北公安，年底漂泊到了湖南岳阳。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更差，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投靠亲友，他不得不再向南行。大历四年（769）四月，军阀臧玠在潭州作乱，兵荒马乱之中，已经折回潭州的杜甫只

好再往南逃。船行到耒阳，由于江水陡涨，交通不便，杜甫一家人饿了五天五夜，幸亏县令聂某闻讯后送来牛肉白酒，才免于饿死。船只无法前进，杜甫只好又折回潭州。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杜甫病死在由潭州到岳阳一条破船上。临终前，他支撑着身子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河南亲友》这首长达七十二句三百六十字的五言排律，诗中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一直到去世，这位忧患一生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忘记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人民。

和李白一样，杜甫的身后十分萧条凄凉。他的灵柩一直埋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偃师，埋葬在其祖父杜审言的墓旁。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思想性方面，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他深切关怀着祖国的命运，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对统治的腐朽和祸国殃民，杜甫也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力求做到“毫发无遗憾。”在叙事诗中，他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善于寓主观于客观。他善于将人物的语言个性化，而且采俗语入诗，又极善于细节描写，故写来细腻动人。其抒情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情景交融。他的诗歌风格多样，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使他的诗歌形成了雄冠古今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从而被后人尊为“诗圣”。诗在杜甫的手里，几乎无所不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杜甫的诗集，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原有六十卷，但早已散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取秘府旧藏本和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共八种八十九卷，去其重复，得诗1405首，按年代先后编为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题为《杜工部集》。以后的各种杜集，皆以此书为基础。后来不断辑得佚诗，到南宋郭知达所编的《杜工部诗集》，已有三十六卷。明清时代，注家蜂起，号为“千家注杜”，今存者尚有百种以上。最流行的本子有明末王嗣爽的《杜臆》、清初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王嗣爽的《杜臆》一反南宋至明代一些杜诗注解者只训解典故、征引繁琐而忽视诗歌主旨内容的做法，努力探索和发掘杜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艺术分析方面也颇有见地。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对史实考订甚详，注引丰富。杨伦的《杜诗镜铨》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评诗多独立见解，足资参考。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集前人之大成，征引繁富，考证精密。清康熙三十三年，仇兆鳌为翰林院编修时，将此书奏进康熙皇帝。全书凡诗注二十三卷，杂文注二卷，后以逸杜、咏杜、补杜、论杜等为附编上下二卷。其总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集杜、仿杜等条目，有目而无书，似是欲为续而未成。每诗各分段落，先诠释文义，而后征引典故，列于诗末，便于阅读欣赏。本书即以仇氏《杜诗详注》排印而成，删掉了正文中的异文和注音，改为简体横排，改名为《杜甫全集》，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

一九九六年五月

杜甫全集 I

杜甫全集卷之一

游龙门奉先寺

【黄鹤注】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时作。【朱鹤龄注】龙门，即伊阙。《元和郡县志》：伊阙山，在河南府伊阙县北四十五里。旧注误引《禹贡》河东之龙门，今削之。《两京新记》：炀帝登北邙，观伊阙，曰：“此龙门也。自古何不建都于此？”《一统志》：阙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左传》：赵鞅使女宽守阙塞，即此。一名伊阙，俗名龙门山，又名阙口。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公游奉先寺，夜宿而作也。中四，寺中夜景。末二，宿寺之情。张綖注：三四，状风月之佳。五六，见高寒之极。闻钟发省，乃境旷心清，倏然而有所警悟欤。

【王洙注】《僧史》：魏太武始光元年，创造伽蓝，立招提之名。【朱鹤龄注】《唐会要》：官赐额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僧辉记》：招提者，梵言拓斗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传笔者讹拓为招，去斗奢留提字，即今十方住持寺院耳。

沈佺期诗：“阴壑以冰闭”。山北曰阴。谢庄《月赋》：“声林虚籁。”《庄子·齐物》篇有天籁地籁人籁。师氏曰：“风声为天籁，水声为地籁，笙竽为人籁。”

梁昭明太子诗：“月落林余影。”曹植诗：“明月澄清影。”

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陆倕《石阙铭》：“假天阙于牛头。”【朱注】《丹阳记》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见《文选注》，禹疏伊水北流，两山相对，望之若阙，见

《水经注》，皆确据也。况此本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钱笺】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此即杜诗注脚也。晋王子年《拾遗记》：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象纬，星象经纬也。

鲍照诗：“云卧恣天行。”庾信诗：“山深云湿衣。”

《列子》：“一觉一寐。”庾信诗：“山寺响晨钟。”

梅子真书：“愿深省臣言。”蜀人师氏曰：释氏有声闻、缘觉。如香岩和尚一日扫庵，瓦砾击竹作声，忽然大悟。又如道吾闻巫吹角，瞥地大省。此得乎声闻而有所觉者也。诗言发深省，其亦得于声闻缘觉者耶。

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笺》、《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苟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

“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修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冷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綖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阙”，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关”，俱未安。据文翔凤《药溪谈》：伊阳之北山，即鸣皋之派，长殆百里，如云卧然。龙门南直卧云，故云然耶。

四明王嗣爽《杜臆》曰：人在尘溷中，真性沦隐，若身离尘表，其情趣自别。而又宿于其境，对凤月则耳目清旷，近星云则心神悚惕。已上六句，步紧一步，逼到梦将觉而触于钟声，道心之微忽然呈露，犹之剥复交而天心见，勿浅视此深省语也。

卢世浓《紫房余论》曰：公少游吴越时，必有著作，今不少概见，断自龙门奉先始，或其后自裁定，汰去前诗耶？

唐庚《子西文录》云：五经已后，有一司马子长，三百五篇之后，有一杜子美，此天生二人以翼斯文之统也。故作文当学龙门，作诗当学少陵，以二书为根本，朝夕诵读，则趋向正而可以进退百家矣。

苏轼子瞻曰：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法度，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见长耳。渊明不为诗，自写其胸中之趣耳。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耳。

严羽《沧浪诗话》：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又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著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又曰：李、杜、韩三公诗，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龙吼虎哮，涛翻鲸跃，长枪大剑，君王亲征，气象自别。

望岳

【鹤注】公《壮游》诗云：“忤下考功第，放荡齐赵间”，乃在开元二十四年后，当是其时作。《元和郡县志》：泰山一曰岱宗，在兖州乾封县西北三十里。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望东岳而作也。诗用四层写意：首联远望之色，次联近望之势，三联细望之景，末联极望之情。上六实叙，下二虚摹。岱宗如何，意中遥想之词。自齐至鲁，其青未了，言岳之高远。拔地而起，神秀之所特钟。矗天而峙，昏晓于此判割。二语奇峭。王嗣爽《杜臆》云：“荡胸”句，状襟怀之浩荡。“决眦”句，状眼界之空阔。公身在岳麓，而神游岳顶，所云“一览众山小”者，已冥搜而得之矣，非必再登绝顶也。杜句有上因下因之法。荡胸由于曾云之生，上二字因下。决眦而见归鸟入处，下三字因上。上因下者，倒句也。下因上者，顺句也。末即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

《虞书》：“东巡狩，至于岱宗。”《前汉·郊祀志》：岱宗，泰山也。郑昂曰：王者升中告代必于此山，又是山为五岳之长，故曰岱宗。《史记·货殖传》：“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子夜歌》：“寒衣尚未了。”

《庄子》：“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左传》：“天钟美于是。”钟，聚也。孙绰《天台赋序》：“天台者，山岳之神秀。”《老子》：“大制不割。”割，分也。曹辅佐对：“大人达观，任化昏晓。”徐增云：“山后为阴，日光不到故易昏。山前为阳，日光先临故易晓。”

【朱注】《封禅记》：泰山东隅有日观峰，鸡鸣时见日出，长三丈。即割昏晓之义。

张衡《南部赋》：“涓水荡其胸。”马融《广成颂》：“动荡胸臆。”《公羊传》：“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泰山之云也。”云气弥漫飘荡，如叠浪层波，对之心胸若摇。庾肩吾诗：“层云霾峻岭。”

曹植《冬猎篇》：“张目决眦。”决，开也。眦，目眶也。曹植诗：“归鸟赴乔林。”

周王褒诗：“绝顶目犹晴。”沈约诗：“绝顶复孤圆。”

《世说》：王珣曰：“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扬子法言》：“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崩施也。”

卢世 曰：公初登东岳，似稍紧窄，然而旷甚。后望南岳，似稍错杂，然而肃甚。固不必登峰造极，而两岳真形已落其眼底。及观《又上后园山脚》云：“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则是业升岱宗之巅，而流览无际矣，乃绝不另设专题以铺张游概，亦以《望岳》一首已领其要，故不必再拈也。试思他人千万语，有加于“齐鲁青未了”者乎。

少陵以前题咏泰山者，有谢灵运、李白之诗。谢诗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浅。李诗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重复。此诗遁劲峭刻，可以俯视两

家矣。

龙门及此章，格似五律，但句中平仄未谐，盖古诗之对偶者。而其气骨峥嵘，体势雄浑，能直驾齐梁以上。

登兖州城楼

【邵注】兖州，鲁所都，汉以封共王余。《唐书》：兖州，鲁郡，属河南道。【顾宸注】兖州，隋改为鲁郡，唐武德间复曰兖州，天宝元年又改鲁郡。此云兖州，当是开元二十五年，公下第后游齐赵时所作。鳌按：唐之兖州治瑕丘县，即今之磁阳县也。蔡梦弼曰：公父闲尝为兖州司马，公时省侍，故有“趋庭”句。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踟蹰。公至兖州省侍而咏南楼也。通首皆登楼所见，“海岱”“青徐”属远景，故以“纵目”二字起之。“秦碑”“鲁殿”属近景，故以“临眺”二字结之。仍在上下四句分截。赵汭云：三四宏阔，俯仰千里。五六微婉，上下千年。曰“从来”则平昔怀抱可知。曰“独”则登楼者未必皆知。

《前汉志》：东郡，秦置，属兖州。隋孙万寿诗：“趋庭尊教义。”《晋书·庾亮传》：“乘秋夜往，共登南楼。”此借用其字。张镜《观象赋》：“尔乃纵目远览，傍通四维。”古诗：“浮云蔽白日。”海岱青徐，与兖州接壤。《禹贡》：“海岱惟青州。”鲍照诗：“平野起秋尘。”《海赋》：“西薄青徐。”《唐书》：青州北海郡、徐州彭城郡，俱属河南道。唐太宗《小山赋》：“寸中孤嶂连还断。”《秦本纪》：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峰山，刻石颂秦德。谢玄晖诗：“荒城迥易阴。”徐摛诗：“列楹登鲁殿。”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殿本景帝子鲁共王所立。”《后汉书注》：殿在兖州曲阜县城中。《史记·龟策传》：“所从来久矣。”隋李密诗：“怅然怀古意。”沈约诗：“临眺殊复奇。”《庄子》：“圣人踟蹰以兴事。”薛君曰：“踟蹰，踟蹰也。”《玉篇》：“犹豫也。”

黄生曰：前半登楼之景，后半怀古之情，其驱使名胜古迹，能作第一种语。此与《岳阳楼》诗，并足凌轹千古。

赵汭曰：公祖审言《登襄阳城》诗云：“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只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公此诗实本于其祖。

张綖注：凡诗体欲其宏，而思欲其密。广大精微，此诗兼之矣。考公作此诗时，年甫十五，而所作已如此，其得之天者，良不偶也。

胡应麟曰：五言律体，肇自齐梁，而极盛于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陈、杜、沈、宋，典丽精工，王、孟、储、韦，清空闲远。此其概也。然右丞赠送诸什，往往阑入高、岑。鹿门、苏州，虽自成趣，终非大手。太白风华逸宕，特过诸人，而后之学者，才非天仙，多流率易。唯工部诸作，气象崑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

已。又曰：宏大则“昔闻洞庭水”，富丽则“花隐掖垣暮”，感慨则“东郡趋庭日”，幽野则“林风纤月落”，饯送则“冠冕通南极”，投赠则“斧钺下青冥”，追忆则“洞房环佩冷”，吊哭则“他乡复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间来者。又曰：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以首二句言景对起，止结二句言情，虽丰硕，往往失之繁杂，唐晚则第三四句多作一串，虽流动，往往失之轻儇，俱非正体。惟沈、宋、李，王诸子，格调庄严，气象闳丽，最为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学者凑砌堆叠，多无足观。老杜诸篇，虽中联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间之。故习杜者，句语或有枯燥之嫌，而体裁绝无靡冗之病。此初学入门第一义，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笔，则情景混融，错综惟意，又不可专泥此论。

李梦阳曰：叠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前景寓目，后景感怀也。如“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前半阔大，后半工细也。唐法律甚严惟杜，变化莫测亦惟杜。

杨士弘曰：律诗破题，或对景兴起，或比物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领联，或写意，或写景，或叙事，或引证，此联要接破题，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颈联，或写意，或写景，或叙事，或引证，与前联之意，相应相避，引联要有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结句，或就题结，或开一步，或缴前联之意，或用事，必放一步作散场，如剡溪之掉，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无穷。

周斑曰：古雄而浑，律精而微。四杰律诗，多以古脉行之，故才气虽高，风华未烂。陈、杜、沈、宋起，而吞吐含芳，安详合度，亭亭整整，喁喁吁吁，觉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语，品之所以为美。渐至开元、天宝，李、杜群贤迭兴，国脉既昌，文运正盛，洋洋乎一朝声律，顿成尽善。自大历诸家，以及贞元学者，虽多合作，不无少变。元和以后，风气渐衰，声格浸降，要亦世运使然耳。

周弼曰：五言律有四实，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开元、大历多此体，华丽典重之间，有雍容宽厚之态，此其妙也。稍变，然后入于虚，间以情思，故此体当为众体之首。昧者则堆积窒塞，寡于意味矣。四虚者，谓中四句皆情思而虚也。不以虚为虚，以实为虚，自首至尾，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元和以后，用此体者，骨格虽存，气象顿殊。向后则偏于枯瘠，流于轻馁，不足采矣。又前联情而虚，后联景而实。实则气势雄健，虚则态度谐婉，轻前重后，酌量适均，无窒塞轻馁之患。若前联景而实，后联情而虚，前重后轻，多流于弱。盖发兴尽，则难于继矣。

题张氏隐居二首

【鹤注】《旧唐书·李白传》云：少与鲁中诸生张叔明等隐于徕山，号为竹溪六逸。又子美《杂述》云“鲁有张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卿与明有一误耳。不然，亦兄弟也。是诗张氏隐居，岂其人欤。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后，与高、李游齐、赵时作。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余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此首初访张君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此大概分段处。若细分之，首句张氏，次句隐居。三四切隐居，言路之僻远，五六切张氏，言人之廉静。末二说得宾主两忘，情与境俱化。上海朱瀚曰：看此诗脉理次第，曰斜日，曰夜，曰朝，曰到，曰出，曰求，曰对，分明如画。

庾信诗：“春山百鸟啼。”刘琨诗：“独生无伴。”《易》：“同气相求。”

《诗》：“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小序》：“《伐木》，燕朋友故旧也。”注：“丁丁，伐木声。”王籍诗：“鸟鸣山更幽。”

王台卿诗：“飞梁通涧道。”朱记室诗：“叠夜抱余寒。”《世说》：“范逵投陶侃宿，于时冰雪积日。”冰雪，犹言冻雪，冰读去声。

【钱笺】《地理志》：临邑县有济水祠，水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水之门也。《春秋》：齐郑会于石门，郑车偃济。即此地。邵注谓在兖州府平阴县。今按：石门不必确指地名，公《桥陵》诗云“石门霜露白”，亦只泛言。谢灵运诗：“披云卧石门。”阴铿诗：“翠柳将斜日。”谢惠连诗：“落雪洒林丘。”

《左传》：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朱注】《南史》载梁隐士孔祐至行通神，尝见四明山谷中有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樵人竞取，入手即成沙砾。金银气殆是类耶。《地镜图》：凡观金玉宝剑之气，皆以辛日雨霁之旦及黄昏夜半伺之，黄金之气赤黄，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镜盘。《史·天官书》：“败军场，破国之墟，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晏子春秋》：“可谓能远害矣。”《史记·李斯传》：“麋鹿游于朝。”《关中记》：辛孟年七十，与麋鹿同群，世谓鹿仙。

《世说》：王徽之曰：“我本乘兴而行。”《庄子》“杳然难言之矣。”注：“杳然。杳深貌。”沈佺期诗：“此中迷出处。”卢照邻诗：“桃源迷处所。”

庾信诗：“对君俗人眼。”《庄子》：“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褊心之人不怒。”虚舟，谓空无所系。

唐律多在四句分截，而上下句，自具起承转阖。如崔颢《行经华阴》诗，上半华阴之景，下半行经有感，“武帝祠前”二句乃承上，“河山北枕”二句乃转下也。崔署《九日登仙台》诗，上半九日登仙台，下半呈寄刘明府，

“三晋云山”二句乃承上，“关门令尹”二句乃转下也。杜诗格法，类皆如此。首句“春山”二字一读，次句“伐木丁丁”四字一读，下面“涧道余寒”“石门斜日”皆四字一读，“不贪”“远害”“乘兴”“对君”皆二字一读。知得句中有读，则意义自易明矣。

高棅曰：七言律诗，又五言之变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俚句已肇律体，唐初始专此体，沈宋辈精巧相尚。开元初，苏张之流盛矣。盛唐作者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贾至、王维、岑参，当时各极其妙。至于李颀、高适，当与并驱，未论先后也。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兴》诸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仿佛，诚然。

杨士奇曰：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之际，若浑雄深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裳佩玉之风，流出胸次，从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拘于法律，而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

胡应麟曰：近体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若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徵，互合以成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胜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辞不可使胜气，而气又不可太扬。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大则泰山乔岳，圆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迄唐，高、岑明净整齐，所乏远韵。王、李精华秀朗，时觉小疵。学者步高、岑之格调，合王、李之风神，加以工部之雄深变幻，七律能事毕矣。又曰：近体，盛唐至矣，充实辉光，种种备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后极。杜公诸作，正所谓正中有变，变而能化者。今其体调之正，规模之大，人所共知。惟变化二端，勘核未彻。不知变主格、化主境，格易见，境难窥。变则标奇越险，不主故常。化则神动天随，从心所欲。七言近体诸作，所谓变也，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字中化境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隔水奏皇簧”，句中化境也。“昆明池水”、“风急天高”、“老去悲秋”、“霜黄碧梧”，篇中化境也。又曰：大概杜有三难，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模，二也。开元既往，大历系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

王世贞曰：王允宁生平所推伏者独少陵，其所好谈以为独解者七言律。大要责有照应，有开阖，有关键，有顿挫，其意主比主兴，其法有正插，有倒插。又曰：七言律，不难于中二联，难于发端及结句耳。发端，盛唐人无不佳者。结颇有之，然亦无转入他调及收顿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铄两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犹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对而妙者，皆兴诣而神合气完使之然。

杨士弘曰：七言律难于五言律。七言下字较粗实，五言下字较细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诗，须字字去不得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连珠不断方妙。

陆时雍曰：工部七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

周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并奏，清浊高下，种种具陈，真有唐独步也。然其间半入大历后声调，实开中晚滥觞之窠。

其二

之子时相见，邀人晚兴留。霁潭鳢发发，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此记张氏留饮之兴也。曰“时相见”则往来非一度矣。“邀人”句起中四。鱼跃鹿鸣，晚时之景。酌酒削梨，留客之具。醉归忘险，极尽主人之兴矣。【顾注】杜酒、张梨，暗用宾主二姓。酒本出于杜，故云偏劳劝。梨自出于张，故云不外求。）

之子，指张公。《诗》：“彼其之子。”汉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

杜审言诗：“圣情留晚兴。”

别本作济潭，是指济水言。按：前章云“林丘”，本章云“山路”，则知不在济水傍矣。以霁对春，正切时景。《诗》：“鳢鲟发发。”

《齐风·硕人》篇《正义》以鳢为江东黄鱼。今按霁潭中恐无此大鱼，当依《毛传》作鲤为是。发发，盛貌。

谢灵运诗：“萋萋春草繁。”《诗》，“呦呦鹿鸣”。苏武诗：“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急就篇注》：古者仪狄作酒醪，杜康又作秫酒。魏武帝乐府：“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潘岳《闲居赋》：“张公大谷之梨。”谢灵运诗：“得性非外求。”

沈炯诗：“火炬前村发。”杨炯诗：“山路绕羊肠”。

全大镛注：《庄子》：“醉者之坠车，得全于酒。”末句暗用其意。

公《夔州》诗“醉于马上往来轻”，是忘优良法。《诗》：“醉言归。”

张綖曰：前诗但述隐居孤寂以美张氏，未言相留款曲之情，故次诗尽之。可见古人作二首者，不徒然也。

鳌按：此两诗非一时之作，玩首句“时”字末句“每”字，可见。

黄常明“诗话”曰：杜诗多用经语，如“车辚辚，马萧萧”、“鳢发发”、“鹿呦呦”，皆浑然严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鸣玉，法度森严。然后人不敢用者，岂非造语肤浅不类耶。

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

【鹤注】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已后作。兖与齐为邻，至兖则至齐也。

【朱注】《唐书》府州各有法曹参军事。《海录碎事》：魏置理曹掾，法曹也。【邵注】《唐志》：瑕丘，山东兖州府治也。石门，山名。在兖州府平阴县，与瑕丘相邻境。郑是官于瑕丘者。

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壁，
华筵直一金。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首联点石门，次联点刘九，三联点宴集。横吹、龙吟，极言开筵张乐之盛，亦应“秋水清”句。）

潘岳《秋兴赋》：“澡秋水之涓涓兮。”卢思道诗：“秋江见底清。”首句翻用之。枣据诗：“深谷下无底。”

王彪之诗：“散怀山水，萧然亡羈。”顾宸云：“公为客，郑乃主人。”谢惠连诗：“眷眷浮客心。”

洙曰：汉制以曹官为掾，如屋之有掾，言其有所负荷也。《西京杂记》：京兆有古生者为都掾史，至今称古掾曹。湛方生《风赋》：“转濠梁之逸兴。”

阮籍诗：“鞍马去行游。”谢灵运诗：“荒林纷沃若。”

《后汉书》：曹腾字季兴，桓帝时封费亭侯。种嵩劾腾，腾不为纤介，尝称嵩能吏。联壁，兼称刘郑。《晋书》：潘岳、夏侯湛，美丰容，行止同舆接茵，人谓之联壁。《南史》：韦孝宽从荆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与孝宽情好甚密，政术俱美，荆部吏人号为联壁。

杨慎曰：华筵直一金，有典则可，无典则俗。张率《白紵歌》：“列坐华筵纷羽爵。”班彪《王命论》：所愿不过一金。《史记·平准书》：一金，黄金一斤。《汉·食货志》：黄金一斤直钱万。《淮南子》：秦以一镒为一金，而重一斤，汉以一斤为一金。

李百药诗：“晚来风景丽。”《晋书》：横吹有双角，张骞自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古今乐录》：“横吹，羌乐也。”《乐纂》曰，“横笛，小篴也。”江淹《横吹赋》：“树崑崙，水泓澄。”《说文》：“泓，水深处。”

《晋书》：鼓角横吹曲，蚩尤氏率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命鼓角为龙吟以御之。马融《长笛赋》：“龙吟水中不见己，伐竹吹之声相似。”

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

【鹤注】《唐志》：任城为兖州紧县。此诗公游齐赵，乃至兖州时所作。《唐书》：任城，汉县，隋属兖州。《一统志》：南池在济宁城东南隅，今淤塞。

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上四游池之景，下四悲秋之意。公诗善记节候。此诗“晨朝降白露”，明日白露节也。《秦州》诗“露从今夜白”，今日白露节也。遥忆旧毡，盖当秋而动乡思矣。）

《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周礼·考工记》：“匠人为沟洫。”广深四尺谓之沟，广深八尺谓之洫。

《诗·郑风》：“俟我于城隅。”庾信诗：“小船行钓鲤”。

沈佺期诗：“高树晚凉归。”左思《魏都赋》：“刷马江州。”刷，即洗马也。刘劭《七华》：“漱马河源。”漱乃饮马也。左思《蜀都赋》：“弹言鸟于森木。”

潘岳诗：“鸣蝉厉寒音。”

《武陵记》：“三角四角曰菱，两角曰菱，其花紫色，昼合宵炕，随月转移，犹葵之随日也。”《吕氏春秋》：“甘露时雨，不私一物。”蔡邕《述行赋》：“遘淫雨之经时。”

蒲有二种。《陈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蒲乃水草，其质柔弱，故至中秋而荒残也。《王风》：“不流束蒲。”乃蒲柳，属木本，与此不同。《诗》：“八月萑苇。”

夏侯湛诗：“冒晨朝兮入大谷。”《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蝉鸣。”

《世说》：王献之夜卧斋中，有盗入室，献之语曰：“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

【鹤注】许即任城许主簿。当是开元二十五年至兖州，与许游南池时相先后。今诗云“东岳云峰起”，则是在兖州甚明。鲁岑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则至兖在二十九年之前。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非。盖是年公在长安矣。走邀，遣人持诗往邀也。

东岳云峰起，溶溶满太虚。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单复注：上四对雨，五六书怀，七八走邀主簿。）

“东岳”二句，即《公羊传》“泰山之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意。《说苑》：泰山，东岳也。谢道韞侍：“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庾肩吾诗：“雨足飞春殿，云峰入夏池。”

《楚辞》：“云溶溶兮雨冥冥。”《内经》：“太虚寥廓。”

《国语》：“震雷出滞。”《左传》：吴公子札聘于上国，宿于戚，闻孙林父击钟，曰：“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上。”严有翼曰：幕非巢燕之所，此言其至危。潘岳《西征赋》：“危素卵之累壳，甚立燕之幕巢。”丘希范书：“将军鱼游鼎沸之中，燕巢飞幕之上。”盖用此意。邢劭《春宴》诗：“檐喧巢幕燕，池跃戏莲鱼。”谢瞻《九日》诗：“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却是误用其文。杜诗“震雷翻幕燕”，则仍合本意矣。

《老子》：“骤雨不终日。”《始皇本纪》：“八年，河鱼大上。”注：“谓河水溢，鱼大上平地。”《杜诗博议》：《汝南先贤传》：“葛玄书符着水中，大雨淹没。复书符投雨中，须臾落大鱼数百头。”暗使此事。全大镛注：明万历丁酉，楚墩子湖忽龙起，是日雨如倾，鱼从云中散落百里，家家得鱼。慈水姜氏曰：“骤雨落河鱼”与“细雨鱼儿出”照看自明。雨细则鱼浮而上淦，雨骤则鱼落而潜伏也。

《魏略》：“太祖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陈平传》：平家负郭窃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

《吴都赋》：“流汗霖霖，而中逵泥泞。”

襄阳儿童诗：“时时能骑马。”《景福殿赋》：“阶除连延。”

已上人茅斋

【鹤注】梁氏编在天宝十二载游山东时作，然旧次与洛兖所作诗先后，当是开元二十九年。《摩诃般若经》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萨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乱，是名上人。胡应麟曰：已上人欧公作齐己，非也。己与贯休同出晚唐，乃郑谷辈同时，何缘与杜相值。

已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首联，领起中四。枕簟茶瓜，茅斋之事，江莲天棘，茅斋之景，此足以发诗兴者。末以许询自比，以支遁比已公，盖赋诗而作谦词也。摇白羽，状江莲之飘动。蔓青丝，状天棘之蒙茸。）

《汉·许皇后传》：幸得免离茅屋之下。

陶潜诗：“乃赋新诗。”

《荀子》：“枕簟之上。”【朱注】“簟，竹席也。自关以西谓之簟，或谓之籐蓐。”

《晋书》：陆纳为吴兴太守，谢安诣纳，所设唯茶果而已。《神仙传》：葛玄为客设生瓜。《杜臆》：迟，谓留客之久。

鲍照诗：“留我一白羽。”注：“白羽，扇也。”【朱注】《华严会玄记》：“青松为尘尾，白莲为羽扇。”董斯张云：白羽如“值其鹭羽”之羽，状莲之迎风而舞。旧解作扇，非。

郑侯升《稗言》曰：《冷斋诗话》以天棘为杨柳。蔡梦弼注以天棘为天门冬。罗大经《鹤林玉露》则引佛书云：终南长老入定，梦天帝赐以青棘之丝，故云“天棘梦青丝”。其说牵合难从。考郑渔仲《通志》：柳名天棘，南人谓之杨柳。庾信诗：“岸柳被青丝。”亦一证也。杨慎升庵曰：郑樵之说无据。柳可言丝，只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莲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叶阴浓，不可言丝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丝、王瓜，不可言柳。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隐》云：“天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南岳名百部，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颠棘。”颠与天，声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朱注】杜田《正谬》：梦当作蔓。《抱朴子》及《博物志》皆云：天门冬一名颠棘，以其刺故也。然不载天棘之名，疑是方言。《本草图经》：“天门冬生奉高山谷，今处处有之。春生藤蔓，大如钗股，高至丈余，亦有涩而无刺者，其叶如丝而细散。”以此考之，天棘为天冬明矣。

《世说》：支遁、许询，共在会稽王斋，支为法师，许为都讲。《高僧传》，支遁讲《维摩经》，遁通一义，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遁亦不能复通。

陆罩诗：“信解愧难酬。”

房兵曹胡马

【鹤注】房兵曹，未详何人。以旧次先后，当在开元二十八九年
间。

【朱注】《唐书》：诸卫府州，各有兵曹参军事。胡马大宛名，
锋稜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黄生曰，上半写马之状，下半赞马之才，
结归房君，此作者诗法。张耒曰：马以神气清劲为佳，不在多肉。故云“
锋稜瘦骨成”。无空阔，能越涧注坡。托死生，可临危脱险。下句蒙上，是走
马对法。张綖曰：此四十字中，其种其相，其才其德，无所不备，而形容痛
快，凡笔望一字不可得。

李陵书：“胡马奔走。”《史记》：“初，天子得乌孙马，号曰天马。
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

马援铸铜马，奏曰：“臣既备数家骨法。”

贾思勰《齐民要术》，“马耳欲小而锐，状如斩竹筒。”【黄注】“批
竹，即《马经》削筒。批，削也。”【卢注】“太宗叙十骥，耳根尖
锐，杉竹难方。”“竹批双耳峻”本此。《拾遗记》：“曹洪乘白马，
耳中生风，足不践地。”“风入四蹄轻”本此，《楚辞·九怀》：“骥
垂两耳。”

刘义恭《白马赋》：“竦身轻足。”沈骢期《骢马》诗：“四蹄碧玉
片，双眼黄金瞳。”

何晏《韩白论》：“白起为将，所向无前。”张九龄诗：“转逢空阔
处”。

《孙子》：“死生之地。”《东观汉记》：吴汉伐蜀，战败堕水，缘
马尾得出。《江表传》：孙权征合肥，乘骏马上津桥，桥见彻，丈余
无板。权跃马超之，得免。《蜀志》：刘先主的卢一跃三丈，过檀溪，
免刘表之追。《晋书》：刘牢之马跃五丈涧。脱慕容垂之逼。此皆能
越空阔而托死生者。

《赭白马赋》：“料武艺，品骁腾。”言骁勇飞腾也。

《庄子》：穆王驾八马之乘，一日行万里。杨素诗：“横行万里外。”

赵汭曰：前辈言咏物诗戒粘皮着骨。公此诗，前言胡马骨相之异，后言
其骁腾无比，而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中，所谓索之于骊黄
北牡之外者。区区模写体贴以为咏物者，何足语此。

画鹰

【鹤注】此诗未详何年何地所作。旧次在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则不得云在天宝十三载矣。梁编非是。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攫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次句点题，起下四句。曰攫曰侧，摹鹰之状。曰摘、曰呼，绘鹰之神。未又从画鹰想出真鹰，几于写生欲活。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故老笔苍劲中，时见灵气飞舞。张孝祥曰：首联倒插，言鹰之威猛，如挟风霜而起也。【朱注】此即《画马》诗“缟素漠漠开风沙”意。【赵汭注】未联兼有疾恶意。）

素练，画绢也。沈约《恩倖传论》：“素练丹魄，至皆兼两。”《西京杂记》：淮南子自云字挟风霜。孙楚《鹰赋》：“风霜激厉”。

《国策》：唐睢谓秦王曰：“要离刺庆忌，苍鹰击于殿上。”画作，谓画中作势。丘巨源诗：“画作景山树。”

攫当作攫。《汉·刑法志》：“攫之以行。”晋灼曰：“攫，古竦字”。

《抱朴子》：“徒闻振翅竦身，不能凌厉九霄。”孙楚《鹰赋》：“擒狡兔于平原。”免性善狡也。

傅玄《鹰赋》：“左看若侧，右视如倾。”《汉书·李广传》：“侧目而视，号曰苍鹰。”孙楚《鹰赋》：“深目蛾眉，状如愁胡。”魏玄《鹰赋》：“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刘云：“以其碧眼相似也”。

《淮南子》：“绦可以为纆”。《广韵》：“绦编丝绳。”王褒《四子讲德论》：“走箭飞镞。”《玉篇》：“镞，转轴。”《鹰赋》：“结璇玑之金环。…环，即镞也。【朱注】“以绦系鹰足，而击之于镞也。”摘，解去也。

孙楚《鹰赋》：“麾则应机，招则易呼。”势可呼，谓呼之使猎。

何当，言何时当击。《世说》：褚季野问孙盛：“卿国史何当成？”

吴均诗：“何当见天子？”朱浮书：“褻之者，以为园圃之凡鸟，外厩之下乘。”《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礼·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幽冥录》：楚文王猎于云梦之泽，云际鸟翱翔飘飏，鹰见之，竦翮而升，轟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洒如雨，两翅堕地，广数十里。

江淹赋：“平芜际海。”平芜，平原荒草也。

律诗八句，须分起承转阖。若中间平铺四语，则堆垛而不灵。此诗三四承上，固也。五六仍是转下语，欲摘支绦镞，而呼之使击，语气却紧注末联，知此可以类推矣。

过宋员外之问旧庄

原注：员外季弟执金吾见知于代，故有下句。

《唐书》：来之问，字延清，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公故居在偃师，故过之问旧庄。【朱注】本集：开元二十九年，公筑室首阳之下，祭远祖当阳君。其过之问庄，或在是时。

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杜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上四过宋旧庄，下则对庄而有感也。枉道入庄，题诗志胜，有留连不尽之意，故云“吟诗许更过”。问耆老，访其子孙家世也。向山河，伤其迹在人亡也。未乃触物增悲，情见乎词。）

【鹤注】宋之问，虢州弘农人。首阳山在河南府，虢与河南为邻，故宋有别墅在焉。谢朓《游后园赋》：“清阴起兮池馆凉。”

曹植诗：“零落归山丘。”《一统志》：首阳山，在河南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陆机《洛阳记》：首阳山，在洛阳东北，去洛二十里。阮籍诗：“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夷齐所隐首阳，别在蒲州。

魏文帝《与吴质书》：“故使枉道相过。”祗，适也。《诗》：“只搅我心。”《司马迁传》：“只取辱耳。”《邹阳传》：“只恐怨结而不见德。”

杨守阯曰：言宋诗尚矣，亦许我更过而题咏乎。须溪谓是尊慕前辈之词。

魏文帝诗：“何为淹留寄他方。”汉武帝诏：“询问耆老。”

司马长卿《美人赋》：“上宫闲间馆，寂寞云虚。”曹植《王仲宣诔》：“经历山河。”

《后汉·冯异传》：“诸将并坐论功，异独屏树下，军中呼为大树将军。”庾信《哀江南赋》：“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古诗：“萧萧白杨树，日暮多悲风。”【鹤注】《旧史》：之问弟之悌，有勇力，开元中自右羽林将军出为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兼采访使，寻迁太原尹。故云将军，初不曾为金吾官。原注疑误。

赵汭曰：之问与公祖审言及陈子昂、沈佺期四人，为唐律之祖，实公诗法渊源也。武后时，之问、审言俱为修文馆学士，世交亦厚。然之问为人实不足道，诗无讥词，以其契家前辈也。但曰“零落”“寂寞”“悲风”，则感慨系之矣。

夜宴左氏庄

【鹤注】公未得乡贡之前，游吴、越，下第之后，游齐、赵。此诗云：“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则是游齐赵时作。未详左氏庄在何郡，旧次在过宋之问旧庄后，则左氏庄亦当在河南。

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月落露浓，静琴始张，入夜方饮也。水暗星低，夜宴之景。检书看剑，夜宴之事。公弱冠曾游吴、越，故闻吴咏而追思其处。吴江周篆云：检书以考证，看剑而吟哦，此时正赋诗也。未句诗罢，乃倒插法。）

吴均诗：“林疏风至少。”谢朓诗：“疏芜散风林。”《杜臆》谓林风与，衣露相偶。鳌按：林风则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古诗：“两头纤纤月初生。”张绰诗：“云表挂纤月。”

《说苑》：“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或以衣为琴衣，非是。

谢朓诗：“静琴怆复伤。”《诗》：“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李百药诗：“暗水急还流。”庾肩吾诗：“向岭分花径。”

梁简文帝《神山寺碑》：“照影春星。”张伯复《诗话》：“春星带草堂”，古今传为佳句，只一带字，便点出空中景象。如“玉绳低建章”，低字亦然。带，拖带也。《北山移文》：“草堂之灵。”

江淹《伤友人赋》：“共检兮洛书。”

吴咏，谓诗客作吴音。

《史记》：范蠡乘扁舟，游五湖。

赵汭曰：此诗寄兴闲游，状景纤悉，写情浓至，而开阖参错，不见其冗，乃诗之入妙处。

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具。而林风初月，夜露春星，及暗水花径，草堂扁舟，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其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众夜宴二字摹写尽情。

黄生曰：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三四就无月时写景，语更精切。上句妙在一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见星光之遥映。

胡应麟曰：五律仄起高古者，唯杜为胜。如“严警当寒夜，前军落大星”，“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吾宗老孙子，质朴古人风”，“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皆雄深浑朴，意味无穷。然律以盛唐，则气骨有余，风韵稍乏。唯“风林纤月落，衣露静琴张”。“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尤为工绝，此则盛唐所无也。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

【鹤注】《唐·五行志》：开元二十九年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齐其一也，当是其年作。《唐书》：临邑，汉县，属齐州。

【张綆注】此诗诸家皆编在开元二十九年，公是时年甫三十，而诗中有“吾衰同泛梗”之句，是岂其少作耶。徒以唐史此年有伊洛及支川皆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遂为编附。然黄河水溢，常常有之，岂独是年哉。集中如此类者甚多，不能遍举。

二仪积风雨，百谷漏波涛。闻道洪河坼，遥连沧海高。（从苦雨泛河叙起。“闻道”二字，据来书所言。排律诗须见段落分明，看此篇逐段还题之法。）

二仪，天地也。《抱朴子》：“弥纶二仪，升为云雨。降成百川。”

《老子》：“江海能为百谷王。”《魏志》：“波涛汹涌”。《通鉴》：汉陈忠曰：“淫雨漏河。”漏字本此。

潘岳诗：“登城望洪河。”注：“洪河，黄河也。”

《抱朴子》：“沧海之混漾。”

职司忧悄悄，郡国诉嗷嗷。舍弟卑栖邑，防川领簿曹。尺书前日至，版筑不时操。难假鼃鼃力，空瞻乌鹊毛。（此言堤防之患，簿领所忧。职司，治水之官。郡国，被灾之民。领簿曹，颖为临邑主簿。操版筑，监督治河之事。鼃鼃、乌鹊，言不能借此以作桥梁。）

潘岳诗：“恪居处职司。”《前汉·成帝纪》：“御史大夫尹忠，以河决不忧职，自杀。”此反用之。《诗》：“忧心悄悄。”

《汉·文帝纪》：“令郡国无来献。”曹植诗：“众人徒嗷嗷。”

韦孟诗：“修翼无卑栖。”此暗用枳棘非鸾凤所栖意。

《国语》：“甚于防川”。《前汉·五行志》：“不防川不灾泽。”

《吴越春秋》：采葛妇歌：“吴王欢兮飞尺书。”

洙曰：版筑，以版夹土而筑也。《齐国策》：田单身操版插。《史记·黥布传》：“项王身负版筑，以为士卒先。”

《竹书纪年》：周穆王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鼃鼃以为梁。

《尔雅翼》：“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乌鹊为梁渡织女，故毛皆脱去。”《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

燕南吹畝，济上没蓬蒿。螺蚌满近郭，蛟螭乘九皋。徐关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此言傍河州郡皆被泛滥。徐关近济，碣石近燕，深成水府，小若秋毫，皆为水所淹也。孤树仅存，万艘失道，甚言水势之横决。【朱注】《新旧史》：开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水溢，损居人庐舍，秋稼无遗，坏东都天津桥及东西漕，河南北诸州皆漂没。此诗鼃鼃二句，志桥毁也。燕南、济上、徐关、碣石，志诸州漂没也。吹畝，失万艘，志害稼并坏漕也。）

《一统志》：燕南，今顺天保安州等地。汉章帝诏：“或起畝。”

汉赵过为代田，一畝三。

济上，今山东济南、兖州等地。《庄子》：“翱翔蓬蒿之间。”
东方朔诗：“螺蚌非有心，深迹在泥沙。”《易传》：“为羸为蚌。”
羸，与螺通。萧云从曰，《庄子·天地篇》“子贡瞠然俯惭而不对”，
与《汉书·佞幸传》“石显忧满不食”，字体声音微分而义则一。杜
诗“多垒满山谷”，亦作平声用。
扬雄《羽猎赋》：“薄索蛟螭。”《诗》：“鹤鸣于九皋。”《诗传》：
“深泽曰皋。”《释文》：“九皋，九折之皋。”
《左传》：鞍之战，齐侯自徐关入。师古曰：“徐关，齐地。”公《送
弟颖赴齐州》诗：“徐关东海西。”《海赋》：“尔其水府之内，极
深之庭。”
《禹贡》：“夹右碣石。”《山海经注》：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
海边。《唐书》：平州石城县有碣石山。公《昔游》诗，追游齐充之
作，亦云：“昔与高、李辈，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悲风来。”
《淮南子》：“秋毫之末，视之可察。”阎若璩曰，王氏《通鉴地理
通释》：碣石有三处。骑虞如燕，昭王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此碣
石特宫名耳，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非山也，秦筑长城，
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丽界中，当名为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余里
者，即古大河入海处，为《禹贡》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其说可谓精
矣。或疑《史记·索隐》引《战国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门县。考九
门县，自西汉五代犹沿，宋开宝六年始省入藁城县，西北二十五里有
九门城，四面皆平地，求一培塿亦不可得，故郑康成云：九门无此山。
《汉书·吾丘寿王传》：“有司或由穷巷白屋。”《汉书》：颜师古
注：“白屋，茅屋也。”
《庄子》：“绝云气，负青天。”湛方注诗：“青天莹如镜。”杜笃
《论都赋》：“大船万艘，转漕相过。”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末乃寄诗
以宽其意。【朱注】言我虽泛梗无成，犹思垂钓东海，以施掣鳌之力，水患
岂足忧耶。盖戏为大言以慰之耳。临邑近海，故用蟠桃巨鳌事。此诗前起后
结，各四句，中间二段各八句，今依朱子《诗传》例，凡长篇之作，皆分勒
章句，使盾目易醒也。）

吾衰，见《论语》。刘向《说苑》：土偶谓桃梗曰：“子东园之桃也，
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骆
宾王诗：“旅行劳泛梗。”

《易》：“利涉大川。”《中洲记》：东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
树，屈盘三千里，名曰蟠桃。

赖倚，作“却倚”为是，即“长剑倚天外”之倚。或解作公为临邑弟
所赖，非。曹植诗：“布日盖天涯。”

《列子》：“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海赋》：“崇鸟
巨鳌。”

杨慎曰：《文心雕龙·声律》篇云：异音相从谓之和，同音相应谓之韵。
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宋词元曲，皆于仄韵用和
音以叶韵，盖以平声为一类，而上去入三声附之。如东、冻、董是和，东、

中、风是韵也。鳌按：杜诗排律，如“螺蚌满近郭”满可读平声，如“人频坠涂炭”涂可读上声，“此生任春草”任可读平，春可读上，“心微傍鱼鸟”傍可读平，鱼可读上，知杜句失严处仍是谨严也。

高棅曰：排律之作，其源自颜，谢诸人，古诗之变，首尾排句，联对精密。梁陈以还，俚句尤切。唐兴始专此体，与古诗差别。贞观初，作者犹未备。永徽以下，王、杨、卢、骆倡之于前，陈、杜、沈、宋继之于后，苏颋、二张又从而申之。其文辞之美，篇什之盛，盖由四海宴安，万几多暇、君臣游豫赓歌而得之者。故其文体精丽，风容色泽，以词气相高而止矣。开元后，作者之盛，声律之备，独王右丞、李翰林，诸家皆不及。诸家得其一概，少陵独得其兼善者。如《上韦左相》、《赠哥舒翰》、《谒先主庙》等篇，其出入始终，排比声韵，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而不可也。

胡应麟曰：阴铿《安乐宫》诗：“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鹞仰，联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雕梁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此十句律诗，气象庄严，格调鸿整，平头上尾，八病减除，切响浮声，五音并协，实百代近体之祖。考之陈后主、张正见、庾信、江总辈，虽五言八句，时合唐规，皆出此后。则近体之有阴生，犹五言之始苏、李矣。又曰：读盛唐排律，延清、摩诘等作，真如入万花春谷，光景烂熳，令人应接不暇，赏玩忘归。太白轻爽雄丽，如明堂黼黻，冠盖辉煌，武库甲兵，旌旗飞动。少陵变幻阔深，如陟昆仑，泛溟渤，千峰罗列，万汇汪洋。

益王潢南曰：五言排律，与五言律诗，其句法虽同，篇法实异。律诗描写情景，止限于四十字耳，故贵宽闲酝籍之中，又有严密凑之妙。若排律，或数十韵，或百余韵，其篇法岂五言律法可同。故作排律，其要有四：一贵铺叙得体，先后不乱。二贵队仗整肃，情景分明。三贵过度明白，不令人沉思回顾。四贵气象宽大，从容不迫，斯为得体。其修辞炼句，繁冗混杂，险怪艰深，令人三读不知，翻不如王言律矣。昔白乐天作小词，尚令老婢得解，况于律乎哉。

徐用吾曰：排律之体，所贵反覆议论，井井有条，意兴迭出，一气呵成。赋景入事，皆须各当其可，切忌散缓错乱，屋上架屋，意兴索然，则深可厌矣。

假山

【鹤注】此当题曰假山，旧题乃诗之序。序云天宝初，指元年也。故吕汲公、鲁豈俱编此诗在元年。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嶽岑婣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

《旧唐书》：史部员外郎二员，一人主判南曹。注：以在选曹之南，故曰南曹。【朱注】唐制未闻以司寇判南曹。权德輿《吏部南曹厅壁记》：高宗上元初，请外郎一人颺南曹之任，其后或诏他曹郎权居之。此云南曹小司寇，当是以秋官权职者。太夫人卢氏，公祖审言继室，天宝三载五月卒于陈留群之私第，公作墓志。嶽岑，谓山。婣娟，谓竹。

申涵光曰：序不易解。杜文长至数语，便期期不能达意。如“夔人屋壁”、“平章郑氏女子”、“公孙大娘”等篇，世人附会以为古，其实不明。诗小序，莫妙于元次山，杜短语多有佳者。

一匱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慈竹春阴覆，香炉势分。惟南将献寿，佳气日氤氲。（诗序错综，须看此诗布置次第。先提土山，次出数峰。在野、生云，申明尘外之致。慈竹、香炉，傍景点缀。南山献寿，又就舅氏为山，归到太夫人堂下。）

《书》：“为山九仞，功亏一匱。”沈约诗：“一匱望成峰。”陆云《岁暮赋》：“盼盈尺其若遗。”

诸葛也明《黄陵庙记》：“崔嵬嶮岨，列作三峰。”赵曰：《华山记》有云：“其三峰直上，晴霁可观。”

《世说》：殷中军曰：“韩康伯居然是出群器。”

潘岳诗：“卉木在野。”

《述异记》：汉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群臣作竹颂。【鹤注】

《竹纪》云：慈竹，吴蜀皆有之，其竹丛生，每年笋出不离丛内。隋候夫人诗：“春阴正无际，独步意何如。”

刘斌诗：“香炉烟气多。”晓势分，谓晓烟分布。旧注谓从庐山香炉峰分其晓势，太迂。

《诗》：“如南山之寿。”李适诗：“山翠遥添献寿杯。”

张正见诗：“香浮佳气里。”陆云诗：“灵爽氤氲。”朱异诗：“山泽共氤氲。”

龙门

【鹤注】龙门一山，连跨数郡，此诗盖指东京而言。天宝元年，公在东京，为姑万年县君制服，又为墓志。四载，又为皇甫妃范阳太君卢氏作墓志。当是其时作。鳌按：此再至龙门也。故曰“往来时屡改。”其云佛寺，盖近驿之寺。元人《龙门记》谓旧有八寺，固不但奉先一寺也。洪觉范指奉先者，未然。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来时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此诗再游龙而作也。上四写景，下四感怀。断山之上，佛寺弘开，洛城之中，皇居壮丽，此登高所见者。时屡改而川陆长存，见前游已过。阅征途而生涯无几，叹后游难必也。）

《水经注》：禹疏伊水北流，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即所谓横野断也。横野字，见晋刘琨表。

《杜臆》：驿树自都城而出，直接龙门，便见繁华气象。【郑注】《河南志》：龙门驿，在河南县十八县。曾巩曰：驿树，驿道两畔之树。庾信诗：“半城斜出树。”

《唐书》：东都皇城，名曰太微城。宫城，在皇城北，名曰紫微城。都城前值伊阙，后据关邙。何逊诗：“山中气色满。”颜延之诗：“皇居体环极。”

觉范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银色世界。梁元帝《梁安寺碑》：“银阙金宫，出瀛洲之下。”《抱朴子》：“游戏佛寺”。韦应物《龙门》诗：“精舍绕层阿，千龕邻峭壁。”《杜臆》：地志：龙门石壁，凿石龕石佛数千，中有极大三龕，魏王为长孙皇后所造，其伟丽可知，故有金银之语。

《左传》：“行李之往来。”

陆机《豫章行》：“川陆殊涂轨。”谢朓诗：“怀古信悠哉。”

陆机《叹逝赋》：“人阅人而成世。”徐陵诗：“征途悉转旆。”

《庄子》：“吾生也有涯。”宋之问诗：“伊阙天泉复几回。”

李监宅二首

【鹤注】指梁氏编在东都作，当属天宝初年。【顾注】《圣怪录》：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好美服珍饈，以奢闻，有炙驴罌鹅之属，惨毒取味。今诗中有“异味重”之句，岂即令问乎。

【朱注】后一首见吴若本逸诗，草堂本人正集。

尚觉王孙贵，豪家意颇浓。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首章美李监得婿，兼叙席上事。李系宗室，故曰王孙。豪家意浓，领起中四。细分之，孔雀、芙蓉是招婿，双鱼、异味是燕客，未则称其得佳婿也。）

《韩信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史记·索隐》：“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

梁武帝诏：“豪家富室。”

徐彦伯诗：“金缕画屏开。”《旧唐书》：高祖皇后窦氏，父毅，于门屏画二孔雀，有求婚，辄与两箭，潜约中目者许之。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遂归于帝。

王僧孺诗：“以亲芙蓉褥，方开合欢被。”崔颢《卢姬篇》：“水精帘箔绣芙蓉”。杨慎《丹铅录》云：《集韵》：缝衣曰隐，今俗云隐线。杜诗“褥隐绣芙蓉”，字作隐而意同。今按：贾山《至言》：“隐于金锥。”注：“隐，于靳切。”

古诗：“遗我双鲤鱼。”

《左传》：郑子公子食指动，以示子家曰：“必尝异味。”《朱博传》：“食不重味。”

《续汉志》：伍伯，铃下侍阁，门阑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庾信诗：“诘旦启门阑。”《礼记》：“乃有喜色。”

《晋书·卫玠传》：“妇公冰清，女婿玉润。”《楚国先贤传》：孙嵩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楚中张希良曰：《神仙拾遗》：“弄玉乘风，萧史乘龙。”此女婿乘龙之原始也。

王嗣爽曰：起语与五六，俱含讽意。挟贵好华，此是王孙习气。曰“尚觉”“颇浓”，犹未尽言之也。下文又申之云美鱼可食，只此已足。而乃异味重叠，谁复看此耶。盖以俭朴之意，箴其奢华耳。食鱼句，乃翻《孟子》舍鱼取熊掌语。

其二

华馆春风起，高城烟雾开。杂花分户映，娇燕入帘回。一见能倾座，虚怀只爱才。盐车虽绊骥，名是汉庭来。（次章称李监好客，从宅景叙入。风起、雾开，春晴晓色。花映、燕回，春时景物。李能倾倒座客，以其有爱才虚怀也。【顾注】骥困盐车，比官之闲冷。然天马来自汉庭，终当大用，盖李为宗室之臣也。正与前首王孙相应。）

刘昉诗：“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曹植诗：“春风起兮萧条。”何逊诗：“日夕望高城，眇眇青云外。”鲍照诗：“徘徊烟雾里。”丘迟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魏澹诗：“映户落残花。”北周王褒诗：“初春丽景驾欲娇。”梁简文帝《新燕》诗：“入帘惊钏响。”

吴迈远诗：“一见愿道意。”《司马相如传》：“一座尽倾。”邹润甫《为诸葛穆答晋王命》曰：“虽曰博纳，虚怀下开。”《语林》：孔北海居家，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恐不及。

《战国策》：“骐驎驾盐车，上吴坂，迁延负辕而不能进。”《淮南子》：“绊骐驎而求千里”。庾信诗：“绊骐犹千里，垂鹏更九飞。”《汉书赞》：“宾于汉庭。”《史记·传论》：“垂名汉庭。”汉有盐铁使，故曰“汉庭来”，此切李盐铁。

魏澹诗：“出帘飞小燕，映户落残花。”杜云：“杂花分户映，娇燕入帘回。”句法互换，而意趣更佳，陆放翁云：“杨花穿户入，燕子避帘低。”本于杜句，而姿致不减。

赠李白

【朱注】年谱：天宝三载，公在东都。太白以力士之潜，亦放还游东都。此赠诗当在其时，故有“脱身”“金闺”之句。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上段自叙，厌都市而羨山林也。机巧，则习俗难居。腥膻，则臭味弗投。青精不如大药，叹避世弓阵之无术矣。）

《唐书》：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二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诏改东都。

《庄子》：“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

潘岳《秋兴赋序》：“仆，野人也。”野人，公自谓。《抱朴子》：“为道者必入山林，欲远腥膻而即清净也。”《周礼注》：犬腥羊膻。

【张綖注】“草食曰膻，牛羊之属。水族曰腥，鱼鳖之属。”

《魏志》：毛玠布衣蔬食。

《三洞珠囊》：王褒，字子登，汉王陵七世孙，服青精饭，趋步峻峰如飞鸟。陶隐居《登真隐诀》。“太极真人青精干石饭法，用南烛草木叶，杂茎皮煮，取汁浸米蒸之，令饭作青色，高格曝干，当三蒸曝，每蒸辄以叶汁搜纠浥浥，日可服二升，勿服血食，填胃补髓，消灭三虫。”音信，亦作。

《参同契》：“薰蒸人五内，颜色悦泽好。”

《梁书》：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诀，而苦无药物，帝赐黄金、硃砂、雄黄等物。《丹书》：抱阳山人《大药证》曰：夫大药者，须炼砂中汞，能取铅里金。黄芽为根蒂，水火炼功深。

《抱朴子》：作神药必入名山。郭璞诗；“隐士托山林。”《高士传》：“先几扫迹。”王僧孺诗：“沙岸净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下段赠李，欲迭借隐初志也。梁、宋之游，近于东都，大药无资，故思瑶草耳。卢注：天宝三载，诏李白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潜，帝赐金放还。白托鹦鹉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是年，白从高天师授籙，是事幽讨也。同时事华盖君，隐王屋山良岑，梁、宋之游，必访此君。杜集有《昔游》诗可证。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谢朓诗：“既通金闺籍。”《别赋》：“金闺之诸彦。”注：“金闺，金马门也。”【钱笺】东方朔、公孙弘待诏金马门。白供奉翰林，故云。

《史记·高帝纪》：“脱身独去。”幽讨，谓寻讨幽隐。

【钱笺】《唐书·李白传》：白与高适同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杜公在梁宋，亦与白同游，有《遣怀》、《昔游》二诗可证。颜延之诗：“涂出梁宋郊。”【赵注】梁谓汴州，宋谓宋州。《杜臆》：东都在今河南府，梁宋在今开封府。

《山海经》：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化为瑶草，仙家用以合丹药服饵。

江淹《登庐山》诗：“瑶草正翕赭”。李善注云：“玉芝也。”

顾宸曰：公与白相从赋诗，始于天宝三四载间，前此未间相善也。白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公生于睿宗先天元年，白长公十三岁。公于开元十九年游剡溪，而白与吴筠同隐剡溪，则在天宝三年，相去十三载，断未相值也。后公下第游齐、赵，在开元二十三年。考白谱，时又不在齐、赵。及白因贺知章荐，召入金銮，则在天宝三载正月，时公在东都葬范阳太君，未尝晤白于长安也。是载八月，白被放，客游梁、宋，始见公于东都，遂相从如兄弟耳。观公后《寄白二十韵》有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是知乞归后始遇也。黄蔡诸注俱谬。

重题郑氏东亭原注：在新安界。

【鹤注】《唐书》：新安县，属河南府。当是天宝三载在东都作。

【朱注】郑氏无考。鲍钦止云即驸马郑潜曜。

华亭入翠微，秋日乱清晖。崩石欹山树，清涟曳水衣。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向晚寻征路，残云傍马飞。（上六，亭前佳景，未言游罢晚归也。亭华山翠，映于秋日，故见清晖摇乱。亭枕山，故有崩石。亭瞰水，故有清涟。紫鳞承水，苍隼承树。顾宸云：此诗得力，全在诗腰数实字。着一欹字，如见巉岩参错。着一曳字，宛然藻苒交横。曰冲岸，则跳突排涌，惟恐堕岸。曰护巢，则疾飞急赴，唯恐失巢。并鱼鸟精神，俱为写出，此诗家练字法也。）

华亭，见《陆机传》，乃郊外别墅，此借用其字。《尔雅》。“山未及上曰翠微。”疏云：“山未及顶上，在旁陂陀之处名翠微。”左思《蜀都赋》：“郁葢葢以翠微”。注云：“翠微，山气之轻缥也。”杨慎曰：凡山远望则翠，近之则翠渐微。孟郊诗：“山明翠微浅。”又诗：“山近渐无青。”可以发诗人及《尔雅》之诠矣。

《诗》：“秋日烈烈。”谢灵运诗：“山水含清晖。”

江淹《兔园赋》：“崩石梧岸，崩藏阴。”曹植诗：“山树郁苍苍。”《诗》：“河水清且涟漪。”注：“水成纹曰涟。”张协诗：“堂上水衣生”。注：“水苔也。”

蜀都赋：“鲜以紫鳞。”陶弘景书：“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说苑》：“苍隼击于台上。”《说文》：“隼，鸷鸟。”陆佃云：“鸷属。”

陈子昂诗：“征路人云烟。”

隋炀帝诗：“残云尚作雷。”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鹤注】历下，在齐州，以有历山故得名。历山，即舜耕之山也。李北海即李邕。按：新旧史：邕，广陵人，开元二十三年为括州刺史，后历淄、滑二州刺史，天宝初为汲郡、北海二太守。五载，奸赃事发，又尝与刘勳马，勳下狱，吉温吏引邕，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祁顺之、罗希奭就郡杖杀之，乃六年正月辛巳。此诗当是天宝四年作。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一年者，非是，时邕死已六年矣。

【朱注】《旧唐书·地理志》：青州，属河南道，武德四年置青州总管府，天宝元年改为北海郡，乾元元年复为青州。于钦《齐乘》：历下亭，在府城驿邸内历山台上，面山背湖，实为胜绝。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原注：时邑人蹇处士辈在坐。首叙李公至亭。皂盖，切太守。北渚，切北海。清河。切历下。海右句，见亭为胜迹。济南句，见宴有嘉宾。）

赵曰：青州在京师之东，故称东藩。《上林赋》：“齐列为东藩。”曹冏《六代论》：“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李属太守，故得称藩。《后汉书》：太守秩二千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

陆机诗：“永叹遵北渚。”凌，历也。杜氏《通典》：东平、济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谓之清河，实菏泽、汶水合流，亦曰济河。

江淹《恨赋》：“巡海右以送日。”赵曰：海在东，州在西一，故云海右。

《旧唐书》：齐州，属河南道。贞观七年置齐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临淄郡，五载改济南郡。《前汉·儒林传》：济南伏生传《尚书》，其时张生、欧阳生、林尊皆传其学，皆济南人也。此亦名士多之一证。李寻《灾异对》：“博延名士。”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次记宴亭景事。此段句腰各用虚字抑扬。【张綖注】修竹既不受暑则交流空自涌波。此十字句法。）

曹毗文：“招仪凤于云山。”鲍照诗：“临歌不知调，发兴谁与欢。”王容歌：“宝髻耀明珰，香罗鸣玉佩。”玉佩，指侑酒者。当歌，当筵而歌也。杨慎曰：此是对当之当，非合当之当，与魏武乐府“对酒当歌”不同。

阮籍诗：“修竹隐山阴。”江淹《竹赋》：“亦中暑而增肃。”

《东征赋》：“望河济之交流。”《三齐记》：历水出历祠下，众源竞发，与泺水同入鹊山湖。所谓交流也。魏文帝《浮淮赋》：“惊风泛，涌波骇。”

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未则陪宴而惜

别也。蕴真，亭含真趣。物役，各役于事。落日，此席将散。重过，后会无期。此章三段、各四句。）

谢灵运诗、“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江淹诗：“悠悠蕴真趣。”师氏曰：“贵指李，贱自谓”。《杜臆》：“贵贱俱物役，可作醒世名言。”《易》：“贵贱位矣。”任昉《竟陵王行状》：“牵以物役。”《诗》：“从公于迈。”

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

原注：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

【鹤注】以历下亭考之，当是天宝四载作。《新旧史》李之芳，开元末为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及禄山起逆，自拔归西京。未尝为齐州司马。【钱笺】李为齐州司马，或是史阙也。又云：《水经注》：历县故城西南，城南对山一，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池上有客亭。《齐乘》：池上有亭即清池。今名五龙潭。客亭当为历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古”《水经注》又云：“湖水北流，径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燕，公私多在其上。”疑此即员外新亭之地。曰新亭，所以别于古亭也。同，和诗也。

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原注：亭对鹤山湖）。迹籍台观旧，气冥海岳深。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此记新亭景物。亭南有湖，故水光隐映。【朱注】亭之遗迹，凭籍台观之旧。亭之气象，冥接海岳之遥。此正和邕诗“形制开古迹”及“泰山”“巨壑”二句意。旧注籍字作图籍解，冥字作溟濛解，义遂难通。荷种湖中，本当言今。堞在古城，本当言昔。今昔互换，尤见曲折。）

《晋·谢安传》：“将发新亭”。何晏《景福殿赋》：“其结构则修梁彩制。”

赵曰：或隐或见，言昏明异候。谢惠连诗：“行云星隐见。”师氏曰：“清湖，鹤湖。”《地理志》：历下亭，居鹤湖之北。《一统志》：鹤山湖，在济南府城北二十里。谢惠连诗：“分袂澄湖阴。”注：“水南曰阴。”

《列子》：岱舆山上台观皆金玉。

鲍照诗：“平洒周海岳。”

祖孙登诗：“圆荷承日晖”

【钱笺】古齐历下城，对历山之下，韩信渡河破齐历下之师，即此地。城东有故谭国城，故云“遗堞感至今”。沈佺期诗：“故基乃岳立，遗堞尚云屯。”【朱注】堞，雉堞也。

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筇兴，得兼《梁甫吟》。（此叙登事情事。丝音哀切，能写千古琴心，见宴逢绝调也。上宴，指设宴。下宴，指宴饮。主，指员外。客，指太守。蓬筇兴，公自谓。《梁甫吟》，在历下也。）

谢朓诗：“嘉乐具兮，芳宴在斯。”

《礼记》：“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称，举觞也。曹植诗：“主称千金寿。”《曲礼》：“尊客之前。”

《诗》：“宾之初筵，左右秩秩。”又：“郁彼北林”。

《记》：“箏门圭窬，蓬户瓮牖。”注：“蓬户，编蓬为户。箏门，以荆竹织门也。”沈约《郊居赋》：“归闲蓬筇。”

《史记注》：“梁甫，太山下小山。”诸葛武侯《梁甫吟》：“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

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西溪丛语》：诸葛亮《梁甫吟》，不知何义。张衡《四愁诗》：“欲往从之梁甫艰。”注：言人君有德则封太山，大山喻人君，梁甫喻小人也。诸葛好为《梁甫吟》，恐取此意。

此与上章皆用六韵，依初唐排律，词尚简要耳。但此篇多平仄不谐，盖古诗之对耦者，仿六朝体也。

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附李邕诗）

孙，谓从孙行也。一本无孙字。

吾宗固神秀，体物写谋长。形制开古迹，曾冰延乐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云庄。（此咏员外新亭。首联，言结构巧思，切员外。次联，言落成宴会，切新亭。三联，言亭临山水，切历下。）

《左传》：“晋，吾宗也。”谢朓诗：“华宗诞吾秀。”《陈书》：“虎丘者，吴之神秀。”此借用其字。

孙绰《樽铭》：“大匠体物，妙思入神。”潘岳《西征赋》。“摹写旧丰。”《书》：“汝不谋长。”

《汉书·酈食其传》：“示诸侯形制之势。”张九龄诗：“想像终古迹。”开古迹，谓开拓旧基。

《楚辞》：“层冰峨峨。”曹植诗：“众宾延乐方。”傅毅《舞赋》：“亢音高歌，为乐之方。”此言夏时置冰，乃引乐之方也。

《易大传》：“俯以察干地理。”鲍照诗：“负海横地理。”《吴越春秋》：“土地里数。”

江总《钟铭》：“舟移巨壑。”巨壑，即鹊湖。颜延之诗：“都庄云动。”马怀素诗：“仙塔伊云庄。”此谓远望庄舍、渺在云间也。

高兴泊烦促，永怀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见三光。负郭喜粳，安时歌吉祥。（此登亭而美员外也。泊烦促，言尘思顿国。清典常，言清静可法。含弘以下，举亭前景象，以形容德化。四大，三光，见其上下同流。郭外农祥，称其万物得所。此章两段，各六句。）

殷仲文诗：“能使高兴尽。”张华诗：“烦促每有余。”

颜延之诗：“永怀交在昔。”《书》：“其尔典常作之师。”典常，指常法

《易》：“含弘光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枝乘奏书：“上不绝三光之明”。班固《典引》：“经纬乾坤，出入三光。”《史记·索隐》：“三光，日、月、五星。”

《国策》：苏秦曰：“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左思诗：“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亭在古城之下，故云负郭。《史记·淳于无传》：“祭以粳稻。”《蜀都赋》：“粳稻漠漠。”

《庄子》：“安时而处顺。”又：“吉祥止止。”

北海此诗，拙朴平浅，未见所长，昔人有议之者。少陵特推《六公篇》，必有大过人处，惜其诗今不可见耳。

暂如临邑至 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

【卢元昌注】暂如临邑者，公弟簿领此邑，前以河泛书至，故暂如临邑。先至湖亭。别李员外之芳，李适往青州，因而奉怀。

【鹤注】此当是天宝四载作，在邕五载事发之前。是年公西归咸阳。临邑，唐属齐州，公《和李太守登历下新亭》诗自注：“亭对鹊湖。”今题云 山湖，即鹊湖也。按今地志：齐州治历城县，历城东门外有历水入鹊山湖。宋曾巩有《鹊山亭》诗：“泺水飞绢来野岸，鹊山浮黛入晴天。”此亦可证矣。

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鼉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暂游阻词伯，
却望怀青关。霭霭生云雾，惟应促驾还。（上四，湖亭之景。下四，怀李员外。鼉吼乘风，故激波生浪。鱼跳水动，故日光映山。此登亭而见湖中之胜也。词伯，指李员外。李在青关，故阻而怀思。关近临邑，故望其早还。）

《后汉书》：“郭伋止野亭”。庾信诗：“野亭高被马。”曹植诗：“湖水何汹汹。”

庾信诗：“树阴逢歇马。”陶潜诗：“微风洗高林。”

《草木疏》云：组形似蜥蜴，四足，长丈余，首尾皆有鳞甲。《续博物志》：鼉，一名土龙，其声如鼓。

《杜臆》：风奔浪，奔字奇妙。鱼跳句，偶然触目，所云率尔成典也。

《论衡》：“文词之伯。”

【远注】却望，退望也。张正见诗：“扬鞭还却望。”【朱注】青关或云即徐州穆陵关，未知是否。

吴均诗：“霭霭隐青林。”《楚辞》：“云雾会兮日冥晦。”

《前汉·朱博传》：“告外趣驾。”注：趣读曰促。

赠李白

【鹤注】公与白相别，当在天宝四载之秋，故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李集有鲁郡石门别公诗、亦当在秋时。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此诗自叹失意浪游，而惜白之兴豪不遇也。下二，赠语含讽，见朋友相规之义焉。）

庾信诗：“秋来南向飞。”又：“离别两相顾。”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

《晋书》：葛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后，以年老，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似有丹砂。”帝从之。

后诗“李白斗酒诗百篇”，即痛饮狂歌也。《世说》：王孝伯曰：“但常得无事，痛饮读《离骚》，可称名士。”徐干《中论》：“或被发而狂歌。”吴均诗：“离离堪度日。”

【朱注】唐史谓白好纵横术、喜击剑，为任侠。【钱笺】魏颢称其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故以飞扬跋扈目之，犹云“平生飞动意”也。《北史·侯景传》：“专制河内，常有飞扬跋扈之意。”飞扬，浮动之貌。跋扈，强梁之意。【朱注】《西京赋》：“睚眦跋扈。”《梁冀传》：“此跋扈将军也。”考《说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选注》及《后汉书注》俱未明。陈子昂诗：“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

此章乃截律诗首尾，盖上下皆用散体也。下截似对而非对，“痛饮”对“狂歌”，“飞扬”对“跋扈”，此句中自对法也。“空度日”对“为谁雄”，此两句又互相对也。语平意侧，方见流动之致。

范梈曰：绝句者，截句也，或前对，或后对，或前后皆对，或前后皆不对，总是截律之四句。是虽正变不齐，而首尾布置，亦由四句为起承转合，未尝不同条而共贯也。

敖英曰：少陵绝句，古意黯然而风格矫然。其用事奇崛朴健，亦与盛唐诸家不同。

杨载曰：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四句发之。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依，顺与道相应，一呼一吸，宫商自谐。大抵起承二句固难，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使顺流舟矣。

王世贞曰：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亢而意不尽工。中晚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胡应麟曰：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风雅之规，典则居要。《离骚》之致，深永为宗。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

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此结撰之殊涂也。兼衰总挈，集厥大成，诣绝穷微，超乎彼岸，轨筏具存，在人而已。又曰：五七言绝句，盖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变也。五言短古，杂见汉魏诗中，不可胜数。唐人绝体，实所从来。七言短歌，始于该下，梁陈以降，作者全然。第四句之中，二韵互叶，转换既迫，音调未舒。至唐诸子，一变而律吕铿锵，句格稳顺，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永倍之。遂为百代不易之体。又曰：绝句之义，迄无定说，谓截近体首尾或中。联者，恐不足凭。五言绝，起两京，其时未有五言律。七言绝，起四杰，其时未有七言律也。但六朝短古，概目歌行，至唐方曰绝句。又五言律在七言绝前，故先律后绝耳。又曰：杜陵、太白，七言律绝，独步词场。然少陵律多险拗，太白绝间率露，大家故宜有此。若神韵干云，绝无烟火，深衷隐厚，妙协箫韶，李颀、王昌龄，故是千秋绝调。又曰：古人作诗，各成己调，未尝互相师袭。以太白之才就声律，即不能为杜，何至遽减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绝句，即不能为李，诮谓不若摩诘。彼自有不可磨灭者，无事更屑屑也。又曰：五言绝尚真切，质多胜文。七言绝尚高华，文多胜质。五言绝日万于两汉，七言绝起自六朝，源流迥别，体制自殊，至意当含蓄，语务舂容，则二者一律也。又曰：自少陵绝句对结，诗家率以半律讥之。然绝句自有此体，特杜非当行耳。如岑参《凯歌》“丈夫鹊印摇边月，大将龙旗掣海云”，“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等句，皆雄浑高华，后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伤。若杜审言“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则词竭意尽，虽对犹不对也。又曰：少陵不甚攻绝句，遍阅其集，得二者：“东逾辽水北滹沱，星象风云喜色和。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重关。”颇与太白《明皇幸蜀歌》相类。又曰：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然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律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裘繒类也。李以绝为律，如“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绝境，而以为律诗，则骄拇移指类也。又曰：杜《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殊有古意。然自是少陵绝句，与乐府无干。惟“锦城丝管”一首，则近于太白。又曰：盛唐长玉言绝，不长七言绝者，孟浩然也。长七言绝，不长五言绝者，高达夫也。五七言各极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也。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顾注】天宝三载三月，白自翰林放归。四载，白在齐州，公与同游历下，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是也。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首叙待白交情。共被同行，所谓如弟兄也。）

《宋书》：谢灵运云：“每对惠连，辄得佳句。”

《汉书·吴王传》：往往而有。《南史》：武威阴铿，字子坚，五岁能诵赋日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

《论语疏》：“颛臾主祭蒙山。”山在东，故曰东蒙。【鹤注】《唐志》：蒙山在沂州新泰县。沂与兖州为邻，公在兖，故云东蒙客。

《韩诗外传》：“使两国相亲如弟兄。”

《世说》：朱百年就孔思远宿，饮酒醉眠。汉姜肱兄弟，同被而寝。晋祖逖、刘琨情好绸缪，共被同寝。

《诗》：“携手同行”。

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次叙同寻隐居。更想、还寻，叙途中也。入门、侍立，造范居也。落景、屯云，则留连至晚矣。）

丁督护诗：“幽期济河梁。”谢灵运诗：“平生协幽期。”

《高士传》：楚聘北郭先生，妇曰：“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遂辞聘。《后汉书》：汝南廖扶，绝志世外，不应辟召，时号北郭先生。【钱笺】太白集《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酸枣垂北郭，寒瓜蔓东篱。”此云“来寻北郭生”，即其人也。【鹤注】范居任城北郭，非兖州北郭。

《曲礼》：“客人门而左。”殷仲文诗：“能使高兴尽。”

《家语》：“升堂侍立。”《庄子》：黄帝遇牧马童子，问涂焉。黄帝曰：“异哉小童！”《杜臆》：见小童之清俊，便知主人不俗。

梁元帝《纂要》：“晚照谓之落景。”卢思道诗：“落景照长亭。”

《列子》：“望之若屯云焉。”袁孝若《诸葛孔明论》：“古城荒毁，难可修复。”

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末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也。橘药，秋时物品。沧海近齐，有神仙在焉。此章前二段各六句，后段四句收。）

《杜臆》：《橘颂》以受命不迁，行比伯夷。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晋书》：张翰在洛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江总诗：“暂笏奉周行。”【邵注】“冠簪手笏，贵者之服。”

李陵诗：“悠悠清川水。”吾丘寿王论：“东越沧海。”

郑驸马宅宴洞中

【朱注】此诗乃天宝四五载归长安后作。黄鹤以驸马洞中与郑氏东亭为一处，误矣。【钱笺】《长安志》：莲花洞在神禾原郑驸马之居，杜诗所谓“主家阴洞”者也。【鹤注】唐史：临晋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郑潜曜。公所撰《皇甫淑妃碑》：郑潜曜尚临晋公主，乃代国长公主之子，官曰光禄卿，爵曰驸马都尉。又云：甫忝郑庄之宾客，游奚主之山林。开元二十三年葬于河南县。公主戚然谓左右曰：“自我之西，岁阳再纪。乃以诗文见托。”则是碑作于天宝四载矣。

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
。误疑茅堂过江麓，已入风磴霾云端。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间杂佩声珊珊。
。（首句切洞，次句切宴，三四承留客，五六承阴洞，俱属夏时景事。七八驸马公主并收。细烟雾，状洞口之幽阴。青琅玕，比竹簟之苍翠。琥珀杯、玛瑙碗，言主家器物之瑰丽。若三字连用，易近于俗，将杯碗倒拈在上，而以浓薄碧寒四字互映生姿，得化腐为新之法。江麓、云端，其清凉迥出尘境，又见高楼下临郑谷，空中杂佩声闻，恍如置身仙界矣。结语风韵嫣然。朱瀚曰：末句暗用《毛诗》“杂佩以问之”。亦见公主有好贤之意。）

《汉书·东方朔传》：“董偃出入主家。”注：“公主之家也。”《拾遗记》：“洞穴阴源，下通地脉。”陶开虞曰：主家阴洞四字，若今人为之，近于谐谑矣。鲍照诗：“重拾烟雾迹。”

戴嵩诗：“挥金留客坐。”江淹《别赋》：“夏簟清兮昼不暮。”《书》：“厥贡惟球琳琅玕。”《本草》苏业注：琅玕有五色，青者人药为胜。

《灵异兼图》载：琅玕青色，生海底，以网挂得之，初出水红色，久而青黑，击之有金石之声，与珊瑚相类。赵曰：诗家多以琅玕比竹。

朱瀚曰：李德林诗。“壶盛仙客酒，瓶贮帝台浆”。颌联本此。《诗》：“为此春酒。”萧子范诗：“握中清酒玛瑙钟，据边杂佩琥珀红。”

陈藏器《本草》：“琥珀指出罽宾国。”陶隐居曰：“松脂入地千年，化为琥珀”。

陆机乐府：“渴饮坚冰浆。”魏文帝《玛瑙赋序》曰：“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因以名之。”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元琛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谢庄诗：“访德茅堂阴。”服虔曰：“麓，大林也。”

鲍照诗：“既类风门磴，复象天井壁。”风磴，登陟之路，凌风而上也。陆机诗：“飞升蹶云端。”

《列仙传》：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萧史，日于楼上吹萧作凤鸣，凤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随风去。殷谋诗：“秦楼出佳丽。”《扬子法言》：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郑朴，字子真，汉成帝时人。宋玉《神女赋》：“动雾縠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

律诗中二联，须用虚实相生，方见变化。此诗，颌联叙事浓丽，腹联写景萧疏，前实后虚，乃安顿章法也。

《毛诗》如《兔置》、《鱼丽》等篇，皆隔句用韵。韩昌黎作《张彻墓铭》，上下韵脚仄平迭用，亦效此体，如此诗三五七句末，叠用薄、麓、谷三字，古韵屋陌相通，岂亦效隔句韵耶？但律诗从无此格，他本江麓作江底，中换一音，则薄谷便不碍矣。考公诗多用江渚，底宜作渚。

李天生日：少陵七律百六十首，惟四首叠用仄字，如《江村》诗，连用局、物二字，考他本“多病所须惟药物”作“幸有故人分禄米”，于局字不叠矣。《江上值水》诗连用兴、钓二字。考黄鹤本，“老去诗篇浑漫兴”作“老去诗篇浑漫与”，于钓字不叠矣。《秋兴》诗连用月、黑二字，考黄鹤本，“织女机丝虚夜月”作“织女机丝虚月夜”，于黑字不叠矣。可见“晚节渐于诗律细”，凡上尾仄声，原不相犯也。

沈约标律诗八病，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名，不可不知。若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尚非所重。所谓平头者，前句上二字，与后句上二字同声，如古诗“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欢同声，日、乐同声，是平头也。又如“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飘披聚还散，吹扬凝其威”，四句上二字皆平声，是平头也。又如周王褒诗“高箱照云母，壮马饰当颅。单衣火浣布，利剑水精珠”，四句叠用四物，而每物各用一虚一实字面，亦平头也。又如杜挚诗“伊挚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贩，宁戚对牛叹。食其处监门，淮阴饥不餐”，叠引古人，皆在句首，是亦平头也。所谓上尾者，上句尾字与下句尾字，俱用平声。虽韵异而声则同，是犯上尾。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与齐皆平声，又如“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榴与荣亦平声也。又一句尾字与三句尾字连用同声，是亦上尾。如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来、思皆平声。又如“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秋月”，素、扇皆去声，亦犯上尾矣。其在七律，如杜诗“春酒杯浓琥珀薄”与“误疑茅堂入江麓”，同系入声。王维诗“新丰树里行人度”与“闻道甘泉能献赋”，去声同韵，皆犯上尾也。又如杜《秋兴》诗“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王母、函关、宫扇、圣颜，俱在句尾，未免叠足，亦犯上尾。若“林花著雨胭脂落，水符牵风翠带长。龙虎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前联拈落、长二字于句尾，后联移深、漫二字于上面，便不犯同矣。《蔡宽夫诗话》云：蜂腰鹤膝，盖出于双声之变。若五字首尾皆浊音，中一字独清，则两头大而中间小，即为蜂腰。若五字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独浊，则两头细而中间粗，即为鹤膝矣。今按张衡诗“邂逅承际会”，是以浊夹清，为蜂腰也。如傅玄诗“徽音冠青云”，是以清爽浊，为鹤膝也。旧注以“客从远方来”、“上言长相思”为鹤膝，意不分明。所谓大韵者，如微、晖同韵，上句第一字不得与下句第五字相犯。阮籍诗“微风照罗袂，明月耀清晖”，是也。所谓小韵者，如清、明同韵，上句第四字不得与下句第一字相犯。诗云“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是也。所谓正纽者，如溪、起、想三字为一纽，上句有溪字，下句再用憩字。庾阐诗“朝济清溪岸，夕憩玉龙泉”，是正纽也。所谓旁纽者，如长、梁同韵，长上声为丈，上句首用文字，下句首用梁字，是亦相犯。诗云“丈夫且安坐，梁尘将欲起”，此旁纽也。在七律如杜诗“远开山岳散江湖”，山、散为正纽。如“丈人才力犹强健”，丈、强为旁纽矣。此外又有双声叠韵之法。《南史》：王元谟问谢庄曰：“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互、护为双声，礲、礪为叠韵。”《学林新编》曰：双声者，同音而不同韵。叠韵者，

同音而又同韵也。如李群玉诗“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辘格磔声”，诘曲、崎岖，乃双声。钩辘，格磔，乃叠韵也，蔡宽夫曰：如杜诗“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即叠韵也。僧皎然《诗评》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人天机不高，多为沈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矣。

冬日有怀李白

【顾宸注】此诗在天宝四载冬作。诸家谓白未官时，误。鳌按：曾巩《李白集序》：李白至齐、鲁凡两次，初去云梦，之齐、鲁，居徂来山竹溪而入吴，此在天宝三年前明皇未召见时。后至洛阳，游梁、宋，复之齐、鲁，南游淮、泗而再入吴，此在天宝三年后翰林既放归时。杜之怀李，当在四年之冬，此时李复有东吴之游，后《春日怀李》诗云“江东日暮云”，当属五年之春。其《送孔巢父诗》题云“游江东兼呈李白”，亦即五年之春也。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上四怀李，下四自叙。【朱注】公不忘太白，犹季武之不忘韩宣，故有嘉树、《角弓》语。短褐二句，自伤流落蹉跎。空有鹿门期，即前诗“相期拾瑶草”意也。）

曹植诗：“闲房何寂寞。”王勃诗：“书斋望晓开。”

《诗》：“终朝采绿。”逸诗：“岂不尔思。”

庾信诗：“更寻终不见。”《左传》：晋韩宣子来聘，公享之，韩子赋《角弓》。既享燕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倾注】此将一事翻成两句。

《杜臆》：短褐二句，言贫难炼药，即前诗“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也。【朱注】《战国策》：邻有短褐。一作短褐。《史记》：士不得短褐。司马贞曰：短亦作短。短，襦也。《贡禹传》：短褐不完。

《王命论》：短褐之褻。短，皆音竖。魏文帝令：“衣或短褐不完。”唐人两用之。若少陵“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与“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以属对言，不当作短。陆倕诗：“行止避风霜。”

《神仙传》：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陶潜诗：“日月不肯迟”。

《世说》：戴安道居剡溪，王子猷雪夜命棹，未至遽反，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张远注】《旧唐书》：李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吴筠隐于剡下。故有乘兴句。

《后汉书》：庞德公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

李集有《无祠赠杜补阙》诗：“我觉秋风逸，谁言秋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相宜。烟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段成式《酉阳杂俎》谓杜补阙即杜子美，公此诗用李诗迟字以和之。其说非也。公遇李时尚为布衣，其投拾遗，在至德乾元间。且补阙、拾遗，官衔不同，岂可强作傅会耶。

洪迈《容斋随笔》云：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大白及怀赠之作，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可见。盖杜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入蜀，未尝复至东州也。所谓饭颖山带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今考：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刻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割

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

春日忆李白

【顾注】天宝五载春，公归长安，白被放浪游，再入吴，诗必此时所作。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上四称白诗才，下乃春日有怀。才兼庾、鲍，则思不群而当世无敌矣。杯酒论文，望其竿头更进也。公居渭北，白在江东，春树春云，即景寓情，不言怀而怀在其中。王嗣爽《杜臆》曰：公怀太白，欲与论文也。公与白同行同卧，论文旧矣。然于别后另有悟人。因忆向所与言，犹粗而未精，思重与论之。此公之笃于交谊也。）

《檀引》：“是为白也母。”句法本此。《史记·项羽纪》：“所向无敌。”

晋曹毗《黄帝赞》：“飘然跨腾鳞。”《诗品》：“曹思王超逸今古，卓尔不群。”

黄生曰：六朝绮靡，庾、鲍独存气骨。今按：庾新，主五言。鲍逸，主长句。晋《文士传》。张翰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任昉《荐士表》：“词赋清新。”《周书》：庾信留长安，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世说》：边文礼才辩俊逸，孔北海荐于曹公。沈约《任昉墓铭》：“天才俊逸，文雅弘备。”《宋书》：临海王子璜在荆州，以鲍照文辞瞻逸，为前军参军。

江淹诗：“渭北雨声过。”陈子昂诗：“郊园春树平。”

《语林》：王充著《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中郎至江东得之。此指浙江之东，充盖会稽上虞人也。【朱注】江东，即会稽。太白《怀贺监》诗：“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盖亦以会稽为江东。江淹诗：“日暮碧云合。”

苏武诗：“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

庾信诗：“论文报潘岳。”

朱鹤龄曰：公与太白之诗，皆学六朝，前诗以李侯佳句比之阴铿，此又比之庾鲍，盖举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谓少陵于太白，仅比以鲍、庾，阴铿则又下矣。或遂以“细论文”讥其才疏也，此真瞽说。公诗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公之推服诸家甚至，则其推服太白为何如哉！荆公所云，必是俗子伪托耳。

《遁斋闲览》云：王荆公编杜、欧、韩、李四家诗。或问公云：“子编四诗，以杜为第一，李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子美耶？”公曰：“太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子美，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师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公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

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

杨万里诚斋田：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徐仲车曰：太白之诗，饥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

严沧浪曰：少陵之诗法如孙吴，太白之诗法如李广。

孙器之曰：太白如淮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独少陵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

杨慎升庵曰：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于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

王世贞曰：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于美之七言绝，皆变体为之可耳。又曰：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扬之则高华，抑之则沉实，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浅深，奇正开阖，各极其则，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胡应麟曰：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唯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唯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蓄。又曰：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

送孔巢父谢病旧游江东兼呈李白

【朱注】此诗乃天宝中在京师作。【唐注】时蔡侯饯别巢父，公在筵上赋此。《唐书》：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与韩准、李白、裴政、张叔明、陶酒隐居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朱注】江东乃浙江以东。《晋书》：谢安被召，历年不至，遂栖迟东土。王羲之既去官，遍游东中诸郡。皆谓会稽也，又云：考史，巢父以辞永王璘辟署知名，广德中始授右卫兵曹参军。意巢父在天室间尝游长安，辞官归隐，史不及载耳。旧注云：巢父察永王必败，谢病而归，公作此送之。大谬。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此叙巢父往江东。孔之东游，志在遁世引年，故篇中多言神仙事。）

《庄子》：鸿蒙拊髀雀跃掉头曰：“吾弗知。”陶潜诗：“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史记·秦始皇纪》：“方士徐市等人海求神药。”江淹诗：“乘鸾向烟雾。”

【本集注】巢父有《徂徕集》行于世。古诗：“人生天地间。”

东游近海，故引珊瑚树。魏文帝诗：“遥望大海涯，钓竿何珊珊。”

《述异记》：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树数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西京杂记》：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然。赵曰：珊瑚树生海底石上，故以拂言之也。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此写东游景事。龙蛇山泽，况其归隐之迹。春寒野阴，纪其别去之时。蓬莱征路，言当有同志契合也。）

《左传》：“深山大泽，实生龙蛇。”

《汉·成帝纪》：阳朔元年二月，春寒。颜延之诗：“庭昏见野阴。”宋武帝诗：“粤值风景和。”

蓬莱在东海之中，织女为吴越分野，故用之。别本作仙人玉女，稍泛。

《汉·郊祀志》：蓬莱、方丈、瀛洲为三神山。织女，见二卷《赠张垞》诗注。司马相如《大人赋》：“排闾阖而入帝宫，载玉女而与之俱归。”后汉桓君山《仙赋》：“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傍。”傅玄诗：“云为车兮风为马。”陶隐居《真诰》：“朱关内真，以云车虚轭相适。”

《抱朴子》：“莫不指点之。”《史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

《大人赋》：“乘虚无而上假。”陈子昂诗：“离亭暗风雨，征路入云烟。”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此称其隐志已决，爱惜而苦留，此世人不知巢父者。富贵如草露，

此巢父独有仙骨也。)

葛洪《神仙传·刘根传》：神人曰：“汝有仙骨，故得见吾耳。”又：严青居贫，忽有人以一卷素书与青，曰：“汝有仙骨，应得长生。”

鲍照诗：“旁人那得知。”《诗》：“慳不知其故。”

苦死留，虽用方言，然亦有所本。《庄子》：“苦死者。”《世说》：羊孚食毕便退，遂苦相留。

李峤诗：“富贵荣华能几时。”《述征记》：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草头露，洗眼，眼明。《商君传》：“君之危若朝露。”

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结出送孔呈李之意。置酒者蔡也；惆怅者公也，寄书道讯者孔也，宾主一齐收拾矣。此章前三段，各四句。末段，六句收。）

梦弼谓：蔡侯为人恬静而意气有余。今按：谢灵运诗：“还得静者便。”公三用之。如《贻阮隐居》诗云“贫知静者性。”《寄张彪》诗云“静者心多妙。”师氏以静为蔡侯名，误矣。

魏文帝诗：“清夜延宾客。”陆机诗：“置酒高堂。”前除，庭前阶除也。王勃诗：“倾影赴前除。”

沈佺期诗：“罢琴明月夜。”楚辞：“惆怅兮而私自怜。”注：“惆怅，悲哀也。”

陶弘景《左仙公萧公碑》：有人漂海，随风吹溱无垠，忽值神岛，见人授书一函，题曰：“寄葛公。”令归吴达之，上云神仙事。【钱笺】《西溪丛语》：空中书，用史宗事，乃蓬莱仙人也。洪庆善云“雁足书”，非是。【朱注】《梁高僧传》：蓬莱道人，寄书小儿至广陵白兔埭，令其捉杖飘然而往，足下时闻波涛。或云：有商人海行，见一沙门求寄书史宗。同侣欲看书，书著船不脱，及至白兔埭，书飞起就宗，宗接而将去。宗后憩上虞龙山寺，会稽谢邵、魏迈之等皆师焉。

《列子》：“夫天地，空中之一细物。”《南史》：褚翔少有孝行，闻空中弹指。

《史记自序》：“上会稽，探禹穴。”周珽注：禹穴有两处，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古碑刻有太白书“禹穴”二字。今绍兴会稽亦有禹穴，乃窆所也。天宝初白居会稽，故云。南寻句，一作“若逢李白骑鲸鱼”。按：骑鲸鱼，出《羽猎赋》。欲传太白醉骑鲸鱼，溺死浔阳，皆缘此句而附会之耳。

古诗：“幸可广问讯。”

王洙曰：一本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书卷长携天地间，钓竿欲拂三珠树。我拟把袂苦留君，富贵何如草头露。深山大泽龙蛇远，花繁草青春日暮。仙人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引归路。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讯今何如。”按：别本止十二句，语虽简净，然少宕逸风神，还依诸家本为正。

刘勰曰：七言成章，必优柔和平。长短措词，贵抑扬顿挫。

范梈曰：七言古诗，要铺叙，要开合，要风度，要迢递、险怪、雄峻、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

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唯李、杜也。开合灿然，音韵锤然，法度森然，学问充然，义论超然。又曰：七言长古，篇法有八：曰分段、过段、突兀、字贯、赞叹、再起、归题、送尾。分段如五言，过段亦如之。稍有异者，突兀万仞，则不用过句，陡顿便说他事。杜诗大多如此，岑参专尚此法，为一家数。字贯，前后重三叠四，用两三字贯串，极精神好诵，岑参所长。赞叹如五言。再起且如一篇三段，说了前事，再提起从头说去，谓反覆有情，如《魏将军歌》、《松子障歌》是也。归题，乃本末一二句，缴上起句，又谓之顾首，如《蜀道难》、《古别离》、《洗兵马行》是也。送尾，则生一段余意结末，或反用，或比喻用，如《坠马歌》曰“君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又曰“如何不饮令人哀”。长篇有此，便不迫促，甚有从容意思。

王世贞曰：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惟收为尤难。如作平调，舒徐绵丽者，结须为雅词，勿使不足。奔腾汹涌，驱突而来者，须一截便住，勿留有余。中作奇语，峻夺人魄者，须令上下脉相顾，一起一伏，一顿一挫，有力无迹，方成篇法。又曰：李杜歌行之妙，冠于盛唐。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绝者，子美也。

谢榛曰：七言长古之法，如波涛初作，一层紧一层，拙句不失大体，巧句不害正气，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

胡应麟曰：五言古至两汉，无论中才，即大匠国工，履冰袖手。七言古，苟天才雄贍，而刻意前规，则纵横排荡，滔滔莽莽，千言不穷，点笔立就，无不可者。然五古才力不足，可勉而能。七古非才力有余，断不至此也。又曰：七言长歌，非博大雄浑，横逸浩瀚之才，鲜克办此。盖歌行不难于师匠，而难于赋授；不难于挥洒，而难于蕴藉；不难于气概，而难于神情；不难于音节，而难于步骤；不难于胸腹，而难于首尾。学者须寻其本色，即千言钜什，亦不使有一字离去，乃为善耳。又曰：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织修短，得衷合度，畅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余，步骤不足。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卢金之拙朴，马异之庸猥，李贺之幽奇，刘叉之狂譎，虽浅深高下，材局悬殊，要皆曲径旁蹊，无取大雅。张籍、王建，稍为真淡，体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绮绘，渐入诗余，古意尽矣。又曰：初唐七言古，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为一家。又曰：李、杜歌行，虽沉郁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唯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

今夕行

【鹤注】诗言“咸阳客舍一事无”，当是天宝五年，自齐赵西归至长安时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此诗见少年豪放之意。除夕博戏，呼白而不成枭，因作自解之词。未引刘毅输钱，以见英雄得失，不系乎此也。《庚溪诗话》：澄江朱正民曰：今夕岁徂；值除夜也。更长烛明，夜守岁也。客舍无事而博塞，旅中借以遣兴也，在他时则不暇为此矣。不可孤，言不负此夕。冯陵，意气发扬貌。袒跣，袒臂跣足也。

《杜臆》：邂逅良图，谓失意中偶然遭遇，便成良缘，此贫人意想之词。）

《诗》：“今夕何夕。”韦孟诗：“岁月其徂，年其速耄。”

《楚辞》：“兰膏明烛，华灯错些。”

《三辅黄图》：秦都咸阳，山水俱在其南，故名咸阳。《唐书》：武德元年，析泾阳始平置咸阳县，属京兆府。潘岳议：“客舍洒扫，以待征旅。”

《庄子》：“问谷何事，则博塞以游。”苏武诗：“欢娱在今夕。”

《左传》：“冯陵我城郭。”《英雄记·公孙瓒传》：“扬尘大叫，直前冲突。”《招魂》：“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吴越春秋》：“肉袒徒跣。”后汉杜笃《论都赋》：“莫不袒跣稽颡。”

应劭《人物志》：“草之秀者为英，兽之特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陆机诗：“英雄有屯遭。”

《诗》：“邂逅相遇”。陆机诗：“行矣勉良图。”

《晋书·刘毅传》：毅于东堂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惟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绕床叫谓同坐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又《慕容宝传》：宝与韩黄、李根等樗蒲，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宝拜而受赐。《前汉·蒯通传》：“守儋石之禄。”《扬雄传》：“家无儋石之储。”应劭《汉书注》：齐人名罌为儋石，受米二斛。《南史》：刘毅家无儋石储，樗蒲一掷百万。

附考：王逸《楚辞注》：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许慎《说文》：博，局戏，六箸，十二棋也。鲍宏《博经》：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所掷投谓之琼，琼有五采。潘鸿曰：古大博则六棋，小博则十二棋，故王、许说不同。《说文》：篁，行棋相塞谓之塞。鲍宏《塞经》：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谓之格五。《招魂》王逸注：倍胜为牟，五白，博齿也。言已箸棋，当成牟胜，射张食棋，下逃子窟，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师氏曰：五白，即今之骰子。李白云：连呼五白行六博。《战国策》：王不

见夫博之用梟耶？欲食则食；欲握则握。补注：正义云：博头有刻为梟鸟形者，掷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者行棋。握，不行也。《晋·张重华传》：谢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胜。邵注：梟卢以五木为采，有梟、卢、雉、犊之形，卢多者为胜。卢，犬名。《唐国史补》：崔师本好为古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为卢，二雉三黑为雉，二犊三白为犊，全白为白。四者，贵采也。开、塞、秃、擲、梟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则否。程大昌《演繁露》：卢在樗蒲为最高之采，梟固为善齿，而杀梟者又当得雉，则梟之采品，非卢比也。杜概言梟卢，亦恐未详。【朱注】不肯成梟卢，正用刘毅事，兼举六博之梟者，以樗蒲本博类也。昌黎诗：“六博在一掷，梟卢叱回旋。”语与此同。

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

【鹤注】《旧史》：天宝初，璿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考宁王宪以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天宝三载，璿丧服方终，必其年二月封璿以嗣宁王，并加特进也。公于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游齐赵八九年，其归长安当在天宝四五载间。《壮游》诗云：“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正其时也。梁权道编在十一载，非。《唐书》：文散阶正二品曰特进。

特进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骏，风翮九霄鹏。（首从特进叙起。上二言位以德升，下二言德以位显。夙德句，领下两段。）

《汉官仪》：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在三公下。

《书》：“群公既皆听命”。表，表帅也。

《貌略》：邯鄲淳见曹植才辩，对其所知，叹为天人。《后汉·齐武王传》：“名儒宿德，莫不造门。”应璩书：“王肃以宿德显授。”夙德。早成之德也。

《庄子》：“马蹄可以践霜雪”。《汉书》：武帝谓刘德为千里驹。

陆机诗：“苟无凌风翮。”《庄子》：“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支遁诗：“九霄落芳津。”

服礼求毫发，惟忠忘寝兴。圣情常有眷，朝退若无凭。仙醴来浮蚁，奇毛或赐鹰。清关尘不杂，中使日相乘。（此言其尊君谦己之德。惟忠，故帝常眷注。服礼，故势不敢凭。醴、鹰遣使，申言圣眷。门关不杂，正见无凭。）

《忠经》：“被服礼乐。”钟繇表：“不差毫发。”《贾子新书》：十毫曰发，十发曰厘。

庾信诗：“惟忠复惟孝。”江淹诗：“寝兴何时平。”

孔焘诗：“圣情想区外。”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皇情眷眷”。按：郑继之善夫云：若无凭，犹汉高失萧何若失左右手意。此说非也。诗主汝阳，不主明皇，还依王洙作不挟贵为是。【卢注】如汉吴王濞、梁孝王皆以有所凭而致祸败，河间献王、东平王苍皆以无所凭而得令名。只若无凭三字，可为千古藩王法矣。

戴嵩诗：“安平酝仙酒。”《汉书》：楚元王敬礼申公、穆生，每置酒，尝为穆生设醴。《释名》：“酒有泛齐浮蚁。”曹子建《七启》：“浮蚁鼎沸，酷烈馨香。”

陶潜诗：“毛色奇可怜。”

《会稽典录》：“丁宽门无杂宾。”陶潜诗：“户庭无尘杂。”

《前汉·田横传》：“中使还报。”《吴志·朱然传》：“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晚节嬉游简，平居孝义称。自多亲棣萼，谁敢问山陵。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笔飞鸾耸立，章罢凤鸾腾。精理通谈笑，忘形向友朋。寸长堪缱绻，一诺岂骄矜（11）。（此详述生平善迹，皆夙德所致也。）

晚节四句，称其孝友。学业四句，称其文翰。精理四句，称其交谊。棣萼承义，山陵承孝，鸾凤言其书法，初举笔，后成章也。谈笑而有精理，此得之于学问者，寸长、一诺，能好善而无德色矣。）

张景阳诗：“晚节悲年促。”曹植《铜雀台赋》：“从明后而嬉游兮。”嵇康诗：“念我平居时。”《高士传》：汉姜岐，少修孝义，乡曲归仁。

《诗》：“棠棣之华，萼不 。”明皇尝造华萼相辉之楼，以友爱诸王。此言汝阳能善于兄弟也。汉中王瑀，即汝阳之弟。

光武诏：“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旧唐书》：宁王薨，谥曰让皇帝，葬桥陵，号惠陵。璿上表恳辞。【朱注】此所谓不敢问山陵也。吴任臣注：梁竟陵王萧子良，乞停止山陵，不许。

《南齐·杜栖传》：“学业清标，后来之秀。”《贾山传》：“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

《齐书》：“卢询有术学，文辞华美。殷仲文诗：“哲匠感萧晨。”吴质《答太子笺》：“摘藻下笔，龙鸾之文奋矣。”张怀瓘《书录》：许圜师见太宗书曰：“凤翥鸾回，实古今书圣。”

王僧达诗：“精理亦道心”。《颜氏家训》：“韩兰英甚有名篇，又善谈笑。”

《庄子》：“养志者忘形”。阮瑀诗：“友朋集光辉”。

沈约《与范述曾书》：“微表寸长。”《左传》：“缙缙从公。”傅咸诗：“缙缙情所希。”邵注：“缙缙，反覆固结之意。”

(11)《史记·季布传》：曹丘生谓布曰：“得黄金百斤，不若得季布一诺。”《魏国策》：公子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庾信《周齐宪王碑》：“不自骄矜，谦光下物。”

已忝归曹植，何如对李膺。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樽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井水(11)。檐动玉壶冰(12)。(此感王接遇之厚。以曹植比汝阳，自谦不如王粲辈，故曰已忝。又以杜密自比，见汝阳可方李膺，故云何如。初宴在秋，故见凫宿灯张。后宴在夏，故见井水壶冰。中间花月之游，当属春时，所谓招要崇重也。)

《魏志》：曹植封陈王，谥曰思。《诗》：“无忝尔所生。”注云：“忝，辱也。”

《后汉书》：杜密与李膺俱坐党锢而名行相次，时人亦称李杜焉。

谢瞻诗，“辍策共骈筵，并坐相招要。”

《晋书·山涛传》：“礼秩崇重。”

《世说》：卫瓘见乐广曰：“见此人若披云雾而睹青天。”《北史》：李绘仪容端伟，邢晏曰：“若披云雾，如对珠玉。”

何逊诗：“萧索高秋暮。”《世说》：王徽之为桓冲参军，以手扳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周礼》：“司尊彝，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注：罍，所以副贰其尊也。《礼图》：六彝为上，受三斗。六尊为中，受五斗。六罍为下，受一斛。《楚辞》：“望沔阳兮极浦。”

《西京杂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筑兔园，园有雁他，池间有鹤洲凫渚。陆机诗：“飞鸣乱凫雁。”《汉书·外戚传》：“张灯烛，

设帟帷。”

阴铿诗：“花月分窗进，苔草共阶生。”何劭诗：“游宴绸缪。”《梁书》：建安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

颜延之诗，“炎天方埃郁。”《子夜歌》：“郁蒸仲暑月。”

(11)《西征记》：太极殿前有金井。

(12)鲍照诗：“清如玉壶冰。”

瓢饮惟三径，岩栖在百层。谬持蠡测海，况挹酒如渑。鸿宝宁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末段自叙，喜见知于王也。瓢饮岩栖，言身本隐逸。蠡测海，王德之深。酒如渑，王恩之渥。《杜臆》：公自居淮王门客，而云不愧于孙登，盖嵇康所遇非时，公所与游，则贤王而当盛世也。末乃宾主兼收，各见品格。此章上句起，中后十二句者两段，八句者两段，章法匀称。）

《逸士传》：许由手捧水饮，人遗一瓢，饮讫挂木上，风吹沥沥有声，由以为烦，去之。嵇康《高士传》：蒋诩，社陵人。诩为兖州，王莽居宰衡，诩移疾归杜陵，荆棘塞门，舍中三径，终身不出。

嵇康书：“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百层，高山也。《西京赋》：“井干叠而百层。”

《东方朔传》：“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注：“蠡，瓠勺也”。《韵会》：“螺，亦作蠡。”

《诗》：“不可以挹酒浆”。《左传》：“有酒如渑。”

《刘向传》：淮南王有枕中鸿宝苑秘书。《神仙传》：淮南王安，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卷，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

【朱注】谢灵运诗：“躡步陵丹梯。”注：“丹梯，升阶也。”又诗：“即此陵丹梯。”注：谓山也。二注不同。邵注以丹梯为山上升仙之路，当从前说。

《神仙传》“淮南王安，好方术，养士数千人，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王薄其老，八公俄变为童子。”

《晋·隐逸传》：孙登居汲郡北山，好读《易》，抚一弦琴，嵇康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将别，乃曰：“子才多识寡，难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王嗣爽《杜臆》云：用十蒸韵，颇难。此篇二十二韵，收取殆尽，须看其落韵之巧。陵字作凌，可免重复。凌，超越也。

胡应麟曰：杜排律五十百韵者，极意铺陈，颇伤芜碎。盖大篇冗长，不得不尔。惟赠汝阳、哥舒、李白、见素诸作，格调精严，体骨匀称。每读一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昉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而杜从容声律间，尤为难事，真古今绝诣也。又曰：凡排律起句，极宜冠冕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唐人可法者，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二廷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杜审言“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沈昉期“闾阖连云起，岩廊拂雾开”，玄宗“钟鼓严更曙，山河野望通”，张说“礼乐逢明主，韬铃用老臣”，李白“独坐清天下，专

征四海隅”，高适“云纪轩皇代，星高太白年”，此类最为得体。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原注：甫从姑之子。

《唐书》：比部属刑部，郎中、员外各一人。诗云“漂荡”“沉埋”，又云“归老任乾坤”，此必天宝六载应诏退下后所作。黄氏谓在未献赋之前，是也。

有美生人杰，由来积德门。汉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孙。蕴藉为郎久，魁梧秉哲尊。词华倾后辈，风雅蔼孤鹓。（此从萧公叙起。首句推本从姑，三四称其家世，五六记官职人品，七八记文章才望。）

《诗》：“有美一人。”《桓玄传》：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

《开皇神告录》曰：隋开皇末，有老翁诣唐高祖，从容置酒，语及时事，曰：“公积德之门，负至贵之表。”

《唐书·世系表》：萧氏出自姬姓，汉有丞相酈文终侯何。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一曰齐梁房。齐梁房即梁武帝之后。

《汉书·薛广德传》：“为人温雅有蕴藉。”颜师古注：“蕴，言如酝酿。藉，有所荐藉。”又曰：“道其宽博厚重也。”《汉书》：冯唐白首为郎。

《周勃传》：“魁梧奇伟。”《前汉注》：“梧音忤。”《后汉注》：“梧音吾。”今从后音。《书》：“经德秉哲。”《王俭传》：俭体道秉哲，风字渊瞻。

《蔡邕传》：“后辈被遣。”

钟嵘云：文约意广，取效风雅。《正韵注》：“鸞，云集貌。”鸞孤鹓，如鸟之飞鸞云际也。他本作蔼字，误。蔼，多也。

【朱注】蹇、鸞音义各异。蹇，去乾切，马腹热。鸞，虚言切，鸟飞貌。

宅相荣烟戚，儿童惠讨论。见知真自幼，谋拙愧诸昆。（次叙亲谊交情，乃上下关键。见知，指萧。谋拙，自谓。诸昆，谓萧氏兄弟。）

《晋·魏舒传》：舒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后果为公。赵曰：萧系杜家外甥，故比之魏舒。

潘岳《闲居赋》：“昆弟斑白，儿童稚齿。”潘徽诗：“篇章极讨论。”

任昉《赠王僧孺诗》：“唯子见知，唯余知子。”

隋孙万寿诗：“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洙曰：公与萧为姑舅之昆仲。

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未承谋拙意，自叹不遇。言漂泊沉沦，无复遭际矣。唯有学中散、愚公，玩世隐身而已。从此归老旧乡，不烦萧之枉驾也。此章前后各八句，中间四句。）

古诗：“漂荡水无根。”《庄子》：“黄帝得之以游云天。”谢灵运诗：“岂若登云天。”

《吴越春秋》：伍尚曰：“其遂沉埋，亦吾所喜。”《黄庭经》：“高奔日月吾上道。”

应璩《与弟书》：“思致君于唐虞。”

傅亮《修张良庙教》：“抒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嵇康传》：康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居山阳，性绝巧而善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每复月居其下以锻。【朱注】《急就篇注》：凡金铁之属，椎打而成器者谓之锻。

《说苑》：齐桓公逐鹿，入谷中，见一老公，问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牝牛，生子大，卖之而买马。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邻人以臣为愚，故名愚公谷。”《水经注》：时水又北径杜山，北有愚公谷。

陶渊明白：“王公纡轹。”注：“纡轹，犹言在驾。”

《汉书》：邴汉以清行征为京兆尹，遂归老于乡里。乾、坤，本《易》卦名。孔子《易传》以此为天地之称。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原注：甫故庐在偃师，
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

【鹤注】《旧唐书·韦济传》：天宝七载，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唐·地理志》河南府偃师注云：天宝七载，尹韦济以北坡道迂，自县东山下开新道，通孝义桥。则诗当作于是年。诗云“章甫尚西东”，又云“江湖漂短褐”，“周流道术空”，可知是时公又去京师而他矣。意在近畿，故云奉寄。是年韦方拜左丞，公又有两诗赠之。谓之赠，则归京师后投赠也。

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鼎食分门户，词场继《国风》。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首段，宾主并叙。上四述存问之语，下四感垂注之情。李膺比韦，孔融自喻。隐逸、西东，伤公之困穷潦倒。鼎食，称韦家世。词场，称韦文翰。尊荣属韦，瞻者在公，疏放属公，忆者在韦也。《重游何氏》诗，先提“将军有报书”，而接以倒衣二句，即报书语也。此提“逢人问孔融”，而接以青囊二句，即所问意也。）

《诗》：“有客有客。”《后汉·孔融传》：河南尹李膺，不妄接士，融年十岁，造门与交。

《晋书·郭璞传》：璞尝受业于郑公，得青囊书九卷，遂开洞五行。

《抱朴子》：“褒隐逸之士。”

《记·儒行》：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檀弓》：“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

《家语》：“子路仕卫，列鼎而食。”夏侯湛《抵疑》：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韦氏有大小两逍遥房，故云分门户。

《旧唐书》：济以词翰闻，制《先德》诗四章，辞致高雅。杜审言诗：“岩谷卧词场。”《国风》，《毛诗》也。钟嵘《诗品》：“子建诗原出《国风》，卓尔不群。”

尊荣二字，出《孟子》。任昉《齐景陵行状》：“地尊礼绝，亲贤莫贰。”

向秀《思旧赋序》：“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阮籍诗：“途穷能无恸。”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蓊子，真怯笑扬雄。（此自叙途穷，以答所问之意。浊酒二句，言隐逸之状。江湖二句，言东西之迹。牢落、周流，对章甫言，不敢以孔子自方也。惭蓊、怯雄，对青囊言，不欲居郭璞，而以子云自命也。知指韦丈，笑指他人。）

陶潜诗：“浊酒且自陶。”

葛洪丹砂，见前。

陶潜诗：“江湖多贱贫。”

【朱注】霜雪，喻头白也。张正见诗：“鬓似雪飘蓬。”《诗》：“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司马相如《上林赋》：“牢落陆离。”郭璞曰：“群奔走也。”李善

云：犹辽落也。曹植诗：“牢落冥冥。”

《说苑》：孔子周流应聘。《庄子》：“人相忘乎道术。”

《后汉·方术传》：蓟子训有神异之道，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数百人。

《扬雄传》：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子徒笑我玄之尚白，我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臯跗、扁鹊。”【卢注】公《秋述》云：“扬子云草《玄》寂寞，多为后辈所褻。”意正相同。

盘错神明惧，讴歌德义丰。尸乡余土室，谁话祝鸡翁。（末称颂河尹，仍归结见问之意。盘错，言才堪经世。讴歌，言化能及人。尸乡系公旧居。谁话鸡翁，唯韦独见问耳。《杜臆》：杜公赠人诸诗，大概前半颂所赠，后截乃自陈。此独参错转接，承顶呼应，脉理极细。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后汉·虞诩传》：诩为朝歌长，曰：“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治政咸称神明。神明惧，犹言鬼神畏其精锐。

陆云《赠汲郡太守》诗：“之子于行，民国讴歌。”《左传》：敬奉德义。《淮南子》：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朱注】《唐书》称济文雅，能修饰政事，所至以治称。此诗盘错二语，乃是实录。

《诗正义》：河南偃师县西二十里，有尸乡亭。《水经注》：阳渠水，又东流，经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庙在北山上，成公绥所谓偃师西山，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此山即祝鸡翁之故居。《后汉·袁闳传》：闳四周筑土于庭，以为房室。王绩诗：“土室映山斜。”【鹤注】土室，谓依土山以为室，如《宿赞公土室》诗云“土室延白光，松门耿疏影”是也。诸社庐与墓多在河南偃师，故《凭孟仓曹觅土娄旧庄》诗：“平居丧乱后，不列洛阳岑。”则丧乱之前，公屡到矣。自开元二十九年酹远祖于洛之首阳，及天宝元年为姑万年县君制服作铭，三年为皇甫妃范阳太君卢氏作志，皆在河南也。所以公歿又归祔于偃师。

《列仙传》：祝鸡翁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年余鸡至千头，皆有名字，欲取呼则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钱笺】《风俗通》：呼鸡朱朱。俗说鸡本朱公化为之，至今呼鸡皆朱朱也。《说文解字》：𪚩𪚩二口为𪚩，州，其声也，读若祝，祝者，诱致禽畜和顺之意。𪚩与朱音相似耳。

赠韦左丞丈济

【鹤注】此诗当是天宝七载冬作。

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时议归前烈，天伦恨莫俱。鸰原荒宿草，凤沼接亨衢。（首从左丞之职，叙出韦公门第。旧儒，指韦济。相门、前烈，指其祖父。天伦、宿草，记其兄亡。凤沼，谓拜左丞。）

赵曰：魏晋以来，左丞得弹奏八座，故傅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台之管辖。《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辖省事，纠察宪章。《唐书》：天宝中，济迁尚书左丞，三代并为省辖，衣冠荣之。卢照邻诗：“左辖去南台。”任昉表：“台阶虚位。”

后汉樊准疏：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

《孟尝君传》：相门必有相。《汉书》：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七十余为相。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旧唐书》：韦思谦，武后时同鸾台风阁三品。子承庆、嗣立。长寿中，嗣立代承庆为凤阁舍人。长安三年，承庆代嗣立为天官侍郎。顷之，又代知政事。及承庆卒，嗣立又代为黄门侍郎。前后四职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来莫与为比。

《史记·滑稽传》：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

《幽通赋》：“懿前烈之纯淑。”《旧书》：济制《先德》诗四章，词致高雅。

《穀梁传》：“兄弟，天伦也。”何休注：“兄先弟后，天之伦次。”

《诗》：“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笺》：“雝渠，水鸟，今在原、失其常处，则飞鸣求其类。”《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宿草，陈根也，谓期年。”陶潜《悲从弟》诗：“流尘集虚位，宿草旅前庭。”《旧书》：嗣立三子，孚、恒、济，皆知名。孚累迁至左司员外郎。恒开元初为碣山令，字文融密荐恒有经济才，擢拜殿中侍御史，为陇右道河西黜陟使，出为陈留太守，未行而卒。【朱注】济迁左丞时，其兄恒必已先歿，故有“恨莫俱”“荒宿草”之句。

《晋中兴书》：荀勖从中书监迁尚书令，有贺之者，曰：“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耶？”谢庄《让中书表》：“壁门天邃，凤沼神深。”

《易》：“何天之衢亨。”《灵光殿赋》：“何天衢以元亨。”【朱注】《通典》：光宅元年，中书省改曰凤阁。济父祖皆官凤阁，故以接亨衢期之。千家本有公自注：“济之兄恒亦为给事中。”此出黄鹤补注，他本无之，其实误也。

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涂。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次言穷老而受知于韦。应诏退回，命之穷也。衰容渐改，老将至矣。忧几杖，承衰。困泥涂，承命。今犹乘余力而来谒者，以韦有接遇之情也。因此遂起踟蹰盼望之意矣。）

《诗》：“有客戾止。”《庄子》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鲍照《园

葵赋》：“荡然任心，乐道安命。”

谢朓诗：“开镜眇衰容。”扬子云曰：“雕虫之技，壮夫不为。”

《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

《左传》：绛县老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赵孟谢曰：“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家人、甲子，以卦名配支干。

梁武帝诗：“不谓当过时。”《隋·艺文传》：“笔有余力，词无竭源”。

《吴志注》：张紘见陈琳《武库赋》，叹美之，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为雄伯。今足下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徐陵诗：“漳川仰大巫”。

岁寒、日暮，寓言穷老，亦时值岁暮而云然耳。高允《答宗钦诗》：“虽曰不敏，请事金兰。尔其励之，无忘岁寒。”

《主父偃传》：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诗》：“搔首踟蹰。”曹植诗：“揽辔正踟蹰。”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一云折骨效区区。未有望于韦之汲引也。老骥，况己之衰。饥鹰，况己之穷。曰思、曰待，承上踟蹰，言韦能感动激发，则己不沦于荆榛芜草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魏武乐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魏志》：陈登谓吕布曰：“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鹰然，饥则为用，饱则颺去。”孙楚《鹰赋》：“饥则易呼。”

《张仪传》：苏秦使人微感张仪。赵岐《孟子章指》：“千载闻之，犹有感激”。

傅亮表：“伊洛榛芜，津涂久废。”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按：【黄鹤注】公以天宝六载，应诏赴毂下，为李林甫见阻，由是退下。侍云“主上顷见徵”，“青冥却垂翅”，当是七载所作。篇内皆系陈情语，当在《赠韦左丞丈》诗后。末云《况怀辞大臣》，明年果又有东都之游矣。《杜臆》：前诗有颂韦丞语，此篇全属陈情，题曰赠，似误，恐当作呈。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首用议论总提。《杜臆》：儒冠误身，乃通篇之主，纨袴句特伴语耳。）

《汉书》：班伯在绮襦纨袴之间，非其所好也。注：“绮，细绌。纨，素也。并贵戚子弟服。”《汉书》：邓通相当饿死。

《酈食其传》：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之。

《吴越春秋》：伍子胥谓渔父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又王弼《易注》：丈人，严庄之称。鲍照书：“静听无闻。”

鲍照乐府：“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蔡琰《胡笳》：“去住两情兮难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1)。（此叙少年自负，申言儒冠之事。甫昔八句，言学优才敏，足以驰骋古今。自谓四句，欲正君善俗，不但文辞见长也。此乃备陈学问本领，言大而非夸。《杜臆》：公以韦丞为知己，故通篇作衷语，如“读书破万卷”等句，大胆说出，绝无谦逊也。）

沈约诗：“生平少年日。”【鹤注】《壮游》诗云“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开元二十四年改用礼部侍郎主考，公预举在二十四年之前，故主试属考功郎。其时年方二十余岁，宜自谓少年也。

《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胸罗万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张远谓识破万卷之理，另是一解。《梁元帝纪》：兵败，焚图书十四万卷，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北史》：李永和曰：“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

魏文帝《典论》：傅武仲下笔不能自休。孔文举表：“性与道合，思若有神。”

汉扬雄尝作《甘泉》等赋，魏曹子建七步成诗，公谓扬雄之赋与己敌体，子建之诗于己相近也。考字书：物料之料从去声，料度之料从平声。《左传》：“臣料虞君。”

《唐书》本传：甫少贫不自振，客齐、赵间，李邕奇其才，先往见之。

《北齐书》：神武自太原来朝，见宋游道，曰：“尝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赵曰：公《哀李邕》诗：“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追言洛阳相见事，岂非公与邕先识面于洛阳乎。《新史》盖误以再见为始识面矣。

《唐书·文苑传》：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及进士第，张说辅

政，召为秘书正字，终道州司马。《左传》：“二三子先卜邻矣。”陶潜诗：“思与尔为邻。”【朱注】邕、翰皆公同时前辈，识面、卜邻乃当时实事。旧注引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出伪书杜撰。

刘峻《辩命论》：“孔墨之挺生。”《蜀志·吕凯传》：“诸葛丞相英才挺出。”

古诗：“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应璩《与弟书》：“伊尹辍耕，郅恽牧羊，思致君于唐虞，济斯民于涂炭。”《孟子》：伊尹使是君为尧舜之君。

(11)《诗序》：“美教化，移风俗。”《何氏语林》：阮孝绪叹明宾山曰：“是使还淳返朴。”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欲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11)，蹭蹬无纵鳞(12)。(此慨历年不遇，申明误身之故。萧条八句，前因贡举不第。见征四句，后以应诏退下。黄生曰：骑驴六句，极言困厄之状，略不自讳，隐然见抱负如彼，而厄穷乃如此，俗眼无一知己矣。)

李陵书：“但闻悲风萧条之声。”

《列子》：“林类年且百岁，拾穗行歌”。桓谭《新论》：“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隐沦。”嵇康诗：“寻山洽隐沦。”【朱注】“言以穷困行歌，非隐沦肥遁之流也。”

汉灵帝时，执政皆骑驴。《后汉·独行传》：向栩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公两至长安，初自开元二十三年赴京兆之贡，后以应诏到京，在天宝六载为十三载也。他本作三十载，断误。

《仪礼》：尊士旅食于门。郑注作众食解。魏钟繇表：“旅食许下。”作旅寓之食解矣。魏文帝《与吴质书》：“旅食南馆。”郭璞诗：“京华游侠窟。”

鲍照侍：“结友多贵门，出入富儿邻。”

《世说》：司马德操曰：“坐则华屋，行则肥马。”

《颜氏家训》：“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

潜悲辛，含悲不忍言也。鲍照《野鹤赋》：“对钟鼓而悲辛。”

《年谱》：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皆下之，公应诏退下。《淮南子》：“主上出令。”《汉杂事》：宣帝时，蒋蒲与子方召见征。

《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11)《楚辞》：“据青冥而攄虹。”注：“青冥，云也。”《后汉·冯异传》：始虽垂翅回谿，终能奋翼渑池。王通《东征赋》：“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

(12)《海赋》：“蹭蹬穷波。”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沛乎若巨鱼之纵大壑。”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快快，只是走踈踈。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11)。常拟报一饭(12)，况怀辞大臣。白鸥

没浩荡(13)，万里谁能驯(14)？（末段感怀韦丈，而致临别缝绻之情，甚愧四句，藉韦公为知己。窃效四句，不得志而思去矣。今欲四句，欲去而不忍径去。常拟四句，欲留而不能复留也。诗到尾梢，他人几于力竭，公独滔滔滚滚，意思不穷，正所谓“篇终接混茫”也。然须玩其转折层次，不可增减，非汗漫敷陈者比。此章首段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十六句收。）

赵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世说》范达深愧其厚意。真，言其怀抱之真，如《庄子》云其为人也真。

《书》：“百僚师师。”《史记》：相国位诸侯王百僚之上。

《前汉·朱云传》：“嘉猥称云。”《后汉·孔融传》：“猥惠书教。”曹植《责躬表》：“猥垂齿召。”注：“猥，曲也。”又解作逦。《范滂传》：“所劾猥多。”此诗言频育佳句也。《世说》：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前汉·王吉传》：吉字子阳，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刘孝标《广绝交论》：王阳登则贡公喜。

《仲尼弟子传》：原宪撮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而去。

《吴越春秋》：“公子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怏怏，不平貌。

《西京赋》：“大雀跋跋。”注：“跋跋，行走貌。”

《庄子》：“石户之农，携子入于海，终身不返。”《易林》：“东入海口。”

裴让之诗：“申胥欲去秦。”李斯《上始皇书》：“天下之士，退而不西向，裹足不入秦。”

《诗》：“终南何有。”《元和郡县志》：终南山，在京兆府万年县南五十里。渭水在万年县北五十里。

(11)《西征赋》：“北有清渭浊泾。”

(12)《史记·范睢传》：“一饭之恩必偿。”《后汉·李固传》：“窃感古人一饭之报。”注：“谓灵辄也。”

(13)《杜臆》：白鸥，承入海来，用海客事，属在自己说，以东海望秦川，则相去万里矣。鲍照诗：“翻波扬白鸥。”赵曰：浩荡，或取流放之貌，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或取旷远之貌，如《楚辞》“志浩荡而伤怀”，《东坡志林》：子美“白鸥没浩荡”，言灭没于烟波间耳，宋敏求谓鸥不解没，改作波字，便觉神气索然。今按《易林》：“鳧游江海，没行千里。”此没字所本。

(14)阮籍诗：“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颜延之《王君咏》：“龙性谁能驯。”驯，驯服也。

范元实《诗眼》曰：山谷谓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赠韦左丞》诗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言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已备矣。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语，而所以真知者，谓传诵其诗也。然宰相职在荐贤，不当徒爱人而已，故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果不能荐贤，则去之可也，故将东入海

而西去秦。然其去也，必有迟迟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然后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虽韦亦不得而见矣，故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终焉。此诗前贤录为压卷，其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舍，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他皆谓之变体可也。又曰：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此诗前后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不忍决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韦别之意，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盖如此，然后可谓顿挫高雅矣。

董养性曰：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蹶之中，英锋俊彩，未尝少挫也。

王嗣爽曰：此篇本古诗，而颇带排句，以呈左丞，故体近庄雅耳。通首直抒隐衷，如写尺牍，而纵横转折，感愤悲壮之气溢于行间，边缘踌蹰，曲尽其妙。

《东皋杂录》：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公曰：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严羽曰：五言始于李陵，以兴在汉，故云古诗。

茅一相曰：独孤及云：五言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若于苏、李，盛于曹、刘。当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

徐用吾曰：五言古诗，或引兴起，或赋比起，须要用意深远，托词温厚，反覆优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怀今，或怀人伤己，或潇洒闲适，写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摹感慨之微意，悲欢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遗意。

范梈曰：五言长篇，法有四要，曰分段、过脉、回照、赞叹。先分为几段几节，每节句数多少，要略均齐。首段是叙子，一篇之意皆含在其中。结段要照应起段，且选诗分段，节数要均，三句则皆三句，四句、六句、八句，则皆不参差。惟工部夔州后诗，间有错综，然亦不太长太短也。次要过句，名为血脉，此处用两句，一结上，一生下也。回照，谓十步一回头以照题目，又五步作一消息语以赞叹之，方不甚迫促。长篇怕杂乱，一意为一段。以上四法，备于《北征》诗，举一隅之道也。

胡应麟曰：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故两汉以还，文人艺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又曰：统论五言之变，则质漓于魏，体排于晋，调流于宋，格丧于齐。又曰：两汉之诗，所以冠古绝今，率以得之无意。不唯里巷歌谣，匠心信口，即枚、李、张、蔡，未尝锻炼求合，而神气工巧，备出天造。又曰：古诗浩繁，作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以代异，支流原委，谱系具存。炎刘之制，远绍《国风》；曹魏之声，近沿枚、李。陈思而下，诸体毕各，门户渐开。阮籍、左思，尚存其质；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之词，渊源潘、陆；明远之步，驰骤太冲。有唐一代，拾遗草创，实阮前踪：太白纵横，亦鲍近躐。少陵才具，无施不可，而宪章汉魏，祖述六朝，所谓风雅之大宗，艺林之正朔也。又曰：古诗轨辙殊多，大要不过二格：有以和平浑厚、悲怆婉丽为宗者，即前所列诸家。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但其格本一偏，体靡兼备，宜短章不宜钜什，

宜古选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历考前人遗集，靡不然者。中唯右丞才高，时能旁及，至于本调，反劣诸子。余虽深造自得，然皆株守一隅，才之所趋，力故难强。又曰：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气之雄齐驱工部，可谓撮胜二家。第古风既乏温淳，律体微乖整栗，故令评者不无轩轻。

王世贞曰：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而骨气翩翩，意象老境，则超然胜之。陈正字陶洗六朝，铅华都尽，寄托大阮，微加断裁，而天韵不及。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辩。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耳传。大约五言选体，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然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不伦，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耶。

杜甫全集卷之二

饮中八仙歌

【黄鹤注】蔡兴宗《年谱》云天宝五载，而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按史：汝阳王天宝九载已薨，贺知章天宝三载、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二年，并已歿。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钱笺】《新书》云：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璿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此因杜诗附会耳。且既云天宝初供奉，又云与苏晋同游，何自相矛盾也？蔡梦弼曰：按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在长安时，时人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公此篇无裴，岂范别有稽耶？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此极摹贺公狂态。骑马若船，言醉中自得。眼花落井，言醉后忘躯。吴人善乘舟，故以比乘马）。

《旧唐书》：贺知章，会稽永兴人，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醉后属辞，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上疏请度为道士，还乡里，《越绝书》：“夫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钱笺】眼花落井，如安眠于井底，乃极状其醉态。胡夏客谓落井水眠，当是贺监实事，或偶然失足所致。吴均《杂句》：“梦中难言见，终成乱眼花。”张华诗：“三雅来何迟，耳热眼中花。”《抱朴子》：“余从祖仙公，每大醉，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此条伪苏注所引阮咸、王祥事，俱系妄撰，今削去。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三斗朝天，醉后入朝也。见麴流涎、欲向酒泉，甚言汝阳之好酒。）

《旧书》：让皇帝长子璿封汝阳郡王，与贺知章、褚庭海为诗酒之交。《抱朴子》：“管辂倾酒三斗，而清辩绮粲。”

汉乐府《妇病行》：“道逢亲交。”魏文帝《与吴质书》：葡萄酿以为酒，甘于麴蘖，道之已流咽唾，同涎。陆机诗：“目苦浊镜口流涎。”

《三秦记》：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拾遗记》：羌人姚馥嗜酒，群辈呼力渴羌，晋武帝擢为朝歌宰。辞曰：“请辞朝歌之县，长充养马为役，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纣之旧都，地有酒池，使老羌不复呼渴。”对曰：“老羌渐染王化，若欢酒池之役，更为殷纣之民。”帝大悦，即迁酒泉太守。此条伪苏注所引北齐王询及汉郭弘事，亦系妄撰，师氏又造为旧史拾遗之说，并无根据。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费万钱，言其豪侈。吸百川，状其纵饮。乐圣避贤，即述适之诗中语。）

《旧书》：李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燕赏，昼决公务。

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与李林甫争权不叶。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与亲知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七月，贬宜春太守，仰药而卒。黄希曰：日费万钱，饷客之用皆出于此是也。师氏谓：唐时酒价每斗三百钱，以万钱计之，当饮三石三斗有余，误矣。据本传，但云一斗不乱耳。

《晋书》：“何曾日食万钱，犹言无下箸处。”

左思《吴都赋》：“长鲸吞航，修鲛吐浪。”木华《海赋》：“鱼则横海之鲸，突兀孤游，喻波则洪蹶蹶，吹潦则百川倒流。”

刘伶《酒德颂》：“衔杯漱醪。”《魏志》：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世说》：简文曰：“请避贤路。”

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宗之萧洒，丰姿超逸。白眼望天，席前傲岸之状。玉树临风，醉后摇曳之态。）

《旧唐书》：崔宗之，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李白传》：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倡和。《北山移文》：“萧洒出尘之想。”阮籍诗：“朝为美少年。”

《列子》：“景公举觞自罚。”《晋书》：阮籍任情不羁，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列子》：“至人者上阍青天。”

《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世说》：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兼葭倚玉树。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持斋而仍好饮，晋非真禅，直逃禅耳。逃禅，犹云逃墨、逃杨，是逃而出，非逃而入，《杜臆》云：醉酒而悸其教，故曰逃禅。后人以学佛者为逃禅，误矣。）

《新唐书》：苏晋，珣之子。数岁知为文，房颖叔、王绍宗叹曰：“后来之王粲也。”举进士，先天中为中书舍人。玄宗监国，所下制命多晋及贾曾稿定。屡献说言，天子嘉允。历户、吏二部侍郎，终太子庶子。《续晋阳秋》：谢敷崇信释氏，以长斋供养为业。徐陵《双林寺碑》：“绝粒长斋。”《广弘明集》：宋刘义隆时，灵鹫寺有群燕共衔绣像委之堂内。据此则绣佛之制久矣。此条师氏谓晋得胡僧所绣弥勒佛事，亦属伪撰。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斗酒百篇，言白之兴豪而才敏。吴论：当时沉香亭之召，正眠酒家，白莲池之召，扶以登舟，此两述其事。酒中仙，兼述其语。）

《新唐书》：李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天宝初，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欲得白为乐章。召人，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颰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数宴见。范传正《李白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翰苑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史记·淳于髡传》：“臣饮一斗亦醉。”《墨子》：周公朝读百篇。

《晋书》：颜延之为始安郡，与渊明二万钱，悉送酒家。

【钱笺】被酒不能上船，故须扶掖登舟，非竟不上船也。旧注以船为衣领，不上船是披襟见帝，大谬。王浚表：“先臣一日上其船。”王绩《醉乡记》：“中国以为酒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旭书为人传颂，故以草圣比之。脱帽露顶，醉时豪放之状。落纸云烟，得意疾书之兴。）

《旧书》：吴郡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功。《国史补》：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醒后自视，以为神异。《金壶记》：旭官右率府长史。《汉书》：朱博案上不过三杯。王愔《文章志》：后汉张芝好草书，学崔杜之法，韦仲将谓之草圣。

《古乐府》：“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帟头。”《后汉·西域传》：莫不露顶肘行。李颀赠旭诗：“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高允《征士颂》：“挥毫颂德。”宗钦《赠高允》诗：“弹毫珠零，落纸锦粲。”潘岳《杨荆州诔》：“翰动若飞，落纸如云。”高彪诗：“抗志凌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谈论惊筵，得于醉后，见遂之卓然特异，非沉湎于醉乡者，此诗参差多寡，句数不齐，但首尾中腰，各用两句，前后或三或四，间错成文，极变化而仍有条理。）

袁郊《甘泽谣》：陶岷，开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游山水。《滑稽传》：淳于髡曰：“朋友交游，私情相语，饮不过五六斗，竟醉矣。”《汉·元帝纪》：“卓然可观。”

庾信诗：“高谭变白马，雄辩塞飞狐。”谢瞻诗：“四筵沾芳醴。”此条师氏所引口吃之说，亦属妄撰。

蔡绦《西清诗话》：此歌眠字、天字再押，前字三押，古未见其体。叔父叔度云：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害，亦周诗分章之意也。

唐汝询曰：柏梁诗，人各说一句，八仙歌，人各记一章，特变其体耳，重韵何害。

王嗣爽《杜臆》曰：此系创格，前古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各极生平醉趣，而都带仙气。或两句，或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

吴见思曰：此诗一人一段，或短或长，似铭似赞，合之共为一篇，分之各成一章，诚创格也。

旧刻《分类千家注》多载伪苏注，大概以杜句为主，添设首尾，假托古人，初无其事。蔡傅卿编年千家本削去，最快。前辈如邵二泉、焦弱侯，多为伪注所惑。后来《五车韵瑞》遂引作实事。张迺可《会粹》又本《韵瑞》，且于附会古人处妄添某史，可谓巧于缘饰矣。近日吴门所刻《庾开府文集》亦误引伪注，沿讹不觉，亟当正之。此篇所引伪苏注数条，概从芟却，不使惑人。

《容斋随笔》曰：此诗乐圣避贤，乃引李适之诗语。别本误以“避贤”为“世贤”，绝无意义。“世”字又犯太宗御讳。《秦州雨晴》诗云：“天

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谓秋天辽永，风从万里而来，可谓广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入此篇，其思致浅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来时，殊失所谓和篇本旨。

高都护骢马行

按：高仙芝平少勃律，在天宝六载。是年，大食诸部七十二国皆降附。八载，入朝，诗云“飘飘远自流沙至”，又云“长安健儿不敢骑”，正其时也。九载，仙芝讨石国，俘其王以献，则知次年又往边疆矣。此诗当是天宝八载所作。黄云七载，梁云十一载，皆非。《汉书·郑吉传》：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注：并护南北二道，故谓之都。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此言骢马在边，而有功行阵。）

《旧唐书》：贞观十七年，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显庆三年，移治龟兹国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都护府隶焉。《隋书》：西域吐谷浑有青海，中有小山，至冬冰合，尝得波斯马放入海，因生骢马，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马。胡青骢，犹《淮南子》所云胡骏马。古诗：“踟躅青骢马。”《广韵》：“骢，马青白色。”

《赭白马赋》：“声价隆振。”又：“欻耸擢以惊。”注：“欻，忽也。”汉《天马歌》：“天马来，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戴嵩诗：“刀环临阵鸣。”《史记》：项王谓亭长曰：“吾骑此马五岁，所向无敌。”

《国语》：“戮力一心。”《大戴礼》：“均马力，齐马心。”应德琏《悯骥赋》：“展心力于知己兮。”《史记》：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

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此言骢马在厩，而不忘战伐。）

《赭白马赋》：“愿终惠养，荫本枝兮。”

曹植诗：“飘飘随长风。”《元和郡县志》：居延泽，在张掖县东北一千六百里，即古流沙。《天马歌》：“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

《赭白马赋》：“弭雄姿以奉引。”《汉书·李寻传》：“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注：“伏枥，谓伏槽枥而秣之。”

《西征赋》：“何猛气之咆勃。”《战国策》：张仪曰：“魏之地势，固战场也。”

婉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音汗流血。（此言其形相、精力之出群。上云流沙，此云交河，正见来自远地也。）

《南都赋》：“马踣余足。”《相马经》：“马踣欲促，促则健，蹄欲高，高耐险峻。”《齐民要术》：“马踣欲促而大，其间才容鞞，蹄欲得厚二三寸，硬如石。”踣，踏也。【邵注】“踣铁，言马蹄之坚。”

《元和郡县志》：贞观四年，于汉车师前王地置交河县，取界内交河为名。交河源出县北天山，分流域下。《一统志》：今为西番火州地。【王洙注】唐安西去交河七十里。顾野王诗：“交河冰未坚。”赵曰：

东方朔《神异记》曰：北方有层冰万里，厚百丈。诗言交河有层积之冰，马几度蹴踏之而破裂也。旧引颜赋“经玄蹄而霰散，历素皮而冰裂”，非是。盖赋谓骑射耳。玄蹄、素皮，皆射帖名，而霰散、冰裂，皆射帖声，与马踏冰裂之义无涉。

《名画录》：开元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花之乘。丹元子《步天歌》：“五个花文王良星。”《李白集注》：“五花，马毛色也。”又郭若虚云：五花者，剪鬃为瓣，或三花，或五花。白乐天诗“马鬣剪三花”，此另一说。

《天马歌》：“经万里兮归有德。”《汉书》：李广利获汗血马来。注：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小孔中出，如血。赵曰：“汗血之姿，非万里无以见。”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末用感慨作结，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此章四段，各四句。）

郑氏曰：长安，古雍州地，汉始都此。

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马，一曰追电。”《隋书》：“长孙晟为总管，突厥畏之，见其赤马称为闪电。”赵注：“此言马行如电，举国皆知耳。”旧引傅玄诗“童女掣电策，童男挽雷车”，非其义。

孙楚诗：“倾城远追送”。注：“倾，犹尽也。”

古乐府：“青丝缠马尾，黄金络马头。”

《汉·西域传》：“百官送至横门外”。《三辅黄图》：“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其外有桥，曰横桥。”程大昌《雍录》：“自横门渡渭而西，即是趋西域之路。”【远注】出横门道，言欲驰驱于战场。

张綖曰：凡诗人题咏，必胸次高超，下笔方能卓绝。此诗“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如此状物，不唯格韵特高，亦见少陵人品。若曹唐《病马》诗：“一朝千里心犹在，曾敢潜忘秣饲恩。”乃乞儿语也。

王嗣爽曰：“与人一心成大功”，此盛赞马德，即所谓“其堪托死生”也。下文猛气思战场，万里看流血，壮儿不敢骑，却出横门道，节节俱蒙此意，写得雄骏绝伦，“语不惊人死不休”，洵足空前绝后矣。

胡应麟曰：七言古诗，概曰歌行。余漫考之，歌之名义，由来远矣。《南风》、《击壤》兴于三代之前，《易水》、《越人》作于七雄之世，而篇什之盛，无如《骚》之《九歌》，皆七古所始也。汉则《安世》、《房中》、《郊祀》、《鼓吹》，咸系歌名，并登乐府。或四言，上规风雅，或杂调，下仿《离骚》，名义虽同，体裁则异。孝武以还，乐府大演，《陇西》、《豫章》、《长安》、《京洛》、《东西门行》等，不可胜数，而行之名，于是著焉。较之歌曲，名虽小异，体实大同。至长、短、燕、鞠诸篇，合而一之，不复分别，又总而目之曰相和等歌。则知歌者，曲调之总名，原于上古。行者，歌中之一体，创自汉人，明矣。又曰：今人例以七言长短句为歌行，汉魏殊不尔也。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董逃行》之类；四言者，《安世歌》、《善哉行》之类；五言者，《长歌行》之类；六言者，《上留田》、《妾薄命》之类。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则《柏梁》

始之，《燕歌》、《白纈》皆此体。自唐人以七言长短为歌行，余皆别类乐府矣。又曰：歌行，兆自《大风》、《垓下》，《四愁》、《燕歌》而后，六代寥寥，至唐大畅。王、杨四子，婉转流丽，李、杜二家，逸宕纵横。又曰：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电，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又曰：李、杜歌行，扩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鹤注】天宝二年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庙为太微宫，天下为紫微宫。据旧史改庙为宫，已在二年，题曰玄元皇帝庙，仍旧称也。五圣联龙袞，是天宝八载闰六月事，题云《冬日》，当是其冬作。盖天宝九载，公归长安，进《三大礼赋》，不在洛阳矣。【朱注】此诗所咏，即太微宫也。作于加谥五圣之后，当在八载之冬。封演《见闻记》：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谓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其地。《唐书》：高宗乾封元年，幸亳州，诣老君庙，追尊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九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书：玄元皇帝降于丹凤门之通衢，告锡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宁坊，东都于积善坊临淄旧邸，亲享新庙。

配极玄都闕，凭高禁御长。守桃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首段，记庙制之尊严。赵曰：庙在洛城北，故云配极。洙曰：庙在北邙山，故云凭高。赵曰：尊老君为圣祖，故谓守桃。符验以备非常，故得掌节。碧瓦外覆，寒气先侵矣。金茎旁列，一气上通矣。山河拱户，形其雄壮。日月近梁，状其高华。）

《史记》：始皇为极庙，象天极。《索隐》曰：“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李峤诗：“配极光辉远”。康骞《剧谈录》：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展高敞，下瞰伊洛。《道藏》：道君处大玄都，坐高盖天。《云笈七签·三洞经》：玄都上有九曲峻赠凤台琼房玉室，处于九天之上，玉京之阳。张正见诗：“玄都府内驾青牛。”《诗》：“闕宫有洫。”注：“闕，深闭也。”

王僧孺诗：“凭高且一望。”《羽猎赋》：“禁御所营。”《汉纪注》：“御者，禁苑之遮卫也。”《后汉纪注》：“折竹以绳悬连之，使人不得往来。”今作籓。

《周礼》：“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庙桃。”注：“迁主所藏曰桃”。

《唐书》：老君庙置令丞各一员。《史记》：萧何曰：“王若欲拜大将，具礼乃可。”此借用字。

《周礼》：掌节，掌守邦节而辩其用。注：“节，犹信也，行者所执之信。”《史记》：“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亦借用字。

刘陶駉诗：“缥碧以为瓦”。碧瓦，琉璃瓦也。谢灵运《燕歌行》：“孟冬初寒节气成”。

《西都赋》：“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注：“金茎，铜柱也。”《郊祀志》：“汉武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朱注】《曹子建集》：明帝诏有司铸铜，建承露盘于芳林园，茎长十二丈，大十围，使植作颂铭，则洛城金茎固有之矣。《庄子》：“通天下一气耳。”《西征赋》：“化一气而甄三才。”

陈后主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舞影赋》：“耀金波兮

绣户。”

檀约《阳春歌》：“白日映雕梁。”

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此推言庙祀之由。唐奉老君为圣祖，故言很大而叶盛。《史记》不载于世家，故云“遗旧史”。明皇尝注《道德经》，故云“付今王”。）

《申仙传》：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老子内传》：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阳，其母见日精下落如流星，飞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岁，于陈涡水李树下，剖左掖而生。《述异记》：中山有缥李大如拳者，呼为仙李。又云：濂乡老子祠有红缥李，一李二色。唐太宗《探得李》诗云：“盘根植瀛诸，交于倚天舒。”庾信《老子庙》诗：“盘根占树底。”

《汉武故事》：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先是景帝坐崇芳阁，见赤气如林，来蔽户牖，乃改阁为猗兰殿。【钱笺】以“倚兰”对“仙李”，亦以汉武比玄宗也。曹植《王仲宣诔》：“伊昔显考，奕叶佐时。”注：“奕，不绝之称。”

《唐会要》：开元二十三年，敕升老子、庄子为列传首，居伯夷之上。

《西京赋》：“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

《史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封演《闻见记》：开无二十一年，明皇亲注《道德经》，令学者习之。《书》：“今王嗣有令绪。”

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此记绘画之精工。移地轴，言山水逼真。动宫墙，言殿宇生色。冕旒承龙袞，从衣及冠也。旌旆承千官，由扈从及仪仗也。）

原注：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朱景玄《名画录》：吴道玄，字道子，东京阳翟人。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吴生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历代名画录》：吴道子学书不成。因工画。张怀瓘每云：“吴生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官至宁王友。孔融《与曹操书》：“今之年，喜谤前辈。《东京赋》：“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曹植诗：“常得擅此场”。黄山谷云：“能干前辈中擅场，不独争长时辈也。”

《肇论》：“万象森罗。”《海赋》：“地轴挺拔而争回”。《春秋元命苞》：“地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

《续晋阳秋》：顾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应璩诗：“侈靡在宫墙。”

《通鉴》：天宝八载六月，上以符瑞相继，皆祖宗休烈，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皇帝，睿宗谥曰玄贞大圣皇帝。康骞《剧谈录》：玄元观壁上有吴道子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淮南子》：“此五圣者，天下之盛王。”《礼器》：“天子龙袞”。

《荀子》：“天子千官”。《记》：“兄之齿雁行”。

又：“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沈佺期诗：“朝光映冕旒”。

《蜀都赋》：“王褒 晔而秀发”。

孔德璋诗：“风交旌旆扬。”汉高帝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此兼叙冬日之景。柏耐寒而色留，梨得霜而叶落，吹玉柱，风冽檐前。冻银床，冰凝井干也。）

《水经注》：“翠柏荫峰。”谢朓《松赋》：“怀风音而送声，当月路而留景。”

庾肩吾诗：“梨红大谷晚。”

【郭知达注】风筝，谓挂箏于风际，风至则鸣也。杨慎《丹铅录》：古人殿阁檐棱间，有风琴、风筝，皆因风动成音，自叶宫商。或曰风筝，檐铃也，俗谓呼风马儿。【朱注】唐人有风筝诗，前说是。李白诗：“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筝。”柳恽诗：“秋风吹玉柱。”袁淑《正情赋》：“陈王柱之鸣箏。”

赵曰：露井，露地之井。古乐府：“桃生露井上。”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绶汲寒浆。”庾肩吾诗：“银床落井桐。”

【朱注】旧以银床为井栏。《名义考》：“银床乃辘轮架，非井栏也。”

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末乃追论老子，以见渎祀之不经。身退二句，言人往而道存。谷神二句，言神藏而迹隐。结合讽意。此章起首、中间各八句，前后三段各四句。）

《老子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列仙传》：老子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积八百余年，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而去，入大秦。《孔丛子》：“今周室卑微。”

《高士传》：“经传世国。”《老氏圣纪图》：河上公授汉文帝道德二经旨奥，帝斋戒受之。《神仙传》：汉孝景读《老子经》，有所不解，以问河上公，公乃授素书二卷。拱汉皇，谓端拱，而受此书。

《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按：谷神，谓身中空窍处有元神也，即丹田之说。故庾信诗云：“虚无养谷神。”旧解谷为养，则谷神上不当更加养字矣。

潘岳《闲居赋》：“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庄子》：“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

钱谦益《笺》曰：唐自追祖老子，见像降符，告者不一。玄宗骂信而崇事之，公作此诗以讽谏也。配极四句，言玄元庙用宗庙之礼，为诬其祖也。碧瓦四句，言宫殿壮丽逾制，为非礼也。仙李蟠根、猗兰奕叶，言神尧以下，圣子神孙，仙源积庆，何取乎玄元而追之为祖乎？“世家遗旧史”，言太史公已不列世家，其在唐世，何谱牒之可据耶？“道德付今王”，言明皇虽尊信其教，然未能深知道德之意。皆微词也。画手八句，言画图近于儿戏。翠柏四句，叙冬日庙中景象。末四句，总括一篇大旨。老子见周德之衰，则引身去之，今安肯非时而出耶？且言汉文恭俭醇厚，深得五千言之旨，故经传致垂拱之治，今之崇尚，则异是矣，亦申明“道德付今王”之意也。老子之学，归本于谷神不死，为天地根，假令长生驻世，亦当藏名养拙于无何有之乡，岂其凭人降形，炫耀光景，以博后人之崇奉乎？此诗虽极意讽谏，而铺

张盛丽，语意浑然，所谓“言之无罪，闻之足戒”者也。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陈无已先生语余曰：“今人爱少陵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覆伸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希鲁》云“轻身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花蕊上蜂须”，力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练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像之乎。”

汪道昆曰：唐尊老子为圣祖，故曰盘根，曰奕叶，曰挑，曰节，皆以祖庙事言。诗句清丽奇伟，势欲飞动，可与吴生画手，并绝古今。

毛先舒曰：此篇钱氏以为皆属讽刺，不知诗人忠厚为心，况于子美耶。即如明皇失德致乱，子美于《洞房》、《宿昔》诸作，及《千秋节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温和。况玄元致祭立庙，起于唐高祖，历世沿记，不始明皇，在洛城庙中，又五圣并列，臣子入谒，宜何如肃将者。且子美后来献《三大礼赋》，其《朝献太清宫》，即老子庙也。赋中竭力铺扬，若先刺后颂，则自相矛盾亦甚矣，子美必不出此也。

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

此诗梁氏编在天宝十四载，是年十一月安禄山已反，而诗中并无伤乱之词，知其非此时矣。黄氏据《通鉴》“八载冬，冰合”，遂以此证“黄河十月冰。”按“诗意本谓塞外河冰，引证未台。大抵属未乱以前之诗，其年数已不可考矣。又按：开元天宝间，府兵罢，折冲停，民间挟兵器者有禁。“王者今无战”，正指其时，盖天宝六七载，时在京师作也。自此以后，边将多尚战功矣。

【鹤注】武卫将军之名，起于魏许褚。《唐书》：左右武卫大将军各一员，将军各一员，掌统领宫禁警卫之法。谯周《法训》：挽歌出于田横之门人，挽枢而行，因谓之挽歌。

严警当寒夜，前军落大星。壮夫思敢决，哀诏惜精灵。王者今无战，书生已勒铭。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首章，记初丧情事。上四，言身歿可哀。下四，言功存足述。夜落将星，见其有关气运。敢决，念生前。精灵，伤死后。无战，世际承平。勒铭，立碑墓道。意疏阔，褒封绝望。为谁青，史简足传也。《杜臆》：封侯句，无限感慨，与汉文帝惜李广不遇时者同意。）

武卫主警卫宫禁，故云严警。《魏志》：太后令曰：“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梁武帝诗：“调梭辍寒夜。”

诸葛武侯《与步骞书》：“仆前军在五丈原。”《晋阳秋》：“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往西南，投于诸葛亮营，俄而亮卒。”

《扬子》：“壮夫不为。”

《吴都赋》：“舜禹精灵，留其山河。”

【卢注】是时罢府兵，停折卫，禁民间挟兵器，故云“今无战。”淮南王安书：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晋书·苏峻传》：少为书生，有才学。蔡邕《张伯雅祠堂碑》：“假石勒铭。”此谓墓铭也。旧引班固作《燕然山铭》，勒石纪功，未合。

《后汉·梁棘传》：大丈夫生当封侯，死当庙食。贾谊《鹏赋》：“制度疏阔。”王右军《书论》：“疏阔相间。”

刘歆《责太常书》：“或脱简，或脱编。”刘孝标书：“青简尚新。”

其二

舞剑过人绝，鸣弓射兽能。铍锋行愜顺，猛噬失躑腾。赤羽千夫膳，黄河十月冰。横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称。（次章，忆生前忠勇，承上思敢决。锋利而师行皆顺，此剑之雄。中箭而猛兽失威，此弓之捷。操此绝技，率众渡河，直能横行沙漠矣。《杜臆》：行愜顺，谓所向如意。失躑腾，谓应弦倒兽。赤羽旗下，千夫会膳，言孤军深入，塞外黄河，十月冰冻，见不避苦寒，此正形容其横行神速。）

《汉书》：“项庄请以剑舞。”《前汉·晁错传》：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

阴铿诗：“战士夜鸣弓。”

《西京赋》：“胸突铍锋。”

《西部赋》：“掎僂狡“扼猛噬。”梦弼云：猛噬，猛虎之啣噬者。卢注谓即饮羽意，犹曹景宗云“放箭如饿鸱叫泽中”，此欲配合话锋耳，失之纤巧。躡腾，壮跃之貌。

《家语》：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注：羽，旗也。按：刘会孟以赤羽为塞雁，不知十月时雁已南翔矣。钱谦益以赤羽为箭羽，岂军行绝漠，能射禽充食乎。千夫，指军士。《牧誓》：“千夫长，百夫长。”

虞世南诗：“冰壮黄河绝。”按：《钱笺》引《左传》：“公徒释甲，执冰而饮。”注云：“冰，楛丸盖也。”此说晦曲。

《前汉·樊哙传》：“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晋书》：张宾谓石勒曰：“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

后人崇尚杜诗，于炼字、炼句、炼格莫不取法焉。如杜：“铍锋行愜顺，猛噬失睛腾。”上二字用《汉书》作对。王介甫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借用《汉书》字，而语尤工巧。杜：“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将地里年数作对。柳子厚云：“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苏子瞻云：“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十二年。”亦本杜句，但杜以两语领全诗，柳、苏只中间叙述耳。杜《郑驸马宅宴》诗，上尾用薄、麓、谷，乃同韵字。唐末章碣诗：“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鸥鹭不嫌斜雪岸，波涛欺得逆风船。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羨渔翁下钓眠，今古若论英达算，鸱夷高兴固无边。”七律中，隔句用韵，并为奇格。但杜出之无心，而章却摹仿有意也。

其三

哀挽青门去，新阡绛水遥。路人纷雨泣，天意飒风飙。部曲精仍锐，匈奴气不骄。无由睹雄略，大树日萧萧。（三章，想死后余威，承上惜精灵。上四，言归椁堪伤。下四，言边功犹在。）

哀挽，挽丧车而哀愉也。《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其青色，因名青城门。

崔融诗：“京兆新阡辟，扶阳甲第开。”《原涉传》：京兆尹曹氏葬茂陵，谓京兆阡。涉慕之，起父冢，表曰原氏阡。阡，墓表也。《水经注》：绛水，出绛山西北，流注于浚。应劭曰：绛水，出绛县西南。

【邵注】绛州去长安六百里。

阮瑀诗：“悲声感路人。”赵曰：诸葛亮亡，人皆野哭。曹植诗：“延首叹息，雨泣交颐。”

尚德缓刑书，以应天意。庾仲初《吊贾谊文》：“飙风独丧。”《尔雅》：“风从下上曰飘。”

《光武纪注》：大将军营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

《晋书·刘牢之传》：领精锐为前锋。精仍锐，精力仍然勇锐也。

《通鉴》：燕梁琛谓苻坚曰：“吴王垂雄略冠世，折冲御侮。”

大树，暗用冯异事，见首卷。

此诗次章云“横行沙漠外”，将军盖能立功边外者。首章则云“封侯意疏阔”，末章又云“大树日萧萧”，是能有功而不伐者，异于边将之邀功生事矣。公特表而出之，以致深惜焉。

张希良曰：诗题不纪姓名，按唐乔潭《裴将军舞剑赋序》：“后元年秋九月，羽林裴公献戎捷于京师，上御花萼楼，大置酒。酒酣，诏将军舞剑，为天下壮观。”赋云：“将军以幽燕劲卒，耀武穷发。俘海夷，虏山羯，振旅阗阗，献功魏阙。”后元年，当是明皇之天宝初载，花萼楼亦其明验，少陵诗中“横行沙漠外”，“匈奴气不骄”等语合。将军，意即裴羽林也。裴名旻，善射，一日斃十一虎，见《唐书·李白传》、《太平广记》虎部。又与诗之“舞剑过人绝，鸣弓射兽能者合，存以俟考。王维亦有《赠裴将军》诗云：“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瑠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卤，始知天上右将军。”亦与舞剑鸣弓合。又，唐之裴氏，多籍山西，篇中“新阡绛水遥”似亦指裴旻。但《唐书·宰相表》裴旻官金吾将军，与武卫将军不合，未知是否也？

赠翰林张四学士蝓

【鹤注】天宝十三载，埴贬卢溪郡司马，旋召还，迁太常卿。题云赠翰林张学士，则在夫贬司马前。诗云“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意是天宝九载自河南归时作。是时未献赋，故诗不及之。梁权道编在十四载，非。《旧唐书·张说传》：二子均、埴，皆能文。《唐会要》：玄宗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俾专内命。太常少卿张埴、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由是罢息。

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首叙翰林张埴。逼华盖，其位高。破沧溟，其势大。宰相之子，故云公子。埴，尚公主，故比客星。）

《唐会要》：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厢重廊之后，学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别户东向。《晋·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蔽覆大帝之座也，盖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蔡邕传》：“拥华盖而奉皇极。”洙曰：逼，言密迩帝座。

《海赋》：“鱼则横海之鲸，突兀孤游。”《吴都赋》：“徽鲸背中于群犗。”注：“徽鲸，鱼之有力者。赵曰：破，如宗惠所云“乘风破浪”之破。谢朓笺：“沧俱未运，波臣自荡。”

《汉书》：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帝每微行出，常与张放俱，称富平侯家，故曰张公子。

《蜀志》：《出师表》：宫中府中，皆为一体。《后汉书》：光武与严光共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宗懔《荆楚岁时记》：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一女织，一丈天牵牛饮河，织女取支机石与骞而还。庾肩吾《江州》诗“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虞茂《赋昆明池织女石》诗“船疑海槎渡，珠似客星来”，徐陵诗“张星旧在天河上，山来张姓本连天”，俱用此事。【张远注】此乃切张姓而用，旧引严光，与此不切。今按：公《赠太常卿张埴》诗“能事闻重译，嘉谟及远黎”，盖尝奉使于外，故有“宫中汉客星”句耳。《旧唐书》：埴尚宁亲公主，玄宗特加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

赋诗拾翠殿，佐酒望云亭。紫浩仍兼绶，黄麻似六经。内颁金带赤，恩与荔枝青。（次叙才华宠遇。赋诗二句，居禁地也。紫浩二句，优文翰也。内分二句，多恩眷也。）

魏文帝诗：“赋诗以写怀。”《两京新记》：大福殿，在麟德殿北。拾翠殿，在大福殿东南。

《汉·高帝本纪》：上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应劭曰：“助行酒。”《长安志》：大福殿、拾翠殿、西内延嘉殿西北有景福台，台西有望云亭。

【王洙注】紫浩，谓以紫泥封浩。黄麻，谓写浩词于黄麻纸上，《陇右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用贡封玺书，故诏诰有紫泥之

美。《西京杂记》：汉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绋其上。

《唐会要》：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辩。开元三年十月，始用黄麻纸写诏。上元三年二月，制敕并用黄麻纸。李肇《翰林志》：故事，中书舍人专掌诏诰。开元间，始置学士，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凡制用白麻纸，诏用白藤纸，书用黄麻纸。《东都赋》：“按六经而校德。”【鹤注】制诰本集贤学士领之，今翰林学士得分掌，故云兼馆。写诰词于黄麻，训词谨严如六经。薛苍舒曰：自别置学士院以专掌内命，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人院一岁，则迁知制诰班矣。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唐书》绯为四品服，浅绯为五品服，并金带，但 数别。

【朱注】《唐书》：贵妃嗜生荔枝，明皇置驿传送。埒尚主，宅在禁中，得与此赐，所谓“恩与荔枝青”也。《海录碎事》载，戎州出绿荔枝，肉熟而皮犹绿。曾子固《荔枝状》云：江家绿，出福州。又色红而有青斑者，名虎皮，亦出福州。荔枝青殆即此类乎。旧注引《杨文公谈苑》“荔枝金带”乃是宋制，且与上句复出。李肇《国史补》：张均兄弟俱在翰林，埒以尚主，独赐珍玩，以夸于均。均曰：“此乃妇翁与女婿，固非天子赐学士也。”

无复随高风，空余位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恍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末乃自叙，结出赠诗意。不能随风高骞，依然聚萤励志耳。春草，叹卑微。漂萍，伤流落。山阳会，望其念旧。听悲歌，讽其汲引。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诗》：“凤凰鸣矣，于彼高冈。”颜延之《秋胡》诗：“椅梧倾高风。”

《晋书》：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以练囊盛数十萤火，照书读。

《颜氏家训》：“古人勤学，照雪聚萤。”

梁元帝诗：“既看春草歇。”

蔡邕《房楨碑》：“享年垂老。”鲍令暉诗：“流漂萍无根。”

《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山阳，与王戎、向秀同游。秀后经康山阳旧居，作《思旧赋》。

《史记·项羽纪》：“悲歌慷慨。”《韩非子》：“一听而公会。”

乐游园歌

《英华》题作《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歌》。张昞曰：天宝十载，公献赋，诏试集贤院，为宰相所忌，得参列选序，详诗中“圣朝已知贱士丑”，似当在此岁作。【鹤注】唐以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令节。德宗时，李泌请废正月晦日，以二月朔为中和节。《汉书》：神爵三年，起乐游苑。注：《三辅黄图》云：在杜陵西北。《长安志》：乐游苑，在京兆万年县南八里，亦曰乐游原。洙曰：《西京记》：乐游园，汉宣帝所立。唐长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其地四望宽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戏就此袂褰登高，幄幕云布，车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满路，朝士词人赋诗，翌日传于京师。

乐游古园萃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首从宴园叙起。木森、草碧，言近景。秦川如掌，言远景。惟地势高，故一望皆见。）

萃，山危峻貌，《子虚赋》：“隆崇崔萃。”森爽，森疏而爽豁也。鲍照诗：“岫远云烟绵，谷屈泉靡迄。”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楚辞》：“芳草生兮萋萋。”

公子，指杨长史。《楚辞》：“思公子兮不敢言。”

《三秦记》：长安正南秦岭，岭根水流为秦川，一名樊川。周王褒诗：“遥遥秦川水。”曹孟德诗：“对酒当歌。”《长安志》：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如掌。沈佺期诗：“秦地平如掌。”

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闾阖晴开詻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次记园中景事。酌瓢之后，调马而行，得以尽览诸胜。芙蓉苑、夹城道、曲江池，此明皇游幸之处。仗过门开，翠幕银榜，舞袖歌声，皆园前所闻见者。）

《杜臆》：《西京杂记》载：上林苑有长生木，盖以木为瓢也。晋稽含有《长生木赋》。《邺中记》：金华殿后，种双长生树，八九月乃生花，花白，子黑，大如橡子，世人谓之长生树。《世说》：王怀祖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抱朴子》：马不调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谢灵运歌行：“欢赏兮岁易沦。”

曹植诗：“白日曜青春。”张礼《游城南记》：芙蓉园，在曲江西南，与杏园皆秦宜春下苑地。园内有池，谓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两京新记》：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巨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

《易》：“鼓之以雷霆。”

《楚辞》：“倚闾阖而望予。”《汉·礼乐志》：“天门开，款荡荡。”

《汉书注》：“詻，读如迭。又旧注：“詻，缓也。”于义不切。如

淳云：“誅荡荡，天体清坚之状。”亦于誅字无涉。一本作泐，犹云荡泐也。

潘岳《籍田赋》：“翠幕默以云布。”《北史》：姚妄张翠幕绣帘，挂金篆银榜。张正见诗：“银榜映仙宫。”

潘尼诗：“仓卒低回。”张正见诗：“舞袖飘金谷，歌声绕凤台。”《鲁灵光殿赋》：“缘云上征。”《飞燕外传》：音词舒闲清切。《西京杂记》：高帝令戚夫人作《出塞》《望归》之曲，后宫齐唱，声入云霄。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辞不辞。
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未乃借酒遣怀。上四叹年衰，下四慨不遇也。朝已见弃，而天犹见怜，假以一饮之缘，其无聊亦甚矣。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八句。)

《列子》：景公举杯自罚。陈后主诗：“杯深犹恨稀。”

后汉冯衍《说邓禹书》：“圣朝享尧舜之荣。”扬子曰：“秦之士也贱。”陆机云：“玄冕无丑士。”

一物，指酒，犹陶公云杯中物。江淹诗：“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楚辞》：“皇天无私阿兮。”

庾信诗：“苍茫落余晖。”朱异诗：“值塞野之苍茫。”赵注以苍茫为荒寂貌。《杜臆》谓苍茫咏诗，乃勃然得意处，引公诗“苍茫兴有神”为证。今按：上文语涉悲凉，未作发兴语，方见后劲。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鹤注】梁氏编在天宝十三载，不知何据，应在禄山陷京师之前，十载奏赋之后。原注：“时高适、薛据先有作。”《两京新记》：京城东第一街进昌坊慈恩寺，隋无漏寺故地。西院浮屠六级，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门玄奘所立。《长安志》：慈恩寺在万年县东南八里。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首言塔不易登，领起全意。塔高，故凌风。百忧，悯世乱也。）

《蜀都赋》：“阳鸟回翼乎高标。”《尔雅》：“穹苍苍，天也。”

郭璞曰：“天形穹窿，其色苍苍。”丹元子《涉天歌》：“昭昭列象布苍穹。”

古乐府：“暮秋烈风起。”

鲍照诗：“安知旷士怀。”

王粲《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此云翻百忧，盖翻其语也。《诗》：“逢此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多。（此叙登塔之事。象教，建塔者。冥搜，登塔者。穿窟出穴，所谓有冥搜也。【卢注】“磴道屈曲，如穿龙蛇之窟。历尽盘错，始出枝撑之幽。”）

王。《头陀寺碑》：“正法既没，象教凌夷。”注：“象教，言为形象以教人也。”

孙绰《天台山赋序》：“夫非远寄冥搜，何肯遥想而存之。”谓此塔真可追攀而冥搜也。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枝撑杈丫而斜据。”注：“枝撑，交木也。”黄山谷曰：塔下数级皆枝撑洞黑，出上级乃明。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此记登塔之景。上四，仰观于天，见象纬之逼近。下四，俯视于地，见山川之微渺。总是极摹其高。星河夜景，西流，秋候之象。羲和昼景，鞭日，秋光短促也。忽破碎，谓大小错杂。不可求，谓清浊难分。皇州莫辨，薄暮阴翳矣。）

《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春秋运斗枢》：斗，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瑶光。《吴都赋》：“开北户以向日。”

古诗：“河汉清且浅。”《广雅》：“天河谓之天汉，亦曰河汉。”魏文帝诗：“天汉回西流。”

《楚辞》：“吾令羲和弭节。”王逸注：“羲和，日驭也。”又：“白日昭只。”

《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潘尼诗：“朱明送夏，少昊迎秋。”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

【朱注】秦山，指终南诸山。《广舆记》：蓝田有秦岭，乃南山之脊。若陇西秦山，与此相去甚远。贾谊《旱云赋》：“正云布而雷动兮，

相击冲而破碎。”

《诗》：“泾以渭浊。”鲍照诗：“泾渭不可杂。”【鹤注】泾渭乃关西大川，韦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漕于西市。

魏文帝诗：“俯视清水波。”《西征赋》：“化一气而甄三才。”

鲍照诗：“表里望皇州。”皇州，帝都也。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鹤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末乃登塔有感，所谓百忧也。回首二句，思古，以虞舜苍梧比太宗昭陵也。惜哉二句，伤今，以王母瑶池比太真温泉也。【朱注】末以黄鹄哀鸣自比，而叹谋生之不若阳雁，此盖忧乱之词。此章前二段各四句，后二段各八句。）

王粲诗：“回首望长安。”《杜诗博议》：高祖号神尧皇帝，太宗受内禅，故以虞舜方之。【朱注】《西京新记》载，兹恩寺浮屠前阶，立太宗《三藏圣教序》碑。回首叫舜，寓意在太宗。旧谓泛思古圣君者，非也。

《记》：“舜葬于苍梧之野。”《山海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文选注》：《归藏启筮》：“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太梁。”谢眺诗：“云去苍梧野。”江总诗：“云愁数处黑。”

程嘉燧曰：明皇游宴骊山，皆贵妃从幸，故以日晏昆仑讽之。魏文帝诗：“惜哉时不遇。”《列子》：穆王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乃观日之所入，日行万里。鲍照诗：“夕饮乎瑶池。”《史记·张汤传》：“日晏，天子忘食。”

《韩诗外传》：田饶谓鲁哀公曰：“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啄君稻粱，君犹贵之，以其从来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鹄举矣。”晋《黄鹄曲》：“黄鹄参天飞，半道还哀鸣。”沈约诗：“惊麇去不息。”《禹贡》：“阳鸟攸居。”注：“随阳之鸟，鸿雁之属。”

三山老人胡氏曰：此诗讥切天宝时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泾渭不可求，言清浊不分也。焉能辨皇州，伤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也。虞舜苍梧，思古圣君而不可得也。瑶池日晏，谓明皇方耽于淫乐而未已也。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贪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钱谦益曰：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析崩之惧，正起兴也。焉能辨皇州，恐长安不可知，所以回首而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不可以为常也。

同时诸公登塔，各有题咏。薛据诗已失传；岑、储两作，风秀熨贴，不愧名家；高达夫出之简净，品格亦自清坚。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三家结语，未免拘束，致鲜后劲。杜于末幅，另开眼界，独辟思议，力量百倍于人。

岑参诗云：“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青松夹驰道，宫观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

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储光羲诗云，“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闻，登之秋清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太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躩踞。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闾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迢迢，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几了义归。翦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高适诗云：“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回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未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鹤云】梁氏编在上元二年成都作，盖以“成”为“成都”，“华”为“华阳。”《唐志》：成都、华阳两县为附郭，乃次赤。按：诗云长安苦寒，又言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皆长安京兆事。其云“故旧礼数绝”，又云“弃掷与时异”，当是天宝十年，召试后，送隶有司参选时作。成华当作咸华，盖咸阳、华原二县也。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首段，有慨身世。惟少年得志，故老成落魄。自称杜陵野老，诗作于长安，明矣。赤县官曹，本谓长安贵人，不指两县诸子。盖投简诸子者，另有其人也。朱注误认两县为赤县，故有畿县之疑。《正异》不知长安即赤县，故欲改为长夜。总错在侍题“成”、“华”二字耳。）

《元和郡县志》：大唐具有赤、畿、望、紧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曹植赋：“在官曹之典列。”沈约诗：“吏部信才杰。”

《前汉·地理志》：杜陵属长安，古杜伯国，宣帝葬此，因曰杜陵。

《长安志》：杜陵，今在奉先城东南二十五里。《后汉·李固传》：霍光忧愧发愤，悔之骨折。

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此自述饥寒之状。）

《杜臆》：乡里后辈，挟势骄人，固不足责；乃故旧在朝，而礼数亦绝，尚何望乎？疏懒在性，公之致贫在此，公之立品亦在此。又曰：闾冗尊显，贤哲弃遗，则时事可知。无声泣血，伤己而并优世矣。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汉书·杨惲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青门瓜，注别见。傅玄诗：“冬寒地为裂。”

乡里小儿，出陶潜传。《诗》：“四牡项领。”注“项，大也。四牡者，人所驾。”今但养大其领，不肯为用。《后汉·吕强传》：“群邪项领，膏唇拭舌。”注：“自恣也。”

任昉《哭范仆射》诗：“生平礼数绝。”

稀康书：“匪降自天，实由疏顽。”

饥卧，暗用袁安卧雪事。

王隐《晋书》：董威辇，拾残缁结为衣，号曰百结。

张协诗：“青苔依空墙。”

蔡琰《胡笳》：“哭无声兮气将咽。”又曰：“十拍悲深兮泪成血。”

卢世白曰：投简中，入乡里儿童数语，意觉不平。然是一片真气激出，不能隐忍，不宜隐忍者也。岂许暧暧昧昧假敦厚辈所敢望其边际，故曰“诗可以怨。”

杜位宅守岁

【鹤注】诗云“四十明朝过”，则是天宝十载为四十岁。《唐书·世系表》：杜位出襄阳房，为考功郎中、湖州刺史。《困学纪闻》：位，李林甫诸婿也。《年谱》：天宝十载，林甫方在相位，盞簪、列炬，其炙手之徒与？公集有《寄杜位》侍，题下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盞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上四，守岁之事。下四，岁终有感。赵汭云：椒盘颂花，位宅设宴。喧马、散鸦，言会同者骑从之盛。又云：公年四十，进《三大礼赋》，明皇命待制集贤院，而未尝授官。此诗除夕所赋。后四句，感慨豪纵，读之可想公之为人。【顾注】公目击附势之徒，见位而伛偻俯仰，不胜拘束，故言不能效此拘束之态，惟有烂醉是吾生涯而已。）

唐太宗有《守岁》诗：“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孟浩然诗：“守岁接清筵。”则知除夜守岁，唐时风俗然也。《通鉴注》：晋宋间，人多呼弟为阿戎。《宋书》：谢惠连初不为父所知，族兄灵运曰：“阿戎才悟如此，而何作常儿遇之？”【朱注】《南史》：齐王思远，小字阿戎，王晏从弟也，明帝废立，尝规切晏。及晏拜骠骑，谓思远兄思微曰：“隆昌之际，阿戎劝吾自裁，若如其言，岂得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尚未晚也。”诗用阿戎，盖出此耳。胡严曰：阿戎，注家改为阿咸，不知阿咸乃叔侄事，与兄弟不相当。东坡与子由诗“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正喧哗”，亦一时误用耳，不必据以为证。

崔寔《四民月令》：过腊一日，谓之小岁，拜贺君亲，进椒酒，从小起。后世率于正月一日，以盘进椒，饮酒则撮置酒中，号椒盘焉。《晋书》：刘臻妻陈氏，元旦献椒花颂曰：“标美灵葩。爰采爰献。”

《易·豫》九四爻：“勿疑朋盞簪。”王弼解盞为合，解答为速，盖因古冠有奔，不谓之眷耳。《程传》则解答为聚，所以聚髮也。此诗盞簪对列炬，取朋友聚合之义，直作冠簪说矣，阴铿诗：“亭嘶背枥马。”

沈佺期待：“岁炬常燃桂。”炬，烛火也。

《记》：“四十曰强仕。”【顾注】言四十自明朝而过，则是年正四十也。

夏侯湛《抵疑》：今吾子攀其飞腾之势，挂其羽翼之末。李尤诗：“年岁晚暮日已斜。”

任时诗：“拘束名教里。”

《庄子》：“吾生也有涯。”

敬赠郑谏议十韵

【鹤注】此当是天宝十载奏赋后作，故有求颜阖、厌祢衡之句。梁氏编在十一载为是。谏议大夫，起于后汉。韦彪疏曰：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是也。《续通典》：武后龙朔二年改为正谏大夫，开元以来仍复，凡四人，属门下省。

谏官非不达，诗义早知名。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髮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此赞郑诗才。诗义知名，乃通节之纲。破的，如射之中。先锋，如战之勇。云物外，言思穷高远。鬼神惊，言巧夺化工。洙曰：曲尽物理，故无遗憾，才气浩瀚，故有波澜。）

首言谏官虽达，其知名实以诗重耳。谏官二字，写萧望之疏。唐太宗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人，与闻政事。”

《诗序》：“诗有六义。”庾信《枯树赋》：“海内知名。”

《世说》：王长史曰：“我往辄破的胜我。”庾翼谓谢尚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易传》：“其所由来者渐矣。”谢灵运诗：“由来事不同。”

《蜀志》：曹公使关羽为先锋。《史记·张良传》：“慎毋与楚争锋。”

《左传》：“必书云物。”

王褒《四子讲德论》：“转运中律。”《诗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鲍照诗：“毫髮一为瑕。”《文赋》：“恒遗恨以终篇。”《尔雅》：“大波为澜，小波为沦。”鹤曰：陆机《文赋》：“或沿波而讨源，或龙见而鸟澜。”波澜二字本此。又诗：“翻覆若波澜。”曹植《魏武帝诔》：“谋过老成。”毫髮无憾，谓字句斟酌；波澜老成，谓通篇结构，包大小而言。

野人宁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筑居仙缥缈，旅食岁峥嵘。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此自叙沦落。野人失所，因浮生命薄也。下六，皆失所之状。不修儒服，而但任客旌，则行踪难定矣。卜居无地，而旅食多年，则谋生不给矣。求贤有诏，而当事忌才，则抱志莫伸矣。【鹤注】使者二句，指召试不遇言。）

《说苑》：“苟可而行，谓之野人。”《汉·主父偃传》：“彼人人喜得所。”

《息夫躬传》：“民心悦而天意得矣。”《庄子》：“其生也若浮。”庾信诗，“茂陵忽多病。”《庄子》：鲁少儒，哀公曰：“举国儒服。”冥搜，谓搜寻幽胜。

谢灵运诗：“蹊险筑幽居。”《海赋》：“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峥嵘，谓年齿日高。《舞鹤赋》：“峥嵘而愁暮。”

《庄子》：鲁君闻颜阖，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币先焉。阖对曰：“恐听误，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求之，则不得已。

《后汉书》：祢衡气刚傲，好矫时慢物。曹操怀忿，以才名不欲杀之，送刘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卞急，送衡与之，为所杀。

《史记·主父偃传》：上不召，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

将期一诺重，歛使寸心倾，君见途穷哭，宜忧阮步兵。（末望谏议之汲引也。期诺于人，而此心先倾，求援急也。途穷之哭，公盖大声疾呼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一诺，注见首卷。

郑氏曰：歛，暴起也。吴迈远诗：“寸心从此弹。”沈约《齐太尉王俭碑铭》：“倾方寸以奉国。”

《阮籍传》：籍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闻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王嗣爽曰：他人赠谏议，必用伏蒲、廷诤等语，公则止赞其诗词，盖自李林甫为相，谏诤路绝，故不作虚辞以谏人，此其立言有法也。

葛常之《韵语阳秋》曰：诗人赞美同志诗篇，多比珠玑璧玉、锦绣花草之类，至杜公，岂肯作此陈腐语那。如《寄岑参》诗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夜听许十诵诗》云“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赠卢琏》诗云“藻翰唯牵率，湖山合动摇”，《赠谏议》诗云“毫髮无遗恨，波澜独老成”，《寄李白》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赠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惊人语也。视余子，其神芝之与腐菌哉。

兵车行

《杜臆》：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是也。此当作于天宝中年。《周礼》有兵车之会。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首段，叙送别悲楚之状，乃纪事；下二段，述征夫苦役之情，乃纪言。辚辚，众车之声。萧萧，鸣不喧哗。行人，行役之人。）

《诗》：“有车辚辚。”又：“萧萧马鸣。”又：“行人彭彭。”《搜神记》：李楚宾带弓箭游猎。

古乐府：“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魏文帝诗：“妻子牵衣袂。”

《楚辞》：“蒙世俗之尘埃。”【钱笺】尘埃不见，言出师之盛。《元和郡县志》：便桥，在咸阳县西南十里，以与便门相对，因名，汉武帝造。中渭桥，在咸阳县东南二十里，本名横桥，秦始皇造。皆架渭水。《一统志》：便桥，唐时名咸阳桥。

何逊诗：“儿女牵衣位。”《国策》：张仪说秦，顿足徒跣。《酷吏传》：路温舒顿足而叹。

《北山移文》：“干云霄而直上。”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11)。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12)。（次提过者行人，设为问答，而以“君不闻”数语作收应。曰防河、曰营田、曰戍边，所谓点行频也。开边未已，讥当日之穷兵。至于村落萧条，夫征妇耕，则民不聊生可知。本言秦兵，而兼及山东，见无地不行役矣。）

古乐府词：“观者盈道旁。”

师氏曰：点行，汉史谓之更行，以丁籍点照上下，更换差役。

【钱笺】《旧唐书》：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为边害，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及诸军围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是时，吐蕃侵扰河右，故曰防河也。

《唐·食货志》：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以置营田，有警则以军若夫千人助役。《杜臆》：营田，乃戍卒备吐蕃者。

《韩非子》：里正与伍老。《海录碎事》：唐制，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二仪实录》：古以皂罗三尺裹头，曰头巾，周武帝裁为襍头。

鲍氏曰：时老幼俱战亡，又括乡里之少小者，故里正为之裹头揖甲也。

韩驹曰：归来头已白，又屯戍边疆，言役使无已时也。《史记》：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

《后汉书》：“卧鼓边庭。”《史记·蔡泽传》：“流血成川。”《杜

臆》：《唐鉴》：天宝六载，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非杀数万人不能克。帝不快。董延光自请取石堡，帝命忠嗣

分兵助之，不克。八载，帝使哥舒翰攻拔之，士卒死者数万，故有“边城流血”等语。

【钱笺】唐人诗称明皇多云武皇，王昌龄“白马金鞍从武皇”，韦应物“少事武皇帝”，公亦云“武帝旌旗在眼中”也。班固曰：武帝广开三边。谢灵运诗：“辞殫意未已。”

《汉书》：汉家自有制度。黄希曰：古所谓山东，即今之河北晋地是也。今所谓山东，古之齐地，青齐是也。阎若璩曰：此谓华山以东，不指泰山之东，亦不指太行之东。秦时，河山以东，强国六，皆山东地。《十道四蕃志》：关以东七道，凡二百一十六州。《杜臆》云：隋得天下，改郡为州，唐又改州为郡，凡一百九十二郡。曰州，仍旧名也，曰二百州，已尽天下矣。阎若璩曰：旧注云，山东者，太行山之东，非也。《通鉴》：秦孝公时，河山以东，强国六。胡三省注云：河自龙门上口，南抵华阴而东流，秦国在河之西。山自鸟鼠同穴，连延为长安南山，至于太华，秦国在山之西。韩、魏、赵、齐、楚、燕六国，皆在河山以东。又考：贾谊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可见自秦之外，皆谓之山东矣。

《世说》：陆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师逆旅。姬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阮籍诗：“堂上生荆杞。”【邵注】兵乱地荒，尽生荆棘枸杞。王彦辅曰：健妇耕，则夫远征可知。古乐府：“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王粲诗：“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

(11)《史记》：“项羽起陇亩之中。”师氏曰：疆竭不修，故东西莫辨。《史记正义》：“南北为阡，东西为陌。”

(三)《杜臆》：秦兵，即关中之兵，正此时点行者。因坚劲耐战，故驱之尤迫。今驱负来者为兵，直弃之耳，与犬鸡何异。《孔丛子》：秦兵将至。骆宾王诗：“龙庭但苦战。”《左传》：“行出犬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自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11)。(再提长者役夫，申明问答，而以“君不见”数语作总结。未休戍卒，应上开边未已。租税何出，应上村落荆杞。生男四语，因前爷娘妻子送别，而为此永诀之词，青海鬼哭，则驱民锋镝之祸，至此极矣。此章是一头两脚体，下面两扇各有起结，各换四韵，各十四句，条理秩然，而善于曲折变化，故从来读者不觉耳。

《曲礼》：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

《左传》：“呼役夫。”

戴嵩诗：“召募取关西。”【鹤注】《通鉴》：天宝九载冬十二月，关西游奕使王难得击吐蕃，克五城，拔树敦城。

《汉·食货志》：县官当衣租食税而已。《史记·索隐》：谓国家为县官者，畿内县即国都，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

《严助传》：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朱注】名隶征伐，则当

免其租税矣。今以远戍之身，复督其家之输赋，岂可得哉。与健妇锄犁二语相应。

陈琳诗：“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汉卫皇后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

孔融书：“州里比邻，知之最早。”《周礼·族师》：“五家为比。”又《遂人》：“五家为邻。”

庾信《哀江南赋》：“身名埋没。”江淹诗：“零落被百草。”

《哥舒翰传》：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龙驹岛，以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水经注》：金城郡南有湟水，出塞外，又东南经卑禾羌海，世谓之青海。《旧唐书》：吐谷浑有青海，周回八九百里。高宗龙朔三年，为吐蕃所并。仪凤中，李敬玄与吐蕃战，败于青海。开元中，王君、张景顺、张忠亮、崔希逸、皇甫维明、王忠嗣，先后破吐蕃，皆在青海西。

梁横吹曲：“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11)《左传》：夏父弗忌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鲍照诗：“烦冤荒陇侧。”后汉陈宠为大守，洛阳城每阴雨，常有哭声。晋歌曲：天阴不作雨。汉乐府：“鸣声何啾啾。”【周注】啾啾，犹言唧唧，呜咽声也。

单复曰：此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先言人哭，后言鬼哭，中言内郡调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乱所由起也。吁！为人君而有穷兵黩武之心者，亦当为之侧然兴悯，惕然知戒矣。

王道俊《杜诗博议》：王深父云：时方用兵吐蕃，故托汉武事为刺，此说是也，黄鹤谓天宝十载，鲜于仲通丧师泸南，制大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前，故有“牵衣顿足”等语。按：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当时点行愁怨者不独征南一役，故公托为征夫自诉之词，以讥切之。若云惧杨国忠贵盛而诡其词于关西，则尤不然。大白《古风》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壮士，南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位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独不畏国忠耶？

蔡宽大曰：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词，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颠》但咏鸡，大抵类此。甚有并其题而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虽李太白亦不免此。唯老杜《兵车行》、《悲青冢》、《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

海宁周甸曰：少陵值唐运中衰，其音响节奏，骎骎变《风》、变《雅》，与《骚》同功。唐非无诗，求能仰窥圣作，裨益世教，如少陵者，鲜矣。

胡应麟曰：六朝七言古诗，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读未大畅。至于唐人，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因，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矣，又曰：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杜往往得之，太白以《百忧》等篇拟风雅，《鸣皋》等作拟《离骚》，俱相去悬远。乐府奇伟，高出六朝，古质不如两汉，较输杜一筹也。又云：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倘恍莫测；《兵车行》、

《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例如见。张王欲以拙胜，所谓差之厘毫；温李欲以巧胜，所谓谬以千里。

前出塞九首

《杜臆》：《前出塞》云赴交河，《后出塞》云赴蓟门，明是两路出关。考唐之交河，在伊川西七百里。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诗亦当作于此时，非追作也。张蜒注：单复编在开元二十八年，黄鹤以为乾元时，思天宝间事而作，今依范编在天宝年间。《晋·乐志》：《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胡夏客曰：前后出塞诗题，不言出师而言出塞，师出无名，为国讳也，可为诗家命题之怯。当时初作九首，单名出塞，及后来再作五首，故加前后字以分别之。旧注见题中前后字，遂疑同时之作，误矣。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首章，叙初发时辞别室家之情。【张蜒庄】前四叙事，见在下者之率义，后四叙情，见在上者之不仁。盖富土开边，事之可已，弃绝亲恩，人之大情，为人上者亦独何心哉。《杜臆》：已富而又开边，乃讽刺语，亦国家安危所系。此下诸章，皆代为从军者之言。）

《楚辞》：“居戚戚而不可解。”颜延之诗：“去国还故里。”

《诗》：“悠悠南行。”【鹤注】西川交河郡，在唐陇右道，郡亦有交河县。自县二百七十里至北庭都护府城，备吐蕃之处也。

《司马迁传》：赴公家之难。陈琳诗：“官作自有程。”洙曰：程限，期会也。

《史记，张耳传》：“张耳常亡命游外黄。”《汉书》：“窦荣亡命山林。”颜师古注：“命，名也，谓脱其名籍而逃亡也，【卢注】开元中，析冲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无稽可以逃脱，故曰“亡命婴祸罗。”嵇康诗：“坎凛趣世务，常恐婴祸罗。”

陆机《五等诸侯论》：“境土逾溢。”

《汉书·严助传》：是时武帝好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王融《策秀才文》：“选将开边。”

《说苑》：丧制三年，所以报父母之恩。

鲍照诗：“吞声踣躅不敢言。”陆机《从军行》：“朝食不免胃，夕息常负戈。”

卢元昌曰：此拈开边，为诸章眼目。自开元十五年王君灵启衅，后张忠亮破吐蕃于渴谷，拔其大莫门城。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十七年，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王祚破吐蕃于石堡城。十八年，乌承玘破奚、契丹于捺祿山。二十年以后，虽吐蕃又款，至赤岭之碑仆，衅端又开，与奚、契丹交构不已，此皆开边之祸也。

其二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拳旗。（二章，叙在道时，轻

生自奋之语。上四意决，下截气猛。军伍习熟，不受欺于徒侣矣。生死无时，不暇计及骨肉矣。脱辔而挑起青丝，下冈而学试搴旗，言时时蹈危地也。《杜臆》：前言弃绝父母恩，此云骨肉恩岂断，乃徘徊辗转之意。）

左思诗：“出门无通路。”古诗：“相去日已远。”

颜延之诗：“改服饰徒旅。”

《记》：骨肉之亲，无绝也。

陈琳诗：“男儿宁当格斗死。”死无时，时时可死也。

曹植诗：“走马长楸间。”乐府《木兰诗》：“南市买辔头。”

梁简文帝诗：“宛转青丝鞵。”注：“青丝，马鞵也。”

左思诗：“振衣干仞冈。”何承天诗：“深谷万仞。”

曹植诗：“俯身散马蹄。”李陵书：“斩将搴旗。”瓚云：“拔取曰搴。”

其三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
，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三章，中道伤心，而为自解之词。水声触耳，不觉心乱而手伤，二句乃申上语。后作意外之想以自宽也。《杜臆》：前四，化用《陇头歌》，极炉锤之妙。）

《韩诗外传》：“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蔡琰《胡笳曲》：“夜闻陇水兮声呜咽。”《辛氏三秦记》：陇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东望秦川如四五里。俗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欲绝。”

《博物志》：江河水赤，名曰泣血。《老子》：“夫代大匠斫者，鲜有不伤手矣。”

鲍照诗：“行子心肠断。”

孙万寿诗：“心绪乱如丝。”

戴嵩诗：“丈夫意气本自然。”孔稚珪诗：“本持许国志，况复武功彰。”

《吴越春秋》：越王夫人歌：“情愤惋兮谁讯。”

《后汉·邓禹传》：“垂功名于竹帛。”《汉书·苏武传》：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图画大将军霍光等一十八人于麒麟阁。张宴曰：武帝获麒麟时作。

《记》：“死欲速朽。”

其四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瞋。路逢相识人，
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四章，在途驱迫而叹也。上四，伤一身之见陵。下四，痛六亲之不见。远戍亦有身，此被徒长呵斥，而作自怜语。《杜臆》：初出门则父母难割，在途久则遍想六亲，此人情也。哀哉两语，即书中之意。孤身远戍，欲同苦辛而不可得，语更惨戚。）

《史记》：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

阴铿诗：“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

吏，即送徒之长。鲍照诗：“呵辱吏见侵。”《颜氏家训》：“房文

烈未尝怒瞋。”

古诗：“道逢乡里人。”

贾谊策：“以奉六亲。”注：“六亲，父母兄弟妻子。”《前汉·礼乐志》：六亲和睦。注：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娅。

陶潜诗：“哀哉亦可伤。”《庄子》：“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卓文君《白头吟》：“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曹植诗：“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其五

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五章，初到军中而叹也。上四伤主将之寡恩，下四慨立功之无日。曰几时树勋，则麒麟之愿难必矣。）

谢灵运诗：“迢迢万里帆。”古诗：“相去万余里。”

《左传》：“作三军。”

王粲诗：“从军有苦乐。”

《六韬》后汉注：“主将龙韬。”

庾信诗：“嘶马隔河闻。”《史记》：李敢直贯胡骑。吴均诗：“胡骑欲成群。”左思诗：“倏忽数百敌。”

《公孙弘传·赞》：“卫青奋于奴仆。”胡夏客曰：封常清始为高仙芝僚，后代仙芝为节度使，同开边拓境。此亦起于奴仆者。

谢灵运诗：“我行讵几时。”《扬子法言》：“人道交，功勋成。”

杨炯诗：“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后出塞》云“重高勋”，即树功勋意也。钱引《通鉴》“百姓有勋者，免征役”，不合。

其六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六章，为当时黠武而叹也。）

【张綖注】章意只在擒王一句，上三句皆引兴语，下四句申明不必滥杀之故。上半叠用成语，擒王则众自降，即所谓“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者。《杜臆》：他人有前四句，必无后四句，兼此八句，方是仁者无敌之师，三代而下，谁复领此。论兵迈古风，此者盖自道也。）

《周国策》：“长兵在前，强弩在后。”《苏秦传》：“天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周勃传》：“材官引强。”【孟注】“如今挽强司马。”

《左传》：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

《书》：“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所谓杀人有限也。马援立铜柱为界，所谓列国有疆也。

《史记》：炎帝欲侵陵诸侯。

又：李陵杀伤万余人。黄生曰：前四语，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

又曰：战阵多杀伤，始自秦人，盖以首级论功，前代无是也。至出塞之举，则始于汉武帝，当时卫、霍虽屡胜，然士卒大半物故矣。明皇不恤其民，而远慕秦皇、汉武，此诗托讽良深。

其七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七章，为戍边筑城而叹也。上四，述严寒之苦。下四，叙思归之情。【唐注】哥舒翰尝筑城青海，疑于冬月行师，故为军士苦寒之吟。

《诗》：“驱马悠悠。”又：“雨雪霏霏。”又：“高山仰止。”

梁简文帝赋：“既浪激而沙游，亦苔生而径危。”

《前汉·蒯通传》：“会大寒，士卒坠指者什二三。”王逸《楚辞注》：“北方常寒，其冰重累。”

张正见《昭君词》：“霜楼明汉月。”

《史记·蒙恬传》：秦已并天下，使蒙恬将三十万众筑长城。天宝中，哥舒翰屡筑军城，备吐蕃。

乐府《古八变歌》：“浮云多暮色。”《楚辞》：“泊吾南征兮。”

孙摆诗：“可望不可寻。”

其八

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八章，见其有敌忾之勇。上四言临敌制胜，下欲扫净边氛，即擒王意也。剑动寇奔，此军士之获胜，乃其意必欲尽空幕南之庭而后快，一胜又何足论乎。此写猛气雄心，跃跃欲动。【卢注】潜身备行列，如独坐树下之冯异。一胜何足论，如八战八克之吴汉。）

《杜臆》：单于，借用汉事。自外侵内曰寇。《说文》：“垒，军壁也。”

庾信诗：“风尘千里昏。”

《烈士传》：楚王夫人，常纳凉而抱铁柱，心有所感，遂怀孕，后产一铁。楚王命镇铍铸此为双剑，三年乃成剑，一雌一雄。《越绝书》：楚王作铁剑三枚，晋、郑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张綆注】开元中，河西将宋青春，每战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后获吐蕃主帅，问之，曰：“常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如及铜铁，以为神助也。”始知剑之异。公“雄剑”二句，兼用此事。魏文帝诗：“一发连四五。”

【钱笺】开元二十二年，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张守珪使人诱杀其王屈刺，及其大臣可突干，传首东都，梟于天津桥之南。所谓虏其名王也。《汉书》：卫青、霍去病，虏名王贵人以百数。注：“名王，谓有大名以别于诸小王也。”《史·高帝纪》：秦王子婴，系颈以组。

《周礼》：设车宫辕门。《史记》：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张晏曰：军行以车为阵，辕必相向为门。

《说苑》：楚庄王伐陈，吴救之，左史倚相曰：“吴兵夜至，何不行列鼓出待之？”

《吕氏春秋》：“武王一胜而王天下。”

其九

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九章，为冒功邀赏者发。上云贵苟得，见边将营私之弊，下云志四方，见军士报国之忠。十载从戎，何啻一胜？乃有功不伐，穷且益坚，此军伍而有纯臣之节矣。卢注：冒功苟得，凡滥杀无辜，掩败为捷及攘夺人功，皆是。当时如高仙芝、崔嘉逸之徒，往往蹈此。若争功而斗，则中原且不自安，况能远征戎狄乎，见志在天下者，不为一身计也。昔廉颇欲辱蔺相如，相如避之，曰：“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意正相同。旧说：中原而有斗争，则与外夷无异，况能责及戎狄乎。）

曹植诗：“从军度函谷。”又：“君行逾十年。”

《苏秦传》：“无有分寸之功。”

《荀子》：“名不贵苟得。”《淮南子》：“计功而受赏，不为苟得。”

《记》：“毋雷同。”注：“雷之发声，物无不同时应者。”

《左传》：“战于中原。”《吕氏春秋》：“喜怒斗争，反为用矣。”

《记》：“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左传》：姜氏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张协诗：“君子守固穷，在约不爽贞。”

张綖曰：李杜二公齐名，李集中多古乐府之作，而杜公绝无乐府，惟此前后《出塞》数首耳。然又别出一格，用古体写今事，大家机轴，不主故常，昔人称“诗史”者以此。

黄生曰：六朝好拟古，类无其事，而假设其词。杜诗词不虚发，必因事而设。此即修辞立诚之旨，非诗人所及。

周珽曰：前后《出塞》诸作，奴隶黄初诸子而出，如将百万军，宝之，惜之，而又能风雨使之，直射潮之力，没羽之技。

王嗣爽曰：《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所蕴，读其诗，而思亲之孝，敌汽之勇，恤士之仁，制胜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讳穷，豪杰圣贤，兼而有之，诗人乎哉！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

按《旧书》：高适，字达夫，渤海人，解褐授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据此，则适为书记，在翰未入朝之前，其入朝称适，亦必在十一载时。盖适同至京，而公作诗以送之也。若十四载，翰以风疾还京，阖门不与朝请，岂暇荐士君前乎。《通鉴》谓：十三载五月，翰奏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此特遥奏授官，恐适未必至京，何缘送赠诗章耶。明与《旧书》、杜诗不合。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首戒边将穷兵。天宝之乱，由当时黠武所致，公已先见其兆矣。高为书记，军事皆得参谋，故以休兵息民告之。赠哥舒翰诗，先从朝廷发端，寄高书记诗，先从主将发端，起局正大。）

黄希曰：《寰宇记》：禹迹之内，山名崆峒者三：一在临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黄帝问道之所，专指汝州，此当是指临洮。盖河西节度治凉州，而洮、凉在唐并隶陇右。古诗：“高田种小麦。”桓帝初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通鉴》：积石军每岁麦熟，吐蕃辄获之，边人呼为吐蕃麦庄。天宝六载，哥舒翰先伏兵于其侧，寇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复来。此诗正指其事。《唐志》：崆峒山在岷州，积石军在廓州，廓去岷不远。

《诗》：“王师之所。”

《江赋》：“竭南极，穷东荒。”诗言不必穷兵于荒外也。

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此原其远行之故，穷而依人，有似饥鹰，且素负鞍马之才，岂肯羁身一尉。鲍钦止曰：捶楚，谓鞭扑有罪者。）

【朱注】《魏志》：陈登喻吕布曰：“登见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否则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颺去。’”又《晋·载记》：“慕容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则高飞。”

吴质《答东阿王书》：“情踊跃于鞍马。”

梁简文帝诗：“少解孙吴法，家本幽并儿。”师氏曰：幽并二州，其俗习骑射也。《史记·张耳传》：耳是时脱身游。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被捶楚受辱。”《后汉·陈宠传》：“宜涤荡烦苛之法，轻薄捶楚，以济群生。”《说文》：“捶，以杖击也。”捶与捶同，皆木名。

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此志其初为书记。设为问答，本于古诗。不易知，见事人之难，慎其仪，见行己之难，此朋友规箴之义也。）

程晓诗：“今世襍襍子，触热到人家。”《旧唐书》：凉州，属河西

道。武德二年置总管府，天宝元年改武威郡，督凉、甘、肃三州，乾元元年复为凉州。洙曰：前汉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

《魏志》：太祖以陈琳、陵瑀为司空军谋祭酒，掌书记室。

《国策》：豫让曰：“智伯以国士遇我。”庚信诗：“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

《范睢传》：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诗》：“敬慎威仪。”【黄庭坚注】《陶侃传》：诸参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可乱头养望，自谓旷达耶。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此冀其将来建树。高遇哥舒，已在暮年，故有功名老大之语。）

蔡邕《荐边文韶表》：“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师古曰：幕府者，以军幕为义，军旅无常居止，故以帐幕言之。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卫青始有其号。

曹植《离思赋》：“欲毕力于旌麾。”师氏曰：唐制，从军岁久者，得为大郡，故云十年持旌麾。

萧琛诗：“之子两特达。”

古诗：“褰裳望所思。”

陆机诗：“男儿多远志。”《荀子》：“功名纂大。”

古诗：“老大徒伤悲。”

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余力，早寄从军诗。（末结送别之意。方聚而散，故恨结欢之浅。别难复聚，又有参商之感。惊风二句，已不得往，黄尘二句，高不能来，故嘱其寄诗以相慰。从军诗，仍应记室。此章四句起，十句结，中三段各六句。）

《左传》：“愿结欢于二三君。”任昉诗：“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

古诗：“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左传》：子产以辰为商星，参为晋星。苏武诗：“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此本左氏也。郑司农说星土引《春秋传》曰：“参为晋星，商为大火。”始改左氏本文，而参商并称。蔡琰《胡笳》：“同天隔越兮如商参。”此又本于郑氏也。

《诗》：“或惨惨畏咎。”陆倕诗：“沉思结中肠。”

曹植诗：“惊风飘白日。”《张良传》：“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曹植诗：“飞盖相追随。”

又赋：“扬黄尘之冥冥。”《前汉书》：“隔以山谷，壅以沙漠。”

苏武诗：“念子不得归。”

《商君传》：尽迁之于边城。诸葛颖诗：“玄览属睿词，风云有余力。”王仲宣有《从军诗》。

钱谦益曰：《唐书》：明皇方有事石堡城，裙问王忠嗣以攻取之略，忠

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帝因不快。六载，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分兵接应，忠嗣勉而从。延光过期不免，诉忠嗣缓师，征入贬官。八载，哥舒翰大举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死者数万，果如忠嗣之言。《通鉴》：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明皇有事于西戎，垂二十年，用哥舒翰于陇右，始克石堡城，而靡敝中国多矣。此诗以穷荒为戒，亦以见哥舒翰之谋国不如忠嗣也。

按：捶楚有两说，一云尉楚罪人，一云尉自受楚。《邵氏闻见录》引杜牧之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劬。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疮。”此指尉被捶楚也。张綖引韩昌黎诗云：“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何况亲狂狷，敲榜发奸偷。”则尉固以捶楚为职矣。友人万斯同曰：与人赠别，而举其戮辱贱事，恐不近情。考高适为封丘尉时，作诗云：“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故杜公送达夫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即用高诗意也，还作捶楚他人是。

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

【鹤注】此当是天宝十一载作。公献三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崔、于二学士，当是试文之官。公诗云：“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唐诗纪事》：崔国辅，吴郡人，初授许昌令，累迁集贤直学士、礼部员外郎。《唐书》：于休烈，开元初第进士，自秘书省正字，累迁集贤殿学士，转比部员外郎。《唐六典》：开元十三年，召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改名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

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首叙献赋之事。上二说得悲悯，下二说得豪迈。）

洙曰：昭代犹言明时，指本朝也。《搜神记》：将辞昭代。《前汉·杜业传》注：“垂白老，言白髮下垂也。”鲍照诗：“垂白对讲书。”阮籍哭穷途。《甘泉赋》：“选巫咸兮叫帝阍。”

宋之问诗：“气冲落日红。”王融策文：“上叶星象，下符川岳。”

洙曰：公尝有诗云“往年文彩动人主”，即所谓“词感帝王尊”也。

【钱笺】《唐六典》：延恩匭，凡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公献《三大礼赋》，进《雕赋》、《封西岳赋》，皆投延恩匭，故曰叫阍、曰词感帝王也。

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倚风遗鷓路，随水到龙门。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青冥犹契阔，凌厉不飞翻。（次言召试不遇。上四集贤应试，下四送隶有司。天老，谓宰相。春官，谓礼部。遗鷓路，期免退飞。到龙门，意在腾跃。蛟螭杂，龙门难上矣。燕雀喧，鷓路却回矣。契阔不飞，无复飞腾之志也。）

《帝王世纪》：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张衡诗：“天老教轩皇。”《晋书·山涛传》：甄拔人才，各为题目。《南史·杜之伟传》：与学士刘陆等抄撰群书，各为题目。

《周礼》：大宗伯为春官。《杜臆》：验讨论，谓考验其文词所自出，故赴试者语必典雅，唐诗可为后世羽仪者以此。孔安国《书序》：“讨论坟典。”隋炀帝《赐刘炫书》：“名理穷研核，英华恣讨论。”

《左传》：“六鷓退飞过宋都，风也。”昭明太子启：“鷓路颓风。”《三秦记》：龙门，在河东界，每暮春，有黄黑鲤鱼自海及诸州争来赴之，得上者便化为龙，否则曝腮点额而退。

《南都赋》：“惮虬龙兮怖蛟螭。”

《史记》：陈涉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何胥诗：“空余燕雀喧。”

青冥，注见首卷。《诗》：“死生契阔。”注以为劳苦之意。今云青冥契阔，乃阔绝之义。

陈琳书：“凌厉清浮，顾盼千里。”《抱朴子》：“徒闻振翅竦身，不能凌厉九霄。”王粲诗：“苟非鸿雕，孰能飞翻。”【朱注】公以词赋为人主所知，再降恩泽，止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故有青冥契阔之叹。

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未欲东还，而叙留赠之意。上四失意思归，下四感别知己。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公孙弘传》：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抱朴子》：“起家作台郎。”难起，谓不能奋起在位。家声，谓诗名犹足绍祖也。

《任昉传》：“四子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公系出襄阳，曾祖依艺始知洛之巩县，遂居于此，杜陵乃其宗族所在。梦弼泥鹿门采药、武陵桃源，遂以故乡为襄阳。但移巩已经四世，襄阳无复田庐可依矣。当从朱注作洛阳故居。其曰忆桃源，欲如秦人之避世耳，不必亲至桃源也。

应场诗：“日暮归故山。”《抱朴子》：“仙人以药物养身。”

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林尽水源，使得一山。舍舟从山口入，豁然开朗，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方輿胜览》：桃源，在鼎州县南二十里，旁有秦人洞。唐朗州，即宋鼎州，今为常德府桃源县。

《鸚鵡賦》：“眷西顧而長懷。”刘桢诗：“谁谓相云远，隔此西掖垣。”师氏曰：禁中有东西两掖垣，乃禁墙也。

江总诗：“下笔成三赋。”

范弘之笺：“仰尊二公。”

贫交行

【鹤注】此必公献赋后，久寓京华，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作，梁氏编在天宝十一载，是也。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公见交道之薄，而伤今思古也。《杜臆》：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

《史记》：陆贾说尉陀曰：“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鲍照诗：“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

《史记》：汉王曰：“天下纷纷。”张华诗：“末世多轻薄。”

《史记》：管夷吾者，颖上人也，常与鲍叔牙游。叔知其贤。仲贫困，尝欺鲍叔，叔终善遇之。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遂进管仲。仲既任政于齐，桓公以霸。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后汉书》：宋弘曰：“贫贱之交不可忘。”

范云诗：“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庄子》：“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送韦书记赴安西

【鹤注】安西部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节度使抚宁西域，考天宝十一载，封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度支、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韦必为其书记也。公以天宝十载献三赋，召试文章，待制集贤。诗云“公车留二年”，当是十一年作。《唐书》：元帅节度府有掌书记一人，关预军中机密。

夫子歛通贵，云泥相望悬，白头无藉在，朱绂有哀怜。书记赴三捷，公车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别意茫然。（云泥包下四句。白头无藉，而朱绂见怜，此叙目前。韦赴书记，而已留公车，此叙别后。皆一云一泥，相去悬绝处。末二，结出惜别意。《杜臆》：书记未是显官，而作云泥之叹，其穷可知。如《投赠哥舒翰》，语极赞颂，望一书记尚不可得也。）

晋丁彬书：“云泥异途，邈矣悬隔。”

《千金翼论》：“老人之性，必恃其老，无有藉在。”赵曰：无藉在，谓无所倚藉，故用对哀怜。申涵光曰：旧解作通籍及无聊意，俱杜撰。盖言无着籍所在，如今籍贯之籍，身老无家，幸为朱绂所哀怜耳。唐制：御史赐金印朱绂。韦书记必兼官御史，故云。班固笺：“将军哀怜，赐固手迹。”

书记，见前。《诗》：“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东方朔传》注：公车令，属卫尉，上书者所诣。

曹冏《六代论》：“浮舟江海。”

谢灵运诗：“此别久无适。”鲍照诗：“茫然荒野中。”

玄都坛歌寄元逸人

【鹤注】道书有玄都，所谓禹封五符，秘以金英之函，检以玄都之印是也。诗盖作于天宝十一载。蔡梦弼曰：玄都坛，汉武帝所筑，在长安南山子午谷中。《十洲记》：玄都在北海，去岸三十六万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师氏注】元逸人，隐道士也。【卢注】李白与元丹丘游，疑即此人。

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并阴崖自茅屋。（首叙逸人之居。元盖自山东而迁居秦岭者，开首叙明。）

【朱注】公《同太白访范隐居》诗“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此在鲁郡作也。《昔游》诗“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正指元逸人言。陆放翁谓东蒙乃终南山峰名，引种明逸诗“登遍终南峰，东蒙最孤秀”为证，乃喜新之说，未足信也。

潘鸿曰：《抱朴子》：道术诸经，可以却恶防身者有数于法，如含景、藏形等，不可胜计。又云：诸大符出于老君，其中有青龙符等术，用之可以得仙。此诗“已佩含景苍精龙”，即所谓青龙符耳。《初学记》：后汉公孙瑞《剑铭》：从革庚新，含景吐商。《史记·索隐》：《文耀钩》云：“东宫苍帝，其精为龙。”《神仙传》：壶公云：“吾尝佩含景，驾苍精。”注：“东方苍龙。”《春秋繁露》：“剑之在左，苍龙象也。”

《汉书》：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秦记》：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名子午。

《西征赋》：“眺华岳之阴崖。”颜师古《汉书注》：“白屋，茅屋也。”

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松风寒。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中记玄都坛景。青石松风，地幽僻矣。子规夜啼，几于裂竹，声悲惨也。王母昼下，有似翻旗，尾动摇也。）

《列子》：“太古至于今，年数固不可胜纪。”【朱注】《十洲记》：玄洲，在北海，去岸三十六万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唐六典》：炀帝改佛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

《神仙传》：王烈之太行山中，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岸皆是青石。

《述异记》：利州葭萌县玉女房，是大石穴，前有数竹茎，下有青石坛，每因风自扫。梁简文帝诗：“淇水漠漠青苔浮。”刘绘诗：“松风循路急。”张华诗：“巢居知风寒。”

《禽经》：鸛，鸛周，子规也。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注：瓠越间曰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凡啼必北向。山竹裂，别有三说。刘云：烧竹爆裂以惊去子规。谢注云：子规啼声如竹裂。伪苏注引窦谊居蜀之津源，子规啼而庭竹裂，出于妄撰。黄希谓子规夜啼，而山竹为之欲裂，得之。【补注】伪苏注引窦谊游成都，闻子规声一事，本属妄撰。余阙《峨山记》亦载此事。伪注起于南宋，阙乃元人，恐

系误引。后来《万姓通谱》亦援为实事，皆讹以仍讹。

杜修可曰：王母，鸟名，故对子规。《西阳杂俎》云：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黄，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又，王椿龄云：其尾五色，长二三丈许，飞则翩翩，正如旗状。《列仙传》：穆王与王母会瑶池，云旗霓裳拥簇，自天而下。《九歌》：“乘回风兮载云旗。”张希良曰：《墨庄漫录》云：宋宣和间，中官陈彦和言尝掌禽苑，四方所贡珍禽，不可弹举。蜀中贡二鸟，状如燕，色绀翠，尾甚多而长，飞则尾开，袅袅如两旗，名曰王母。

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末称其抱道高栖，超于尘俗。芝草琅玕，仙家之食。铁锁高垂，仙人之居。福地萧爽，逍遥自得也。此章三段，名四句。）

《史记·留侯传》：“谁为此计者乎？”《北山移文》：“或叹幽人长往。”

《汉武内传》：王母曰：“太上之药，有黄庭芝草、碧海琅玕。”【邵注】仙人能种玉，故云日应长。

【旧注】《道藏经》：晋时有戍卒屯于子午谷，入谷之西，涧水穷处，忽见铁锁下垂，约有百余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法苑珠林》：终南山大秦岭竹寺，贞观初，采蜜人山行闻钟声，寻而往至焉，寺旁大竹林，可二顷，其人断二竹节以盛蜜，寻路至大秦戍，具告防人。戍主利其大竹，遣人觅取，过小竹谷，达于崖下，有铁锁长三丈许，防人曳锁制之在牢，将上，有二虎踞崖头，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

《洞天福地记》：终南山太乙峰，在长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内皆福地。阮籍《首阳山赋》：“初萧爽而扬音。”

卢元昌曰：是时道教盛行，山人王元翼纷纷撰妙宝真符。元逸人修真子午谷中，不求人知，自高人一等矣。

申涵光曰：“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二语，大类长吉，见此老无所不有也。

曲江三章章五句

此诗三章，旧注皆云至德二载公陷贼中时作。按：诗旨乃自叹失意，初无忧乱之词，当是天宝十一载献赋不遇后，有感而作。李肇《国史补》：进士既捷，大燕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开宴。据此，则知公之对景兴慨，意固有所为矣。【鹤注】《寰宇记》：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朱注】曲江，在社陵西北五里。康骥《剧谈录》云：曲江池，本秦隍州，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列，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二节。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首章自伤不遇，其情悲。在第三句点意，上二属兴，下二属比。菱荷枯折，引起二毛。沙石相荡，自比飘流。哀鸿求曹，念及同气也。）

宋玉《风赋》：“萧条众芳。”《月令》：“以达秋气。”《楚辞》：“天高而气清。”

《洛阳伽蓝记》：“葭芙被岸，菱荷覆水。”谢灵运诗：“江阔壮风涛。”

苏武诗：“请为游子吟。”《左传》：“不禽二毛。”注：“头白有二色。”

《诗》：“白石凿凿。”江淹诗：“素沙匝广岸。”

祢衡赋：“哀鸿感类。”刘安《招隐士》：“禽兽骇兮亡其曹。”

其二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次章放歌自遣，其语旷。歌声激林，足以一抒胸臆，在第二句作截。江上豪华，久已灰心置之，弟侄何必为我伤心乎。盖劝之达观也。《杜臆》：即事吟诗，体杂古今。其五句成章，有似古体，七言成句，又似今体。曰长歌者，连章叠歌也。）

《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昼则呻吟即事。陶潜诗：“即事多所欣。”谢灵运诗：“即事怨睽携。”

苏武诗：“长歌正激烈。”《西都赋》：“震声激越。”宋玉《风赋》：“蹶石伐木，捎杀林莽。”捎，动摇也。木曰林，草曰莽。

《尚书大传》：“周民可比屋而封。”庾信诗：“金穴盛豪华。”《前汉·息夫躬传》：“仆遯不足数。”

《西征赋》：“陋吾人之拘挛。”《庄子》：“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王绩诗：“衰宗多弟侄。”古乐府：“孤儿泪下如雨。”

其三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三章志在归隐，其辞激。穷达休问于天，首句陡然截住。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广射虎。一时感慨之情，豪纵之气，殆有不能自掩者矣。）

陶潜诗：“聊复得此生。”杜修可曰：《楚辞·天问篇序》：天问者，屈子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

杜曲，在长安，俗云：城南韦杜，云天尺五。《雍录》：樊川韦曲东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谓之南杜，杜曲谓之北杜。二曲，名胜之地。东方朔《谏起上林苑疏》：“其地有桑麻竹箭之饶。”《西都赋》：“桑麻铺棻。”

宁戚《饭牛歌》：“短布单衣适至骭。”《越绝书》：“匹马啼嗥。”《文心雕龙》：“车两马疋，以并耦为用，盖车贰佐乘，马俪骖服，服乘不只，故名号必双，名号一定，则虽单为疋矣。”匹夫、匹妇，亦取配义也。《汉·李广传》：广屏居蓝田南山中。射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视之，石也。广所居郡，闻有虎，常自射之。诗中“故将”二字，乃乘上之词。或因《李广传》有“故将军”语，遂指当时武将谢官者，恐不合诗意。

王嗣爽曰：先言鸿求曹，以起次章弟侄之伤，次言心似灰，以起末章南山之隐。三章气脉相属，总以九回之苦心，发清商之怨调。此公学三百篇，遗貌而传神者也。观命题可见。而自谓非今非古，意可知矣。尝谓公此诗学三百，《七歌》学《离骚》，《新安吏》诸作学古乐府，俱自开堂奥，不肯优孟古人。

卢世白曰：《曲江》三章，塌翼惊呼，忽邀天际。《国风》之后，又续《国风》。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鹤注】《通鉴》：天宝十二载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请为国忠刻颂，立于省门，制仲通撰其词。则仲通为京兆尹在十一年十一月国忠为相后也。诗云：“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当是公献赋待诏集贤院后，十一年十二月作也。【钱笺】颜鲁公《仲通墓碑》及《离堆记》：天宝九载，充剑南节度副大使，十一载，拜京兆尹。仲通拜京兆，自剑南入。《旧书》云：为京兆尹、剑南节度使，误也。《唐书·李叔明传》：叔明，本姓鲜于氏。兄仲通，字向，天宝末为京兆尹。《杨国忠传》：国忠素德仲通，使讨云南，举军没，以白衣领职。未几，国忠引为京兆尹。郑曰：鲜于，复姓。

王国称多士，贤良复几人？异才应间出，爽气必殊伦。始见张京兆，宜居汉近臣。骅骝开道路，雕鹗离风尘。（前三段称鲜于，后三段公自叙。首从多士形起，称其才气杰出。骅骝，喻异才。雕鹗，喻爽气。上下四句，自相呼应。）

《诗》：“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汉文帝诏：“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

孔融表：“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公孙弘赞》：“异人间出。”

《世说》：桓宣武素有雄情爽气。左思诗：“与世亦殊伦。”

《汉书》：胶东相张敞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元帝即位，待诏郑明荐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

《国语》：“近臣尽规。”

《穆天子传》：“左服骅骝而右耳。”郭璞注：“骅骝，色如华而赤。”《吴志》：孙权书：“自道路开通。”

《高唐赋》：“雕鹗鹰鹞，飞扬伏窜。”【邵注】雕、鹞，皆鸷鸟之大者，而鹞又大于雕。《王文宪集序》：“脱落风尘。”

侯伯知何算，文章实致身。奋飞超等级，容易失沉沦。脱略磻溪钓，操持郢匠斤。云霄今已逼，台衮更谁亲？（次从侯伯形起，称其位望特优。当今侯伯虽多，鲜于独以文章进身，一旦奋飞而起，则向之沉沦顿失矣。磻溪，言遇合之迟，郢匠，言锋芒之利，二句承“失沉沦。”云霄，言得近天子，台衮，言得交宰相，二句承“超等级。”亦上下四句，自为开阖。颜鲁公《墓碑》：仲通年近四十，举乡贡进士，五十始擢一第。从官十年而后超登四岳，可见其晚年始遇。）

陆机《五等诸侯论》：“侯伯无可乱之符。”何足算，见《论语》。

《典论》：“文章经国之大业。”晋王导帖：“足下所欲致身处，尚在彀中。”

吴均诗：“相须无羽翮，何由总奋飞。”《记》：“贵贱之等级。”

《东方朔传》，“谈何容易。”《抱朴子》：“运屯则沉沦于勿用。”

《恨赋》：“脱略公卿。”《水经注》：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溪中有泉，谓兹泉东南隅石室，大公所居，水次平石，即太公垂钓之所。

《庄子》：“何其无操持与？”又：“郢人垩墁其鼻端若蝉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

张昶《华山堂阙铭》：“必云霄之路，可升而起。”

王褒《尉迟公碑》：“任隆台袞。”【赵注】上公应天上三台。三公一命袞。

凤穴雏皆好，龙门客又新。义声纷感激，败绩自逡巡。（中四，结上以起下。墓碑谓其有子六人，皆有令闻。又谓轻财尚义，果于然诺，此即凤雏龙门之说也。败绩逡巡，自叹蹇于遭际。）

《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北史·文苑传》：“饰羽仪于凤穴。”《晋书》：陆云幼时，吴尚书闾鸿见面奇之，曰：“此儿若非龙驹，定是凤雏。”

《李膺传》：膺性简亢，被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傅玄诗：“义声驰雍凉。”赵岐《孟子章旨》：“千载闻之，犹有感激。”

《左传》以敌大崩曰败绩。《过秦论》：“逡巡而不敢进。”

途远欲何向，天高难重陈。学诗犹孺子，乡赋忝嘉宾。不得同晁错，吁嗟后郤诜。计疏疑翰墨，时过忆松筠。（此追叙应举下第事，在开元二十三年。途远天高，进身无阶也。犹孺子，公年尚少。忝嘉宾，时登乡荐。引晁、郤二公，言知遇弗如古人。计疏，不善干谒。时过，欲收晚节也。）

《主父偃传》：“日暮途远。”

曹植云：“天高听远。”刘琨诗：“弃置勿重陈。”

《论语》：“学诗乎。”《史记》：“孺子可教矣。”

乡赋，谓乡举。《诗》：“我有嘉宾。”《小序》：“《鹿鸣》，宴群臣嘉宾也。”

《晁错传》：文帝诏有司举贤良文学，错在选中。时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由是选中大夫。

《诗》：“吁嗟麟兮。”《晋书》：泰始中，举贤良直言之士，郤诜以对策上第，拜议郎。

《史记·范睢传》：“其于计疏矣。”曹植书：“岂徒以翰墨为勋绩。”

《学记》：时过然后学。任昉《求立馆启》：“竟松筠于岁晚。”

献纳纤皇眷，中间谒紫宸。且随诸彦集，方凯薄才伸。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此叙献赋召试事，在天宝十载。纤皇眷，曲荷主知。谒紫宸，应试殿中。破胆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阴谋”“忌刻”四字，极尽好邪情状。按《李林甫传》：天宝六载，帝诏天下通一艺以上者皆诣京师。林甫恐对策者斥言其奸，乃委尚书省覆试，遂无一人及第。公初应诏而见黜，后以召试而仍弃，皆林甫为之，今林甫已去，故云前政。）

《两都赋序》：“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沈约《齐安陆昭王碑》：“皇情眷眷。”

阮瑀书：“中间尚浅也。”《唐六典》：紫宸殿，即内朝正殿。

【钱笺】公献《三大礼赋》，命待诏于集贤院，所谓“诸彦集”也。
江淹《别赋》：“金闺诸彦。”
《严助传》：“越人绵力薄才。”
《谷永传》：“臣所以破胆寒心。”《孔丛子》：文咨曰：“不害前政而有成。”
孙绰《喻道论》：“阴谋之人，子孙不昌。”《诗》：“秉国之钧。”
牛弘诗：“微生逢大造。”庾信赋：“既言多于忌刻。”
谢灵运诗：“万事俱零落。”阮籍诗：“凄怆怀酸辛。”

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未望汲引，乃赠诗本意。仲通与国忠交合，则施恩正易为力，故托以穷愁之状，报于平津。此章前后四段各八句，中腰、结尾各四句。）

《盐铁论》：“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贺凯诗：“恩荣雨露濡。”

《朱买臣传》：“终饿死于沟中耳。”

《韩非子》：“无早晚之失。”《汉·公孙弘传》：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封平津侯，开阁延士。平津，比国忠，旧指京兆。朱注力辩其误。

钱谦益曰：公《投赠鲜于京兆》诗，与颜鲁公《神道碑》，叙次略同。颜碑记节度剑南，拔吐蕃摩弥城，而不载南诏之役；公诗美其文章义激，而不及其武略。古人不轻谈人若此。

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

白丝行

此诗当是天宝十一二载间，客居京师而作，故未有忍羁旅之说，当依梁氏编次。师氏谓此诗乃讥奚怀贞。鹤云：怀贞亡于开元元年，公时才两岁，于年用不合。

缵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象床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此见缵丝而托兴，正意在篇末。上段，有踵事增华之意。欲成罗锦，用尺量丝，故须长；所织花草，色兼红碧，故不须白。熨贴裁缝，制为舞衣也。象床，指机床。玉手，指织女。乱殷红，谓经纬错综。动凝碧，谓光彩闪烁。）

《记》：“夫人缵三盆手。”【朱注】《广韵》：缵，绎茧为丝也，缵同。鲍照诗：“缵丝复鸣机。”

《唐书》：越州土贡花文宝花等罗。魏文帝诏：“每得蜀锦，殊不相似。”何逊诗：“金粟裹搔头。”尺以金粟饰之，富贵家之物。

《国策》：孟尝君至楚，献象床，直千金。江淹赋：“惜玉手之空伫。”

《广韵》：“殷，赤黑色。”《左传》：“左轮朱殷。”

王子安《青苔赋》云：“萦修树而凝碧。”

王彪之诗：“丝染墨悲叹，路岐杨感悼。”庚信《连珠》：“白羽素丝，随其所染。”

谢朓诗：“望望下鸣机。”【朱注】色相射，五色射人也。

《班彪传》：“细意委曲。”《南史》：何敬容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杨慎曰：《王莽传》有威斗，即尉斗也。威与尉音相近，本音畏，转音郁。《隋书》：李穆奉尉斗于杨坚曰：“愿公执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炤《通鉴释文》：尉斗，火斗，持火以申缵也，俗加火作熨。《说文》尉与炽本一字，从上按下也。又，持火申缵也。今俗言平曰尉帖。杜诗“美人细意熨帖平”是也。又，白乐天诗：“金斗熨波刀剪文。”曹植乐府：“裁缝紈与素。”

春天衣著为君舞，蛺蝶飞来黄鹂语。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香汗清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下段，有厌故喜新之感。蝶趁舞容，鹂应歌声，落絮游丝乘风日而缀衣前，比人情趋附者多。一经尘汗污颜，弃置何所，见繁华忽然零落矣。士故有鉴于此，不轻受汲引而甘忍羁旅，诚恐一旦弃捐，等于敝衣耳。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此章两段，各八句。）

徐君倩诗：“衣著一时新。”鲍照诗：“催弦急管为君舞。”

何逊诗：“黄鹂隐叶飞，蛺蝶萦空戏。”

庚信诗：“落絮鹅毛下。”徐陵诗：“柳絮飞还聚，游丝断复结。”

庚肩吾诗：“桃红柳絮白，照日复随风。”照日宜轻举，谓丝絮飘飏，与衣之轻举相宜。《楚辞》：“愿轻举以远游。”

六朝诗：“朱颜润红粉，香汗沾玉色。”古诗：“空床委清尘。”邢劭诗：“桃李无颜色。”

衣裳在笥，故有开合。汉艳歌：“乍开乍合。”《世说》：桓冲妻曰：“衣不经新，何由而故。”阮籍诗：“君子在何许。”

嵇康《琴赋》：“历世才士，并为之赋。”《刘向传》：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汲引难，难就荐引也，即记难进易之难。

魏甄后《塘上行》：“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左传》：“羈旅之臣。”《汉书》张晏注：“羈，寄也。旅，客也。”

钱谦益曰：《傅咸集》载郭泰机诗云：“皤皤白素丝，织为寒女衣。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机杼。天寒知运速，况复雁南飞。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人不取诸身，世事焉所希。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此诗用泰机之诗而反之。泰机以白丝寒女自喻，而致憾于衣工之弃我，以冀咸之相荐。公诗谓白丝素质，随时染裂，有香汗清尘之污，有开新合故之置，所以深思汲引之难，恐惧弃捐而忍于羈旅也。

鳌按：诗咏白丝，即墨子悲素丝意也。已悲素质随时染，当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渐，及其见置时，欲保素质得乎？唯士守贞白，则不随人荣辱矣。此风人有取于素丝欤。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鹤注】郑虔膺博士之命，在天宝九载。以诗中第五首考之，是公未定官时游此，当在十一二载间。《东方朔传》：窦太主曰：“回舆枉路，临妾山林。”注：“园中有山，故言山林。”《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俗呼为塔陂。

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谷口旧相得，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首章领起，乃未至而遥望之词。上四，何氏山林。下四，陪郑同游。自塘至桥，桥畔有园，园中有竹，层次如画。谷口，指郑。濠梁，指何。赵汭曰：何于郑为旧交，因而并招及己，但以素有山林幽意，故作此游，非轻赴人招也，说得曲折微婉。《杜臆》末拈幽兴，为十首之纲。）

《世说》：祖逖曰：“昨夜复南塘一游。”此借其字。【朱注】许浑诗云：“背岭枕南塘。”意亦在韦曲左右。

《通志》：韦曲之西有华岩寺，寺西北有雁陂，陂西北有第五桥。张礼《游城南记》：第五桥，在韦曲西，以姓得名。

《世说》：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魏文帝诗：“菱芡覆绿水。”

庚肩吾诗：“野竹交临浦。”梁王训诗：“石桥通小涧，竹路上青霄。”谷口，用郑子真事，注见首卷。

《庄子》：庄子与惠子，同游濠梁之上。吴论：“园以水胜，故称濠梁。”陶潜诗：“山泽久见招。”

陈子昂诗：“山深兴转幽。”

《盘中诗》：“何惜马蹄归不数。”

赵汭曰：凡一题而赋数首者，须首尾布置，有起有结，每章各有主意，无繁复不伦之失，乃是家数。观此十章，乃后五章，可见。

王嗣爽曰：山林与园亭异。依山临水，连村落，包原隰，涵樵渔，王右丞辋川似之，非止一丘一壑之胜而已。合观十首，分明一篇游记，有首有尾，中间或赋景，或写情，经纬错综，曲折变化，用正出奇，不可方物。

吴门顾氏曰：首章言马蹄，四章言没马，八章言走马，盖此游有马无舟，故舵楼疑越，刺船思郢，乃虚拟舟楫之趣，非实事也。

黄生曰：首章叙入何郑，他人不免费手，此能引古为喻，语不繁而意已明，何等简净。

其二

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翻疑舵楼底，晚饭越中行。（二章，志林中景物之胜。首二为纲，三四承夏木，五六承风潭。未乃触景而念昔游。风潭覆以夏木，见其萧森可爱。【朱注】卑枝接叶二句，古人所谓叠韵诗。食有芹鲫，

乃初到而留饮，未云晚饭，盖至暮而留宿矣。）

庚信诗：“交柯乍百顷，擢木或千寻。”黄希曰：潭，当是广济潭，在万年县。祖孙登诗：“风潭如佛镜，出溜似调琴。”

《汉书·货殖传》：“山居千章之萩。”注：“大树曰章。”陶潜诗：“夏木独森疏。”

方氏疑“卑”、“低”二字犯重，然古人亦所不避。太白诗云“玉窗青青下落花”，“下”、“落”两字不免犯重，但“下”就窗前言，“落”就花片言，亦自有别。《列子》：“鸿鹄高飞，不集卑枝。”孙擢诗：“晚花犹结子。”

周景式《孝子传》：“三荆同株，接叶连阴。”

银丝，鲜鲙之色。碧涧，芹菜所生。《洛阳伽蓝记》：王肃至魏，饭鲫鱼羹。《酉阳杂俎》：南孝廉善斫脍丝，缕轻可飞。

《吕氏春秋》：菜之美者，云梦之芹。《说文》：“楚葵，水芹也，今水中芹菜。一名水英。”谢灵运诗：“铜陵映碧涧。”

庚信诗：“翻疑承毒水。”南方大船，尾有舵楼。仲长统诗：“微风为舵。”

公年二十时，曾游吴越。

其三

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异花来绝域，滋蔓匝清池。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露翻兼雨打，开拆渐离披。（三章，记林间花卉之奇。首记花名，次记花种。五六承异花，见其可贵。七八承滋蔓，怜其易谢。张骞不携此种，故曰空到。《本草》弗载其名，故曰不知。《杜臆》开拆，顶露翻。离披，顶雨打。）

《本草》：日华子云：独活，一名戎王使者。戎王子，当是其类。《朱子语类》：未知何种。鹤曰：加一“戎”字，言其来自戎中，犹云戎菽、戎葵。《杜臆》：人竞珍之，故犹称“戎王子。”胡夏客曰：外国王子入居内地，携有其土异花，何将军得其种也。此说“戎王子”是借人称花。

《汉书注》：月支，西域外国也。《旧唐书》：肃州酒泉郡，汉月氏国地。氏，音支。

《水经注》：水侧生异花。李陵书：“出征绝域。”

《左传》：“无使滋蔓。”王俭诗：“兰生已匝苑。”《子虚赋》：“游于清池。”

《史记》：汉使至。

宋玉《九辩》：“奄离披此梧楸。”

初疑第五句“空”字上不应用“徒”字，后见《许彦周诗话》作“汉使惭空到”，但“惭”字又下得太实。杨升庵云：古人用字，有不嫌重者，《左传》：“十年尚犹有余臭。”“犹”即“尚”也。《书经》：“弗遑暇食。”“遑”即“暇”也。据此，则“徒”“空”不妨连用矣。若实字便不当叠用，太白《怀张子房》诗“我来圯桥上”，却是言桥桥，可乎？

其四

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四章，羨林傍幽僻之致。上四写景，下四叙情，上四以整炼为工，下四以萧疏见致，俱有章法。没马是实事，藏蛇是想像。《杜臆》：公献赋不售，故欲卖书买宅，乃愤激之词。此云晚花，七章言清晨白日，见其次第。）

《汉书》：高祖适从旁舍来。

梁简文帝诗：“晚花栏下照，疏萤簟上飞。”

《庄子》：“输碾地。”《西京赋》：“当足见碾，值穀被辄。”此言碾辙底陷处，水流成涡，偶举所见以入诗，如“坏道哀湍泻”亦然。

《杜臆》谓园木周围曲绕，状如碾槽之涡。

萧琛诗：“奕奕工辞赋。”古诗：“虚名复何益。”

未赊，言不远。《魏志》：蔡邕见王粟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家书籍文章当尽与之。”

捻，指取物也。

《邴原传》：原游学诣孙崧，崧曰：“君乡里郑君，学者之范模也，君乃舍之，所谓以郑君为东家丘也。”原曰：“以郑君为东家丘，以仆为西家愚夫耶。”王筠诗：“微步出东家。”东家，指何氏。

其五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箏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五章，见山林景物，而喜逢豪饮，在四句分截。言此间穿池垒石，特大地中剩水残山耳，其势之雄阔，足以破沧江而开碣石。烹笋摘梅，园中佳品。弹箏换酒，将军豪兴。故复移席苔前，以享其用意之殷勤。申涵光曰：起语近纤，五六太板。）

《唐书》有残膏剩馥之句。隋炀帝诗：“日落沧江静。”

庚信《谢滕王启》：“蒲桃绕馆，始开碣石之池。”

本是风折笋而绿垂，雨肥梅而红绽，乃用倒装句法耳。沈佺期诗：“园槿绽红艳。”

古诗：“十五学弹箏，银甲不曾卸。”以银甲作指甲，取其有声。

《晋书》：阮罕为散骑常侍，常以金貂换酒。《唐·车服志》：佩鱼始高宗朝，武后改佩鱼为龟。中宗初，罢龟袋，复给鱼。杨慎曰：高宗初，用佩鱼，以鲤为李也。武后改用龟，龟属玄武也。杜诗“金鱼换酒来”，此时仍用鱼矣。李白《赠贺知章》云“金龟换酒处”，盖系往时旧物耳。卢照邻诗：“金貂有时须换酒。”

《后汉·陈蕃传》：薛勤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庚信赋：“细草横阶随意坐。”《天台山赋》：“践毒苔之滑石。”

王嗣爽曰：通首散漫写去，无起束呼应，另是一格。亦缘十首自有大起结，此首如中联也。又曰：银甲二句，见其好客而贫。何本武人，而风致不减贺季真，尤为难得。

后人沾丐杜诗，皆成佳句。杜有“春色醉仙桃”句，陈简斋云：“暖日

薰杨柳，浓阴醉海棠。”杜有“红绽雨肥梅”句，范石湖云：“梅肥朝雨细，茶老暮烟寒。”各见脱化之妙。

其六

风磴吹阴雪，云门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装绵。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六章，状山林高寒，而美其淳朴，亦四句分截。风磴而吹阴雪者，乃云门之吼瀑泉也，以下句解上句。盖夏本无雪，飞瀑遥溅，乍疑是雪耳。酒醒方思卧簟，而衣冷反欲装绵，言夏日阴森也。野老看客，馈以河鱼，即此见风土淳朴，与他处不同。【洪注】“另有一山川”，暗用桃花源事。）

鲍照诗：“既类风门磴。”

孔融诗：“高明跃云门。”《山海经》：“庐山有瀑布泉。”

应劭《艺文志注》：“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称野老。”丘迟诗：“野老时一望。”

《淮南子》：“河鱼不得明目。”晋乐曲：“酤酒不取钱。”

《亢仓子》：“政省则人淳朴。”

陶潜诗：“山川一何旷。”

其七

楝树寒云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野鹤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独苍苍。（七章，记山林物产，而叹其景幽，亦四句分截。茵蔯之脆，得生菜而加美。楝树之阴，展食单而倍凉。次联分顶，野鹤晨出，言其超旷，山精昼藏，言其深邃。百里之内，独见苍苍，甚言石林之高耸，非谓何林有百里也。此云晨日，下二章言晚、言夜，次第又相联络。）

棘乃小枣，棘下铺单，颇无佳致，当是楝树。《诗正义》：“白色为楝，赤楝为棘。”郭璞曰：“赤楝叶细而歧锐，白楝叶员而歧大，木也。”陶潜诗：“寒云没西山。”

《本草》：茵蔯，蒿类，经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

赵氏以单为铺地之单，乃布单也。邵氏以单为盛器之章，乃竹筐也。谓方曰笥，圆曰箠。朱氏从前说。郑望《膳夫录》：韦仆射巨源，有烧尾宴食单。

《世说》：“昂昂如野鹤之在鸡群。”秦嘉诗：“清晨当引迈。”

《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庚信诗：“山精镂宝刀。”

石林，丛石如林也。《楚辞》：“焉有石林。”《述异记》：汉沔会流处，岸上有石，铭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传李斯刻此石。

江淹诗：“山气亘百里。”梁萧统诗：“渐见岫苍苍。”

王嗣爽曰：公恣意冥搜，触目成趣，粗亦成精，近不遗远，随意命笔，变幻生动如此。

其八

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八章，因水府而旁记游迹。上四实景，下四虚摹。山林胜游，留连累日，故柳渚昆池，亦皆经过。折荷脱巾，醉时狂态。刺船解水，走马而思泛舟也。）

曹植诗：“走马长楸道。”《唐书·安乐公主传》：尝请昆明池为私沼，不得，乃自凿定昆池。张礼《游城南记》：池在韦曲之北。定昆池，既在韦曲之北，杨柳渚亦当在其傍。

《西阳杂俎》：魏郑公恚，取大荷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传吸之，名碧筒杯。按：池有荷叶，醉中把此为戏，顾氏以为饮器之名，非是。汉《招商歌》：“青荷昼偃叶夜舒。”

《晋·山简传》：时人歌曰：“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白接，白巾也。《尔雅注》：“白鹭翅上有长翰，江东取为接。”

王洙曰：郢客善操舟，吴儿善泅水。《庄子》：刺船而去。山涛诗：“刺船莲花浦，郢客思遨游。”郢，乃楚之都。

解水，识水性也。谢朓诗：“吴儿未习水，歇笑轻波澜。”

梁高爽诗：“坐对空寂宇。”秦山，即终南山。

诸家以上六句为追叙旧游，非也。此游本在夏时，而把荷解水亦正言夏日事，岂指平时游历耶。诸章言鲜鲫香芹，言绿笋红梅，言生菜食单，言醉把荷叶，知园中留饮非一日矣。此章所忆经过兴会，盖同属游园事也。

其九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絺衣挂萝薛，凉月白纷纷。（九章，宿何园而记其韵事。上四见主人儒雅，下四言夜景清幽。首句属赋，起不好武。次句属比，起总能文。【顾注】五六乃倒装，本言风入而酒醒，夜分犹听诗也。诵诗者，必何氏子弟。【赵汭注】微风凉月，不作对耦，转换开阖，意态无穷，此所谓大家数也。）

《南史·萧恭传》：“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

《世说》：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谢车骑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颜氏家训》：汉郎颜驷，自称好武，更无事迹。《归去来辞》：“稚子候门。”

《前汉·贾谊传》：诸生于是以为能文。

《风赋》：“清清泠泠，愈病析醒。”嵇康诗：“微风动袿。”

静夜分，夜中分，出更漏也。魏文帝诗：“静夜不能寐。”《周礼》：“以星分夜。”《韩非子》：“夜分而闻鼓新声者。”

薛荔女萝，见《楚辞》。岑文本诗：“雕楼网萝薛。”

王融诗：“壁门凉月举。”言月穿萝薛，影著絺衣者纷纷零落也。张正见诗：“纷纷白雪绮窗前。”

刘会孟谓将军好文，亦见世变，《杜臆》谓此治终乱始之机，皆非也。

明皇好大喜功，致将帅开边启衅，黷武而殃民。公诗“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盖伤之也。何将军不好武，正与邀功生事者有别，少陵岂肯讥之耶？宋、明之世，以将不知兵而亡，天宝之时，以将好用兵而乱，事势不同，未可概论。刘之谬于说诗，往往如此。

其十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只应与朋友，风雨亦来过。（十章总结，乃出门以后情事。首二惜别之情，三四别后之景，五六回忆前事，七八豫订重游。幽意不惬，为迫于归期耳，两句起势突兀。舞曰自笑，歌曰谁怜，无复林中豪兴矣，故须再过以慰寂寥。朋好，指郑广文。钱谦益曰：八句之内，势变多端，尺寸之间，移形换步，正所谓“波澜独老成”也，杜老不容易放笔如此。）

江淹诗：“寂寞幽意长。”《世说》：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意思甚不惬。

宋之问诗：“归期多年岁。”《庄子》：“为之奈何。”

《易》：“出门同人。”庾信诗：“画水流全住，图云色半轻。”

刘显诗：“回首望归途。”左思诗：“白云停阴冈。”

刘放曰：古人多歌舞饮酒。张燕公诗云：“醉后欢更好，全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话总成诗。”李白云：“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环。”今时舞者，必欲曲尽奇妙，又耻效乐工艺，益不复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诗，自隋以前，南北旧曲颇似古，如《公莫舞》、《丁督护》，亦自简淡。唐来，是等曲又不复入听矣。近世乐府为繁声，加重叠，谓之缠声，促数尤甚，固不容一唱三叹也。沈约诗：“心从朋好尽。”

《杜臆》：风雨，用《谷风》诗语。

卢元昌曰：公自留赠崔子后，还乡整旆，故山兴浓。贫交之叹，白丝之悲，既有慨乎言之。何将军于衰马困顿时，独有濠梁见招之举，得非城东种瓜之客，灞陵射虎之人欤？宜公于游览之下，记叙特详也。

丽人行

【鹤注】天宝十二载，杨国忠与貌国夫人邻居第，往来无期，或并辔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冬，夫人从车驾幸华清宫，会于国忠第，于是作《丽人行》。此当是十二年春作，盖国忠于十一年十一月为右丞相也。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袂稳称身。（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首叙游女之佳丽也。三言丰神之丽，四言体貌之丽，五六言服色之丽，头背四句，举上下前后，而通身之华丽俱见。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概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

《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类。”《晋书·礼乐志》：魏以后，但用三日，不复用巳。刘尊诗：“三月三日咄泉水。”赵曰：晋宋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为题。唐开元中，都人游赏于曲江，莫盛于中和、上巳节。王右军《兰亭曲水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曹植《洛神赋》：“睹一丽人，于岩之畔。”王绩《三月三日赋》：“聚三都之丽人。”

刘缓诗：“日日态还新。”庚信《答赵王启》：“飘飘意远。”王粲《神女赋》：“何产气之淑真。”浓如红桃裛露，远如翠竹笼烟，淑如瑞日祥云，真如澄川朗月，一句中写出绝世丰神。

《东京赋》：“擘肌分理。”《楚辞·招魂》：“靡颜膩理。”又《大招》：“丰肉微骨。”【周甸注】肌卢腠理，细嫩而膩滑，骨肉匀，肥瘠相宜也。《神女赋》“秣不短，纤不长”，即骨肉匀也。

古诗：“被服罗衣裳。”《南都赋》：“暮春之气，元巳之辰。”

卢肇《柘枝舞赋》：“靴瑞锦以云匝，袍蹙金而雁欹。”赵曰：杜牧自谓其诗“蹙金结绣”，知“蹙金”乃唐人常语。【周注】孔雀、奇禽，麒麟，瑞兽，衣上所绣物色。胡夏客曰：唐宣宗尝语大臣曰：“玄宗时内府锦袄二，饰以金雀，一自御，一与贵妃，今则卿等家有之矣。”此诗所云，盖杨氏服拟于宫禁也。

辛延年诗：“头上蓝田玉。”

赵曰：翠微叶，言翡翠微布于彩之叶，若作翠为叶，则以翠为匝之叶也。杜曰：《广韵》彩，妇人髻饰花也。鬓唇，鬓边也。

《晋书·阮孚传》：“以著背后。”

赵曰：腰袂，即今之裙带，缀珠其上，压而下垂也。【吴注】《尔雅》：“袂谓之裾。”郭璞云：“衣后裾也。”稳称身，不徒以其服美矣。

刘缓诗：“袜小称腰身。”赵曰：此四句即曹植“头上金雀钗。腰佩紫琅玕”之势。杨慎谓松江陆深见古本尚有二句：“足下何所著？红蕖罗袜穿镫银。”今按：两段各十句为界限，添此反赘。钱云：考宋刻并无，必杨氏伪托耳。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次志秦、虢之华侈也。驼峰二句，言味穷水陆。犀箸二句，言饮食暴殄。黄门二句，言宠赐优渥。箫管，言声乐之盛。宾从，言趋附者多。《杜臆》：态浓八句，极状姿容服饰之盛，而后接以“就中云幕”二句，“紫驼”四句，极言肴饌品物之美，而后接以“黄门飞鞚”二句，皆倒插法，唯杜善用之。）

庚信诗：“就中言不醉。”《西京杂记》；成帝设云幄、云帐、云幕于甘泉紫殿，世谓三云殿。【周注】云幕，谓铺设幕帐如云雾也。《三辅黄图》：椒房殿，在未央宫，以椒和泥涂壁。班固《西部赋》：“后宫则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汉官仪》曰：皇后称椒房，取其蕃实之义也。《诗》云：“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又，以椒涂宫室，亦取其温暖，辟除恶气。

《旧唐书》：太真姊三人，皆有才貌，并封国夫人，大姊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通鉴》：适崔氏者为韩国，适裴氏者为虢国，适柳氏者为秦国。【鹤注】《明皇杂录》：上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衣服，共会于国忠第，同入禁中，炳焕照烛，观者如堵。度上已修禊，亦必尔也。

洙曰：《汉书》：大月氏，本西域国，出一对橐驼。注云：脊上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为帮。《西阳杂俎》：衣冠家名食，有将军曲良翰作驼峰炙，味甚美。王绩《游北山赋》：“拭丹炉而调石髓，裹翠釜而出金精。”

【周注】《三辅黄图》：董偃以水精为盘贮冰，同色。《太平御览》：《交州杂事》：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所献缥绀水精盘各一枚。王绩《签赋》：“舞灵蛟之素鳞。”

《西阳杂俎》：明皇赐禄山有金平脱、犀头匙箸。《楚辞》：“时厌饫而不用兮。”《晋书》：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诗》：“执其鸾刀。”《传》云：“鸾刀，刀环有铃，割中节也。”

《西征赋》：“饗人缕切，鸾刀若飞。”嵇康诗：“随波纷纶客。”

《汉·百官表》注：禁中黄门，谓阍人居禁中，在黄门之内给事者。

【钱笺】《明皇杂录》：虢国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骢，使小黄门为御。紫骢之骏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此所谓“黄门飞鞚”也。鲍照诗：“飞鞚越平陆。”《通俗文》：“制马口曰鞚。”

《王莽传》：“络绎道路。”【钱笺】《新书》：帝所得奇珍及贡献，分赐之，使者相衔于道，五家如一。此所谓“御厨络绎”也。《周礼·膳夫》：“珍用八物。”注：“珍用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熬、肝、膋也。”

汉武帝《秋风词》：“萧鼓鸣兮发棹歌。”曹植《七启》：“箫管齐鸣。”又诗：“过庭长哀吟。”《诗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魏文帝《与吴质书》：“輿轮徐动，宾从无声。”《刘向传》：“杂遝众贤。”古诗：“先据要路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

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瞋。（末乃指言国忠，形容其烜赫声势也。秦、虢前行，国忠殿后，鞍马逡巡，见拥护填街，按辔徐行之象。当轩下马，见意气洋洋，旁若无人之状。杨花青鸟，点暮春景物。见唯花鸟相亲，游人不敢仰视也，一时气焰可畏如此。末句仍用倒插作收。朱注：国忠与虢国为从兄妹，不避雄狐之刺，故有近前丞相瞋之语，盖微词也。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后段六句收。）

曹植诗：“游马后来。”鲍照诗：“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庄子》：“逡巡而却告之。”

王融诗：“当轩卷罗縠。”《古诗为焦仲卿妻》：“下马入车中。”锦茵，谓地铺锦褥。丘迟诗：“舒心谢锦茵。”

【钱笺】乐府《杨白花歌》曰：“杨花飘荡落南家。”又曰：“愿衔杨花入窠里。”此句亦寓讽于杨氏。《七命》：“素肤雪落。”《广雅》：“杨花入水化为萍。”《尔雅翼》：萍之大者曰苹，五月有花，白色谓之白苹。张华诗：“白苹开素叶。”隋炀帝《江南曲》：“絮飞晴雪暖风时。”此即“杨花落雪”之意。

赵曰：青鸟应如鸚鵡之类，豢养驯熟，飞衔红巾，此借用西王母青鸟也。薛道衡诗：“愿作王母三青鸟，飞来飞去传消息。”《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坐中，忽有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夹侍王母旁。梁元帝《咏柳》：“枝边通粉色，叶里映红巾。”【赵注】红巾，盖妇人之饰。【黄注】巾，盖树间所挂之彩。

崔灏诗：“莫言炙手手可热。”《两京新记》：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赵曰：炙手可热，言势焰薰灼。

【钱笺】《唐语林》：会昌中，语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盖唐时长安语如此。桓麟诗：“超等绝伦。”

晋乐府词：“当年近前面发红。”《通鉴》：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玉台新咏》引汉桓帝时童谣曰：“抚梁之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相怒。”瞋怒之瞋，从目，音称人切。《陈余传》：瞋目张胆。瞋字从口。音田，盛气貌，《诗》：“振旅嗔嗔。”二字音义本异，杜却通用。【钱笺】乐史《外传》：十一载，李林甫死，以国忠为右相。十二载，加国忠司空。扈从之时，每家为一队，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相映，如百花焕发。遗钿坠舄。珠翠灿于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窥其车，香气数日不绝。驼马千余头匹，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及秦国先死，独虢国、韩国、国忠转盛。虢国又与国忠乱，每入朝谒，国忠与韩、虢联辔，挥鞭骤马，以为谐谑。此诗语极铺扬，而意含讽刺，故富丽中特有清刚之气。周敬曰：铺叙得体，气脉条畅，的从古乐府摹出，另成少陵乐府。卢元昌曰：中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后云“慎莫近前丞相瞋”，玩此二语，则当时上下骄淫，渎伦乱礼，已显然言下矣。陆时雍曰：诗，言穷则尽，意褻则丑，韵软则庠。杜少陵《丽人行》，李太白《杨叛儿》，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则也。又曰：色古而厚，点染处不免墨气太重。

《随笔》云：《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贵者，若“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齐侯之子，卫侯之

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夸服色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掇也。”赞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华”，“华如桃李”，“鬢发如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颜如舜华”，“洵美且都。”语嫁聘之侈者，若“百两彭彭，八鸾琤琤，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烂其盈门。”其词可谓尽善矣。魏晋六朝，流连光景，不可胜述。唐人播之歌诗，固亦极挚，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微 叶垂鬓唇，珠压腰褭稳称身”，“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调鸣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楼上楼前尽珠翠，眩转荧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丽句也。予独爱朱庆余《闺意》一绝：“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细味此章，元不谈量女之容貌，而其华艳韶好，体态温柔，风流蕴藉，非第一人不足当也。欧阳公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舍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工”，斯之谓也。张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直万金。”其爱之重之可见矣。然比之庆余殊为不及。

虢国夫人

诗云：“承恩入朝。”乃虢国得宠时作。依类编入，当附《丽人行》之后，但未定何年耳。【朱注】此诗见草堂逸诗。据《张祜集》，作《集灵台》二首。又，《万首唐人绝句》作张祜。《三体诗》、《唐诗品汇》亦作张祜。集灵台与紫微殿相近。今按：祜乃中唐人，去天宝已久，若作追忆虢国之词，亦当微带乱后事，诗意全不及之，还是讥讽现在，应属少陵作也。《唐·后妃传》：杨贵妃三姊：长韩国，三虢国，八秦国，并承恩入宫掖。《通鉴》：至德二载，贵妃缢死于佛堂，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乍读此诗，语似称扬，及细玩其旨，却讥刺微婉。曰虢国，滥封号也。曰承恩，宠女谒也。曰平明上马，不避人目也。曰淡扫蛾眉，妖姿取媚也。曰入门朝尊，出入无度也。当时浊乱宫闱如此，已兆陈仓之祸矣。一旦红颜委地，白骨谁怜，徒足贻臭千古焉耳。）

王褒《讲德论》：“主恩满溢。”

《史记·张良传》：“平明与我会此。”《搜神记》：“上马赴前程。”

《前汉书》：历金门，上玉堂。

《后汉·陈著传》：“脂油粉黛。”《广韵》：“涴，泥着物也。”

《楚国策》：“颜色变作。”

《杨妃外传》：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谗浪，每入宫中，移晷方出。貌国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扫，画眉也。《诗》：“螭首蛾眉。”蛾之眉曲而细，美人之眉似之。《过秦论》：“履至尊而制六合。”

九日曲江

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时公年四十有二，故云百年已半。

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杜臆》：此章即老去悲秋之意。上四，拈九日，所感在身老，故有兼悲之叹。下四，拈曲江，所伤在落魄，故有摇荡之嗟。通首将一景一情，两截重叙，虚实相间格，杜集频用之。此诗乍看似乎直致，须抑扬说来，方见曲折生动，言茱萸虽好，而菡萏已衰，不觉悲秋悲老，兼集意中也。且江上此游，仿佛荆门胜会，而摇荡花期者，犹是去秋故吾，浮沉身世，又可悲已。）

《荆楚岁时记》：“茱萸，一名藜，九月九日熟，味辛色赤，拆其房插头，可辟恶气。”曹植诗：“茱萸自有芳。”

《尔雅》：“荷，芙蕖，其华菡萏。”洙曰：莲，茎为茄，叶为荷，花为菡萏，莲根为藕。刘桢诗：“菡萏溢金塘。”

张正见诗：“百龄倏忽半。”

屈原《远游》：“轶迅风于清源兮。”

《九域志》：江陵府龙山上孟嘉落帽台，其地在荆门东。宋之问诗：“邪溪此路通。”

李百药诗：“晚来风景丽。”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

《上林赋》：“与波摇荡。”《荆楚岁时记》：“九日为菊花会，故云菊花期。”《续齐谐记》：费长房谓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厄，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则此祸可除。”

杜甫全集卷之三

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

《杜臆》：韦曲，在京城三十里，贵家园亭、侯王别墅，多在于此，乃行乐之胜地。然此游必在天宝之季，禄山未乱之先，故花蕃盛如此，编者误置在乾元初耳。【钱笺】《雍录》：吕图，韦曲在明德门外，韦后家在此，盖皇子陂之西也。杜曲，在启夏门外，西向即少陵原，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者。《通志》：韦曲在樊川，唐韦安石之别业。

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绿樽须尽日，白发好禁春。石角钩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时占丛竹，头戴小乌巾。（首章，对韦曲春景而动归隐之怀。上四，惜花之情反言以志胜。下四，寻幽之意托言以寄慨。时盖献赋不遇，有感而发欤？【赵汭注】起用俗语，豪纵跌宕。《杜臆》：此诗全是反言以形容其佳胜。曰无赖，正见其有趣；曰恼杀人，正见其爱杀人；曰好禁春，正是无奈春何；曰钩衣刺眼，本可憎而转觉可喜。说得抑扬顿挫，极生动之致。）

《汉·高帝纪》：“始大人常以臣亡赖。”注：“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亡赖。”

沈约诗：“忧来命绿樽。”扬雄《河东赋》：“尽日盛酒。”

赵注谓白发禁春，老不流荡也。然禁春须用樽酒，意中实不能禁矣。

朱注云：禁，是禁当之禁。《仇池记》：石角外向。

占，据也。齐顾则心诗：“萧萧丛竹映”。

《南史》：刘岩隐逸不仕，常著缁衣小乌巾。陆时雍曰：起处数语，意经几折，花本可爱，而反若恼人者，以少年之意气犹存，而老去之愁怀莫展，不觉对酒伤情耳。按此诗所云，若以二语括之，即“剑南春色浑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再以一语该之，即是“胜绝警身老”。大旨只在“白发禁春”四字。

其二

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城郭终何事，风尘岂驻颜。谁能与公子，薄暮欲俱还。（次章，记韦曲诸胜，有超然世外之意。上四写景，羨村居幽事。下四叙情，慨城市尘缘。公久住长安而未得一官，故曰：“城郭终何事，风尘岂驻颜。”赵氏以为拾遗时所作，误矣。公子，指驸马辈。俱还，反照陪游。）

《三辅黄图》：长杨宫中有垂杨数亩。

鲍照诗：“春畦及耘艺。”又诗：“悬装乱水区。”

谢朓诗：“好鸟叶间鸣。”曹植诗，“朝云不归山。”《杜臆》：“好鸟不归山”，言鸟犹知恋，引起下截意。

陆机诗：“京洛多风尘。”《神仙传》：淮南王初见八公曰：“先生年老，似无驻颜之术。”

《淮南子》：“薄暮而求之。”注：“薄，迫也。”

王嗣爽曰：大抵高人贵介，所好不无浓淡暄寂之殊，如陶学士以取雪烹

茶为清事，而党太尉以销金帐下浅斟低唱为乐事，然不知其为伐性之斧斤也。
“风尘岂驻颜”，所以箴之者至矣。

重过何氏五首

【鹤曰】前云“千章夏木清”，初游在夏，此云“春风啜茗时”，重游在春矣。前属天宝十二载，则此当是天宝十三载。诗又云“何日沾微禄”，乃是未授官时也，若十四载，则已授河西尉，又改率府胄曹矣。

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花妥驾捎蝶，溪喧獭趁鱼。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此章为重过而作，又是总起。上四，重过之由，下四，重过之景。【洪仲注】去夏之笋，隔年成竹，故云问竹。倒衣命驾，望公朝至。高枕吾庐，要公夜宿。《杜臆》将二句作报书中语，是也。旧云公视何园为吾庐，几于冒认己有矣。花妥溪喧，林中见闻，二句倒装，本言莺捎蝶而花堕，獭趁鱼而溪喧耳。黄生曰：野人居，承休沐地，皆就将军言。与长孙正隐诗“歌钟虽戚里，林薮是山家”同意。旧以野人居属公自言者，非。按：后章有“耽野趣”之句，知黄说不易矣。曰还、曰重，俱点重游。

《古诗为焦仲卿妻》：“幸可广问讯”。【顾注】东桥，即第五桥。

问讯云竹，此暗翻“看竹何须问主人”事。

陈琳乐府：“报书往边地。”

《诗》：“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司马相如《美人赋》：“命驾而东。”《晋书》：吕安与嵇康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国策》：“未得高枕而卧也。”陶潜诗：“吾亦爱吾庐。”

黄希曰：《曲礼正义》云：妥，下也。苏氏云：关中人谓落为妥。三山老人曰：花妥，即花堕也。捎，取也，掠也。

《月令》：“獭祭鱼。”

《汉书·张安世传》：休沐未尝出。汉制：内臣，五日一出休沐。注：“言休息沐浴也。”

庾信《小园赋》：“名为野人之家。”

卢元昌曰：天宝间，五家竞开第舍，一堂之费，动逾千万，至且撤韦氏宅为虢国居，又于亲仁坊起禄山第，莫不穷极壮丽。公子将军，特表曰野人居，取其俭朴以风世也。

其二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来幽兴极，步履向东篱。（次章，备写重来景事。樽榻依然，言主人能置酒而留宾。犬迎客，去年习见也，鸦护儿，今春乳子也，四句皆重游意。寺前云薄，陂上天清，方喜雨后初晴，故幽兴勃然，遂向东篱而览胜。末句起下平台之游。雨中对酒，故言樽在。尘封榻上，故云沙沉。落巢，谓新雏生落巢中。或云鸦儿落地，或云新巢落成，俱非。此章幽兴，与前游首章相应。）

王融诗：“潺湲石溜泻，绵蛮山雨闻。”

尹式诗：“云薄鳞逾细。”【朱注】《唐书》：长安县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元和中以为寺。《长安志》：翠微宫，在万年县外终南山之上。公诗已云翠微寺，恐非元和间所改也。

晋曹毗诗：“天清月晖澄。”《水经注》：灃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其地即杜之樊乡也。《十道志》：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故名皇子陂，隋改承安，唐复旧。《杜臆》：《名胜志》：杜曲在西安府之东，子美旧居。韦曲在城南，韦曲之东，有郑庄，即郑虔所居，西有塔坡，何将军之山林也。皇子陂，在韦曲之西。以皇对翠，乃借对法，岑参《早朝》诗“紫陌”“皇州”作对，亦此法也。

《宋书》：袁粲为丹阳尹，尝步屣白杨郊野间。《说文》：“屣，履中荐也。”陶潜诗：“采菊东篱下。”

此章后四句，顾宸谓翠寺、皇陂，公幽兴所注，故过东篱而往游于此。其说非也。若果游其地，不应轻点陂寺，况翠寺在南，皇陂在西，又不当向东篱而迂道。周篆谓翠寺、皇陂，前游之幽兴已极，故过东篱而别寻佳胜。此说亦非。若果属前游，何不于前十章叙入？且昆池、柳渚，俱经旁记，何独遗此胜地耶？原来翠寺、皇陂，只言遥望之景，诗意主在云薄天清，晴光可爱，以逗起末句耳。按顾注：此章云“向来幽兴极”，是追忆从前，下章云“自今幽兴熟”，是预期后日，两章系相照应。《杜臆》疑“幽”“兴”叠见，欲改作“游兴极”，反失作者之旨。

其三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三章，叙平台之游。平台记地，春风记时。点笔题诗，平台之趣写得萧散。翡翠蜻蜓，春时之景写得工细。六句皆今日幽兴。来往无期，欲常览此胜也。曰极，曰熟，又点重游。）

张率诗：“平台寒月色，池水怆风威。”

赵汭疑后游在夏，因改“春风”作“薰风”，今依鹤注，直是春游。

赵云：置砚于石栏，而题诗于桐叶。《杜臆》：砚在石栏而身坐台上，故须斜点笔。笔点，以笔濡墨也。

《说文》：“翡，赤羽雀。”“翠，青羽雀。”张正见诗：“竹竿鸣翡翠”。《韵会》：“桁，竹竿也。”顾云：晒衣之桁。古乐府：“还视桁上无悬衣。”

《楚国策》：蜻蜓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诗》：“其钓维何，维丝伊緡。”

陈子昂诗：“山深兴转幽。”

陶潜诗：“披草共来往。”

始而雨，既而晴，渐至日落，尽一日之兴矣，故下章不复言游，而惟称美将军。布置次第俱秩然有条。

其四

颇怪朝参懒，应耽野趣长。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四章，美将军逸兴。将军懒于朝参考，因耽野趣之长也。抛甲卧枪，见朝参之懒。移柳足梁，见野趣之长。未引渊明事，以方其高致。抛甲于雨，卧枪于苔，即前游“不好武”意。《杜臆》：自移，见不耽骄贵。才足，见甘于淡泊。白日羲皇，言可神游千古，不须高卧也，乃翻用陶语。此章幽意，与前游末章相应。）

王右军帖：“吾怪足下朝参少晚。”

谢惠连诗：“萧疏野趣生。”薛苍舒曰：车频《秦书》：符坚使熊邈造金银细铠，金为线以縲之。今谓甲之精细者为锁子甲，言相衔之密也。《唐六典》：甲之制十有三，今明光、光要、细鳞、山文、鸟铤、锁子，皆铁甲也。崔颢诗：“错落金锁甲。”

《武库赋》：“绿沉之枪。”《西溪丛话》：绿沉，以调绿漆之，其色深沉，如漆调雌黄之类。杨慎《丹铅录》：《邺中记》：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绿沉色，或紫绀色。王羲之《笔经》云：有人以绿沉漆管见遗。虞世南诗：“绿沉明月弦。”刘劭《赵都赋》：“弩有黄间绿沉。”梁简文诗：“吴戈夏服箭，骥马绿沉弓。”杨巨源诗：“吟诗白羽扇，校猎绿沉枪。”皆谓以绿沉色为漆，饰枪柄耳。【朱注】吴曾《漫录》：古乐府“绿沉明月弦”，此弓亦号绿沉也。《宋元嘉起居注》：广州刺史韦朗作绿沉屏风。《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绿沉。此以绿沉饰器服也。《南史》：任彦升卒，武帝方食西苑绿沉瓜。皮日休《新竹》诗：“一架三百本，绿沉森冥冥。”皆言其色也。

《尔雅疏》：“杨，一名蒲柳，生泽中，可为箭筈。”

《陶潜传》：“夏日虚间，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其五

到此应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怅望好林泉。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此首叙临别之意，又是总结。上四深羨林泉之胜，下则欲谋归老于此地也。考是年公方四十，而云“暮容色”者，蹉跎不遇，因有慨于暮景耳。【卢注】时虽参列选序，而尚未定官，故叹微禄难沾。）

【旧注】《礼记注》云：判，半也。【朱注】古音多四声互用，唐人犹知此法，如“判”字本去声，亦读平声。《吴越春秋》“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王筠《行路难》“含情蓄怨判不死”，是也。音义与“判”同。杜诗“判”字多作“判”。此诗“可判年”，犹云可却一年耳。又孙勔《唐韵》，字收入二十三阮：《玉篇》，一音伴。则字正可从仄声叶，非半年之解。

《世说》：周处曰：“年旦蹉跎，终无所成。”《颜氏家训》：“憔悴容色。”

谢朓诗：“怅望一途阻。”《北史》：韦夔淡子荣利，所居之宅，枕带林泉，时对琴书，萧然自远。

《后汉·独行传》：赵苞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

《世说》：深公答支遁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隋书》：王通教授河汾间，曰：“通有先人之敝庐，足以蔽风雨，薄田足以具檀粥。”初云樽在，末云把酒，见始终好客。周弘让诗：“把酒念浮生。”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

此诗年月难考，大抵在天宝间未乱时作。【鹤注】丈八沟，天宝元年，韦坚所通漕渠。《旧史》：大历元年九月，京兆尹奏开漕渠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上御安福门以观之。岂素有是渠，其后又开欤？《通志》：下杜城西，有第五桥、丈八沟。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此章为同游记胜也。首联泛舟入沟，次联纳凉之景，三联公子携妓，结聊晚际遇雨。轻迟深净四字，诗眼甚工。胡夏客曰：公子作诗，催之亦未必速就，“应是雨催诗”，调笑中却有含蓄。）

何承天《鼓吹曲》：“轻风起红尘。”

梁简文帝诗：“荷净月应来。”徐陵诗：“纳凉高树下。”

应场诗：“公子爱宾客。”庾信诗：“开冰带井水。”

曹植诗：“南国有佳人。”《家语》：“黍以雪桃。”注：“雪，拭也。”朱超道诗：“摘除莲上叶，拖出藕中丝。”

梁简文帝诗：“可怜片云生，暂重还复轻。”

赵曰：东坡诗“飒飒催诗白雨来”，句本于杜。

其二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承上章，伤风雨骤至也。雨来风急，领起全意。三四就席上言，五六就船头言。陂塘萧飒，五月成秋，以见乐不可极，万事皆然。《杜臆》：妓兼南北，见诸公子各尚豪华。【赵汭庄】北人不惯乘舟，故遇风雨而愁。）

朱超诗：“浮梁带雨来。”《记》：“儒有席上之珍。”

沈君攸诗：“风急细流翻。”《风俗通》：船头谓之舳，尾谓之舻。

庾信诗：“五两开船头。”

《吴越春秋》：“右抱越女。”陈后主诗：“转态结红裙。”

武陵王纪诗：“燕姬奏妙舞。”《后汉书》：明帝宫人，拂青黛蛾眉。

庾信诗：“眉心浓黛直点。”

缆以维舟，幔以蔽日。侵，迫近也。庾信诗：“幰拂缘堤柳。”

梁元帝诗：“朝浮兮浪华。”柳诗：“浹叠浪花生。”

陶潜诗：“行行循归路。”《楚辞》：“风飒飒兮木萧萧。”陈后主诗：“寒气尚萧飒。”

应璩《与从弟书》：“逍遥陂塘之上。”《记》：仲夏行秋令，是即五月秋也。【黄生注】结应纳凉意，五字亦警。

王嗣爽曰：二首相为首尾，以云雨为过脉，而归路萧飒，与放船好相照，故下“翻”字。杜公赋诗，有二首、三首，以至数首，其气脉大都联络照应。偶发于此。

醉时歌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

《旧唐书》：天宝九载，国子监置广文馆。《唐语林》：天宝中，国学增置广文馆，以领词藻之士。郑虔久被贬谪，是岁始还京师参选，除广文馆博士。【鹤注】《旧书》：天宝十二载秋，令出太仓米。诗言“日崇太仓五升米”，正其时也，当是十三载春作。《杜臆》：此诗多自道苦情，故以醉歌命题。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首叹郑公抱负不遇。）

《前汉·韩安国传》：诸公莫不称。《晋书》：王济云：“张华说汉史，衮衮可听。”师氏曰：唐制，御史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纠正百官之罪恶。省有三：一曰中书省，二曰尚书省，三曰门下省。台省，清要之职。谢混诗：“总轡出台省。”

《旧书》：天宝九载七月，国子监置广文馆。《新书·郑虔传》：明皇爱虔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在官贫约，甚淡如也。王彦辅曰：《北齐书》：王晞曰：“非不爱作热官，但处之烂熟耳。”黄希曰：世以宗正卿为冷卿，是亦冷官之意。

汉高祖诏：列侯居邑，皆赐大第室。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张衡《西京赋》：“北阙甲第，当道直启。”《孟尝君传》：“今君仆妾余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

后汉郑太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

《文心雕龙》：“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桓玄书：“一代大事。”《楚辞·七谏》：“年既过半百兮，愁坎轲而留滞。”王逸云：“坎轲，不遇也。”古诗：“坎轲长苦辛。”张綆注：坎轲，车失利貌。坎，一作轲，车不平也。轲，车折轴也。”

《史记·伍子胥赞》：“名垂后世。”李密诗：“万古传名谥。”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崇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此叙同饮情事。时赴，公过郑也。相觅，公要郑也。痛饮吾师，正见襟怀相契。）

《汉书》，元康元年，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

《老子》：“被褐怀玉。”卢照邻诗：“安知倦游客，两鬓渐如丝。”

《旧唐书》：天宝十二载八月，京城霖雨，米贵，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糶与贫人。《颜氏家训》：齐吏部侍郎房文烈，霖雨绝粮，遣婢糶米。

北齐高澄书：“缁纒襟期，绸缪素分。”

《滑稽传》：王先生怀钱沽酒。《括异志》：道士张酒酒，得钱即沽酒。陶诗：“逝将不复疑。”

郭象《庄子序》：“有忘形自得之怀。”《文士传》：祢衡有逸才，与孔融为尔汝交，时衡年二十，融年已四十。

《世说》：王孝伯云：“但常得无事，痛饮读《离骚》，可称名士。”

《齐书》：李元忠曰：“阮步兵吾师也，孔少府岂欺我哉！”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去识字终投阁。（此痛饮以尽欢，承上杜陵一段。春夜灯前，饮之候。高歌动神，饮之兴。相如、子云，借古人以解慰也。）

曹植诗：“清夜游西园。”何逊诗：“沉沉夜看流。”应璩书：“酌彼春酒。”

灯前，承夜。檐花，承春。庾信《烛赋》：“灯前桁衣疑不亮。”梁简文帝诗：“细雨阶前入。”江淹诗“共取落檐花”，刘邈诗“檐花初照月”，公诗“白花檐外朵”，皆实指檐前之花。《杜臆》云：檐水落，而灯光映之，如落银花，此另一说。

石崇《思归引》：“高歌凌云兮乐余年。”《列子》：“动天地，感鬼神。”师氏曰：言歌声幽怨也。

《前汉·朱买臣传》：妻慧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左思诗：“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汉书》：司马相如今文君当垆，身着犊鼻褌，涤器于市中。《魏志》：曹丕八岁能属文，有逸才。

《扬雄传》：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收雄。雄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问其故，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诏勿问。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此痛饮以遣意，应上广文一段。郑欲归去，以坎轲之故。孔跖尘埃，见名垂无用。相遇衔杯，欲其及时行乐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二段各六句，划然四段，宾主配讲到底，格律整齐。）

《陶潜传》：“为彭泽宰，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辞》。”

《史记》：子胥曰：“譬犹石田，无所用之。”《韩非子》：“不食于茅屋之下。”《淮南子》：“穷谷之污，生以苍苔。”

《汉书·萧望之传》：“宣帝不甚从儒术。”《庄子》：帝力于我何有哉。”

孔、跖对举，见《庄子》。俞文豹曰：孔子，万世之师，敢名呼而侪之盗跖，有伤名教。李白、韩愈诗，皆直书圣讳，均失言也。《左传》：哀公谏孔子，称曰尼父。庾信《伤心赋》：“一朝风烛，万古尘埃。”闻此指上尘埃句。陆机诗：“惨怆恒鲜欢。”

《晋书》：张翰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刘伶传》：“衔杯漱醪。”此诗次联失粘。

王嗣爽曰，此篇总属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又非真欲同寻醉乡也。公咏怀诗云“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可移作此诗之解。

卢世澂曰：《醉时歌》纯是天纵，不知其然而然，允矣高歌有鬼神也。按圣人至诚无息，与天合德，其浩然之正气，必不随死俱泯，岂可云圣狂同尽乎？诗云“孔跖俱尘埃”，此袭蒙庄之放言，以泄醉后之牢骚耳，其词未

可以为训也。欧阳公作《颜跖》诗，说生前死后，胸怀品格，悬隔霄壤，方是有功名教之文。

城西陂泛舟

此与后章，当是同时先后之作。

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此泛陂而志声妓之盛也。三四承楼船，五六承青蛾，歌舞奏而酒兴酣，故须百壶迭进，下四自相联络。朱瀚曰：楼船鼓吹，响传空际，故曰悲远天。牙樯锦缆，舟极华矣，春风迟，又若助以韶光。歌扇舞筵，宴胥乐矣，吹浪蹴花，又倍增其景色。中二联写得工丽绝伦。张性《演义》：动曰自信，牵曰徐看，见中流容与之象。）

宋南平王《白紵曲》：“佳人舞袖曜青娥。”宋玉《笛赋》：“摘朱唇，耀皓齿。”《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

江总诗：“横笛短箫吹复咽。”《朱鹭曲》：“度曲清且悲。”宋乐府《战城南》：“东邻歌管入青天。”谢朓诗：“巉岩带远天。”信，任也，任其自动也，如“冥搜信客旌”，鞍马信清秋”，皆如是解。《哀江南赋》：“铁轴牙樯。”樯，帆柱也。

《诗》：“春日迟迟。”庾信诗：“锦缆回砂碛。”又，张正见诗：“金堤分锦缆。”颜廷榘《意笺》：象牙作帆樯，此乐府之侈词；锦彩为舟缆，此甘宁之侈事，皆属借形语。

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出于《列子》。鱼吹、燕蹴，暗用其意。唐太宗诗：“船移分细浪。”阴铿诗：“莺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歌扇，歌者以扇障面也。摇，指水中扇影。

梁简文帝《筝赋》：“玩飞花之度窗。”陈后主诗：“上舞复依筵。”楼船容与，故须小舟送酒。晋歌词：“一船使两桨。”

《诗》：“清酒百壶。”《前汉·地理志》有酒泉郡。注：俗传城内有金泉之味如酒。裴秀诗：“有肉如丘，有酒如泉。”

张性曰：中间摹情写景，艳而不淫，所谓丽以则者也。

顾宸曰：天宝间，景物盛丽，士女游观，极尽饮燕歌舞之乐。此咏泛舟实事，不是讥刺明皇，亦非空为艳曲。

盛唐七律，尚有宽而未严处。此诗“横笛短箫悲远天”，次联宜用仄承，下云“春风自信牙樯动”，仍用平接矣。如太白《登凤凰台》诗，上四句亦平仄未谐，此才人之不缚于律者。在中晚则声调谨严，无此疏放处，但气体稍平，却不能如此雄壮典丽耳。

渼陂行

【鹤注】此天宝十三载，未授官时作。渼陂，因水味美，故配水以为名。【朱注】《长安志》，渼陂，在鄠县西五里，出终南山诸谷，合胡公泉为陂。《说文》：渼陂，在京兆渼县，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茷水。《杜臆》：胡松《游记》云渼陂上为紫阁峰，峰下陂水澄湛，环抱山麓，方广可数里，中有芙蓉、凫雁之属。【钱笺】《通志》：元末，游兵决水取鱼，陂涸为田。【邵注】泽障曰陂。

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天地黪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此遥望渼陂，在未开舟时。【邵注】黪惨，天色昏黑。琉璃，涌波清彻也。）

繁钦《与魏文帝笺》：“窃惟圣体，兼爱好奇。”

陆机诗，“友朋自远来。”

王粲《登楼赋》：“天惨惨而无色。”

江总诗：“丹水波涛泛。”《世说》：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万顷之波。”梁简文帝诗：“云开玛瑙叶，水净琉璃波。”

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鼉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此放舟入陂，陡遇风波险阻也。）

《淮南子》：“徒倚于汗漫之宇。”张衡赋：“布濩汗漫。”《国语》：秦泛舟于河。

王粲诗：“忧思壮难任。”

《说文》：“鼉，水虫，似蜥蜴而长大。”《吴都赋》：“长鲸吞航。”

《西京杂记》：昔人有游东海者，即而风恶。何逊诗：“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诗》：“何嗟及矣。”

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凫鹭散乱棹讴发，丝管凋嗽空翠来。（此泛舟佳景，时已风恬浪静矣。棹讴齐发，故凫鹭惊飞，此倒装句也。丝管方鸣，值云净天空，言晴霁景象。）

阴铿诗：“平湖锦帆张。”

《诗》：“招招舟子。”《楚辞》：“氛埃辟而清凉。”

《诗》：“凫鹭在泾。”《诗注》：“毛萇曰：凫鹭水鸟。鹭，凫属。”

《苍颉解诂》：“鹭，鸥也。”《列子》：“始惊骇散乱矣。”何逊诗：“中川闻棹讴。”

《前汉·志》：丝曰弦，竹曰管。鲍照诗：“丝管感暮情。”《记》：“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注：“噍与啁同。”陈后主诗：“歇雾含空翠。”

沉竿续缦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归无极终南黑。（此从水边泛入中央。渤澥清，言水色空旷。下无极，言山峰倒映。）

缦，丝弦也，王粲《游海赋》：“其深不测。”

古乐府《采莲曲》：“泛舟采菱叶。”《诗》：“隰有荷华。”谢朓诗：“澄江净如练。”【山谷注】《杂记》：“雍人拭羊。”注：“拭，净也。”

《诗》：“宛在水中央。”汉武帝曲：“横中流兮扬素波。”相如《子虚赋》：“俘渤澥。”应劭注：“渤澥，海之别枝也。”

谢朓诗：“汉广流无极。”《诗》：“终南何有。”毛苌曰：“终南，周之名山。”《雍录》：泔陂源出终南山。

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
。（此从中流移近南岸。袅窕，山影动摇。冲融，水波平定。日色将暝，船历寺前。蓝田月出，光照水中。此记黄昏之景也。）

《海赋》：“冲融滉。”

郭璞《江赋》：“咏采菱以扣舷。”《广韵》：“舷，船边也。”谢灵运诗：“暝还云际宿。”《长安志》：云际山大定寺，在鄠县东南六十里。《正韵》：“戛，铄也”。此谓船舷经过之声。

《诗》：“月出皎兮。”蓝田关，在蓝田县东南六十八里，即秦峽关也。《雍录》：峽关，在泔陂东南。

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此写月下见闻之状。灯火遥映，如骊龙吐珠。音乐远闻，如冯夷击鼓。晚舟移棹，如群龙争趋。美人在舟，依稀湘妃汉女。服饰鲜丽，仿佛金支翠旗。张綖谓“月出而乐作，光若神游异境”，是也。）

《庄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骊龙颌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海赋》：“冰夷倚浪以傲睨。”注：“冰夷，水仙人也。”郭璞云：“冰夷，冯夷也。”《楚辞》：“令海若，舞冯夷。”《洛神赋》：“冯夷击鼓，女娲清歌。”《搜神记》：冯夷，潼乡堤旨人，以八月上亥日渡河死，上帝署为河伯。《易》：“见群龙无首。”张衡《西京赋》：“万骑龙趋。”

《列女传》：舜崩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列仙传》：郑交甫游汉江，见二女解佩与之。《洛神赋》：“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后汉·刘盆子传》：“共击鼓歌舞。”

《前汉·志》：《房中歌》：“金支秀华。”注：“乐上众饰，有流翅羽葆，以黄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华也。”夏侯湛《襋赋》：“擢翠旗，垂繁纓。”《子虚赋》：“览于有无。”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末乃触景生情，有哀乐无常之感。见雷雨变幻，因知自少至老，俱当如是观，此推开作结。吴论：哀，顶鲸鼉雷雨等句。乐，顶锦帆丝管等句。此章七段，各四句分截。）

《左传》：“天威不违颜咫尺。”《易》：“雷雨之动满盈。”

沈约诗：“出涨海之苍茫。”《九歌》：“东风飘兮神灵雨。”

汉武帝《秋风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奈老何。”《列子》：“哀乐不能移。”

张綖曰：好奇二句，乃全篇之眼。岑生人奇，渚陂景奇，故诗语亦奇，骊龙四句，设想更奇。初学若以实理泥之，几于难解，熟读《楚辞》，方知寓言佳处。

朱鹤龄曰：始而天地变色，风浪堪忧，既而开霁放舟，冲融袅窕，终而仙灵冥接，雷雨苍茫，只一游陂时，情景迭变已如此。况自少壮至老，哀乐之感，何可胜穷，此孔子所以叹逝水，庄生所以悲藏舟也。

卢世浓曰：此歌变眩百怪，乍阴乍阳，读至收卷数语，肃肃恍恍，萧萧悠悠，屈大夫《九歌》耶？汉武帝《秋风》耶？

此篇第六段，托假象以写真景，本于汉《艳歌》，其辞云：“今日乐上乐，相从步云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榼壶。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珰，织女奉瑛琚，苍霞扬东讴。清风流西歊。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轮舆。”少陵盖善于摹古矣。

汉陂西南台

此台，前游所未至者，故重游而记其胜。

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兼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佛识鲛人，空濛辨鱼艇。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嵒崿增光辉(11)，乘陵惜俄顷(12)。(首叙登台望陂之景。台高水阔，故觉风日生凉。台旷无翳，故见天水相连。《社臆》：冷者，风也，而兼言日；永者，水也，而兼言天。下语之妙，真笔端有画。目击心领，束上起下。鲛人意拟，故曰仿佛。鱼艇遥瞻，故曰空濛。水漾山光，故曰错磨。山影水面，故曰颠倒。似此山水交辉，但惜俄顷登临耳。)

谢惠连诗：“高台骤登践。”

《西京杂记》：“每好风日，幡旄光彩。”

《诗》：“兼葭苍苍。”鹤曰：萑之未秀者曰兼，苇之未秀者曰葭，至秋成，谓之萑苇。离披，见二卷。

【张远注】天水相永，即秋水共长天一色意。王粲《海赋》：“天与水际”

《庄子》：仲尼曰：“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

《魏志》：武帝纂兵书，曰《接要》。

《海赋》：“仿佛其色。”《搜神记》：南海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绩纺，时从水中出，寄人家卖绡。

谢朓诗：“空濛如薄雾。”赵曰：言若无而空，若有而濛濛也。唐赵冬曦诗：“渔艇散湾曲。”【邵注】“小而长曰艇。”

束皙《补亡诗》：“粲粲门子；如磨如错。”潘岳《关中记》：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

《诗》：“颠之倒之。”《通志》：紫阁、白阁、黄阁三峰，具在圭峰东。紫阁，旭日射之，烂然而紫。白阁阴森，积雪不融。黄阁不知所谓。三峰不甚远。

(11)《西京赋》：“岳峻嵒崿。”郑曰：“嵒崿，山峻貌。”曹植《登台赋》：“齐日用之光辉。”

(12)《风赋》：“乘陵高城，入于深宫。”《江赋》：“倏忽数百，千里俄顷。”

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知归俗所忌，取适事莫并。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迎。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11)。(此有栖身物外之思。“身退岂待官”，结上劳生六句。“老来苦便静”，起下菱芡四句。杜诗每段各有关键如此。末句清景，包括上段所云。此章两段，各十二句，上段萧疏，下段沉郁。)

《庄子》：“大块劳我以生。”嵇康《幽愤》诗：“仰慕严郑，乐道闲居。”《汉书》：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三辅决录》：子

真，名朴；君平，名遵。

《庄子》：“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傅亮诗：“张邴结晨轨。”

【邵注】张、邴，俱汉人。张仲蔚，所居蓬蒿没人。邴曼容，免官养志自修。

骅骝不遇知己，甘与蛙杂居。蛙，即水迁所闻者。骅骝，良马，周穆王八骏之一。《传》云：骅骝、騄耳，日驰三万。

《周礼》：蝮氏，掌去蛙邑。《国语》：蛙邑之与同渚。《说文》：，即蛙。邑，大于者，即青蛙也。

任昉《为王俭集序》：“穷崖而返，盈量知归。”《史·秦纪》：秦俗多忌。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便静二字，本谢诗，而反用之。谢以便静为安闲，此以便静为阒寂，故觉其苦，而欲行乐陂间也。

《周礼》：“加笮之实，菱芡栗脯。”《说文》：“菱，楚谓之芰，秦谓之薺。”《武陵记》：三角四角曰芰、两角曰菱。芡，鸡头也。

《方言》：“雨楚谓之鸡头。”

《罗含别传》：廨宇喧扰，乃立茅茨之室。

朱超道诗：“扁舟已入浪。”

(11)蔡邕《王子乔碑》：“历载弥年，莫之能纪。”曹植诗：“明月澄清景。”

朱鹤龄曰：此诗俱本谢康乐。“怀新目似击”，即谢诗“怀新道转回”也。“乘陵惜俄顷”，即谢诗“恒克俄顷用”也。“外物慕张邴”，即谢诗“外物徒龙蠖”，又诗“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也。“知归俗可忽”，即谢诗“适已物可忽”也。“取适事莫并”，即谢《山居赋》“随时取适”，又诗“万事难并欢”也。“身退岂待官”，即谢诗“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也。“老来苦便静”，即谢诗“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也。公云“熟精《文选》理”，真不诬耳。

与鄂县源大少府宴漾陂

得寒字。梁氏编在天宝十四载，此亦无据。今依类入西陂诗内。

【鹤注】鄂县，即夏之有扈国。《唐书》：鄂县，属京兆府。【钱笺】时岑参同游，得“人”字，云：“载酒入天色，水凉难醉人。”公盖与参频游漾陂也。

应为西陂好，金钱罄一餐。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无计回船下，空愁避酒难。主人情烂慢，持答翠琅玕。（上四叙宴陂品物，下则感少府而答之以诗也。《杜臆》：罄钱设祭，酒肴必盛，独言饭瓜，称其尤异者耳。方回云：无计回船，有投辖意。）

西陂，即漾陂。

《前汉·淮南王安传》：多予金钱。又《梁孝王传》：为帝一餐。

北人称匕为抄，乃抄转也。【钱笺】《汉武内传》：太上之药，有风实、云子、玉津、金浆。葛洪《丹经》：云子，碎云母也。【朱注】云子，以拟饭之白耳。升庵《韵藻》引山稻名云子，直以云子为稻名，不知何本。次公指为菰米，则前人已驳其谬矣。公诗“尝稻雪翻匙”，可以互证。陆放翁云：“云子翻匙新稻饭，天吴拆绣旧衣糯。”此本引杜，而兼能注杜。

《广雅》：“水晶，石英也。”《山海经》：水玉，即水晶。《本草》：信州

武昌有水晶。

梁简文帝诗：“那得久回船。”

班彪《海赋》：“灿烂熒以成章。”《上林赋》：“烂熒远迁。”

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青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曹植诗：“腰佩翠琅玕。”翠琅玕，比主人之情重，故持诗以答之。邵云：以诗比美玉，非也

赠田九判官梁丘

泽州陈家宰廷敬曰：考《王思礼传》，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毗王款塞，明皇诏翰应接。旧注以此当降王款朝，是也。其谓翰报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词，不见确据。考帝纪及翰传，天宝十三年，无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风疾，因入京，废疾于家。田盖以使事入奏，当在翰未疾之先，非随翰入朝也。公所投翰诗，当是一时作，或即因田而投赠于翰也。《旧唐书》：哥舒翰讨禄山，以田梁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于邵《田司马梁丘传》：司马，京兆茂陵人，哥舒翰兼统五原，雅知其才，得之甚喜，表清胜府别将，改永平府果毅，长松府折冲。潼关失守，诏御史中丞郭英义，专制陇右，未及下车，表渭州陇西县令。

崆峒使节上青霄，河陇降王款圣朝。宛马总肥秦苜蓿，将军只数汉嫫姚。陈留阮瑀谁争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上四，叙哥舒受降之事。下四，美田九荐贤之功。使节西往，而降王入款，见翰能威名远眼也。马肥苜蓿，承降王。将数嫫姚，承使节。阮瑀，指高适，适本封丘尉，与陈留相近，他章云“好在阮元瑜”可证。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荐，故云“早见招”，而幕下赖之。留意渔樵，公仍望其汲引也。）

《周礼》：地官，掌邦国之使节。《蜀都赋》：“干青霄而秀出。”

【陈注】上青霄，谓崆峒地高，非指朝宁之地。

河陇，谓河西陇右。《西征赋》：“作降王于路左。”《汉·宣帝纪》：“款塞来享。”应劭注：“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也。”《唐书·哥舒翰传》：天宝十二载秋，翰领河西节度，击吐蕃，悉收九曲部落。

《王思礼传》：十三载，有吐谷浑苏毗王款塞，诏翰至磨环川应接之。

【吴注】梁武帝《净业赋》：“郢州克定，江州降款。”

朱瀚曰：苜蓿从草头，嫫姚从女傍，又皆叠韵，亦属对法。《汉书》：大宛马嗜苜蓿，上遣使者持千金请宛马，采苜蓿种之离官。【陈注】

《新书·百官志》：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传驿、廐牧之事。凡驿马，给地四顷，蒔以苜蓿。降王款朝，驿传骚然，故云“宛马总肥春苜蓿。”

《汉书》：霍去病再从大将出塞，为嫫姚校尉。荀悦《汉记》：嫫姚作票鹄，鸟名，因以名官，取其轻捷也。《杜臆》：嫫姚，读平声，有服虔可据。六朝人尝用之，不始于杜。

《魏志》：陈留阮瑀，字元瑜，太祖辟为军谋祭酒，管记室。《左传》：“滕侯与薛侯来朝，争长。”

《三辅决录》：田风为郎，容仪端正，入奏事，灵帝目送之，因题柱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左思诗：“冯公岂不伟，自首不见招。”

《汉·高帝纪》：攻破函谷关，遂至戏下。颜注：“戏，大将之旗。”戏与麾同。

何孙《赠范云》诗：“高门盛游侣，谁肯进渔樵。”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按《唐书》：翰三入朝，一在天宝六载，一在十一载，后以废疾还京，当在十三载之末。据本传，于还京之后再提十四载禄山反，则知归京在去年冬矣。其加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乃十三载事。诗言茅土山河，即是年所作以寄赠者。《旧唐书》：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后，因以为氏。《新书》：翰加开府仪同三司，在天宝十一载。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馭必英雄。（首从朝廷任将说起，立言有体。）

汉武帝获麟，作麟阁以画功臣。汉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大将军霍光等十二人于麒麟阁。

《史记》：汉王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关内侯鄂君进曰：“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汉·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总揽英雄。

《吴志·张昭传》：夫人君者，谓能驾馭英雄，驱使群贤。

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先锋百战在，略地两隅空。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廉颇仍走敌，魏绛已和戎。（此记陇右战功。先锋百战，初在王倕部下，又为王忠嗣将校也。略地两隅，起下天山青海。背引廉、魏者，言战与和俱善也。）

唐制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官。《通典》：汉文帝元年，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东观汉记》：章帝建初三年，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晋书·庾袞传》：陈准曰：“君若当朝，则社稷之臣。”

《旧唐书》：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通大义。

《吴越春秋》：子胥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马援传》：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干宝《晋纪》：皇太子有醇古之风。《世说》：阮裕曰：“志大宇宙，勇迈终古。”

《魏志》：太祖使张辽为先锋。《孙子》：“百战百胜。”

《左传》：“吾将略地焉。”《汉书·蒯通传》：毋战而略地。旧注指突厥、吐蕃为两隅，固非。《钱笺》以河西、陇右当之，亦非。河西事自在下段。

【钱笺】《旧唐书》云：翰初事河西节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经略，三军无不震慑。后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为大斗军副使，讨吐蕃于新城，迁右卫郎将。吐蕃寇边，翰拒之于苦拔海，其众三行，后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击之，三行皆败，无不推靡，由是知名。《旧书》：天宝六载，翰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吐蕃屏迹。赵曰：外寇起兵，则传箭为号，无传箭，息兵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传箭，以守其睡。今按：公《赠张垪》诗“灵虬传夕箭”，则箭即更筹也。

【钱笺】《寰宇记》：天山，在交河县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祁连山，又名白山。又名天山军，唐开元中置，在伊州城内。《唐·地理志》并隶河西道。《吐蕃传》：吐蕃陷石堡城，为神武军。本传：以朔方、河东群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阮籍诗：“弯弓挂扶桑。”

《克记》：廉颇，赵良将，破齐攻魏，封为信平君。

《左传》：晋魏绛说悼公，和戎有五利。公悦，使绛盟诸戎，赐之女乐二八，歌钟一肆。【钱笺】翰年已老，素有风疾，故以廉颇为比。

《新书》：十二载，赐翰音乐田园。与魏绛赐乐事相类。

每惜河湟弃，新兼节制通。智谋垂睿想，出入冠诸公。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胡人愁逐北，宛马又从东。（此记河西恢复事。新兼节制，进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也。赵曰：翰收复河西，故为帝所系想。出建节而入归朝，独冠于诸公。日月句，喻帝业之光昌。乾坤句，比皇舆之广大。逐北从东，言其威名远服。）

【朱注】《旧书·吐蕃传》：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郡国志》：湟水，出青海东乱山中，东南流至兰州，西南入黄河。《新书》：睿宗时，杨矩为鄯州都督，奏请九曲地为公主汤沐。九曲水甘草良，宜畜牧，近与唐接，自是易入寇。【朱注】十二载，翰进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攻破吐蕃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地，以其地置洮阳郡，筑神策、宛秀二军。

《荀子》：“桓文之节制，不足当汤武之仁义。”

【赵注】旧解“睿想”句，引王忠嗣被罪，诏翰入朝，帝虚心待之为证。此在复河湟以前，不合。《史记》：蔺相如，勇士，有智谋。隋徐仪诗：“夜溱留睿想。”

丘迟《让光禄大夫表》：“飞翠鸣玉，出入禁闱。”

曹植《七启》：“同量乾坤，等曜日月。”

陈后主诗：“图形汉宫里。”

《南部新书》：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

《田单传》：齐人追亡逐北。

汉伐大宛，得天马，乃作歌曰：“天马来，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

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轩墀曾宠鹤，败猎旧非熊。茅土加名数，山河誓始终。策行遗战伐，契合动昭融。勋业青冥上，交亲气概中。（此记入朝封王事。边沙，言远镇。御席，谓赐宴。宠鹤，指禄山、思顺。非熊，专称哥舒也。茅土河山，谓封王食邑。攘边策行，无事于战伐。君臣契合，独见其昭明。勋业承上，交亲起下。）

《仪礼》：使者受命于朝。【钱笺】《旧书》：翰与安禄山、安思顺，并为节度使。禄山在范阳，思顺、翰分控陇朔，故曰“受命边沙远。”翰素与二人不协，上命结为兄弟。十一载冬，并来朝。使高力士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山池宴会，赐热洛河以和解之，故曰“归来御席同”

也。宠鹤、非熊，即御席之人分别言之，言禄山、思顺，轩墀之鹤耳，岂如翰为田猎之非熊乎。以卫懿公托讽玄宗，讥其不能屏禄山、思顺而专任翰也。

沈佺期诗：“御席瑶觥落。”

《左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庾信《新乐表》：“轩墀弘敞。”《邵氏闻见录》，鹤乘轩，指轩车言，非轩墀之轩。或以为疑。朱注云：《韵会》：檐宇之末曰轩，取车象也。借用无害。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若改墀字为车，则无弊矣。墀，乃传写之讹。

《史记·齐世家》：文王将猎，卜曰：“所获非龙、非鬻、非虎、非罴，乃霸王之辅。”果遇太公于渭阳，载与俱归。【朱注】《尔雅翼》：熊之雌者为罴。则熊、罴可互用。

《书传》：王者建诸侯，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煮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土取王者覆四方。李陵书：“当茅土之荐。”

《汉书·高帝纪》：“民前或相保聚山泽，不书名数。”颜师古注：“名数，谓户籍。”

又，高祖封功臣，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旧书》：天宝十二载九月，陇右节度使凉国公哥舒翰，进封西平郡王，食实封五百户。

《孔丛子》：处战伐之世。

沈佺期诗：“风云神契合。”《诗》：“昭明有融。”注：“融，长也。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长也。”或以昭融指君，与上睿想犯重。或以昭融指天，与下青冥犯重。诗意言翰以战功得君，自觉骏伟光明，无他诡道也。动，乃发动之动。

杜笃《吴汉诔》：“勋业既崇。”

鲍照诗：“交亲笃离爱。”【钱笺】翰家富于财，倜傥任侠，好然诺，纵蒲好酒，其气概可知。

未为珠履客，已见白头翁。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末段自叙，结出投赠之意。未为二句，叹身老不遇。题柱，忆初志。转蓬以下，伤暮景。孙楚、吕蒙，谓幕府英才。倚剑崆峒，欲参翰军谋也。此章四句起，前二段各八句，后二段各十句。）

《史记》：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田千秋传》：千秋讼太子冤曰：“臣梦白头翁老臣言。”

《后汉·戴就传》：薛安奇其壮节。《成都记》：司马相如初西去，题升仙桥柱曰：“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后果乘传至其处。

曹操诗：“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

梁元帝诗：“既看春草歇，还见雁南飞。”

主父偃曰：“日暮途远。”嵇康书曰：“若道尽途穷则已耳。”

【钱笺】翰奏严挺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諲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又，萧昕亦为翰掌书记，皆委之军事。翰为其部将论功，陇右十将皆加封，若王思礼为翰押衙，鲁灵为别将，郭英义亦策名河陇间。又是年奏安邑曲环为别将，皆拔之行间。《晋书》：孙楚为石苞参军，楚负其才气，颇侮易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

参卿军事。”

《吴志》：吴使都尉赵咨使魏，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前汉·吴王濞传》：周丘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

《抱朴子》：却恶防身者有数千法，如含景、藏形等，不可胜计。含景，剑也。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

《旧书》：陇右道岷州溢乐县有崆峒山，山在县西二十里。

王嗣爽曰：是时李林甫、陈希烈当国，忌才斥士，无路可通，翰独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以进身耳。但称颂之词，不无过当。其攻伐吐蕃，明是杀人邀功，逢君之恶，乃王忠嗣所不肯为者，《兵车行》所以作也。此极称之，岂衷语哉。

顾宸曰：公投赠排律，推崇如此，后来潼关一战，竟至丧师失地，不几昧于知人乎？然观翰固守潼关，不轻出战，贼势穷蹙，已几败亡。当崔乾祐赢兵诱战时，翰上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计中。况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一战擒也。”此与李、郭北取范阳，覆其巢穴，潼关大兵，惟应固守之计，正相吻合。惜国忠惧祸，遣使趋战，其恸哭而出，已预知必败矣。厥后，庆绪推刃，竟如内变之说，则翰固能知兵料敌者。假使固守之策得行，与张、许、李、郭相为犄角，贼指日可灭。此即周亚夫坚壁以困吴楚之胜算也。此诗称美，未为太过矣。

胡应麟曰：排律，沈、宋二氏，藻瞻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过十韵，且体在绳墨之中，调非畦迳之外。惟杜陵大篇钜什，雄伟神奇，如《谒先主庙》、《赠哥舒》等作，阖辟驰骤，如飞龙行云，鳞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阴用兵，百万掌握，变化无方，虽时有险扑，无害大家。近选者仅取“沔水临中坐”，以为他皆不及，涂听耳食，哀哉！

寄高三十五书记

此诗，黄鹤以为十三载所寄，姑从之。适既然为书记，而又被朱绂，应在十二载之后也。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上四，称适诗才，下喜其为书记也。才子凯歌，仍应能诗，老年知遇，差慰蹉跎耳。）

虞炎诗：“思君一叹息。”《旧唐书》：适年过五十，始留意篇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为好事者传诵。

张华诗：“良朋始新诗。”《檀弓》：“又多乎哉。”

《荀子》：“知好士之为美名也。”

《世说》：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每至佳句，皆辄云：“应是我辈语。”

《六韬》后汉注：主将龙韬，偏裨虎韬。赵曰：主将指哥舒翰。虞通之诗：“才子倾洛阳。”

《周礼》：乐师，凡军大捷，教凯歌。《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所以示喜也。”

陆机诗：“闻君在京城。”《易》：“朱绂方来。”《韦贤传》：“黼衣朱绂。”师古曰：“朱裳画为亚文也。”亚，古弗字，故因谓之绂。鹤曰：明皇嘉适陈潼关败亡之势，至成都，赐绯，除谏议大夫。此在至德二载。诗云“闻君已朱绂”。岂前此已服绯耶？

阮籍诗：“白日忽蹉跎。”

高达夫五十始作诗，为少陵所推；苏老泉三十始读书，为庐陵所许。罗景纶谓“功深力到，学无早晚。”是也。然杜、欧二公，负当世盛名，而能虚怀乐善，奖励人才如此，真足为千古则矣。

诗有六义，三百篇为诗法之祖，嗣后作者继起，文以代新，而诸体各出，莫不有法存焉。徐桢卿曰：刺美风化，缓而不迫，谓之风；采掘事物，搞华布体，谓之赋；推明政治，庄语得失，谓之雅；形容盛德，扬厉休功，谓之颂，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感触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程事较功，考实定名，谓之铭；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谓之箴；猗迂抑扬，永言谓之歌；非鼓非钟，徒歌谓之谣；步骤驰骋，斐然成章，谓之行；品秩先后，叙而推之，谓之引；声音杂比，高下短长，谓之曲；吁嗟慨叹，悲忧深思，谓之吟；吟咏情性，总而言志，谓之诗；苏、李而上，高简古澹，谓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此诗之众体也。今按：各体中皆有法度，长篇则有段落匀称之法，连章则有次第分明之法，首尾有照应之法，全局有开阖之法，逐层有承顶之法。且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谨严于法，而又能神明变化于法，方称宗工巨匠。此云“佳句法如何”，盖欲与之互证心得耳。

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

【鹤注】杨侍御使蜀，而张参军往依之，故作此诗。以旧次考之，恐在十三载作。《唐书》：都督诸州，俱有参军事，掌出使赞导。蜀州唐安郡属剑南道，垂拱二年，析益州置。

好去张公子，通家别恨添。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御史新驄马，参军旧紫髯。皇华吾善处，于汝定无嫌。（上四送张赴蜀，下四呈杨侍御，乃两截还题格。【黄生注】杨必为蜀中诸道使，而张参其军，此四十字荐书也。五六用事颇熟，以新旧二字点化之。“好去”作慰词，与“无嫌”相照。《杜臆》：秦树，言所经之途。蜀山，言所至之境。）

吕祖谦曰：凡诗人于张姓者，称为张公子，盖因汉成帝时童谣曰：“张公子，时相见。”故公赠张垞曰“天上张公子”，社牧赠张祐亦曰“谁人得似张公子”。

《世说》：孔融十岁见李膺，门下不为通，融曰：“我是公通家子弟。”膺问何亲，曰：“先君孔子，与老君有师资之道。”

《唐会要》：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庾信碑文：“寒关树直。”

陈子昂《送友序》：“蜀山有云，巴水可涉。”江淹《江上之山赋》：“嶢疑河尖出。”

《后汉书》：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马，语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

《晋书》：郗超为桓温参军，超有髯，府中号曰“髯参军”。《献帝春秋》：张辽问吴降人：“有紫髯将军是谁？”曰：“是孙会稽。”皇华，指杨。《诗序》：皇华，劳使臣之诗。《陈平传》：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

《诗》：“于汝信宿。”

赠陈二补阙

【鹤注】此当是天宝十三载，长安作。【朱注】《唐六典》：垂拱中，置左右补阙各一员，天授初，左右各加三员。

世儒多泪没，夫子独声名。献纳开东观，君王问长卿。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上四颂语，下四勉辞。献纳之官，君王顾问，正其声名显赫处。皂雕，喻搏击不避；天马，喻老健不衰。盖既置身青冥，不当以头白自嫌也。【顾注】陈必老儒宿学，故以夫子称之，未言白发可见。【单复注】此诗首尾俱对，律度整严。）

扬雄曰：“世儒怀庸庸之知。”董京《答孙楚》诗：“周道兮颂声没，夏政衰兮五常泪。”

曹植诗：“追举逐声名。”

《两都赋序》：“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谢朓诗：“献纳云台表。”《后汉书》：永光十三年，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艺术之士，以充其官。华峤《谢秘书监表》：“马融博通，三入东观。”

《齐国策》：“君王无羞亟问。”《汉书》：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杨得意侍上，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召问相如。

《埤雅》：鹰，似雕而大，黑色，俗呼皂雕。《唐书》：王志愔。除左台御史，时人呼为“皂雕”，言其顾瞻人吏，如皂雕之视燕雀也。刘贡父曰：杜诗“皂雕寒始急”，白乐天诗“千呼万唤始出来”，皆读去声。事之始终，音上声。有所宿留今始然者，音去声。

天马，大宛善马也，汉有《天马歌》。《管子》：“老马之智可用也。”

《楚辞》：“据青冥而摅虹兮。”言青云杳冥也。

左思《白发赋》：“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鹤注】梁氏编在至德二年，观诗云“但使残年饱吃饭”，略不及丧乱之意。据公《秋述》云：“秋，杜子卧病长安，旅况多雨，当时车马之客，今雨不来。”又云：“四十无位。”当是天宝十三年，与“素知贱子甘贫贱，酷见冻馁不足耻”之句合耳。

【朱注】诗有长安金城语，必京师作也。

鳞角凤鬣世莫辨，煎胶续弦奇自见。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羨。（从王倚交情，冒起全意。王生为人，如鳞角凤鬣，世莫能知，于其敦笃交情，乃见特异，如煎胶续弦，始验其奇也。何由羨，言不能及其高怀。）

【卢注】此以煎胶喻交情，即所谓胶漆虽坚，不如雷与陈也。《十洲记》，凤麟洲，在西海中央，洲上专多凤麟，数百合群，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台煎作胶，名为集弦胶，或云连金泥。此胶能属连弓弩断弦，折剑亦以胶连之。

潘岳诗：“王生和鼎实。”

《诗》：“无然歆羨。”

且过王生慰畴昔，素知贱子甘贫贱。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疾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此病后过王，而叙问答之词。上四，于初过时，自揣贫病之态。下六，于相见时，备述多病之状。）

慰畴昔，慰己宿愿也。《记·檀弓》：“畴昔之夜。”注：“畴，发语辞。”

酷见，犹云惨逢。《世说》：“陶侃家酷贫。”《左传》：“三老冻馁。”

庾信诗：“茂陵忽多病。”沉年，终年也。

颜色恶，谓病容枯槁。《世说》：“郭璞意色甚恶。”

魏文帝《燕歌行》“耿耿伏枕不能眠。”《诗》：“遇人之艰难矣。”

《周礼》：“疾医皆有疢疾。”又云：“秋时有疢寒疾。”《内经注》：时疫忽行，受其虐厉，故疢从虐，病从厉。《诗》：“如三秋兮。”

《内经》：“阳维为病苦寒热。”又云：“阴阳上下交争。”王献之书：“端坐将百日。”王粲《神女赋》：“心交战而贞胜。”

《广韵》：“胝，皮厚也。”

经又云：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索泽，即张仲景所谓脱皮肤甲错也。命如线，言性命几绝。《越绝书》：“中国不绝如线。”

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饌。长安冬殖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准似，令我手中轻欲旋。（此王生留饮而记款待之情。乍见而怪，久视而哀，见疾痛相关。手足轻旋，享美膳而沉疴顿去也。）

《韦玄成传》：“嘉气日兴，疾病平复。”

汉古歌：“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

《南都赋》：“滢皋香粳。”

《颜氏家训》：“妇主中馈。”

《周礼》：七菹。注：“全物若 为菹，细切为羹。”崔寔《四民月令》：九月作葵菹，其岁温，即待十月，【邵注】“菹，醃菜也。”

《唐书》：金城县，属京兆府。至德二载，改名兴平。《长安志》：京兆府岁贡兴平酥、咸阳梨，不列方物。赵曰：土酥者，土产之酥。梦弼曰：酥，牛羊乳所为，色白如练也。谢朓诗，“澄江净如练。”

《山海经》：豪彘，状如豚而白毛。畜豪，即豪猎。《西京赋》：“割鲜野食。”

杨恽书：“斗酒自劳。”曹植诗：“终宴不知疲。”

任昉诗：“犹我故人情。”《世说》：“情义随笃。”

【朱注】：旋，谓手足旋转。《唐书》：安禄山作胡旋舞，其捷如风。

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喫饭，只愿无事长相见。（未感王生交谊，应前煎胶续弦。老马二句，申上情义谁似，言众皆轻己，况能深眷乎。但使二句，申上手脚轻旋，言此后健饭，庶得常见也。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十句。）

《诗》：“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按：老马为驹，两说不同。《诗笺》云：此喻幽王见老成之人，反侮慢之，视如幼稚，不自顾念年老人之遇己，亦将然也。《朱子集传》云：但知谗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胜任，如老马惫矣，而反自以为驹，不顾其后将有不胜任之患也。此诗若主前说，乃时辈轻侮之喻，正与情义谁似相关。若主后说，乃老年力疾之喻，又与手足轻旋相合。前说，钱谦益用之，后说，刘会孟用之。朱注则主前说，而驳后说。

《杜臆》：近世人情，当时得意，过则忘之，况肯如王生之深眷乎。一说：平时意气相得，况今日又深加眷注，此王生情义之过人也。前说，“当”字读去声；后说，“当”字读平声。谢安《与支遁书》：“得意之事，殆为都尽。”

《南史》：陈暄书：“寂寥当世，朽病残年。”

《左传》：张趯曰：“子其无事矣。”

杜诗长篇起局，或比或赋，多是摄起全篇。此章麟角二句，旧注谓比王生抱负奇才，必用世乃见，于篇中不相关涉。唯卢元昌之说，独得其旨。盖公过王倚时，本尪羸病躯，及与之谈情愫，留欢宴，不觉手足轻旋，沉疴为之顿起，真有似乎煎胶续弦者。通篇脉络照应，确不可移。此章赠王倚，后有《赠姜七少府》诗，皆用方言谚语，盖王、姜二子，本非诗流，故就世俗常谈，发出恳至真情，令其晓然易见。文章浅深，随人而施，此其所以有益也。

送裴二虬尉永嘉

【鹤注】天宝十一载，公献《三大礼赋》，委官试文，但送有司参选。其《赠集贤学士》诗云“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盖有南游之志矣，与此诗扁舟之说相合。梁氏编在十三载，或相近。又曰：裴虬，大历四年为道州刺史。公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诗：“忆子初尉永嘉去。”考《世系表》，虬终于谏议大夫，乃洗马裴之后。蔡曰：虬，字深原。韩愈《裴复墓志》：父虬，有气略，敢谏净，官谏议大夫，有宠代宗朝，屡辞不拜。卒，赠工部尚书。《唐书》：永嘉县，属温州。

0 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兴谁同。隐吏逢梅福，游山忆谢公。扁舟吾已僦，把钓待秋风。（尉本微员，无事功可见，故就永嘉山水写出登临韵事。隐吏承官，切县尉。游山承兴，切永嘉。未乃不忘故交，兼有矢志远游之意。）

《寰宇记》：孤屿，在温州南四里永嘉江中，屿有二峰。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云：“孤屿媚中川。”后人建亭其上。

梁简文帝诗：“获阴连水气。”

陶潜《桃花源记序》：“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汉书》：梅福，九江人，补南昌尉。王莽专政，一朝弃妻子去，隐于会稽，至今传以为仙。《汝南先贤传》称郑钦为吏隐。

《宋书》：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遨游。

僦，雇舟也。《前汉·食货志》：“天下职输，或不赏其僦费。”《淮南子》：有僦车。

黄生曰：上半送裴，下半自叙。东道有知交，游踪有前哲，故起扁舟之兴，与第四相应。风把钓，句法倒装耳。杜诗传刻，有音近而讹者，如“异花来绝域”，误作“开绝域”，遂与开拆犯重。有形近而讹者，如“扁舟吾已僦”，误作“吾已就”，遂与就此犯重。又如“巫覡缀蛛丝”，误“缀”为“醉”，亦音近而讹。“况复传宗匠”，误“匠”为“近”，亦形近而讹也。

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

【鹤注】蔡兴宗谓献《封西岳赋》在天宝十三载冬。玩诗末二句，当是其年未进赋时所投赠。《演义》：献纳使，掌封匭，起居舍人，掌起居注，因必起居而兼献纳也。【朱注】因以起居舍人知匭事，献纳使其兼官耳。旧注谓中书舍人知臣，此制始于宝应元年，误矣。《唐书》：垂拱二年，置匭，以受四方之书，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匭事。天宝九载，以匭声近鬼，改为献纳使。《唐志》：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事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丞相后。

献纳司存雨露边，地分清切任才贤。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捧御筵。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点检白云篇。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献纳舍人，上四并提，下四分顶。献纳本在外，而曰“司存雨露边”，以献纳属于舍人也，“清切”承“雨露”。舍人本在内，而曰“退食收封事”，以舍人兼管献纳也，“开函”承“封事”。追趋禁闼，点检云篇，申明舍人之事。《河东》有赋，吹嘘上呈，申明献纳之职。双提分顶，同法整齐。玩结语，知公久怀献赋之意矣。朱注以白云篇属献纳，颇混。）

沈约《恩幸论》：“阶闼之任，各有司存。”《诗注》：“雨露者，天所润万物，喻王者恩泽也。”

韩王嘉诗：“地分丹鹜岭。”刘桢诗：“拘限清切禁。”地分，分处其地也。清切，清要切近也。袁淑诗：“八方凑才贤。”

《诗》：“退食自公。”《后汉书》：冬夏至，八能士书版言事，封以皂囊。《唐书》：内官有掌书三人，掌传宣启奏。

唐制：便殿奏事，宫女开匭函，以所投封事奏御。社审言诗，“帝子王臣捧御筵。”

又诗：“风清晓漏闻。”范云诗：“摄官青琐闼。”《汉书注》：青琐，刻为连锁文，以青涂之。《宫阙簿》：青琐门，在南宫。

汉武帝《秋风词》：“秋风起兮白云飞。”薛梦符引此，以证白云篇。

周穆王《白云谣》：“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张綖引此，以比清切地。据《新史》，舍人，本纪言之职，惟编诏书。“检点白云篇”，指所编诏书是也。《演义》以检点属献纳司，所谓白云篇者，草茅之言，必检点而后收之，此以在下诗文为白云篇。朱注引陶渊明《和郭主簿》诗：“遥遥望白云，怀古意何深。”

故郎士元《冯翊西楼》诗有“陶令好文常对酒，相招一和白云篇”，言在野文章，舍人皆得上达，故下接以赋待吹嘘。张希良曰：旧指白云篇为隐逸之书，非也。

宋之间《登总持庄严二字》诗：“帝歌云梢白，御酒菊花黄。”张说《扈从》诗：“献纳纤天札，飘飘飞白云。”白云本汉武《秋风辞》，谓御制也。舍人职王言，故有点检白云之赠。《初学记》梁沈约、张正见，隋孔范，皆有咏白云诗。沈是《和王中书益》，与杜之《赠舍人》者合，或引《王母歌》、陶弘景《送司马承祯》，皆误。

《扬雄传》：“上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风。”雄上《河东赋》以献。公诗“赋料扬雄敌”，盖素以子云自方也。

姜宸英曰：《后汉·郑泰传》：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注：

“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又《淮南子》：“呕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义正相反。今竿牍家动云吹嘘，其误已久。《抱朴子》：“二至之气，吹嘘不能增。”《北史》：卢思道剪拂吹嘘，长其光价。曷信诗：“畴昔滥吹嘘。”则诸公并沿袭之矣。汉乐歌，“飞龙秋游上天。”朱瀚曰：未句似巫覡烧纸钱状，殊堪捧腹。黄鹤曰：天室九载正月庚戌，群臣请封西岳，从之。三月，西岳庙灾。时久旱，制：停封西岳。故十三载公又奏赋以请。未几，兵戈四起，卒不果行。

崔驸马山亭宴集

【鹤注】梁氏编在天宝十四载。是年禄山反状已明，七月，遣善将献马，此时上下皆忧，公岂容“终日困香醪”？或是十三秋作。玄宗女晋国公主下嫁崔惠童，咸宜公主下嫁崔嵩，此驸马乃惠童。惠童京城东有山池

萧史幽栖地，林间踏凤毛。袂流何处入，乱石闭门高。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上四山亭之景，下四宴集之事。萧史，比崔驸马。凤毛，谓林间遗迹。时公主盖已逝世矣。流泉洄曲，石势获岑，此正写其幽胜。宾主豪兴，则于下截写出。）

鲍照诗：“萧史爱长年。”详见首卷。江总诗：“独于幽栖地。”张希良曰：杨诚斋《杂记》：萧史。宣王之史官，弄玉之婿。按：自宣王至秦穆公，当襄王之世，更幽、平、桓、庄、僖、惠六王，年且一百七十六，襄王嗣立。萧史非有延年之术，何以婿弄玉耶？诚斋之说甚怪。附识于此。今按：萧史，乃史官，非人名也。所谓弄玉婿者，恐是萧氏后人，世为史官者。若指宣王时之萧史，岂有年氏三甲之人，可为穆公婿乎？诚斋之说，亦当存疑。

凤毛，见首卷。

何逊诗：“袂流自洄纡。”洄，洄流也。

诸葛武侯《黄陵庙记》：“乱石排空，惊涛拍岸。”

宋之问诗：“客醉山月静。”《礼记》：执玉爵者勿挥。注：“不可振去余沥，恐失坠也。”《孔氏志怪》：汉卢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与崔女为幽婚，生子，临别赠以金碗并诗，云：“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此切崔而用之，并见公主已故。

《唐会要》：天授二年，内出绣袍，赐新除都督刺史，比刺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又延载元年，内出绣袍，赐文武从官三品以上，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舒襟皆各为回文。《旧唐书》，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先成者以锦袍赐之。

《晋书·山简传》：“燕会之日。”庾信诗：“香醪酌美酒，枯蚌藉兰肴。”《易》：“困于酒食。”

示从孙济

【鹤注】诗言“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则济所居在长安矣，当是天宝十三载作。【朱注】《唐书·宰相世系表》，公为征南十三代，济为征南十四代。今诗云“诸孙”，则公与济当隔二代，非侄行矣。恐表未可据。又《钱笺》引颜真卿《神道碑》：济为征南十四代孙，东川节度使，兼京兆尹，亦与表合。当以公诗为正。济，字应物。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从访济叙起，潦倒中仍存气骨。陶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此诗起语本之。）

《楚辞》：“平明发兮苍梧。”

《前汉·息夫躬传》：交游贵戚，趋走权门。”《诗》：“噂沓背憎。”

《笺》：“噂沓沓，相对语，背则相憎逐。”

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此见宅舍之景，而伤本支零落，赋而比也。

《何氏语林》：王泰，年数岁时，祖母集诸孙侄，散枣栗于床。

隋李密诗：“荒村葵藿深。”

刘峻诗：“修竹堂阴植。”

《诗》：“焉得覆草，言树之背。”注：“萱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疏》：“房堂所居之地，总谓之堂。”

《左传》：“其生不蕃。”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刘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此见朝饷之事，讽其加意根源，比而兴也。赵次公云：族之有宗，犹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浑之而已；葵有根，勿伤之而已；族有宗，则勿疏远之而已。）

《易正义》：“汲水以至井上。”

鲍照诗：“腰镰刈葵藿。”《后汉》：永平诏：“残吏放手。”

《吴越春秋》：“食其实者，不伤其枝；饮其水者，不浊其流。”古诗：“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交不成。”

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未述过访之意，勸其敦厚同姓。详玩诗词，似为济有嫌疑而发。行步奔，承上淘米汲水。利口实，起下外人猜嫌。文气在四句分截。此章起首、中间，各四句，前段六句，未段八句。）

《世说》：张凭对其祖曰：“阿翁詎宜以子戏父？”陶潜诗：“懒惰故无匹。”

《世说》：王右军曰：“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卢注】谓公欲警觉儿辈，故奔走而来。此说未合。公本跨驴而出，非步行而至者。

行步，当就济言。《神仙传》：王烈行步如飞。

《坊记》：“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左传》：“乃馈盘飧，置壁焉。”【邵注】“盘，盛饭器。飧，水浇饭也。”

按：口实有二义，若承上盘飧，是口腹贪饕，当以《颐卦》“自求口实”为证。若照下外嫌，是口舌谗间，当据《尚书》“以台为口实”作证。宜从后说为确。

徐众《三国评》：“情义足以励薄俗。”

【邵注】外嫌猜，外人嫌疑而生猜忌。鲍照诗：“不受外嫌猜。”

《孔丛子》：“同姓为宗，合族为属。”曹植《求通亲亲表》：“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此“敦”字所本。

卢元昌曰：大历七年，元载党徐浩。属杜济以知驿奏优，贬杭州刺史。据此，济交必多比匪，宜此诗有权门噂沓，小人利口等语，盖公之先见也。

《随笔》云：杜诗每用“受”、“觉”二字。其用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背面受和风”、“监河受贷粟”、“轻燕受风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两三人”、“一双白鱼不受钓”、“雄姿未受伏枥恩”。其用觉字云：“已觉糟床注”、“更觉松竹幽”、“日觉死生忙”、“最觉润龙麟”、“喜觉都城动”、“更觉老随人”、“觉儿行步奔”、“尚觉王孙贵”、“含凄觉汝贤”、“诗成觉有神”、“已觉披衣惯”、“城池未觉喧”、“无人觉来往”、“直觉巫山暮”、“重觉在天边”、“深觉负平生”、“秋党追随尽”、“追随不觉晚”、“已觉良宵永”、“已觉气与嵩华敌”、“未觉千金满高价”、“梅花欲开不自觉”、“自得隋珠觉夜明”、“更觉良工心独苦”、“始觉屏障生光辉”、“吏情更觉沧州远”、“习池未觉流风尽”，用之虽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杂千五百篇中，读之唯见其新工也。

九日寄岑参

此当是天宝十三载九月作。《通考》：岑参，南阳人，天宝三载进士，解褐为卫率兵曹参军。

出门复入门，雨脚但如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首叙沮雨思岑。出门，欲访岑也。坐轩，不能往矣。错昏昼，阴雨晦蒙。曲江头，岑参所在。）

《齐民要术》：种麻，截雨脚即种者，地湿麻生瘦。

《诗》：“北流活活。”谢灵运诗：“活活夕流驶。”赵曰：“活活，泥水深多，行有声也。”

古诗：“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谢灵运诗：“沉吟为尔感。”晋刘妙容歌：“西轩琴复清。”

卢照邻诗：“寸步千里兮不相闻。”

鲍照《行路难》：“且愿得志数相就。”

吁嗟乎苍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次写淫雨之害。呼苍生，忧天漏，极悲天悯人之词。赵曰：昼夜常雨，故日月韬晦，飞走路穷，故禽兽哀号。君子有车马，亦强逶迤而已。小人徒步，故困于驰骤也。）

《诗》：“吁嗟乎驺虞。”《尚书》：“海隅苍生。”

又：“稼稿作甘。”

张衡《思玄赋》：“云师以交杂兮。”洙曰：云师，名屏翳。《广雅》：“云师谓之丰隆。”

《列子》：“女蜗氏炼五色石补天。”《梁益州记》：雅州西北有大漏天，小漏天。

《礼器》：“大明生于东。”《广雅》：“日曰大明。”

《诗》：“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楚辞》：“鸟鲁鸣以号群兮。”江淹诗：“君子未获宴，小人亦自营。”《登楼赋》：“路透迤而修迥兮。”

《庄子》：“驰之骤之。”《韩非子》：“驰骤周旋。”

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末伤九日时景。高山几没，故篱菊空披。岑生兴在诗酒，不能一采黄花，此又代为怅快，正应上思君意。此章三段，各八句。）

惟南二句，当连下篱菊，盖用陶诗也。《西都赋》：“崇山隐天。”

《一统志》：崇山，属泮州。

《周礼注》：“水流而趋海者曰川，深积而成渊者曰浸。”《前汉·枚乘传》：“泰山之溜穿石。”今按：溜，水流漂急也。

梁简文帝《九日》诗：“是节协阳数。”陶潜《九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中山王《文木赋》：“华叶分披。”庚信赋：“纷披草树。”

《西京杂记》：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酝，一名醇酎。张载《酒赋》：“中山夏启，醇酎秋发。”邹阳《酒赋》：“凝醴醇酎，千日一醒。”

《诗》：“采采卷耳。”左贵嫔《菊颂》：“春茂翠叶，秋耀金花。”张翰《杂诗》：“黄花似散金。”

江淹诗：“风至衣袖冷。”

张綖曰：此诗忧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邶》之“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意正相似。

今按《通鉴》：天宝十二载，秋八月，关中大饥，上忧雨伤稼，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侍侧，上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诗中苍生稼穡一段，确有所指。云师，恶宰相之失职。天漏，讥人君之阙德。韬日月，国忠蒙蔽也。号禽兽，禄山恣横也。君子小人，贵贱俱不得所也。

叹庭前甘菊花

【鹤注】此当是天宝十三载，在长安时作，盖献《西岳赋》之后。

庭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明日萧条醉尽醒，残花烂慢开何益？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此诗借庭菊以寄慨，甘菊喻君子。众芳喻小人，伤君子晚犹不遇，而小人杂进在位也，《杜臆》：菊有甘苦二种，甘者可入药，苦者似菊而非，其名曰蕙。所云众芳细琐者，蕙之属也。移时晚。言移植后时。根失所，谓失其故处。）

鲍令暉诗：“庭前华紫兰。”晋《清商曲》：“甘菊吐黄花。”《枯树赋》：“九畹称根。”

魏文帝书：“九为阳数，日月并应，名曰重阳。”梁元帝诗：“时蔽摘花人。”

陶潜诗：“风声自萧条。”《楚辞》：“众人皆醉我独醒。”

庾信诗：“残花烂慢舒。”

《世说》：颜延之于篱边，闻张演与客语。《尔雅》：“野外谓之林。”

《楚辞》：“哀众芳之芜秽。”

谢朓诗：“遇君时采撷。”《抱朴子》：“臭鼠之细琐。”刘桢诗：“万舞在中堂。”

《书扒》：“念兹在兹。”古诗：“枝叶日夜寒。”

陆机诗：“结根奥且坚。”繁钦诗：“惠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

《南史》：刘侯诗：“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风霜早。”

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
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

【鹤注】此是天宝十三载作。盖是年九月，淫雨不止，诗云清秋霖潦，正其时也。题首承字，乃谦己尊人之词，后承闻故房公诗题，亦然。《唐书》：膳部，属礼部，郎中、员外各一人。《太平广记》：《纪闻》：唐沈东美为员外郎，太子詹事佳期之子。【朱注】《唐书》：佳期以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与公祖审言同事武后，故诗中有利日史”、“通家”等语，而比东美为诸父。又律体盛于佳期，故云“诗律群公问”也。旧说沈丈俱作沈既济之胄，大谬。既济，德宗时人，《唐书》可考。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原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清秋便寓直，列宿顿辉光。（首叙沈除员外。掾多除郎，四人同拜也。沈为世交，故云通家。晚得郎官，故比冯唐。诗律二句，称其家学。清秋二句，新授员外也。）

黄希曰：掾，谓京兆府掾，如司录、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之类。《唐志》并正七品。府掾拜郎。盖自七品而升六品也。又曰：西京掾，明掾起于汉西京也。两汉有决曹掾、赋曹掾，又张汤以儿宽为奏讞掾。

【钱笺】《国史补》：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杜氏《通典》：时谓尚书省为南省，门下中书为北省。

通家，见本卷。

曹植诗：“谒帝承明庐。”《汉书》：冯唐年九十余为郎。

《后汉·钟皓传》：以诗律教授同郡陈寔。本谓诗与律法，此诗则指诗之律体。希曰：《宋之问传》：魂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佳期，又加靡丽。又，沈约亦修宋史。

颜延之诗：“国尚师位，家崇儒门。”张衡《西京赋》：“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

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潘岳《秋兴赋序》：“余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寓，寄也。

《后汉书》：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史记·正义》：郎位十五星，在太微中，帝座东北。杜佑曰：近代皆以郎官上应列宿，为尚书郎故事。按：天文有武贲、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后，为翊卫之象，应劭、杨秉所言三署郎是也。世人谓之尚书郎，则误矣。其失盖自梁陶藻《职官要录》，以汉三署郎故事，通为尚书郎，循名失实，疑误后代。曹植诗：“列宿正参差。焦竑曰：星宿之宿，《韵略》音秀，误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为义。《阴符经》：“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又古语：“知星宿，衣不覆。”亦作入声读。曹植《登台赋》：“齐日月之辉光。”

未暇申安慰，含情空激扬。司存何所比，膳部默凄伤。（原注：甫大父

昔任此官。) 贫贱人事略，经过霖潦妨。礼同诸父长，恩岂布衣忘。
(次言阻雨失贺。安慰，谓往贺之词。司存二句，承前南省，自念其祖也。
霖潦，为淫雨所阻。礼同二句，应前通家，自述交情也。)

《续汉书》：赵岐为太仆，持节安慰天下。《古诗焦仲卿妻》：“时
时为安慰。”

王粲诗：“含情欲待谁。”激扬，喜跃之意。江淹《恨赋》：“神气
激扬。”

蔡中郎碑：“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事字叶
读时。陶潜诗：“野外罕人事。”

萧贲诗：“经过狭斜里。”曹摅诗：“霖潦淹庭除。”

《诗》：“以速诸父。”

《汉书·卢绾传》：“待客如布衣交。”诸父，谓沈。布衣，自谓。

天路牵骐驎，云台引栋梁。徒怀贡公喜，飒飒鬓毛苍。
(未乃颂沈而自慨。天路云台，沈仕于朝。骐驎栋梁，言能致远而任重。此章前二段各
八句，后段四句收。)

《枚乘传》：“天路隔无期。”曹植表：“骐驎长鸣，伯乐昭其能。”

《淮南子》：“云台之高高。”注：“台高际于云，故曰云台。”《南
史》：袁粲见王俭曰：“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器矣。”

贡公喜，见首卷。

柳恽诗：“飒飒似霜叶。”谢朓诗：“宁伤蓬鬓飒。”苦雨奉寄陇西

公兼呈王征士

【鹤注】此亦天宝十三载秋作。原注：“陇西公，即汉中王瑀。”徵士，琅琊王彻。《旧唐书》：瑀，让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伟仪表，初封陇西郡公。天宝十五载，从玄宗幸蜀，至汉中，因封汉中王。《左传》：秋无苦雨。

今秋乃淫雨，仲月来寒风。群木水光下，万家云气中。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浚路，迢迢天汉东。愿腾六尺马，背若孤征鸿。划见公子面(11)，超然欢笑同(12)。(此秋苦淫雨而思陇西公也。群木二句，雨中远景。悄悄二句，阻水难行。曰腾马，欲陆行以见陇西也。)

《尔雅》：“久雨谓之淫雨。”

陶潜诗：“寒风拂枯树。”

《南史·齐武帝纪》：“青翠扶疏，有殊群木。”鲍照诗：“水光溢兮松雾动。”

《秦国策》：“效万家之都。”《高唐赋》：“其上独有云气。”水涨，故

映木。积雨，故云多。

阮籍诗：“登高眺所思。”《诗》：“洞酌彼行潦。”《疏》云：“行道也。潦，雨水也。”

赵曰：九里，指陇西所居。谢惠连诗：“九里乐同润。”

《诗》：“忧心悄悄。”悄悄，忧貌。《长安志》：浚水，在万年县东北，流四十里入渭。潘岳《西征赋》：“玄灞素浚。”

陆机诗：“迢迢造天庭。”迢迢，远貌。赵曰：天汉，乃中渭桥之所。

《三辅黄图》：“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是也。《西征赋》：“仪景星于天汉。”

《周礼》：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騊，六尺为马。

刘孝绰诗：“持此连树枝，暂作背飞鸿。”曹植诗：“孤鸿飞南游。”此言身跨马背，若飞鸿孤征也。赵曰：鸿群飞，犹详缓。孤飞，则逐伴而急疾。

(11)《隋书》：文帝谓李德林曰：“昨宵恨夜长，不得早见公面。”曹植诗：“翩翩我公子。”李宗室，故称公子。

(12)王筠诗：“超然独长往。”曹植诗：“欢笑尽娱。”

奋飞既胡越，局促伤樊笼。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嘉蔬没溷浊，时菊碎棒丛。鹰隼亦屈猛，乌鸢何所蒙。式瞻北邻居，取适南巷翁。挂席钓川涨(11)，焉知清兴终(12)，(此不见陇西而思王徵士也。奋飞四句，承上起下。嘉蔬四句，雨中近景。曰挂席，欲水行以见徵士也。此章上下二段，各十二句。)

《诗》：“不能奋飞。”赵曰：相隔如胡越，犹王粲所云“胡越异区”也。

仲长统《述志》诗：“人事可遣，何为局促。”《庄子》：“泽雉不斲，畜乎樊中。”注：“樊，所以笼雉也。”齐高帝赋：“伤樊笼之

或累。”

古史：周公一饭三吐哺。刘桢诗：“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吴志》：潘浚谓孙权曰：“樊佃昔尝为州人设饌，比至日中，十余自起。”

江淹诗：“凭轩咏尧老。”《胡广传》：“心力克壮。”

【朱注】《记》：稻曰嘉蔬。郭璞《江赋》：“挺自然之嘉蔬。”又，公《园官送菜诗并序》，皆以嘉蔬为菜，义可兼用耳。溷浊，泥水也，郭璞《风赋》：“骇溷浊，扬腐余。”

潘岳诗：“时菊耀岩阿。”

《春秋感精符》：“季秋霜始降，鹰隼击。”张华《鹤鹑赋》：“苍鹰鸷而受縶，屈猛志以服养。”

《吴越春秋》歌：“仰飞鸟兮乌鸢。”晋刘颂疏：“不识所蒙更生之恩。”

《世说》：“不如式瞻仪型。”式，用也。潘尼诗：“爪牙司北邻。”谢灵运《山居赋》：“随时取适。”瞻北邻，则南翁为之适意。【卢注】《逼侧行》云“我居巷南子巷北”，故知公为南巷翁也。

(11)《海赋》：“扬微绡，挂帆席。”谢灵运诗：“挂席拾海月。”

(12)王勃诗：“清兴殊未阑。”未谓同游涨水，则兴无终尽。

秋雨叹三首

【卢注】《唐书》：天宝十三载秋，霖雨害稼，六旬不止，帝忧之。杨国忠取禾之善者以献，曰：“雨虽多，不害稼。”公有感而作是诗。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首章，叹久雨害物。上四喜决明耐雨，下则忧其孤立而摧风山，赋中有比。申涵光曰：凉风吹汝二句，说君子处乱世甚危。）

庾信诗：“烂草变初萤。”

《本草图经》：决明子，夏初生苗，叶似苜蓿而大，七月开黄化结角，其子作穗，似青绿豆而锐。杜定功曰：《神农本草》：决明子，生龙门川泽间，与石决明同，皆主明目，故有决明之号。宋人史铸《百菊集谱》云：注杜者，以为《本草》决明子。此物乃七月作花，开如白扁豆，叶极稀疏，焉得有翠羽盖与黄金钱耶？彼盖不知甘菊一名石决，为其明目去翳，与石决明同功，故吴楚间呼为石决，子美所叹，正指此花。注家乃认为决明子，疏矣。

《说苑》：鄂君乘青翰之舟，张翠羽之盖。

杨方诗：“黄花如沓金，白花如散银。”

《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荆卿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诗》：“箨兮箨兮，风其吹汝。”

《南史》：宋江湛之谓沈庆之曰：“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论语》：“三嗅而作。”宋子侯诗：“安得久馨香。”

其二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次章，叹久雨害人，上四皆积雨之象，下慨伤稼而阻饥也。吴论：阑风伏雨，无日不雨，四海八荒，无处不雨，田野城中，则又无人不受其患矣。【卢注】换米不计直，疗饥急，救寒暖也。）

赵子栎曰：阑珊之风，沉伏之雨，言其风雨之不已也。阑，如谢灵运“阑暑”之阑；伏，如《左传》“夏无伏阴”之伏。旧引《楚辞》“光风泛崇兰”，以“伏”为三伏，非是。【朱注】谢灵运诗“述职期阑暑”，又张协《苦雨》诗“阶下伏泉涌”，用字皆出《文选》。阑风、伏雨，大抵是风过雨来之状，秋深时，往往有之。胡仔谓“长雨”如“长物”之长，亦未安。荆公本作“仗雨”，当即伏字之讹耳。

《淮南子》：八埏之外曰八荒。《诗》：“上天同云。”

《左传》：“风马牛不相及。”《疏》云：“马逐上风而去，牛逐下风而来。”《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两涘渚涯之间；不辨牛马。”

《西征赋》：“其北则有清渭浊泾。”《关中记》：泾水入渭，合流

三百里，清浊不相杂。

《朝野金载》：俚谚曰：“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朱注：禾生耳，谓牙蘖卷，如耳之形。潘岳《秋兴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蔡琰诗：“迎问其消息。”

《诗》：“抱衾与裯。”裯，单被也。

【卢注】是秋，帝令出太仓粟，减价崇与贫入。但上虽减价，而下不论直，盖沾实惠者少矣。

其三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飏飏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末章，自叹久雨之困。上四言雨中寥落，下则触景而增愁也。农夫田父，概指长安之人。老夫稚子，自述旅居情事。日者君象，土者臣象，日暗土污，君臣俱失其道矣。）

《前汉·邹阳传》：“布衣穷居之士。”司马迁《答任安书》：“刑余之人，无所比数。”

杜笃《论都赋》：“俱关门之反拒。”庾信诗：“惊妻倒闭门。”即所谓反锁也。《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注：“横木为门。”

《记》：“儒有环堵之室。”注：“环，周围也，方丈为堵。”

《诗》：“老夫灌灌。”《庄子·庚桑》篇：“凿垣墙而植蓬蒿。”

赵岐《三辅决录注》：张仲蔚隐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归去来辞》：“稚子候门。”

卢僎诗：“风雨暗飏飏。”颜延之诗：“秋至恒早寒。”

鲍照诗：“胡雁已矫翼。”庾信诗：“雁湿断行来。”古诗：“奋翅起高飞。”

魏文帝《秋霖赋》：“悲白日之不暘。”

《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

此感秋雨而赋诗，三章各有讽刺。房琯上言水灾，国忠使御史按之，故曰“恐汝后时难独立”。国忠恶言灾异，而四方匿不以闻，故曰“农夫田父无消息”。帝以国事付宰相，而国忠每事务为蒙蔽，故曰“秋来未尝见白日”。语虽微婉，而寓意深切，非泛然作也。

奉赠太常张卿垧二十韵

张垧为太常卿，在天宝十三载。当是其年作。【朱注】《旧书》天宝十三载三月，张均由宪部尚书贬建安太守，还为大理卿。不言均尝为太常卿也。此诗乃是与垧。考《旧书·均传》云：九载，迁刑部尚书，自以才名当为宰辅。杨国忠用事，罢陈希烈，引韦见素代之，仍以均为大理卿，均大失望。《垧传》云：十三载，尽逐张垧兄弟，仍以均为建安太守，垧为卢溪司马，岁中召还，再迁为太常卿。《新书》：均还，授大理卿，垧授太常卿。与《旧书》合。《通鉴》亦云：至德元载五月，太常卿张垧，荐虢王巨有勇略。此诗是赠垧甚明。旧本作均，乃刀笔之讹耳。《前汉·百官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

方丈三韩外，昆仑万国西。建标天地阔，诣绝古今迷。气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先引古托讽。言方丈昆仑，其东西异标，在天地辽阔之乡，欲往指绝域，乃古今共迷之处。张垧于宝仙洞中，求得真符，其感神仙而膺主眷，岂若前世之渺茫乎。又继之曰：宰相之门，实清议所属，儒术相继，宜父子齐名，岂可求仙以结主知乎。言外隐含讥刺。）

张远注：《通鉴》：天宝九载十月，太白山人王元翼，言见玄元皇帝，云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此必与垧同行也。《史记·秦纪》：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于是遣徐市入海求仙人。《十洲记》：方丈洲，在东海中央，东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方五千里。《魏志》：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马韩在西。周穆王升昆仑，出《列子》。《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五万里。《易》：“先王以建万国。”

《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

《晋书·嵇康传》：“神仙禀之自然。”

《诗·蓼萧》注：“雨露者，天所润万物，喻王者恩泽。”

相门，见《赠韦左丞》诗。垧，乃说之子，故曰相门。晋傅玄《士风论》：“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清议，即月旦评意。

《史记》：“招致儒术之士。”《孔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

轩冕罗天阙，琳琅识介珪。伶官诗必诵，夔乐典犹稽。健笔凌鹦鹉，铦锋莹鹭鸶。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逾青琐，亨衢照紫泥。灵虬传夕箭(11)，归马散霜蹄(12)。能事闻重译(13)，嘉谟及远黎(14)。弼谐方一展(15)，班序更何跻(16)。（此称美张卿。轩冕多人，而介珪特重，言清卿之贵。伶官诵诗，而乐律待稽，言太常之职。笔能作赋，而词锋如剑，兄弟挺出，而公卿可期，此言文章品望。身居青琐，而文映紫泥，

漏深传箭，而骑马出朝，此言出入恩宠。制作遥传，而谋猷及远，弼谐得展，而班次莫加，此言勋名爵位。）

《七命》：“轩冕荡荡。”《左传》：“服冕乘轩。”袁彖诗：“连吹入天阙。”

《楚辞》：“璆锵鸣兮琳琅。”《世说》：有人见王太尉诸公还，诸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琳琅，佩玉之饰，言于琳琅中识介圭也。《诗》：“锡尔介圭。”《笺》：“介圭，长尺有二寸。”洙曰：邶诗《简兮·序》：“仕于伶官。”注：“伶氏，世掌乐官，故后世号乐官为伶官。”《汉·礼乐志》：诵六诗，习六舞。

《书》：“夔，命女典乐，教胄子。”

庾信《宇文顺集序》：“章表健笔，一付陈琳。”《后汉书》：祢衡在黄祖座，作《鹦鹉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

《西京赋》：“胸突铄锋。”《尔雅注》：“鹭鸶，似鳧而小。”膏中莹刀剑。戴嵩诗：“剑莹鹭鸶膏。”

黄彻《溪诗话》：《书》言：“惟孝友于兄弟。”《后汉·史弼传》：“陛下信于友于，不忍恩绝。”而渊明诗遂云：“再喜见友于。”《诗》言：“貽厥孙谋。”《南史》：到溉之孙盖，从宋武帝登北固楼，赋诗，帝称为才子。后溉和上诗，上辄手诏戏之曰：“得无貽厥之力乎？”而王俭碑文又云：“貽厥之寄，允属时望。”杜诗“友于皆挺拔”，昌黎诗“谁谓貽厥无基址”，二事正可作对。《文心雕龙》：“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晋·虞传》：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

《南史·谢举传》：“人伦仪表，久著公望。”《庄子》：“终始反覆，不知端倪。”端，绪也。倪，畔也。

《汉文帝纪》：令从官给事官司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安、物色，悬之宫门，按验相应，乃得入也。”应劭曰：“黄门侍郎，每日暮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钱笺】均、增供奉翰林院，故曰逾青琐。

《易》：“何天之衢亨。”紫泥，注见二卷，此言掌纶翰之事也。

(11)陆倕《新漏刻铭》：“灵虬承注，阴虫吐噏。铜史司刻，金徒抱箭。”

(12)《庄子》：“马蹄可以践霜雪。”曹植诗：“俯身散马蹄。”苏伯玉妻诗：“何惜马蹄归不数。”

(13)袁淑诗：“毕能事之效。”《汉·西域传》：越裳重译，献白雉。

师古曰：“译，谓传言也。道路绝远，风俗殆隔，故累译而后乃通。

【朱注】时埴自贬所召还，故有“重译”“远黎”之句。

(14)《扬子法言》：“忠言嘉谏。”沈佺期诗：“宸慈恤远黎。”

(15)《书》：“谟明弼谐。”

(16)【朱注】班序，谓班爵之序。更何跻，言莫有跻其上者。《左传》：“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

适越空颠蹶，游梁竟惨凄。谬知终画虎，微分是醢鸡。萍泛无休日，桃阴想旧蹊。吹嘘人所羨，腾跃事仍睽。碧海真难涉，青云不可梯。顾深惭锻炼(11)，才小辱提携(12)。槛束哀猿叫，(13)枝惊夜鹊栖(14)。几时陪羽猎(15)，应指钓璜溪(16)。(末乃自叙沦落也。适越游梁，

浪游之迹。知同画虎，谓召试不遇。分等醢鸡，谓抱道不行。萍踪无托，而回想旧居，以张公吹嘘之后，腾跃终沮也。从此碧海无涯，青云难上矣，虽蒙顾遇提携，亦自愧才疏未炼耳。哀猿惊鹊，困穷莫诉，陪猎钓溪，终望张之见引也。此章八句起，下两段各十六句。）

【赵注】公初落魄时，尝适越矣，传所谓客吴越是也。公又尝游梁矣，《赠李白》诗所谓“亦有梁宋游”是也。《庄子》：宋人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抱朴子》：“闇于自量者，忘中道之颠踬。”

《史记》：相如因病免，客游梁。《楚辞》：“心闵怜之惨凄兮。”

《马援传》：“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庄子》：孔子见老聃，出，语颜回曰：“丘之道，其犹醢鸡乎？”注：“瓮中蟻蠓也。”

谢灵运诗：“苹萍泛沉深。”古诗：“泛泛江汉萍，漂荡水无根。”

《李广传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吹嘘，见前。

《庄子》：“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睽，乖离也。

《十洲记》：东海之东，复有碧海，水不盐苦，正作碧色。

谢灵运诗：“共登青云梯。”注：“仙者因云而升，谓之云梯。”

(11)顾，眷顾也。张协《七命》：“楚之阳剑，欧冶所营，乃锻乃炼，万辟千灌。”注：“锻炼，刻苦成材之义。”

(12)《曲礼》：“长者与之提携。”【朱注】埶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吹嘘、提携等句。

(13)《淮南子》：“置猿檻中，非不巧捷，无所肆其能。”

(14)魏武乐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15)《扬雄传》：雄上《河东赋》。其年十二月羽猎，雄从，因作《羽猎赋》以讽。

(16)《尚书大传》：文王至磻溪，见吕望，拜之，答曰，“望钓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检。”

上韦左相二十韵

见素初入相，在天宝十三载之秋，诗云“四十春”，盖天宝十四载初春作。且寿域、洪钧、庙堂、风俗等句，绝不及忧乱之词。后为左相，在至德二载，题中“左相”二字，黄鹤谓是后来追书，是也。《旧书·职官志》：开元元年十二月，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天宝元年二月，侍中改为左相，中书令改为右相，至德三载复旧。《玄宗纪》：天宝十三载秋八月，文部侍郎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陈希烈。

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从朝宁升平叙起。岁正纪历，已四十余春。御世久，故八荒同寿。春和至，故一气钧陶。张綖谓岁初所作，是也。）

《左传》：郟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皇氏，历正也。”注：少皞，黄帝子，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史记注》：黄帝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号。北齐《享庙歌》：“龙图革命，凤历归昌。”

后汉李固疏：“陛下拨乱龙飞，初登大位。”时玄宗在位四十二年，曰四十春，举成数也。

八荒，注见前。《前汉·王吉传》：“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一气，见二卷。张华诗：“洪钧陶万类。”

霖雨思贤佐，丹青忆旧臣。应图求骏马，惊代得骐驎。沙汰江河浊，调和鼎鼐新。韦贤初相汉，范叔已归秦。盛业今如此，传经固绝伦。豫樟深出地(11)，沧海阔无津(12)。（此叙其入相之事。帝思良佐，而韦以旧臣登用，骏马骐驎，比其充胜大任也。沙汰，旧相已罢。调和，新参初拜。盛业，承范。传经，承韦。深出地，谓学有根柢。阔无津，谓度之汪洋。）

《唐书》：时雨潦六旬，上嫌宰相非人。杨国忠举见素入白，帝以相王府属，有旧恩，遂用之。所谓思贤佐、忆旧臣也。原注：“以老臣为相公之先人，误矣。”《书·说命》：“若大旱，用汝作霖雨。”

《黄琼传》：“贤佐为力。”

《盐铁论》：“公卿者神，化之丹青。”《前汉·张安世传》：朝无旧臣，白用安世。《疏广传》：“圣主所以惠养老臣。”

曹植《献文帝马表》：“臣于先帝世，得大宛紫骝马一匹，形法应图。”

《秦国策》：吕不韦说阳泉君曰：“君之骏马盈外厩。”

《梅福传》：“欲以三代之法，取当世之士，犹以伯乐之图，求骐驎于市。”

《蜀志》：周毖为吏部尚书，与许靖共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法言》：“江河以涤之。”时左相陈希烈以太子太师罢政事，故曰“沙汰江河浊”。

《庄子》：“阴阳调和。”《汉官仪》：三公助鼎和味。《楚国策》：“夕调乎鼎鼐。”

《汉·韦贤传》：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

《史记》：范睢，字叔，王稽载入秦，昭王拜为客卿，封应侯。姜震英曰：象韦与范同出，故用范叔作对。【钱笺】谓望见素去杨国忠，一如范叔之去穰侯，此曲说也。

卢僎诗：“盛业继前修。”

韦贤兼通礼、尚书，少子玄成复以明经仕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匡衡传》：材智有余，经学绝伦。

(11)《高士传》：“豫章之木，生于高山。”《史记注》：豫章，二木名，生七年乃可分别。

(12)《抱朴子》：“沧海之混漾。”

北斗司喉舌，东方领搢绅。持衡留藻鉴，听履上星辰。独步才超古，余波德照邻。聪明过管辂，尺牍倒陈遵。岂是池中物，由来席上珍。庙堂知至理(11)，风俗尽还淳(12)。(此记其平时品望。向为尚书，故云北斗。又兼兵部，故云东方。持衡，吏部典选也。听履，尚书登殿也。独步，谓才艺出人。照邻，谓韦杜世交。过管，谓精于天文。倒陈，谓工于书翰。下言乘时居位，能正君而善俗。)

《后汉·李固传》：“北斗为天之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

《书·康王之诰》：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顾命》注：司马第四，毕公领之。《郊祀志》：“搢绅者弗道。”【颜注】缙，本作搢，插笏于大带与革之间耳，非插于大带也。或作荐缙者，亦谓荐笏于绅带之间耳。时见素以兵部尚书为相，率百官，故曰“东方领搢绅”也。

《晋书》：太康四年，制曰藻镜铨衡。《唐书》：天宝五载，见素为吏部侍郎，铨叙平允，人士称之。

《汉·郑崇传》：哀帝时，为尚书仆射，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天子像帝座，故云上星辰。

魏文帝《与吴质书》：“王仲宣独步于汉南。”

《书》：“余波入于流沙。”《左传》：“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

《论语》：“德必有邻。”傅亮《修张良庙教》：“道亚黄中，照邻庶几。”

《魏志》：管辂喜仰视星辰，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人号神童。又自言天与我才明。【钱笺】《唐书》：肃宗改元至德，十月，有星犯昴，见素言于肃宗曰：“禄山将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见素曰：“福应在德，祸应在刑，昴金忌火，行当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时也。明年正月丙寅，禄山其殒乎。”帝曰：“贼何等死？”见素曰：“五行，子者视妻所生，昴死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未异，还以相克。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已而皆验。

《前汉·陈遵传》：善书，与人尺牍，主者藏弃以为荣。倒，压倒也。

《吴·周瑜传》、《晋·刘元海传》并云：“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

《记·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11)《前汉书赞》：“议事于庙堂之上。”《列子》：“均天下之至理。”

(12)东方朔论：美风俗。《何氏语林》：阮孝绪叹明宾山曰：“此言足使还淳返朴，激薄停浇矣。”

才杰俱登用，愚蒙但隐沦。长卿多病久，子夏索居频。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巫咸不可问，邹鲁莫容身。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为公歌此曲，涕泪在衣巾。（未乃自叙困穷，而有望于韦相也。登用承上，隐沦起下。多病索居，寥落已甚，且驱逐生涯，资身无策，至此则天意难问，而吾道莫容矣，故不禁感怀赋诗，而声泪交流。此条一步敲紧一步，乃陈情之最悲切者。张綖曰：公虽时迈，争于求进，然必吾道契合者，然后望其汲引，故独与韦公歌此曲。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十二句。）

沈约诗：“吏部信才杰。”《书》：“畴咨若时登庸。”注：“庸，用也。”

《杨惲传》：“足下哀其愚蒙。”

《西京杂记》：相如素有消渴疾。

《檀弓》：子夏曰：“吾离群而索居，久矣。”

王粲诗：“回首望长安。”《晋书》：谢尚脱略细故，不为流俗之事。

《列子》：郑有神巫自齐来，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

《庄子》：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厄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

《杜臆》：“苍茫兴有神”，起下“歌此曲”，而此曲即所上韦相诗。苍茫，意兴勃发之貌。

庾信诗：“君能歌此曲。”

曹植诗：“歔歔涕沾巾。”巾，以拭泪者。

沙苑行

【卢注】唐有四十八监以牧马，设苑总监。天宝十三载，以安禄山知总事，公作《沙苑行》以讽之。《水经注》：洛水东经沙阜北，俗名沙苑。《元和郡县志》：沙苑，在同州冯翊县南十二里，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其处宜六畜，置沙苑监。《寰宇记》：沙苑，古城在朝邑县南十七里。

君不见，左辅自沙如白水，缭以周墙百余里。龙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称献于此。苑中騊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无，每岁攻驹冠边鄙。（首叙苑中水草，见良马所由产。）

梦弼曰：《汉书》：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同州，汉属冯翊郡，故曰左辅。又曰：白沙，即沙苑也。同州西北有白水县，以水白故名，其境东南，谷多白土，自沙苑至白水，有百余里。鹤曰：西魏文帝大统三年，周太祖为相国，与高欢战于沙苑，以其战处宜六畜，因置沙苑。

《西都赋》：“西郊则有上囿禁苑，缭以周墙，四百余里。”

《汉·礼乐志》：“天马徕，龙之媒。”《武帝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神异经》：西域大宛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

《诗》：“騊牝三千。”《说文》：“马七尺为騊。”马匹，见前短衣匹马注。又据《风俗通》，或云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云《春秋》左氏说，诸侯相赠，乘马束帛，帛为匹，与马相匹耳。又布帛四丈为匹。《六书正》云，马影四丈，亦借用为匹。三说纷纷，不如《文心雕龙》为当。

《诗》：“萋萋丰草。”古诗：“青青河畔草。”

攻驹，注别见。《左传》：“边鄙不耸。”

王有虎臣司苑门，入门天厩皆云屯。驪驪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内外马数将盈亿，伏枥在坰空大存。逸群绝足信殊杰，倜傥权奇难具论。（次从厩中多马，形驪驪之特异。）

《诗》：“矫矫虎臣。”《西都赋》：“控飞廉，入苑门。”

《刘表传》：“云屯冀马。”

《左传》：“唐成公如楚，有两驪驪焉。”马融疏：“肃霜，雁也，其羽如练，高首修颈，马似之，故名。”江淹诗序：“楚谣、汉风，既非一骨。”《相马经》：“良马可以筋骨相也。”《西京赋》：“奉命当御。”

赵曰：虎臣所掌之马虽多，其中唯驪驪一种，骨相堪充御用，故每年春秋两次进之，蔡邕《独断》：“天子至尊。”

【朱注】《唐书》：尚乘局，掌内外闲厩之马，总十二闲，凡外牧岁进良马，印以三花飞凤之字。鹤曰：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至四十三万。此云“盈亿”，概举大数也。

魏武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诗》：“駉駉牝马，在坰之野。”

赵曰：空大存，言枥中垆外，其数空存，不如苑马之神骏也。

曹毗《驰马射赋》：“何逸群之奇骏。”魏文帝《与孙权马书》：“中国虽饶马，其知名绝足，亦时有之耳。”

《汉·礼乐志》：“志倜傥，精权奇。”倜傥，卓异也。

累累塏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纵超越。角壮翻腾麋鹿游，浮深簸荡鼉鼉窟。（此极状在苑飞扬之态。梦弼曰：塏阜，苑中山坞，可以藏马之奔突。坡陀，苑中沙汀，可以纵马之超越。角壮猛而翻腾，能与麋鹿同游。浮深渊而簸荡，直探鼉鼉之窟。）

《前汉·石显传》：“印何累累。”潘岳《怀旧赋》：“坟累累以接陇。”《头陀寺碑》：“沟池湘汉，堆阜衡霍。”梁武帝诗：“黄落散堆阜。”《西京赋》：“穷虎奔突。”

《前汉·吴王传》：“往往而有。”相如《子虚赋》：“罢池坡陀，下属江河。”又《哀二世赋》：“登坡陀之长坂。”《匡谬正俗》：“坡陀者，犹言靡迤。”卢思道诗：“寥廓鸾山右，超越凤洲西。”《蒲白马赋》：“纷驰迴场，角壮永埒。”桓谭《新论·任均篇》：“龙蛇有翻腾之质，故能乘云依雾。”晁瑗诗：“麋鹿自腾倚。”《南都赋》：“马鹿超而龙骧。”

《海赋》：“戏广浮深。”《河东赋》：“簸丘荡峦。”《后汉书》：庞德公曰：“鸿雁巢于高林，暮而得所栖；鼉鼉穴于深渊，夕而得所宿。”

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末段借鱼形马，与上龙媒相应。《杜臆》：泉出巨鱼，感龙精气，亦成神物，而马之簸荡其中者可知已。赵次公曰：龙或鱼所化，或马所为，故异物而同精气。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二段各四句。）

【朱注】公《留花门》诗云“沙苑监清渭，泉香草丰洁”，则泉即沙苑之泉也。《前汉·眭弘传》：“海效钜鱼。”京房《易传》：“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贾谊《鵬鸟赋》：“化为异物。”《易》：“精气为物。”

《西京赋》：“海鳞变而成龙。”

王嗣爽曰：此诗首言沙苑之宽阔，继言养马之繁盛，而苑中塏阜可藏奔突，陂陁可纵超越，此皆纪实事。至角壮以下，变幻神奇，不可方物矣。

卢元昌曰：自禄山知总监事，选健马堪战者驱归范阳，得以助其叛势。篇中曰“王有虎臣司苑门”，以见不须禄山也。曰“春秋二时归至尊”，以见非禄山所得私畜也。篇末巨鱼，正指禄山。是时尾大已见，巨鱼虽不成龙，而砂尾金鳞，似有神彩，患猪龙之僭拟真龙也。《灵湫》诗云：“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两篇结语，皆有寓意。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

【鹤注】诗云“靡宇客秋萤”，又云“荒岁见女瘦”，当是天宝十三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时，往见诸官而作。又篇内不言祿山之事，知非十四载所作矣。师氏曰：天子之陵曰山陵，取高大之意。《旧唐书》：开元四年十月，葬睿宗于桥陵。奉先县，本同州蒲城县，以管桥陵，改属京兆府，仍改为奉先。开元十七年，制官员同赤县。《新书》：桥陵，在奉先县西北三十里丰山。

先帝昔晏驾，兹山朝百灵。崇冈拥象设，沃野开天庭。即事壮重险，论功超五丁。坡陀因厚地，却略罗峻屏。（前四段，历叙桥陵始末。首记山陵之阔大也。百灵，言诸神拱护。象设，石马之类。天庭，坛宇之高。即事，起陵之事。五丁，开凿之功。陂陀，言山势迢递。却略，状山背后拥。）

《萧望之传》：“先帝圣德。”《汉书》：“宫车晏驾。”注：“王者初崩，臣子之心犹谓宫车晚出。”

宋之问诗：“兹山栖灵异。”《东都赋》：“礼神祇，怀百灵。”

《嵇康赋》：“记峻岳之崇冈。”《招魂》：“象设居室，静安闲些。”注：“象，法也，言为君造设屋宇，法象旧庐。”

《国策》：苏秦说惠王曰：“秦地沃野千里。”扬雄《甘泉赋》：“开天庭兮回群神。”

陶潜诗：“即事多所欣。”《易》：“习坎，重险也。”《天台赋》：“履重险而逾阪。”

《史记·甘茂传》：乐羊返而论功。《华阳国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一王死，辄为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

坡陀，注见上章。《东京赋》：“岂徒踞高天踏厚地而已哉。”

古乐府：“却略再拜跪。”

云阙虚冉冉，松风肃泠泠。石门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宫女晚知曙，祠官朝见星。空梁簇画戟，阴井敲铜瓶。（此记寝殿，而及守陵之事。云阙凌虚，言高大也。松风肃然，言阴寒也。石门冷，故霜露常凝。玉殿空，故莓苔常绿。祠官早入，故梁间簇戟。宫女奉盥，故铜瓶汲井。）

《汉·祭祀志》：“云气成宫阙。”陶潜诗：“冉冉星气流。”

颜延之诗：“松风遵路急。”《离骚》：“下泠泠而来风。”

《山海经》：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此石门指墓门言。《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

曹植诗：“欢坐玉殿。”孙绰赋：“践莓苔之滑石。”

后汉郎疏：“简出宫女。”

《前汉·郊礼志》：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江敦《让婚表》：“夕不见晚魄，朝不见曙星。”谢灵运诗：“晓闻夕飏急，晚见朝日暎。”

此诗“晚知曙”、“朝见星”所自出。

薛道衡诗：“空梁落燕泥。”

庾丹诗：“铜瓶素丝纆。”

中使日相继，惟王心不宁，岂徒恤备享，尚谓求无形。孝理敦国政，神凝推道经。瑞芝产庙柱，好鸟鸣岩肩。（此记圣孝，而及感应之符。遣使守陵，而君心未安，尽不徒备享为仪，直欲视于无形矣。敦国政，开元致治也，推道经，御注《老子》也。瑞芝好鸟，言陵上祲祥。）

【朱注】《旧书》：天宝十载正月，太庙置内官，供洒扫诸陵庙。《晋·武帝纪》：“中使相继，奉问起居。”

《诗》：“王心载宁。”

《记》：“备物之享。”《唐六典》：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享于诸陵，若桥陵则日献羞焉。

《曲礼》：“视於无形，听于无声。”

沈炯《陈情表》：“刑于四海，弘此孝理。”《孟子》：“行乎国政。”

《庄子》：“其神凝。”《旧书》：天宝十四载，颁《御注老子道德经》并《义疏》于天下。

《杜诗博议》：《旧唐书》：天宝七载三月，大同殿柱产玉芝，八载六月，又产玉芝。此云产庙柱，盖桥陵亦有之也。

曹植诗：“好鸟鸣高枝。”宋之问诗：“待月咏岩肩。”

高岳前嶺峯，洪河左滢濛。金城蓄峻趾，沙苑交回汀。永与奥区固，川原纷眇冥。居然赤县立，台榭争苔亭。（此记山川形胜，而并叙改县之由。拱岳带河，抱城环苑，见此陵为王气所钟。永与二句，申言地脉之悠长。居然二句，称其规模之弘远。嶺峯，耸峙貌。滢濛，回旋貌。眇冥，谓川流插伏。岩亭，谓台形高秀。下四，乃隔句对法。）

高岳，指华山。《诗》：“崧高维岳。”《子虚赋》：“隆崇嶺峯崔。”

《西都赋》：“带以洪河泾渭之川。”《水经注》：“河水又南经蒲城东。”鬪駟曰：蒲城在西北。《江赋》：“漩濃濛。”

【钱笺】《寰宇记》：秦孝公元年筑长城，简公二年堑洛，故云自郑滨洛，今沙苑长城是也。《三秦记》云：在蒲城东五十里，秦筑长城，即是堑洛也。贾谊云：“关中之固，金城千里。”指长城也。旧注引京兆始平之金城，非是。《魏都赋》：“藐藐标危，亭亭峻趾。”注：“趾，基也。”

沙苑，注见前。陈子昂诗：“袞宴坐回汀。”

《西都赋》，“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奥区焉。”

晁暖诗：“川原多旧迹。”

张翰诗：“能否居然别。”

《韩诗外传》：“台榭不如丘山。”江淹诗，“岩亭南楼期。”

官属果称是，声华真可听。王刘美竹润，裴李春兰馨。郑氏才振古，啖侯笔不停。遣词必中律，利物常发硎。绮绣相展转，琳琅愈青荧。侧闻鲁恭化(11)，秉德崔瑗铭(12)。太史候臯影(13)，王乔随鹤翎(14)。（此赞美县内诸公。王刘六人，皆称职而有声者。遣词四句，称其文章。侧闻四句，叙其政事。）

汉宣帝诏：二千石各察官属。此指县内诸官。称是，称职也。《梁孝王传》：“他财物称是。”

刘峻书：“声华无寂。”

《吴志》：虞翻以所注《易》示孔融，答书曰：“延陵之知乐，吾子之治《易》，乃知江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

《楚辞》：“春兰兮秋菊。”阮籍诗：“二子赠嘉诗，馥如幽兰馨。”

吴陆景书：“高风振古。”

【朱注】啖侯，疑即啖助。《唐书》：啖助，安叔佐，赵州人，淹该经术，善为《春秋》之三家短长，号集传。《鹦鹉赋序》：“笔不停缀。”

《文赋序》：“夫其放言遣词，良多变矣。”王褒《四子讲德论》：“转运中律。”

《庄子》：“刀刃若新发于硎。”

《淮南子》：“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诗》：“辗转反侧。”

《抱朴子》：“琳琅坠于笔端。”《西都赋》：“琳琅青荧。”颜师古注：“色青而有光荧也。”

(11)司马迁书：“侧闻长者之风。”《后汉书》：鲁恭为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

(12)《楚辞》：“秉德无私。”汉文帝诏：“秉德以陪朕。”《后汉书》：崔瑗举茂才，为汲令，作座右铭。

(13)皂影，见《九日杨奉先》诗。

(14)《列仙传》：王子养，周灵王太子晋也，七月七日，乘白鹤于缑氏山头，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朝仪限霄汉，客思回林垆。轳辘辞下杜，飘飘凌浊泾。诸生旧短褐，旅泛一浮萍。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马，靡署容秋萤。流寓理岂愜(11)，穷愁醉不醒(12)。何当摆俗累(13)，浩荡乘沧溟(14)。(未叙客况凄凉也。公未受官，故有朝仪二句。来自长安，故有下杜二句。诸生四句，飘零穷老之感。主人四句，秋日旅居之事。末乃不得志而思遁迹矣。此章前四段各八句，后二段各十四句。)

《汉书》：叔孙通起朝仪。谢灵运诗：“结念属霄汉。”

宋武帝诗：“客思空已繁。”谢灵运诗：“相送越林垆。”

《长安志》：下杜城，在长安县南一十五里，其城周三里。《汉·宣帝纪》：“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应劭曰：“下杜城，故杜陵之下，聚落也。”

曹植诗：“罗衣何飘飘。”鹤曰：泾水本浊，而后人袭舛，多以为泾清。《诗》云“泾以渭浊”，犹谓泾以渭而见其浊也。泾水在长安之北，公自杜陵往奉先，故渡此水。

任昉表：“臣本自诸生，家承素业。”

傅玄歌：“浮萍本无根，非水将何依。”

荒岁，谓天宝十三载，秋霖，关中大饥。陶潜诗：“固为儿女忧。”

汉主父偃曰：“日暮途远。”《诗》：“涕泗滂沱。”《说文》：“自鼻曰涕，自目曰泗。”

主人，指奉先令。《韩诗外传》：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叹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赎之。

左思《吴都赋》：“靡署棋布。”江淹《画扇赋》：“秋萤兮初飞。”

(11)谢灵运《拟王粲诗序》：“家本秦川贵公子，遭乱流寓，自伤情多也。”

谢灵运诗：“意惬理无违。”

(12)《史记》：“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

(13)凌敬诗：“心灰俗累忘。”

(14)《楚辞》：“志浩荡而伤怀。”谢朓《笺》：“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注：“沧溟，海也。”

胡夏客曰：此诗前半篇但咏桥陵，略不及诸官，后但咏诸官，略不及桥陵，结则陵与官皆不及，但自作感慨。此少陵自成章法也。

王洙《谈录》云：唐郑顥自言梦为诗十许韵，有云“石门霜露白，玉殿燕苔青”，意甚恶之。后遇宣宗山陵，因复缉成。此杜公《桥陵》诗也，顥以为园陵之祥，不亦可鄙乎。

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

(原注：时哥舒入奏，勒蔡子先归。)

【朱注】《通鉴》：天宝十四载春，哥舒入朝，道得风疾，遂留京师。故蔡都尉先归而公送。若十一载入朝，乃在冬日，与春城赴上都不合。梦弼之说，非是。《唐书》：诸府折冲都尉各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之属，以教其军阵战斗之法。

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官是先锋得，才缘挑战须。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从蔡叙起，言其志雄气猛。宁斗死，时方右武，耻为儒，世渐轻文。一鸟过，见其势疾。万人呼，畏其锋锐。)

《韩诗外传》：“弯弓而射之。”汉桓帝时童谣：“丈夫何在西击胡。”陈琳乐府：“边城多健儿。”曹植诗：“名在壮士籍。”希曰：健儿、壮士，乃军士之名。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于京师召募十万众，号曰文武健儿。陈琳乐府：“男儿宁当格斗死。”

先锋，注见二卷。

《汉书·项羽传》：“愿与王挑战。”注：“挑战，撻饶敌求战也。”

韦鼎诗：“一鸟忽相惊。”张景阳诗：“忽如鸟过目。”

开元十二年四月敕，四军枪稍，有绯绿红碧之辨。《玄宗实录》：吐蕃寇边，翰用半段枪，当其锋，击之。《项羽传》：“学万人敌。”

杜牧诗：“射雕都尉万人敌，黑弰将军一鸟轻。”本此。

云幕随开府，春城赴上都。马头金匝匝，驼背锦模糊。咫尺雪山路，归飞青海隅。上公犹宠锡，突将且前驱。(次叙送蔡，记其入朝归陇。开府上公，俱指哥舒翰。宠锡；谓翰尚留。前驱，谓蔡独往。)

王洙曰：军中以幕为府。《西京杂记》：成帝设云幕于甘泉。

沈约诗：“春城丽白日。”鹤曰：古时，国都通称上都，至宝应元年，方以京兆府为上都。班固《西都赋》：“作我上都。”

古诗：“骢马金络头。”《西京杂记》：羊胜《屏赋》：“屏风鞞匝，蔽我君王。”鲍照诗：“雕屏匝匝组帐纡。”江淹《江上之山赋》：“鼉鼉兮匝匝。”《韵会》：“匝匝，周绕貌。”此言金络马头，其状密匝也。

《唐书》：哥舒翰在陇右，每遣使入奏，常乘白囊驼，日驰五百里。

赵曰：驼背蒙以锦帕，故云模糊。匝匝、模糊，皆方言。

【钱笺】《寰宇记》：姑臧南山，一名雪山，山无冬夏积雪，属武威郡。又番和县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山阔千余里，其高称是。

《元和郡国志》：雪山，在瓜州晋昌县南六十里，积雪夏不消，南连吐谷浑界。

《诗》：“归飞提提。”青海，注见本卷。

《翟方进传》：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晋书·职官志》：太傅太保，皆为上公。《易传》：“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后出师表》：“突将无前。”鹤曰：突将，犹骁将、飞将，谓能驰突，亦突骑之义。《诗》：“为王前驱。”

汉使黄河远，凉州白麦枯。因君问消息，好在阮元瑜。（未致寄高之意。河远麦枯，边地秋寒也。高适在此，故欲问其消息。汉使指蔡，元瑜指高。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荆楚岁时记》：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穆天子传》：黄河自积石西南流，又东回入塞敦煌、酒泉、张掖郡南，与跳河合。今按：唐陇右道，即汉之陇西、张掖、酒泉等郡，黄河之流，经于其地矣。汉水虽出陇西，不应一句中用两水，故当从汉使为是。

《唐志》：凉州为武威郡。梦弼曰：《陇西记》：诸州深秋采白麦酿酒。【钱笺】陈藏器《本草》：“河渭以西，白麦面凉，以其春种，关二时之气也。”顾炎武曰：杜氏《通典》：凉州贡白小麦十石。

【朱注】好在，乃存问之辞。《通鉴》：高力士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白居易诗：“好在李使君。”《魏志·王粲传》：阮瑀，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太祖以为司空军谋祭酒、记室，军国书檄，多陈琳、阮瑀所作。

欧公《诗话》：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过”字，陈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醉歌行原注：别从侄勤落第归。

勤，郭本作劬。【鹤注】据史：十三载秋八月，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前此十二载秋七月，诏天下举人，不得乡贡，须补国子学生，然后贡举。诗云“春光淡荡秦东亭”，当是天宝十四载春，在长安作。

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少年能缀文。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先赞勤才美。上二称文章，次二称书法。骅驹鸷翮，言少负奇气。倒三峡，谓文势浩瀚。扫千军，谓草字纵横。）

臧荣绪《晋书》：陆机少袭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汉书赞》：自孔子之后，缀文之士众矣。

《诗》：“总角兮。”《三十国春秋》：封秀，总角知名。后汉张芝好草书，见二卷。赵曰：草书以迟为功，所谓“匆匆不及草书”是也，以速为神，所谓“一笔变化书”是也。

《庄子》：“儿子动不知所为。”鲍照诗：“纷纷徒满目。”

骅骝，周穆王八骏之一。驹，小马。汗血，见二卷。

孔融《荐祢衡表》：“得凡鸟百，不如得鸷鸟一。”《楚辞》：“冠青云之崔嵬。”

《隋·艺文传》：“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海赋》：“吹涝则百川倒流。”梁元帝《檄侯景》：“按剑而叱，江水为之倒流。”《益州记》：明月峡、巫山峡、广济峡，谓之三峡。

《法书》：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砚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

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旧穿杨叶真自知，暂蹙霜蹄未为失。偶然擢秀非难取，会是排风有毛质。汝身已见唾成珠，汝伯何由发如漆。（次慰勤下第。上是叙平日，此乃叙其临试。穿杨，言命中之技。蹙蹄，应骅骝，惜其不遇也。擢秀，言识拔有时。排风，应鸷鸟，望其终达也。唾成珠，矢口成章。发如漆，青年莫返矣。）

姜宸英曰：西汉岁课士，有对策、射策。颜师古注：“射策者，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取而择之，以知优劣。对策者，显问以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词定高下也。”按：董仲舒以对策为江都相，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是矣。后汉刘淑，五府辟不就，帝令舆诣京师，不得已而对策第一。射策之射，音石，见《文心雕龙》，注详二十五卷。

《战国策》：楚有养由基者，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蹙如历块。”霜蹄，见前。

《晋书·文苑传》：“擢秀士林。”

鲍照《与妹书》：“浴雨排风，吹涝弄翮。”《舞鹤赋》：“烟交雾凝，若无毛质。”

《庄子》：“子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赵壹诗：“咳唾自成珠。”

《陈书》：张丽华，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光泽可鉴。

春光潭沲秦东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踟躅涕泪零。（末叙别时景事，情溢言表。东亭饯别，蒲荇方新，客衣离思，勤将去矣。皆醉独醒，公不忍别也。此章三段，各八句。）

富嘉谟《明水篇》：“阳春二月朝始嗽，春光潭沲度于门。”《江赋》：“随风猗萎，与波潭沲。”何氏曰：潭沲，即淡荡也。《选注》：潭沲，逐波动貌。今从何说。何氏曰：秦东亭，京城门外送别，多于此处。

梁简文帝诗：“诸蒲变新节。”《诗》：“参差荇菜。”

庾信赋：“山月没，客衣单。”《诗》：“杲杲日出。”

陈子高诗：“花片搅春心。”《楚辞》：“深林沓以冥冥。”《注》：“冥冥，草木茂盛也。”潘岳诗：“何以叙离思。”

庾信《春赋》：“沙头渡水人。”

《晋书·徐逸传》：“众宾沉湎引满。”屈原《渔父篇》：“众人皆醉我独醒。”

鲍照诗：“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踟躅不敢言。”古诗：“泣涕零如雨。”何氏曰：在鼻曰涕，在眼曰泪。吞声，声哽咽也。踟躅，行不进貌。

陪李金吾花下饮

【鹤注】诗云“醉归应犯夜，可怕执金吾”，当在长安作。李金吾，李嗣业也，时嗣业为左金吾大将军。禄山反，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以时论之，知金吾力嗣业。此天宝十四春作。

胜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见轻吹鸟毳，随意数花须。细草偏称坐，香醪懒再沽。醉归应犯夜，可怕执金吾。（上四，花下之游。五六，花下之饮。末乃醉后谑词。始则陪李同行，故曰相引。既则从容独览，故曰自娱。口吹轻扬之鸟毳，意数吐萼之花须，细写闲中玩物之趣，所谓自娱也。称坐，谓与坐相宜。懒沽，谓醉不须沽。）

江总诗：“名山极历览，胜地殊留连。”《世说》：王卫军云：“酒正引人著胜地。”

《列子》：“徐行而云。”《庄子》：“鼓琴足以自娱。”

毳，鸟细毛也。《韩诗外传》：“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张九龄诗：“檐风落鸟毳，窗叶挂虫丝。”

须，花心须也。潘岳《安石榴赋》：“细的点乎细须。”

鲍照诗：“北园有细草。”【赵注】偏称，言偏宜。公诗常用“偏”字，如偏劝、偏醒、偏秣。

香醪，注别见。《诗》：“无酒酤我。”

《前汉书》：陈孟公曰醉归。《世说》：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

韦述《西京记》：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夜，敕许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前汉·百官志》：汉武帝更中卫尉名为执金吾。颜师古注：“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备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后汉·志》应劭注：执金吾以御非常，吾，犹御也。徐陵诗云“非但执金吾”，孔奥诗云“无胜执金吾”，皆用在结句，此诗句法似之，若作“李金吾”，反直致矣。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王临川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此与杜诗“见经吹鸟毳，随意数花须”，今意何异？予诗云：“云移鸟灭没，风霁蝶飞翻。”此与东坡“飞鸿群往，白鸟孤没”，作语何异？兹可与智者道，不可与愚者说也。

官定后戏赠（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

【鹤注】十三载冬，公《进西岳赋表》云“长安一匹夫”，则其时尚未得官也。其改卫率府参军，乃在十四载。《夔府书怀》诗所云“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是也。《杜臆》，戏赠，公自赠也。晚唐人自贻、自赠等题本此。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公辞尉而就率府，盖取逍遥自在，得以饮酒狂歌耳，然亦不得已而为此，故有回首故山之慨。按：赵注云：方官未定时，公《赠崔学士》诗云“故山多药物”，“欲整还乡旆”。今官已定，无复归山之兴，唯有临风回首耳。）

庾信诗：“凄凉多怨情。”《晋书》：陶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即解印，赋《归去来词》。

《列子》：“趋走作役，无不为之。”

《诗》：“于焉逍遥。”

《晋书》：阮咸耽酒浮虚。

徐干《中论》：“或披发而狂歌。”

应璩诗：“日暮归故山。”

班彪《北征赋》：“风飙发以飘飘。”

去矣行

鲍钦止曰：天宝十四载，公在率府，因欲辞职，作《去矣行》。
刘琨诗：“去矣若浮云。”

君不见鞬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此诗欲去官而作也。上四属比，下四属赋。宁为鹰之颺，不为燕之附，以野性旷荡，下屑靦颜侯门也。餐王蓝田，盖将托之以遁世矣。《杜臆》：旷荡无靦颜，具见浩然之气。）

《东方朔传》：“董君绿帟傅鞬。”韦昭曰：“鞬，形如射鞬，以缚左右手。”鲍照诗：“昔如鞬上鹰，今似槛中猿。”《史记·滑稽传注》：“鞬，捍臂也。”

胡夏客曰：鞬鹰饱飞，此或一时偶激之言。但公《送高适》诗云“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又云“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自喻喻人皆用此。

古诗：“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室。”又，“翩翩堂前燕。”

班婕妤歌：“凉飈夺炎热。”

陆机《叹逝赋》：“虽蒙旷荡，臣独何颜。”沈约奏弹：“明目靦颜，曾无愧畏。”

洙曰：《周礼·天官》：王府：王齐，则供食玉。注：玉，是阳精之纯者，食之以御水气。郑司农云，王齐，当食王屑。《后魏书》：李预居长安，羨古人餐王之法，乃采访蓝田，掘得若环壁杂器者，大小百余，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食之。

《长安志》：蓝田山，在长安县东南三十里，一名覆车山，其山产玉，亦名玉山。《三秦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蓝。又地出美玉故名。

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鹤注】当是天宝十四载长安作。又曰：许十一，当是居五台山学佛。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集可，身犹缚禅寂。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首叙许精禅理。【钱笺】曰宾，则暂住也。日出，则出游也。得非许生游历，亦如鸾公之少住台山，后移石壁者欤？许业已白，而已犹缚于禅，今何所阶梯，得子方便之门，而谬引我匹敌乎。包蒙有击，待其启发也。）

《水经注》：五台山，五峦巍然，故谓之五台。此山名为紫府，仙人居之，其北台之山，即文殊师利常镇毒龙之所。

《宝积经》：若纯黑业，得纯黑报，若纯白业，得纯白报。【朱注】《翻译名义集》：十使十恶，此属于罪，名为黑业。五戒十善，四禅四定，此属于善，名为白业。《续高僧传》，昙鸾，雁门人，家近五台山，年未志学，便往出家。大通中，游江南，还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号鹞公岩。

《旧唐书》：达磨传慧可，慧可尝断其左臂以求法。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

【朱注】《维摩经》：“一心禅寂，摄诸乱意。”

应璩诗：“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经又云：“有方便，慧解；无方便，慧缚。”

《左传》：宾媚人曰：“若以匹敌。”

离群索居，见《礼记》子夏语。

《易·蒙卦》：“九二包蒙”，“上九击蒙。”

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次言听许诵诗。许生自诵其诗，浑浑然流出。游衍，从容貌。辟易，惊避貌。捶钩，喻功之纯熟。鸣镝，喻机之迅捷。穿溟滓，谓思通造化。摧霹雳，谓势压雷霆。下凌陶谢，上继风骚，言其才大而气古。枝梧，犹云抵当。推激，谓推尊而激扬之。）

《诗》：“及尔游衍。”游衍，优游宽衍也。

孔融诗：“高谈满四座。”《项羽传》：“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注：“分张而易其处。”

《庄子》：“轮扁斫轮，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又曰，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朱注】司马云：拈捶钩之轻重，不失豪芒。或云：江东三魏之间，人皆谓锻为捶。

诸葛武侯表：“清心寡欲。”《史记》：“冒顿作鸣镝。”注：“髀箭也。”

吴迈远诗：“精微贯穹旻。”《淮南子》：“四海溟滓。”《帝系谱》：“天地初起，溟滓蒙鸿。”旧注引《庄子》“大同乎溟滓”，非。杜公不肯倒用也。

沈佺期《祭李侍郎文》：“思含飞动。”《公羊传注》：“雷疾而甚者为震。”震与霆，皆谓霹雳也。

钟嵘《诗品》：“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项羽传》：“诸将耆惧，莫敢枝梧。”注：“小柱为枝，大柱为梧。”

湘东王书：“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谢灵运传》：“自汉至魏，文体三变，莫不同祖风骚。”

紫燕自超诣，翠駮谁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未赞许生，归结夜听之意。自超诣，独能超出也。谁剪剔，无待改削也。诗意之妙如此。使不遇知己，几于清夜寂寥，公盖自托为知音也。腾逸曰超，远造曰诣。剪谓薙其鬃，剔谓刷其毛。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西京杂记》：文帝自代来，有良马九匹，其一曰紫燕骝。《赭白马赋》：“紫燕骈衡。”《唐六典》：《昭陵六马赞》：“紫燕超跃。”司马相如《封禅文》：“招翠黄。”即紫黄也。扬雄《河东赋》颜注：“翠龙，穆天子所乘马也。”此云翠駮，即翠黄，翠龙之意。《尔雅翼》：六駮，如马，白身黑尾，一角，锯牙虎爪，其音如鼓，喜食虎豹。盖駮毛物既可观，又似马，故马之色相类者以駮名之。《子虚赋》：楚王乃驾驯駮之駟。徐铉曰：晋侯乘駮，乳虎见之而服。则象駮之文，理或然也。《世说》：诸葛玄所谈，便已超诣。

《庄子》：“烧之剔之。”

萧子范《直坊赋》：“何坊境之寥阒。”

王嗣爽曰：公自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又云“沉郁顿挫，随时捷给，扬枚可企”。平日自负如此，定应俯视一切。今听许诗，实心推服，不啻口出。其称他人诗，类此尚多。生平好善怀贤，诚求乐取，从来词人所少。盖休休大臣之度也，诗人乎哉！

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

【鹤注】《唐史》：苏源明以太子谕德。出为东平太守。时济阳太守李陵，请增领二县，诏河南采访使与五太守议，不能决，卒废济阳。志云：天宝十三载废，召源明为国子司业。禄山陷京师，源明不受伪署。肃宗复两京，擢考功郎。则为司业在禄山未乱之前。今诗题云“苏司业”，当是十四载作。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四句转韵。上戏简郑，摹其狂态。下兼呈苏，美其交情。）

《晋书》：杜预擅饰城门官舍。

刘琨《扶风歌》：“系马高堂下。”

襄阳儿童歌：“时时能骑马。”

《道德经》：“圣人用之以为官长。”《魏志·夏侯尚传》：“众职之属，各有官长。”

《祢衡传》：“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

《孔融传》：“坐上客长满。”《晋书》：吴隐之，为度支尚书，以竹篷为屏风，坐无毡席。

陶潜诗：“邻曲时时来。”《朱买臣传》：“吏卒更乞句之。”颜师古曰：“乞，读作气，与也。”《广韵》：“乞，与人也”。四明林

时对曰：古文用字，随义定音，如上下之“下”。乃上声，而礼贤下士之“下”，则去声也。杜诗“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又“朝来少试华轩下，未觉千金满高价”，是借上声为去声矣。王维诗“公子为羸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是借去声为上声矣。此类颇多，不可无辩。

夏日李公见访

【鹤注】诗云村坞城南，则是在长安城南作矣。别本作李家令，考《宗室世系表》，唯蔡王房有炎为太子家令，又让皇帝房平亦为太子家令。然平去让皇五世，不与公同时，疑是李炎。当属天宝末年作。

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傍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首联点题。贫居以下，承远林。此叙所居景事，而兼述留饮之情。申涵光曰：“隔屋唤西家”，“墙头过浊醪”，画出村家情事宛然，语不嫌质。）

沈约诗：“远林响咆兽。”闵鸿《羽扇赋》：“暑气云消。”

应场诗，“公子敬爱客。”

陶潜诗：“贫居乏人工。”庾信诗：“依稀映村坞。”

城南，即公所居城南韦社也。

王粲《七释》：“浑沌淳朴。”

《邠原传》，“以仆为西家愚夫耶？”

曹植诗：“借问谁家子。”《诗》：“有酒湑我。”陶潜诗：“当复如此不？”

嵇康书：“浊醪一杯。”

赵曰：杜陵之樊乡，有樊川，而灃水则自樊川西北流，经下杜城，诗云“展席俯长流”，岂其居当此地耶。卢谔诗：“平陆引长流。”

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遭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静，庶足充淹留。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清风”以下，承暑气薄。此叙夏时景物，而并及劝饮之意。《杜臆》：此物聒，承蝉鸟，反言以见其幽。晚色静，又作转语，文有顿挫之致。此章两段，各十句。清风左右至，方喜凉气披襟，忽而鸟斗蝉鸣，又觉繁声聒耳。及看水花晚色，则喧不碍静，幽意仍存。即见前景物，写得曲折生动如斯。知善布置者，随处皆诗料也。）

《诗》：“穆如清风。”江淹诗：“晨飙自远至，左右芙蓉披。”

江总诗：“丝传园客意。”江淹诗，“春意秋方惊。”

陶潜诗，“众鸟相与飞。”

孙绰诗：“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潘岳诗：“鸣蝉厉寒音。”

汤僧济诗：“此物今空传。”郭璞《江赋》：“千类万声，自相喧聒。”

陶潜诗：“吾亦爱吾庐。”

何逊诗：“水花披未落。”《古今注》：“芙蓉，名荷花，一名水花。”

《杜臆》：水花言静，犹《诗》言静女，形容有致。谢朓诗：“瑶池暖晚色。”

《楚辞》：“蹇淹留而无成。”

陶诗：“樽中酒不燥。”

黄彻《溪诗话》：杜诗有用一字，凡数十处不易者，如“展席俯长流”、“做睨俯峭壁”、“俯视但一气”、“俯视万家邑”、“牧藜俯沙渚”、“此邦俯要冲”、“四顾俯层巅”、“材归俯身尽”、“旄头俯涧壘”、“层台俯风渚”、“城上俯江郊”、“开宴俯高柳”、“游日俯大江”、“汇槛俯鸳鸯”、“缘江路熟俯青郊”。其余一字屡用，若此类甚多。

杜甫全集卷之四

天育骠图歌

【鹤注】此当是天宝末年作。洙曰：天育，马厩名。据《唐志》，总十二门者为二厩，一曰祥麟，一曰凤苑。其后但增八坊八监，亦无以天育为厩者，当是云天子所育之马而已。今按：骠，疾走也。骠骑犹云飞骑。东方朔有《答骠骑难》。汉有骠骑将军之号。又唐贞观间，骨利于所贡马十疋尤骏，太宗各为制名，其六曰飞霞骠。

0 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今之画图无乃是。是何意态雄且杰，鬣尾萧梢朔风起。毛为绿縹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前记画中之马。首提天子之马，此图为天育设也。鬣尾以下，皆写其意态之雄杰。）

《穆天子传》：天子之马，走千里，胜猛兽。天马子，见《西域传》。

《庄子》：齐景公好马，命使善画者图之访似者，期年不得。

《慕容廆传》：“雄杰有大度。”

鬣，马鬣也，刘恢诗：“络首缠鬣尾，养以甘露鸟。”颜延年《赭白马赋》：“垂梢植发。”萧梢，鬣尾摇动之貌，虽遇朔风而能竖起也。陈师道曰：马之良者不怕寒，嘶风踏雪，愈有精神。夏侯湛《笏赋》：“胡马怀夫朔风。”

《尚书中候》：“龙马，赤文绿色。”郑玄曰，“赤文而绿蛇也。”

《说文》：縹，青白色。《穆天子传注》：魏时鲜卑献千里马，白色，两耳黄。名曰黄耳。贾谊赋：“骥垂两耳。”

《相马经》：“眼欲得高，眶欲得端，光睛欲得如悬铃紫焰。”《赭白马赋》：“双瞳夹镜，两颧协月。”

《诗》：“四牡矫矫。”介之推《龙蛇歌》：“有龙矫矫。”《五君咏》：“龙性谁能驯。”刘琬《龙赋》：“变化屈伸。”

蔡邕《庾侯碑》：“英风发于天骨。”《袁宏传》：“天骨秀朗。”开张二字，见《出师表》。马援《铜马相法》：“膝本欲起，肘腋欲开。”

伊昔太仆张景顺，监牧攻驹阅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别养骥子怜神骏。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故独写真传世人，见之座右久更新。（次叙画马之由，再提太仆监牧，盖图起于张公也。【朱注】简阅唯取清峻，恶凡马之多肉耳。字于天育者，群马也。别养骥子者，骠骑也。四十万，指群马。独写真，指骠骑。）

杨子云箴：“伊昔唐虞。”赵曰：《唐·兵志》：监牧之制，其官领以太仆。今公诗所谓太仆张景顺，乃开元时人。旧庄作张刀岁，是贞观时人，误。又曰：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碑序》：开元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有四十三万匹。上顾谓太仆少卿监牧使张景顺曰：“吾马繁育，君之力也。”对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

有。”

《周礼·夏官》：庾人，掌教駹攻驹。注：“攻驹，駹其蹄鬣者闲之。二岁曰驹，三岁曰駹。”《魏志》：常林节操清峻。

《前汉·昌邑王传》：“使大奴以衣车载女子。”注：“大奴，奴之尤长大者也。”胡震亨曰：大奴，张景顺之牧马奴耳。赵注指王毛仲。毛仲父坐事，虽尝没为官奴，然是时正以霍国公领内外闲厩，景顺乃其属也。岂得称为大奴，令之守天育乎？《杜诗博议》：郗昂《马坊颂碑》云：唐初，得马于赤岸泽，令张万岁傍陇右驯字之。作字天育，亦通。《列子》：“字孕常时。”

《唐六典》：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有。据此则别养骥子，乃另为一处，与字天育不为重复矣。梁元帝《答齐国骥马书》：“价匹龙媒，声齐骥子。”

《世说》：支遁好养马，或问之，曰，“贫道重其神骏。”

梁简文《咏美人看画诗》：“可怜俱是画，谁能辨写真。”

后汉崔瑗有《座右铭》。

年多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骅骝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末乃抚图兴叹，盖伤知马者难逢，而自慨不遇也。曰多年物化，知作诗去开元间远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庄子》：“其死也物化。”盲植诗：“形影忽不见。”

乐府《巾舞歌》：“健步哺，谁当吾。”

《瑞应图》：“騊褭神马，与飞兔同，明君有德则至。”应劭曰：“赤喙黑身，一日行万里。”《水经注》：桃林多野马，造父于此得骅骝。王洙曰，鲁国黄伯仁《尤马颂》：“逾騊褭之体势，逸飞兔之高踪，兼骊騄之美质，逮骅骝之足双。”

欧阳氏曰：王良善御，伯乐善相马。王良，赵简子时人。天文有王良垦，盖因人以取名耳。《史》：伯乐，名孙阳，尝过虞阪，见驾盐车马，曰：“此良马也。”取而试之，果然。又有鬻马者，三日不售，伯乐去而视之，回而睨之，明目其价三倍。《后汉书》章怀太子注：伯乐，秦穆公时人，善相马。赵曰：韩退之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意本于杜。

驄馬行

原注，“太常梁卿敕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制詩。”黃鶴編在天寶十四載。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嵒峩。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莢夾鏡懸，肉鬣硯硯連錢動。（此言質相之不凡，就初見時寫驄馬。盧注：顧影驕嘶，其逸態也。夾鏡連錢，其雄姿也。）

《晉書》：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杜預常稱濟有馬癖。

唐太宗常所乘馬，有名玉花驄者，《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漢·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峽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古詩：“夙昔夢見之。”《南史·蕭摩訶傳》曰，“千聞不如一見。”

顏延年賦：“弭雄姿以奉引。”梁景王《七要》，“逸態之赤兔，駿足之彌龍。”嵒峩，聳然出群也。《西都賦》：“岩峻嵒峩。”

束皙賦：“退顧影以自憐。”《相馬經》：“有盼影而視者。”陳何處士詩：

“別處馬新驕。”吳均詩：“天曙馬爭嘶。”

《西京賦》：“猛毅鬣鬣，隅目高匡。”注：“隅目，目有角也。”

《西都賦》：“琳珉青莢。”青莢，言色青而有光莢也。顏延年賦：“雙瞳夾鏡。”

《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麟臆。杜

田《補遺》：東坡云：予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鬣如牛項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鬣馬也，乃知《驄馬行》“肉鬣麟臆”，當作鬣。夢弼曰：硯硯，謂肉鬣突起。連錢，謂馬文點綴。

《海賦》：“硯磊山莖。”何遜詩：“硯硯沖波白。”《爾雅注》：

“馬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連錢驄也。”《北史·陽休之傳》：

“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梁武帝詩：“金絡飾連錢。”

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天厩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此言才力之特殊，就初試時寫驄馬。流朱汗而被銀鞍，此見其高價。晝涇渭而夜幽并，此見其真龍。）

陶潛詩：“華軒盈道路。”軒，軒車也。

《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西域傳》：武帝遣使持于金請大宛善馬，未滿價，言不止千金。《國語》：“一旦而馬價十倍。”

《東觀漢記》：武帝歌：“天馬沾赤汗。今親見其然。”《相鶴經》：“茸毛生色雪白。”

周弘正詩：“銀鞍耀紫韉。”玉容歌：“香羅鳴佩。”

卿家，指梁氏。無厩，言御賜。

《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為龍。《莊子》：叶公非好真龍也。

《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荊越。”張說《隴右監牧頌》：“朝

刷阊风，夕洗天泉。”

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岂有四蹄疾于鸟，不与八骏俱先鸣。时俗造次那得致，云雾晦冥方降精。近闻下诏喧都邑，肯使骐驎地上行。（末言奇材当得大用，乃借马以颂李。老更惊，大器晚成。八骏鸣，可充君驭。云雾降，其生不偶。诏都邑，见知于朝也。此章三段，各八句转韵。）

应场《悯骥赋》：“悯良骥之不遇兮。”曹孟德诗：“老骥伏枥。”

《晋书》：慕容皝有骏马，四十九岁而俊逸不亏，皝曰：“此马见异先朝。”

《金石录》：唐太宗有白蹄马，纯黑，四蹄俱白。

《穆天子传》：八骏，曰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騄耳。何承天诗，“贾勇尚先鸣。”

曹植诗：“时俗多所拘。”造次，见《论语》。

《楚辞》：“云雾会兮日冥晦。”班彪《王命论》：“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杜修可曰：《瑞应图》：龙马者河水之精。《春秋考异邮》：地生用精为马，月数十二，故马十二月生。

《前汉·田叔传》：汉下诏。潘岳诗：“总总都邑人。”

【朱注】《战国策》：世无骐驎騄骥，王之驷已备矣。鲍彪注：字书不载骐驎。《玉篇》云：“骐驎，马黑脊。”亦不言良马。《尔雅翼》：“麒麟善走，故良马亦名为骐驎。”《易》：“牝马地类，行地无疆。”

魏将军歌

【朱注】此诗言魏将军先立功西陲，后统禁军宿卫，绝不及丧乱事，盖禄山未反时作也。草堂本编在天宝末年，今从之。

将军昔著从事衫，铁马驰突重两衔。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岩。（首叙其立功西陲。从事衫，初为幕府官职也。两重衔，战马欲其牢固也。吴子良曰：将军略地至西方之极，回视昆仑月窟，反在东矣。）

从事衫乃戎衣。姜氏《杜笺》：魏孝肃诏百司悉依旧章，不得以务衫从事，即从事衫也。

《说文》：“骊马，深黑色。”“铁马，赤黑色。”先儒云：取其马色如铁，亦取其坚壮如铁。《魏书》：曹公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障。孔稚珪诗：“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说文》：“衔，马口勒也。”《战国策》：“吾被坚执锐。”《汉书注》：“被坚，谓甲冑。执锐，谓利兵。”《尔雅》：“西至于邠国，谓之西极。”《列子》：“西极之国。”

郭璞《昆仑赞》：“昆仑月精，水之灵府。”《长杨赋》：“西压月窟。”服虔曰：“窟，音窟，月所出也。”《上林赋》：“崭岩参差。”崭岩，山石高峻貌。

君门羽林万猛士，恶若哮虎子所监。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过海收风帆。（次记其归领禁军。五年起家，骤跻显贵也。一日过海，归自青海也。）

《汉·天文志》：北宫玄武虚危，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玉者象之。应劭《汉纪注》：“林，喻林木。羽，若羽翼。”洙曰：汉有羽林军，盖禁旅也。汉高帝《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越绝书》：吴王许勾践行成，子胥大怒，目若夜光，声若哮虎。《诗》：“阗如虓虎。”言其勇也。监，领也。

《魏其传》：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虞世南诗：“焰焰霜戟动，耿耿剑虹浮。”【邵注】官阶三品，然后门列戟。

陆云诗：“安得风帆，深濯鬣灭。”

平生流辈徒蠢蠢，长安少年气欲尽。魏侯骨耸精爽紧，华岳峰尖见秋隼。（此言其英气过人。气欲尽，让其富贵功名也。华峰，比其骨耸。秋隼，比其精爽。）

沈约奏弹：“玷辱流辈，莫斯为甚。”《左传》：“今王室实蠢蠢焉。”注：“蠢蠢，动貌。”

又：乐祁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子产曰：“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

《峒崙山碑》：“华岳太衡。”《春秋感精符》：“季秋霜始降，鹰隼击。”

星缠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櫜枪荧惑不敢动，翠蕤云旂相荡摩。（此言其威能弭患。星缠，喻马饰。天驷，喻御廐。天河，喻御河。）

欃枪荧惑，比戎寇。翠蕤云旂，言仪仗。此皆状其宿卫军容也。）

【钱笺】《赭白马赋》：“具服金组，兼饰丹臄，宝铎星缠，镂章霞布。”注：以金组丹臄，饰其装具，如星霞之布，盖马装也。”《东京赋》：“龙辂华，金铎镂锡，方乞左纛，钩膺玉环。”蔡邕曰：“金铎者，马冠也，高广各五寸，上如玉华形，在马髦前。镂，雕饰也，当颅刻金为之。《诗》：“钩膺镂锡。”所谓宝铎，比其具也，第尊卑之制殊耳。铎，音晚。《杜诗博议》：旧注引鲍照诗“金铜饰盘陀，日照光蹠蹠”而未详其义。《唐书·食货志》云：先是诸炉铸钱麻薄，熔破钱及佛像，谓之盘陀。语颇相合。盖雕饰鞍勒，以铜杂金为之。故有日照星缠之丽，而熔破钱及像者，取其金铜相和，亦名盘陀也。

《史·天官书》：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旁八星绝汉曰天汉。

《河东赋》：“乘翠龙而超河兮。”《汉·天文志》：欃枪，妖星。荧惑，火星。

《子虚赋》：“错翡翠之葳蕤。”《西京赋》：“栖鸣鸢，曳云旂。”吕东莱注：“翠蕤云旂，皆旗也。旂，旌旗旒也。相荡摩，舒闲也。”

吾为子起歌都护，酒阑插剑肝胆露，钩陈苍苍玄武暮。万岁千秋奉明主，临江节士安足数。（未称其忠也可以大用。赵曰：当酒阑拔剑之时，以钩陈则苍苍，以玄武则暮。万岁千秋，言宜长为天子宿卫，非特临江王节士而已。此章前四段各四句，后段五句收。）

《宋书·乐志》：《丁都护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高祖使督护丁旼收殓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旼至阁下，自问殓送之事，每问辄呼丁都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广其曲焉。宋武帝《丁都护歌》：“督护北征去，前锋无不平。”

《汉书注》：酒阑，言希也，谓饮酒者半罢半在谓之阑。《汉书》：郎疏：“披露肝胆，书不择言。”

洙曰：《晋书》：钩陈六星，在紫宫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钩陈，所以法天也。王安石曰：《三辅旧事》：未央宫北有玄武阙。旧本作风玄武，误。以武字为韵，却无义理。《汉书》：北宫玄武虚危，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钩陈玄武，因天上有羽林星而类及之。

古乐府《上之回》：“千秋万岁乐无极。”《大戴礼》：“可谓明主之道与。”

《汉·艺文志》有《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宋陆厥《临江王节士歌》：“节士慷慨，发上冲冠，弯弓持若木，长剑竦云端。”

【朱注】《汉书》：景帝废太子为临江王，后坐侵庙堧为宫，徵在入自，时人悲之，故为作歌。《愁思节士》无考，本是二人，累言之故曰及，陆厥合之为一，甚误。庾信《哀江南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又因此而相沿耳。

此歌前用八句转韵，中间各四句转，末则三句两句叠韵。盖歌中音调，取其繁声促节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过字

按：公往来于白水奉先，在天宝十四载，是冬又探家于奉先，次年之夏，则携家赴白水矣。【邵注】白水，在今陕西西安府。公舅是崔十九翁。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

碧山晴又湿，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欢娱将谓何？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首联颂明府。三四，雨中之景。下四，喜雨之意。精禱致雨，此即政比古人处。）

何逊诗：“游豫碧山隅。”

潘岳《怀县》诗：“白水过庭激。”

汉明帝诏：“烦劳群司，积精禱求。”《老子》：“其下不昧。”

《殷本纪》：“汤时大旱，禱于桑林。”曹植《喜霁赋》：“汤感旱于殷时。”

谢灵运诗：“弦歌愧言子。”

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

【鹤注】此当是天宝十四载作。《桥陵诗呈县内诸公》有云：“王刘美竹润。”王与杨同韵，当有一误。时公在奉先，盖杨设席而会崔也。《长安志》：奉先县西南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唐书》：白水县，属左冯翊同州。《前汉·循吏传》：议曹王生谓龚遂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明府本谓太守，唐直属县令矣。

今日潘怀县，同时陆浚仪。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天宇清霜净，公堂宿雾披。晚酣留客舞，鳧鷖共差池。（此以潘陆称杨崔也。桑酒菊花枝，九日之事。霜净雾披，九日之景。晚酣留饮，而醉舞差池，其爱客之情至矣。本是杨主崔宾，故潘比杨，陆比崔，坐属杨，来属崔。霜露一联，虽去即景，亦见二君之外肃清而中洞达。）

《晋书·潘岳传》：岳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转怀令。

《陆云传》：云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

《月令广义》：晋宣帝时，羌人献桑落酒，九日以赐百官饮。《水经注》：河东郡民刘白堕，采挹河流，醞成芳酎，熟于桑落之辰，故名。

《世说》：陶潜九日无酒，宅边摘菊盈把，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便饮醉而归。庾信《蒲州乞酒》诗：“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又云：“忽逢桑叶落，正值菊花开。”陶潜诗：“昭昭天宇阔。”湛方生《吊鹤文》：“负清霜而夜鸣。”

《诗》：“跻彼公堂。”陶诗：“朝霞开宿雾。”《世说》：卫瓘见乐广曰：“若披云雾而睹青天。”

《后汉书》：王乔为叶令，入朝数，帝令太史候望，言有双鳧飞来，乃举网张之，但得双鷖。诏上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诗》：“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朱注】《旧书·玄宗纪》：天宝十四载，冬十月，上幸华清宫。十一月丙寅，禄山反。公赴奉先时，玄宗正在华清宫，所以诗中言骊山事特详。十一月九日，禄山反书至长安，玄宗犹来信，故诗中但言欢娱聚敛，乱在旦夕，而不及禄山反状。【钱笺】《长安志》：蒲城县，秦名重泉，后魏白水，又改蒲城。开元四年，建睿宗桥陵，改为奉先县，隶京兆府。十七年，升为赤县。《志》又云：奉先县西南王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凯豁。（前三段，从咏怀叙起。此自述生平大志。公不欲随世立功，而必期圣贤事业。所谓意拙音，在比稷契也。甘契阔，安于意拙。常凯豁，冀成稷契。《杜臆》：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惟此己溺己饥之念而已，伊得之而纳沟为耻，孔得之而立达与共，圣贤皆同此心。篇中优民活国等语，已和盘托出。东坡引“舜举十六相”、“秦时用商鞅”诗为证，何舍近而求远耶。）

《汉·地理志》杜陵注：古杜伯国，汉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长安南五十里。《杜臆》：长安城东有霸陵，文帝所葬，霸南五里即乐游原，宣帝筑以为陵，曰杜陵。杜陵东南十余里，又有一陵差小，许后所葬，谓之少陵。其东即杜曲，陵西即子美旧宅，自称少陵野老以此。布衣、老大，注别见。

《书》：“作伪心劳日拙。”

《史记·聂政传》：“身未敢以许人。”古诗《陌上桑》：“使君一何愚。”

窃比，见《论语》。《上林赋》：“家家自以为稷契。”

庾信诗：“居然未肯归。”《庄子》：“瓠落无所容。”司马注云：“瓠，布濩。落，零落。”张綆注：“濩落，廓落也。”

嵇含赋序：“白首无闻。”《诗》：“死生契阔。”注：“契阔，勤苦也。”傅毅诗：“契阔夙夜，庶不懈忒。”

《韩诗外传》：孔子曰：“学而不已，阖棺乃定。”《宋书》：刘毅曰：“大丈夫盖棺事乃定矣。”

潘岳诗：“此志难具纪。”荀悦《汉论》：“众庶凯其名迹。”凯，希幸也。庾信诗，“有情何可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11)，物性固难夺(12)。（此志在得君济民。欲为稷契，则当下救黎元，而上辅尧舜，此通节大旨。江海之士遗世，公则切于慕君而不忍忘；廊庙之臣尸位，公则根于至性而不敢欺。此作两形，以解同学之疑。浩歌激烈，正言咏怀之故。明皇初政，几侔贞观，迨晚年失德，而遂生乱阶。曰“生逢尧舜君”，望其改悟自新，复为令主，惓惓忠爱之诚，与孟子望齐王同意。）

谢灵运诗：“穷年迫忧患。”《谷永传》：“天下黎元，咸安家乐业。”

《庄子》：“我其内热与。”

陆机诗：“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列女传》：孟宗同学共处。

《楚辞》：“浩歌恍兮激烈。”

《庄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地细万物而独往者也。”

宗炳诗：“志气洞萧洒。”

《南史》：武帝谓蜀士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对曰：“今胜昔。”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薛孝通

联句：既逢

尧舜君，愿上万年寿。”

《别赋》：“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叔孙通传赞》：“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

潘尼诗：“广夏构众材。”

(11)葵藿，自比致君之念。曹植表：“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

(12)《韩诗外传》：“不害物性。”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此自伤抱志莫伸，既不能出图尧舜，又不得退作巢由，亦空负稷契初愿矣。居廊庙者，如蝼蚁拟鲸，公深耻而不屑干。游江海者，若巢由隐身，公虽愧而不肯易。仍用双关，以申上文之意。放歌破愁，欲藉咏怀以遣意。作长篇古诗，布势须要宽展。此一条，各四句转意，抚时慨己，或比或兴，迭开迭阖，备极排荡顿挫之妙。）

顾，念也。《尸子》：“蝼蚁之穴，无不满焉。”

《海赋》：“其色则横海之鲸，突扒孤游，戛岩，偃高涛。”

鲍照诗：“穿池类溟渤。”

嵇康《养生论》：“悟生理之易失。”

兀兀，即契阔之意。

《班固传》：“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

《高士传》：巢父，尧时人也，山居，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曰巢父。许由，槐里人也，尧让天下于由，不受而逃，由告巢父，巢父曰：“何不隐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阮簿诗：“巢由抗高节。”

颜延之《五君咏》：“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

古乐府有《放歌行》。公诗“愁破崖寺古”，又“愁破是今朝”，又“益破旅愁凝”。《杜臆》作破愁为是，若云类愁绝，语反稚矣。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嵯峨。中四段，自京赴奉先，记中途所见之事。此则过骊山而有慨也。岁暮阴风，将涉仲冬矣。夜发晨过，去京止六十里也。

《诗》：“岁聿云暮。”《楚辞》：“百草育而不长。”

《长门赋》：“天飘飘而疾风。”《诗》：“于彼高冈。”

《西京赋》：“思于天衢。”《三都赋》：“南北峥嵘。”公诗常用峥嵘：“旅食岁峥嵘”，年高也；“峥嵘赤云西”，云高也；“天衢阴峥嵘”，阴盛也。

《史记·范雎传》：“谒君再毋与客子俱来乎？”鲍照诗：“行子中夜饭。”发，启行也。

古诗：“严霜切我肌。”又诗：“衣带日已缓。”

《左传》：“衣有结。”

梁简文帝诗：“凌晨光景丽。”《寰宇记》：“骊山，在昭应县东南二里，即蓝田山也。《雍录》：温泉在骊山。秦汉隋唐皆常游幸，惟玄宗特侈。盖即山建立百司庶府，各有寓止，于十月往，至岁尽乃还宫。又缘杨妃之故，其奢荡益著，大抵宫殿包裹骊山，而缭墙周遍其外，观风楼下，又有夹城可通禁中。

北齐赵彦深位司徒，每引见，或升御榻。《西京赋》：“托乔基于山冈，直嶸霓以高居。”霓，读鱼列切。《集韵》：嶸，亦作嶸，通作霓。嶸嶸，山高貌。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此记骊山游幸之迹。上四，见不恤苦寒，下四，讥恣情荒乐。塞寒空，旌旗蔽天也。崖谷滑，冰雪在地也。郁律，温泉气升。摩戛，卫士众多。君臣欢娱，不恤国事。赐浴与宴，从官邀宠也。）

《韩子》：黄帝驾象车，异方并轂，蚩尤居前。《皇览》：蚩尤冢，在东邵寿张县阡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练帛，民名为蚩尤旗。【钱笺】此正十一月初，借蚩尤以喻兵象也。唐太宗诗：“寒空碧雾凝。”宗诗：“寒空碧雾凝。”

《头陀寺碑》：“崖谷共清，风泉相涣。”张平子《南都赋》：“蹴踏咸阳。”

瑶池，注见二卷。《江赋》：“气滃渤以雾杳，时郁律其如烟。”

《唐会要》：垂拱元年，置羽林军。

江淹诗：“太平多欢娱。”

《上林赋》：“张乐乎胶葛之寓。”注：“胶葛，广大貌。”郭璞注：“旷然深貌也。”《南都赋》：“其山则崆峒嶸嶸。”注：“山石高峻貌。”曾曰：“胶鞞，乱貌。”杨雄《解难》：“截胶葛，腾九闾。”颜师古注：“胶葛，上清之气也。”

《明皇杂录》：上尝于华清宫中，置长汤数十，赐从臣浴。《津阳门诗注》：宫内除供奉两汤外，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修广与诸汤不侔。江淹诗：“长缨皆俊人。”

短褐，注见一卷。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此讥当时赐予之滥。上四叙事，下六托讽。筐篚赐予，欲其活国，今诸臣皆玩忽不知，则此物岂虚掷者乎。战栗，当思报称也。罗大经曰：此段所云，即“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之意，士大夫诵此，亦可以悚然惧矣。）

《西京赋》：“玉阶彤庭。”宋之问诗：“赐金分帛奉恩辉。”
郭泰机诗：“皎皎白素丝，织为寒女衣。”
魏收檄文：“鞭挞疲民。”《周礼》：载师之职，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时征其赋。
《大学》：“不畜聚敛之臣。”《诗》：“在城阙兮。”京师有阙，得称城阙。
《通鉴注》：唐人称天子皆曰圣人。《诗序》：“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
《周礼》：以佐王均邦国。孙楚《与孙皓书》：“爱民活国，道家所尚。”
王康琚诗：“矫性失至理。”此不敢斥言君，故托臣以讽。
古诗：“此物何足贵。”
李长祥云：多士无人心矣。仁者能无战慄乎。《诗》：“济济多士。”
汉远帝诏：“夙夜战慄。”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常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11)。（此刺当时后戚之奢。前八叙事，后四托讽。【朱注】卫霍皆汉内戚，以比杨国忠。神仙玉质，指贵妃诸姨。勋戚奢侈而不念民穷，其致乱盖有由矣。分帛、金盘二条，即指骊山宴赏。《杜臆》则概指平日，谓天宝八年帝引百官观左藏，以国用丰衍，赏赐贵妃之家，无有限极。十载，帝为禄山起第，穷极壮丽，既成，幄帘器皿充物其中，虽禁中不及。禄山生日，帝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故彤庭分帛、卫霍金盘、朱门酒肉等语，皆道其实，真诗史也。）

内金盘，尚方器用。辛延年诗：“金盘鲙鲤鱼。”

曹植《与吴质书》：“卫霍不足侔也。”

刘桢诗：“万舞在中堂。”又：“意气凌神仙。”

【朱注】“江淹诗：“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烟雾。指堂上香烟。《楚辞》：“金相玉质。”

洙曰：鲜卑有貂鼠子，皮毛柔软。《赵国策》：李兑送苏子黑貂之裘。

潘岳诗：“萧管清且悲。”徐伯彦《淮亭吟》：“倚清瑟兮横凉琴。”

洙曰：橙出稷县者胜，蜀中有给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

郭璞诗：“朱门何足荣。”王粲诗：“酒肉逾川坻。”黄山谷曰：《孙子新书》：楚庄攻宋，厨有臭肉，尊有败酒，而三军有饥色。《魏志·袁术传》：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尽空。

《西京杂记》：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

曹植诗，“荣枯立可须。”

徐干诗：“虽路在咫尺。”

(11)魏明帝诗：“惆怅自怜。”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拆，枝撑声窸窣。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下三段，至奉先而伤己忧人，仍是咏怀本意。此忆途次仓皇情状。上六言水势，下四言行人。群水西来，其汹涌如此，犹车河梁未拆耳。攀援

争渡，为川广不能飞越也。【朱注】禄山反书至，帝虽未信，一时人情恇扰，议断河桥，为奔窜地，所以行李攀援而急渡也，观“河梁幸未拆”句可见。自京赴奉先，从万年县渡泾水，东至昭应县，去京六十里。又从昭应渡泾渭，北至奉先县，去京二百四十里。骊山，在昭应东南二里，温泉出焉。又泾渭二水，交会于昭应之北，故云：“北辕就泾渭。”其官渡改辙，在唐时亦迁徙无常，大抵在昭应之间，为奉先便道耳。【钱笺】谓官渡在万年东南二十五里，不免倒说。朱注则指泾阳县泾水之渡，路又隔远。至旧注引《魏志》官渡，不切。唐之万年，即今咸宁。唐之昭应，即今临潼。唐之奉先，即今蒲城。）

《后汉·马融传》：“北辕反旆。”

梁简文帝《罢雍州恩教》：“植柳官渡，尚或依然。”《长安志》：泾阳县有泾水渡九，正直西京之北。曹植诗：“改辙登高冈。”

群水或作群冰，非。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朱注】泾渭诸水，皆从陇西而下，故疑来自崆峒。

梁元帝《玄览赋》：“试极目乎千里。”

地志：泾水发源安定郡开头山，即崆峒山。

《水经注》：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列子》：共工氏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今按：山阳县有天柱山，属长安境内。《杜臆》：天柱折，乃隐语，忧国家将覆也。

江总诗：“秦川心断绝，何悟是河梁。”

枝撑，注见《慈恩寺塔》诗。枝撑，河梁交柱。窳窳，桥动有声也。

李贺《神弦曲》：“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窳窳鸣飙风。”窳窳，盖唐人方言也。

《西溪丛语》：唐李济翁《资暇录》云：古使字作李。《左传》所言行李，乃是行使，后人误为李字。《传》曰：“行李之往来，供其困乏。”杜预注，“李，使人也。”又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注：“行李，行人也。”又曰：“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或言李，或言理，皆谓行使也。但文其词则谓之行李，亦作理耳，知非改古文为李也。济翁不言李出何书。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诗：“少年李六郡，遨游遍五都。”李字作使音，亦一证也。袁山松《山川记》：“行者攀援，牵萝带索。”

鲍照诗：“川广每多惧。”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11)，贫窶有仓卒(12)。(此述家人困穷境况。上四在途而叹，下八至家而悲。《杜臆》：叙父子夫妇之情，极其悲惨。寄迹他乡，故秋禾呈登，而无救于贫。)

《吴越春秋》：越王令壮者无娶老妻。古乐府：“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异县，指奉先。

古诗：“前日风雪中。”

《诗》：“不顾其后。”

张望诗：“六时疲饥渴。”

孔融诗：“入门望爱子。”《易》：“先号咷而后笑。”

《礼记》：幼子常视毋诳。

又：孔子之卫，通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

蔡琰诗：“行路亦呜咽。”

《大学》：为人父。

庾信《伤心赋》：“至于继体，多从天折。”《左传》：子产曰：“札瘥夭昏。”是天为少死也。《汉书·五行志》：父丧子曰折。

(11)《月令》：“孟秋之月，农乃登谷。”

(12)《诗》：“终窶且贫。”曹植诗：“仓卒骨肉情。”仓卒，谓夭折。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溷洞不可掇。（末以悯乱作结，身世之患深矣。天宝季年，边帅穷兵，故民苦租税征伐。公在事外，尚且酸辛，况穷民之失业远戍者乎？念及此，而忧积如山，不能掇去，又回应忧黎元意。此章分十段，八句者四段，十二句者四段，十句者两段，错综而自见整齐。）

汉文帝诏：“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

汉光武诏：“将兵征伐。”张俊《置守冢人表》：“今为平民。”

刘向《九叹》：“风骚屑以摇木兮。”骚屑，纷扰之貌。

《谷永传》：“百姓失业流散。”

《过秦论》：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

谢灵运诗：“顾己识忧端。”

《淮南子》：“未有天地，鸿濛溷洞。”许慎注：“溷，读作项。”

周伯温曰：气溷洞未分之貌。独孤及《观海》诗，“溷洞吞百谷，周流无四垠。”则溷洞，乃水势汹涌之貌。此承忧端来，是忧思烦懣之意。【赵注】谓比世乱者，未然。曹操乐府：“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胡夏客曰：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又曰：《赴奉先咏怀》，全篇议论，杂以叙事。《北征》则全篇叙事，杂以议论。盖曰咏怀，自应以议论为主；曰北征，自应以叙事为主也。

《庚溪诗话》：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不限声律，不拘诗句，尚罕得反复折难，使其理判然者。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一篇心迹论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其心术祈向，自是稷契等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与饥渴由己者何异。然尝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学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变，故曰：“浩歌弥激烈。”又云“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言非不知隐遁为高，亦非以国无其人也，特废义乱伦有所不忍。“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言志大术疏，未始阿附以借势也。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既不合时，而又不少低屈，皆设疑互答，屡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中间铺叙间关酸辛，宜不胜其戚戚，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也。禹稷颜子，不害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岂为过哉。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穷也，未尝无志

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蚤谋先定，出处一致矣。是诗先后周复，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贺雨》诗为谏书，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

《溪诗话》：《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先生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尔。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

葛常之《韵语阳秋》曰：子美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上书明皇云：“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跂及。”《壮游》诗，则自比于崔、魏、班、扬。又云：“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赠韦左丞》则曰：“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甫以诗雄于时，自比诸人，诚未为过，至“窃比稷与契”，则过矣。唐史氏称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岂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其忠荃固自可嘉也。

卢世 曰：《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

今按：《北征》诗尚带率语，如“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将真情实事，信笔写来。黄彻谓：如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尤之过甚，亦未窥其远大者耳。若此诗悲愁激切，而语皆雅饬，更无疵句可议矣。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草堂诗笺》编在自京赴奉先之后，以诗中有“蒲城风雨”句也。《英华》注：奉先尉刘单宅作。山水障，画山水于屏障也。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首叙屏障山水。乍见而怪，甚言作势之异。赤县图，别是一幅。沧洲趣，指屏中山水。杨诚斋曰：诗有惊人句，如《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是也。）

《礼记》：“堂上不趋。”《楚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唐方言底字作何字解。《颜氏家训》、师古《匡谬》云：何物为底。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何言，直云等物耳。谢灵运诗：“江山共开旷。”鲍照诗：“徘徊烟雾里。”

扫，谓挥洒笔下也。【钱笺】刘为奉先尉，写其邑之山水，故曰赤县图。《史记》：邹衍谓中国名赤县神州。赵曰：京邑属县，有赤有畿，其浩穰者为赤。

谢朓诗：“复协沧洲趣。”

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此赞其笔意超绝。）

薛道衡诗：“不蒙女史进，更失画师情。”

《庾肩吾传》：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

左思诗：“聊可莹心神。”

毫素，挥毫于素绢也。《五君咏》：“深心托毫素。”

李嗣真《画录》：空有其名，不见踪迹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国恒之下。

《唐书》：郑虔善图山水，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大署其尾曰：三绝。

宋羊欣《论书》：“笔迹精熟。”沙门彦琼《后画录》：“隋参军杨契丹，六法颇该，殊丰骨气，山东体制，允属斯人。”

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此形容山水之神奇。玄圃、潇湘，举远景以相拟，言其迹侔仙界。风雨、蒲城，举近景以相拟，言其巧夺化工）

《穆天子传》：乃为铭迹于玄圃之上，以诏后世。

图经：湘水自阳海发源，至零陵北而营水会之，二水合流，谓之潇湘。潇者，水清深之名。王徵君诗：“窃霭潇湘空。”杜诗用虚字亦有所本。《何氏语林》：袁粲曰：“岂得非名贤。”《左传》云：“无乃不可乎？”

《吴越郡国志》：天姥山与括苍相连。春月，樵者闻萧鼓笛吹之声聒耳。《寰宇记》：天姥山，在剡县南八十里。谢灵运诗：“暝投剡中山，明登天姥岑。”即此。【钱笺】公《壮游》诗“归帆拂天姥”，盖旧游之地，故云：“悄然坐我天姥下。”

张说诗：“清猿坐见伤。”

《寰宇记》：蒲城县，本汉重泉县，开元中改为奉先。

扬雄《上林赋》：“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楚辞》：“剑淋漓而纵横。”

《老子》：“有真宰以制万物。”《五行志》：中和三年，浙西天鸣，声如转磨，是谓天泣。赵曰：钱希白《洞微志》：无云而雨谓之天泣。昔仓颉作字，天雨粟，鬼夜哭。此暗用其意。

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此备写山水中景物。亭花、岸岛，属山。渔舟、沧溟，属水。湘竹临江，又兼映山水。上二段，应前沧洲趣。）

庾信诗：“野亭高被马。”春还，谓春气回还。丘希范书：“杂花生树。”

傅玄诗：“渭滨渔钓翁。”陶潜诗：“渺渺孤舟逝。”

沧浪，在楚。青溟指海。

《慎子》：“离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古诗尝用不见，犹云岂不见。《楚辞》：“使湘灵鼓瑟兮。”《博物志》：舜崩于苍梧，二妃啼，以泪挥竹，竹尽斑。

张载诗：“临江钓春鱼。”

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此因少府而并及其子，应前画师一段。）

何逊诗：“刘侯务属书。”《文赋》：“方天机之峻利。”

《汉书·邹阳传》：“厚德长君，入于骨髓。”

《祢衡传》：“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

《魏略》：孙权书：“心开目明。”

貌，描绘工肖也。庾信诗：“山僧或见寻。”《左传》：“童子何知。”

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此见画而思托身世外，应前天姥两句。此章起结四句，中间八句者两段，六句者两段。）

《水经注》：若耶溪水，上承嵯岷麻溪，溪下孤潭周数亩，甚清深。有孤石临潭，垂崖俯视，猿狖惊心，寒木被潭，森沉骇观。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又云：山阴县南有玉笥、竹林、云门、天柱精舍，并疏山创基，架林裁宇，割润延流，尽泉石之好。胡夏客曰：“若耶溪长数十里，凡有六寺，皆以云门冠之。王十朋曰：《南史》：何胤以会稽多灵异，往游焉，居若耶山云门寺。

《西征赋》：“奋迅泥滓。”

赤城谢省曰：此诗一篇之中，微则竹树花草，变则烟雾风雨，仙境则沧洲玄圃，州邑则赤县蒲城，山则天姥，水则潇湘，人则渔翁释子，物则猿獠舟船，妙则鬼神，怪则湘灵，无所不备。而纵横出没，几莫测其端倪。

王嗣爽曰：画有六法，气韵生动第一，骨法用笔次之。杜以画法为诗法，通篇字字跳跃，天机盎然，此其气韵也。如“堂上不合生枫树”，突然而起，

已而忽入满城风雨，已而忽入两儿挥洒，飞腾顿挫，不知所自来，此其骨法也。至末因貌得山僧，忽转到若耶云门，青鞋布袜，阒然而止。总得画法经营之妙，而篇中最得画家三昧，尤在“元气淋漓障犹湿”一语。试一想像，此画至今在目，诗中有画，信然。

黄生曰：此篇写画与赞赏，分作数层说，反覆浓至。

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

安禄山反，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此诗当是其年十月作。此时反信未至，而逆迹已萌，观篇中虾蟆长虬可见，依梁编为是。同，和也。灵湫，水池名。《杜臆》：题主汤东之灵湫，非咏汤泉也。故篇中详叙湫之改移，与龙之灵怪，而汤泉只阴火数语，以引起灵湫。

东山气濛鸿，宫殿居上头。君来必十月，树羽临九州。阴火煮玉泉，喷薄涨岩幽。有时浴赤日，光抱空中楼。（首叙驾幸骊山。阴火以下，志汤泉胜景。祭龙有期，故来必十月。山势最高，故下临九州。阴火，言泉之温。喷薄，言泉之涌。天子所浴，故比之赤日也。）

东山即骊山。《述征记》：长安东则骊山，西则白虎源。《淮南子》：未有天地之时，濛鸿澹洞，莫知其门，【赵注】气濛鸿，山形如蒙云雾也。

《唐书》：骊山宫，贞观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宫，天宝十载改曰华清宫。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后汉·顺帝纪》：修饰宫殿。古乐府：“夫婿居上头。”

《长安志》：开元后，帝每岁十月幸温汤，岁尽而归。

《诗》“设业设虞，崇牙树羽。”树羽，立羽藻盖也。《禹贡》：“九州攸同。”

《海赋》：“阳冰不治，阴火潜然。”《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黄，其泉则温，故云：阴火若煮。杨慎曰：《易》：“泽中有火。”《素问》：“泽有阳焰。”注：“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于水面者是也。”盖泽有阳焰，乃山气通泽，山有阴霭，乃泽气通山。唐顾况《使新罗》诗“阴火螟潜澆”是也。陆机诗：“玉泉涌微澜。”

《吴都赋》：“喷薄沸腾。”

《山海经》：“出于暘谷，浴于咸池。”黄希曰：开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日色赤如赭。何逊诗：“赤日下城闉。”

陶潜诗：“荡荡空中景。”《长安志》：骊山有观风楼、羯鼓楼。

阊风入辙迹，旷原延冥搜。沸天万乘动，观水百丈湫。幽灵斯可怪，王命官属休。初闻龙用壮，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风雨秋。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11)。味如甘露浆(12)，挥弄滑且柔(13)。（此记驻蹕灵湫。初闻以下，志湫龙神异，及湫水之洁清。阊风旷原，借讽荒游。屈万乘之尊，而往祀灵湫，事近矫诬，故曰可怪。倒影，谓宫殿下映。屈注，谓众水奔赴。）

《大人赋》：“登阊风而遥集。”《十洲记》：昆仑三角，其一角正北曰阊风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武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颜延之诗：周御穷辙迹。”赵曰：周穆王欲车辙马迹遍天下。

《穆天子传》：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大

旷原，万四千里。冥搜，见慈恩寺诗。

《东征赋》：“旌旗拂天。”《芜城赋》：“歌吹沸天。”万乘动则轰然有声，当作沸天。赵岐《孟子注》：兵车万乘，谓天子也。

《孟子》：“观水有术。”《长安志》：泠水，一曰零水，在临潼县东三十五里，亦曰百丈水。赵曰：《水经注》：泠水南出浮肺山，浮肺山，乃骊山之麓也。沈约诗：“百丈注悬淙。”扬雄《蜀都赋》：“火井龙湫。”

《杜臆》：官属休，谓休沐以致祭。《汉书·郑当时传》：其推毂士乃官属丞吏。《穆天子传》：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

初闻，追叙昔闻也。《易·大壮》：“小人用壮。”

谢惠连诗：“落雪洒林丘。”

曹植诗：“中夜指星辰。”《江赋》：“瑰奇之所窟宅。”【钱笺】

《长安志》：汤泉水，在汉阴盘故城东门外，去昭应十五里。贞观中，乘舆将自东门入，时水暴涨平岸，见物状如猪，当土门卧，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因失所在。开元八年冬，乘舆自南入，至半城，黑风从东北角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上策马逾城，下至渭川，去气稍解，怅然还宫。时翰林学士王翰作《答客问》上之。词曰：“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龙潜龙见云皆应，天道常然何问哉。”

《剧谈录》：咸通九年春，华阳县南十余里，一夕风雨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是匡垆高来，无贮水之所。此夕迴从数丈小山，自东西直亘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

《天台赋》：“或倒影于重溟。”庐山道人《游石门诗序》：“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瑶池，见慈恩寺诗。

(11)《水经注》：屈而北注。谢朓诗：“回瞰沧江流。”

(12)《晋·五行志》：《御路杨歌》：“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

(13)《江赋》：“挥弄洒珠。”《内则》：“甘旨柔滑。”

翠旗澹偃蹇，云车纷少留。箫鼓荡四溟，异香泱泱浮。蛟人献微绡，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俦。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遣收(11)。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12)。(此记亲祀灵湫。百祥以下，借虾蟆咎征，而患长虬之不测。吴论：翠旗云车，羽卫迟留也。箫鼓异香，贡绡深牛，祀典丰洁也。梦弼曰：杨国忠言禄山必反，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禄山闻命即至，见上于华清宫。此禄山谒见之由，故曰：“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上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之不听。虽国忠欲收禄山，贵妃必不肯，故曰：“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续遣归范阳，禄山遂反。岂非“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乎？【朱注】虚无底，即湫水也。归虚无而化黄虬，言禄山之势已成，犹猪龙而僭拟真龙也。其忧乱之意，情见乎词矣。)

《上林赋》：“建翠华之旗。”注：“翠羽为旗上藻也。”《长门赋》：“澹偃蹇而待曙兮。”李奇注：“澹，犹动也。”又《七发》：“旌旗偃蹇。”《广雅》：“偃蹇，夭矫也。”

《楚辞》：“乘回风兮载云车。”《北征赋》：“曾不得乎少留。”颜延之诗：“笳鼓震溟州。”张协诗：“雨足洒四溟。”

梁武帝《忏序》：“宫内闻异香馥郁。”《上林赋》：“过乎泱泱之

野。”

任昉《述异记》：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蛟绡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服，入水不濡。《吴都赋》：“泉室潜织而卷绡。”注云：“蛟人织轻绡于泉室以卖之。”梦弼曰：献绡以为币，沉牛以为牲也。

《穆天子传》：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奉壁南面，曾祝佐之，祝沉牛马豕羊。注：“曾，犹重也。祝，谓祝史。”《汉书·郊祀志》：祝谓言祭祀之赞词者。《穆天子传》：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四驷，天子与之豪马、豪牛、厖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注：“豪，犹髡也。”

《书》：“作善降之百祥。”扬雄《解嘲》：“遭盛明之世。”

《吴都赋》：“古先帝代。”

坡陀，注见三卷。《埤雅》：“虾蟆一名蟾蜍，或作詹诸。”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奔月，是为蟾蜍。”陆倕《漏刻铭》：“灵虬承注，阴虫吐噏。”李翰曰：“阴虫，虾蟆也。”潘鸿曰：按《五行志》：神龙中，渭水有虾蟆，大如鼎，里人聚观，数日而失。此韦后时事。“坡陀金虾蟆”，盖其类也。禄山浊乱宫闱，故有此应，可与翟泉鹅出，同类并观，故曰：“出见盖有由。”又载虾蟆色如金，或云：骊山上有古碑载之。蔡曰：《西阳杂俎》：长庆中，有人见月光属于林中，如正布，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自月中者。《北史·源师传》：真龙出见。陆机诗：“于今知有由。”

《过秦论》：“履至尊而制六合。”《诗》：“顾我则笑。”

(11)【钱笺】唐人多以王母比贵妃。刘禹锡诗：“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王建诗：“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换霓裳月色裾。”公诗亦云：“惜哉瑶池饮。”又曰：“落日留王母。”《诗》：“此宜无罪，汝反收之。”注：“收，拘也。”此诗收字所本。

(12)《玉篇》：“蚪，无角龙，俗作虬。”《禄山事迹》：帝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作一猪而龙头，左右遽言之。帝曰：“渠猪龙耳，无能为也。”天宝十四载，玄宗遣中使赍玺书召禄山曰：“与卿修得一汤沐，故令召卿，至十月朕于华清宫待卿。”十一月，禄山起兵反。

飘飘青琐郎，文采珊瑚钩。浩歌《绿水》曲，清绝听者愁。（未赞郭诗，结出相和之意。听歌生愁，有感时事也。此章八句起，四句收，中二段各十四句。）

【邵注】飘飘，俊逸貌。崔駰诗：“飘飘神举逞所欲。”《宫阙簿》：“青琐门在南宫。”《汉旧仪》：给事黄门侍郎，每日暮，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

曹植《与吴质书》：“得所来讯，文彩委曲。”【赵注】珊瑚钩，出《纂异记》载嵩岳嫁女事云：周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杯而歌。师氏曰：珊瑚钩，言文章之可贵。【吴注】旧引萧詮诗“珠簾半上珊瑚钩”，与文彩二字不贯。《纂典》记相如见枚叔文，称曰：“如珊瑚之钩，璠玠之器，非世间寻常可见。”若公《八哀》诗《赠秘书监李公邕》“丰屋珊瑚钩”，则可引萧詮诗句矣。

《楚辞》：“临风恍兮浩歌。”《淮南子》：“手会《绿水》之趋。”马融《长笛赋》：“取度于《白雪》、《绿水》。”注云：“二曲名。”

嵇康《琴赋》：“初涉《淶水》，中奏清徵。”《洛阳伽蓝记》：魏高阳王雍，有姬修容，能为《淶水歌》。【远注】“此用《淶水》，亦暗贴灵湫，如岑参《和雪后早朝》诗，用“仙郎歌白雪”，亦然。”陆云《与兄书》：“昔日读《楚辞》，意大不爱，顷日视之，实自清绝。”

卢元昌曰：十月，讥非时。浴日，讽褻尊。阆风广漠，刺荒游。改移窟宅，志变异。献币沉牛，明矫诬。虾蟆出，指禄山也。至尊笑，宠虾蟆也。王母不收，纵虾蟆也。考月中有金虾蟆，乃蚀月者。月为阴精，贵妃似之。禄山通宵禁中，是为虾蟆蚀月。玄宗以虾蟆忽之，竟为长虬难制。灵湫一篇，其曲突之讽欤。

王嗣爽曰：禄山当如阴虫伏处，今一旦凭藉宠灵，窥窃神器，妄自意为天矫飞天之物，岂非虾蟆而黄虬，上下失位者乎？盖始终以虾蟆事为比也。

后出塞五首

鲍钦止曰：天宝十四载三月壬午，安禄山及奚契丹战于潢水，败之。故有《后出塞五首》，为出兵赴渔阳也。今按末章，是说禄山举兵犯顺后事，当是天宝十四载冬作。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装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11)，酒酣进庶羞(12)。少年别有赠(13)，含笑看吴钩(14)。(首章，记应募之事。上八，从军者喜于立功。下六，送别者壮其行色。《杜臆》：召赴蓟门者，禄山也，势已盛而逆未露，且以重赏要士，故壮士喜功者，乐于从之。其装饰之盛，饯送之勤，与前出塞大不同矣。老者慈爱，唯赠饮食；少年英锐，故赠吴钩。含笑者，受而会意也。)

魏文帝乐府：“男儿居世，各当努力。”李陵诗：“人生一世间。”

《论语》：“及其壮也。”后汉班超尝投笔叹曰：“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封侯。”

《史记·龟策传》：“可以战伐攻击。”又《邹阳传》：“功业复就于天下。”

鲍照诗：“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广雅》：“丘，居也。”

《吴志·孙策传》：“召募得数百人。”《一统志》：古蓟门关，在今顺天府蓟州。《水经注》：武王封尧后于蓟，城内西南隅有蓟丘，因名蓟门。

《后汉·光武纪》：“时不可留。”

《西京杂记》：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鞞，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竟皆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乐府《木兰诗》：“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鞞。”又：“西市买马鞭，南市买辔头。”

《史记·陆贾传》：“宝剑值百金。”古绝句：“何当大刀头。”

《国策》：监门闾里。《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闾里皆二十五家，乡谓之间，遂谓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门。陶潜诗：“慷慨送我行。”

《史记·穰苴传》：庄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诗》：“有杕之杜，生子道周。”毛萁曰：“周，曲也。”

(11)《古乐府》：“斑白居上头。”

(12)《韩非子》：“酒酣，灵公起。”《仪礼》：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13)《史记·季布传》：少年藉其名以行。《通鉴》：王猛谓慕容垂曰：“今当远别，何以赠我？”垂解佩刀赠之。

(14)《世说》：王公含笑看之。《吴越春秋》：阖闾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百金。”有人杀其二子，以血衅金成二钩，献之。王曰：“何以异于众钩乎？”钩师呼二子名：“吴鸿、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大惊，赏之百金。《吴都赋》：“吴钩赵棘，纯钩湛卢。”

其二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11)，恐是霍嫫姚(12)。(章记在途之事。上六薄暮景事，下六夜中情景。上言军容之整肃，下言军令之森严。【张綖注】将似霍嫫姚，盖武皇开边，而去病勤远，故托言之。《杜臆》：前篇言唾手封侯，何等气魄，至此惨不骄矣，束于军法故也。)

【钱笺】阮籍诗：“步出上东门。”《寰宇记》：上东门，洛阳东面门也，后又改为东阳门。《通鉴注》：上东门之地，唐为镇。

【卢注】禄山反范阳，封常清议断河阳桥，则知前此募兵赴军前，必由河阳桥去。《春秋》：天王狩于河阳。郑曰：河阳，洛邑也。《通典》：河阳县，古孟津，后亦曰富平津，跨河有浮桥，即杜预所建。

《元和郡县志》：河阳浮桥，驾黄河为之，以船为脚，竹亘之。《一统志》：河阳桥，在阌乡县西门外河水滨。王粲诗：“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

谢惠连诗：“落日隐櫺楹。”《汉书》颜注：“麾，大将之旗。”

《诗》：“萧萧马鸣。”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杜臆》：

《毛诗》萧萧，原非马鸣声，此加一风字，更为爽豁。

范云诗：“平沙断还续。”《汉书注》：幕府者，以军幕为义，军旅无常居止，故以帐幕言之。

《史记·李广传》：广行无部五行阵。赵曰：士卒多则将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认以居幕也。

梁武帝《边秋诗》：“秋月出中天。”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

《楚辞》：“兮收潦而水清。”朱子注：“与寂寥同。”

《乐书》：胡笳似鬲篥而无孔。王融诗：“夜夜闻悲笳。”杜挚《笳赋序》：“笳者，李伯阳入西戎所作也。”

王褒碑文：“壮士志骄，时观投石。”

(11)《汉·高帝纪》：王问“魏大将谁也？”《唐书》：禄山入朝，奉封称旨，进骠骑大将军。

(12)《史记》：霍去病善骑射，为剽姚校尉。颜注：“票姚，劲疾之貌。”胡仔曰：《汉书》嫫姚，服虔音飘飘，师古音嫫，频妙切；姚，羊召切。荀悦《汉纪》又作票飘，杜诗每作平声用，盖取服音耳。【朱注】梁萧子显《日出东南隅行》押霄字韵，而云：“汉马三万匹，夫婿仕飘姚。”周庾信《画屏风》诗押飘字韵，未云：“寒衣须及早，将寄霍嫫姚。”则二字作平声用，在公前已然矣。

许彦周曰：诗有力量，如弓之斗力，未挽时，不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极处，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又《八哀》诗：“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其三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11)。(三章，讥边将生事也。各四句转意。当时朝廷好大，以致边将邀功，曰岂知、曰遂使，正见上行下效也。未言辟士奉君，盖逢君之恶，祸及生民矣。《杜臆》：“今人重高勋”，此效尤霍嫖姚者，其奋身贾勇，盖闻主上意旨而起也。)

《史记》：蒙恬曰：“臣将三十万众以守边。”

《后汉·二十八将论》：“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

《左传》：“出师于东门之外。”鲍照《芜城赋》：“崢若断岸，矗似长云。”

《过秦论》：“以六合为家。”《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

《汉书》：“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唐太宗《问答》：“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

《书》：“桓桓，如虎如貔。”貔，豹属，出貉国，一名执夷。

《史记》：李陵长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叔孙通传》：“群臣拔剑击柱。”《吴都赋》：“出乎大荒之中。”

《安禄山事迹》：禄山包藏祸心，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已八九年矣。《汉书》：“胡马不窥于长城。”

《楚辞》：“历玄冥以邪征。”《淮南子》：“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

(11)《左传》：“我亦能事吾君。”

其四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稷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11)，议者死路衢(12)。(四章，刺将骄欲叛也。在八句一断。当边庭无警，恣意欢娱，滥赏以给军心，而严刑以箝众口，禄山叛逆之势成矣。《杜臆》：“献凯日继踵”承上奉吾君来。气凌上都，明有无君之心，特帝未之知耳。)

《周礼》：大司乐，王师大捷，则令奏凯乐。刘庭芝诗：“献凯归京师。”《史记·范雎传》：“继踵取卿相。”

【朱注】《旧唐书》：奚与契丹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据《新书·安禄山传》：天宝四载，奚契丹杀公主以叛禄山。八月，禄山给契丹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献馘阙下。《通鉴》：十三载，禄山奏击破奚契丹，掳其王李日越。十四载，奏破奚契丹。此所谓静无虞也。《诗》：“无贰无虞。”

《汉书·地理志》：渔阳郡，秦置，属幽州。朱叔元书：奈何以区区渔阳，结怨天子。《前汉·万君章传》：“街里各有豪侠。”

左太冲诗，“北里击钟鼓，南里吹笙竽。”

《广成颂》：“张云帆，施蜺旆。”辽东，南临渤海，故曰辽海。桓温表：“管宁之默辽海。”【朱注】海运，当始于隋大业中。《北史·来

护儿传》：辽东之役，护儿率楼船指沧海，入自涿水，时护儿从江都进兵，则当出成山大洋，转登莱，向辽海也。唐太宗屡讨高丽，舟师皆出莱州，其餽运当从隋故道。骆宾王《讨武墨檄》云：“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盖隋唐时，于扬州置仓，以备海运餽东北边。禄山镇范阳，蕃汉士马，居天下之半，江淮輓输，千里不绝。所云“云帆转辽海”者，自辽西转餽北平也。

左思《蜀都赋》：“稷稻莫莫。”又诗：“志若无东吴。”

《唐书》：越州土贡花文宝花等罗。《左传》：楚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注：组甲，漆甲为组文。被练，练袍。沈约诗：“朱光浮楚练。”

又诗：“绿帟文照耀。”《左传》：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唐书》：天宝十三载，禄山奏前后立功将士，请超三资告身。于是超授将军五百余人，中郎将三千余人。所谓照曜舆台也。《唐书》：天宝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所谓主将益崇也。

凌上都，指长安。《西都赋》：“作我上都。”

(11)《禄山事迹》：禄山自归范阳，逆节渐露，使者至，称疾不迎，成备而见之，无复臣礼。或言禄山反者，帝必缚送之，道路相目，无敢言者。

(12)曹植诗：“豺狼当路衢。”《尔雅》：“一达为道路，四达为衢。”

黄生曰：前二章，讽明皇黷武无厌，后二章，讽明皇养虎貽患，皆借征戎之辞以达之。剴切悲痛，深得风人之旨。

其五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11)。末章，褒军士之不从逆者。此在六句分截。良家子，则颇知忠义矣，故不图身贵，唯恐负国。至于逃籍而归，妻孥被戮，真能不孤主恩矣。《杜臆》：末章与首章相关，前之冀封侯者，志在立功，此之脱恶名者，志在立节。当时附贼者众，而独有此一人在其间，此纲常所以不坠，公特表而出之，以为万世训。《东坡志林》曰：将校有此一人，而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李广传》：“广以良家子从军。”薛道衡诗：“我本良家子。”

《王莽传》：“自古出师之盛，未尝有也。”

《左传》：“晋政多门。”《史记》：宋义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秦嘉诗：“愁思难为数。”

《蔡泽传》：“跃马疾驱，四十三年足矣。”

李陵书：“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江淹诗：“青紫明主恩。”

陈子昂诗：“坐见秦兵壘。”唐范阳，属幽州。《禄山事迹》：禄山起兵反，马步相兼十万，鼓行而西。

陈琳书：“长驱山河，朝至暮捷。”《唐书》：天室十四载，安禄山

陷河北诸郡，十二月陷东京。河南洛阳，即东都之地。《南都赋》：“据彼河洛。”

《藺相如传》：“使人奉璧间道而驰归。”注：“间，空也，投空隙而行也。”

鲍照诗：“去国还故里。”沈炯诗：“空村余古木。”

《史记·商君传论》：“卒受恶名于秦。”《前汉·冯参传》：“今被恶名而死。”

(11)《汉书·游侠传》：楼护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梁人《折杨柳歌》：“阿婆不嫁女，那得儿孙抱。”

张綖曰：《左传》：兵犹火也，不戢自焚。前四章，著明皇黷武不戢，过宠边将，启其骄恣轻上之心，末章，直著禄山之叛，以见明皇自焚之祸也。

又曰：《前出塞》言哥舒翰西征之役，其辞悲。《后出塞》言安禄山北伐之师，其辞乐。悲则犹有苦兵畏乱之思，乐则至于喜乱而佳兵矣。禄山将叛，滥赏士卒，人趋于利，上破国而下覆宗，不祥莫大焉。

钱谦益曰：《前出塞》为征秦陇之兵，赴交河而作。《后出塞》为征东都之兵，赴蓟门而作。

朱鹤龄曰：前是哥舒贪功于吐蕃，后是禄山构祸于契丹。

刘后村克庄曰：前后《出塞》十四篇，笔力高古，可与《古诗十九首》并传。

黄生曰：两蕃虽静，禄山继反，但备陈其事，而讽刺自见，虽不及十九首之婉笃，要皆自成气候，不受去取也。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鹤注】此诗是天宝十五载正月初旬作。是时方讨禄山，故云“恶闻战鼓悲。”若京归已陷，身在城中，不应诗中无一语及之，岂能快意于酒，复简薛华乎。薛华同在座中，此乃醉后记叙席上情事而简之。《杜臆》：古人重名讳，端、复、薛华、李白，诗中直称其名，此今人所无者。【朱注】《旧唐书》：杨绾谥文正，比部郎中苏端持两端。卞圜曰：端，时白衣。《唐科名记》：端，来春始及第，独孤及《燕集诗序》：右金吾仓曹薛华，会某某于署之公堂。薛复，未详。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早。爱客满堂尽豪杰，开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首叙端复筵宴。上三该主宾，下三点时景。有神有道，言两人契合非偶。

孔融《荐祢衡表》：“思若有神。”

《孔丛子》：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蜀志》：许靖，夙有名誉。

曹植诗：“公子敬爱客。”《前汉书》：陈孟公，每大饮，宾客满堂。

《晋书》：车胤，善于赏会，耐安游集之日，辄开筵待之。《书》：“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楚辞》：“何所独无芳草兮。”

乐府《巾舞歌》“健兵哺，谁当吾。”

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次则当筵有感。春带余寒，固当借酒舒怀。生逢世乱，又当藉酒宽忧。少易成老，不如纵酒欢笑。作三层写意。

残，余也。王粲诗：“冰雪截肌肤。”

《诗》：“清酒百壶。”《九章》：“怀质抱情，独无匹兮。”此怀抱二字所本。古诗：“临风送怀抱。”

蔡邕《房桢碑》：“享年垂老。”庾信诗：“雷辕惊战鼓。”

谢灵运诗：“急觞荡幽默。”《诗》：“我心忧伤，叔焉如捣。”

古乐府：“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书》：赵李诸侍中，皆谈笑大噱。

《屈原传》：“形容枯槁。”

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乃臻简薛华。计东曰：长句，谓七言歌行，太白所最擅场者。太白长句，其源出于鲍照，故言何刘沈谢，但能五言，于七言则力有未工，必若鲍照七言乐府，如《行路难》之类，方为绝妙耳。公尝以“俊逸鲍参军”称太白诗，正称其长句也。

《抱朴子》：“风格端严。”《颜氏家训》：“体度风格，去今实远。”

山东李白，有辩在后。

《梁晋》：何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为何刘。世祖著编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何氏语林》：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休文、陈郡谢玄晖、瑯邪王元长，以气类相推轂。

《宋书》：鲍照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愁绝倒，诗有愁为不及也。《世说》：“卫玠谈道，平子绝倒。”

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保。气酣日落西风来，愿吹野水添金杯。如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未结醉歌之意。新知乐，谓主宾相得。不自保，谓乱离可忧。气酣四句，承新知乐，忽忆三句，承不自保。此处忧乐，与前悲笑相应。远注：白骨青苔，人生不免，亦可以自遣矣。此章前三段，各六句，末段九句收。

《汉书·翟方进传》：努力为诸生学问。《东观汉记》：相者谓班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楚辞》：“乐莫乐于新相知。”

《书》：“万事隳哉。”阮籍诗：“一身不自保。”

见风吹水动，便想添杯作酒，总是欲多饮以宽怀耳。梁武帝诗：“碧玉捧金杯。”

《左传》：“有酒如渑。”《前汉·栾布传》：“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

张綖云：井是贵者之墓，犹今言金井也，楚人皆谓楚王坟为井上。塌，倾颓也。

鲍照《挽歌》：“枯骸依青苔。”

杜诗格局整严，脉络流贯，不特律体为然，即歌行布置，各有条理。如这篇首提端复，是主，再提薛华，是宾，又拈少年诸生，则兼及一时座客。其云悲笑忧乐，腰尾又互相照应，熟此可悟作法矣。

杨慎曰：此诗本是东山李白，俗本改作山东。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而反引杜诗为证，儿子郢书燕说矣。

钱谦益曰：按《旧书》：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钱易《南部新书》亦同。元徽之作《杜工部墓志》亦云：山东人李白。盖白隐于徂徕，时人皆以山东人称之，故杜诗亦曰山东李白。曾巩以旧史为误，非也。近时杨慎，据李阳冰、魏颢序，欲以为东山李白。阳冰云：歌咏之际，屡称东山，颢云：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此亦偶然题目，岂可援据为称谓乎？杨好奇曲说，不足取也。

李东阳《麓堂诗话》：唐士大夫，举世为诗，而传者可数，其不能者弗论，虽能者亦未必尽传，高适、严武、韦迥、郭受之诗，附诸杜集皆有可观。子美所称与，殆非溢美。惟高诗在选者，略见于世，余则来之见也。至苏薛乃谓其文章有神，薛华与李白并称，而无一字可传，岂非有幸不幸耶？

晦日寻崔戡李封

【卢注】此诗诸家编入乾元元年春，公方在谏垣，此时两京复，禄山亡，诗中不得作长鲸吞、地轴翻等语，范氏编至德二载春，此时身陷贼中，岂能为令节之饮？且朝官降贼，岂得以公侯目之？断是天宝十五载，与《苏端薛复筵》为一时作。是年正月，禄山遣其将寇潼关。【鹤注】唐以正月晦日为令节，至德宗贞元五年正月，敕自今以后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代晦日。

朝光入瓮牖，尸寝惊敝裘。起行视天宇，春气渐和柔。兴来不暇懒，今晨梳我头。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首叙晦日游。）

何逊诗：“窗户映朝光。”《记·儒行》：“荜门圭窦，蓬户瓮牖。”尸寝，反用《论语》“寝不尸”。惊敝裘，朝光入而惊起也。

陶潜诗：“昭昭天宇阔。”

阮籍诗：“春气感我心。”王羲之《兰亭集诗》：“欣兹莫春，和气载柔。”

秘康书：“性复疏懒，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远注】兴来二句反用此语。庾信诗：“梳头百遍撩。”

陆机诗：“出门无通路。”梦弼曰：无所待，谓不待车从也。

《淮南子》：“布衣徒步之人。”《焦仲卿诗》：“汝岂得自由。”

杖藜复恣意，免值公与侯。晚定崔李交，会心真罕俦。每过得酒倾，二宅可淹留。喜结仁里欢，况因令节求。此往寻崔李二家。公侯皆非知己，故有免值之叹。

《庄子》：“原宪华冠而緼履，杖藜而应门。”魏文帝乐府：“何不恣意

遨游，从君所喜。”

《易传》：“定其交而后求。”

《世说》：简文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

《思玄赋》：“匪仁里其焉宅。”

令节求，因晦日而邀留也。

李生园欲荒，旧竹颇修修。引客看扫除，随时成献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此见两人好客之谊。

庾信诗：“旧竹侵行径。”汉古诗：“树木何修修。”

《后汉·陈蕃传》：同郡薛勤曰：“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诗》：“献酬交错。”

又：“宾之初筵。”

张璠《汉记》：孔融拜大中大夫，每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史记》：新垣衍谓鲁仲连曰：“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

嵇康书：“阮嗣宗至性过人。”崔本为客，却畏酒空，略形迹而见真性矣。

草芽既青出，蜂声亦暖游。思见农器陈，何当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黄屋忧。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此对春而慨时事。【朱注】上古之世，黄屋无忧。今何时乎？而阮籍之流，止沉饮以谋身。叹己与崔李辈，无能为天子分忧也。

沈约诗：“塞草发青芽。”

《杜臆》：蜂以暖游，带声字更趣。

《家语》：铸剑戟以为农器。

《国策》：张仪说楚曰：“秦下甲兵据宜阳。”

《帝王世纪》：大庭氏至葛天氏，皆号炎帝。陶潜《五柳先生传》：“葛天氏之民与？”

《汉书》李斐音义：“黄屋，车上盖，天子之仪，以黄繒为里。”黄希曰：汉制，副车黄屋作左纛，亦如金根之制，行则从后。

《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罪，以酣醉获免。”虞世南诗：“非是为身谋。”

威风高其翔，长鲸吞九州。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此伤乱而借酒遣忧也。威风高翔，以致长鲸吞噬，盖贤人去而盗贼炽，如张九龄之罢相是也。地翻川乱，应上甲兵。浊醪用慰，应上熟醉。《杜臆》：末段纡回吞吐，有无穷之悲。此章五段，段各八句。

《汉·孝景纪》：“南郡获白虎威风为宝。”晋灼曰：“凤之有威仪者也。”

梁湘东王书：“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

《海赋》：“又似地轴挺拔而争回。”

《诗》：“百川沸腾。”

曹操诗：“对酒当歌。”

嵇康书：“浊醪一杯。”江淹诗：“精灵归妙理。”

《游侠传》：“放意自恣，浮沉俗间。”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鹤注】天宝十五载夏，公自奉先来依舅氏崔十九，故首曰：“客从南县来”、“况当朱炎赫。”【钱笺。】“《元和郡县志》：白水，汉衙县地，春秋秦晋战于彭衙是也。后魏置白水郡，南临白水，因以为名，唐属同州。”

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旅食白日长，况当朱炎赫。（首叙来踪，兼记时候。《杜臆》：公方避乱，故有浩旅食之语。）

古诗：“客从远方来。”【钱笺】《寰宇记》：蒲城县，本汉重泉县地。后魏分白水县置南白水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废帝三年改为蒲城。开元中，改为奉先。公从奉先来，循其旧名，故曰南。黄希曰：白水在同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同州又在京兆东北二百五十里。

谢朓诗：“浩荡别亲知。”

梁元帝《纂要》：“夏曰朱夏、炎夏。”

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清晨陪跻攀，傲睨俯峭壁。崇冈相枕带，旷野回咫尺。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此叙高斋远景。时公寄寓高斋，故得朝夕览胜，曰赠此遣愁，喜托居也。）

魏收诗：“泻溜高斋响，添池曲岸平。”

《诗》：“于汝信宿。”《左传》：“再宿曰信。”《诗》：“及尔游衍。”《易》：“阒其无人。”

宗炳诗：“清晨陟阻崖。”

《江赋》：“冯夷倚浪以傲睨。”《水经注》：“险峭壁立。”陈后主诗：“峭壁耸春风。”

傅亮诗：“总旆崇冈。”《北史》：韦夔所居之宅，枕带林泉。

古歌：“率彼旷野。”徐干诗：“虽路在咫尺。”

古辞：“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组。”

危阶根青冥，曾冰生浙沥。上有无心云，下有欲落石。泉声闻复息，动静随所激。乌呼藏其身，有似惧弹射。此摹高斋近景。上四记所见，下四记所闻。青冥，言树色。层冰，比树阴。泉声写得幽细，乌呼说得惨凄。

《云赋》：“霰淅沥而先集。”

《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

张载《叙行赋》：“岌隗其欲落。”《水经注》：吴山，崩峦倾仄，山顶相捍，望之恒有落势。

宋之问诗：“石上泉声带雨秋。”

《汉·宣帝纪》：“毋得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

吏隐适情性，兹焉其窟宅。白水见舅氏，诸翁乃仙伯。杖藜长松下，作尉穷谷僻。为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觌。（此述舅氏款待之情。崔翁作尉，诸舅在焉，避乱相逢，故喜良觌。）

《汝南先贤传》：郑钦吏隐于蚁陂之阳。沈约诗：“情性犹未充。”

天台赋：“灵仙之所窟宅。”

洙曰：《左传》：晋文公谓子犯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借用其语。

《集仙传·大茅君传》：有紫阳左公，太极仙伯。又：神仙王知远谓弟子曰：“吾渐游洞府，仙曹除吾为少室仙伯。”【朱注】梅福为南昌尉，人传以为仙，崔是白水尉，故以仙伯称之。

杖藜，注见前。宗炳诗：“长松列竦肃。”

《左传》：“深山穷谷，固阴沍寒。”

宋玉《风赋》：“主人之女，为臣炊雕胡之饭。”

《晋书》：袁粲独步园林，杖策逍遥。谢灵运诗：“引领冀良覩。”

坐久风颇怒，晚来山更碧。相对十丈蛟，欵翻盘涡坼。何得空里雷，殷殷寻地脉。烟氛霭嵒峯，魍魎森惨戚。昆仑崆峒巔，回首如不隔。（此述山中变幻之状。风狂永激，故蛟坼盘涡。雷动烟迷，故魍魎惨戚。《杜臆》：谓写景而兼影时事，语含比赋，是也。云峰矗峙，如昆仑崆峒，回首恍见焉。）

《庄子》：“万窍怒号。”

《海赋》：“盘涡谷转。”

《诗》：“殷其雷。”《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

《华山志》：岳东北有云台峰，其山两峰峥嵘，四面悬绝，上冠景云，下通地脉，巍然独秀。

《左传》：“魍魎魍魎。”注：“魍魎，川泽之神也。”《淮南子》：“状如三岁小儿，赤黑色，赤目，长耳，美发。”

【朱注】昆仑崆峒，在白水西北。

相如《封禅文》：“回首面内。”

前轩颓反照，嶮绝华岳赤。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乌云雾积。玉觞淡无味，胡羯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此望华山而慨时事。华岳屯兵，哥舒守关也。玉觞无味，天子厌食也。但专阍有人，则禄山不足敌矣。又恐胜负难测，故有泪下衽席之语。）

陶潜诗：“拥褐曝前轩。”《尔雅》：“落光反照于东，谓之反景。”

丘迟诗：“诡怪石异象，嶮绝峰殊状。”【朱注】华岳在白水东南，故见于前轩。

江总诗：“长城兵气寒。”《北山移文》：“望林峦而有失。”【朱注】时哥舒翰统兵二十万守潼关，潼关属华州，与白水近，故见兵气之盛如此。

陆机《五等诸侯论》：“锋镝流于绛阙。”

谢灵运诗：“相公实勤王。”顾炎武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若封王则称相王。魏王粲《从军行》：“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羽猎赋》：“相公乃乘轻轩，驾四骆。”相公二字似始见此。《唐书》：禄山反，以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明年正月，进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陆机论：“义兵云合。”又《辩亡论》：“熊羆之士雾集。”

黄香《天子颂》：“献万年之玉觞。”傅毅《舞赋》：“溢金罍而列

玉觞。”《内景经》：“淡然无味天人粮。”

后梁主祚令：“胡羯氏羌，咸怀窃玺。”《唐书》：颜杲卿骂禄山曰：“汝本营州牧羊羯奴。”《贾谊传》：“与强敌为邻。”

苏武诗：“长歌正激烈。”《列子》：韩娥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宋玉《神女赋》：“日朝出，照屋梁。”

谢朓笺：“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恙。”注：“衽席，单席也。”

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慨彼万国夫，休明备征狄。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此冀将相协谋以靖乱。向日丁夫，备以征伐，今逆贼犯关，宿将犹可御寇，然必庙谋得宜，始能恢复东京。曰填委，见当兼倚李、郭。曰长策，惟恐国忠失计也。）

孔稚珪歌：“人只分，哀乐半。”

《国策》：张仪说秦，以逆攻顺者亡。《后汉书》：窦融上书，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

《左传》：王孙满曰：“德之休明。”《孟子》：南面而征北狄怨。

李陵书：“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刘桢诗：“职事相填委。”

《后汉·光武赞》：“明明庙谋，纠纠雄断。”《过秦论》：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汉书注》：长策，以乘马为喻也。策，所以挝马。

郭钦《徙戎疏》：“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书序》：“淮夷、徐戎并兴，东郊不开。”

《战国策》：“带甲百万。”

欲告清宴罢，难拒幽明迫。三叹酒食傍，何由似平昔？（末结少府席上，有仓卒彷徨之意。瞑色向幽，故清宴告罢。不曰昼夜而曰幽明，亦愁惨中语。宴终三叹，饮不尽兴也。此章起结各四句，中间八句者四段，十句者两段。）

陈子昂诗：“清宴奉良筹。”

鲍照诗：“一为天地别，岂直限幽明。”

《左传》：魏子曰：“惟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

卢元昌曰：高斋旅食时，哥舒正守潼关，李、郭皆请固关而守，国忠恐翰图己，促之出战。将相不和，潼关危矣。诗云：“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谓守关犹足恃也。“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谓当将相协和也。

“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谓宜枕戈衽甲，勿懈于防也。终曰：“三叹酒食傍，何由似平昔？”知閫任不专，庙谋失策，潼关必溃也。

三川观水涨二十韵

【黄鹤注】公天宝十五载夏，自奉先之同州白水，赋《高斋》诗，已是五月。又自白水之鄜州，道出华原，乃赴灵武所经也。同州在华原东百八十里，华原北至坊州百八十里，坊北至鄜百四十五里。岂非公自白水西北至华原，又自华原北至坊，复自坊北至鄜乎？是年史不书大水，而诗言水患为甚，可以补史之阙。《旧唐书》：三川县，属鄜州，以华池水、黑水及洛水三川同会得名也。《元和郡县志》：三川县，本汉狄道县地，开皇三年，属鄜州。

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首叙山行景事，此水涨之由。连天，连日也。）

《长安志》：华原县，本汉祿胡县地，隋开皇六年，改泥阳为华原县。贞观十七年，属雍州。大足元年，隶京兆府。

卢湛诗：“平陆涨长流。”

《元和郡县志》：“土门山，在华原县东南四里。”

钟繇表：“深山穷谷。”

卢思道《纳凉赋》：“火云赫而四举。”

何逊诗：“密云穷浦暗，飞电远洲明。”宋之问诗：“故园长在目。”

自多穷岫雨，行潦相逐蹙。翳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槎卷拔树，礧礧共充塞。声吹鬼神下(11)，势阅人代速(12)。不有万穴归(13)，何以尊四渎(14)。（此记山水之涨。水流山内，故川气带黄。浪浸山根，故阴崖如踣。蛟龙恐泥、麋鹿登高，畏水故也。枯槎浮水，与拔树俱卷。礧礧沙石，忽填塞水口，极言其簸荡也。水声冲激，如泣鬼神，水势变迁，忽移人世，惟有奔归四渎，可以一泄下流耳。二句起下。）

《魏都赋》：“穷岫泄云。”鲍照诗：“穷岫闕长灵。”

《左传》：“潢污行潦之水。”逐，水相击。蹙，水相迫。

翳，水气翳郁而匝也，《海赋》：“磊沓而相逐。”注云：“沓，重叠也。”潘岳诗：“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

《抱朴子》：“南溟浩漭，实须群流之赴。”《陶弘景传》：句容之句曲，山中周回一百五十里，空曲寥旷。

郭璞诗：“高浪驾蓬莱。”

《西征赋》：“眺华岳之阴崖。”

【朱注】《广韵》：泥，滞也，陷也。《论语》：“致远恐泥。”此借用其字。

《江赋》：“狐獾登危而雍容。”

梦弼曰：查与槎同，水中浮木。庾信诗：“卧树拥槎来。”魏文帝《怨歌行》：“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

何逊诗：“礧礧冲波白。”礧礧，沙石也。《汉书·刘宠传》：“充塞道路。”

(11)《庄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燁赫千里。”

(12)梁武帝诏：“人代徂迁。”陆机《叹逝赋》：“人阅人而为世。”

(13)《海赋》：“江河既道，万穴俱流。”

(14)《封禅书》：四渎者，江河淮济也。

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乘陵破山门，回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11)，风涛怒犹蓄(12)。何时通舟车(13)？阴气不黦黠(14)。(此记川水之涨。江海覆，有似倒流也。漂沙，言其突冲。漱壑，言其横撼。破山，言其高涌。裂地，言其深入。赴河及关，言其势急。数州沉没，言其害大。秽浊四句，忧水涨未平，亦以起下。)

《水经注》：“泉源沸涌，浩气云浮。”

应璩诗：“汪海倘不逆。”

《海赋》：“漂沙礧石。”谢灵运诗：“圻岸屡崩奔。”《玉篇》：

“圻与垠同，岸也，界也。”《水经注》：垠岸重沙。

《江赋》：“漱壑生浦。”欧阳建诗：“松柏隆冬瘁。”

《风赋》：“乘凌高城。”朱云：山门，即土门山。

谢惠连诗：“倾河易回斡。”《淮南子》：地有三千六百轴，名山大川，孔穴相连。《海赋》：“似地轴挺拔而争回。”

《旧唐书》：洛交县，属鄜州洛水之交，故名。《寰宇记》：洛交水在县南一里。潘岳诗：“登城望洪河。”洪河，黄河也。

【朱注】及关，谓潼关也。关在华山之东。杜氏《通典》：潼关本名冲关，言河流所冲也。刘峻诗：“空轸及关叹。”《诗》：“于汝信宿。”

【朱注】洛水发源鄜州白於山，合漆沮水，至同州朝邑县入河，其势最大而疾，故有数州沉没之惧焉。《邹阳传》：“万室不相救。”

(10)蔡邕《琴歌》：“涤秽浊兮存正灵。”荀悦《赦论》：“荡涤秽流。”

(11)颜延之诗：“春江壮风涛。”《江赋》：“乃鼓怒而作涛。”

(12)陶潜诗：“舟车靡从。”

(13)蔡琰《悲愤诗》：“阴气凝兮雪夏零。”陆机《高祖功臣赞》：“茫茫宇宙，上下黦。”郑曰：“黦，垢黑也。”

浮生有荡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云雷屯不已，艰险路更跼。(此伤避乱而遭水患也。荡汨承上。羈束难容，后逼兵戈，侧足路艰，前沮水滂也。)

《庄子》：“其生也若浮。”《南都赋》：“漻汨澌汨。”《上林赋》：“弗宓汨。”注皆音聿。《北征》诗作荡漓，义可通用。

《楚辞》：“遭吾道兮洞庭。”魏彦深《鹰赋》：“运横罗以羈束。”鲍照《舞鹤赋》：“归人寰之喧卑。”《淮南子》：“圣人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

江淹诗：“洞林带晨霞，石壁映初晰。”《东观汉纪》：马援曰：“隗嚣侧足无新立。”

《易》：“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颜延之诗：“首路踟险艰。”魏征诗：“岂不惮艰险。”《诗》：“不敢不跼。”

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未复有举世沦胥之慨。流离奔走中，欲济无由，因叹林居之士，不免为鱼，此即饥溺一体之心也。前《赴奉先》诗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亦是此意。此章前后三段各六句，中间二段各十四句。）

《诗》：“普天之下。”鲍照诗：“川梁日以广。”

曹植诗：“欲济河无梁。”《后魏书》：尔朱兆袭京邑，人梦河神为缩水脉，及兆至，有行人言水浅处导焉。遂策马涉渡，直叩宫门。梁简文《箏赋》：“望交河之水缩。”

王康琚诗：“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

《诗》：“众维鱼矣。”《太玄赋》：“屈子慕清，葬鱼腹兮。”

蔡琰曲：“举头仰望兮空云烟。”《诗》：“悠悠苍天。”

陆机诗：“思驾归鸿羽。”

卢元昌曰：时禄山作乱，神州有板荡之象。篇中云“声吹鬼神下”，阴长阳消也。“势阅人代速”，世事沧桑也。“何以尊四渎”，无复朝宗也。“反惧江海覆”，中原陆沉也。云雷屯不已”，建侯不宁也。“普天无川梁”，拯挽无人也。语意显然。

王嗣爽曰：此诗之佳，在摹写刻深，如声吹势阅二句，无人能道，然终与唐人分道而驰。比之画马，他人皆画肉，而公则画骨，此其超出唐人者，肉易识，骨不易识也。

月夜

【鹤注】天宝十五载八月，公自鄜州赴行在，为贼所得，时身在长安，家在鄜州，故作此诗。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公对月而怀室人也。前说今夜月，为独看写意。未说来时月，以双照慰心。《杜臆》：公本思家，偏想家人思已，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不能思，又进一层。鬟湿臂寒，看月之久也，月愈好而苦愈增，语丽情悲。未又想到聚首时，对月舒愁之状，词旨婉切，见此老钟情之至。）

《唐书》：鄜州交洛郡，属关内道。

《楚辞》：“闺中既以邃远兮。”

鲍照诗：“儿女皆婴孩。”

杨慎谓：雨未尝有香，而无微之诗云：“雨香云淡觉微和。”云未尝有香，而卢象诗云：“云气香流水。”今按：雾本无香，香从鬟中膏沐生耳。如薛能诗“和花香雪九重城”，则以香雪借形柳花也。梁章隐《咏素馨花》诗：“细花穿弱缕，盘向绿云鬟。”

阮籍诗：“明月耀清晖。”

江淹诗：“炼药照虚幌。”幌，帷也。

隋宫诗：“泪痕犹尚在。”

刘后村《诗话》：故人陈伯霆读《北征》诗，戏云：子美善谑，如“粉黛忽解包”、“狼籍画眉阔”，虽妻女亦不怒。余云：公知其一耳。如《月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则闺中之发肤，云浓玉洁可见。又云：“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其笃于伉俪如此。

哀王孙

按：明皇西狩，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二日。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禄山使人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己巳，又杀王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诗云“已经百日窜荆棘”，盖在九月间也。诗必此时所作。《史记·淮阴侯传》：漂母曰：“吾哀王孙而进食。”《旧唐书》：十五载六月九日，潼关不守。十二日凌晨，上自延秋门出。亲王妃主王孙以下，多从之不及。《唐鉴》：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既夕，命陈玄礼整比六军，选厩马九百余，外人皆莫知也。乙未黎明，帝独与贵妃姊妹、王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王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通鉴》：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王公士民，四出逃窜。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此见王孙颠沛而作也。首段忆祸乱之征。赵曰：头白乌，不祥之物，初号门上，故明皇出延秋门。又啄大屋，故朝官一时逃散。）

班固诗：“就逮长安城。”《汉·五行志》：成帝时，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通。”《通俗文》：白头乌，谓之鵲。杨慎曰：《三国典略》：侯景篡位，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此盖用其事，以侯景比禄山也。《雍录》：玄宗幸蜀，自苑西门出。在唐为苑之延秋门，在汉为都城直门也。既出，即由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

《汉·高帝纪》：道路人家。《史记·孟轲传》：高门大屋，尊宠之。

《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注：受命于君者，名达于上，谓之达官。

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準，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11)，王孙善保千金躯(12)。（次段叙事，记当时避乱匿身之迹。金鞭四句，言上皇急于出奔，致委王孙而去。问之四句，备写痛苦之词，并狼狈之状。高帝四句，恐其相貌特殊，而为贼所得，曰慎保躯，危之也。）

沈炯诗：“陈王装璫勒，晋后铸金鞭。”又诗：“来道跃金鞭。”《西京杂记》：文帝自代来，有良马九匹，曰浮云、曰赤电、曰绝群、曰逸骠、曰紫燕骝、曰绿螭骢、曰龙子、曰麟驹、曰绝尘，号为九逸。

《伍子胥传》：“疏骨肉之亲。”《诗》：“载驰载驱。”

《汉书·陈平传》：船人疑其亡将，腰下当有宝器金玉。《西京杂记》：飞燕女弟昭仪，遗飞燕珊瑚玦、玛瑙。

阮籍诗：“杨朱泣路歧。”张衡《西京赋》：“尸僵路隅。”

《东观汉记》：第五伦变易姓名。

《史记·李斯传》：困苦之地。于令升《晋纪论》：刘渊、王弥之乱，将相侯王，交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南史》：宣城王遣典签

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床下，叩头乞为奴，不许而死。

《左传》：“被苫盖，蒙荆棘。”

司马迁书：“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

《汉·高祖记》：“帝隆準龙颜。”李斐曰：“準，鼻也。”文颖曰：“高帝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颜，长颈高鼻。”《后汉书》：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孙也，隆準日角。

《汉书·外戚传》：高帝召幸，薄姬曰：“昨梦苍龙据吾胸。”帝曰：“贵征也，遂为汝成之。”生文帝。《隋书》：房陵王勇生子俨，云走兴女昭训所生也。文帝闻之曰：“此乃皇太孙，何乃生不得地。”定兴奏曰：“天上龙种，所以因云而出。”《史记·扁鹊传》：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

(11)《后汉·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易》：“龙战于野。”《光武纪》：“四七之际龙斗野。”又讖曰：“四炎云集龙斗野。”豺狼指禄山，龙指玄宗。

(12)陶潜诗：“客养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11)。(末段叙言，陈国家乱极将治之机。且立斯须，欲屏迹而密语也。昨夜四句，禄山猖獗，而恨哥舒之失计。窃闻四句，太子龙兴，而喜回纥之助。末二，又反覆以致其丁宁，曰慎勿疏，戒之也。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十二句，一头两脚，局法整严。)

嵇康诗：“杨氏叹交衢。”注：交衢谓路相交错，要冲之所。

李陵诗：“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鲍照诗：“昨夜宿南陵。”《尔雅》：“东风曰谷风。”《山海经》：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

《史思明传》：禄山陷两京，以橐驼运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颜师古曰：橐，言能负囊橐而驮物也。《史记》：其奇畜则橐驼。长安时为禄山所陷，故曰旧都。班彪《北征赋》：“纷吾去此旧都。”时哥舒翰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万拒贼，败绩于潼关。《唐六典》：开元二十五年，敕天下诸军，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唐书》：天宝十四载，京师召募十万，号天武健儿。《颜氏家训》：“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徼幸成功。”

《六韬》：“将不勇，则三军不锐。”《陌上桑》：“使君一何愚。”传位肃宗，即位灵武也。

【卢注】明皇临行，谕太子曰：“西北诸胡，我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所谓圣德北服单于也。《光武纪》：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建武二十五年，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藩称臣。《后汉·李固传》：“四海欣然，归服圣德。”《剧秦美新论》：“北怀单于，广德也。”

《唐书》：甘州有花门山堡，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剺面，谓披其面皮，示诚捆也。《后汉书》：耿秉卒，匈奴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剺割也。《旧唐书》：肃宗即位九月，南幸彭原，遣使与回纥和亲。二载二月，其首领入朝。回纥姓叶罗葛氏。乐毅书：“先

王报怨雪耻。”

《苏秦传》：“愿君慎勿出于口。”《史记·留侯传》：秦皇东游，良与客狙。《索隐》：“狙，伺伏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

(11)《西部赋》：“北眺五陵。”洙曰：汉高帝葬长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谓之五陵。【唐注】此借汉以比唐也。《唐纪》：高祖葬献陵，太宗葬昭陵，高宗葬乾陵，中宗葬定陵，睿宗葬桥陵，是为五陵。佳气，言有兴隆之象。《光武纪》：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春陵郭，喟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

钱谦益曰：至德元载九月，孙孝哲害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杨驸等八十人，害皇孙二十余人，并刳其心，以祭安庆宗。王侯将相扈从入蜀者，子孙兄弟，虽在婴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当时降逆之臣，必有为贼耳目，搜捕皇孙妃主以献者，故曰“王孙善保千金躯”，又曰“哀哉皇孙慎勿疏”，危之，复戒之也。宋靖康之难，群臣为金人搜索赵氏，遂无遗种。此诗如出一辙。明皇平韦后之难，身致太平，开元之际，几于贞观盛时，及天宝末，不唯生民涂炭，而妻子亦且不免。读《江头》、《王孙》二诗，至今犹惨然在目，孟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即一人之身，而治乱兴亡之故昭然矣。

悲陈陶

《唐书》：至德元载十月，房琯自请讨贼，分军为三：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琯自将中军，为前锋。辛丑，中军北军遇贼于陈涛斜，接战，败绩。癸卯，琯自以南军战，又败。《通鉴注》：陈陶斜在咸阳县东。斜者山泽之名，故又曰陈陶泽。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雪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一云前后官军苦如此。陈涛，伤主帅之轻敌也。贼势方张，而驱民猝斗，致四万义军，没于一战，所谓将不知兵，以卒与敌也。幸而唐德在人，倾都系望，此国祚终赖以恢复欤。曰野无战声，见不战而自溃也。）

《汉书·赵充国传》：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

谢灵运诗：“野旷沙岸静。”皇娥歌：“天清地旷浩茫茫。”《国语》：夜闻战鼓之声。”

《晋书·桓玄传》：“义军乘风纵火，尽锐争先。”同日死，乃十月二十一日辛丑也。《唐书》：时琯效古法用车战，贼顺风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刘琨表：“群胡数万，周匝四山。”雪洗，雪拭也。赵注谓洗箭上之血。《杜臆》谓用血水以洗箭，不如依旧本作雪洗箭，语较平顺。

《蜀都赋》：“夷歌成章。”桓谭《新论》：“布之都市。”

《西都赋》：“都人士女。”《邹阳传》：“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大茅君书：“一切向北。”《通鉴》：禄山闻向日百姓乘乱，多盗库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民间骚然，益思唐室。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

《汉·高帝纪》：“日夜望将军到，岂敢反耶。”《晋·安帝纪》：东土遭乱，企望官军之至。

卢元昌曰：当时乘輿未定，大兵未集，仓卒举事，原非胜算。至德二载春，上曰：“大众已集，庸调已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李泌尚以两京未可取，当先取范阳。琯于此时，遂欲恢复两京，亦志大虑疏矣。

葛常之《诗话》：《陈陶》诗，志房琯之败也。张无尽《孤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谈皆皋夔。一朝陈陶下，覆没十万师。中原已纷溃，老杜尚嗟咨。”盖为琯罢相时杜上疏力救而发也。

悲青坂

【鹤注】此《唐纪》所谓癸卯又以南军战，败绩。南军，杨希文所将，乃十月二十三日也。史云：琯败陈陶，残卒数千不能军。帝使衷夷散，复图进取。青坂，东门驻军之地也。【钱笺】陈涛斜，在咸阳。房琯师次便桥。便桥，在咸阳县西南十里。青坂去陈陶、便桥当不远。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青坂，伤中官之促战也。大败之余，正宜练兵休息，自中使促师，隔朝再战，而白骨委于荒郊，则丧师辱国之罪，有分其责者矣。公深识兵机，而欲坚持明年，其后香积寺之捷，果在至德二载。曰数骑驰突，见彼壮而我怯也。）

《庄子》：“天寒既至。”古乐府：“饮马长城窟。”【钱笺】太白山，在武功县去长安二百里。琯先分三军，刘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故曰饮马太白窟。

《唐书》：室韦，东方之北边黄头奚部也，奚亦东夷种。东北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靺鞨。《安禄山事迹》：禄山反，发同罗、奚、契丹、室韦、曳落河之众，号父子军。

《汉书》：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驰突，见本卷前。

庾信诗：“萧瑟风声惨。”

陈琳书：“我军过之，若骇鲸之触细网。”时公陷贼中，故欲附书我军。

忍待，坚忍以待也。陈琳书：“中材处之，殆难仓卒。”王浚《自理书》：“兵人定见，不可仓卒。”

朱鹤龄曰：考史：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等促战，仓皇遂及于败。诗云“忍待明年莫仓卒”，即琯持重意也。噫！陈陶之败，与潼关之败，其失皆以中人促战，不当专为琯罪也，故子美深悲之。

避地

【顾注】当是至德元载冬作，盖避地白水鄜州间，窜归凤翔时也。
此诗见赵次公本，但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非也。今从顾氏。

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行在仅闻信，此生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上四避乱伤时，下思遭逢新主而光复旧物也。能写出皇皇奔赴之情，汲汲匡时之志。）

张协《七命》：“违世陆沉，避地独窜。”

刘桢诗，“窜身清漳滨。”王充《论衡》：“筋骨之力。”

陶潜诗：“诗书塞座外。”《汉·献帝纪》：帝还洛阳，百官披荆棘，倚墙壁间。

《前汉书赞》：卫青奋于奴仆。司马相如《报蜀守臣书》：旌旄所指。旧注谓：至德二载五月，朝廷自清渠之败，以官爵收散卒，凡应募入官者，皆衣金紫，所谓奴仆旌旄也。今按：此诗作于元年之冬，尚未见此事。【卢注云】公陷贼时，方冀朝廷将士反正不暇，岂得以奴仆旌旄辄为讥弹，当是指贼党，如田乾真、蔡希德、崔乾祐之徒，各拥旌旄耳。

天子所至曰行在，指肃宗也。

陶诗：“聊复得此生。”

唐高祖禅位太宗，故称神尧皇帝。

《焦氏易林》：“污臭腥臊。”《礼记》：犬曰腥，羊曰臊，此指禄山也。

对雪

至德元载十月，房琯大败于陈陶斜，诗正为是而作。鲍照诗：“对雪满空枝。”洪仲云：若今人命题，对雪下，必云怀某事。今人诗味之短，以铸题长；古人诗味之长，以铸题短也。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此诗中间咏雪，而前后俱叹时事，正是有感而赋雪耳。乱云急雪，对雪之景。樽空火冷，对雪之况。前曰愁吟，伤官军之新败。未云愁坐，伤贼势之方张。【生注】他诗前景后情，此独外虚中实，变格也。琅琊陶之败，殷浩山桑之败，皆以宿望僨军，故用书空事。）

《后汉书》：陈宠为太守，洛阳城每阴雨常有哭声。宠闻而疑其故，使吏按问，还言：世乱时，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宠尽收葬之，自是器声遂绝。新鬼，用《左传》。

魏文帝书：“已成老翁。”

王筠诗：“连山卷乱云。”曹操诗：“薄暮无栖宿。”

隋炀帝《江南曲》：“湖上雪，风急堕还多。”沈佺期《玩雪》诗，“飒沓舞回风。”

沈约诗：“忧来命绿樽。”

数州，指近贼之境。

《世说》：殷浩坐废，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韦氏妹

【鹤注】诗云“京华旧国移”，谓肃宗行宫在灵武也，此是至德二载元日所作。韦氏妹，妹嫁韦氏也，即同谷诗所云“有妹有妹在钟离”者。

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秦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此公在乱而思妹也。钟离无恙，京国已非，有世事沧桑之感。秦城，公所居。郢树，妹所在。斗回枝发，此元日春景。朝使路梗，伤音信莫通也。郎伯作镇，盖仕于钟离，故慨朝正使而并及之。）

《汉书·地理志》：钟离县，属九江郡。【邵注】今为凤阳府临淮县。

《子夜歌》：“故使依见郎。”《诗》：“自伯之东。”妇人称其夫曰郎、曰伯。《西都赋》：“殊方异类。”

郭璞诗：“京华游侠窟。”《庄子》：“旧国旧都，望之怅然。”

李爽诗：“城形类北斗。”回北斗，即斗柄东而天下皆春意。

希曰：《楚辞·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注：“顾望楚都，见其大道长树，悲而太息。”此郢树所自来也。按：钟离，春秋时属楚地，故云郢树。古诗：“越鸟巢南枝。”

《左传》：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为之赋《湛露》。《唐会要》：天宝六载，敕中书门下省，自今以后，诸道应贺正使，并取元日，随京官例，序立便见。

春望

【鹤注】此当是至德二载三月，陷贼营时所作。三月者，指季春三月。赵氏谓：禄山反于天宝十四载之十一月，至次年正月为三月。失于不考耳。顾宸云：十五年正月，明皇在长安，六月始幸蜀，安得谓之破。是时公移家在奉先，五月方入鄜州，道路未尝隔绝，安得云“家书抵万金”？当从鹤说为正。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此忧乱伤春而作也。上四，春望之景，睹物伤怀。下四，春望之情，遭乱思家。赵汭曰：烽火句，应感时，家书句，应恨别，但下句又因上句而生。发白更短，愁乱思家所致。）

《齐国策》：王蠋曰：“国破君亡，吾不能存。”庾信诗：“山河不复论。”

《吕氏春秋》：“春气至，则草木生。”

《楚辞》：“余感时兮凄怆。”《拾遗记》：汉献帝为李傕所败，后以泪溅帝衣。

秦嘉诗：“一别怀万恨。”闻人蒨诗：“林有惊心鸟，园多夺目花。”

《燕国策》：习骑射，谨烽火。《史记》：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王勃诗：“物色连三月。”

魏文帝书：“价越黄金。”

古乐府：“白头不相离。”《诗》：“搔首踟蹰。”

鲍照诗：“白发零落不胜簪。”

司马温公曰：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春望》诗“国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城春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

得舍弟消息二首

【鹤注】诗云“两京三十口”，又云“烽举新酣战”，当是天宝十五年作。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举新酣战，啼垂旧血痕。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首章，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也。【赵汭注】次句，有吾以汝为死矣之意。侧身，言避寇不敢正行。一家村，指平阴荒僻之乡。二句正述所传之信。【赵注】酣战曰新，见杀伐未休。血痕曰旧，见乱离已久。招得几时魂，恐死期将至，不复相会也。）

《春秋》：昭二十三年，晋师在平阴。《史记》：陈平降汉，王使参乘，监诸将南渡平阴津至洛阳。平阴，乃古津济处也。《唐书》：平阴县，隋属济州，天宝十三载州废，县属郛州。

《楚辞》：“欲侧身而无所。”孙楚诗：“饑我千里道。”

《史记》：韩信寄食于漂母。《战国策》：冯谖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寄食门下。江淹书：“俯首求衣，敛眉寄食。”

《喻巴蜀文》：“烽举燧燔。”《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韩非子》：酣战之时。

《楚辞》有《招魂》篇。

其二

汝懦归无计，吾衰往未期。浪传乌鹊喜，深负鹳鸱诗。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几时。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次章，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也。弟不能归，空传乌鹊之喜。公不能往，深负鹳鸱之诗。见虽有消息，而彼此悬隔也。何颜面，穷困而惭。且几时，销忧无日。家口危如丝发，不但兄弟两人难保矣。）

《两京杂记》：乾鹊噪而行人至。《随笔》云：北人以乌声为喜，鹳声为非。南人闻鹳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北齐书》：奚永落与张子信对坐，有鹳斗于庭树间，子信曰：“鹳言不善，当有口舌事。今夜有唤，必不得往。”子信去后，高俨使召之，且云敕唤，永落诈称堕马，遂免于难。白乐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曰：“南宫鸳鸯地，何忽乌来止。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我归应待乌头白，惭愧元郎误欢喜。”然则鹳言固不善，而乌亦能报喜也。

《诗》：“鹳鸣在原，兄弟急难。”

陆机诗：“生理各万端。”

柳恽诗：“独枕怅忧端。”谢灵运诗：“两京愧佳丽。”

【张远注】两京，公在西京，弟在东京也。三十口，合公与弟家属而言，公《赴奉先》诗“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止言十口，可明征矣。

《后汉·刘茂传》：孙福为贼所围，命如丝发。

忆幼子

【鹤注】此至德二载春，公在长安作。公幼子宗武，小名骥子。

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此章，情景间叙。莺歌节换，言景。子隔谁论，言情。涧水柴门，家在鄜州之景。愁睡晴轩，长安思子之情。春犹隔，自去夏离家，至春犹隔也。【赵汭注】本是听莺歌而忆幼子，起用倒叙法，即所云“恨别鸟惊心”也。）

《北史》：裴宣明二子景鸾、景鸿，并有逸才，河东呼景鸾为骥子，景鸿为龙文。

【黄生注】莺歌，暗比学语之儿。乐府古词：“花笑莺歌咏。”卢照邻诗：“莺啼知岁隔。”

苏武诗：“良友远别离。”鲍照诗：“何言淹留节回换。”

诸葛武侯《与兄瑾书》：“瞻今八岁，聪慧可爱。”

《尚书》孔安国传：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魏征诗：“空山啼夜猿。”

曹植诗：“柴门何萧条。”《抱朴子》：“午日称仙人者，老树也。”

桩康《与山涛书》：“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生注】俯字善画炙背之态。何逊诗：“晴轩连瑞气。”

一百五日夜对月

此至德二载，寒食时，公在长安作也。《杜臆》：诗题不云寒食对月，而云一百五日，盖公以去年冬至，弃妻出门，今计其日，见离家已久也。《荆楚岁时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注：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化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此章对月思家而作。【黄生注】前半，写思家之意，然无家二字，已暗埋五六。后半，写家人之情，然牛女二字，又彼此双绾。此诗，人惊其出语之奇，不知其布局之整。又曰：化离照无家，放蕊照寒食，颦蛾照有泪，牛女又照青蛾，即月下所见者。斫桂光多，欲借此以豁愁怀。牛女渡河，豫言聚首有期。是年克复西京，果在深秋之候。）

《诗》：“乐子之无家。”《丹铅录》：季春火将王，又已属火，故禁火而使寒食，俗传为子推而然，非也。又见《周礼·司烜氏》。月映波中，如金光闪烁，故云金波。此借波字说泪。汉《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

申涵光曰：“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似俗传汪神童诗。虞喜《安无论》：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初生，仙人之足，渐已成形，桂树后生。《西阳杂俎》：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何氏语林》：徐稚年七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使月中无物，当极明耶？”梁简文帝诗：“明月吐清光。”

《诗》：“有女化离，啜其泣矣。”化离，别离也。化离二字略读，言当此化离而红蕊自放也。对蕊颦眉，犹云“感时花溅泪”。朱注却以蕊指月桂，蛾指嫦娥，不切。陆机诗：“软颜收红蕊。”

《楚辞》：“思故旧以想像。”颦，蹙眉也。公诗“烛灭眉颦”可证。张伯英《与朱宽书》：“西施心疼，捧心颦眉。”《诗》：“臻首蛾眉。”注：“蚕蛾之眉，细而长曲。”宋南平王诗：“佳人举袖耀青蛾。”

《世说》：牛、女二星，隔河而居，每七夕则渡河而会。《齐谐记》：桂阳城武丁，有仙道，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弟问：“何事渡河？”曰：“织女暂诣牵牛。”秦嘉诗：“愁思难为数。”

《诗》：“秋以为期。”

《梦溪笔谈》：此诗次联，不拘对偶，疑非律体。然起二句，明系对举，谓之偷春格，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

罗大经曰：太白诗：“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子美诗：“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杨诚斋云：东坡诗：“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亦此类也。

此诗一二对起，三四散承，用偷春格也，初唐人常有之。卢照邻《关山月》诗：“塞垣通碣石，卤障逐祁连。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影移金轴

北，光断玉门前。寄言闺中妇，时看鸿雁天。”宋之问《晚泊湘江》诗：“五岭栖迟地，三湘憔悴颜。况复秋雨霁，表里见衡山。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惟余望乡泪，更染竹成斑。”宋诗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兼参双扇格矣。杜诗又云：“入河蟾不没，捣药免长生。”月桂、蟾兔，前注各有征引。《随笔》云：《西阳杂俎·天咫篇》载月星神异数事，其命名之义，取《国语》楚灵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之说。其记月中蟾桂，引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坡公《鉴空阁》诗：“月明本自明，无心孰为境。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用此说。

遣兴

此亦陷贼时所作。

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此诗遥忆幼子也。上四忆从前，中四叹现在，末四思将来。知客、诵诗，承学语业。鹿门句，伤妻子相隔。雁足句，慨音信不通。《杜臆》：世乱二句，爱隔情深。傥归一结，语宽心急。）

《晋书·张后传》：“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陶潜诗：“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国语》：宜为人客。

洙曰：嵇叔夜母凡鞠育有慈无威。

《后汉书》：庞德公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襄阳记》：鹿门山旧名苏岭山，习郁立神祠于山，刻二石鹿夹道口，俗因以名庙，并名其山。

《苏武传》：汉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知武所在。

《汉·高帝纪》：“诸侯罢戏下。”颜师古注：“戏谓军之旌麾。”

杜审言诗：“军麾动洛城。”

《晋书》：蚩尤氏帅师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命吹角为龙吟以御之。

塞芦子

此诗属至德间陷贼中作。塞，屯兵以塞此关也，【钱笺】《元和郡县志》：塞门镇，在延州延昌县西北三十里。镇本在夏州宁朔县界，开元二年，移就芦子关南金镇所安置。芦子关属夏州，北去镇一十八里。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崑函盖虚尔。（此诗为筹边而作也。首言撤兵东征，边方单弱，恐寇来西突，不由近关也。）

五城，指定远、丰安及三受降城。庾信诗：“五城邻北极。”五城，在黄河之北，故曰隔河水。

《汉书》：陈豨监赵代边兵。《通鉴》：禄山反，边兵精锐，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留兵残弱，匈奴蚕食之。《诗》：“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阮籍诗：“堂上生荆杞。”

《唐书》：史思明，胡人也，本名宰于，玄宗改为思明。高秀岩，本哥舒翰将，降贼为伪河东节度使。【钱笺】至德二载，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怀卫”。秀岩自大同与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二贼欲取太原，将长驱朔方、河陇也。【朱注】怀州河内郡，卫州汲郡，俱属河北道。

《山海经》：大荒之中，有大荒山，日月所入，是谓大荒之野。

《过秦论》：“孝公据崑函之固。”《汉书注》：崑山，今陕县二崑是也。函谷，今桃林县南洪溜涧是也。师氏曰：虚，言其无备御。《杜臆》：雍州山从西北来，地势西高东下，故关中视中原其势俯，视羌戎其势仰，函关之险，特对中原而言，若贼从芦关来，则函关不足恃矣，故云：“回略大荒来，函关盖虚耳。”

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此言延州要地，亟宜防守，所幸景仙犄角，得遏敌冲也。）

《旧唐书》：延州中都督府，属关内道，在京师东北六百三十一里。扶风，即古岐周地。

《通鉴》：至德元载七月，以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防御使，贼遣兵寇扶风，景仙击却之，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贼兵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景仙之力也。

《前汉·杨恽传》：“昆戎旧壤。”昆夷犬戎，比近境贼徒。

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此结防寇本意，欲紧扼芦关之险也。两寇，指思明，秀岩。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扬雄《甘泉赋》：“选巫咸兮叫帝阍。”

《左传》：“其行速，遇险而不整。”《诗》：“如鬼如蜮。”

朱鹤龄曰：《唐书·方镇表》：朔方节度，领定远、丰安二军及东中西三受降城，五城当以此为据。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马。元戴请城原州云，北带灵武五城，为之羽翼，皆即此诗所指也。《地理志》载夏州朔方县，有乌延、宥州、临塞、阴河、陶子等城，在芦子关北，乃长庆四年节度使李祐筑，鲍钦止引之以证此诗，误矣。《梦溪笔谈》以宋时延州五城为杜诗五城，尤误。又曰，“此诗首以五城为言，盖忧朔方之无备也。高、史二寇合力攻太原，克太原才渡河而西，即延州界，北出即朔方五城。朔方节度治灵州。灵距延才六百里尔。灵武为兴复根本，公恐二寇乘虚入之，故欲以万人守芦关，牵制二寇使不得北。塞字作壅塞解。时太原几不守，幸禄山死，思明走归范阳，势甚岌岌，公故深以为虑也。”谁能叫帝阍”即《悲青坂》所云“焉得附书与我军”也。此本陷贼时诗、诸本多误解，故次在收京之后。

王嗣爽曰，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剀切敷陈，灼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若徒以诗词目之，则犹文人之见也。

哀江头

【鹤注】此至德二载春日，公陷贼中作。长安朱雀街东，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此地在秦为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开元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侧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依映可爱。黄生曰：诗意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江头行幸处标为题目耳。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此见曲江萧条而作也。首段有故宫离黍之感。曰吞声、曰潜行，恐贼知也。曰锁门、曰谁绿，无人迹矣。）

【钱笺】程大昌《雍录》：少陵原，在长安县西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县，许后葬杜陵南园。师古曰：即今所谓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朱注】他书俱作少陵，杜甫家在焉，故自称杜陵老，亦曰少陵也。

《恨赋》：“莫不饮恨而吞声。”

《韩非子》：张孟谈曰：“臣试潜行而出。”

隋炀帝诗：“三月三日向江头。”《后汉·顺帝纪》：修饰宫殿。王筠诗：“千门皆闭夜何央。”

枚乘赋：“吁嗟细柳。”谢灵运诗：“新蒲含紫茸。”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此忆贵妃游苑事，极言盛时之乐。苑中生色，佳丽多也。昭阳第一，宠特专也。同辇侍君，受之笃也。射禽供笑，宫人献媚也。）

《高唐赋》：“蜺为旌，翠为盖。”《两都赋》：“虹旌霓旌。”《雍录》：曲江在都城东南，其南即芙蓉苑，故名南苑。

宋之问诗：“苑中落花扫还合。”古乐府：“万物生光辉。”陆机诗：“灼灼美颜色。”

《汉书》：飞燕立为皇后，宠少衰。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殿。唐注：李白诗：“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亦指杨妃也。

《汉书》：成帝游于后庭，欲与班婕妤同辇。《庄子》：“警欬吾君之侧。”一句中曰同，曰随，曰侍，似乎重复。杨慎曰：古人文辞有不厌郑重者。《诗》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终。”《易》曰：“明辨晰也。”《左传》曰：“远哉遥遥。”宋玉赋：“旦为朝云。”古乐府：“暮不夜归。”邯郸淳碑：“丘墓起坟。”《后汉书》：“食不充粮。”在今人则以为复矣。

《旧唐书·百官志》：内官，才人七人，正四品。曹植《七启》：“亦将有才人妙妓。”《搜神记》：李楚宾带弓箭游猎。

何逊诗：“柘弹隋珠丸，白马黄金勒。”《明皇杂录》：上幸华清宫，贵妃姊妹各购名马，以黄金为衔勒，阮籍《亢父赋》：“被害嚼啮。”

曹植诗：“翻身上京。”《谢氏诗源》：更羸善射，能仰射入云中，以一囊系箭头而射，名曰锁云。《杜臆》：上云仰射，则一箭不待言

矣。

一笑，指贵妃。下文明眸皓齿，就笑容言。宋玉《好色赋》：“嫣然一笑。”潘岳《射雉赋》：“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隋书》：长孙晟射雕，一发双贯。潘尼诗：“举戈落双飞。”张九龄诗：“欲寄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此慨马嵬西狩事，深致乱后之悲。妃子游魂，明皇幸剑，死别生离极矣。江草江花，触目增愁，城南城北，心乱目迷也。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曹植《洛神赋》：“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吴均诗：“血污秦王衣。”《易》：“游魂为变。”《唐·后妃传》：安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及西幸，过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唐国史补》：玄宗幸蜀，至马嵬驿，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太真外传》：妃死，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时年三十八岁。【钱笺】帝由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关、河也、剑阁，以达成都。

《西征赋》：北有清渭浊径，《山海经注》：渭水出陇西首阳县乌鼠同穴山。左思《蜀都赋》：“缘以剑阁。”注：“剑阁，谷名，自蜀通汉中道。”

蔡琰《笳曲》：“去住两情兮难具陈。”虞羲诗：“君去无消息。”陶潜诗：“人生似幻化。”谢朓诗：“有情知望乡。”乐府：“拾得杨花泪沾臆。”

江头花草岂终极乎，盖望长安之兴复也。梁简文帝诗，“江花玉面而两相似。”曹植诗：“天地无终极。”

《淮南子》：“薄于虞泉，是谓黄昏。”《前汉·周勃传》：“击胡骑平城下。”

原注：“甫家居城南。”【朱注】陆游《笔记》：“欲往城南忘城北”，言迷惑避死，不能记其南北也。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望城北，盖传本偶异耳。北人谓向为望，欲往城南乃向北，亦不能记南北之意。曹植《吁嗟篇》：“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古乐府：“战城南，死郭北。”

王嗣爽曰：曲江头，乃帝与贵妃平日游幸之所，故有宫殿。公追溯乱根，自贵妃始，故此诗直述其宠幸宴游，而终之以血污游魂，深刺之以为后鉴也。

“清渭东流剑阁深”，唐注谓托讽玄、肃二宗。朱注辟之云：肃宗由彭原至灵武，与渭水无涉。朱又云：渭水，杜公陷贼所见。剑阁，玄宗适蜀所经。去住彼此，言身在长安，不知蜀道消息也。今按：此说亦非，上文方言马嵬赐死事，不应下句突接长安。考马嵬驿，在京兆府兴平县，渭水自陇西而来，经过兴平，盖杨妃藁葬渭滨，上皇巡行剑阁，是去住西东，两无消息也。唯单复注，合于此旨。

苏辙曰：杜陷贼诗，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气，若百金战马，注坡

暮涧，如履平地，得禱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所以望老拙之藩垣而不及也。

潘氏《杜诗博议》云：赵次公注引苏黄门，尝谓其侄在进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足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按黄门此论，上言诗法繁简不同耳，但《长恨歌》本因《长恨传》而作，公安得预知其事而为之兴哀。《北征》诗“不闻殷夏衰，中自诛褒姒”，公方以贵妃之死，卜国家中兴，岂应于此诗为天长地久之恨乎？

《迂叟诗话》：唐曲江，开元天宝间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其地尽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焉。

黄生曰：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之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又曰：善述事者，但举一事，而众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于言外，若纤悉备记，文愈繁而味愈短矣。《长恨歌》今古脍炙，而《哀江头》无称焉，雅音之不谐俗耳如此。

大云寺赞公房四首

此诗黄鹤编在至德二载陷贼时，以诗中有泥污人、尘沙黄、国多狗等语也。其连章次序，今依朱卒，先后秩然，他本不免颠错。《长安志》：大云经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怀远坊之东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焉。令天下诸州置大云经寺。钟惺曰：诗有一片幽润灵妙之气，浮动笔端，拂拂撩人，此排律化境也，不宜列在古诗。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黄鹂度结构，紫鸽下果罍(11)。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休起我病(12)，微笑索题诗(13)。(此初过寺中而记其胜概。到扉六句，叙事言情。黄鹂六句，叙景言情。水精域，地清也。春雨时，气和也。扉开复闭，正值斋时，醍醐二句蒙此。吴论：开怀享此，绝无愧词，以对方外人，不用世法语也。黄鹂紫鸽，深院春禽。《杜臆》：意适行迟，诗兴动矣。微笑索题，知己会心也。)

江总《大庄严寺碑》：“影彻琉璃之道，光遍水精之域。”

《管子》：“五政顺时，春雨乃来。”

《汉书·董贤传》：“重殿洞门。”注：“言门门相当也。”《杂宝积经》：寂静徐步。

沈佺期诗：“自怜深院得回翔。”谢灵运《撰征赋》：“果归期于愿言。”又诗：“平生协幽期。”果，果如所期也。

《记》：善待问者如撞钟。僧家设斋，每撞钟而会食。

潘鸿曰：《涅槃》譬云：从熟酥出醍醐，譬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唐本草》：醍醐，酥之精液。洙曰：释经，言闻正法，如食醍醐然。潘鸿曰：《止观辅行》云：见是慧性发，必依观，禅是定性发，必依止。此发、性二字所本。

《前汉·食货志》：“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绝交论》：“把臂之英。”

潘岳诔：“苟莫开怀，于何不至。”《左传》：“祝史昭信于鬼神，无愧辞。”宋登乐府歌：“礼无爽物，信靡愧辞。”

何晏《景福殿赋》：“其结构则修梁彩制。”

(11)王褒《善行寺碑》：“四禅灾起，鸽影传辉。”潘曰：紫鸽暗用释氏鸽入佛影，心不惊怖之语。《雍录》：罍，镂木为之。其中疏通，或为方空，或为连锁，其状扶疏，故曰罍。又有网户者，刻为连文，递相缀属，其形如网。后世遂有直织丝网，张之檐窗，以护禽雀。又详见十六卷。

(12)《南史》：沙门惠休，善属文，孝武帝命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诗借汤休，以比赞公。《七发》：“太子能强起有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杜臆》：病谓诗癖，此另一说。

(13)《传灯录》：释迦拈起一花，迦叶微笑，遂授以正法眼藏。《洛阳伽蓝记》：题诗花圃。

其二

细软青丝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此留斋之后，而记其赠物。自顾四句，感赞公交情。雨泻四句，咏薄暮雨景。老宿，谓高僧。无趣，遭乱失意也。道林、惠远，借比赞公。龙鳞指壁上图画。吴论以图画喻山，龙鳞喻松，非是。）

隋炀帝《设斋愿疏》：“色香细软，遍满十方。”《尔雅》：“纶似纶。”注：“纶，纠青丝也，音关。”张华云：“纶草如宛转绳。”

《涅槃经》：遇佛光明。《后汉书注》：《外国传》曰：诸薄国女子，织作白氎花布。《南史》八高昌国有草，其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矿，名曰白氎子，国人织以为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大藏一览》：后汉明帝遣将士往西域迎佛法，至月氏国，遇二梵僧带白氎，画释迦像。沫曰：以白氎布为手中。王昌龄诗：“手中花氎净。”姜氏曰：白氎子，即棉子也。唐时未入中国，元朝始传其种。细软、光明，用释氏语，双关法也。

《传灯录》：老宿有语，生疏处常令熟热，熟热处放令生疏。

孙绰诗：“交情远市约。”

《高僧传》：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聪明秀彻，每至讲肆，

善标宗会，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呬。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人，性度弘伟，风鉴朗拔，居庐山三十余年，化兼道俗。《风俗通》：汝南应融曰：“祝休伯不世英才，当为国家干辅。”

张彦远《名画记》：大云寺东浮图，有三宝塔，冯楞伽画车马并帐幕人物，已剥落。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壁杨契丹画。

《画断》：吴道子尝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云雾。

庾信诗：“龙来随画壁。”

其三

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玕。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迥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此记夜间见闻之景。上六，自初寝至夜深。下六，自夜起而将晓。【远注】此首以闻见二字作骨。灯影，见也。妙香，闻也。殿突兀，见也。金琅玕，闻也。天黑二句，闻见俱寂也。玉绳二句，仰而见也。梵放二句，侧而闻也。有此见闻之清静，因以慨沃野之尘沙矣。五更将晓，故玉绳隐迹，而铁凤露形。）

崔融诗：“九陌连灯影，千门照月华。”《维摩经》：“譬如一灯燃，千百灯冥者皆明。”

杜修可曰：《维摩经》：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其界皆以香作楼阁。其国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菩萨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得藏三昧。希曰：《增一经》：有妙香三种，

谓多闻香、戒香、施香。此三香逆风顺风无不闻之，最胜无等，吴均诗：“空香清人心。”

《海赋》：“突兀孤游。”

《汉·西域传》注：“琅玕，长锁也。今殿塔皆有之，一曰殿角悬铃，其声琅玕。”希曰：琅玕二字，见《汉书·王莽传、西域传》，皆以为长锁。后汉囚司徒崔烈以琅玕锁。此诗所用，当指铃铎。苏子瞻“风动琅玕月向低”，洪龟父“琅玕鸣佛屋”，皆本此诗。

《春秋元命苞》：“玉衡南两星为玉绳，张融《海赋》：“连瑶光而交彩，接玉绳以通华。”

《西京赋》：“凤翥翥于薨标，感朔风而欲翔。”薛综注谓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函屋上，当栋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将飞者。《诗》：“将翱将翔。”

崔融诗：“北风卷尘沙。”

黄生曰：夜景无月最难写，惟杜能入妙。“夜深殿突兀”。摹写逼真，亦在暗中，始觉其然耳。此下句句是暗中景象。

其四

童儿汲井华，惯捷瓶上手。沾洒不濡地，扫除似无帚。明霞烂复阁，弄雾奉高瞩。侧塞被径花，飘飘委墀柳。艰难世事迫，隐遁佳期后。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杖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11)

国多狗(12)。既未免羁绊(13)，时来憩奔走。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14)？（此记早晨惜别之意。童儿四句，朝起之事。明霞四句，晓时之景。艰难六句，言宾主相投，欲别不忍。泱泱六句，言世乱难容，还期后会。）

汲井以供洒扫。《易》：“汲井几至。”《本草》：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

金俊明曰：不濡地，似无帚，言洒扫之轻且洁耳。

《周礼》：凡寝中之事扫除。

陆机诗：“蔚若明霞烂。”薛梦符曰：《广韵》：“复，重也。”古诗：“阿阁三重阶。”【钱笺】《长安志》：大云寺当中宝阁崇百尺，时人谓之七宝。王勃诗：“复阁重楼向浦开。”

梁元帝诗：“能令云雾攀。”《选注》：“攀，开也。”

侧塞，花多貌。《招魂》：“皋兰被径兮斯路渐。”

郭璞诗：“山川隐遁栖。”佳期后，谓遁迹已迟。谢灵运诗：“佳期缅无像。”

《诗》：“可以晤语。”宋武帝诗：“深心属悲弦。”

那钳口，每谈及时事也。贾谊《过秦论》：“钳口而不言。”《潜夫论》：“此智士所以钳口结舌括囊共默者也。”

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青州刺史临去奉辞。陆机诗：“杖策将远寻。”

(11)《诗》：“维水泱泱。”注：“深广貌。”

(12)《九辩》：“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钱笺】冯已苍曰：“听，疑谨切，笑貌。”《上林赋》：“无是公听然而笑。”与此意义殊远。

梦弼曰：，鱼斤切，字当作狺，犬吠声也。《左传》：“国狗之瘠，无不噬也。”顾炎武曰：《韩非子·外储说》：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陈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噬之。鲍昂曰：是时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污以伪命，不从者杀之，故云泥污人、国多狗。

(13)《晋·载记》：“马能千里，不免羈絆。”

(14)【远注】公诗用执热，俱作热不可解，言一对赞公，则心地自凉，觉烦嚣尽释矣。

雨过苏端

【原注】“端置酒。”此至德二载春，陷贼中诗，未云：“妻孥隔军垒。”可见。【鹤注】《旧书》：至德二载三月癸亥大雨，至甲戌方止。《新书·杨綰传》谓端，人也。论綰丑险不实，贬巴州员外司马。

鸡鸣风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首言冒雨访苏。久旱得雨，何云亦好，此照下句而言。盖访友须晴，但旱后得雨，虽雨亦好也。“无食起我早”，犹陶诗言“饥来驱我去”。）

师氏注：《鸡鸣》，思君子之诗，故寓言乘雨访友。《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交，谓交作。

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也复可怜人，呼儿具梨枣。浊醪必在眼，尽醉攄怀抱。（次记苏君款待之情。《杜臆》：一饭扫迹，世情类然，苏独数过倾倒，意良厚矣。又且呼儿具果，延宾取醉，非食而弗爱敬者比。此即年称“文章有神交有道”也。）

《抱朴子》：诸家不急之书。

《高士传》：“先几扫迹，虚室依然。”迹便扫，绝足不再往也。

《世说》：庾公谓孙公曰：“卫君长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庾信诗：“也复何足言。”可怜人，言苏之情谊令人可怜，非谓苏侯怜公。

《世说》：孔君平诣梁国杨氏，呼儿出为设果。《淮南子》：“梨桔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

《恨赋》：“浊醪夕引。”

红稠屋角花，碧秀墙隅草。亲宾纵谈谑，喧闹慰衰老。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妻孥隔军垒，拨置不拟道。（义从去声，读从上声。未述雨后遣怀之意。花草增妍，粮粒有望。流离穷困中，作对景舒愁语，亦无可如何而安之耳。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八句。）

《北史》：斜律金不识文字，初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神武指屋角，令识之。

傅玄诗：“湍深激墙隅。”

《月令》：“养衰老，授几杖。”

陆机《云赋》：“甘泽滂霈。”

颜延之《陶徵士诔》：“织絢纬萧，以充粮粒之费。”

《诗》：“乐尔妻孥。”时寄家鄜州，故云隔军垒。

赵曰：陶潜诗：“拨置自莫念。”末句本此。

喜晴

【鹤注】以前篇“雨过苏端”考之，当是至德二载三月甲戌，雨止之后作。今按：前篇云“久旱雨亦好”，此篇云“既雨晴亦佳”，两章为同时作明矣。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青荧陵肢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首言雨后初晴，麦果有望，以见晴之可喜。）

魏文帝《愁霖赋》：“仰皇天而太息。”《易》：“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又：“既雨既处。”

《记》：“四郊多垒。”

陶潜诗：“肃肃其风。”肃肃，整齐貌。春华，春光华美也。

《西部赋》：“琳琅青荧。”《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

王肃《诗注》：“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借形花意也。

曹植诗：“容华若桃李。”

实谓谷实、果实，有实则可以充饥矣。

《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暇。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虽及黍稷，得种菜与麻。（次言乱时得雨，耕种可资，尤见晴之可喜。干戈龙蛇，指禄山之乱。犹愈，言犹胜旱干。未暇，言耕锄未迟。夫征妇种，遭乱而农事多荒也。）

《左传》：“日寻干戈，以相征讨。”

《世说》：“今先集其惨澹。”《汉·五行志》：“皇极之不建，厥罚恒阴，时则有龙蛇之孽。”

陆机《云赋》：“甘泽霏霏。”《荆楚岁时记》：“夏必有三时雨，田家谓之甘泽。”

《国策》：“带甲百万。”

《诗》：“黍稷翼翼。”

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英贤遇轹轲，远引蠕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11），咄咄空咨嗟（12）！（末乃自叙已怀，伤乱而欲远遁也。前引商山东门，思古人之高蹈，英贤二句，乃结上。后引鹿门海碇，愧避世之已迟，顾惭二句，乃起下。虽叠用四事，而意非重复，欲决意远去，故不作空嗟。此章前两段各八句，后段十二句收。）

《高士传》：四皓避秦入商雒山，作歌曰：“晔晔紫芝，可以疗饥。”

《萧何传》：邵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甚美，世谓东陵瓜。

《史记》：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已朽矣。”

《左传》：“不汝疵瑕。”【朱注】《龟策传》：“黄金有疵，白玉

有瑕。” 《楚辞》：“轳轳不遇。”

孔融《与曹操书》：“高翔远引。”《扬子法言》：“龙蟠于泥，蚘其肆矣。”郭璞《江赋》：“混沦乎泥沙。”

陶潜诗：“顾惭华鬢，负影只立。”顾，念也。

张骏诗：“感此白日倾。”晋苻华诗：“日斜思鼓缶。”

盛弘之《荆州记》：庞德公居汉之阴，司马德操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希曰：鹿门在汉水之阴，地属襄阳，非指汉阴郡。汉阴郡乃金州也。

海上查，出《博物志》，见十七卷《秋兴》诗注。

(11)甄皇后诗：“众口铄黄金。”

(12)咄咄，用殷浩事，见本卷。《通鉴注》：咄咄，咨嗟语也。《阮籍传》：咨嗟良久。

杜甫全集卷之五
送率府程录事还乡原注：程携酒饌相就取别。

鹤注谓乾元元年，在谏省作，据诗云“内愧突不黔”，则非为拾遗时矣，当是天宝十五年春作。《唐六典》：太子左右卫率府有录事参军。

鄙夫行衰谢，抱病昏忘集。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程侯晚相遇，与语才杰立。薰然耳目开，颇觉聪明入。（首言衰病遇程，精神顿豁。

《杜臆》：公非真昏忘，待寻常不经意人，则如是耳。）

《东都赋》：“鄙夫寡识。”

《前汉·彭宣传》：数伏疾病昏乱遗忘。《南史·刘显传》：沈约曰：“老夫昏忘，聊记数事，不可至十。”

《家语》：孔子遇程子于途，倾盖而与之语终日。

才杰立，才气卓立也。沈佺期诗：“彼美称才杰。”《徐稚传》：“角立杰出。”

薰乃薰炙之意。《韩诗外传》：齐桓公得管仲、隰朋，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聪。”

千载得鲍叔，末契有所及。意钟老柏青，义动修蛇蛰。若人可数见，慰我垂白泣。告别无淹暑，百忧复相袭。（此叙交谊相投。下二，惜别之意。意钟青柏，言交情长久。义动蛰蛇，言豪气激发，此正可方鲍叔处。）

《史记》：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

陆机《叹逝赋》：“托末契于后生。”

《淮南子》：“封稀修蛇。”《易》：“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前汉·杜钦传》：纪阳侯书，诚哀老姊垂白。注：自发下垂也。鲍照诗：“垂白对讲书。”

陆机诗序：“悼心告别。”

内愧突不黔，庶羞以脯给。素丝挈长鱼，碧酒随玉粒。途穷见交态，世梗悲路涩。东风吹春冰，泱泱后土湿。（叙周恤之情。下二，临别时景。）

《扬子》：“墨突不黔。”

曹植诗：“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

汉人《为焦仲卿妻》诗：“宛转素丝绳。”

社修可曰：《酒谱》：安期先生与神女会于圃丘，酣玄碧之酒。《战国策》：“粒米如玉。”沈约诗：玉粒晨炊，华烛夜炳。

《翟方进传》：“一贵一贱，乃见交态。”

潘尼诗，“世故尚未夷，崑函方路涩。”

谢朓诗：“晨光复泱泱。”

念君惜羽翻，既饱更思戢。莫作翻云鹤，闻呼向禽急。（未则送别丁宁，嘱其归而敛才也。【朱注】上云“与语才杰立”，录事必负才敢为者，然世

难方殷，当思敛戢，故又以向禽之鹞戒之。此章前三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卢注】鹞闻人呼，则向禽而击。

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

此诗当作于至德二载之春，是年正月，安庆绪杀禄山，故诗中有燃脐句，想此时贼党稍纵降官，郑得回京也。黄鹤疑公与虔皆被拘东都，因饮驸马池台。按：公在长安，未尝至东都，恐长安别有郑驸马池台，不必指河南新安之池台。又，是年九月，克复西京，十二月，诏定从伪者之罪，虔贬台州司户。若乾元二年春，公在谏省，不应与之同饮流连矣。【卢注】题曰广文，称旧官，表其志也。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燃脐郾坞败，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首叙广文回京。平时不谓遭乱，遇乱何知复聚，喜处含悲，二语撮起全意。燃脐握节，幸其脱贼而来。白发丹心，明其忧在君国也。）

《道德经》：“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后汉书》：董卓筑坞于郾，高厚七丈，号万岁城。及吕布杀卓，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唐书》：至德二载正月，严庄与禄山子庆绪，谋杀禄山，使帐下李猪儿以大刀研其腹，肠溃于床而死，事与卓类。当时虔陷贼中，伪授水部，诈称风缓以密章达灵武，盖虽身在贼庭，而志存王室，故以苏武比之。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少陵诗一卷，“握节汉臣回”乃是“秃节”。考《本传》云：苏武仗汉节牧羊，卧起持旄，节尽落，留十九年而还。杨升庵引《张衡传》苏武以秃节效贞为证。今按：秃节虽本《张衡传》，然握节字却有三据。《左传》：襄公之难，公子邛握节以死。《晋书·王机传》：机入广州，郭讷众皆散，乃握节避机，机就讷求节，讷叹曰：“昔苏武不失其节，前史以为美谈。”祖孙登诗：“握节暮看羊。”公诗盖兼用之。且苏武在外多年，故节旄秃落，郑陷贼止一年，自当从握节也。

宋之问诗：“鬓发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傅玄诗：“丹心为寸伤。”

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重对秦萧发，俱过阮宅来。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一云：醉连春苑夜，舞泪落徘徊。此记同饮心事。次句，点池台。三四，驸马叔侄。未乃悲欢离合，一时交集之情，仍与章首相应，此章两段，各六句。）

《韩信传》：“陷之死地而后生。”

桓玄书：“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

《晋书》：阮籍与兄子咸居道南，诸阮居道北。

《齐书·谢朓传》：“留连晤对。”

《古诗为焦仲卿妻》：“泪落便如写。”《楚辞》：“周徘徊以汉渚。”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

从《英华》诸本，无上六字。【朱注】《旧书》：至德二载，肃宗自彭原幸凤翔时，改扶风为凤翔郡。按旧注：公自京窜至凤翔，在至德二年夏四月。《汉书·武帝纪》：征诣行在所。蔡邕《独断》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谓所居为行在所。【颜注】当是行所在所也。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首章自京赴凤翔。眼穿落日，承西忆。心着寒灰，承无人。依树傍山，间道奔窜之迹。辛苦贼中，亲知惊问之词。）

岐阳即凤翔，在长安之西，故云西忆。《舆地广记》：岐阳县，汉美阳县地，《诗》所谓“居岐之阳”即此，唐省入扶风县，为岐阳镇。却回，谓退回之人。

《庄子》：“心可如死灰乎？”鲍照诗：“寒灰灭更燃。”黄生曰：岐阳信，望官军之再举，唯眼穿心死，因始为脱身之计也。

刘向《新序》：“昼游乎茂树。”

莲峰，旧注指华州莲花峰。朱注云：公自金光门出，西归凤翔，不应走华阴道，当依赵次公作连山为是。谢眺诗：“遥树匝清阴，连山周远净。”

《汉书注》：所亲，素所亲任也。曹植诗：“果得心所亲。”

李陵书：“不顾流离辛苦。”

其二

愁思胡茄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下二章，喜达行在所。此承上贼中来，故接以“愁思胡前夕”。今日生还，得睹中兴气象。间道暂免，尚觉呜咽伤心。三四分领，下段说出喜极而悲。苑中花木之地，春尚凄凉，以胡骑蹂躏其中也。暂时人，谓生死悬于顷刻。

秦嘉诗：“愁思难为数。”蔡琰诗：“胡笳动兮边马鸣。”

沈约诗：“凄凉霜野。”《三辅黄图》：汉有三十六苑。《通鉴》：禄山使安忠顺将兵屯苑中，以镇关中。

《后汉书》：班昭上书，乞超生还，复见阙庭。

又：“班超从间道至疏勒。”注：“间道，伺其间隙之道而行。”

《光武纪》：更始以帝行司隶校尉，置官属，作文移，一如旧章。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

《光武纪》：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喟曰：“气佳哉！郁郁葱葱。”

翻倒，翻喜为悲也。《木兰诗》：“喜极成悲伤。”

蔡琰诗：“行路亦呜咽。”曹植《哀词》：“泪流射而沾巾。”《世说》：桓玄以手巾掩泪。

其三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此承上“暂时人”，故接以“死去凭谁报”。瞻雪遇天，幸依行在矣。千官七校，亲睹朝班矣。新数中兴，从此治安矣。皆写出破愁为喜。【赵访注】脱一生于万死，在道时犹不觉，及归乃自怜耳，起语悲痛。奔波初定，故曰影静。精神顿爽，有似心苏。官指文臣，校乃武卫。）

陶潜诗：“死去何所道。”报，报信也。

陶诗：“归来夜未央。”【顾注】前曰生还，此曰归来，总以君之所在为归耳。魏文帝诗：“私自怜兮孤栖。”

《地图记》：太白山甚高，上常积雪，无草木。《辛氏三秦记》：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三百里。《录异记》：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号为太白。其精化为白石，状如美玉，常有紫气覆之。《唐书》：凤翔府郿县有太白山。

《长安志》：京兆武功县，以武功山得名。《三秦记》：“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曰武功天，至此得见天日也。

《荀子》：古者天子千官。《汉书·严助传》：“奉千官之供。”

苏，苏醒也。《汉书》：京师有南北军屯，至武帝平百越，内增七校。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校尉。胡骑不常置，故言七校。

《诗》：“以永今朝。”

《东皋杂录》：毛公《诗序》：“《烝民》，任贤使能，使周室中兴焉。”陆德明《释文》读去声。故云“新数中兴年”，又“百年垂死中兴时”。

黄生曰：公若潜身晦迹，可徐待王师之至，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素负匡时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

赵访注：题曰“喜达行在所”，而诗多追说脱身归顺，间关跋涉之情状，所谓痛定思痛，愈于在痛时也。

今按：首章曰心死，次章曰喜心，末章曰心苏，脉络自相照应。首章见亲知，次章至行在，末章对朝官，次第又有浅深。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

此是至德二载，初赴行在时作。肃宗在凤翔，两京未恢复，故有顿兵岐梁、二京未收之句，公尚未拜拾遗，故云：“我无匡复资。”《唐书》：汉中郡，属山南道，本梁州汉川郡。天宝元年改汉中郡，兴元元年升为兴元府。

威弧不能弦，自尔无宁岁。川谷血横流，豺狼沸相噬。（首叹天宝致乱之由。明皇不能早除禄山，以致祸乱连年，故云：“威弧不能弦，自尔无宁岁”。）

《易》：“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扬雄《河东赋》：“覆天狼之威弧。”【钱笺】《天官书》：西宫七宿觜星，东有大星曰狼，狼下四星曰弧，弧属矢，拟射于狼，弧不直狼，则盗贼起，所谓不能弦也，下故有“豺狼沸相噬”之句。

《国语》：“自子之行，晋无宁岁。”

《法言》：“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孟子》：“洪水横流。”

后汉张纲曰：“豺狼当道。”

天子从北来，长驱振调敝。顿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极我得制。萧索汉水清，缅通淮湖税。（此言肃宗兴复之势。灵武在凤翔之北，故曰北来。岐、梁二山，在凤翔境内，王师在焉。沙漠裔，回绝方许助兵也。四极制，四方犹奉唐朝也。汉水连接淮湖，当时贡赋，得以不绝矣。二句切汉中）

陈琳书：“长驱山河，朝至暮捷。”《汉书·酷吏传》“吏民益凋敝。”诸葛武侯《遣陈震往吴论》：“顿兵相持。”杜笃《论都赋》：“衍陈于岐梁。”

李陵诗：“经万里兮度沙漠。”中国之有外夷，犹衣之有裔也。

《晋书·儒林传》：二京继踵以沦胥。

《尔雅》：“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鈞，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汉·礼乐志》：“四极爰臻。”师古曰：“四方极远之处也。”

阮籍诗：“萧索人所悲。”《汉书注》：“索，尽也。”汉水在汉中。缅，远也。《西都赋》：“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胡。”《通鉴》：至德元载十月，第五琦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泝江汉而上，至洋州，令汉中王璃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

使者纷星散，王纲尚旒纆。南伯从事贤，君行立谈际。坐知七曜历，手画三军势。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此言侍御才堪经世。使者星散、经营边事也。王纲旒纆，人心系属也。南伯，指汉中王璃。从事，指府中幕僚。立谈，起下四句。聪明，承七曜。精锐，承三军。此称其智勇过人。《杜臆》：冰雪雷霆一联，篇中警句，言明而且断，方能济世也。）

古诗：“星使日夜驰。”《春秋运斗枢》：“璇玑星散。”

曹冏《六代论》：“王纲弛而复张。”《诗》：“为下国缀旒。”注：“缀，结也。旒，旗之垂者，言天子为诸侯所系属，如旗之旒，为旒所缀也。”《公羊传》：“君若缀旒然。”刘垠《劝进书》：“国家之危，有若缀旒。”

《通鉴》：至德元载七月，玄宗以陇西公瑀为汉中王、梁少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

《史记》：虞卿立谈而取卿相。

《唐·艺文志》：吴伯善《陈七曜历》五卷。《何承天集》有《既往七曜历》，每记其得失。《通志》：日、月、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也。《北史》：刘焯博学洽闻，如《九章算术》、《周髀七曜书》，莫不覆其本根，穷其秘要。

《李德林集》：“口授兵书，手画行阵。”《汉书》：张千秋击乌桓还，霍光问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

江总诗，“净心抱冰雪。”

《左传》：“畏之如雷霆。”晋刘弘表：“奋扬雷霆，折冲万里。”

《通鉴》。刘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

幕府辍谏官，朝廷无此例。至尊方吁食，仗尔布嘉惠。补阙暮征入，柱史晨征憩。正当艰难时，实藉长久计。（此言朝廷倚侍御以为重。谏官作判，此乃破例用人，正以边防警急，故暮入晨征耳。有久长计，则可以布嘉惠矣。）

《左传》：伍奢曰：“楚君大夫其吁食乎。”注：“吁，晏也。”

贾谊赋，“恭承嘉惠兮。”

【张綖注】补阙，谏官也。萧望之愿在朝补阙。

鹤曰：御史在殿柱之间，亦谓之柱下中，秦改为侍御史。张苍自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即其任也。《通典》：侍御史于周为柱下史，一名柱后史。征憩，征行不遑少憩也。

《诗》，“天步艰难。”

回风吹独树，白日照执袂。恸哭苍烟根，山门万重闭。居人莽牢落，游子方迢递。徘徊悲生离，局促老一世。（此叙送别情景。独树，比居者。执袂，送行者。苍烟暮凝，山门夕闭，说得临别凄凉。居人，公自谓。游子，指侍御。生离，顶游子。局促，顶居人。）

古诗：“回风动地。”何逊诗：“天边看独树。”

隋萧子隆诗：“山门一已绝。”

《诗》：“巷无居人。”《上林赋》：“牢落陆离。”牢落，寥落也。

魏文帝诗：“游子恋所生。”何逊诗：“迢递封畿外。”

前汉《天马歌》：“神裴回，若流放。”此徘徊所出。吴迈远诗：“生离不可闻。”

《前汉·灌夫传》：“今日廷论，局促效辕下驹。”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陶唐歌遗民，后汉更列帝。我无匡复资，聊欲从此逝。（未以自叙作结。唐祚中兴，故比之后汉列帝。公未授官，故自言遗民欲逝。此章首尾

各四句，中四段各八句。)

《左传》：季札请观周乐，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后汉自光武以下凡十二帝。

殷仲文表：“匡复社稷，大弘善类。”《汉书》：高帝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阮籍诗：“吾将从此逝。”逝，谓隐去也。

胡夏客曰：公《送樊侍御》、《送从弟亚》、《送韦评事》三诗，感慨悲壮，使人懦气亦奋，宜其躬遇中兴，此声音之通乎时命者也。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

【鹤注】此至德二载作，故诗中有行在凤翔等句。鲍曰：旧注以为韦宙。宙乃宣宗时人，误矣。《旧唐书》：成州同谷郡，属山南西道，秦置陇西郡。天宝元年，改为同谷郡。乾元元年，复为成州。《通鉴》：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反，郡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

昔没贼中时，潜与予同游。今归行在所，王事有去留。（从交情聚散叙起。去，指韦留自谓。）

《庄子》：“庄子与惠子同游濠梁之上。”

《诗》：“王事靡盬。”顾欢诗：“达生任去留。”

逼侧兵马间，主忧急良筹。子虽躯干小，老气横九州。挺身艰难际，张自视寇雠。朝廷壮其节，特诏令参谋。（此言评事忠勇，故朝廷命判边方。）

《西京赋》：“骈闐逼侧。”《后汉·冯异传》：“夜勒兵马。”

《范睢传》：“主忧臣辱。”

《晋·载记》：刘曜讨陈安于陇城，安死，人歌曰：“陇上健儿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

《北山移文》：“霜气横秋。”

《杜臆》：挺身张目句，读之令人发指。《谷永传》：“挺身晨夜，与群小为随。”颜注：“挺，引也。”

曹植《冬猎篇》：“张目决皆。”杜修可曰：视寇雠，借用孟子语。壮其节，令参谋，皆就朝廷言。奉诏二字，当作特诏，语气方顺，且与下文受辞不犯重。

銮舆驻凤翔，同谷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镇枹罕隘。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灭，控带莽悠悠。（此言同谷重地，故控驭必须得人。）

《西都赋》：“乘銮舆。”《晋书》刘琨表：“人想銮舆之声。”

三国杨洪曰：汉中，益州咽喉。

《禹贡》：“弱水既西。”《寰宇记》：弱水自甘州删丹县界，流入张掖县北。

《汉书》：金城郡有枹罕县。《唐书》：河州治枹罕县。《唐志》：安昌郡，本枹罕郡，又有枹罕县，在陇右道，与弱水同道。

《诗》：“此邦之人。”《汉·食货志》：“时据承平之世。”

周崔猷书：“控带京洛。”

府中韦使君，道足示怀柔。令侄才俊茂，二美又何求？（此言幕府同事之贤。韦使君，盖指防御使，必评事之叔也。）

《前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府中，幕府之中也。《前汉·王诜传》：“使君颡生杀之柄。”颜师古注：“为使者故谓之使君。”

《汉书·段会宗传》：“总领百蛮，怀柔殊俗。”

扬雄《蜀都赋》：“宗生族攒，俊茂丰美。”

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古色沙土裂，积阴云雪稠。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苍山施筛愁。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揪。古来无人境(11)，今代横戈矛(12)。(此言同谷凄凉之景。上六记风土，下六记屯兵。旌旆愁，谓带愁惨之容。鸟惊龙怒，兵马震动故也。)

太白，注见前。

曹植诗：“走马长楸间。”《旧唐书》：成州上禄县，白马羌所处，州南八十里有仇池山。《辛氏三秦记》：仇池山上广百顷，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东西绝壁万仞，上有数万家。一人守道，万夫莫向。山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多冈阜泉源。

《前汉书音义》：“沙土曰漠，即今碛也。”

陆机《苦寒行》：“凝冰结重涧，积雪披长峦。阴云兴岩侧，悲风鸣树端。”

《长杨赋》：“搯熊罴，拖豪猪。”《山海经》：“豪彘，状如豚而白毛。”注：“能以脊上豪射物，江东呼为豪猪。”

宋玉《招魂》：“君王亲发兮憺青兕。”《说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为铠。”

吹角，注见《遣兴诗》。月窟，西极之地。《长杨赋》：“西压月窟。”扬雄《蜀都赋》：“苍山隐天。”

后汉唐羌疏：“鸟惊风发。”何逊诗：“百年积死树。”赵曰：吴平为句章州，门前忽生一株青桐树，上有歌谣之声，平恶而斫之。平随军三年，死树欻自还立于故根上，树头空中歌曰：“死树今更青，吴平寻当归。”

《水经注》：龙怒当时大雨。洙曰：湫水在泾州界，兴云雨土俗亢旱，每于此求之，相传云龙之所居，天下山川隈曲有之。

(11)《天台赋》：“卒践无人之境。”

(12)《诗》：“修我戈矛。”

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中原正格斗，后会何缘由。百年赋命定，岂料沉与浮。且复恋良友，握手步道周。论兵远壑静，亦可纵冥搜。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未叙临别缱绻之情。上八送韦，下四望韦。文士驰林，公未受职也，故云浮沉难料。吴论：论兵既定，使远壑清静，亦可冥搜得句，投寄相慰也。此章，起首中腰皆四句，前二段各八句，后二段各十二句。)

《论衡》：“上书白记者，文儒也。”《晋·儒林传》：“迄于考武，蔚为文儒。”

谢安诗：“寄傲林丘。”

《汉书·武五子传》：“主人遂格斗死。”注：“相抱而杀之曰格。”

《孔丛子》：“后会何期。”

王粲《伤天赋》：“惟皇天之赋命。”《抱朴子》：“赋命宜均。”

浮沉，谓此后遭际难知。司马迁书：“从俗浮沉，与时俯仰。”

《诗》：“有杵之杜，生于道周。”师氏曰：道，边也。

《吴越春秋》：孙子一旦与吴王论兵。江淹诗：“夙龄爱远壑。”
钟嵘《诗品》：“奇章秀句，往往遒警。”
刘桢诗：“投翰长叹息。”

述怀

【鹤注】此当是至德二载夏，拜拾遗后作。王彦辅曰：阮籍有《述怀》诗。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进行慙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此受职行在，而回念室家也。《杜臆》：草木丛长，故可潜身西走，挥涕受官，以流离而感主恩也，故不忍开口言归。）

杜氏《通典》：潼关，本名冲关，言河流所冲也。

《洛阳伽蓝记》：土风隔绝。

陶潜诗：“孟夏草木长。”

王睿《炙毂子》：夏商以草为屨。左氏曰：屨，履也。至周以麻为，谓之麻鞋，贵贱通著。《颜氏家训》：“麻鞋一屋。”

《庄子》：原宪捉襟而肘见。

魏文帝《与吴质书》：“亲故多离。”阮籍诗：“夕暮成老丑。”

蔡琰《笳曲》：“涕泪交垂。”《通典》：武后置左右拾遗二人，掌拱奉讽谏。公本传：至德二年，亡走凤翔，谒上，拜左拾遗。【钱笺】甫拜拾遗。在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命中书侍郎张镐赉符告谕。今湖广岳州平江县裔孙杜富家，尚藏此敕。敕用黄纸，高广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五寸许。

《诗》：“流离之子。”王褒《讲德论》：“主恩满溢。”

陶潜诗：“长吟掩柴门。”

《南史》：郑灼梦与皇侃遇于途，侃谓曰：“郑郎开口。”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歛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此寄书至家，恐其遭乱难保也。【朱注】《通鉴》：禄山初反，自京畿、廊坊至于岐陇皆附之。时所在寇夺，故以家之罹祸为忧。破屋谁依，室无人矣。摧颓骨冷，死者久矣。居民稀少，故猛虎纵横。）

魏文帝诗：“寄书浮云往不还。”旧注：“三川在鄜州南，公之家寓焉。”

《淮南子》：“赋敛无度，杀戮不止。”《汉·献帝纪》：董卓悉烧长安宫庙、官府，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

庾信《小园赋》：“穿漏茅茨。”

鲍照诗：“开轩当户牖。”

曹植诗：“何意念摧颓。”

江淹《去故乡赋》：“宁归骨干松柏。”

《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

《左传》：“尽室以行。”

陆厥诗：“歛岑郁上干。”

《楚辞》：“独郁结其谁语。”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未伤家信杳然，又恐存亡莫必也。书断则疑，书来则畏，正恐家室尽亡，将来欢会之处，反成穷独之人耳。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八句收。）

《越世家》：陶朱公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

赵次公曰：十月，谓自去年寄书已经十月，非指孟冬之十月。公往问家室，在闰八月初吉，此诗尚在闰月之前。

谢灵运诗：“寸心若不亮。”

《晋书》：阮咸耽酒浮虚。

曹植诗：“欢会难再遇。”

申涵光曰：“麻鞋见天子，衣初露两肘”，一时君臣草草，狼籍在目。“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非身经丧乱，不知此语之真。此等诗，无一语空闲，只平平说去，有声有泪，真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铺叙太实，不知其淋漓慷慨耳。

得家书

【鹤注】此是至德二载秋，在凤翔作。

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临老羸孤极，伤时会合疏。（此喜得家书，犹伤父子相隔也。）

颜延之诗：“易为久游客。”

《杜臆》：家在他乡之旧居，幸无转徙也。他乡，指鄜州。古乐府：“他乡各异县。”陶潜诗：“相将还旧居。”

旧注：“骥子、熊儿，二子小字。”胡夏客曰：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李陵《答苏武书》：“足下胤子无恙。”《风俗通》：噬虫曰恙，古者人多露宿，为恙所啮，故早相见必相劳问曰：无恙乎？

《月赋》：“羸孤递进。”

曹植诗：“会合何时谐。”

二毛趋帐殿，一命侍鸾舆。北阙妖氛满，西郊白露初。凉风新过雁，秋雨欲生鱼。农事空山里，眷言终荷锄。（此感时抚事，意在聚首山中也。趋帐殿，时为拾遗矣。此章二段，各八句。）

《左传》：“不禽二毛。”注：“鬓毛斑白二色也。”庾肩吾《曲水诗》：“回川入帐殿。”《唐六典》：尚舍奉御，凡大驾行幸，预设三部帐幕，皆乌毡为表，朱绶为覆，下有紫帷方座，金铜行床，覆以帘，其外置排城以为蔽捍。

《王制》：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鸾舆，注见前。

《汉·高帝纪》：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注：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魏文帝书：“用给左右以除妖氛。”时安庆绪方炽也。

《五经通义》：立秋礼西郊。《续汉书》：立秋迎气西郊。

《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又：“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又：“季秋之月，鸿雁来宾。”

《管子》：“视其耕芸，计其农事。”陶弘景诗：“空山霜满高烟平。”陆机诗：“眷言怀桑梓。”陶潜诗：“带月荷锄归。”

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鹤注】此是至德二载，公既为拾遗时作。故诗云：“夺我同官良。”凉州武威郡，唐属陇右，乃河西节度所治。

驄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首叙侍御赴武威。）

《汉书》：桓典为御史，常乘驄马，语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

《周礼》：颁马攻特。注：牡马蹄鬣，不可乘用，故因夏乘马而攻凿其蹄。

祖孙登诗：“飞尘暗金勒，落泪洒银鞍。”

《汉书》：武帝遣直指使者，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群盗。【朱注】或曰：黄白，即汉书银黄。颜师古注：银，银印也。黄，金印也。北齐乐曲：“怀黄绾白，鹓鹭成行。”

交河，注见二卷。

应场诗：“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

《诗》：“劳人草草。”

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此行收遗旷，风俗方再造。（此申奉命急赴之故。）

宋之问诗：“严程无休隙。”

《后汉·皇甫嵩传》：“旬月之间，神兵电扫。”

收是平定安集之意。颜延之诗：“留滞感遗民。”

宋武帝诏：“弘济朕躬，再造王室。”

族父领元戎，名声国中老。夺我同官良，飘飘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恶怀抱。（此述同僚缱绻之情。夺我同官，盖杜鸿渐题为判官也。）

父之从祖昆弟为族父。《唐书》：至德二载五月，以武部侍郎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诗》：“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谢朓《恩教》：

“任总侯怕，受钺元戎。”洙曰：元戎，元帅也。

《荀子》：“彼贵我名声。”《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库。”

《左传》：“同官为僚。”

《通鉴注》：武威郡治姑臧，旧城匈奴所筑，张氏据河西，又增筑四城廂，并旧城为五，又二城未知谁所筑。

蔡琰《悲愤诗》：“饥当食兮不能餐。”

孙楚诗：“惆怅盈怀抱。”

若人才思阔，溟涨浸绝岛。樽前失诗流，塞上得国宝。皇天悲送远，云雨白浩浩。（此叙怜才借别之意。）

沈约诗：“溟涨无端倪。”

杨修书：“古诗之流。”

《左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北史·文苑传》：“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

鲍照诗：“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

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末伤边境未宁，望其力为匡救。此章前四段各六句，后段四句收。）

《书》：“保釐东郊，烽火，见四卷。”

《楚辞》：“形枯槁而独留。”

《列子》“常怒流于西极。”又：“折天柱。”

傅昭诗：“皇猷属穹昊。”

朱鹤龄曰：去秋群胡反，赵次公、黄希诸注，皆指吐蕃，非也。《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陷威戎等诸军，入屯石堡，此在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尝陷。《通鉴》：至德二载，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赋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群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讨平在正月，而发难则在去秋，是时武威虽复，而余乱尚有未戢者，故欲早到凉州，安黎甿而按城堡也。

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

【鹤注】此至德二载夏，在凤翔作。是时京师未复，故云“宗庙尚成灰”。《旧唐书》：杜亚，字次公，自云京兆人。少涉学，善言物理及历代成败事。肃宗在灵武，上书论时政，擢校书郎。其年杜鸿渐节度河西，辟为从事，累授评事御史，终东都留守。贞观元年，分陇坻以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

南风作秋声，杀气薄炎炽。盛夏鹰隼击，时危异人至。（起处感时托兴，时危异人至，乃一篇之主。惟南风先作秋声，故鹰隼当夏而击，此杀气之见于造物者。）

南风，夏风也。《薰风歌》：“南风之薰兮。”庾信诗：“南风多死声。”周弘让《立秋》诗：“木叶动秋声。”

《月令》：“仲秋之月，杀气浸盛。”薄，迫也。《易》：“雷风相薄。”《射雉赋》：“时暑忽隆炽。”

王充《论衡》：“盛夏之时，太阳用事。”《记》：“立秋之日，鹰乃击。”汉孙宝为京兆尹，敕曰：“今鹰隼始击，当从天气。”

鲍照诗：“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辩亡论》：“异人辐辏。”

令弟草中来，苍然请论事。诏书引上殿，奋舌动天意。兵法五十家，尔腹为筐笥。应对如转丸，疏通略文字。经纶皆新语，足以正神器。（此言亚之才辩，足动天听，所谓异人也。《杜臆》：略文字而皆新意。知其谈兵非徒读父书者比。胡夏客曰：考亚本传，知此段所言，皆其实录。）

汉应亨诗：“济济四令弟。”

谢朓诗：“平楚正苍然。”《吴越春秋》：诸大夫论事。

《萧何传》：“带剑履上殿。”

《霍去病传》：天子常欲教之孙吴兵法。《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十三家，兵形势十一家，阴阳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后汉·边韶传》：“边为姓，韶为字，腹便便，五经笥。”魏文帝诗：“絨藏筐笥里。”

《庄子》：“蜷螂之智，在于转丸。”《梅福传》：高祖从谏如转圜。

《记》：“疏通知远，书教也。”《世说》：山简疏通高素。

《易》：“君子以经纶。”《陆贾传》：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奏之，帝称善，号曰《新语》。

《老子》：“天下神器，不可为也。”《汉书注》：神器，政令也。

宗庙尚为灰，君臣俱下泪。崆峒地无轴，青海天轩轻。西极最疮痍，连山暗烽燧。（此言世乱倥偬，须人以济，所谓时危也。）

《唐书》：禄山陷京师，九庙皆为所焚。曹冏《六代论》：“宗庙焚为灰烬。”

鹤曰：崆峒、青海，皆河西节度统之。《唐书》：瀚海军西七百里，

有青海军，本青海镇，天宝中为军，隶北庭都护府。

《诗》：“如轻如轩。”注：“车后顿曰轻，前顿曰轩。”《后汉·马援传》：“居前不能令人轻，居后不能令人轩。”

《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季布传》：“疮痍未瘳。”梁武帝诗：“连山去无限。”《汉书音义》：“昼则燔燧，夜则举烽。”

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帅。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归当再前席，适远非历试，须存武威郡，为画长久利。（此言命亚西行，以救武威，盖时危而用异人也。神京未复，边陲多故，此正英雄见才之时。帝曰数句，述天语丁宁，如古诏诰体。【朱注】武威郡，地势西北斜出，隔断羌戎，乃控扼要地。河西有事，则陇右朔方皆扰，是时有九姓商胡之叛，故曰：“须存武威郡，为画长久利。”）

《左传》：“卫文公衣大布之衣。”

《晋书·王衷传》：责在元帅。布衣，谓杜亚。元帅，谓杜鸿渐。

《书》：“被于流沙。”

《苏武传》：“丁年奉使。”

《贾谊传》：“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而问，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书序》：“历试诸艰。”

孔融书：“文武并用，成久长之计。”

孤峰石戴驿，快马金缠辔。黄羊馐不羶，芦酒多还醉。踊跃常人情，惨澹苦士志。安边敌何有，反正计始遂。（此送别而勉其立功。上四言西土景物，下四言济时筹略。《杜臆》：踊跃惨澹数语，深致规讽之意。

【綆注】安边，应上佐元帅。反正，应上正神器。）

王僧达书：“介于孤峰绝顶者，积数十载。”《尔雅》：“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谓之砠。”石戴驿，谓驿路在石岩之上。

古乐府：“健儿须快马。”

【钱笺】庄绰《鸡肋编》：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色同麋鹿，人取其皮为衾褥。土人造嚼酒，以芦管吸于瓶中，杜诗黄羊、芦酒，盖谓此也。蔡曰：大观三年，郭随出使，虏举黄羊、芦酒，问外使时立爱。立爱云：黄羊野物，可猎取，食之不羶。芦酒，糜谷酿成，可醱醅，取不酵也，但力微，饮多则醉。子美之言信验。杨慎曰：芦酒以芦为筒，吸而饮之，今之啜酒也，又名钓藤酒，此见《溪蛮丛笑》。【朱注】蔡肇本芦作虏，引高适“虏酒千钟不醉人”，当而存之。羶，羊臭也。

《诗》：“踊跃用兵。”

《世说》：道壹道人曰：“先集其惨澹。”

《赵充国传》：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汉·高祖纪》：帝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

吾闻驾鼓车，不合用骐驎。龙吟回其头，夹辅待所致。（末以归朝大用望之。《博议》：骐驎驾鼓车，比亚不当为判官。龙马长吟，回首京阙，思成夹辅之功，喻亚虽在河西，乃心不忘朝廷也。旧解都愤愤。【綆注】末

二句，应上归再前席意。《杜臆》：夜结皆用比兴，英矫不凡。起结各四句，中段十句又六句，后二段各八句。）

【卢注】亚于大历年间为谏议大夫，使魏州宣慰，继又为江西观察使，足见其能。《后汉书》：建武十二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诏以马驾鼓车。《南史》：王融谓宋弁曰：“若千里马斯至，圣上当驾鼓车。”

《楚辞》：“乘骐骥以驰骋兮。”

《左传》：“夹辅周室。”

卢世 曰：送三判官诗，绝有关系，别出机杼。于威弧振敝，制极收京，布嘉惠，藉长计，清流沙，存武威，反复淳托，即愤激林丘，论兵远壑，穆然有无穷之思，与寻常赠送迥别。故特表而出之。要三判官，定自可人。于樊曰：“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于亚曰：“奋舌动天意，疏通略文字。”于韦曰：“老气横九州，张目视寇雠。”夫所冀安边反正，舍若人谁属乎？

申涵光曰：“疏通略文字”，便是英雄本色，若两脚书厨，济得甚事？

送灵州李判官

黄鹤及朱、顾诸家，俱编在乾元二年。玩诗中羯胡血战等语，及近贺中兴一句，当是安史正猖獗，灵武初即位时，盖至德二载，在凤翔时所作。当从《杜臆》。《唐书·地理志》：灵州，灵武郡。

夏州，朔方郡。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将军专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上四记当时之乱，下望其乘时建功也。血战氛迷，正言四海腥膻。策略称其主将，才良美李判官。兵动朔方，盖将大举兴复也。按《唐书》：禄山反，以郭子仪为灵武太守，充朔方军节度使。陈涛斜之败，帝惟倚朔方军为根本。此章言“专策略”，又言“动朔方”，当指郭子仪。黄鹤谓王思礼，恐误。）

古诗：“四顾何茫茫。”

《后汉·袁绍传》：“参咨策略。”曹植《征蜀论》：“以谟谋为剑戟，以策略为旌旆。”

张协《七命》：“希代之神兵。”北齐裴让之诗：“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

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

【鹤注】《旧史》言：至德初，英又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仆卿。《新史》言：禄山乱，拜秦州都督、陇右采访使，至德二载，加陇右节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与太仆卿。此题曰：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可补二史之阙。当是至德二载秋八月作。

诏发山西将，秋屯陇右兵。凄凉余部曲，燁赫旧家声。雕鹗乘时去，
骅骝顾主鸣。艰难须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当轩盖，高风卷旆旌。
松悲天水冷，沙乱雪山清。和虏犹怀惠(11)，防边讵敢惊。古来于异域
(12)，镇静示专征(13)。(首叙郭镇陇右，上下八句分截。诏发二句，扼题。
凄凉二句，言将门宿望。雕鹗四句，言郭公忠勇。斜日四句，记秋陇时景，
与前程相应。和虏四句，语屯兵方略，与上策相应。【朱注】吐蕃和好，久
怀旧恩，故防边之法，不在惊扰，自古御戎，惟于镇静之中，默寓专征之意。)

【钱笺】《赵充国传赞》：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天水、
陇西、安定、北地皆为山西。英义瓜州长乐人，故曰山西将。

《唐六典》：陇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东接秦川，西逾流沙，南
连蜀及吐蕃，北界沙漠。

鲍照《东武吟》：“将军既即世，部曲亦空存。”

【朱注】《旧唐书》：英义，知运之季子，知运为鄯州都督、陇右诸
军节度大使，自居西陲，甚为蛮夷所惮，开元九年卒于军。至德初，
肃宗兴师朔野，英义继其父节度陇右，故有部曲家声之句。司马迁《报
任少卿书》：“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

《诗》：“天步艰难。”汉贾让《治河奏议》：“今行上策。”

《前汉书》：杨恽曰：“事何容易。”《搜神记》：上马赴前程。

范云诗：“轩盖照虚落。”

曹植诗：“高风吹我躯。”师氏注：“高风，八月风也。”诗：“悠
悠旆旌。”

《唐书》：天宝元年，改秦州为在水郡。洙曰：天水郡，汉武元鼎三
年置。

《后汉·明帝纪》：祁连山即天山，一名雪山，今名析罗汉山，在伊
州北。

(11)【钱笺】吐蕃使来请讨贼，既而侵廓岷等州，又请和。《左传》：
魏绛和戎。

(12)蔡琰《茄曲》：“异域殊风。”

(13)《晋书·谢安传》：每镇以和静。桓温《荐谯秀表》：“足以镇静
颓风。”《古史》：纣赐西伯弓矢，得专征代。陈子良诗：“受赈事
专征。”

燕蓟奔封豕，周秦触骇鲸。中原何黩，遗孽尚纵横。箭入昭阳殿，
前吹细柳营。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哀极妖星动，园陵杀气平。
空余金碗出(11)，无复纛帷轻(12)。毁庙天飞雨(13)，焚宫火彻明
(14)。累朝共落(15)，榆栂夜同倾(16)。(此伤禄山之乱，亦在八句分截。

燕蓟，谓陷河北。周秦，谓破两都。遗孽，指安庆绪。箭入四句，贼至而奔散也。宸极四句，言惊扰陵寝。毁庙四句，言烧焚宫庙。贼将安忠顺等入长安，未尝有发园陵焚宫殿事。当时烧左藏大盈者，乱民也，其公卿坟墓，亦必有乘乱发掘者，故此诗概及之。）

《左传》：“吴为封象长蛇，荐食上国。”洙曰：豕善突，故喻禄山。陈琳檄：“若骇鲸之触网。”言其易决也。

《英华辩证》：庾信《哀江南赋》：“茫茫惨黩。”杜诗：“中原何惨黩。”据陆机《汉功臣赞》“上惨下黩”，并当作。

《史记》：“群盗纵横。”

昭阳殿，见《哀江头》注。

《括地志》：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周亚夫屯兵处。

崔令钦《教坊记》：唐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子夜四时歌》：“罗裳迤红袖，玉钗明月珰。”

【远注】白衣行，改微服也。秦王苻坚黜贾雍，以白衣领职可见。

《虞翻别传》：“仰瞻宸极。”徐孝穆书：“齐圣广渊，体自宸极。”

《汉·天文志》：祲星不出五年，其下有军。杜审言诗：“云净妖星落。”

(10)《光武纪》：赤眉发掘园陵。注：“园谓山坟。”谢朓诗：“杀气盛凉飘。”

(11)金碗，用《搜神记》卢充幽婚事。沈炯表：“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早出人间。”

(12)《邺宫故事》：魏武遗令，西陵施六尺床，张縹帷。《说文》：“縹，细疏布也。”

(13)《旧唐书》：东都太庙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禄山取太庙为军营，神主弃街巷。

(14)《史记》：项羽入咸阳，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

(15)【钱笺】唐苏鹞《演义》云：罽毼，织丝为之，轻疏浮虚，象罗网交文之状，盖宫殿檐户之间。杜诗：“罽毼朝共落。”鹞说是也。

(16)《尔雅注》：“椽，木名，榱属，似豫章。”《说文》：“屋椽，周谓之椽，鲁谓之桷。”《左传注》：“桷，椽也。”

三月师逾整，群胡势就烹。疮痍亲接战，勇决冠垂成。妙誉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几时回节钺，戮力扫欃枪。（此望郭回京，与上段相承。言破贼之势，指日可成，今暂住陇右，终当归歼巨寇也。【卢注】至德二载，肃宗至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兵皆会。时王思礼军武功，王难得军西原，郭英义军东原。是“三月师逾整，群凶势就烹”也。安守忠寇武功，英义战不利，流矢贯颐而走，是“疮痍亲接战，勇决冠垂成”也。）

梁简文帝诗：“潜师夜接战。”

庾信《平邺表》：“天策勇决。”

《北山移文》：“驰妙誉于浙右。”元宰，上相也。《晋书·王导传》：“实赖元宰，固怀匪石之心。”

潘岳《马沂督谏》：“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朱注】《唐志》：御史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中丞兼卿，所以为加恩。杨恽《报孙会宗书》：“位在列卿。”

《晋书》，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明堂。

《商书》：“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尔雅》：“彗星为欃枪。”谢瞻诗：“鸿门销薄蚀，垓下陨欃枪。”注：“亦谓之彗，言其形字丰似扫彗。”

圭竅三千士，云梯七十城。耻非齐说客，只似鲁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独坐荣。随肩趋漏刻，短发寄簪纓。径欲依刘表，还疑厌祢衡。渐衰那此别(11)，忍泪独含情(12)。(此送郭而叙交情也。圭竅诸生，不如下齐说客，此自谦之词。公除拾遗，故曰微班。郭为中丞，故曰独坐。随肩短发，叹年老得官。《社臆》：观刘表、祢衡语，则郭亦非可依者，后果镇蜀而为崔昱所杀。)

《记》：“儒有革门圭竅。”注：“门旁箭穿墙为竅，如圭。”《家语》：“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墨子》：庄王令公输作云梯以攻宋。《汉书》：酈食其说田广罢历下守备，冯軹下齐七十余城。【朱注】时贼尚据长安，故用下城事。

《后汉书》：光武答马援曰：“非刺客，乃说客也。”

《前汉书》：叔孙通曰：“臣愿征鲁诸生，共起朝仪。”

通籍，注见六卷。微班，下位也。

《诗笺》：周行，周之列位也。梁武帝诏：“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后汉书》：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专席而坐，京师号三独坐。

《记》：五年以长，则肩随之。

《左传》：“其发短而心甚长。”陈后主诗：“进退簪纓移。”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阳人。献帝西迁，粲从至长安。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

祢衡，见二卷。

(11)庾信诗：“故人伤此别。”

(12)王粲诗：“含情欲待谁。”

废邑狐狸语，空村虎豹争。人频坠涂炭，公岂忘精诚。元帅调新律，前军压旧京。安边仍扈从，莫作后功名。(终以恢复之事望诸郭卿，与第三段相应。狐狸虎豹，指当时附贼为盗者。元帅，指广平王。前军，指李嗣业。扈从，应上回节钺。功名，应上扫欃枪。此章前二段各十六句，三五段各八句，第四段十二句。)

沈炯诗：“空村余拱木，废邑有颓城。”傅玄《放歌行》：“但见狐狸迹，虎豹自成群。”

《商书》：“民坠涂炭。”《史记·龟策传》：涂，叶读杜。“周流天下，还复其所。上至苍天，下薄泥涂。”

前汉邹阳书：“精诚变天地。”

后汉陶谦书：“谨同心腹，委之元帅。”《易》：“师出以律。”庾信赋：“玉律调钟。”《左传》：赵衰举郤穀为元帅。

前将军，见《汉·李广传》。《唐书》：李嗣业至凤翔，上谒，肃宗喜曰：“卿至，贤于数万众。”以为前军，收长安。陶潜诗：“生平去旧京。”

《晁错传》：安边境，立功名。《司马相如传》：“扈从横行，出于四校之中。”

邹君倩《遗公孙弘书》：“勉作功名，以俟嘉誉。”【远注】后功名，即《孟子》后名实之意。

王嗣爽曰：此诗本送郭之陇右，而语意轻外重内，其于陇右，但以怀惠镇静勗之。未几，吐蕃果遣使来，并请讨贼，盖有先见矣。至于中原惨黩，余孽纵横，亶亶而谈、有人臣所不忍言者，正以激感中丞，使知急也。后云：“几时回节钺。”又云：“安边仍扈从。”盖深以讨贼大事，望之英义矣。

《随笔》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在当时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无微之《连昌宫辞》，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军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丽人行》、《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如“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殿瓦鸳鸯拆，宫帘翡翠虚”，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如此之类，不能悉书。

送杨六判官使西蕃

【鹤注】此当是至德二年秋作。诗云“帝京氛祲满”，时京师尚未收复也。【朱注】《旧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遣使和亲，愿助国讨贼。二载三月，吐蕃遣使和亲，遣给事中南巨川报命。诗云“慎尔参筹画”，杨盖赞巨川以行。

送远秋风落，西征海气寒。帝京氛祲满，人世别离难。（首叙送杨出使。秋风记时，西征记地，氛祲感世事，别离念交情。）

潘岳赋：“潘子凭轼西征。”海，谓青海。梁元帝诗：“海气旦如楼。”

王僧达诗：“远山敛氛祲。”

《楚辞》：“予既不难夫离别。”

绝域遥怀怒，和亲愿结欢。敕书怜赞普，兵甲望长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宽。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此叙奉使之故。绝域二句，谓吐蕃请讨禄山。敕书二句，谓朝廷望其助兵。宣命惟良，指巨川为正使。子云起官，指杨六为幕判。）

李陵书：“到身绝域之表。”《左传》：“使君怀怒，以及敝邑。”

《汉书·娄敬传》：使敬往结和亲之约。

《唐书》：吐蕃俗谓疆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其妻曰未蒙。

《秦国策》：武安君曰：“缮治兵甲。”

《周书》：“惟良折狱。”《杜诗博议》：《汉书》宣帝曰：“与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诗用惟良本此，亦友于貽厥之类。李嘉佑《送五叔守歙州》诗“新安江自绿，明主重惟良”可证。时杨判官必膺郡守推荐，衔命入蕃，故曰“惟良待士宽”也。

【朱注】《汉书》言子云系出扬侯，其字不从木。按晋羊舌氏食邑于扬，曰扬食我，后分其田为三县，曰平阳杨氏，则扬与杨同出一姓，故杨修有吾家子云之语。或疑此送杨判官，不合用子云事，盖失考耳。

《扬雄传》：雄三世不徙官，有以自守，泊如也。

垂泪方投笔，伤时即据鞍。儒衣山鸟怪，汉节野童看。边酒排金碗，夷歌捧玉盘。草肥蕃马健，雪重拂庐干。（此叙西行景事。上四言中途，下四言至蕃。《杜臆》：垂泪伤时，有关臣谊。草肥雪干，善摹边景。）

《班超传》：超为官佣书久。劳苦，投笔叹曰：“丈夫当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乎？”

《马援传》：援请讨五溪蛮，据鞍顾盼，以示可用。

《杜臆》：“儒衣山鸟怪”，与“壮士耻为儒”同一感慨。《汉·律历志》：古之大夫，儒衣。庾信诗：“山鸟一群惊。”

苏武杖汉节，注见本卷。

《蜀都赋》：“夷歌成章。”梁简文帝诗：“玉盘余自尝。”

《唐书》：吐蕃赞普联桑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部人处小拂庐。

慎尔参筹画，从兹正羽翰。归来权可取，九万一朝抟。（未勉其成功归国。【朱注】借兵非美事，又恐其屈节外藩，故以慎谋画，正羽翰戒之，欲其伸中国之威，不辱君命也。权位可取，言不终于判官。张注谓借兵之举，权且取之，乃曲说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晋纪·总论》：“筹画军国。”

何逊时：“无因生羽翰，千里暂排空。”

《庄子》：“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罗大经曰：叶石林云：杜工部诗，对偶至严，而《送扬六判官》云“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独不相对。窃意今日字，当是令尹字，传写之讹耳。余谓不然，此联之工，正为假云对日，两句一意，乃诗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则索然无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杨姓人，故用子云为切题，岂应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对儿。

按：元、白、刘宾客辈《汝洛唱和集·九日送人》“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假对之工，本于杜句。

哭长孙侍御

【朱注】此诗或刻杜诵，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今载子美集中。《文苑辩证》两存其说。【鹤注】公有《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诗，称其为诗流，与此合意，岂其未到官而死耶，当是至德二载作。今按：此诗不及乱离中语，恐非长孙九侍御也。周置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命，以赞家宰。汉因置十五员，唐四人。

道为诗书重，名因赋颂雄。礼闈曾擢桂，宪府屡乘骢。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惟余旧台柏，萧瑟九原中。（上四生前履历，下四死后哀挽。）

谢灵运诗：“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起用谢意。阮籍诗：“信道守诗书。”

《前汉书》：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任昉集》：“出入礼闈，朝夕旧馆。”注：“礼闈，尚书省也。”

顾注：唐初考功试进士。开元末，徙礼部以春官侍郎主之。晋郤诜对武帝云：“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

御史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宪台。唐龙朔中，为东宫宪府。汉桓典名骢马御史。

刘桢诗：“逝者如流水。”

《晋书》：阮籍遗落世事。

庾肩吾诗：“韩城想旧台。”《汉·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

《登楼赋》：“风萧瑟而并兴。”《记》：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何作也，吾谁与归。”

奉赠严八阁老

【鹤注】考《旧史》：严武迁给事中，在收长安之前，此诗在至德二载作，是年公亦为拾遗。蔡曰：《国史补》：宰相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通鉴》：王涯谓给事中郑肃、韩偓曰：“二阁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称给事中为阁老也。至德初，武以房琯荐，累迁给事中。

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上四颂严，称其遇主乘时。下四叙情，喜其同官相契。【顾注】武父挺之，与公友善，故称武为妙年，而自称老夫。《困学纪闻》：给事中，属门下省。开元曰黄门省，故曰黄阁。左拾遗亦东省之属，故曰“官曹可接联”。近世用此诗为宰辅事，误。）

扈，后从也。《世说》：王弘之曰：“风马不接，无缘扈从。”黄曰：唐门下省，其长曰侍中，与中书令参总，而颀判省事，即宰相也。给事中，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黄阁。【朱注】《说文》阁与閤异。阁，夹室也，以板为之，亦楼观通名。閤，门旁小户也。汉公孙弘开东閤以延贤人，盖避当门，而东向开一小门引宾客，以别于官属也。汉三公黄阁。注：“不敢洞开朱门，以别于人主，故黄其閤。又唐门下省以黄涂门，谓黄閤。此诗阁字，与《待严大夫》诗“生理止凭黄閤老，皆当作閤，杜公误作阁字，讹字相沿耳。

《后汉·祭遵传》：明公常欲众军整齐。曹植《求自试表》：“终军以妙年使越。”【鹤注】《旧唐书》：武累迁给事中，既取长安，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其为给事才三十一，故曰妙年。

《吴志》：周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得关张为之辅，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北史》：魏慕容绍宗曰：“高公雄才盖世，复使握大兵于外，辟如借蛟龙以云雨，将不可制矣。”

《唐书》：韦思谦为御史大夫，见王公未尝屈礼，曰：“耳目之官，固当特立，雕鹗鹰鹯，岂众禽之偶。”《淮南子》：“秋风下霜，鹰雕搏鹯。”《挥尘录》：“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一联，已见《晋书》载记，昔人不以蹈袭为非。

《记·郊特牲》：“天子无客礼。”汉景帝诏：“其以客礼待之。”疏放出向秀《思旧赋序》。

曹植赋：“在官曹之典列。”梁元帝《玄览赋》：“高门接连。”

陶诗：“登高赋新诗。”刘君白《答憎岩书》：“何尝不句句破的。”任，诤也。传，传颂也。

月

此当是至德二载七月作，故云“秋期近”。是时官军尚在扶风，至闰八月二十三日，始命郭子仪收长安。国西营，指扶风军士。扶风，在长安西北也。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入河瞻不没，捣药兔长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上四月中之景，下四月下之怀。蟾兔，承月影来，紧注下半截意，言月色常明如此，恐照已照人，各惹愁恨耳。三四借蟾兔点染，不必另生议论。）

高昂诗：“天上人间无可比。”《诗》：“秋以为期。”

梁简文帝诗：“月影出迟迟。”

庾肩吾《望月》诗：“渡河光不没。”

张衡《灵宪序》：“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说文》：“蟾蜍，虾蟆也。”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

又诗：“丹心为寸伤。”

吴质笺：“白发生鬓，所虑日深。”

戴嵩诗：“西园偏照人。”

黄生曰：此诗咏月，全首作嗔怪之词，实与《一百五夜对月》同一奇恣，特此首精深浑雅，故读者不见其奇耳。

王嗣爽曰：杜诗凡单咏一物，必有所比，此诗为肃宗而作。天运初回，新君登极，将有太平之望，秋期近而月影清也。然嬖幸已为荧惑，贵妃方败，复有良梯，入河而蟾不没也。国忠既亡，又有辅国，捣药之兔长生也。所以心愈苦，而发增白耳。

张綖曰：蟾兔以比近习小人。入河不没，不离君侧也。捣药长生，潜窃国柄也。丹心益苦，无路以告也。白发添明，忧思致老也。故结言休照军营，恐愈触其忧耳。当时寇势侵逼如此，而近习犹然用事，何时得见清平耶。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
得云字。一作两院遗补诸公，得闻字。

【朱注】时贾至为中书舍人。严武为给事中。两院谓拾遗补阙也，作遗补是。此是至德二载八月，往鄜州省家时作。《新唐书》：公家寓鄜弥年，艰窳，诏许公自往视。

田园须暂往，戎马惜离群。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上四留别之情，下四归途之景。【顾注】五六纪天时之可往，作途中自慰语。七八纪时事之难往，作途中自悲语。）

萧悫诗：“田园聊复归。”庾信诗：“暂往春园傍。”

《记》：子夏曰：“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庾诗：“酒醺人半醉。”

《月令》：“苦雨数来。”

陶潜诗：“日暮始无云。”

王勃诗：“叶齐山路狭。”

何逊诗：“处处皆城市。”

晚行口号

此公往鄜省家，在道时作。梁简文帝有《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张说有《十五夜御前口号》，口号不始于杜公。

三川不可到，归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饥乌集戍楼。市朝今日异，
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上四晚行之景，下四晚行有感。落雁饥乌，写中路凄凉之状，亦见丧败之余，行人少而戍卒稀。【卢注】读此二句，有春燕巢于林木之感。）

【邵注】三川在鄜州南六里。颜延之诗：“日夕望三川。”泂注：不可到，徒步行缓也。

蔡琰诗：“云山万重兮归路遐。”

《国策》：更羸虚发而落雁。江总诗：“落雁不胜弹。”陆机诗：“寒水入云烟。”

张正见诗：“饥乌落箭锋。”庾信诗：“戍楼鸣夕鼓，山寺响晨钟。”陆机诗：“市朝忽迁易。”

《诗》：“丧乱既平。”

《古诗为焦仲卿妻》：“且暂还家去。”顾炎武曰：考《江总传》，梁太清三年，台城陷，总年三十一。自此流离于外十四五年，至陈天嘉四年还朝，总年四十五。所谓“还家尚黑头”也。子美遭乱崎岖，略与总同，自伤其年已老，故发此叹耳。传又云：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时年七十六。既无还家之文，而祯明三年为陈亡之岁，总年已七十一，头安得黑乎？且子美诗云：“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又云：“管宁纱帽净，江令锦袍鲜。”亦已亟称之矣。刘须溪谓着一梁字，不胜其愧，此谬说也。

独酌成诗

此公往鄜州，在途独酌而作。沈炯有《独酌谣》。江总诗：“独酌一尊酒。”《南史》：颜延之独酌郊野，当其为适，旁若无人。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上四叙旅夜情事，题意已完。下则有感身世，而叹一官之拘束。《杜臆》：遇酒而灯花为兆，酒之难得可知。任从为客，酒解客愁。诗觉有神，喜动诗兴也。二句暗承。陶叹折腰，杜愧低头，皆不肯屈节于仕途者。）

《西京杂记》：“目矚得酒食，灯花得钱财。”

朱超诗：“若言为容易。”

《吴越春秋》：欲兴兵戈，以诛暴楚。

《前汉·萧望之传》：宣帝不甚从儒术。

潘岳诗：“岂敢陋微官。”

《后汉·梁鸿传》：妻曰：“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愧野人，愧不如彼之自适也。

赵汭曰：东坡诗：“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又云：“却举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皆出于此。

古人凡送别遣怀之作，只写景言情，而作诗本意，已在其中。若于篇中明说作诗，近于自注，终觉非体。如《大雅·卷阿》篇，乃召康公和成王之诗，首云：“来游来歌，以矢其音。”末云：“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此系一时唱和之作，故首尾提出赋诗之意。又《嵩高》篇，乃尹吉送申伯之诗，末云：“吉甫作诵，其计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但于章尾结出赠诗之意，收束有情。《杜集》如《留别严贾》诗，于第三句云：“去远留诗别。”如此诗于第四句云：“诗成觉有神。”又如《游修觉寺》诗，于第三句云：“诗应有神助。”突于半腰中，插入作诗，题意已尽，而语气亦伤，后面重叙，便脉络不贯矣。此皆少陵不拘古法处，未可为训也。

徒步归行

原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邠州，途经邠州作。

【鹤注】李特进，当是李嗣业。《本传》：京兆高陵人，因随高仙芝平少勃律，加特进。禄山反，肃宗追之至凤翔，上谒，嗣业忠毅忧国，不计居产，有宛马千疋。《杜臆》：近侍之臣，徒步而归，以见军事控惚之状，命题有感。

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叙李公戡乱之才。）

《吴志》：孙坚谓张温曰：“明公亲率天兵，威震天下。”

《魏志》：曹操曰：“天下英雄，唯孤与使君。”

《忠经》：“苟利社稷，不顾其身。”

《通鉴》：魏贺拔轨谓宇文泰曰：“文足经国，武能定乱。”《国语》：舆人诵：“丧田不愆，祸乱其兴。”

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此自叙徒步之由。公往行在，麻鞋谒帝，有青袍而无朝服。《旧书》：至德二载二月，议大举收复，尽括公私马以助军，故惟徒步而行。）

范云诗：“衣马悉轻肥。”

孔融书：“朝士最重儒术。”

《史》：“白头如新。”《燕国策》：“匹夫徒步之士。”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末言白行须马之意。无老少，见忘年之交。何同调，见忘形之交。【鲁豈注】时李特进守邠州，公便道经邠，作诗赠李，就借乘马也。此章三段，各四句。）

《说苑》：“论交合友。”谢灵运诗：“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枥，马槽也。《古今注》：“秦始皇七马，一曰追风。”《洛阳伽蓝记》：后魏河间王琛，遣使至踉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广韵》：

“马黄白色曰骠。”

九成宫

【张远注】此途中所见，记事之作，下首同。《唐书》：九成宫在凤翔麟游县西五里，本隋仁寿宫。贞观间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宫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库官寺等，太宗、高宗尝临幸。《旧书》：九成宫总监一人，副监一人，丞簿录事各一人。魏征《九成宫醴泉铭序》：“九成宫，隋之仁寿宫也。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视则迢遰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辉，照灼云霞，蔽亏日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侈，以人从欲，良足深尤。”

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曾宫凭风回，岌巖土囊口。（从九成宫叙起。山高宫敞，此遥望之势。）

谢朓诗：“眇眇苍山色。”

《芜城赋》：“萃若断崖。”《水经注》：“犹传杵臼之迹。”杨敬之《华山赋》：“坳者似池，洼者似臼。”

相如《哀二世赋》：“坳入层宫之嵯峨。”谷口回风，见其可以避暑。

《西京赋》：“状崔峨以岌巖。”岌巖，高峻貌。《风赋》：“风起于地，浸淫于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注：“土囊，谷口也。”

立神扶栋梁，凿翠开户牖。其阳产灵芝，其阴宿牛斗。纷披长松倒，揭怪石走。哀猿啼一声，客泪迸林藪。（此记故宫景物。上四言殿宇轩豁，下四言古迹苍凉。）

《鲁灵光殿赋》：“神灵扶其栋宇。”

《老子》：“凿室以为户牖。”

《西都赋》：“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其阴则冠以九嶷，陪以甘泉。”郗炎诗：“灵芝生河洲。”

孙逖诗：“纱窗宿斗牛。”

庾信赋：“纷披草树。”《墨子》：“荆有长松文梓。”

《鲁灵光殿赋》：“飞陛揭，缘云上征。”揭，斩岩貌。《书·禹贡》：“厥贡松怪石。”

江总诗：“哀猿数处愁。”古乐府：“猿鸣三声泪沾裳。”

刘珊诗：“边声陨客泪。”蔡邕《荐皇甫规表》：“藏器林藪之中。”

荒哉隋家帝，制此今颓朽。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虽无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远，迹是雕墙后。（此段叙事，言宫历两朝，有殷鉴不远之意。）

《通鉴》：隋开皇十三年二月，诏营仁寿宫于岐山之北，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

《史记》：向使秦缓其刑罚。

《海赋》：“昔在帝妣巨唐之世。”

置官，见题下注。

王融《曲水》诗：“穆满八骏，如舞瑶水之阴。”

《书》：“甘酒嗜音，峻宇雕墙。”

我行属时危，仰望嗟叹久。天王守太白，驻马更搔首。（末段叙情。对故宫而念新君，含无限兴亡之感。《杜臆》：天王守太白，蓬莱且不能居，况九成遗迹乎？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前汉，郊祀志》：“百姓仰望。”《记》：“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时肃宗在凤翔，故云天王守。《春秋》：“天王狩于河阳。”《唐书》：“凤翔郿县有太白山。”

温子昇诗：“驻马诣当垆。”《诗》：“搔首踟蹰。”

玉华宫

《旧唐书》：贞观二十一年七月，作玉华宫，诏玉华宫制度，务从菲薄，更令卑陋。二十二年诏曰：“即涧疏隍，凭岩建宇，土无文绘，木不雕镂，矫铺首以荆扉，变绮窗于瓮牖。”《地理志》：贞观二十年置玉华宫，在坊州宜君县北七里凤凰谷。永徽二年，废为玉华寺。《寰宇记》：废玉华宫，在坊州宜君县西四十里，贞观十七年置。正殿覆瓦，余皆葺茅。当时以为清凉胜于九成宫。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首记旧宫凄凉。松风属闻，苍鼠属见，鬼火属见，哀湍属闻，万籁属闻，秋色属见。）

《七发》：“依绝区兮临口溪。”梅圣俞曰：玉华宫前有溪，曰酿溪。刘孝绰诗：“松风吹繡帐。”

【朱注】玉华宫作于贞观年间，去公时仅百载，而云“不知何王殿”者，何也？按《高僧传》载，玄奘尝于此译经，意久废为寺，与九成之置官居守者不同，故人皆不知为何王之殿耳，非公真昧其迹也。

谢灵运诗：“晨策寻绝壁。”

陆机《登台赋》：“步阴房而夏凉。”《淮南子》：“人血为磷。”

《楚辞》：“鬼火兮荧荧。”

《尚书传》：“傅氏之岩，在虞虢界，有涧水坏道。”《说文》：“湍，急濑也。”

张正见诗：“聊因万籁响。”《庄子》：“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墨子》：“弹琴瑟，吹笙竽。”

周王褒诗：“秋色照孤城。”无名释诗：“潇洒出樊笼。”

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此抚遗迹而增慨也。即观美人物化，孰是长年住世者，乃冉冉征途间乎，所以有感而叹息耳。上章以伤乱作结，本章以忧老作结。此章二段，各八句。）

江淹诗：“美人归重泉。”王褒《僮约文》：“早归黄土陌。”

《列子》：“郑卫之处，粉白黛黑。”乐府：“粉黛不加饰。”邵二泉注：粉黛假，谓殉葬木偶人也。

《恨赋》：“丧金舆及玉乘。”

古诗：“所遇无故物。”《西京杂记》：张丞相墓前有石马。赵曰：当时必有随辇美人，殁葬宫旁，故及之。梅圣俞曰：玉华宫近有晋苻坚墓。

魂文帝诗：“忧来无方，人莫知之。”《说苑》：齐景公坐地，晏子独搴草而坐。谢惠连诗：“藉草绕回壑。”

《楚辞》：“临风恍兮浩歌。”王微诗：“倾筐未盈把。”

贾谊《惜逝赋》：“寿冉冉而日衰兮。”注：“冉冉，渐也。”徐陵诗：“征途愁转旆。”

《两都赋》：“神仙长年。”《天台赋》：“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

洪迈《容斋随笔》云：张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谒之。凡三日，见其吟哦老杜《玉华宫》诗不绝口。大圭请其故。曰：“此间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赋，何必减此。”曰：“平生极力摹写，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语也。”遂诵其《离黄州》诗曰：“扁舟发孤城，挥手谢送者。山回地势卷，天豁江面写。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雾岭，历历渔樵舍。居夷实三载，邻里通假借。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篙工起鸣舷，轻橹健于马。聊为过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响节奏，因似之矣。

羌村三首

此亦还鄜州时，道中作。梦弼曰：《鄜州图经》：州治洛交县。羌村，洛交村墟也。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此旅人初至家而喜也。《杜臆》：荒村晚景，摹写如画。）

谢朓诗：“峥嵘瞰平陆。”郭璞曰：“峥嵘，高峻也。”《汉书·五行志》：“赤云起而蔽日。”

陈后主诗：“日脚沉云外。”鲍照诗：“泻水置平地。”

曹植诗：“柴门何萧条。”

陆贾《新语》：“乾鹊噪而行人至。”谢灵运诗：“归客逐海隅。”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此记悲欢交集之状。家人乍见而骇，邻人遥望而怜，道出情事逼真。后二章，俱发端于此。乱后忽归，猝然怪惊，有疑鬼疑人之意。偶然遂，死方幸免。如梦寐，生恐未真。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是用杜句。陈后山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是翻杜语。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我在，如《论语》“子在”之在。

梁简文帝诗：“试泪空摇手。”

鲍照诗：“世乱识忠良。”古诗：“飘荡水无根。”

蔡琰曲：“喜得生还兮适圣君。”《列子》：范氏之党，以为偶然。

刘孝孙诗：“邻人思旧情。”

《楚辞》：“曾歔歔余郁邑。”注：“歔歔，哀泣之声。”

蔡琰曲：“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乐府：“昼短苦夜长，不如秉烛游。”陆放翁云：“夜深宜睡而复秉烛，见久客喜归之意。”冷斋读平声，谓更换执烛，未然。

《列子》：“一里老幼，垂涕相对。”沈约诗：“神交疲梦寐。”

王嗣爽曰：前有《述怀》、《得家书》二诗，公与家人，已知两存矣。此云“妻孥怪我在”，“生还偶然遂”，何也？盖此时盗贼方横，乘与未回，人人不保，直至两相面，而后知尚存，此乱世实情也。

王慎中曰：三首俱佳，而第一首尤绝，一字一句，镂出肺肠，才人莫知措手，而婉转周至，跃然目前，又若寻常人所欲道者。真《国风》之义，黄初之旨，而结体终始，乃杜本色耳。

申涵光曰：杜诗“邻人满墙头”，与“群鸡正乱叫”，摹写村落田家，情事如见。今人谓苦无诗料者，只是才弱胆小，观此等诗，何者非料耶？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此章叙还家后事，承上妻孥

来。急于回家，而仍少欢趣者，一为父子久疏，一为生计艰难也。不离膝，乍见而喜，复却去，久视而畏，此写幼子情状最肖。好追凉，去夏方暑。北风劲，今秋向冬矣。抚事百虑，伤御寒无具。【远注】下四句，即《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意。）

隋孙万寿诗：“晚岁出函谷，方春度京口。”军垒暂归，故云偷生。

《吴志》：秦旦曰：“孰与偷生苟活？”

何逊诗：“幽居乏欢趣。”

《前溪歌》：“宁断娇儿乳。”《孝经》：“亲生之膝下。”

《仲长统传》：濯清水，追凉风。李德林诗：“山水暂追凉。”

《诗》：“北风其凉。”

江淹诗：“伏枕怀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末乃对酒自慰，方幸家人完聚也。慰迟暮，回应晚岁偷生，抚事百虑。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麦秀歌》：“禾黍油油兮。”赵曰：黍稷所以造酒。

鲁豈曰：酒床，即酒醉也。

《淮南子》：“圣人之道，其犹中衢而致樽耶？至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离骚》：“恐美人之迟暮。”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此章记邻里之情，承上邻人来。客至鸡啼，见荒舍寂寥之景。清浊递斟，各领村家酒味也。首章客至，公自谓；此章客至，指父老。）

应场诗：“二部分曹伍，群鸡焕以陈。”

《申鉴》：“睹孺子之驱鸡，而见御民之术。”汉乐府：“鸡鸣高树颠。”

谢灵运诗：“挈装返柴荆。”

《汉·高帝纪》：“与父老约。”汉乐府：“兄弟四五人。”

古乐府：“远行不如归。”

《左传》：“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酒德颂》：“挈榼提壶。”榼，酒榼。《魏志》：徐邈曰：“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涕纵横。（再叙饮中问答，皆乱后悲伤之意。莫辞四句，代述父老之语。请为二句，致谢父老之词。歌罢而叹，公伤乱也。听歌而涕，父老酸心也。《杜臆》：儿当兵革，故莫耕而酒薄，此正艰难处，乃能用情如是，故感而有愧。金氏曰：艰难愧深情，即所歌之词。此章上下各八句。）

《庄子》：“鲁酒薄而赵酒厚。”《说苑》：“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

《过秦论》：“兵革不休。”

潘岳《闲居赋》：“儿童稚齿。”东征，讨安禄山也。

《诗》：“遇人之艰难矣。”陶渊明《九日闲居》：“缅焉起深情。”

《韩非子》：造父终日不食，仰天而叹。

孔融诗：“高谈满四座。”《长门赋》：“涕流离而纵横。”

杜诗每章各有起承转阖，其一题数章者，互为起承转阖。此诗首章是总起。次章，上四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三章，上八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此诗法之可类推者。

北征

公遭禄山之乱，自行在往鄜州，鄜州在凤翔东北，故以《北征》命题。【鹤注】此诗述在路及到家之事，当在羌村后，至德二载九月作，故云：“菊垂今秋花。”班彪作《北征赋》：“用以为题。”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首段从北征问家叙起。）

《春秋繁露》：德侔天地者，称皇帝。蔡邕《独断》：“秦承周末，自以为德兼三王，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因之而不改。”

《诗》：“二月初吉。”初吉，朔日也。

《楚辞》：“驾玄螭兮北征。”

阴铿诗：“苍茫岁欲晚。”苍茫，急遽之意。《诗》：“宜其家室。”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11)。挥涕恋行在(12)，道途犹恍惚(13)。乾坤含疮痍(14)，忧虞何时毕。（次述辞朝恋主之情，上八，欲去不忍，忧在君德。下八，既行犹思，忧在世事。）

王洙曰：时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细不宜免。帝怒，诏三司推问。甫谢，因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有大臣体。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州。庾信《哀江南赋》：“逮永嘉之艰虞。”

张协诗：“朝野多欢娱。”王粲《登楼赋》：“聊暇日以销忧。”梦弼曰：少暇日，谓军兴之际，公私不遑安处。

顾惭，自顾惭愧也。裴松之《三国志注表》：“顾惭二物。”曹植诗：“不得顾恩私。”

傅咸诗：“发身蓬荜庐。”

《晋史论》：陈王就国，则拜辞陨涕。班彪诗：“上书诣阙下。”

曹植诗：“皇恩过隆，只承怵惕。”

《孔丛子》：“犯颜谏诤，公正无私。”

公为拾遗，故恐君有遗失。《前汉·张安世传》：“无所遗失。”

《文心雕龙》：“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傅亮表：“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密，秘也。勿，黽勉也。

东胡，指安庆绪。

(11)钟惺曰：臣甫，用章奏字面，如对君语。《家语》：敬姜曰：“无挥涕。”

(12)行在，见《窜凤翔》诗。

(13)《法言》：“人心恍惚。”

(14)《汉书》：“疮痍者未起。”《说文》：“痍，伤也，金疮也。”

(15)《易》：“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

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带古车辙(11)。青云动高兴(12)，幽事亦可悦(13)。山果多琐细(14)，罗生杂橡栗(15)。或红如丹砂(16)，或黑如点漆(17)。雨露之所濡(18)，甘苦齐结实(19)。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20)，岩谷互出没(21)。我行已水滨(22)，我仆犹木末(23)。鸱鸟鸣黄桑(24)，野鼠拱乱穴(25)。夜深经战场(26)，寒月照白骨(27)。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28)。遂令半秦民(29)，残害为异物(30)。(此历叙征途所见之景。既逾越阡陌，复回顾凤翔，自此而过邠郊、望鄜畤家乡渐近矣。大约菊垂以下，皆邠土风物，此属佳景。坡陀以下，乃鄜州风物，此属惨景。【周旬注】途中所历，有可伤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者。【申涵光】丹砂数句，混然元化。我行二句，俨若画图。)

《诗》：“行迈靡靡。”王粲诗：“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

火，但见陌与阡。”《汉书注》：“南北曰阡，东西曰陌。”

曹植诗：“千里无人烟。”眇，少也。陶潜诗：“萧瑟室宇中。”被伤，战士之带伤者。

《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昼则呻吟即事。”呻吟，声引气也。《国策》：“流血成川。”元年十月，房琯有陈陶、青坂之败。二年，郭子仪复有清渠之败。故云：“呻吟更流血。”

《家语》：“旌旗缤纷。”沈约诗：“云华乍明灭。”

阴铿诗：“寒山但见松。”重，重叠也。

古乐府：“饮马长城窟。”

《唐书》：邠州新平郡，属关内道。杜笃《论都赋》：“瘞后土，礼邠郊。”胡夏客曰：入地底，暗用陶复陶穴事，其俗尚窟居也。《甘泉赋》：“窥地底而上回。”

《括地志》：泾水发源泾州，东南流邠州界，至高陵入渭。《九域志》：潏距泾才百五十里。《海赋》：“荡潏岛滨。”荡潏，水流貌。陈子昂诗：“云海方荡潏。”

陆机诗：“猛虎凭林啸。”又：“狐兽更我前。”

(11)《左传》：“周穆王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焉。”

(12)阮籍诗：“托志青云上。”殷仲文诗：“能使高兴尽。”

(13)钟惺曰，幽事六句，当奔走愁绝时，偏有闲心清眼，看景入微。

(14)支遁诗：“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时珍。”

(15)《高唐赋》：“芳草罗生。”

(16)晋挚虞流离鄜杜间，拾橡栗而食。《广韵》：“橡，枲实也。”《本草》：“其实似栗实而小。”左思《蜀都赋》：“丹砂艳炽出其坂。”

(17)《世说》：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

(18)《淮南子》：“雨露所濡，化生万物。”

(19)又：“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景福殿赋》：“结实秋商，敷华青春。”

(20)【綆注】鄜畤，即鄜州，公家所在，畤地高而远先见也。《汉·郊祀志》：鄜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止于鄜衍，作鄜畤，用三牲郊祀白帝。

(21)薛道衡侍：“鸾旗历岩谷。”刘绘诗：“出没万重山。”

- (22)《诗》：“我行其野。”《左传》：“君其问诸水滨。”《杜臆》：公先至水滨，望家切，而行步速也。
- (23)《诗》：“我仆痛矣。”《楚辞》：“攀芙蓉兮木末。”
- (24)《诗》：“鸛鸛鸛鸛。”注，“鸛泉，鸛鸛，恶鸟。”《尔雅》：“茅鸛，怪鸛。”郭璞注：“茅鸛，今鸛似鷹。怪鸛，即鸛鸛，一名角鸛，鸣即雨，昼无见，夜即飞。”《诗》：“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 (25)《汉书·苏武传》：“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说文》：“江东大鼠，能人立，以前两脚拱头跳舞。”
- (26)苏武诗：“行役在战场。”
- (27)张华诗：“平台寒月色。”王粲诗：“白骨蔽平原。”
- (28)《哥舒翰传》：翰率兵出关，次灵宝县之西原，为贼所乘，自相践踏，坠黄河死者数万人。庾信《哀江南赋》：“百万义师，一朝卷甲。”散何卒，仓卒散失也。
- (29)长安旧为秦地，故曰秦民。《史记·白起传》：“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
- (30)《何承天集》：“徒以残害剥辱。”《鵬赋》：“化为异物兮，又奚足悲。”

况我墮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那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11)。海图拆波涛(12)，旧绣移曲折(13)。天吴及紫凤(14)，颠倒在裋褐(15)。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16)。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凜栗。粉黛亦解苞(17)，衾裯稍罗列(18)。瘦妻面复光，癡女头自栉(19)。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20)。移时施朱铅(21)，狼籍画眉阔(22)。生还对童稚(23)，似欲忘饥渴(24)。问事竞挽须，谁能即瞋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25)。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26)。(此备写归家悲喜之状。裋褐以上，乍见而悲，极夫妻儿女至情。老夫以下，悲过而喜，尽室家曲折之状。在贼四句，缴上以起下，所忧在君国矣。)

《晋·刘聪载记论》：“昔幽后不纲，胡尘暗于戏水。”

刘向《新序》：“士亦华发坠颠而后可用。”

何逊诗：“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

子夏衣若悬鹑百结。王隐《晋书》：董威辇拾残缙，辄结为衣，号曰百结。

阮籍车驾所穷，恸哭而返。宋玉《高唐赋》：“虚闻松声。”

陶潜诗：“骤骥感悲泉。”古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陶诗：“娇儿索父啼。”

《杜臆》：白胜雪，乃饥色。

《韵府》：俗人谓父曰耶，亦作。

《南史》：阴子春，身服垢污，脚数年一洗。沈佺期诗：“穷囚多垢腻。”

《说文》：“袜，足衣也。自三代有之，谓之角袜。”

(11)《记·内则》：“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

(12)《杜臆》：海图四句，乃故家穷状。《淮南子》：“起波涛。”

(13)王褒《讲德论》：“曲折不失节。”

- (14)【赵注】天吴，海图所画之物。紫凤，旧绣所刺之物。剪旧物以补豎衣，故拆移而颠倒也。木华《海赋》：“天吴乍见而仿佛。”《山海经》：“朝阳之谷有神曰天吴，是为水伯，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色。”又：“丹穴之山，有鸾鷟，凤之属也。五色而多紫。”
- (15)《诗》：“颠倒衣裳。”《方言》：“关西谓短褐短者为短褐。”《汉书注》：“短，谓僮竖所著之襦。褐，毛布也。”《始皇纪》：“寒者利短褐。”
- (16)淮南王安书：“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 (17)古诗，“面以粉黛似空青。”
- (18)《诗》：“抱衾与裯。”《笺》：“衾，被也，即寝衣。裯，床帐也。”扬雄赋：“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
- (19)《左传》：晋嬴氏曰：“寡君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注：“栉，梳比总名。”
- (20)沈佺期诗：“斜光映晓妆。”
- (21)朱铅，即丹粉也。宋玉《好色赋》：“臣东家之子，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 (22)《史记·淳于髡传》：“杯盘狼籍。”《七命》：“澜漫狼籍。”狼所卧处，草皆披靡，曰狼籍。《前汉书》：张敞为妇画眉。汉《城中谣》：“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钱笺】刘绩《靠雪录》云：唐时妇女画眉尚阔，《北征》云“狼籍画眉阔”，张籍《倡女词》有“轻鬟丛梳阔扫眉”之句，盖当时所尚如此。
- (23)雷次宗书：“吾童稚之年，已怀远略。”
- (24)《诗》：“苟无饥渴。”
- (25)陶诗：“父老杂乱言。”《左传》：“聒而与之语，过期。”
- (26)陆机诗：“生理各万端。”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11)。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12)。圣心颇虚伫(13)，时议气欲夺(14)。(此忧借兵回纥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纥助，人心顺矣。此兴复大机也。但借兵外夷，终为国患，故云“少为贵”。虚伫，帝望回纥。气夺，群议沮丧。赵次公曰：不用外兵，而有官军，此即当时之议。前二段，分应北征问家。后三段，申恐君遗失之故。)

《左传》：臧文仲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汉书注》：“天子在外曰蒙尘。”

《吴越春秋》：“拣士练卒。”

陶潜诗：“远眺同天色。”

魏文帝书：“用给左右，以除妖氛。”

颜延子诗：“阴风振凉野。”

《唐书·回鹘传》：回纥，其先匈奴。元魏时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隋曰回纥，亦曰韦纥。至德元载九月，回纥遣其太子叶护，率兵四千，助国讨贼。肃宗宴赐甚厚，命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称王为兄。赵曰：随回鹘，当以回纥为正。宪宗元和四年，

始请易号回鹘，言捷鸷犹鹘然。《后汉·郎f传》：“助顺元气。”孔德璋诗：“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驰突，驰骤冲突也。

《晋·赵王伦传》：从兵五千人。

《诗》：“驱马悠悠。《国策》：张仪曰：“车千乘，骑万匹。”

《晋·石勒传》：“令我与此辈共事。”《记》：“礼有以少为贵者。”

(11)司马迁书：“勇之决也。”《回纥传》：其人骁强，初无酋长，逐水草转徙，善骑射，喜盗钞。

(12)《淮南子》：“破敌陷阵，莫能壅御。”庾信诗：“箭飞如疾羽。”隋炀帝取桃竹白羽箭。赐佛罗酋长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

(13)《大戴礼》：“圣心备矣。”《世说》：桓温怅然失望，向之虚位，一时都尽。

(14)《后汉·许劭传》：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王粲《羽猎赋》：“魂亡气夺。”《魏志》：“吴人夺气。”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此陈专用官军之利。是时名将统兵，奇正兼出，可以收两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为制胜万全之策。【朱注】当时李泌之议，欲令建宁并塞北出，与光弼犄角，以取范阳，所见正与公同。

【綖注】公以乞师回纥为非计，故云：“圣心颇虚位，时议气欲夺。”又谓官军直可乘胜长驱，故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唯此议不行，回纥果为唐患，而河北迄非唐有，其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盖为此也，公尝自比稷契，其经纶概见于此矣。昊天六句，仍以天意决其必胜也。）

陆机诗：“伊洛有岐路。”《抱朴子》：“八极之外，如在指掌。”

《出师表》：“深入不毛。”

蓄，养也。锐，锋利也。

杜预疏：“此举十有八九利”青、徐，《禹贡》二州名，在山东。

恒山、碣石，在东北。《书》：“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诗》：“昊天曰明。”《记》：“霜露既降。”

《春秋演孔图》：“正气为帝。”汉《郊祀歌》：“西颢沆荡，秋气肃杀。”

《翼奉传》：“转祸为福。”

《西阳杂俎》：禄山死，太白蚀月。

崔骃《达旨》：“皇纲云绪，帝纪乃设。”宋明帝即位诏：“皇纲绝而复钮。”

忆昨狼狈初，事与占光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妣。周汉获薄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此借鉴杨妃，隐忧张良娣也。许彦昭曰：祸乱既作，惟赏罚当，则能再振，否则不可支矣。陈元礼首议诛国忠太真，无此举，虽有李郭，不能奏匡夏之功，故以活国许之。欲致兴复，当先去女戎。）

《魏志》：曹操曰：“涓水之难，吾犹狼狈。”《西阳杂俎》：狈，两足绝短，每行驾两狼，失之则不能行。

《吴都赋》：“古先帝代。”

奸臣，谓杨国忠。同恶，谓虢国夫人辈。陆机《辩亡论》：“奸臣窃命。”《汉书》：“韩彭蒯醢。”

《书》：“同恶相济。”又：“今我民用荡析离居。”

从夏殷为是，下有周汉也。妹喜、妲己，桀纣所嬖，旧作褒妲，疑误。

《书》：“明哲实作则。”周宣、汉光皆中兴主。《旧唐书》：上至马嵬驿，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以从。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命吐蕃使者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谋反。”遂杀之，以枪揭其首。上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令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诗》：“桓桓于征。”注：“桓桓，武勇貌。”

《书》：“左仗黄钺。”《后汉书》：“海内忠烈张元节。”

微尔，即微管仲之意。

孙楚《与孙皓书》：“爱民活国，道家所尚。”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终以太宗事业，望中兴之主。当时旧国思君，陵寝无恙，其光复在指顾间矣。此章大旨，以前二节为提纲。首节北征问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节恐君遗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公身为谏官，外恐军政之遗失，内恐宫闱之遗失，凡辞朝时，意中所欲言者，皆罄露于斯。此其脉理之照应也。若通篇构局。四句起，八句结，中间三十六句者两段，十六句者两段，后面十二句者两段，此又部伍之整严也。）

庾信诗：“凄凉多怨情。”《长安志》：南内，兴庆宫勤政楼之北，曰大同门，其内大同殿。天宝七载，大同殿柱产玉芝，有神光照殿。庾信《小园赋》：“寂寞人外。”《三辅黄图》：未央宫，有白虎殿。唐避太祖讳，改为兽。白兽闼，即白兽门也。

《上林赋》：“建翠华之旗。”注：“以翠羽为旗上藻。”

佳气，注见前。《神异经》：东北大荒中，有金阙，高百丈。蔡曰：金阙，谓以金饰阙门。

后汉郎f疏：“园陵至重，圣神攸凭。”

张俊《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扫除莹垄。”《旧书》：天宝十载正月，太庙置内官，洒扫诸陵庙。

《淮南王歌》：“煌煌上天。”

傅毅诗：“靡所树立。”陆机《高祖功臣赞》：“曲逆宏达。”

罗大经曰：唐人每以李、杜并称，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东坡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一饭未尝忘君与？又云：《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

范梈曰：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为《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

王嗣爽曰：昌黎《南山》，韵赋为诗，少陵《北征》，韵记为诗，体不相蒙。《南山》琢镂凑砌，诘屈奇怪，创体杰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不易学，亦不必学，总不脱文人习气。《北征》固是雅调，古来词人多用之，如韩之《赴江陵寄三学士》等作，庶可与之雁行也。又曰：其篇法幻妙，若有照应，若无照应，若有穿插，若无穿插，不可捉摸。

李长祥曰：杜诗每有起得极厚，而无头重之嫌；收得极详，而无尾大之迹。《北征》中间，历言室家情绪，乃本题正意，故不见腹胀之病。

叶梦得曰：长篇最难，晋、魏以前，无过十韵者，盖古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至杜子美《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记传，此古今绝唱也。

胡应麟曰：杜之《北征》、《述怀》，皆长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汉人遗意，平者遂为元、白滥觞。李《送魏万》等篇，自是齐、梁，但才力加雄，辞藻增富耳。

唐汝询曰：杜五言古，体情莫妙于《三别》，叹事莫核于《三吏》，自诉莫苦于“紈袴”，经济莫备于《北征》。《梦李白》、《写怀》见其高，《望岳》、《慈恩寺》取其壮。他若《留花门》、前后《出塞》、《玉华》、《九成》诸作，胸中罗宇宙，无所不有，斯见其大。

钟惺曰：读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长篇不易作。当于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乱、时断时续处，得其篇法之妙。

魏泰道辅曰：唐人咏马嵬之事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云：“官军诛佞幸，天子会妖姬。”白乐天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官军背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诛贵妃也，颇失事君之礼。老杜《北征》诗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盖言明皇畏天悔祸，赐妃子以死，无预官军也。

行次昭陵

【朱注】昭陵在醴泉，近泾阳，直京师之北。《草堂诗笺》序于《北征》诗后，良是。盖省家鄜州，道经此也。黄鹤编在天宝五载，谓西归应诏时作，大谬。今按：题云“行次”，是便道经行，而次于陵前，当从朱说为正。《唐书》：京兆府醴泉县有九嵕山，太宗昭陵在西北六十里。

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讖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首叙太宗戡乱之功。庸主，指六朝诸君。群雄，指李密、窦建德辈。独夫，指隋炀帝。龙凤质，真主出也。虎狼都，关中入也。疲，凋敝。问，问罪。讖，符讖。威，兵威也。）

《国语》：“卒历代之旧俗。”《史记·范雎传》：“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

《世说》：乔玄谓曹公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李百药《皇德颂》：定群雄之逐鹿，拯方割之为鱼。”《书》曰：“独夫纣。”【朱注】《隋书》：杨玄感谓游元曰：“独夫肆虐，陷身绝域，此天亡之时也。”

《旧唐书》：太宗方四岁，有书生见之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

隋都关中，即秦旧地。【张綆注】太宗得天下根本，在先据关中。《苏秦传》：“秦，虎狼之国也。”顾炎武《日知录》：以虎狼为秦分野，盖据《天官书》，西宫参为白虎，东一星曰狼。《秦本纪赞》：据狼弧，蹈参伐，此另一说。

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此记贞观致治之盛。《尧典》，《尚书》篇名，高祖谥神尧，禅位太宗，故曰“尊《尧典》”。《禹谟》言九功惟叙，太宗乐名九功舞，故曰“协《禹谟》”。【朱注】李靖、房、杜诸公，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师古，如制雅乐，定律令，议封建之类。老儒，如用虞世南诸学士。直辞，如纳王珪、魏征之谏。贤路，如召马周、刘子翼皆是。许顗彦周曰：“文物多师古”四句，见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庄子》：“彼以利合，此以天属。”洙曰：天属，父子也。

魏收诗：“导水逼神功。”

《后汉书》论中兴二十八将：“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魏文帝《与孙权书》：“中国虽饶马，其知名绝足，亦时有之。”

《登楼赋》：“唯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气蕴风云，身负日月。”

《左传》：臧哀伯曰：“文物以纪之。”《书·说命》：“事不师古，以克永世，非说攸闻。”

贾山《至言》：“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宋宗炳论：“柱下翁，直是知礼老儒。”

《说苑》：晏子曰：“明君在上，下有直词。”《后汉·邓后纪论》：“建光之后，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

《前汉·刘向传》：“通贤者之路。”潘岳诗：“在疚妨贤路。”《南都赋》：“下蒙笼而崎岖。”《广雅》：“崎岖，倾侧也。”

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指麾安率土，荡涤扶洪炉。（此再叙当时仁政，以补上文所未备。自隋末大水，饿殍满野，至贞观初年，连遭水旱，是往者之天灾犹降，而民困尚未苏也。太宗则勤恤以安民，修省以回天，如吞蝗而畿辅不灾，肆赦而所在皆雨，遂能安率土，抚洪炉矣。一说：此从天宝之乱，追想太宗，当禄山陷就，是隋末灾殃再降于今，以致生民重困，故想太宗神灵，指麾而荡涤之。今按：前说文意平顺，本于张南湖、王右仲。后说语气陡健，本于唐仲言、朱长孺。兹以前条为主。）

【钱笺】班固《东都赋》：“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班赋序建武克命之事，几二百言，此诗概括以二十言。《左传》：“孤实不德，天降之灾。”

《书》：“至于海隅苍生。”喘，气疾也。苏，息缓也。

《汉书》：陈平对汉王曰：“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挥即定矣。”

《诗》：“率土之滨。”

欧阳公曰：“荡涤扶洪炉”，谓陶成天下如洪炉。《汉纪》：陈琳曰：“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

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未乃行次昭陵而有感也。壮士，指守陵者。幽人，公谒陵也。玉衣铁马，见灵爽犹存。松柏尘沙，叹景色荒凉。伤今思昔，故对山隅而流恨耳。此章起首中腰各四句，前后二段各八句。）

《韩信传》：“何为斩壮士。”《西都赋》：“三选七迁，充奉陵邑。”

《易》：“幽人贞吉。”《汉·郊祀志》：黄帝铸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骑龙上天，后人名其地为鼎湖。

《列子》：“日日献玉衣，旦旦进玉食。”《汉仪注》：以王为衣，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汉武故事》：高皇庙中，御衣自篋中出，舞于殿上。《王莽传》：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废藏在室匣者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恶之。

陆倕《石阙铭》：“钦马千群，宋旗万里。”庾信碑铭，“碑枕金龟，松横石马。”《西京杂记》：陈缟见张丞相墓前石马。按：玉衣既用汉事，则铁马亦当援引古典。考《南史》：萧猷为益州刺史，遇齐苟儿反，众十万攻城。猷兵粮俱尽，遥祷楚王庙神，请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骑汗铁从东方来，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过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此时庙中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儿。铁马汗趋，疑用此事。【钱笺】《唐会要》：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昭陵阙下。《安禄山事迹》：潼关之战，我军既败，贼将崔乾祐领白旗，引左右驰突。又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潜谓是贼，不敢逼。须臾，见与乾祐斗，黄旗军不胜，

退而又战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后昭陵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李义山《复京》诗：“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韦庄《再幸梁洋》诗：“兴庆玉龙寒自跃，昭陵石马夜空嘶。”皆记此事。顾炎武曰：昭陵六马至今见存，皆琢石为屏，刻石马于其上，其文凸起，非全马也。

《诗》：“松柏丸丸。”《春秋含文嘉》：“天子坟高三仞，树则松。诸侯半之，树则柏。”【钱笺】《唐会要》开元十七年，玄宗谒昭陵，仿佛见太宗立于神游殿及寝宫，闻室中警咳之音。何思澄诗：“虚殿帘帷静。”

薛道衡诗：“尘沙塞下暗。”陶弘景诗：“暝途载谁赏。”

《楚辞》：“声嗷嗷以寂寥兮。”《易》：“大君有命，开国承家。”沈约诗：“流恨满青松。”鲍照诗：“高坟累累满山隅。”

黄生曰：此章分两段，前六韵言太宗创业垂统之事，后六韵言目前天下未安，因有太宗不作之恨耳。又曰：昭陵武功文德，只六韵述尽，可谓钜笔如杠。《尧典》、《禹谟》之句，叙继统事，尤见大力斡旋。又曰：唐仲言云：明皇任杨、李乱政，故有灾犹降、喘未苏之叹，因思向者之安抚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而流恨。旧作隋末之乱者非。按：此说甚是。盖从文物四句读下，便见今日之朝廷，事事与之相反。开元之治，媲美贞观者，今已扫地。有志之士，皆为当路沮抑而不得进，安得不望昭陵而兴悲乎？后来杜牧亦有“乐游原上望昭陵”之句，盖昭陵之时，士无不遇之叹也。又曰：钱牧斋引《禄山事迹》，有黄旗助战、石马汗流事，谓此诗作于收京之后。灾犹降，指天宝之乱，指靡荡涤，颂收复之功，若天宝初，安得先举昭陵石马事耶？盖《英华》本铁字作石故也。予谓玉衣二句，盖援古事为形容之语耳。以铁为石，恐后人转因昭陵有此事，从而改之。不然，禄山之乱，率土翻覆，九庙震惊，何诗中略无一语叙及，恐蹂躏之惨、恢复之功，以往者四语当之，亦不其似，而寂寥二语作结，亦不相应也。

此诗中段，向有三说，以灾降为隋末旱灾，仍降唐初者，张南湖说也。以灾降为韦后乱宫，明皇廓清者，钱牧斋说也。以灾降为禄山倡乱，如隋末兵戈者，朱长孺说也。黄白山谓指天宝季年禄山未乱之先，此说得之，故附于五卷之末。下段“铁马汗长超”，用楚王庙事，闻之友人费遯勗者。及阅《南史》，确为可凭。

重经昭陵

此必鄜州省家之后，复至长安时作。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翼亮贞文德，丕承戢武威。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先叙太宗生前。【綖注】首联，言应运而兴，天人系属，乃一篇之柱。风尘一联，应草昧句。翼亮一联，应讴歌句。圣图广大，言创业之弘，尺剑戎衣之成功也。宗祀光辉，言垂统之远，文德武威之余荫也。何景明曰：用经史人诗，绝不见斧凿痕，使他人道之，未免拙滞。）

《易》：“天造草昧。”注：“草而不齐，昧而不明。”此言隋末之乱。应劭《人物志》：“草之秀者为英，兽之特者为雄。”《太宗纪》：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熟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

梁武帝诏：“讴歌攸奉，万有乐推。”《书》：“天之历数在汝躬。”刘琨表：“天命未改，历数有归。”

古诗中用风尘有二义，如《前汉·终军传》“边境时有风尘之警”，即杜诗“风尘三尺剑”也。如陆机诗“京洛多风尘”，即杜诗“风尘为客日”也。一是战斗之风尘，一是行旅之风尘，《汉·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

《左传》：“社稷有主。”《风俗通》：“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祀，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稷者，五谷之长，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书》：“一戎衣，天下大定。”庾信诗：“终封三尺剑，长卷一戎衣。”

《抱朴子》：“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石崇《大雅吟》：“启土万里，志在翼亮。”《书》：“诞敷文德。”

又，“丕承哉，武王烈。”隋炀帝诗：“前驱振武威。”

苏頲《应制》诗：“圣图恢宇县。”蔡邕《陈太丘庙碑》：“光明配乎日月，广大资乎天地。”

《孝经》：“宗祀文五于明堂，以配上帝。”《前汉·儿宽传》：“癸亥宗祀，日宣重光，光辉充塞，天文粲然。”

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有五云飞。（此记重谒昭陵。【张远注】末句，即“五陵佳气无时无。”之意。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古诗：“陵寝暮烟青。”《汉书注》：陵，山陵，寝，寝庙也。《后汉·祭祀志》：汉诸陵皆有园寝，起居衣服，象生之具。《唐会要》：昭陵因九嵎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回二百三十步，始达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陶弘景传》：句容之句曲山，中周回一百五十里，空曲寥旷。宋之问诗：“檐端接空曲。”

《书》：“则亦有熊罴之士。”《尔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唐注】因重经，故云再窥。古诗：“松柏夹广路。”

京房《易飞候》：“宣太后陵前后数有光，又有五采云在松下，如车盖。”

钟惺曰：陵庙之作，典古悲凉。说功业无竹帛气，说神灵无松杉气。

彭衙行

【单复注】公避贼艰难之际，得孙宰顾遇，事后感荷而作。黄希曰：公避寇，在天宝十五载，此云“别来岁月周”，知诗是至德二载追忆避贼时事，非谓归鄜州如此也。【钱笺】《元和郡县志》：同州白水县，汉彭衙县地，春秋秦晋战于彭衙，是也，《寰宇记》：彭衙故城，在白水县东北六十里。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首记避乱彭衙。）
北走南走，见《汉书》。古乐府《陌上桑》：“不见天路险艰。”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此叙携家远行，儿女颠连之苦。）

《左传》：“尽室以行。”

《书》：“颜厚有忸怩。”

钟会《孔雀赋》：“华羽参差。”宋之问诗：“谷鸟啾尚涩。”鸟鸣无人，一路荒凉之景。

古诗：“手中掩口啼。”

《诗》：“辗转反侧。”

《唐书》：刘仁轨称解事仆射。

庾信诗：“苦李无人摘。”《晋书》：王戎与群儿戏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竟趋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一句半雷雨，泥泞相攀牵。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猴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此叙雨后行蹇，困顿流离之状。）

徐干诗：“所经未一句。”《易》：“雷雨之动，满盈。”

荀济诗：“谁肯相攀牵。”

经契阔，谓连朝勤苦，详见六卷。

左思诗：“秋菊兼餽粮。”

宋之问诗：“暮投入烟宿。”《杜臆》：“暮宿天边烟”。逃难之人，望烟而宿，莫定其居也。

小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此记孙宰晋接之情。据诗意，孙宰当在同家洼，遇孙之后，因寄妻子于鄜州，遂欲从芦子关以达灵武。【朱注】鄜州在白水县北，延州在鄜州西北，芦关又在延州北。时公欲北诣灵武，故道出芦关也。）

【远注】黄希以孙宰为三宰。或曰人名也。玩诗意，人名为近。

沈约诗：“高义薄云天。”薄，迫也。王粲诗：“哀鸣入层云。”

谢灵运诗：“朝游穷曛黑。”

《汉书·外戚传》：“张灯烛，设帷帐。”《易》：“重门击柝。”

古歌：“可以濯我足。”

梦弼曰：剪纸作旒，以招其魂，不必果有此事，只是多方安慰耳。《韩诗外传》：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兰干。众雏烂熯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备志孙宰周恤之谊。出妻孥，出见宰也。众雏，指儿女。烂熯，熟睡貌。《杜臆》：“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乃代述孙宰语，所谓露心肝于艰难之际者。必如此说，下面文气方顺。旧解俱云夫子指孙宰，误矣。）

息夫躬《绝命词》：“涕泗流兮萑兰。”瓚曰：“萑兰，涕泗阑干也。”

【王洙注】阑干，泪堕众多貌。【赵注】《谈薮》：王元景使刘孝绰送之，泣下阑干。

《鸚鵡賦》：“憫眾雛之無知。”《莊子》：“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申涵光曰：爛漫二字，寫稚子睡態入神。

《左傳》：“盤飧加璧。”注：“飧，水澆飯也。”

陶潛詩：“誓將不復疑。”

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翹翮，飛去墮爾前。（末結別後追思之意。《杜臆》：公念孫宰肝隔，時往來于中，故追寫逃難之苦愈真，則感勒周旋之德愈重。此章四句起，六句結。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八句。）

潘岳《西征賦》：“高祖之興也，聰明神武，豁達大度。”王粲詩：“喟然傷心肝。”

《梁書》：何敬容曰：“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于胡羯。”王粲詩：“豺虎方構患。”黃希曰：仍構患，謂史思明等，引兵共十萬，寇太原，安慶緒使尹子奇及同羅夷兵十萬，趨睢陽。

此詩用韻，參錯不一，經朱注考訂，知各本古韻也。至於分析段落，諸家頗混，今鈎清眉目，庶朗然易見耳。

蕭山毛奇齡《韻學指要》曰：古韻無明注，惟宋吳棫、鄭庠、各有古韻通轉注本，惜當時但行棫說，而不行庠說，致韻學大晦。考鄭氏《古音辨》分古韻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皆協陽音。支、微、齊、佳灰五韻，皆協支音。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皆協先音。魚、虞、歌、麻四韻，皆協虞音。蕭、肴、豪、尤四韻，皆協尤音。侵、覃、鹽、咸四韻，皆協覃音。其書出吳氏《韻補》後，按之古音，已得十之九。所略不足者，魚、虞、歌、麻、與蕭、肴、豪、尤，尚分兩部耳。按毛氏此書，實足破沈韻之拘隘，閱少陵《彭衙行》合六韻于一篇，唐人尚知古韻也。

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

【鹤注】考《唐史》至德二载八月丁卯，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此诗当作于九月。

胡骑潜京县，官军拥贼壕。鼎鱼犹假息，穴蚁欲何逃。（首言军临贼境，势在必克。）

《木兰诗》：“但见胡骑鸣啾啾。”梁元帝诗：“拥旄去京县。”《唐书》：至德二载闰八月，贼寇凤翔。崔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等，率众捍贼，乘胜攻中渭桥，追击至苑门，贼大军屯武功，烧营而去。九月丁亥，广平王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发凤翔。壬寅，至长安城西，与贼将安守忠等战于香积寺之北、泔水之东，贼大败，斩首六万。贼帅张通儒弃京城，走陕郡。癸卯，大军入京师。甲辰，捷书至凤翔。

《南史》：丘迟《与陈伯之书》：“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后汉·谢夷吾传》：“游魂假息，非刑所加。”

《异苑》：晋太元中，桓谦见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塙中出，缘几登灶。蒋山道士来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史记》：郑桓公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

帐殿罗玄冕，辕门照白袍。秦山当警蹕，汉苑入旌旄。路失羊肠险，云横雉尾高。五原空壁垒，八水散风涛。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乞降那更得，尚诈莫徒劳(11)。（此言銮輿渐逼长安。玄冕，公卿服。白袍，回纥衣。秦山汉苑，京师在望矣。路失险，言中途无阻。雉尾高，言仪仗甚整。空壁散涛，谓贼从将灭，乞降无及矣。）

庾肩吾《曲水联句》：“回川入帐殿。”《旧唐书》：武德令侍臣服有衮冕、毳冕、毳冕、绣冕、玄冕。

《周礼》：“以车辕为门。”《赵国策》：张孟谈，遇智过辕门之外。胡夏客曰：《留花门》诗云“百里见积雪”，知回纥军皆白衣也。《梁书》：陈庆之所统之兵，悉着白袍，所向披靡。

《前汉书》：出称警，入称蹕。

《汉志》：上党壶关县有羊肠坂。《汉氏春秋》：太行羊肠，其山盘行如羊肠。魏武《苦寒行》：“羊肠险诘曲，车轮为之摧。”

《唐书》：天子举动必以扇，大驾鹵簿，有雉尾障扇、小团雉尾扇、方

雉尾扇、小雉尾扇之属。

《长安志》：长安、万年二县之上，有毕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阳原、细柳原，谓之五原。汉单于款五原塞。曹植赋：“步壁垒之常制。”

《关中记》：泾、渭、澧、灞、滂、高、泔、漓，为关内八水。

前汉王嘉曰：“民心悦而天意得。”

《世说》：苻坚游魂近境。

《灵帝纪》：赤眉遣刘恭乞降。

(11)【朱注】贼急则乞降，缓则尚诈，今皆无用矣。

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兵气回飞鸟，
威声没巨螯。戈鋌开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艰方尽，时和运
更遭。谁云遗毒螫(11)，已是沃腥臊(12)。(此言诸将协力征讨。元帅，
谓广平王。司徒，谓郭子仪。前军，谓李嗣业。左将，谓仆固怀恩。兵气二
句，言军势之振。戈鋌二句，言军器之利。毒螫腥臊，指贼党。)

《唐书》：二载九月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先是
子仪进位司空。晋刘琨表：“晋文以郤縠为元帅，而定霸功。”

《小学紺珠》：“文、武、龙、虎、豹、犬，为六韬。”《后汉书注》：
“霸典文论，文师武论，龙韬主将，虎韬偏裨，豹韬校尉，犬韬司马。”

《唐书》：李嗣业统前军，陈于香积寺北，收长安。胡夏客曰：嗣业
所将，皆蕃夷四镇，故以苏武之典属国为比。《晋书》：苏峻平，王
导令取故节。陶侃曰：“苏武节似不如是。”

《通鉴》：香积之战，贼伏精骑，欲击官军，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
恩，就击之，剪灭殆尽。《晋书》：徐州刺史吕虔，檄王祥为司马。
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三公可服，虔乃与祥。

《邹阳传》：“上覆飞鸟，下不见伏兔。”

《文心雕龙》：“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列子》：“巨
螯戴山。”赵曰：巨螯，夙胤之物。

《东都赋》：“戈鋌彗云。”鋌，小矛也。

《诗》：“弓矢斯张。”向秋毫，言虽微必中。《慎子》：“离朱之
明，察秋毫之末。”

《诗》：“天步艰难。”

《左传》：“时和年丰。”《文选》：“遭遇嘉运。”

(11)《西京赋》：“荡亡秦之毒螫。”

(12)腥臊，别见。沃，以荡涤其秽也。

睿想丹墀近，神行羽卫牢。花门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
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怜子女号。
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末言远人同助，益知旧都旋复矣。睿想，指肃
宗。神行，谓六军。花门，指回纥。拓羯，指安西。彼既感恩思奋，则残俘
不足执矣。锋先骑突，见其勇决，悲喜兼至，预想人情如是耳。此章四句起，
下三段各十二句。)

《汉书·元后传》注：尚书省中，以丹漆涂地，曰丹墀。《西京赋》：
“青琐丹墀。”

温子升诗：“神行扬翠旗，天临肃清警。”江淹诗：“羽卫荡流景。”
孔稚珪诗：“横行绝漠表。”

胡夏客曰：《封常清传》：禄山先锋至东京，使骁骑与羯逆战，时常
清以北庭都护入朝，命讨禄山，故有拓羯之兵，此诗所云，盖指北庭
之归义者。《唐·西域传》：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长鬲王故地，募勇
健者为拓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唐书》：洮州临洮郡，属陇右道。

《通鉴》：是年二月，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

《晁错传》：“轻车突骑。”师古曰：“言骁锐可用冲敌人也。”【旧

注】《吴越春秋》：干将之剑，能决吹毛游尘。考本书无此语。

谷永《与段会宗书》：“优游都城，而取卿相。”

《董卓传》：“吕布杀卓，长安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顺炎武曰：《南史·庾杲之传》：杲之尝兼主客郎，对魏使。魏使问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题名帖卖宅？”答曰：“朝廷既欲扫荡京雒，克复神州，所以家家卖宅耳。”

王嗣爽曰：此诗二十韵，字字犀利，句句雄壮，真是笔扫千军者。中间如“今日看天意”、“此辈感恩至”两联，排律中不用骈耦，更觉精神顿起。而锋先骑突，句法倒装，尤为警露。

收京三首

此当是至德二载十月在鄜州时作。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此明是在家闻诏。按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至于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后，旧注错引。

仙仗离丹极，妖星带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暂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首章，从陷京说至收京，在四句分截。仙仗，指上皇，妖星，指禄山。须为下殿，谓宫阙忽离。不可楼居，见奉仙无益。此追叙往事。驾曰暂屈，言上皇将回。书曰聊飞，言河北易定。未喜更新气象也。）

《郴阳仙传》：苏耽被命升仙，辞母曰：“仙仗临门，不得终养。”

《唐书·仪卫志》：凡朝会之仗五：一曰供奉仗，二曰亲仗，三曰勋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带刀捉仗，立于东西廊下。【邵注】天子有太极殿，以丹掩泥，涂殿上地，故庭曰丹墀。

妖星，凡二十一星。《晋·载记》：刘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安禄山事迹》：禄山生夜，赤光旁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带玉除，即“春星带草堂”意。曹植诗：“凝霜依玉除。”

《梁·武帝纪》：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足下殿以禳之。

《汉·武帝纪》：公孙卿曰：“仙人好楼居。”于是令长安作飞廉、桂馆，甘泉作益寿、延寿观。

《庄子》：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杜臆》：汾阳句，暗藏丧天下在内。

《史记》：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将惧诛，不敢归。田单攻之，岁余不下。仲连乃为书约之矢，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书，泣而自杀。庚信诗：“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

《王制》：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羊祜传》：祜外扬王化，内经庙略。庾肩吾诗：“方凭七庙略，更雪五陵冤。”赵曰：兵谋谓之庙略，盖计划于七庙中也。

按：燕将书，《钱笺》引哥舒翰至洛阳，禄山令以书招李光弼等，此却是燕将飞书。卢注以诸将答翰书，切责其不死为证，此合于飞书燕将。但俱属去年事，于收京不切。朱注云：自香积寺北之捷，王师振威，贼徒胆落，严庄来降，思明纳款，河北事势，折简可定，故用仲连射书事。此说当从。

朱鹤龄曰：玄宗晚节怠荒，深居九重，政由妃子，以致播迁之祸。公不忍显言，而寓意于仙人之楼居，因贵妃尝为女道士，故举此况之。《连昌宫辞》：“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此一证。

其二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叨逢罪己日，洒涕望青霄。（次章，在鄙而喜收京，亦四句分截。言自甘衰白，寥落天涯，忽闻诏书再下，喜何如矣。此时怀商老而李泌已去，忆帝尧而上皇初归，有关于朝事君德者非小。只恐罪己之日，又增阙失，是以望青霄而洒涕耳。赵汭云：甘字、正字、忽字、又字，呼应起伏，有出自望外意。）

周王褒诗：“寂寥灰心尽，摧残生意余。”赵汭云：生意，似指恩泽言。嵇康《养生论》：“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注：“白，谓白发。”

《汉·西域传》：武帝弃轮台，下哀痛之诏。《旧唐书》：是年十月，肃宗还京。十一月壬申朔，御丹凤楼，下制曰：“早承圣训，常读礼经，义切奉先，恐不负荷。”十二月戊午朔，又御丹凤门，下制大赦。《晁错传》：“施利后世，名称圣明。”

《张良传》：四人者隐商雒山，从太子。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彼羽翼已成，难动矣。”

《书序》：“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

《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马融疏：“伏读诏书，深惟禹汤罪己之义。”《搜神记》：“洒涕而别。”

朱鹤龄曰：羽翼，指广平王而言。肃宗前以良娣、辅国之讐，赐建宁王死。至是广平初立大功，又为良娣所忌，潜构流言，虽李泌力为调护，而时已还山。公恐复有建宁之祸，故不能无思于商老也。又云：肃宗之失，不在灵武即位之举，而在还京以后，失于定省，使良娣、辅国得媒孽其间，以致劫迁西内，子道不终。是年十二月，上皇还居兴庆宫，父子之间，猜疑未见，而公于此若深有见于其微者，曰“忆帝尧”，欲其骂于晨昏之恋也。沾洒青霄，其所以望肃宗者，岂不深且厚耶。

其三

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杵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三章，收京而忧事后，亦四句分截。宫阙已收，贼壕可铲，赏功荐庙，即在来春时也。但恐回绝恃功邀赏，诸将僭奢无度，故又为之虑曰：今京师收复，此万方送喜之时，无乃圣躬焦劳之渐乎。公盖忧鹵横臣骄，将成蹂躪跋扈之势，厥后边方猾夏，藩镇专权，果如所虑，惜当时不能见及此耳。）

《晋世家》：“矢石之难，汗马之劳。”班婕妤《捣素赋》：“登薄躯于宫阙兮。”

谢朓诗：“春城覆白日。”庾信《枯树赋》：“平鳞铲甲。”铲，削平也。

《诗序》：“《杵杜》，劳远役也。”

《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注：“含桃，樱桃。”

郭钦疏：“渐徙内郡杂虜于边地。”庾肩吾诗：“横戈念北奔。”

《汉·高帝纪》：“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无负矣。”杨炯碑：“甲第何高。”甲第，谓甲乙之第，言第一等第宅也。《长安志》天宝中，京师堂寝，已极宏丽，而第宅未甚逾制。安史之后，大臣宿将，竞崇栋宇，无有界限，人谓之木妖。

《易林》：“讴歌送喜。”

孔融疏：“身为圣躬，国为神器。”【黄生注】从五六读下，则结尾二句，乃反辞致讽，见公虑事之深，爱君之切。

按末句，旧有两说。师氏曰：此圣主之勋劳，人臣不宜夺天工以为己力。此说归功主上，其意是矣，但于无乃二字，下得太轻。朱云：圣躬劳，即“大夫夙退，无使君劳”之意。此说作喜幸之词，但于上文横戈甲第，不见关合耳。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
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通鉴》：至德二载十二月，陷贼官，六等定罪，三等者流
贬。虔在次三等，故止贬台州。此当是其时作。

0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
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
九重泉路尽交期。（上四，郑贬台州，伤其临老罹罪。下则阙为面别，而
寄诗言情。《杜臆》：首记其状，次记其言，两句已为虔撰一小影。观《八
哀》诗，郑多才艺而画更精，曰老画师，此其自知语，亦其自慨语。万里伤
心，正为严谴之故。百年垂死，乃在中兴之时。严谴、中兴四字，含无限痛
楚。结联情见于词，郑果卒于台州。）

樗树散木，见《庄子》，言材不合世用也。

《汉书》：“酒后耳热。”薛道衡诗：“不蒙女史进，更失画师情。”
赵次公曰：郑虔好书，善画山水，玄宗称为三绝。虔水部郎中，因称
风疾，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贼平，与王维等并囚宣阳里，以
善画，崔圆使绘斋壁，虔即祈解于圆，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
孔融诗：“俯仰内伤心。”汉襄楷疏：“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
宋之问诗：“逐臣北地承严谴。”

荀悦《汉纪》：“张禹不吐直言，佞于垂死。”又赞：“光武中兴之
后。”

《北山移文》：“苍黄反覆。”崔駰笺：“万里长途。”

《诗》：“邂逅相遇。”《管子》：“始乎无端。”《诗》：“出宿
于干，饮饯于言。”

潘岳《夏侯湛诔》：“存亡永诀。”

释智恺诗：“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梁昭明太子诗：“还信三
洲曲，谁念九重泉。”

卢世浓曰，虔之贬，既伤其垂老陷贼，又阙于临行面别，故篇中徬徨特
至。如中二联，清空一气，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直可
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难。术径作永诀之词，诗到真处，不
嫌其直，不妨于尽也。

顾宸曰：供奉之从永王璘，司户之污禄山伪命，皆文人败名事，使矜矜
自好者处此，割席绝交，不知作几许雨云反覆矣。少陵当二公贬谪时，深悲
极痛，至欲与同生死，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交谊真可泣鬼
神。李陵降虏，子长上前申辩，甘受蚕室之辱而不悔，《与任少卿书》犹刺
刺为分疏，亦与少陵同一肝胆。人知龙门之史、拾遗之诗，千秋独步，不知
皆从至性绝人处，激昂慷慨、悲愤淋漓而出也。

腊日

此至德二年十二月，还长安时作。《小学紺珠》：五行始于祖，终于腊，唐土德，戊辰辰腊。赵大纲《测旨》：唐以大寒后辰日为腊。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醉，归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宵。
。（此诗腊日喜沾恩赐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记事。【张綖注】大寒之后，必有阳春；大乱之后，必有至治。腊日而暖，此寒极而春，乱极将治之象，公故喜而赋焉。朱瀚曰：雪色承冻，春光承暖，侵袭承全消，漏泄承尚遥。【顾注】腊祭自应会饮，况当恩泽下颁之日，下四用倒插，乃归重感恩意。若先将口脂、翠管作联，散朝、纵酒作结，便觉板实少致。）

朱瀚曰：庾子山诗：“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沈休文诗：“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前半本此。

《史记》：炎帝欲侵陵诸侯。《诗》：“焉得萱草。”

《魏武纪》：“檄必恐漏泄。”梁元帝诗：“徒望春光新。”

《陈书》：太傅平秦王归彦，纵酒为乐，经宿不知。

《长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门，内有紫宸殿，即内衙之正殿。

朱瀚曰：口脂面药，以御寒冻。《景龙文馆记》：帝于苑中，召近臣赐腊，晚自北门入于内殿，赐食，加口脂腊脂。《西阳杂俎》：腊日赐口脂腊脂，盛以碧镂牙筒。《太平御览》：《卢公家范》，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口脂。《前汉·郊祀志》：亦施恩泽。

【张注】翠管银罍，指所盛之器。惠远侍：“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翻。”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此乾元元年春，在谏省作。《唐书》：贾曾，景云中擢中书舍人，开元中复拜中书舍人。子至，字幼邻，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帝传位，至当撰册，既进藁，帝曰：“昔先天诰命，乃父所为，今兹命册，又尔为之，可谓继美矣。”至顿首流涕。历中书舍人。《旧唐书》：东内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南，本永安宫。贞观八年置，九年改大明宫，龙朔二年号蓬莱宫，咸亨元年改含元宫，寻复大明宫。正殿曰含元殿，天后改大明殿。《雍录》：唐都城有三大内：太极宫在西，故名西内；大明宫在东，故名东内；别有兴庆宫，号南内也。三内更迭受朝，而大明最数。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诗在四句分截，上咏早朝景，下和贾舍人。《演义》：初联，早朝之候；次联，大明宫景；三联，言退朝作诗，称贾至之才；结联，言父子继美，切舍人之事。上诗比诸公所作，格法尤为谨严。【朱注】春色之穠，桃红如醉，以在禁中，故曰仙桃，非用王母事也。【顾注】贾诗言凤池，公即用凤毛，贴贾氏父子，不可移赠他人，结语独胜。）

卫宏《汉旧仪》：昼漏尽，夜漏起，省中黄门持五夜。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陆倕《新刻漏铭》：六日无辩，五夜不分。

【邵注】夜以五为节，起于甲，止于戊，又谓之五更，漏箭即更筹。

《缙素杂记》：《梁武本纪》：帝燃烛恻光，常至戊夜。杜诗五漏声，正谓戊夜耳。殷夔《刻漏法》曰：铸金为司晨，具衣冠，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吴思元诗：“愁逐漏声长。”

《楚辞》：“君之门以九重。”阴铿诗：“上林春色满。”唐时殿庭多植桃柳，故岑诗言柳拂旌旗，杜诗言春色仙桃，皆面前真景。张性谓天颜有喜，如醉仙桃，误矣。《西阳杂俎》：仙桃出郴州苏耽仙坛。庾肩吾诗：“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

燕雀配龙蛇，以实对虚。《周礼》：“析羽为旌，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龟蛇为旐。”《释名》：“旂，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

《楚辞》：“仰观刻桷，画龙蛇些。”

《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贺。”

庾信诗：“香烟龙口出。”《唐书·仪卫志》：凡朝日，殿上设黼、蹀席、熏炉、香案。何逊诗：“还飘袖里香。”

曹植《与杨修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梁简文帝《答新渝侯书》：“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文选》：“摛文挥月毫。”

《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左传》：“世济其美。”唐人律格，多于五六作转语，结到七八句。杜《和早朝》诗，善于布格。

《唐书》载玄宗曰：“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谓继美矣。”七句意本此。

晋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宋书》：

谢凤子超宗，有文词，作《殷淑妃诔》，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

朱瀚曰：作诗须知宾主，前半撮略宾意，后半重发主意，始见精神。王、岑宾太详，主太略，岑掉尾犹有力，王则迂缓不振矣，必如此诗，方见格律。

黄生曰：王元美嫌此诗后半意竭，不知自作诗与和人诗，体固不同。唐贤和诗，必见出和意。王、岑二首，结并归美于贾，少陵后半特全注之，此正公律格深老处，可反以此为病哉。且王结美掌纶，岑结美倡咏，惟杜兼及之，又显其世职，写意周到，更非二子所及。又曰：合观四作，贾首倡，殊平平，三和俱有夺席之意。就三诗论之，杜老气无前，王、岑秀色可揽，一则三春穠李，一则千尺乔松，结语用事，天然凑泊，故当推为擅场。

按：前人评此诗，谓其起语高华，三壮丽，四悠扬，无可议矣。颇嫌五六气弱而语俗，得结尾振救，便觉全体生动也。

苏轼曰：七言之伟丽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寞无闻。欧阳永叔云：“苍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又：“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小生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焉尔。

今按，米南宫《浙江潮》诗：“天排云阵千军吼，地拥银山万马奔。”陆放翁诗：“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又：“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又云：“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皆雄伟激壮，可参唐人佳句。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附贾至诗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上四早朝大明宫，下四呈两省僚友。曰银烛、曰春晓、曰弱柳、曰流莺，皆早朝景物，曰紫陌、曰禁城、曰青琐、曰建章，皆宫殿层次。剑佩、衣冠，两省朝容。凤池、染翰，同僚职事也。）

顾野王《舞影赋》：“列银烛兮兰房。”杨慎《诗话》：《穆天子传》：“天子之宝，璿珠烛银。”郭璞曰：“银有精光如烛也。”唐人诗用银烛字，本此。殷仲文诗：“紫陌结朱轮。”

颜延之诗：“朝驾守禁城。”《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萧子显诗：“杨柳千条共一色。”祖孙登诗：“弱柳垂江翠。”《前汉书·元后传》：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颜师古曰：“青琐者，刻为连锁文而青涂也。”

刘孝绰《百舌》诗：“百啭似群吟。”沈约诗：“流莺复满枝。”《三辅黄图》：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

《史记》：高祖令萧何带剑履上殿。鲍照诗：“虚容遗剑佩。”《礼记》：“行则鸣佩玉。”汉武帝《落叶哀蝉曲》：“玉墀兮生尘。”

《史记·留侯世家》：“衣冠甚伟。”

丘迟诗：“肃穆恩波被。”《晋书·荀勖传》：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

宋玉《高唐赋》：“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潘岳《秋兴赋序》：“染翰操纸。”吴筠诗：“年年月月对君王。”

杨仲弘曰：荣遇诗，如贾至诸公《早朝》篇，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囿，凤鸣朝阳也，熟之可洗寒俭。

周敬曰：气度冠冕，音调琳琅，起句轩昂，即唐人有数。结浑融庄雅，作寻常煞语者，少窥其妙。中联亦佳，不必吹毛求疵也。田子艺云：“紫陌、禁城、青琐、建章、玉墀、凤池，太重，身字不雅，不如王、岑远甚。”亦太深文矣。

黄家鼎曰：《早朝》诗，带不得山林气。如此格律，真是锦明霞灿，电烁雷鸣。

七律中，有平仄未谐，而句中自调者，贾幼邻诗：“剑佩声随玉墀步。”玉墀二字，仄平互换。杜少陵诗：“西望瑶池降王母。”降王二字，亦仄平互调，此偶用变通之法耳。

和前附王维诗

绛帟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上六早朝景事，末二美贾舍人。）

蔡邕《独断》：“帟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上书，执事者皆赤帟。”《汉官仪》：宫中舆台，并不得畜鸡，夜漏未明三刻鸡鸣，卫士候于朱雀门外，著绛帟鸡唱。《三体诗注》：“绛帟者，朱冠以象鸡。”《周礼》：“鸡入夜啼旦以跽百官。”注：“夜漏未尽，鸡鸣时也。”

《唐书·百官志》：尚衣，掌供冕服。宋玉《讽赋》：“主人之女，披翠云之裘。”

《吕氏春秋》：“天有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大人赋》：“排阊阖而入帝宫。”韦昭注：“阊阖，天门也。”

《左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记》：“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

邢子才诗：“天高日色浅。”《庙记》：神明台，武帝造，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陈公让诗：“香烟百和吐。”《记》：“天子龙衮。”注：“画龙于衮衣也。”

《史记·袁盎传》：“绛侯朝罢趋出。”《事始》：石季龙置戏马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口而颁行。

潘岳《西征赋》：“想珮声之遗响。”《文选注》：“凤池，中书省也。”

顾璘曰：气象阔大，音律雄浑，句法典重，用事新清，无所不备。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面太多耳。

陆时雍曰：七律，摩诘与少陵争驰。杜好虚摹，吞吐含情，神行象外。王用实写，神色冥会，意妙言前。二者谁可轩轻。

胡应麟曰：右丞《早朝》诗，五用宫室字。《出塞》诗，两用马字。《郴州》诗，六用地名字，虽其诗神骨冷然，绝出烟火，要不免冗杂。高、岑即无此等，而气韵自远。兼斯二美，独见杜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钝杂陈，正变互出，后来读者亦须知分别也。

此诗阊阖宫殿，衣冠冕旒，句中字面複见，杜诗有云，“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却无此病矣。

和前附岑参诗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上六早朝，末二和贾。）

《诗》：“女曰鸡鸣。”刘孝绰诗：“纡余出紫陌。”卢思道诗：“旌门曙光转。”

梁元帝诗：“新莺隐叶啭。”鲍照诗：“表里望皇州。”注：“皇州，帝都也。”

梁武帝诗：“珠珮嫫 戏金阙。”孔德绍诗：“临风听晓钟。”千门万户，见前。

《西都赋》：“玉阶彤庭。”《唐书·仪卫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阁外，号曰内仗。

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注：“《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阳春》《白雪》，高曲名也。”

杨万里曰：七言褒颂功德，如贾至诸公唱和大明宫，乃为典重。和其诗者惟此最佳。

胡应麟曰：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天成，比王似胜。然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穷岁月较之，未易坠其一也。

周敬曰：皇紫假对。星露二字，实诗眼，通篇心灵脉融语秀，作廊庙古衣冠法物，令人对之，魂肃神敛，不特《早朝》诸什，此为首唱，即举唐七律，取为压卷何让。

周珽曰：或谓《早朝》诗，用寒、阑、干、难险韵，似属吹毛。诸家取唐七言律压卷者，或推崔司勋《黄鹤楼》，或推沈詹事《独不见》，或推杜工部“玉树彫伤”、“昆明池水”、“老去悲秋”、“风急天高”等篇。然音响重薄，气格高下，俱前有确论。珽谓冠冕庄丽，无如嘉州《早朝》。淡雅幽寂，莫过右丞《积雨》。澹斋翁以二诗得廊庙山林之神髓，欲取以压卷，真足空古准今。质之诸家，亦必以为然也。

杜甫全集卷之六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唐会要》：“宣政殿，在含元殿后，即正衙殿也。”《唐六典》：“在宣政门内，殿东有东门上阁门。殿西有西上阁门。东上阁门，门下省在焉。西上阁门，中书省在焉”。公时为左拾遗，属门下，故出左掖。《汉书注》：“掖门在两旁，若人之臂掖。”

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草霏霏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云近蓬莱常五色，雪残鵙鹞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上四咏宣政殿，景之自外而内者。下四退朝出掖，时之自早而晚也。日光射榜，在殿外。晴气薰旗，在殿前。草承委佩，在殿下。烟驻游丝，在殿中。云气雪残，此又遥瞻殿上者，亦见在朝之久。归青琐，退朝回院也。出每迟，出掖还邸也。【顾注】日射榜，则金益黄。晴曛旗，则羽更赤。身俯则佩下委，故草相承。无风则烟不动，故如丝驻。此诗后半失粘。

【卢注】天门，天子之门，《楚辞》：“广开兮天门。”《神异经》：“西方有宫，白石为墙，门以金榜而银镂，题曰天地少女之宫。”梁元帝诗：“金榜烛神光。”【邵注】“榜，门扁也。”

隋炀帝《江南曲》：“春殿晚，仙艳奉杯盘。”《家语》：子路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陆机诗：“羽旗栖琼釜。”【旧注】“旗画赤羽鸟，所谓朱雀也。”

《西京赋》：“芳草甘木。”《楚辞》：“芳霏霏兮满堂。”《记》：“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

萧放诗：“金凤起炉烟。”晋羊球《登西楼赋》：“画栋浮细细之轻云。”沈约诗：“游丝映空转。”

《唐会要》：“贞观间营永安宫，后改为蓬莱宫。咸亨初，改为含元殿，又改为大明宫。”《董仲舒传》：“云五色而为庆。”

杜诗用残字，多作余字解。《上林赋》：“过鵙鹞，望露寒。”注：“皆观名，在云阳甘泉宫外。”

曹植诗：“侍臣省文奏。”《列子》：“缟衣乘轩，缓步阔视。”青琐，谓省门。

《诗》：“自公退食。”《天台赋》：“任缓步之从容。”

紫宸殿退朝口号

《唐六典》：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雍录》：含元之北为宣政，宣政之北为紫宸。杨慎曰：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杜诗所谓“春旗簇仗齐”是也。紫宸，便殿也，谓之阁，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谓之入阁，杜诗所谓“还家初散紫宸朝”是也。欧阳公去唐不远，入阁之制已未明，问于刘贡父而后知之。然其大略，不过如此。【钱笺】《五代史·李琪传》：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随之以入见，故谓之入阁。【顾注】口号，言随口号吟。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张綆注】此内殿也，故所咏皆宫中之景。上六咏紫宸；末二言退朝。【顾注】袖垂为伛偻，双瞻为分行，瞻御座为内向，引朝仪为却行。此写昭容导驾之制甚详。【吴论】香随风转，言殿宇之宽。花下影移，言奏对之久。禁庭深邃，故昼漏罕闻，待高阁之报。单复谓昼漏在退朝后者，非是。谏官侍班，故天颜有喜，而近臣先知。张性谓拾遗不见天颜者，非是。《雍录》：政事堂在东省，属门下。至中宗时，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则常在右省也。公为拾遗时，政事堂已在中书，其自宫中退朝而归东省者，以本省言也。会送夔龙于凤池者，又自东省而集于西省，就政事堂见宰相也。【綆注】夔、龙，舜二臣名。龙在纳言，实中书之始。晋人以中书比天上凤凰，故唐人遂用凤池称中书省。）

《庄子》：“户外之屦满矣。”唐制：昭容正二品，系九嫔。《西阳杂俎》：“今阁门有宫人垂帛引百僚，或云自则天，或言因后魏。据《开元礼疏》曰：晋康献褚后临朝不坐，则宫人传百僚拜。周隋相沿，国家因之不改。”《唐会要》：“天祐二年，只令小黄门祇候引从，富人不得擅出内，盖昭宗时始罢也。”

《汉书》：冯婕妤曰：“妾恐熊至御座。”《周礼·地官》：“司土正朝仪之位，辩其贵贱之等。”《史记》：“叔孙通起朝仪。”庚肩吾诗：“合殿生光彩。”萧子云诗：“春风荡罗帐。”

《荀子》：“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谢朓赋：“嗟斯灵之淑景。”【顾注】古刻漏，昼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长安志》：“含元殿，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黄生注】高阁在禁中，宫女司漏，递相传报。《秋兴赋》：“高阁连云。”采葛妇歌：“群臣拜舞天颜舒。”《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唐制：谏官随宰相而入，得近御前，公为拾遗，故称近臣。《国语》：“近臣尽规。”

《国策》：“宫中虚无人。”

上官仪表：“接武夔龙，夔羽鹓鹭。”范彦龙诗：“遥望凤凰池。”

王嗣爽曰：宣政殿，在含元殿北，乃前殿也。紫宸殿为日御，古之燕朝也。故二诗所咏，气象大小，庄媠稍异。

黄生曰：此诗首尾并具典故，疑惜此二事托讽也。宫人引驾，虽属旧制，然大廷临御，万国观瞻，岂容此辈接迹。而时主因循不改，于朝仪为已褻矣。至如宰相虽尊，实与群臣比肩而事主，退朝会送，此何礼手。此诗所以志讽，人但取其浓丽工整，不知具文见意，《春秋》之法在焉。徒云诗史，浅之乎窥公矣。

春宿左省

【鹤注】公为左拾遗，属门下省，在东，故曰左省，亦曰左掖。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上四宿省之景，下四宿省之情。花隐、鸟栖，日已暮矣。星临、月近，夜而宿矣。听钥、想珂，宿而起矣。问夜未央，起而待旦矣。自暮至夜，自夜至朝，叙述详明，而忠勤为国之意，即在其中。《杜臆》：有风则铃铎皆鸣，故因而想及玉珂，在省中不得闻珂声也。）

刘桢诗：“隔此西掖垣。”掖垣，禁墙也。

古乐府：“凤凰鸣啾啾。”何逊诗：“日夕栖鸟喧。”

【生注】“春星带草堂”，在月落之后。“星临万户动”，在月出之前。《汉书》：武帝起建章宫，有千门万户。

庾阐诗：“翔虬凌九霄。”以九霄对万户，指九重之地言。【访注】比廊庙之上。

【生注】本言不寐，用寝字方响。《黄庭经》：“玉匙金钥常坚完。”

杨方诗：“因风吐徽音。”张华诗：“乘马鸣玉珂。”梦弼曰：《本草》：珂，贝类，可为马饰。是也。蔡又引《旧书·舆服志》：五品以上，有珂伞。凡车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三子；六品以下，去幟及珂。师氏因以为导者所鸣之珂，其说不同。

阮籍诗：“置此明朝事。”

《光武纪》：“诏百僚俱上封事，无有隐讳。”《汉仪》：“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唐书》：“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诤，小则上封事。”《晋·傅玄传》：“每有奏劾，踈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

阴铿诗：“愁人数问更。”《诗》：“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锵锵。”此诗下半截，全用其意。

赵汭曰：唐人五言，工在一字，谓之句眼。如此二诗，三四动字、多字，五六湿字、低字之类，乃眼之在句底者。《何将军山林》诗：“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低与暗乃眼之在第三字者。“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抛与卧乃眼之在第二字者。“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皆一句中具二字眼，剩、破、残、开、垂、折、绽、肥是也。山谷云：拾遗句中有眼，篇篇有之。推此可见。

杨仲弘曰：诗要炼字，字者眼也。如杜诗“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炼中间一字。“地诉江帆隐，天清木叶闻”，炼末后一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炼第二字。非炼归、入字，则是学堂对耦矣。又如“暝色赴春愁，无人觉来往”，非炼觉、赴字，便是俗诗，有何意味耶？

胡应麟曰：杜诗五律，结句之妙者，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无由睹雄略，大树日萧萧”，语皆矫健振劲，绝非铮铮细响也。

晚出左掖

公朝宁诸诗，皆乾元元年春作，后并同。

昼刻传呼浅，春旗簇仗齐。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首二朝班之景，三四退朝归院，五六院中之景，七八出院归舍。昼刻记日，春旗记时，中四皆言春景。唐时殿廷，多植花柳，故初退朝班，从花底而分散，各归院舍，至柳边而遮迷。楼在城上，故雪融而湿。殿高逼云，故去殿若低。及焚草而出，时值鸡栖，见日已晚矣。钟惺云：避人句，是大臣之体。数问句，是谏臣之心。《杜臆》：杜诗妙在气象，此于退食时，能写出委蛇气象。）

陆倕《新刻漏铭》：“卫宏载传呼之节。”《五经折疑》曰：“春秋分，昼夜各五十刻。”诂曰：《刻漏铭注》：卫宏著《汉仪》，使夜漏起，宫卫传呼以为备。赵曰：传呼浅，谓传呼在昼不若夜之远也。

庚信赋：“杨柳共春旗一色。”

《雍录》：“宣政殿下有东西两省，别有中书门下外省，又在承天门外。两省官亦分左右，各为廨舍。”杜诗曰散、曰归，东西分班而出，各归其廨也。《文昌杂录》：“唐殿庭多种花柳，本朝唯树槐楸。”刘须溪曰：焚谏草，不欲人知也。避人而焚，并掩其迹矣。《晋·羊祜传》：“嘉谋谏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

《诗》：“鸡栖于埭，日之夕矣。”故用鸡栖以点晚出。顾炎武引后汉朱震为州从事，三府语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言车小也。此说本于吴若注，《钱笺》已驳其非是。

《陈辅之诗话》：“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即所谓“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外曰：斯谋所猷，惟我后之德”也。

黄生曰：二诗皆于结语见身分，若泛叙朝省，虽工亦何益哉。

题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霭常阴阴。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袞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上四省中之景，下乃自述其怀。【顾注】垣覆梧桐，门皆对霭，宜其气象阴森。【张綖注】白日静，慨素餐也。青春深，惜时迈也。二句景中有情，故下接云“谬通籍”、“违寸心”。公年四十六始拜拾遗，时已晚矣，乃迟回一官，未尽言责，徒违素心耳。职无补而身有愧，乃题于院壁以自警。）

【蔡梦弼注】掖乃省中左右掖。垣、埤皆墙也，高曰坦，低曰埤。【旧注】垣之竹、埤之梧，皆长十丈。无此句法。或引《南越志》：“宋昌县有棘竹长十丈。”于长安何涉？【顾注】公《送贾阁老》诗“四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则知十寻止言梧，非言竹矣。泽州陈冢宰廷敬曰：埤字解者各异，今更有说埤与卑同，此言竹卑梧高也。《晋语》：“松柏不生埤。”《荀子》：“埤污庸俗。”《汉书·刘向传》：“增埤为高。”《五行志》：“寒埤拥下。”《子虚赋》：“其埤湿则生藏莫兼葭。”《射雉赋》：“如如轩，不高不埤。”皆可互证。【张綖注】竹埤谓掖垣之上，以竹编为储胥，若城埤然。朱注引王褒《山家》诗“众林积为籟，围竹茂成埤”，此是竹埤二字所本。当从此说。东方朔《谏起上林苑疏》谓其地有桑麻竹箭之饶，则长安旧有竹矣。

杜定功曰：对霭作对雪，此传写之误耳。左思《吴都赋》：“玉堂对霭，石室相距。”是诗有落花游丝、鸣鸠乳燕，此时不宜有雪。《礼记注》：堂前有承霭。《说文》：“霭，屋水流也。”伪苏注引山谷云：唐省中青壁画雪。此不足信。《汉·董贤传》：“重殿洞门。”注：“洞门，谓门门相当。”谢朓诗：“紫殿肃阴阴。”梁简文帝诗：“落花随燕入，游丝带蝶惊。”《楚辞》：“青春受谢，白日昭只。”

《夏小正》：“季春之月，鸣鸠拂其羽。”鲍照诗：“乳燕逐草虫。”《史记》：高帝曰：“为天下安用腐儒。”注：“腐者，败坏不堪任也。”《汉书》：“诏令从官给事宫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然后乃得入也。”孟康曰：“通籍，谓禁门之中，皆有名籍，不禁出入。”

《后汉·东海王传》：“光武迟回者数岁。”谢朓诗：“孰为劳寸心。”《诗》：“袞职有阙，唯仲山甫补之。”范宁《穀梁传序》：“一字之褒。”

《史记》：聂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唐汝询曰：君不能纳谏臣，无以效忠，虽抱南金亦无所用。张载《拟四愁》诗：“美人赠我绿绮琴，何以报之双南金。”【生注】本诗序：“衡以天下渐敝，郁郁不得志，思以道德报君，而惧阻谗邪。”结语暗包序意。《韩非子》：“荆南丽水中生金。”

杜公夔州七律有间用拗体者，王右仲谓皆失意遣怀之作，今观《题壁》

一章，亦用此体，在将去谏院之前，知王说良是。王世懋云：七律之有物体，即诗中之变《风》变《雅》也。说正相合。

叶梦得《石林诗话》：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浅深以是为序。予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如“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当为函盖乾坤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当为随波逐浪句。“百年地僻柴远，五月江深草阁寒”，当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同参。

送贾阁老出汝州

据此诗，贾出汝州在乾元元年之春。考《肃宗本纪》：九节度师溃，刺史贾至奔于襄邓，在次年三月，与此诗前后相合。本传以为出蒲州，史氏误书耳。《旧唐书》；舍人年深者，谓之阁老。《唐志》：汝州临汝郡，属河南道，本伊州，贞观八年更名。汝州，今属河南南阳府。

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宫殿青门隔，云山紫逻深。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上四贾出汝州，下言别后交情。掖梧空留，贾已出院矣，艰难，言中途跋涉。去住，谓彼此踪迹，青门隔，去者不见长安。紫逻深，住者不见汝州也。【张远注】人生得为刺史，亦不贱矣，莫以一麾出守，感愤而生二毛，此作慰词。）

《初学记》：“中书省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杜臆》：“起语从召公甘棠脱来，起得俊拔。”《诗》：“于彼梧桐。”

《楚辞》：“怀恨兮艰难。”《淮南王篇》：“还故乡，入故里。”黄曰：贾至，河南洛阳人，汝州与河南为邻，故曰故里。

《楚辞》：“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后汉·顺帝纪》：“修饰宫殿。”《前汉书注》：“霸城门，民间所谓青门也。”

蔡琰《胡笳》：“云山万重兮归路遐。”《九域志》：“汝州梁县有紫逻山。”

《潘子真诗话》：《礼》：天子六马，左右骖。三公九卿驷马。右駟。汉制：九卿则中二千石亦右骖。太守驷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故以五马为太守美称。《汉官仪》：太守四马，行部加一马，故称五马。宋人《五色线集》：北齐柳元伯，五子同时领郡，时五马参差于庭，故时人呼太守为五马。

二毛，注见五卷。

钱谦益曰：贾至本传不载出守之故，杜有《别贾严二阁老》及《寄岳州两阁老》诗，知其为房琯党也与。武尚未贬，而先出至者，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至实当制，故先去之也。岳州之谪，亦本子此。公诗有艰难、去住之句，情见乎辞矣。

黄生曰：起语醇深雅健，兴体之妙，无出其右，三唐之绝唱也。又曰：起处用《卷阿》诗意，而无其迹。

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

【鹤注】《唐志》：翰林无司马。玄宗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艺能伎术之流，皆待诏于此。今日勒碑，或是镌工之精者。姜氏曰：《新唐书·吕向传》：“向进左补阙，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此虽权设，亦以士人为之。鹤谓或待诏镌刻之流，若是杂流，公不须作诗推重矣。《唐书》：“广州南海郡，属岭南道。”

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穠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使，天遣几时回。（上四张赴南海，下四送张之意。上写气象巍峨，下摹情景婉至。冠冕，指翰林。文章，指碑词。三殿去，承上台。百蛮开，承南极。诏是遣官之命，开是勒文于石。穠花细雨，去时春景。沧海使回，来日期期。《杜臆》：出使本有程限，但沧海易阻风涛，须俟天时之顺。天遣二字，非公不能下。）

《风俗通》：“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王融诗：“迹殊冠冕客。”

《江赋》：“竭南极，穷东荒。”【原注】“相国制文。”

魏文帝云：“文章经国之大业。”《晋·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早上台，为司命。次二星中台，为司中。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

《两京新记》：“大明宫有麟德殿，在仙居殿西北。”此殿三面，故以三殿为名。白乐天诗“三殿角头宵直入”，是也。

《诗》：“因时百蛮。”《汉书·陈汤传》：“威振百蛮，武畅四海。”

《记》：南方曰蛮。

谢惠连诗：“饮饯野亭馆。”《诗》：“何彼穠矣，棠棣之华。”毛萇曰：“穠，犹戎戎也。”

《拾遗记》：魏文帝迎薛灵芸行者歌：“清风细雨杂香来。”

【黄生注】结语暗用张骞事，既同姓，又出使，且往海上，用事精切，旧无注及者。

此诗，前四说得庄重，下半自须出之风秀。先有讥“野馆浓花发”，谓似题酒馆。“春帆细雨来”，谓似赠贾客。此后人卧以俗见谈诗，未许妄评作者。

王嗣爽曰；野馆穠花，极堪玩赏。春帆细雨，又觉凄凉。长途情景，在处有之，妙在描写深细。

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

雀啄江头黄柳花，鸂鶒鸂鶒满晴沙。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丈人才力犹强健，岂傍青门学种瓜。（首二叙景，三四陪郑，五六自叙，七八勉郑。春事物华，即指江头花鸟。白发自怜，清樽聊遣，公盖对境而兴阑矣。官居近侍，既难浮沉浪迹，回念此身，更无家计可资。见尸位不可，去官不能，进退两难也。郑丈必有归隐之语。故称其才力犹强，不当学邵平之种瓜。《杜臆》：此诗起最有力，一气转下。势若连环，若他人必用力实联矣。朱注“那得更无家”，即“笑为妻子累”意，时已有去官之志。二句仍属慨叹语。）

【顾注】柳始生嫩蕊，其色黄，故曰黄柳。未叶而先花，故雀啄之。

《通鉴》：玄宗初年，遣宦者诣江南，取鸂鶒、鸂鶒等置苑中。申涵光曰，两句三用鸟名，顿挫有致。

陶潜诗：“白发被两鬓。”王勃诗：“春事一朝归。”欧阳公诗：“青春固非老者事。”本杜。

《晋·隐逸传》：“刘、毕芳樽之友。”阳缙诗：“青门小苑物华新。”

吴注：梁柳惲诗：“离念已郁陶，物华复如此。”

许善心诗：“夕拜参近侍，朝恩滥弘奖。”戴逵《栖林赋》：“浪迹颖滨，栖景箕岑。”

《诗》：“乐子之无家。”

王充《论衡》：“才力不相如。”陆云书：“永曜素自强健。”

《三辅黄图》：“长安霸城门，其色青，故曰青门。秦东陵侯邵平隐居于此，种瓜五色。”

曲江二首

【张綖注】二诗以仕不得志，有感于暮春而作。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首章，有及时行乐之意。上四曲江景事，下四曲江感怀。一片花飞，至于万点欲尽，此触目之堪愁者，故思借酒以遣之。且见堂空无主，任飞鸟之栖巢；家废不修，致石麟之僵卧。物理变迁如此，尤须借花酒以行乐，何必恋恋干浮名哉。公殆将解职而有慨欤？)

《杜臆》：飞一片而春色减，语奇而意深。欲尽、伤多一联，句法亦新奇。何逊诗：“花飞落枕前。”

《楚辞》：“羌愈思兮愁人。”

伤多，伤于酒也。

梁元帝诗：“燕姬戏小堂。”庾信诗：“翡翠本微物，知爱巢高堂。”

苑，指芙蓉苑，在曲江西南。《汉书·外戚传》：“丁姬冢高。”张说诗：“邨傍高冢多贵臣。”《西京杂记》：五柞宫西青梧观前，有三梧桐树，足下有石麒麟二枚，云是始皇墓物。庾信碑文：“刺史贾逵之碑，既生金粟；将军卫青之墓，方留石麟。”

《淮南子》：“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杨惲书：“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谢灵运诗：“拙讷谢浮名。”《杜臆》：名乃名位之名，官居拾遗而不能尽职，特浮名耳。落句乃慨叹无聊语，申氏谓似村学究声口，过矣。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次章，乃乘春玩物之意。上四曲江酒兴，下四曲江春景。典衣醉酒，官贫而兴豪。酒债多有，故至典衣。七十者稀，故须尽醉。二句分应。花蝶水蜓，景物堪恋，并欲暂借风光，以助一时之玩赏。盖风光和畅则可赏，一遭阴雨则相违矣。共字，对花蝶等言。)

朝回典衣，贫也。典现在春衣，贫甚矣，且日日典衣，贫益甚矣。北齐斛斯丰乐歌：“日日饮酒醉。”王融诗：“思泪点春衣。”

《诗》：“醉言归。”

孔融诗：“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旧注：孙权之叔济，嗜酒不治产业，尝曰：“寻常行坐处，欠人酒债，欲质此缁袍偿之。”考《吴志》初无此事。《韩非子》：“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淮南子》：“寻常之谿，灌千顷之泽。”《贾谊传》：“彼寻常之汙渎兮。”皆与数目相对。【鹤注】应劭曰：八尺曰寻，倍寻曰常，故对七十。然《江南逢李龟年》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未尝拘以数对矣。

【远注】人生百岁，七十者稀，本古谚语。

梁简文帝诗：“花留蚊蝶粉，竹翳蜻蜓珠。”《新序》：“独不见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间。”【顾注】点水，乃生子也。【邵注】“深深”摹其翩翻隐见，“款款”状其上下往来。《庄子》：“其息深深。”

《楚辞》：“宁惘惘款款。”司马迁云：“效其款款之愚。”《后汉书》“款段”马注：“款，缓也。”《韵略》：“款，徐也。”

《史记》：“庶人传语。”王洙谓是传语同舍郎，言风光难得而易失，欲其暂时相赏也。此另一说。阴铿诗：“风光今旦动。”王洙引冯少怜《春日》诗：“传语春光道，先归何处边。”今无考。

费昶诗，“红颜本暂时。”

春花欲谢，急须行乐，而行乐须寻醉乡，但恐现在风光瞥眼易过，故又作留春之词。此两首中相承相应之意也。即就演义，作寄语于风光，从无情中看出有情，自见生趣。

叶梦得曰：“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亦无以见其精微。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所以不碍气格超胜。使晚唐人为之，便涉“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矣。

王嗣爽曰：初不满此诗，国方多事，身为谏官，岂人臣行乐之时？然读其沉醉聊自遣一语，恍然悟此二诗，盖忧愤而托之行乐者。公虽授一官，而志不得展，直浮名耳，何用以引绊身哉。不如典衣沽酒，日游酒乡，以送此有限之年。时已暮春，至六月遂出为华州掾，其诗云“移官岂至尊”，知此时已有谮之者。二诗乃忧谗畏讥之作也。

公祖必简诗“绶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此即水蒋牵风二句所自出也。又诗“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此即传语春光二句所自出也。公尝云“诗是吾家事”，又云“法自儒家有”，信乎祖孙继起，诗学乃家学也。

曲江对酒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靠微。桃花细逐梨花落，（蔡云：老杜墨迹初作欲共杨花语，自以淡笔改三字。）黄鸟时兼白鸟飞。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在徒伤未拂衣。（朱瀚曰：前半曲江，以江头二字提起。后半对酒，以纵饮二字提起。久坐不归，寻春玩物也。遥望苑中，则宫殿霏微。流览江上，则花落鸟飞。此皆坐时听见者。日纵饮，懒朝参，见入世不能。沧洲远，未拂衣，又见出世不能。公盖不得已而匏系一官欤？）

《汉书·田叔传》：“鲁王好猎，相常暴坐苑外。”

《魏志》：“大秦国城中有五宫，相去各五十里，宫皆以水精为柱。”

《述异记》：“阖闾构水精宫。”【生注】借言宫殿近水也。霏微，春光掩映之貌。沈约诗：“霏微不能注。”

桃花杨花，开不同时，当依梨花为是。桃对杨，黄对白，谓之自对体。乐府《读曲歌》：“桃花落已尽。”萧子显诗：“洛阳梨花落如雪。”古词：“杨花飘荡落南家。”

《诗》：“黄鸟于飞。”又：“白鸟翯翯。”

《方言》：“楚人凡挥弃物谓之判。”俗作。

《庄子》：“与世违而心不与之惧，是陆沉者也。”黄生曰：懒朝，疑即汉之移病。

谢朓诗：“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乐府《长歌行》：“老大徒伤悲。”《后汉·杨彪传》：曹操收彪下狱，孔融闻之，往见操曰：“公横杀无辜，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谢灵运诗：“拂衣五湖里。”《南史·王僧虔传》：“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如见恶，当拂衣去耳。”

黄生曰：前半即景，后半述怀；起云坐不归，已暗与后半为针线。花落鸟飞，宦途升沉之喻也，又暗与五六为针线。

《丹铅录》：梅圣俞“南陇鸟过北陇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黄山谷“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却唤雨鸠来”，李若水“近村得雨远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来。

曲江对雨

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上四曲江雨景，下四对雨兴感。年芳晚静，雨际寂寥也。林花、水荇，乃雨中所见者。驻辇、焚香，乃雨中所思者，未二因游幸难逢，而叹金钱胜会亦不可复见矣。）

魏文忠诗：“别殿春云上。”

江亭，曲江之亭。谢朓诗：“瑶池暖晚色。”年有四时，以春为芳。

沈约诗：“丽日属上巳，年芳俱在斯。”

吴均诗：“林花台复分。《古今注》：“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英，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国谓之红蓝，以染粉，为面色。”梁简文帝诗：“胭脂逐脸生。”

《诗注》：“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径寸余，浮在水面。”公祖申言诗：“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梁简文帝诗：“翠带留余结。”王洙曰：荇，水草，相连生，故如翠带。

《新唐书》：龙武军，皆用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雍录》：左右龙虎军，即太宗时飞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唐讳虎，故曰龙武，言其才质服饰有似龙虎也。《唐书·兵志》：高宗龙朔二年，置左右羽林军，玄宗改为左右龙武军。肃宗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赐名天骑。此即新军也。《汉书注》：“驾人以行曰辇。”

《唐书·地理志》：兴庆宫，在皇城东南，谓之南内，筑夹城入芙蓉园。按芙蓉园与曲江相接，驾常游幸其中。芙蓉、曲江各有殿，故曰别殿。《哀江头》诗“宫殿锁千门”是也。颜延之《曲水诗序》：“离宫设卫，别殿周徼。”【顾注】“漫焚香，谓空焚香以待。”

《汉纪注》：“诸赐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顾注】《旧唐书》：开元元年九月，宴王公百寮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以上五品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剧谈录》：“开元中，上巳节赐宴臣僚，会于曲江山亭，恩赐教坊声乐，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

旧注：曲江赐宴时，赐太常教坊乐，故有佳人。《周礼乐器图》：雅瑟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节以宝玉者曰宝瑟，绘文如锦曰锦瑟。

朱瀚曰：上半写雨景之荒凉，长安新经丧乱也。下半伤南内之寂寥，向曾受知上皇也。林花著雨，见苑中车马阒然。水荇牵风，见江上彩舟绝迹。此所谓静年芳也。上皇用万骑军平韦氏，改为龙武军。亲近宿卫。今日深驻辇，则不自监阅矣。又常从夹城达芙蓉园，登兴庆南楼，置酒眺望。今日漫焚香，则无复游幸矣。于掉尾拈一诏字，露出思君本意，含无限低徊伤感。

黄生曰：公感玄宗知遇，诗中每每见意。五六指南内之事，盖隐之也。叙时事处，不露痕迹。忆上皇处，不犯忌讳。本诗人之忠厚，法宣圣之微辞，岂古今抽黄媲白之士所敢望哉。《钱笺》独得其旨。

雨景则寂寥，诗语偏浓丽，俯视中晚以此。

王彦辅曰：此诗题于院壁，湿字为蜗涎所蚀。苏长公、黄山谷、秦少游

偕僧佛印，因见缺字，各拈一字补之。苏云润，黄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觅集验之，乃湿字也，出于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说。诗言志，信矣。

奉答岑参补阙见赠

参初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赵汭注】杜公为拾遗，荐参识度清远，议论雅正，时辈所仰，宜充近侍。当是荐后除补阙官也。

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岑诗有联步、分曹之语，前四就其意而答之。岑又有白发落花之语，后四反其意而答之。古人答诗，但和意而不和韵。【朱注】参为补阙，属中书，居右署。公为拾遗，属门下，居左署。《雍录》：《唐六典》：宣政殿前有两庑，两庑各有门。其东曰日华，日华之东则门下省也，居殿庑之左，故曰左省。西廊有门曰月华，月华之西即中书省也。凡两省官，系衔以左右者，皆分属焉。“罢朝归不同”，言分东西班各归本省也。“君随丞相后”，宰相罢朝，由月华门出而入中书，凡西省官亦随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东出，故云：“我往日华东”也。）

《诗正义》解“窈窕”云：“所居之宫，形状窈窕，幽深而闲静也。”

班婕妤《自悼赋》：“应门闭兮禁闼扃。”

谢朓诗：“新叶初冉冉。”

鲍照诗：“娟娟似蛾眉。”

寄左省杜拾遗附岑参诗

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
，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上四叙同朝情事，下
则喜而兼讽也。岑为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为拾遗，属门下省，居左
署，故曰“分曹限紫微”。白发自谓，青云指杜。谏书稀少，岂果朝无阙事
乎，讽语得体。）

《记》：“连步以上。”杜预表：“珥笔丹陛。”

沈佺期诗：“分曹直礼闱。”《晋书·天文志》：紫微，天帝之座。

《初学记》：唐改中书省曰紫微省。《花木谱》：紫蔽花，俗名怕痒。

唐省中植此，取其花久也。微当作薇。

《唐书·仪卫志》：朝会之仗有五，皆带刀捉仗，列于东西廊下。沈

佺期诗：“九日陪天仗，三秋幸禁林。”崔融诗：“天仗分旄节，朝
容间羽衣。”

何逊诗：“晴轩连瑞气，同惹御香芬。”

陶潜诗：“白发被雨鬓。”江淹诗：“花落岂留英。”

《解嘲》：“当途者升青云。”陆机诗：“仰瞻凌霄鸟，羡尔归飞翼。”

《汉书·师丹传》：“诖误圣朝。”《诗》：“衮职有阙。”

《汉书·儒林传》：王式为昌邑王师，王废，式系狱。治事使者责问
曰：“师何以亡谏书？”

奉赠王中允维

此当是乾元元年作。《旧唐书》；天宝末，维历官给事中，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服药取痢，诈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至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贼平，陷贼官六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

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庚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维负才名，而身遭困苦，故深惜之。共传二句，辩陷贼之事。一病二句，原戴主之心。皆申明契阔也。维经患难，必多悲愤之作，故复索诗以见其苦情。维初系洛阳，而肃宗复用，与庚信之奔窜江陵，元帝收用者相似。维作《凝碧》诗，能不忘故主，与陈琳之为绍草檄，后事魏武者不同。一病，指诈瘖事。三年，自天宝末至乾元初也。《杜臆》：此诗直是王维辩冤疏。）

曹植诗：“追举逐声名。”

《诗》：“死生契阔。”《毛传》解“契阔”为勤苦，诗意本之。韦弘嗣《博奕论》：“劳神苦体，契阔勤思。”正从古注。

《梁书》：侯景之乱，简文帝使厦信营于朱雀航。景至，信以众奔江陵。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

《魏志》：陈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谢罪，太祖爱其才，不之责。

《史记》：“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

《西京杂记》：相如将聘茂陵女子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良绝，相如乃止。卓文君《白头吟》：“凄凄自凄凄，嫁女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按，文君愿一心不二，故借此喻维。

黄生曰：三四用古人影掠，故叙事无痕。凡诗，写景易而叙事难。叙事直致而拖沓，缘无少陵万卷书、如神笔耳。

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
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

此当是乾元元年春作。【钱笺】《岑参集》有《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诗，在天宝元年告赐灵符、上加尊号之日。此云许八拾遗，盖擢第后十余年官拾遗，又得省觐也。《唐书》：升州江宁郡，属江南东道。公开元末尝游此。梦弼曰：瓦棺寺，即荐福寺。【朱注】《瓦官寺碑文》：寺本晋武帝时建，以陶官故地在秦淮北，故名瓦官。讹作棺耳。《六朝事迹》载有僧好诵《法华经》，葬以瓦棺，青莲生其舌根，因名。则好异者之说也。

诏许辞中禁，慈颜赴北堂。圣朝新孝理，祖席倍辉光。内帛擎偏重，宫衣著更香。（从送许叙起。奉诏省亲，开首提明。同僚饯别，朝廷恩赐，皆所以荣其亲也。次句，本言为慈颜而赴北堂，但出语稍拙。樊作“慈颜拜北堂”，句意稍明。别作“天语辞中禁，家荣到北堂”，语亦未安。当云“有诏辞中禁，承慈赴北堂”。）

《后汉·薛包传》，“有诏赐告归也。”沈佺期诗：“中禁有光辉。”梁简文帝诗：“紫幄承慈。”《闲居赋》：“寿觴举，慈颜和。”《记》：“妇洗在北堂。”《诗》：“焉得援草。言树之背。”注：“背，北堂也。北堂，母氏也。”

去年十一月，迎上皇至京。是年正月，又加上皇尊号，故云“新孝理。”祖席光辉，时当锡类也。后汉班昭疏：“陛下以至孝理天下。”沈佺期诗：“天下开祖席，朝案候征麾。”祖席，饮饯也。

淮阴清夜驿，京口渡江航。竹引趋庭曙，山添扇枕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次言归家之事。淮阴、京口，江宁近境。庭曙、枕凉，晨省昏定也。下言睦邻之谊，报神之礼。他本作“春隔鸡人昼，秋期燕子凉”，是言春启行而秋至家，不如前说切省觐而兼包时景。其云赐书寿酒，语亦繁重，亦不如十年几日之轻逸也。）

《唐书》：楚州淮阴郡，属江南东道。

《郡县志》：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治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都建业，于此为京口镇。姜宸英曰：《唐书·齐浣传》：润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杨子，岁无覆舟。此开元二十二年事。送许在天宝后，故得云“京口渡江航。”又曰“京口渡自晋宋间已有之，至齐始定渡京口。”隋孙万寿诗：“方春渡京口。”

从竹里趋庭，似竹引其曙。在山间扇枕，觉山助其凉。王台卿诗：“竹引带山风。”趋庭、用孔鲤事。

《东观汉记》：黄香性至孝，夏月则扇枕。

《后汉书》：班彪幼与从兄嗣伯共游大学，家有赐书。庾信赋，“门有通德，家承赐书。”

古乐府：“前有一樽酒，主人行寿。今日合来者，皆令富且贵。欲令主人三万岁。”顾炎武曰：“《北齐书》：“慕容严镇郢州，城中有

神祠，号城隍神，俨率众禱之。’此城隍始见史传者。”《史记·封禅书》：“冬赛禱祀。”《索隐》曰：“赛，谓报神福。”

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淼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未及维摩图样，不忘江宁旧迹也。此章前二段各六句，后段四句收。）

《诗》：“载饥载渴。”

《江赋》：“状滔天以淼茫。”

《唐瓦棺寺维摩诘画像碑》：“瓦棺寺变相，乃晋虎头将军顾恺之所画。”蔡梦弼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多才气，尤工丹青，传写形像，莫不妙绝。曾于瓦棺殿画维摩诘，画讫，光耀月余。【钱笺】《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钱。其时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直打刹注钱百万。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绝往来一月余，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吴曾《漫录》：顾恺之为虎头将军，非小字也。【朱注】晋职官无虎头将军，本传亦载此语，《漫录》未知何据。【蔡注】《发迹经》：净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来。

《阿含经》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来。今云金粟影，即维摩图也。孔臧《杨柳赋》：“固神妙之不如。”

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

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问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前六怀旻上人，末二自叙近况。旧事尚能，新诗孰传，是思其现在。棋局随涧，袈裟泛湖，是忆其从前。四句包尽三十年来前后情景。末则因许寄旻，嘱以书中未尽之意。【鹤注】公进《大礼赋表》云：“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其客游吴越在开元十九年，公方二十岁，至乾元元年，相距止二十七年。曰三十年者，亦约略之词。【朱瀚注】旻居幽涧，公携棋局以相随。公在湖船，旻著袈裟而同泛。此叙交谊之亲切。）

《诗》：“自我不见。”陶潜诗：“一去三十年。”

《齐国策》：齐王封书谢孟尝君。《楚辞》：“横流涕兮潺湲。”

《周礼·天官》：“内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则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则亦如之。”好读本音。《扬雄传》：“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好读去声。

陶潜诗：“乃赋新诗。”谁传，谓谁传于我。

曹植《王仲宣诔》：“棋局逞巧，博弈惟贤。”《江赋》：“幽涧积岨。”

《法苑珠林》：袈裟为福田之服。《华严经》：著袈裟者，舍离三毒也。《陀罗尼经》袈裟者，秦言染衣也。

《杜臆》作问君，谓旻公问而许话也，此见因许之意。

黄生曰：旻善吟善弈，而喜与文士游，其好事可知，七是旻喜杜之得官，八是杜答旻以潦倒。旧作闻言，亦通。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黄鹤载在乾元元年，盖诗言玄都道士，乃长安人也。又云：时危惨淡，知安史尚未平也。若至德元年，身陷贼中，何心题咏。若在二年，则冬日至京，亦恐不暇及此。

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握发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
(首叙李师见访。握发呼儿，急于迎客。手提新画，索公题句也。)

《长安志》：崇业坊玄都观，隋开皇二年，自长安故徙通道观于此，改名玄都，与善庆寺相比。《唐会要》：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观。《说苑》：周公一沐三握发。

障子松林静杳冥，凭轩忽若无丹青。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
(次记画松神妙。无丹青，言不异真松。崖在松下，故云却承。松势逆盘，故云反走。却，俯也。)

《楚辞》：“深林杳以冥冥。”

《续晋阳秋》：戴逵善图画，穷巧丹青。

马融《长笛赋》：“生于终南之阴崖。”

《抱朴子》：“天陵偃盖之松。”又曰：“松树三千岁者，其皮中有聚脂，状如龙形。”

老夫生平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
(此与李师赏画也。霜雪、虬龙，此即奇古。精灵指画，仙客指李，良工指画者。)

江淹诗：“精灵归妙理。”

萧若静诗：“已数逢仙客。”

傅亮《感物赋》：“嘉美手于良工。”

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渗澹来悲风。
(此对画而有感也。因松下老人，忽动商山之兴，盖世乱而思高隐也。惨淡悲风，画景亦若增愁矣。此章四段，各四句。)

偶坐，并坐也。颜延之诗：“独静阙偶坐。”《晋书·袁乔传》：此又似是之非。

四皓歌：“晔晔紫芝，可以疗饥。”

应璩书：“悲风起于闺闼。”

得舍弟消息

此当是乾元元年季春作，诗言“春庭暮”可见。蔡琰诗：“迎问其消息。”

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花落辞故枝，风回返无处。骨肉恩书重，漂泊难相遇。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此章对景言情，上比下赋，有古诗遗意。荆花吹落，喻兄弟分张。风回不返，喻漂泊难遇。公在西京，弟在河南，故云泪东注。恩书二字，点题。）

周景式《孝子传》：古有兄弟欲分异，出门见三荆同株，枝叶连阴，叹曰：“木犹欣聚，况我而殊哉。”《续齐谐记》：田广、田真、田庆兄弟三人，欲分财。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叹之，却合，树还荣茂。

萧懿诗：“春庭聊纵望。”

宋子侯诗：“花落何飘颻。”谢朓诗：“新笋杂故枝。”

刘绘诗：“漂泊终难测。”

《世说》：“顾长康哭桓宣武，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陆机诗：“逝矣经天日。”何逊诗：“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

天河春夜向东，故曰经天东注。

刘会孟曰：苦心怨调，使人凄然鲜终之痛，慙于脊今死丧之喻。

送李校书二十六韵

【鹤注】此是乾元元年春在谏省作。【朱注】《唐书·宗室世系表》：舟字公受，虔州刺史、陇西县男。父岑，水部郎中、眉州刺史。《旧书》：梁崇义逆命，命金部员外李舟谕旨以安。柳宗元《石表先友记》：李舟，陇州人，有文学俊辩，高志气，以尚书郎使危疑反侧者再，不辱命。被谗妒，出为刺史，废痼卒。杜诗凡题中纪韵者，皆系排律。此篇乃五古，不当纪韵，疑属刊误。

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渥洼骐驎儿，尤异是虎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辈伯。人间好少年，不必须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宾客。十九授校书，二十声辉赫。众中每一见，使我潜动魄。自恐二男儿，辛勤养无益(11)。(首叙校书才望出众，从父说到其子。)

【卢注】李舟于德宗朝奉使诣刘文喜，陈以祸福，帐下杀文喜以降。又奉使诣梁崇义，谕旨安之，劝崇义入朝，言颇切直。观公此诗，知少年时便已杰出矣。二男，公子宗文、宗武也。)

《国策》；代三十六县。《汉书》：雁门、代郡，皆晋地也。今为代州。

魏彦深《鹰赋》：“白如散花，赤如点血。”

《史记》：田光谓燕太子丹曰：“臣闻骐驎壮盛之时，一日千里。”

《天马歌》：“虎脊两，化若鬼。”

《汉·萧育传》：王凤以育名父子，除为功曹。言育为名父之子也。

《魏志·常林传》：林节操清峻。沈约奏弹：“玷辱流辈。”

《陌上桑》：“为人洁白皙。”

萧琛诗：“文中更区分。”古乐府：“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此四语所本。又后汉人《为焦仲卿妻诗》：“十三能织绮，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亦四语叠叙。

《洛阳伽蓝记》：“炎光辉赫，独绝世表。”

钟嵘《诗品》：“陆机所拟十四首，惊心动魄。”

(11)《抱朴子》：“怀损命之辛勤。”

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舟也衣彩衣，告我欲远适。倚门固有望，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华》，已见楚山碧。蔼蔼咸阳都，冠盖日云积。何时太夫人，堂上会亲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11)。归期岂烂漫(12)，别意终感激(13)。(此送别而记其孝思，从母说及其父。舟父向为眉州刺史，天宝之乱必寓家于此，故其母倚门而望。楚山，母在之处。咸阳，迎母还京。岂烂漫，归时不远。终感激，不忍离父也。)

《肃宗纪》：乾元元年二月丁未，大赦，免陷贼诸州三岁税，天下非租庸，无辄役使。

《诗》：“其究安宅。”

《列士传》：老莱子行年七十，作婴儿娱亲，著五采烂衣。《困学

纪闻》：曹植《灵芝篇》：“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欷歔泪沾巾。”今人但知老莱子，而不知伯瑜耳。

《后汉书》：薛包事母孝，出入有时，至期，母必倚门望之，包必至矣。略与王孙贾同。

《魏都赋》：“敛衽魏阙。”出行皆谓之行役，如公还成都，白云“他乡复行役”，不必奉使者称行役也。《诗》：“予季行役。”

刘庭芝诗：“南登汉月孤。”《诗序》：“《白华》，孝子之洁白也。”束皙《补亡诗》：“白华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门子，如磨如错。终晨三省，匪情其格。”

《史记·秦纪》：楚自汉中，南有巴黔，惠文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据此，则蜀汉本属楚地，故云“楚山碧”。宋武帝诗：“楚山带旧苑。”

左思诗：“蔼蔼东都门，群公饯二疏。”咸阳，乃长安所都。

《孝文帝纪》：“冠盖相望，结辙于道。”《汉书》：列侯妻，称夫人。列侯子复为列侯，称太夫人。

《三秦记》：未央宫渐台西，有桂宫，内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金玉阶，昼夜光明。《汉官仪》：尚书直宿建礼门，奏事光明殿下，下笔为诏策，出言为诰令。

(11)《贾谊传》：上从宣室至夜半，文帝前席。

(12)《庄子》：“性命烂漫矣。”《琴赋》：“留连烂漫。”

(13)孙万寿诗：“别意凄无已。”

顾我蓬屋资，谬通金闺籍。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羨君齿发新，行己能夕惕。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此临别而自伤衰老。通籍，时为拾遗也。悔吝，抗疏蒙谴也。前云意感激，指李言。此云意颇切，公自言。）

顾，念也。《抱朴子》：“窜绳枢之蓬屋。”

梁吴均诗：“小来重意气。”《书》：“习与性成。”

慵，懒也。剧，甚也。

《易大传》：“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天地窄，犹《诗》言高厚踳躅。

缪袭诗：“齿发行当堕。”

《论语》：“行己有耻。”《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阴铿诗：“临歧悯圣情。”

李陵《别苏武》诗：“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回身视绿野，惨澹如荒泽。老雁春忍饥，哀号待枯麦。时哉高飞燕，绚练新羽翮。长云湿褰斜，汉水饶巨石。无令轩车迟，衰疾悲宿昔。（此惜别而兼叙情景。回身，李去而回顾也。长安乱后，故野如荒泽。雁饥，自叹其贫。燕飞，李行之壮。褰斜，汉中所经之地。末二，嘱其早还以慰己也。此章，前二段各十六句，后二段各十句。）

萧子范诗：“回身隐日扇。”谢灵运诗：“春晚绿野秀。”

《世说》：道壹道人曰：“先集其惨澹。”八泽、八荒，见《淮南子》。

《诗》：“鸿雁于飞，集于中泽。”“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汉桓

帝时童谣：“大麦青青小麦枯。”

《诗》：“有鸟高飞。”

《赭白马赋》：“别辈超群，绚练夔绝。”注：“绚练，疾也。”何逊诗：“相顾无羽翮，何由总奋飞。”

《芜城赋》：“睥若断岸，矗似长云。”《后汉·顺帝纪》：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注：褒斜，汉中谷名。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首尾七百里。汉水亦在汉中。何仲默《三秦志》：自秦入蜀，有三谷：西南曰褒谷。南曰骆谷，从洋入。东南曰斜谷，从郿入。其所从皆殊。

兴元府为汉中郡。汉水出嘉州。《江赋》：“巨石砢砢以前却。”

古诗：“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张华诗：“衰疾近殆辱。”徐于诗：“宿昔当离别。”

王嗣爽曰：此明是一篇送人序，韵而为诗，语皆工炼。而气独流畅。

黄常明《诗话》：数物以个，谓食为吃，字近鄙俗，独杜屡用。如“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栏添个个”。又如“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梅实许同朱老吃”，《送李校书》云“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盖篇中大概奇特，不妨映带也。

逼侧行赠毕四曜

【鹤注】此当是乾元元年春在谏院作，故诗中有朝天语。因章首逼侧二字以为题，非以逼侧贯全诗也。《上林赋》：“逼侧沁澌。”司马彪曰：“逼侧，相逼也。”一作《行》：诗中亦作“”。

逼侧何逼侧，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首叹比邻不得相见。）

逼侧，谓所居密迩。

《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江淹《古别离》诗：“愿一见颜色，不异琼树枝。”

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此言以无马之故，不能见毕。炯炯应识，言欲见之心，毕当知我也。）

至德二载二月，上幸凤翔，议大举收复两京，尽括公私马以助军。给事中李虞云无马，大夫崔光远劾之，贬虞江华太守。

古乐府有《行路难》。《语林》：王安期东渡江，道路梗涩。

梁简文帝诗：“微躯多接幸。”

乐府古词：“含情出户脚无力。”杜句用虚字亦有所本。宋之问诗：“非关怜翠幕，不是厌朱樱。”

【远注】徒步句，即大夫不可徒行意。《魏志》：夏侯玄议：众职之属，各有官长。

潘岳《寡妇赋》：“目炯炯面不寝。”

晓来急雨春风颠，睡美不闻钟鼓传。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此言以请告在籍，不敢见毕。性命可怜，乃告籍之故，恐泥滑跌伤也。）

远注：公喜用颠字，如“狂风大放颠”及“急雨春风颠”之类。

《楚辞》：“腾驾罢牛，骖蹇驴兮。”

请急，请假。通籍，注籍也。《谢灵运传》：“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黄庭坚曰：书记所称取急、请急，皆谓假也。车武子早急出诣子敬，尽急而还，是也。【钱笺】晋令给假者五日一急，一岁中以六十日为限。《元熹起居注》云：请急跨月，有违宪制。唐令：诸京官请假，职三品以上给三日，五品以上给十日。

吴均《从军行》：“男儿亦可怜。”

焉能终日心拳拳，忆君诵诗神凛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与子非壮年。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末欲邀毕过饮，以慰愿见之思。心拳拳，言安能终日悬想乎，起下就饮之意。此章，起首四句，腰间六句，前后两段各八句。）

王景与《与许靖书》：“拳拳饥渴，诚无已也。”

《韩诗辩证》云：“辛夷花，江南地暖，正月开。北地寒，二月开。初发如笔，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

《淮南子》：“真人驰于方外。”《史记·酈食其传》：“吾高阳酒徒也。”

鲍照《行路难》：“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

【远注】唐人以现钱为青钱。按张鷟文如万选青钱，则又非现之谓矣。

黄生曰：杜五言力追汉魏，可谓毫发无憾，波澜老成矣。七言间有颀然自放，工拙互陈，宋儒自以才识所及，专取此种为诗派，终觉入眼尘气。

王嗣爽曰：信笔写意，俗语皆诗，他人所不能到。盖真情实事，不嫌其俗也。

赵次公曰：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众莫能对，丁谓奏曰：“每斗三百文。”帝问何以知之，丁引此诗以对，帝大喜曰：“子美真可谓一代之史。”

黄鹤曰：按《唐·食货志》，唐初无酒禁。乾元二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稟食方缺，乃禁京城酤酒。建中三年，置肆酿酒，解收直三千。贞元二年，斗钱百五十。真宗问唐时酒价，丁晋公引此诗以对，丁盖知诗而未知史也。

《杜臆》：北齐卢思道尝云：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此诗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旧注不引卢说而引丁说，何也？又有引李白“金陵美酒斗十千”之句，疑李杜同时，酒价顿异，岂知李亦袭用曹子建诗成语也。酒有美恶，钱有贵贱，岂可为准。

赠毕四曜

【鹤注】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贺毕曜除监察御史》诗。今云宦卑，是尚未迁官时作，当在乾元元年。

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三四承次句，言贫而且老。五六承首句，言诗乏知音。末喜有子以传家学，所以慰之也。）

申涵光曰：奴仆贱主，奴仆自贱，与奴仆为人所贱，三说俱通。

王延寿《王孙赋》：“颜状似乎老翁。”

洙曰：谢灵运诗：异代可同调。此言已与毕才调相同也。

钟嵘《诗品》：“江文通诗，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鲍参军诗，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杜臆》：江、鲍有诗传后，必定无儿，故有下句。

《唐书》：中宗曰：“苏瑰有子，李峤无儿。”旧注引“苏瑰有子，李峤无儿”，此系唐中宗语，未必用本朝事。吴注引隋末语“杨素无几，苏夔有子”，亦尚太近。按：《晋书·邓攸传》：“皇天无知，伯道无儿。”斯盖用之。

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

《杜臆》：玩诗意，是忆其故居而题之。旧本丈下疑脱故居二字。此诗乃郑虔既往台州后作，在乾元元年季春。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乱后故人双别泪，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第五桥东流恨水，皇陂岸北结愁亭。（此叙别后凄凉之况。乱后故人，聚而合倏散，逐客浮萍，杳不可知。二语悲楚欲绝。酒酣诗罢，忆同饮之兴，即《醉时歌》所云“沽酒不复疑”、“高歌有鬼神”也。桥东岸北，忆同游之地，即《何氏山林》诗所云“今知第五桥”、“天清皇子陂”也。朱瀚曰：懒舞谁拽，恨水、愁亭，语近腐俗。）

蔡琰《胡笳》：“天高地阔兮见汝无期。”

《吴都赋》：“岛屿绵邈。”

庾信诗：“别泪转无从。”

《史记·李斯传》：“请一切逐客。”曹植诗：“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

《吕氏春秋》：“召客者酒酣。”《世说》：谢尚起舞，神意自若。

《杜臆》：郑庄与桥陂相近，旧注以为会别之地，非也。

贾生对鵬伤王傅，苏武看羊陷贼庭。可念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用轻刑。祢衡实恐遭江夏，方朔虚传是岁星，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于死读书萤。（伤郑远窜，而故居阒寂也。贾生比前曾谪官，苏武比后不附贼。直道轻刑，惜其苦心蒙谴。遭江夏，恐卒贬所也。虚岁星，上不见知也。穷巷悄然，人迹杳而声音歇矣。贾生、祢衡，句首叠用四古人，类四平头。末言“于死读书萤”，出语不韵。刘长卿诗云：“穷巷无人鸟雀闲，空庭新雨莓苔绿。”结语何等韵致。此章似七排，上下各八句。）

《贾谊传》：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鵬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鵬似鴞，不祥鸟也。谊伤谪居，长沙卑湿，为赋以自广。梦弼曰：郑虔初有告其私撰国史，坐谪十年。

《汉书·苏武传》：匈奴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

晋孝愍帝诏：“晏驾贼庭。”

【朱注】《汉书》公、翁通用。周弘让诗：“平生怀直道。”

【钱笺】是时陷贼官以六等定罪，虔在次三等之数，贬台州司户，故曰用轻刑。《周礼》：刑新国，用轻典。

后汉祢衡有才辩，而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后为江夏太守黄祖所杀。

《汉武帝内传》：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东方朔别传》：朔卒后，武帝问太皇公曰：“尔知东方朔乎？”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具在否，曰：“具在。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叹曰：“东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

陶潜诗：“穷巷隔深辙。”穷巷，郑故居。【钱笺】《长安志》：韩庄在韦曲之东，郑庄又在其东南，郑十八虔之居也。《通志》：郑庄

即郑虔郊居。李商隐有《过郑虔旧隐》诗。
《晋书》：车胤贫不得油，夏月囊萤读书。

瘦马行

此是乾元元年谪官华州后，追述其事。按：黄鹤以为至德二载为房琯罢相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元载也。蔡兴宗以为乾元元年公自伤贬官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二载也。今考至德元载，陈陶、青坂王师尽丧，区区病马又何足云。及二载收复长安，人情安堵，故道旁瘠马亦足感伤。况诗云“去年奔波逐余寇”，明是追言二载事，当从蔡说。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硃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此记瘦马憔悴之状。东郊，指长安之东，即至德二年冬追贼之处。瘦马犹带官印，叹其昔用而今弃也。）

傅玄《乘舆马赋》：“下厩有的颇马，委弃莫视，瘦瘁骨立，刘备抚而取之。”

《江赋》：“巨石硃兀以前却。”《记》：“观者如堵墙。”

《西京赋》：“仍奋翅而腾骧。”《成公绥传》：“良马腾骧。”

《唐六典》：诸牧监，凡在牧之马，皆印。印右髀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侧以监名，皆依左右厢。若形容端正，拟送尚乘，不用监名，二岁始春，则量其力，又以飞字印印其左髀髀，细马次马以龙形印印其项左。送尚乘者，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余杂马送尚乘者，以风字印印左髀。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配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并印左右颊也。

古乐府：“黄金络马头，观者满路旁。”

《汉·五行志》：剥落万物。《抱朴子》：“守污泥滓。”

李实曰：凡马病，毛头生尘，故曰毛暗。

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此叙瘦马悲楚之情。以内厩乘黄，而至远放不收，又叹其昔贵而今贱也。公疏救房琯，至于一跌不起，故曰历块误一蹶、非汝能周防。落职之后，从此不复见君，故曰见人若哀诉、失主无晶光。身经废弃，欲展后效而不可得，故曰谁家愿终惠、更试春草长。寓意显然。诗作于乾元元年之春，而云明年春草长，从去年说至今春，为明年矣。此追叙语也。此章两段各八句，每段四句转意。）

梁武帝《孝思赋》：“奔波兼行。”

【远注】不惯不将，未调习者不得用，故用内厩马耳。

《唐六典》：诸闲厩上细马，若欲调习，惟得厩内乘骑，不得辄出。

《山海经》：白民之国有乘黄，其状如狐，背上有两角，乘之寿二千岁。注：即飞黄也。《唐六典》：乘黄署令一人。王洙曰：乘黄，古之神马，亦名飞黄。背有角，日行万里。《淮南子》：“天下有道，飞黄伏皂。”一云：神黄，兽名，龙翼马身，黄帝乘而登仙。

王褒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

鲍照《行路难》：“今日见我颜色好，眼花错莫与先异。”范静妻沈氏诗：“风弥叶落未离索，神往形返情错莫。”错莫，犹云落寞。
《赭白马赋》：“愿终惠养，荫本支兮。”

义鹞行

【鹤注】当是乾元元年在长安作。诗云“近经漓水湄”可见。王彦辅曰：此感禽鸟能见义而动也。【周甸注】《埤雅》：旧言鹞有义性，有擒有纵。李邕《鹞赋》所谓“营全鸠以自暖，乃诘朝而见释”者也。

阴崖二苍鹰，养子黑柏颠。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此恶物之残害者。）

李陵诗：“熠熠似苍鹰。”魏彦深赋：“千日成苍。”

杜笃《论都赋》：“斩白蛇，屯黑云。”

《楚辞》：“屑琼以朝餐。”

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鹞，痛愤寄所宣。（鹰能诉冤于鹞，其事甚奇。雌鸣雄愤，写两鹰情状如生。）

《尔雅翼》：“鹰鸟之击者，雄大雌小，一名爽鸠。”

嵇康诗：“临文情辛酸。”

《家语》：孔子见罗者，所罗皆黄口小雀。

鹞称父子，语亦有本。《吴都赋》：猿父哀吟，子长啸。谭元春云：其父二字，语带滑稽。《诗》：“谁将西归。”

曹植诗：“翻身上京。”梁高允生诗：“飘飘乘长烟。”

寄所宣，谓痛愤之心寄于宣诉之语。陶潜诗：“弱毫多所宣。”

斗上捩孤影，噉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鹞能为鹰报仇，其事更奇，鹞一奋击，蛇遂伏辜，见其义勇特绝。斗上，陡然飞上也。捩影，张翅回旋也。噉哮，厉声长鸣也，修鳞，蛇身。巨颡，蛇首。老拳，鹞翼下劲骨。蹭蹬，困顿貌。蜿蜒，卷舒貌。）

《史记·封禅书》：“成山斗入海。”《蜀志·谯周传》：险阻斗绝。

庾信诗：“山梁乍斗回。”按：旧解北斗之上，大谬。陶潜诗：“挥杯劝孤影。”

《楚辞》：“指九天以为正兮。”注：“九天，中央八方也。”

晋东海越王檄文：“激浪之心未遂，遽骨修鳞。”

【周注】鹞拳坚处，大如弹丸，鸠鸽中其拳，随空中堕，即侧身自下承之，捷于鹰隼。《晋·载记》：石勒引李阳臂笑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

《海赋》：“蹭蹬穷波。”

张衡《七辩》：“螭虹蜿蜒。”

吴论：折尾穿肠，即公诗“君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意。《江赋》：“扬髻掉尾。”

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

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鹞能报复辄去，益见其奇。蛇死垂鉴，此目前快意之举。鹞之有功有居，其义侠尤出寻常矣。）

《鹦鹉赋》：“悯众雏之无知。”

江淹诗：“物情弃疵贱。”何承天《安边论》：“报复之役，将遂无已。”

《晋书》：周顛曰：“人生几何，但当快意。”王右军帖：“足下当为远虑，不可计目前。”

邹阳书：“鸷鸟累百，不如一鹞。”

《诗》：“兄弟急难。”

《道德经》：“功成身退。”

近经漓水湄，此事樵夫传。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聊为《义鹞行》，用激壮士肝。（末记所闻，以激人心。此章四句起，下四段各八句。）

《汉书音义》：漓水在长安杜陵，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经昆明池入渭。

潘岳赋：“班鬓彪以承弁，素发飒以垂领。”

《史记》：蔺相如发上冲冠。又《酈食其传》：“诸客冠儒冠来者。”

《任昉集》：“弘长风流，许与气类。”分谓分谊。

曹植诗：“顾盼遗光彩。”

《漫叟诗话》：肝主怒，故云“永激壮士肝。”《汉·高帝纪》：壮士行何畏。

吴山民曰：子美平生，要借奇事以警世，故每每说得精透如此。诗说老鹞仁慈义勇，所以感动人情，而其慷慨激昂，正欲使毒心人敛威夺魄。

王嗣爽曰：此明是太史公一篇义侠传，笔力相敌，而叙鸟尤难。斗上一段，摹神写照，千载犹生。“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分明是仲连逃赏。“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又分明是季札挂剑。借端发议，时露作者品格性情。

画鹤行

此诗年月未详，姑从旧编附在乾元之初。玩章末云“我今亦何伤，顾步独纡郁”，岂公在朝时不得志而云然耶？

高堂见生鹤，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画师妙，巧刮造化窟。写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从生鹤突起，转到画鹤，顿挫生姿。此鹤无绦辔拘挛，何以兀立不去乎？及细观之，方知画师巧夺化工也。）

《楚辞·招魂》：“翡翠翠帟，饰高堂些。”

潘岳《西征赋》：“陋吾人之拘挛。”

《列子》：造化者，其巧妙而功深。赵曰：李贺云“笔补造化天无功”，盖出于此。

乌鹊满樛枝，轩然恐其出。侧脑看青霄，宁为众禽没。长翮如刀剑，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峥嵘，粉墨且萧瑟。（此写画鹤神妙，酷似生鹤，抑扬尽致。乌鹊恐其出击，疑于真鹤矣，乃仰天而不肯没去，则画鹤也。长翮可任超越，又疑真鹤矣。乃墨痕似带萧瑟，亦画鹤也。语意层层跌宕。）

《诗》：“南有樛木。”《传》：“木下曲曰樛。”

【远注】乌鹊二句，与《画角鹰》诗“梁间燕鹊休惊怕”相同。

《舞鹤赋》：“归人寰之喧卑。”卢思道诗：“寥廓鸾山右，超越凤城西。”

【远注】乾坤句，即“天空任鸟飞”意。峥嵘，高旷也。

《汉书》：黄琼疏：“朱紫共色，粉墨杂糅。”

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吾今意何伤，顾步独纡郁。（末又借生鹤寄慨。鹤能腾举云沙，已则顾步而不能奋飞，未免郁郁伤情耳。【远注】因画鹤而思真鹤，亦犹咏画马而思真马，意若自负，还以自悲。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陈子昂诗：“缅想出松游。”缅，思貌。刘希夷诗：“云沙扑地起。”

《舞鹤赋》：“烟交雾凝，若无毛质。”

顾步，行步自顾也。纡郁，纡回郁结也。《西京杂记》：路乔如《鹤赋》：“宛修颈而顾步。”阮德如诗：“顾步怀想像。”《楚辞》：

“忧纡兮郁郁。”陆士衡诗：“纡郁游子情。”

端午日赐衣

此乾元元年五月在拾遗时作。五月建午，故曰端午。端，正也。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首二叙题。葛罗，承宫衣。自天，承有名。当暑，承端午。荷圣情，承被恩荣。《杜臆》：亦有名，见出于望外，时公将谢官矣。钟惺曰：此诗是近臣谢表，语风趣而典。）

【邵注】宫衣，宫人所制之衣。

贺凯诗：“恩荣雨露濡。”

【邵注】含风形其软，叠雪形其轻。《汉·高帝纪》颜注：“絺，细葛也。”

《吴越春秋》《采葛歌》：“弱于罗兮轻罪罪。”谢庄诗：“叠雪翻琼藻。”【生注】细葛二句，每句三层，湿言其新，清言其凉。

孔稚絺表：“断自天笔。”

《论语》：“当暑袗絺綌。”

称长短，言恰好称意。杜诗第七句中第三字有不拘平仄者。如“多叠满山谷”、“意内称长短”是也。洪仲欲读作平声，谓长短合意，若经称量者，如《枚乘传》所云石称丈量。

酬孟云卿

【鹤注】当是乾元元年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将行时作。《唐诗纪事》：孟云卿，河南人，与杜工部、元次山善。

乐极伤头白，更长爱烛红。相逢难袞袞，告别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明朝牵世务，挥泪各西东。（此诗乃席上惜别语。五六应首联，是夜饮之情。七八应次联，是别离之感。上下自相照应。公诗常有此格。）

隋王胄诗：“更深夜转长。”烛红，烛光也。

【旧注】张华读书，袞袞可听。袞袞，继续貌。

匆匆，急遽貌。《语林》：宋江夏王铉，置酒告别。何逊诗：“匆匆昨不定。”

《白帖》：“天津、绛河、明河，俱谓天河。”张正见诗：“耿耿天河曙。”

陆机诗：“曷为牵世务，中心若有违。”

又：“挥泪叹流离。”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问道归
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
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鹤注】此诗当作于乾元元年六月。胡夏客曰：至德二载，公拜左拾遗，即疏救房琯。时琯罢相，犹在朝，故公仍为拾遗。至乾元元年五月，琯贬，六月，公即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矣，师氏曰，是时贺兰进明谮琯于帝，并及甫，故被逐。《长安志》：唐京师外郭城西面三门，北曰开远门，中曰金光门，西出趋昆明池，南曰延平门。《唐书》：华州华阴县，属关内道，在京师东一百八十里。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此公再出国门而有感也。上四忆往时奔窜，下四伤今日左迁。抚今思昔，无非惓惓忠爱之心，而留别亲故意，亦在言表。《杜臆》：“近侍归京邑”，去拾遗而赴华州也。华阴为京师傍县，故云京邑。旧云侍从还京者，非是。赵汭云：公虽遭谗黜，而终不忘君，则所谓悲往事、日衰老者，岂为一身计耶。）

此道，指金光门之路。《史记·项羽纪》：“从此道至吾军。”【远注】归顺，肃宗在凤翔而公归之也。《晋书·苏峻传》：归顺之后，志在立功。

《易》：“自我西郊。”胡，指禄山之兵。

《北魏书》：李穆曰：“高欢破胆矣。”【吴注】后汉李云曰：“关东破胆。”古辞《上之回》：“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

《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沈约《安陆昭王碑》：“还居近侍。”蔡邕为《袁逢碑》：“乃尹京邑。”

《王制》：“不贰事，不移官。”孔融表：“天子至尊。”

师氏曰：驻马回望，盖恋君忍去也。魏文帝《临涡赋序》：“驻马书鞭。”千门万户，见前。

顾宸曰：公疏救房琯，诏三司推问，以张镐力救，敕放就列。至次年，与房琯、严武俱贬，坐琯党也。此公事君交友、生平出处之大节。曰“移官岂至尊”，不敢归怨于君也。当时谗毁，不言自见。又以无才自解，更见深厚。王维诗云：“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与此诗同意，而老杜尤为浑成。此诗有介子从龙之感，而词意归于厚，所谓诗可以怨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鹤注】据新旧史《高适传》云：至德二载，适除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永王璘败，李辅国数短于上前，左授太子少詹事。此诗云“兵戈久索居”，则是为詹事已久，当是乾元元年作。又曰：太子詹事正四品上。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宫。詹事掌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少詹为之贰。

安稳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时来知宦达，岁晚莫情疏。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首联从寄候叙起。下则望高之答书也。宦达以将来言，高从师节度左迁也。年过半百，应岁晚。雁鱼不寄，应情疏。）

《参同契序》：“各相乘负，安稳长生。”《世说》：顾长康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吴越春秋》：“欲兴兵戈以诛暴楚。”《记》：“子夏离群而索居。”

陶潜诗：“时来苟冥会。”《晋书·荀勖传》：“亦当宦达人间。”

鲍照诗：“沉吟芳岁晚。”《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貌亲。”

《苏武传》：汉宣帝遣使求武等，匈奴诡言武已死。后汉使复至，常惠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谢汉使曰：“武等真在此。”雁书本属托辞也。《元史》：郝经使南宋，留七年不遣，经题诗系帛于雁足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经将还之岁，汴民射雁金明池，得诗以闻。此雁书实事在后世也。

杨慎曰：古乐府：“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据此，古人尺素结为鲤鱼形，即缄也。非如今人用蜡。《选》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即此事也。下云烹鱼得书，亦譬况之言耳。五臣及刘履谓古人多于鱼腹寄书，引陈涉罾鱼倡祸为证，何异痴人说梦耶？

《楚辞·七谏》“年既过半百兮。”【吴注】梁武帝诏：“负君临，百年将半。”

何逊诗：“欲寄一行书，何解三秋意。”

赠高式颜

此诗黄鹤编在天宝十五载，单复编在夔州侍内。今按诗云“削迹共艰虞”，当是乾元初出为华州司功时。其相逢应在华州、东都之间。【钱笺】高适有《宋中送族姪式颜》诗云：“惜君才未遇，爱君才若此。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

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故人还寂寞，削迹共艰虞。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上四伤彼此沦落，下四感知交聚散，通首俱属言情。起句本言离别之久，而语意却深婉有致，故人，指式颜。削迹，兼言己。失友，适在扬州。西垆，追忆前事。见式而意仍飞动，文酒之兴勃然也。）

吴均诗：“昔别曾何道。”《楚辞》：“伯强何处。”

《诗》：“老夫灌灌。”

古诗：“故人从兹去。”西汉谣：“惟寂寞，自投阁。”

《庄子》：孔子伐树干宋、削迹于卫。李密《招徐鸿客书》：“代属艰虞。”

庾信诗：“论文报潘岳。”

【朱注】公《遣怀》诗：“昔与高李辈，论文入酒垆。”今适不在，故慨及之。《世说》：晋王戎过黄公坤，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饮于此垆，自嵇阮既云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纵。令视此虽近，邈若山河。”裴荣作《语林》载《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苏武诗：“叙此平生亲。”沈佺期《祭李侍御文》，“思含飞动，才冠卿云。”

申涵光曰：“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诵之如闻其声。“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语意本此，而真朴自然不逮矣。

题郑县亭子

【鹤注】当是乾元元年赴华州时作。陆游《笔记》：华之郑县有西溪，唐昭宗避兵，尝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爱。亭曰西溪亭，即郑县亭子。【黄注】玩七句，知此诗即题竹者。

郑县亭子润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黄生注】上半登亭发兴，乃叙景。下半临去伤神，乃感怀。三四承上，五六起下。郑县亭子，入律颇拗，得次句，方见生动。中四言景，先远后近，先赋后比。云断天晴，两字一读。雀欺蜂趁，喻众谤交侵，而一身孤立。故自伤幽独耳。）

《唐书》：华州倚郭为郑县。《杜臆》：周时郑桓公封于此。

鲍照诗：“发兴谁与欢。”

岳莲，西岳莲花峰也。《华山记》：山顶有池，生千叶莲化，因名。

【朱注】晋檀道济伐后秦，至潼关。秦遣姚鸾屯大路，绝道济粮道。

《通鉴注》：自澠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谿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路险，更开北路，遂以北路为大路。

《魏都赋》：“西辟延秋，东启长春。”《唐书》：同州朝邑县有长春宫。《寰宇记》：周宇文护所筑。《旧书》：高祖起义，大军济河，舍于长春宫。梁简文诗：“雾暗窗前柳。”

汉乐府《猛虎行》：“野雀安无巢。”

满青竹，刻诗于竹上。

《楚辞》：“幽独处乎山中。”《别赋》：“感寂寞而伤神。”

望岳

此往华州时中途所历者。岳，西岳华山也。《唐书》：华州华阴县有华山。

西岳峻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黄注】上四写望一意，五六承上起下，未欲遂其登岳之兴也。又曰：五六乃形容语。路径险仄，车不能回，狭而且长，有似箭箬。不必泥于地名。【綆注】高山多仙迹，故欲寻问真源，与三四相应。）

是山四方高五千仞，傍连少华山。何逊诗：“悬崖抱奇崛，绝壁驾峻嶒。”

《刘根外传》：汉武登少室，见一女子以九节杖仰指日，闭左目，东方朔曰：“此食日精者。”《真诰》：杨羲梦蓬莱仙翁，拄赤九节杖而视白龙。

《集仙录》：明星玉女，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祠前五石白，号玉女洗头盆。其水碧绿澄彻，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有玉女马一匹。

《寰宇记》：车箱谷，一名车水涡，在华阴县西南二十五里，深不可测。祈雨者以石投之，中有一鸟飞出，应时获雨。

【朱注】旧注引箭箬峰。姚宽云：箭箬岭自在岐山。按地志诸书，并不云华山有箭栝。《韩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王与天神博于此。《水经注》：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里，东回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从北南入谷七里，又届一祠。出一里至天井，井才容人行，迂回顿曲而上，可高六丈余。山上有微涓细水，流入井中。上者皆所由涉，更无别路。出井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矣。此与通天一门语甚合。所云列柏，岂即箭柏耶？《初学记》事类亦以莲峰对柏箭，则箭栝乃柏字之讹。李攀龙《华山记》：“自昭王施钩梯处，西南上三里许，得一峡如栝，曰天门。”岂后人因杜诗附会乎。《仇池记》：石角外向如雉蝶，唯一门可通。

陈子昂诗：“高寻白云逸。”《洞天记》：华山，名太极总仙之天，即少昊为白帝，治西岳。梁刘孝仪诗：“降道访真源。”

黄生曰：“玉女洗头盆”五字本俗，先用仙人九节杖引起，能化俗为妍，而句法更觉森挺，真有掷米丹砂之巧。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

此乾元元年初秋在华州时作。何逊诗有《苦热行》。《绝交书》：“人间多事，堆案盈几。”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上四早秋苦热，五六堆案相仍，未欲弃官避暑。《杜臆》：公以天子侍臣，因直言左迁，且负重名，长官自宜破格相视。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书，是以常椽畜之，殊失大体，故借早秋之热，蝇蝎之苦，以发郁伊愁闷之怀，于簿书何急，微露意焉。赵大纲曰：北多戎马，故思南适。松壑不足，又思踏冰。此叹苦热，亦见狂态也。）

庾信诗：“五月炎蒸气。”

蔡琰《笳曲》：“饥当食兮不能餐。”

《杜臆》：皆是蝎，谓已皆是蝎，又加以多蝇，此极状其苦。【赵注】蛄，螿虫，中原有之，南方所无。【邵注】蝎，全蝎，阴夜毒人。《通鉴》：“蚂蚁蜂蚕，皆能害人。”蚕即蝎也。《西阳杂俎》：蝎，前谓之螿，后谓之蚕。【顾注】韩退之诗：“照壁喜见蝎。”退之谪官回家，故以为喜。少陵贬官他适，故以为愁。物亦系乎人情哉。

《诗》：“营营青蝇，止于棘。”《诗传》：“青蝇，比小人也。”

陶潜诗：“束带候鸡鸣。”《老子》：“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神仙传》：刘根状若发狂。赵大纲曰，昌黎云：“人各有能不能，抑而行之，必发狂疾。”即此诗意也。

《唐书》：切于簿书期会。

张衡《四愁诗》：“侧身南望涕沾襟。”潘尼诗：“青松荫修岭。”

江淹诗：“风散松架险。”注：“松横生曰架。”

《楚辞》：“层冰峨峨。”

王嗣爽曰：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为《试进士策问》与进《灭残寇状》，不过挟长官而委以笔札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于情谊，虽邂逅一饭，必赋诗以致感佩之私，傅垂名后世。郭与周旋几一载，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矣。

朱瀚曰：此必贗作也。命题既蠢，而全诗亦无一句可取，纵云发狂大叫时戏作俳谐，恐万不至此，风雅果安在乎。

观安西兵这赴关中待命二首

【鹤注】此当是乾元元年秋在华州时作。又曰：至德元载安西节度更名镇西，此曰安西。循旧称也。《通鉴》：乾元元年六月，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八月，同郭子仪等将步骑二十万讨安庆绪。长安谓之关中，西以陇西关为限，东以函谷关为界。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首章见安西兵过，而归美李公，在四句分截。四镇之兵，皆嗣业所统。曰献，志在报国也。曰静，力能扫贼也。老马，喻主将之惯战。苍鹰，喻军士之敢入。临危久战，见其用兵奇勇。）

《旧唐书》：龟兹、毗沙、疏勒、焉耆四镇都督府，皆安西部护所统。长寿二年，收复四镇，于前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至德后，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西京。潘岳诗：“皇赫斯怒，爰整精锐。”

《秦本纪》：三百摧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吴越春秋》：摧锋争先。【吴注】刘峻《出塞》诗：“陷敌纵金鼓，摧锋扬旆旌。”

《韩非子》：齐桓公伐孤竹还，迷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

饥鹰著人，注见二卷。

晋刘弘表：“孝笃著于临危。”

《魏志》：荀或谓曹操曰：“公用兵如神。”《唐史》：嗣业讨小勃律，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大破之。及收西京时，官军几败，嗣业执长刀陷阵，贼遂溃。公故以临危久战称之。

其二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次章称李公忠勇，而志其纪律，亦四句分截，奇兵制敌，此其智勇。拨肝奉主，此其忠义。云随杀气，见兵威振肃。鸟避辕门，见号令森严。未言师行有纪，民情安堵。《杜臆》：乾元二年，九节度之兵六十万溃于相州。“奇兵不在众”一语，公之预识兵机如此。【顾注】河北一带，久已陷没，可以谈笑而取之，由其能披沥忠肝而奉至尊故也。）

《史记》：“奇兵入烧回中。”《通鉴》：晋安帝时，沈田子曰：“兵贵用奇，不必在众。”

左思诗：“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唐书》：河北道，领孟、怀、魏、博、相、卫、贝、澶等二十九州。时安庆绪据相、卫。

嵇康诗：“感激切心肝。”

陶潜诗：“孤云独无依”。蔡琰《胡笳》：“杀气朝朝冲塞门。”

《管子》：“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赵国策》：张孟谈遇智果于辕门之外。

葛常之《韵语阳秋》：杜诗“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盖用太冲《咏史》诗“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东坡诗云“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意本于杜。王维云“虏骑千重只似无”句，则拙矣。

九日蓝田崔氏庄

【鹤注】此是乾元元年为华州司功时，至蓝田而作。华至蓝田八十里。旧编在至德元年。是时身陷贼中，不能远至蓝田。且两宫奔窜，四海惊扰，岂有兴来尽欢之理乎？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上四九日饮庄，五六庄前之景，七八九日之感。赵大纲曰：“羞将短发，未免老去伤情。笑倩傍人，仍见兴来雅致。二句分承，却取孟嘉事而翻用之。千涧汇流，两峰遥峙，此壮观之足以发兴者。但思山水无恙，而人事难知，故又细看茱萸，仍与老去悲秋相应。朱瀚曰：通篇不离悲秋叹老，尽欢至醉特寄托耳。公曾授率府参军，用孟嘉事恰好。）

陆机诗：“但恨老去年道。”《楚辞·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

《列子》：孔子见荣启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宽也。”

《晋书》：王徽之夜雪访戴安道，曰：“本乘兴而来。”又：徽之至吴中，径造竹下，留坐尽欢而去。《汉书》：李陵为苏武置酒设乐，武曰：“清毕今日之欢。”宋龚芥隐得王仲言本，此诗次句作“今朝醉里为君欢”。今按首二乃对起，若依龚说，语近于俗。

陈后主诗：“羞将别后面。”汉乐府《长歌行》：“发短耳何长。”

王隐《晋书》：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参僚毕集，时风至，吹嘉帽堕落，温命孙盛为文嘲之。《魏志》：曹植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曰：“汝倩人耶？”

古乐府：“但恐傍人闻。”《淮南子》：“坐而正冠，起而更衣。”

《三秦记》：蓝田有水，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石，合溪谷之水，为蓝水。鲍照诗：“千涧无别源。”

晏氏曰：武德三年，尝析蓝田置玉山县，贞观三年省。则王山在蓝田也。《华山志》：岳东北有云台山，两峰峥嵘，四面悬绝，上冠景云，下通地脉。【朱注】两峰，指云台山。旧云华山、秦山者，非。《汉书注》：并字作傍字解。

《左传》：“在此会也。”

《西京杂记》：汉武官人贾佩兰，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看茱萸，明是伤老。顾注谓手把茱萸、眼看山水，非是。《北史·源思礼传》：“为政当举大纲，何必太仔细也？”黄生曰：亦暗反九日事，皆善推新。

杨万里曰：唐七言律，句句字字皆奇。如杜《九日》诗，绝少。首联对起，方说悲忽说欢，顷刻变化。领联，将一事翻腾作二句。嘉以落帽为风流，此以不落为风流，最得翻案妙法。入至颈联，笔力多衰，复能雄杰挺拔，唤起一篇精神。结联，意味深长，悠然无穷矣。陈后山云：领联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耳。

崔氏东山草堂

【顾注】王维晚年，得宋之间蓝田别墅，在张通儒囚禁之后。肃宗还京，维为太子中允，复拜给事中。此当是乾元元年作。【邵注】东山即蓝田山，又名玉山，在长安蓝田县东南，《杜臆》：王维辋川庄在蓝田，必与崔庄东西相近。草堂在东山，可称东庄，则辋川固可称为西庄矣。

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
。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此借崔氏草堂以讽王给事也。首句记草堂，次句记秋候。三四堂外闻见之景，仍含静意。五六堂中食物之佳，仍含秋意。未慨西庄。以见仕者之不如隐也。朱瀚曰：草堂之静，延秋气之爽，故曰相鲜新。次联，即“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也。三联，即“泌之洋洋，可以乐饥”也。【朱鹤龄注】公《赠王维》诗：“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维之再仕，必非得意，故以柴门空锁，讽其归老蓝田欤。）

梁释惠令诗：“沏寥秋气爽。”【綆注】杜牧诗“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即秋气相鲜之意。郭璞诗：“容色更相鲜。”

《蜀都赋》：“庭和钟磬，堂抚琴瑟。”江淹诗：“石室有幽响。”王维《辋川》诗有云“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则知钟磬渔樵，即蓝田山中景物。

《宋·武帝纪》：“樵渔山泽。”孔鱼诗：“兰泽侣渔樵。”【朱注】白鸦谷、青泥坊，皆地名。

《长安志》：白鸦谷，在蓝田县东南二十里，其地宜栗。又：青泥城，在蓝田县南七里。《水经注》：泥水历晓柳城南，魏置青泥军于城内，俗亦谓之青泥城。考《晋中兴书》：桓温伐苻健，遣京兆太守薛珍击青芹城，破之。即其处。

【邵注】饭煮芹，杂米为饭也。《记》：坊以蓄水，亦以障水。《说文》：防，即堤也。

张綆注：维《辋川别业》诗云：“积雨空林烟火迟，蒸梨炊黍怕东篱。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此即给事咏西庄者。前六句之意，盖亦识此趣矣。未乃谓海鸥何事相疑，尚似机心未忘，无怪乎公之怪叹给事也。

王嗣爽曰：蓝田诗悲壮，东山诗则浑成，不烦绳削，自有萧散之致，各见其妙。然前诗人犹可学，此诗人不能到。

遣兴三首

此当是乾元元年罢谏官后作。

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仰看云中雁，禽鸟亦有行。（首章，思兄弟也。因彼此各天，归途中梗，而叹不如雁行之同群。三章，各在上四句分截。）

《庄子》，屠羊说畏难而避寇。

《史记》：秦，虎狼之国也。

谢灵运诗：“嗷嗷云中雁。”

其二

蓬生非无根，飘荡随高风。天寒落万里，不复归本丛。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次章，念故居也。飘蓬远去，如游子行踪，盖不胜羁旅寂寥之悲矣。）

《说苑》：“秋蓬恶其本根，美其枝叶，秋风一起，根本拔矣。”

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顾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又诗：“高风吹我躯”

《水经注》：祠即故宅也。

梁戴嵩诗：“门巷无车辙。”

谢朓诗：“怅望心已极。”

《诗》：“戎车既饬。”刘向《新序》：陈胜奋臂于关东。

《韩非子》：羁旅侨上，重帑在外。

其三

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邀游宿南山。烟尘阻长河，树羽成皋间。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三章，怀旧交也。往日邀游之地，今成戎马之场，虽或还乡有日，但恨不如少年时耳。）

张协诗：“昔在西京时。”

王粲诗：“朋友相追攀。”

曹植诗：“斗鸡东郊道。”

《诗》：“以邀以游。”曹植诗：“长驱上南山。”黄希谓东郊指洛阳之东，则南山当指伊阙山，盖在东都之南也。

孙楚书：烟尘俱起，震天骇地。长河，即黄河也。应玚诗：“浩浩长河水。”

《诗》：“崇牙树羽。”羽，旗也。陆机《洛阳记》：“洛阳四关，东有成皋关，在汜水县东南二里。”时王师讨安庆绪于河北。《陶潜传》：“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

《史记·匈奴传》：“贵壮建，贱老弱。”

陆机《冢墓赋》：“鲜涂惨戚。”王康琚诗：“凝霜凋朱颜。”

独立

此诗托物兴感，有忧谗畏讥之意，必乾元元年在华州时作。

空外一鸺鸟，河间双白鸥。飘飘搏击便，容易往来游。草露亦多湿，
蛛丝仍未收。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上六独立所触之景，
未二独立所感之情。【赵汭注】鸺鸟，比小人之媚嫉者。白鸥，比君子之幽
放者。三四分承首二。鸺鸟方恣行传击，白鸥可轻易往来乎，危之也。且夜
露已经沾惹，而蛛丝犹张密网，重伤之也。上是显行排击者，下是潜为布置
者。虫鸟天机，同于人事，是以对此而万忧并集也。【顾注】公诗“浦鸥防
碎首，霜鹘不空拳”，即次联之意。刘须溪云：此必有幽人受祸，而罗织仍
未已者，如李白、郑虔辈是也。）

空外，虚空之外。宋之问诗：“空外有飞烟”，《淮南子》：“鸺鸟不双。”

陆厥诗：“河间柳已把。”何逊诗，“可怜双白鸥，朝夕水上游。”

曹植诗：“飘飘随长风。”《翟方进传》：“搏击豪强。”

《东方朔传》：“谈何容易。”谢灵运诗：“往来无踪迹。”

宋之问诗：“草露湿人衣。”

王僧孺诗：“泣望蜘蛛丝。”

《淮南子》：“内有以通乎天机。”阮籍诗：“人事多盈冲。”

陆士衡诗：“世道多故万端，忧虑纷错交颜。”

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

此乾元二年十一月在华州作。【顾注】公以至德二载十月扈从还京。此诗作于乾元元年之至日，而回思去岁也。《通典》：唐人谓门下、中书为北省，亦谓门下为左省，或通谓之两省。

去岁兹晨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氤氲满眼香。无路从容陪语笑，有时颠倒著衣裳。何人却忆穷愁日，日日愁随一线长。（此公为华司功，逢至日而有感也。上四忆去年，下四慨今日。御床，至日视朝也。鹓行，同省敌人也。满眼、陪笑，同列朝班。趋走、颠倒，参谒郡主。五句应四，六句应三。中二联，互为回环。愁随日长，因谪官而伤叹也。曰欲知，曰何人，皆封同朝诸公言。《杜臆》：得意之人，未必忆及穷愁，故曰错忆。今按：错忆语带尖酸，不如却忆为含蓄也。）

陶潜诗：“去岁家万里。”苏味道诗：“兹晨对两闱。”《后汉·阴后纪》：“从席前伏御床。”《世说》：王丞相披拨传诏，直至御床前。《决疑要注》：殿堂之上，惟天子居床，其余皆席。捧，仰承也。

【鹤注】公祖审言诗：“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

《颜氏家训》：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说文》：“鸳鸯立有行列，故以喻朝班。”北齐乐曲：“鸳鸯成行。”

按：公《官定后》诗“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是以河西尉为趋走也，可证“趋走伤心”为司功事矣。近注谓趋走殿陛者，非。《列子》：“趋走作役。”孔融诗：“俯仰内伤心。”

王逸《楚辞注》：“氤氲，盛貌。”

《后汉·马武传》：帝与功臣诸侯，燕语从容。《诗》：“笑语卒获。”又：“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演义》以冬至阳长阴消，谓之愁尽日，此说无据。按《虞卿传》：“非穷悉不能著书。”此穷愁二字所本。公《夔州》诗云：“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以此证之，则《演义》断误。

《岁时记》：魏晋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影添长一线。《唐杂录》：唐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比常日增线之工。

前代王道思、郭青螺诸家，狠驳杜诗疵句。近年朱瀚又力辩杜之真贋，以此题第一首为贋作云：凡一题再赋者，必具次第，又须照应。去岁兹辰，全犯去年今日。捧御床在前，入鹓行在后，岂不颠倒。五更三点语近俗，视“五夜漏声催晓箭”，相去多少。第三突出，无来路。第四恶甚，五六冗腐，七八句字搅乱，皆非少陵本色。

其二

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孤城此日肠堪断，愁对寒云雪满山。（次章，想至日早朝，而叹山城寥落也。在四句分截。身方踟蹰，

故想去岁逍遥。炉烟、扇影，班次所见之仪。玉几、朱衣，侍殿所对之人。孤城、云雪，气象惨凄，无复朝贺时景色矣。赵大纲曰：玩“由来”“只在”四字，有许多怅望意。天上之玉几犹是也，欲侍龙颜得乎。殿中之朱衣犹在也。欲与朝班得乎，语意紧注下文。）

沈佺期诗：“忆昨经过处。”唐拾遗掌供奉讽谏。

《汉书》：高祖隆准而龙颜。

【瀚注】麒麟，即香炉。孔雀，即羽扇。一事分两层，炼句细润。【朱注】宰臣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扇合，皇帝升御座，内谒者承旨唤仗。《晋礼仪》：大朝会，即填宫，皆以金镀九尺麒麟香炉。《唐·仪卫志》：朝日，殿上设黼、蹀席、熏炉、香案。初升御座则合扇，既升则羽扇两开，而影环左右矣。《唐六典》：尚辇局，掌舆辇伞扇。大朝会，则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旧翟羽扇，开元初改为绣孔雀。

《西京杂记》：天子玉几，冬则加锦其上，谓之绋几。

《唐·仪卫志》：朝日，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唐会要》：开元二十五年，李适之奏：冬至大礼，朝参并六品清官，服朱衣，以下通服袴褶。

惠连《雪赋》：先言寒风愁云，后及霰密雪，此云雪所本。陶潜诗：“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鲍照《舞鹤赋》：“雪满群山。”

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
员外 原注：甫赴华州日，许寄员外茯苓。

此诗当是乾元元年作。鹤曰：《旧书·杨绾传》：绾，字公权，华阴人。肃宗即位，自贼中冒难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诰，历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

寄语杨员外，山寒少茯苓。归来稍暄暖，当为斲青冥。翻动龙蛇窟，封题鸟兽形。兼将老藤杖，扶汝醉初醒。（全首皆属寄语，以律诗代短札，质而有文。暄暖，取菩之候。青冥，松林之色。龙窟，结根之深。鸟兽，成形之异。藤杖，亦华州所产者。杨必嗜酒，故结用戏辞。）

鲍照诗：“寄语后生子。”

又：“山寒野风急。”

《易》：“日以暄之。”《记》：“暖之以日月。”此暄暖二字所本。

《唐书》：华诈上辅，土贡茯苓、茯神。【朱注】《图经本草》：生大松下，二月、八月采，阴干。

《说文》：“斲，斫也。”郭璞《尔雅注》：锄属。师氏曰：以刀刺地也。《抱朴子》谓：地产茯苓，上有清灵之气。近日吴沅云：偃盖老松，下有茯苓，天色晴霁时，松下有青气一股，斜注地边，掘之可得茯苓。此即斲青冥之说也。张衡《南都赋》：“青冥芋眠。”公《苦竹》诗：“青冥亦自守。”又《高楠》诗：“捕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故知青冥为树色。

《海赋》：“翻动成雷。”《拾遗记》：崕谷阴生之树，其木有龙蛇百兽之形。傅玄《桃赋》：“根龙蛇而云结兮。”王勃《山亭序》：“征石髓于龙蛇之窟。”据王洙则云：华山乃神仙所居。今按：龙蛇对鸟鲁为工。《天台赋》：“灵仙之所窟宅。”

班婕妤《捣素赋》：“书既封而重题。”《世说》：桓玄发厨取之，封题如初。《史记·龟策传》：“茯苓在菟丝之下，状如飞鸟形。”陶隐居《本草》：“茯苓皮黑而皱，内坚白，形如鸟兽龟鳖者良。”

黄生曰：此亦往东都时作。八句一气叙来，酷似途次乍逢，立寄口信之语。

黄彻《溪诗话》曰：杜诗“当为斲青冥”、“药许邻人斲”，王临川云“肯顾北山如慧约，舆公新崕斲莓苔”，韩退之云“诗翁燃伴斲荒棘”，柳子厚云“戒徒斲云根”，虽一字之法，亦有所本。

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
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

【鹤注】当是乾元元年冬自华州游东都作。明年春方归华。
梦弼曰：湖城县地有鼎湖，即黄帝铸鼎之处。《唐书》：湖城县，
属虢州，汉湖县，后改湖城。《唐诗纪事》：孟云卿，河南人，
与杜子美、元次山最善。元次山《送孟校书往南海》云：云卿与
次山同州里，以词学相友，少次山六七岁。

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东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
向非刘颖为地主，懒回鞭辔成高宴。（首叙湖城遇孟，复返于刘。公饮毕
而去，又拉孟而回，忘乎宾主形迹。下二，反言以见刘之贤。）

《水经注》：河水又北径湖县东，故曰河县。

《霍去病传》：“大风起，砂砾击面，雨军不相见。”鲍照诗：“行
子心肠断。”

《左传》：“地主致饩。”

刘侯欢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撰。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
照室红炉簇曙花，萦窗素月垂秋练。（此叙颢宅留饮，记其情景。款曲
二句，兼述刘侯劝客词意之殷勤。）

秦嘉诗：“念当久离别，因念叙款曲。”

《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返三
舍。

《宋·武本纪》：神光照室尽明。早花簇发，其色鲜丽，故比红炉。

沈约《郊居赋》：“或萦窗而窥牖。”《月赋》：“素月流天。”谢
庄诗：“秋月明如练。”束皙《饼赋》：“弱似春绵，白若秋练。”

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岂知驱车复同轨，可惜刻漏随更
箭。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霰。（末喜乱后逢孟，不忍别离也。
天开地裂，伤长安昔陷。寒尽春主，比洛阳今复。驱车，中途得遇。同轨，
王路已平。更箭，夜深。鸡鸣，天曙矣。此章兰段，各六句。）

京房《易占》：“天开阳不足，地裂阴有余，智兵起下害上之象。”

《唐史》：是年九月，九节度兵伐安庆绪于邺。梦弼曰：长安有九衢
三陌。

谢惠连诗：“春生鸕鹚楼。”

阮籍诗：“驱车出门去。”班固赋：“仰天路而同轨。”

陆倕《刻漏铭》：“铜史司刻，金徒抱箭。”

张衡《古别离》：“鸡鸣庭树枝，客子振衣起。别泪落如线，相顾不
能止。”

卢世 《紫房余论》云：子美已起身出城矣，于疾风暗尘中，忽见云卿，
喜也意外，遂携手复造。当是时，刘侯欢甚，张灯促饌，从残局中翻出新兴，
宾主友朋相视而笑。此段光景，至今使人回环，诗欲不佳得乎。

阎乡姜七少府设绘戏赠长歌

【鹤注】此乾元元年冬自华州至东都作，故有东归贪路之语。【邵注】唐制：县主簿之下，设尉一人，专主水火盗贼之事，即少府也。【钱笺】《元和郡县志》本汉湖县地，开皇十六年，移湖城县于今所，改名阎乡县，属陕州。唐属虢州。阎，古宴字。《说文》：从门受声。赵叟曰：公背冬涉春，行渡潼关，东至洛阳。阎乡，初出潼关道也。按：潘岳《西征赋》：“发阎乡而警策，溯黄卷以济潼。”此即公往来道也。梦弼曰：《唐志》：阎乡县，属陕州，潼关在其邑。阎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閻。后汉建安中，改作阎。

姜侯设绘当严冬，昨日今日皆天风。河冻味鱼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首言冬鲙难得。）

邵注：牛羊与鱼之腥，干曰脯，湿曰脍。鲙即今之鱼生、肉生。鲍照诗：“幸值严冬薄。”

蔡邕诗：“枯桑知天风。”

胡夏客曰：北方河冻未渔不易得，此南方人所未知也。《水经注》：巩县北有山临城，谓之崦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浦北达于河。直穴有诸，谓之鲔渚。成公绥《大河赋》：“鱣鲤王鲔莫来游。”

《周礼》：春荐鲔。然非时及他处则无。又潘淳《诗话》，韩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黄河，惟有味鱼，似鲫而肥短，味亦美。杜诗味鱼谓此。朱注：《本草》有鲙鱼，出黄河口。

《诗》：“二之日凿冰冲冲。”《抱朴子》：冯夷渡河死，天帝署为河伯。

饔人受鱼鲛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剝觜春葱。落砧何曾白纸湿，放箸未觉金盘空。偏劝腹腴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此记鱠精而味美。饔人，治庖者。鲛人，捕鱼者。冬日鱼鲜，其眼多红。飞碎雪，比其色白。诸春葱，形其质脆。纸何湿，言其干洁。盘未空，言有留余。砧，几砧也。放，停箸也。《杜臆》：设鲙之时，特留腹腴一脔，以享尊客。公伤己之老，故愧于年少。香饭合席共餐，老人则宜于软，似乎独缘老翁者。）

《周礼·天官》有内饔外饔。《西征赋》：“饔人细切，鸾刀若飞。”

《述异记》：南海有鲛人室，水居如鱼。

《楚辞》：“贯鱼眼与珠玑。”

《七启》：“累如叠穀，散若飞雪。轻随风飞，刀不转切。”

《广韵》：“剝，剝也。”《杜臆》：觜春葱，啄鲙如葱之脆。觜音追，啄也。胡夏客作觜。觜，肉也。言去骨留肉而杂以春葱。《内则》：“鲙，春用葱，夏用芥。”鱣在严冬，而云春葱，用成语耳。

【邵注】凡作鱣，以灰去血水，用纸以隔之。《齐民要术》：“切鱣不得洗，洗则鱣湿。”

辛延年诗：“金盘鱣鲤鱼。”

黄希曰：《记》：羞鱼冬右腴。说者谓冬时阳气在鱼腹，故腴。
炊香饭，即《记》“五十异粮”之意。《维摩经》：“香积如来以一钵香饭，恒饱众生。”庾信诗：“石髓香如饭。”

新欢便饱姜侯德，清筋异味情屡极。东归贪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可怜为人好心事，于我见子真颜色。不恨我衰子贵时，怅望且为今相忆。（未叙赠姜之意。上四，感姜情重而欲别不忍。下四，服姜意真而别后相思。姜盖初见而款留者，故云新欢。《杜臆》：贪路本宜急往，今反觉难行，而上马无力者，以不忍相别故也。此有戏意。为人好心事，以俗语入诗，乃对姜少府言耳。心在中而色见于外，曰于我真，见其钟情而非泛爱。他时我衰子贵，不足为恨，但回忆今日之交欢难再，终不能不怅望耳。此极感恩之语。玩此诗拈韵，知古人东冬通用也。此章首段四句，下两段各八句。）

《诗》：“既饱以德。”

北魏童谣：“黄花势欲落，清觞满杯酌。”异味，见前。

鲍照诗：“东归难付度。”潘岳《客舍议》：“行者贪路。”

魏甄后诗：“想见君颜色。”

《世说》：乔玄谓曹公：“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戏赠闾乡秦少府短歌

与上首同时之作。【朱注】少公即少府。《国史补》：张旭为常熟尉，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责之。老父曰：“实非论事，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筐笥之珍耳。”可证唐人称尉为少公也。《太白集》有《秋日钱阳曲王赞公贾少公赴上都序》。

去年行宫当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四句转韵。上忆往日交情，下喜中途欢聚。乐更无，谓更无如此之乐。秦抱才而为下吏，故曰依旧潦倒。《杜臆》：未句有戏意。）

【邵注】天子在外之居曰行宫。

《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游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

《易》：“二人同心。”

《吴志注》：张紘见陈琳《武库赋》，叹美之。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为雄伯。”王充《论衡》：文词之伯。孙逖诗：“海内文章伯。”

苦觉好，乃当时方言。

多才多艺，出《尚书·金縢》。《语林》：张华谓陆机曰：“人之为文，患其才少，而子患才多。”嵇康书：“知吾潦倒不切事情。”《抱朴子》：“潦倒疏缓，而致废弛。”此乃波颓澜倒之意。据《北史·崔瞻传》，魏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而瞻终不改焉。

【钱笺】从后说。

李鄠县丈人胡马行

【鹤注】此乾元元年冬往东都时作。观洛阳再清句可见。【朱注】鄠县属长安。丈人骏马名胡骝，前年避贼过金牛。回鞭却走见天子，朝饮汉水暮灵州。（首言马行迅捷。从乱禽颠沛说起，便有奇气。过金牛，扈从明皇也。见天子，趋谒肃宗也。却走，退走也。）

扬雄《蜀土记》：秦欲伐蜀而无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粪成金，使蜀迎之。蜀王使五丁力士开山，路通，秦遂伐蜀，取其国，因号其国曰金牛。《旧唐书》：梁州金牛县，汉葭萌地。武德三年，分绵谷县置，属褒州，后州废，属梁州。《元和郡县志》：汉水出嶓冢山，在金牛县东二十八里。

《旧唐书》：灵州大部督府，属关内道，天宝元年改为灵武郡。乾元元年，复为灵州。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故回鞭见之。

自矜胡骝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一闻说尽急难才，转益愁向驾骀辈。（此见其济难之功。【赵注】急难才，如刘备的颠跃过檀溪以免刘表之追，刘牢之的马跳五丈涧，以脱慕容之逼。此处指避胡一事言。愁向驾胎，自叹所乘者皆疲马也。）

《楚辞》：“策驾骀而取路。”

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此写其神骏之姿。耳锐蹄坚，筋胜于肉，此良马之相也。）

黄柏仁《龙马颂》：“耳如剡筒，目象明星。”《齐民要术》：“耳欲小而锐如削筒。”太宗《十骥颂》：“耳根纤细，杉竹难方。”

《相马经》：相马之法。先三羸五弩。大蹄缓耳，一弩也。高蹄，注见二卷。削寒玉，言其坚可以削玉也。

《北史·隋扬帝纪》：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

《齐民要术》：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马也。

洛阳大道时再清，累日喜得俱东行。凤臆龙髻未易识，侧身注目长风生。（末言同行见马，结归李丈。凤臆龙髻，一时未易测识，但见侧身注目，足下风生，果是绝尘之骥矣。《杜臆》：马不易识，以况相士之难。此章四段，各四句。）

《吴越春秋》：“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晋·载记》：苻坚时，大宛献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顾云《韩干马障歌》：“麟髻凤臆直相似。”

观兵

此乃乾元元年冬在东都观兵也。是年九月，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鲁灵、镇西北庭李嗣业等七节度，将步骑二十万讨安庆绪。李光弼、王思礼助之，号九节度。十一月围邺城，次年正月嗣业卒于军中。三月，史思明救邺，官军大败。《通鉴》：至德二载二月，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瑯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上四观北庭之兵，下四画攘边之策。【顾注】北庭，谓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时统四镇之兵，故貔虎尤多。郭子仪前为副元帅，收复东京。今望朝廷以元帅授子仪，故曰“待瑯戈”。其时顿兵邺城，兵无统制，盖早知其有覆军之患矣。邺城即相州，辽海与范阳相近，即思明巢穴。公诗“司徒急为下幽燕”，与此诗同意。）

《后汉·袁安传》：“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长安二年置，属陇右道。

梁武帝《净业赋》：“壮士貌虎，器甲精锐。”

【朱注】边隅，谓邺城。凡临敌境即为边，如《新婚别》“守边赴河阳”是也。《晋书》：史臣曰：“舒元出边隅，钦其明德。”

曹植《魏德论》：“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白马，用侯景事，比安史诸寇也。

《国语》：穆公横瑯戈，出见使者。《汉书》：古鼎铭：“赐尔鸾瑯黼黻瑯戈。”注：“瑯戈，镂刻之戈。”

孙绰赋：“斩鲸鲵于沧波。”桓温表：“管宁之黜辽海。”辽东南临渤海，故曰辽海。

朱鹤龄曰：是时李光弼与诸将议：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动，此欲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兵同逼思明于魏州，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鱼朝恩不可而止。《安禄山事迹》云：汾阳以诸将谋议不协，乃与季光琛同谋灌城。公诗“斩鲸辽海波”，正与光弼意合，言当直捣幽燕，倾思明之巢穴，不当老师邺城之下也。

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

《唐书》：陆浑县，属河南府。又伊阙县有陆浑山。【顾注】公乾元元年六月，自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冬晚，间至东都。时安庆绪弃东都而走，河南已复，故公得暂往洛阳故居。此诗乃二年春作也。

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书不到，兵在见何由。忆昨狂催走，
无时病去忧，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公至东都而忆弟也。上四，叹
乱后分离。下四，伤乱初奔散，辗转相忆，故忧结而成恨。忆昨二句，乃十
字句法。谓自昔奔走以来，忧弟而病，无能解去也。洛阳在西，济州在东，
故愁恨与水而俱东。）

《后汉书》：饥寒道路。《唐书》：“济州，属河南道，天宝十三载
废济州，以所管五县入郓州。【邵注】济州，即今山东济宁州。

《汉书·韩信传》：然则何由。

《易林》：“狂走蹶足。”《楚辞》：“狂顾南行。”王逸注：“狂，
犹遽也。”

《吕氏春秋》：“水泉东流，日夜不休。”

其二

且喜河南定，不问邺城围。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故园花自发，
春日鸟还飞。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此申上章所忆之意。上四，望
弟归乡，承前“兵在见何由”。下四，望弟音书，承前“人稀书不到”。洛
阳初定，故转忧为喜。花鸟空存，则喜处仍忧矣。邺城之战，关于河北存亡，
曰不同者，以初见家乡为幸，故不暇计及耳。花发鸟飞，即溅泪伤心意。）

梁戴嵩诗：“将军一百战。”

何逊诗：“独守故园秋。”

曹植诗。“千里无人烟。”

葛常之《韵语阳秋》：老杜寄身于干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
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其作诗，多用“自”字。《田父泥饮》云：
“步覆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
《忆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云：“风月自清夜，
江山非故园。”《滕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宿白沙
驿》云：“万象皆春气，孤槎自客星。”古人对景言情，各有悲喜，而自不
能累无情之物也。

得舍弟消息

此与前二首盖先后同时之作。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此叙始终忆弟之情。未得消息，直欲同与存亡，患弟身难保也。既得消息，又欲藉犬传书，恨已情莫达也。

《杜臆》：他乡乱而故乡尤甚，故曰“他乡胜故乡”，总是苦语。存亡乃厄苦之故，上句因下。辞房即书中之语，下句因上。汝书、汝妾并提，律中带古，此杜公纵笔。）

古诗：“他乡各异县。”《楚辞》：“去故乡而就远兮。”

《前秦录》：慕容冲逼长安，苻坚登城责之。冲曰：“既厄奴苦，欲取尔相代。”

蔡琰诗：“存亡永乖隔。”

潘岳诗：“遗挂犹在壁。”【顾注】陆机有骏犬，名曰黄耳。机在洛，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汝能赍书取消息否？”犬寻路至家，得报还洛。公时在洛，故用陆事。

《世说》：乃反顾翘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诗·豳风》：“入我床下。”

不归

天宝十四载冬，禄山陷河北诸郡，公之从弟必死于十五载。至乾元二年，为三年，是春，公在东都作。颜延之《秋胡》诗：“生为久别离，死为长不归。”

河间尚战伐，汝骨在空城。从弟人皆有，终身恨不平。数金怜俊迈，总角爱聪明。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通首俱是叙事言情，独于结尾写景收题。各两句转意。丧乱之感，死生之戚，生前之念，身后之悲，备尽一诗之中，语意凄切。）

《唐书》：瀛州河间郡，属河北道。孙绰《庾亮碑》：“战伐之谋，仁所耻闻。”

皆有，用《论语》“人皆有兄弟。”

《楚辞》：“失时而志不平。”

蔡梦弼曰：数金，谓幼时识数钱也，公偶然忆此一事，怜而爱之。胡夏客曰：数金，用河间姪女数钱语，以应河间。萧子显诗：“瞑数河间钱。”申涵光谓数金当是数龄，却与总角意重。《世说》：袁耽俊迈多能。《北周书》：庾信幼而俊迈，聪明绝伦。

《诗》：“总角卯兮。”注：“总角，聚两髦也。”《晋书·谢安传》：“及总角，神识沉敏。”

面上，坟土之上。

《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赠卫八处士

【鹤注】处士，隐者之号，以有处士星，故名。唐有隐逸卫大经，居蒲州。卫八亦称处士，或其旅子。蒲至华止一百四十里，恐是乾元二年春在华州时至其家作。山岳，指华岳言。【朱注】卫处士，未详。师氏引《唐史拾遗》作卫宾，乃伪书杜撰，今削之。东方朔《设难》：“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魁然无徒，廓然独居。”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一云共宿此灯光。首叙今昔聚散之情。）

《史记》：“人生一世间。”《滑稽传》：淳于髡曰：“朋友交游，久不相见。”

陆机诗：“形影参商乖，音息旷不达。”

《诗》：“今夕何夕，见此邂逅。”

《汉书·外戚传》：“张灯烛，设帷帐。”《史记·甘茂传》：贫人女曰：“子之烛光幸有余。”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次言别后老少之状。）

《秋风辞》：“少壮几时老奈何。”

陶潜诗：“鬓发各已白。”

魏文帝《与吴质书》：“亲故姓名，半为鬼录。”

近世胡俨曰：尝于内阁见子美亲书此诗，字甚怪伟，“惊呼热中肠”作“呜呼热中肠”。《列子》：内热生病。魏文帝诗：“断绝我中肠。”

江淹诗：“去乡二十载。”

王粲诗：“高会君子堂。”

王沉赋：“九宾穆以成行。”

《记》：“见父之执。”注：“父子执，同志之友也。”

吴筠诗：“问我来何迟。”

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来感处士款情，因而惜别也。《漫叟诗话》云：“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若他人说到此，下须更有数句。此便接云“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直有杯土障黄流气象。此章，首段四句，下二段各十句。）

陶潜《桃花源诗序》：“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远注】此段纯及其意。

《诗》：“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南史》：文惠太子问周顒菜食味，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蔡邕《独断》：“春荐韭卵。”

胡夏客曰：北人炊饭杂米菽，故用间字。【钱笺】《招魂》：“稻粢穠麦，挈黄粱些。”注：“挈，糅也，谓饭用稻粢穠麦，糅以黄粱，和而柔濡也。”间即挈字之意。今按：别作闻，是鼻闻黄粱之气，五字皆平声，不若从间字。

曹植诗：“主称千金寿，客奉万年酬。”古诗：“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吴都赋》：“夤缘山岳岳。”

《晋书》：阮籍遗落世事。古诗：“四顾何茫茫。”

周甸注：前曰人生，后曰世事，前曰如参商，后曰隔山岳，总见人生聚散不常，别易会难耳。

洗兵行

【鹤注】当是乾元二年仲春作。按相州兵溃在三月壬申，乃初三日，其作诗时，兵尚未败也。原注：“收京后作。”【朱注】公《华州试进士策问》云：“山东之诸将云合，淇上之捷书日至。”诗盖作于其时也。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餽肉蒲荡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11)，万国兵前草木风(12)。(此闻河北捷音，而料王师之必克。邺城之师军无统制，故欲独任子仪，以收战功。又恐肃宗还京，渐生逸豫，故欲其念起事艰难，而思将士之勤苦。下四句，有规讽意。《杜臆》：军士从征，已经三载，曰三年笛里，悲之也。会兵邺城，如风卷叶，曰万国兵前，喜之也。)

《后汉·明帝纪》：“先帝受命中兴。”《东观汉记》：“上会诸将。”

【赵注】山东，河北也，安禄山反，先陷河北诸郡。至二京已收，庆绪奔于河北。

《梁武帝集》：“奇谋间出，捷书日至。”《续博物志》：露布，捷书之别名，以帛书揭竿。夜与昼同，见捷音可信。

《诗》：“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杜预传》：“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只残，但余也。《通鉴》：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自杏园渡河，东至获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卫州，子仪进围之，遣使告捷。鲁灵自阳武济，季光琛、崔光远自酸枣济，与李嗣业皆会子仪于卫州，庆绪悉举邺中之众七万来救，子仪复大破之，获其弟庆和，杀之，遂拔卫州。

《旧唐书》：相州，属河北道。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宝元年，改为邺郡。乾元二年，改为邺城。《通鉴》：庆绪走，子仪等追之至邺。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引后继至。庆绪收余兵，拒战于愁思冈，又败庆绪。庆绪乃入城固守，子仪等围之。

《邠志》：邠州始镇灵州，谓之朔方军。《旧唐书》：禄山反，以郭子仪为灵武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自陈涛斜之败，帝惟倚朔方军为根本。

《公羊传》：“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大也。师，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称之。”汉章帝诏：宛马，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武帝《天马歌》“沾赤汗”，今亲见其然。

《汉·张耳传》：“如以肉餽虎，何益？”《匈奴传》：元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舍之上林苑蒲荡宫。《通鉴》：是年八月，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汗血马、葡萄宫，当指此事。

《魏志》：陈琳曰：“将军总皇威，握兵要。”《西征赋》：“耀皇威而讲武事。”《禹贡》，“海岱惟青州。”海岱与燕蓟接壤。

沈约诗，“游扮举仙仗。”《括地志》：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凉县西百里。【朱注】肃宗自马嵬，经彭原、平凉至灵武，合兵

兴复，道必由崆峒。及南回也，亦自原州入，则崆峒乃銮輿往来之地。
(11)《乐府解题》：“《关山月》，伤离别也。”周王褒诗：“无复汉地关山月，惟有漠北冀城云。”

(12)《晋·载记》：苻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类人形，风声鹤唳，疑以为兵。

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沓。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驾通宵风辇备(11)，鸡鸣问寝龙楼晓(12)，(此言命将得人，而喜玉业之方兴。成王，广平王俶也。郭相，子仪也。司徒，李光弼也。尚书，王思礼也。东走句，见士庆弹冠。南飞句，见民蒙安宅。青春、紫禁，朝仪如故。鹤驾、鸡鸣，帝修子职也。)

《唐书》：至德二载十二月，广平王俶进爵楚王。乾元元年二月，徙封成王。刘昼《慎言篇》：楚庄王立功而心惧，晋文公战胜而绝忧，非憎荣而恶胜，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

《魏志·贾诩传》：“策谋深长。”

《抱朴子》：“运清鉴于玄漠之域。”又《隋书》：薛道衡每称高构有清鉴。《世说》：何点尝目陆慧晓心如明镜。

《盐铁论》：“义高于秋天。”公《哀思礼》诗“爽气春淅沥”，与尚书气爽语合。

《鶡冠》：“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史记》：沛公时问邑中豪俊。

《史记》：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易》：“乾坤定矣。”晋武帝《告上帝文》：“拨乱济时。”

《史记·酈生传》：“齐王引兵东走。”《世说》：张翰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莼羹鲈鱼，遂命驾东归。

魏武帝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古诗：“越鸟巢南枝。”

《楚辞》：“青春受谢。”《风俗通》：黄帝始制冠冕。

天子之宫紫微，故谓宫中谓紫禁。谢庄哀诔：“收华紫禁。”王融诗：“烟花杂如雾。”

(11)赤城谢省曰：鹤驾，东宫所乘。凤辇，天子所御。言鹤驾通宵，备凤辇以迎上皇；鸡鸣报晓，趋龙楼以伸问寝也。《汉宫阙疏》：白鹤宫，太子所居。《艺文类聚》：太子晋乘白鹤仙去，故后世称太子之驾曰鹤驾，禁曰鹤禁。《通典》：隋太子左右监门率，唐垂拱中改为鹤禁卫。《唐书·仪卫志》，辇有七，一曰大凤辇。隋炀帝诗：“翠霞承凤辇。”

(12)《文王世子》：鸡初鸣，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汉书》：成帝为太子，初居桂宫，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张晏曰：门楼上有铜龙，若白鹤飞廉之为名也。

《雍录》：桂官南面有龙楼门。《博议》：史：肃宗即位，下制曰：“复宗庙于函锥，迎上皇于巴蜀，导鸾輿而反正，朝寝门以问安，朕愿毕矣。”公诗正用诏中语。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此叹扈从者滥恩，望宰相得人以致太平。《杜臆》：当时封爵太滥，甚至以官赏功给空名告身，凡应募者，一切皆金紫，公故伤之。
其称张镐有扶颠筹策语，人或疑之。考史，至德二年四月，罢房琯而相镐，
至次年二月，因论史思明不可假威权，又论许叔冀临难必变，上不喜。且不
事中要，故罢相。已而思明果反，叔冀果降贼，其料事之审如此。至两京收
复，俱在镐相时，孰非宰相之功耶？梦弼注：青袍白马，言思明、庆绪可平。
后汉今周，以汉光、周宣比肃宗也。)

《汉书·传赞》：“攀龙附凤，并乘天衢。云起龙骧。化为侯王。”

《吴志·鲁肃传》：“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

《晋书·苟勖传》：“汝等亦当宦达人间。”《前汉·张耳传》：“秋毫皆帝力也。”

陶潜诗：“时来苟冥合。”

《汉书》：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史记·萧何传》：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给军食。【朱注】萧丞相未知何指。蔡梦弼谓杜鸿渐。考《唐书》，肃宗按军平凉，鸿渐建朔方兴复之谋，且录军资器械储廩上之。肃宗喜曰，“灵武，吾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旧注云，“京师既平，以萧华留守，故比之萧何。”

《钱笺》云：房琯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比之萧相。两说互异，当从朱注为正。

《战国策》：“乐羊坐于幕下。”《汉·高帝纪》：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朱注】张子房谓张镐。至德二载五月，琯罢相，以镐代之。

《旧唐书》：张镐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伯大略，自褐衣拜左拾遗。玄宗幸蜀，徒步扈从，玄宗遣赴行在，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代房琯力相，《隐逸传》：“放情江海。”《说苑》：孔子犹江海也。

《后汉·文苑传》：赵壹身长九尺、美须豪眉。

《云台二十八将论》：“咸能感会风云。”王粲诗：“遭遇风云会，托身鸾凤间。”

徐陵诗：“力弱不扶颠。”《老子》：“善计不用筹策。”

《南史·侯景传》：先是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景涡阳之败，求锦，朝廷给以青布，悉用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马，青丝为辔，欲以应谣。庾子山《哀江南赋》：“桀黠构扇，凭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马如练。”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清河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11)，净洗甲兵长不用(12)。
(末记祯符迭见，欲及时收功，以慰民心也。【张注】前六，颂其已然。后六，禱其将然。此章四段，各十二句。)

【鹤注】寸地尺天，用《黄庭经》寸田尺宅语。颜延之诗：“巨地称

皇、罄天作主。”班固《典引》：“穷祥极瑞者，皆来坳牧。”

《竹书纪年》：帝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

《瑞应图》：“王者宴不及醉，刑罚中，则银瓮出焉。”《孝经援神契》：“神灵滋液，有银瓮，不汲自满。”

《庄子》：“古之所谓隐士者。”【钱笺】肃宗即位，泌谒见于灵武，调护玄、肃父子之间，为张良娣、李辅国所恶。及上皇东行有日，泌求去不已，乃听归衡山。公以四皓拟泌，盖惜其有羽翼之功而飘然隐去也。紫芝，见本卷。

《昭明文选序》：“词人才子。”【赵注】是岁七月，岚州合关河黄河三十里清如冰，盖收京之祥，此实事也。《南史》：宋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瑞。鲍照作《河清颂》，其序甚工。

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雨之句。王僧孺诗：“思君不得见，望望独长嗟。”

《尔雅》：“鸣鸠鵲鷦。”注：“今之布谷也。江东人呼为获谷。”

《禽经》：“鸣鸠、戴胜，布谷也。农事方起，此鸟飞于桑间，云五谷可布种也。”钟宪诗：“处处春云生。”《吴越春秋》：“计碣曰：“春种八谷。”

【朱注】淇水，在卫地卫州，与相州相邻。淇上健儿，指围邺之兵。城南，谓长安城南。《诗》：“送我乎淇之上矣。”古乐府：“健儿须快马。”《杜臆》：健儿莫懒，速其成功也。思妇愁梦，从《东山》诗“妇叹于室”来，以思家之至情动之也。

曹植诗：“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王徽诗：“思妇临高台。”

(11)李尤歌：“安得壮士翻日车。”

(12)《六韬》：武王问太公：“雨辘重至軫，何也？”曰：“洗甲兵也。”

《说苑》：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与？”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朱鹤龄曰：中兴大业，全在将相得人。前曰“独任朔方无限功”，中曰“幕下复用张子房”，此是一诗眼目。使当时能专任子仪，终用张镐，则洗兵不用，旦夕可期，而惜乎肃宗非其人也。王荆公选杜工部诗，以此诗压卷，其大指不过如此。若玄、肃父子之间，公尔时不应遂加讥切也。

沈寿民曰：两京克复，上皇还宫，臣子尔时当若何欢忭。乃逆探移仗之举，遽出讪刺之词，子美胸中不应峭刻若此。

王嗣爽曰：此诗四转韵，一韵十二句，句兼排律，自成一體。而笔力矫健，词气老苍，喜跃之意，浮动笔墨间。

唐汝询曰：《洗兵马》一篇，有典有则，雄浑阔大，足称唐雅。识者详味，当不在《老将行》下。

蔡條曰：“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盖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致也。譬之秦武阳，气盖全燕，见春王则战栗失色。淮南王安，好为神仙，褐帝犹轻其举止。此岂由素习哉？予谓少陵、太白，当险阻艰难，流离困蹙，意欲卑而语未尝不高。至于罗隐、贯休辈，得意偏霸，夸雄逞奇，语欲高而意未尝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

吴江潘耒曰：《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讥刺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束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责之？诗人以忠

厚为本，少陵一饭不忘君，即贬谪后，终其身无一言怨怼，而钱氏乃谓其立朝之时，即多隐刺之语，何浮薄至是。噫！此其所以为牧斋欤？又曰：天子之孝，在乎安国家、保宗社。明皇既失天下，肃宗起兵朔方，收复两京，再造唐室，其孝亦大矣。晚节牵于妇寺，省觐阔疏，子道诚有未尽。若谓其猜忌上皇，并忌其父之臣，有意剪锄，则深文矣，移宫仓卒，上皇不乐，容或有之。几为兵鬼之言，出自《力士传》稗官片语，乃据以实肃宗之罪，至比之商臣、杨广，论人当若是耶？房琯虽负重名，而鲜实效，丧师辱国，门客受赇，罢相亦不为过。子美论救，固是为国惜贤，虽蒙推问，旋即放免。逾年乃谪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琯党，亦臆度之辞耳。子美大节，在自拔贼中归行在，不在救房琯也。钱氏直欲以此为杜一生气节，欲推高杜，则极赞房，因极赞房，遂痛贬帝。明末党人，多依傍一二大老，脱失路，辄言坐某人故牵连贬谪，怨诽其君，无所不至，此自门户习气。杜公心事，如青天白日，安有是哉！以此推之，牧斋而秉史笔，三百年人物，枉抑必多。绛云一炬，有自来矣。

杜甫全集卷之七

新安吏原注：收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

按：此下六诗，多言相州师溃事，乃乾元二年自东都回华州时，经历道途，有感而作。钱氏以为自华州之东都时，误矣。师氏曰：从《新安吏》以下至《无家别》，盖纪当时邺师之败，朝廷调兵益急，虽秦之谪戍，无以加也。《唐书》：新安，隋县。贞观二年，属河南府。《九域志》：县有两乡。黄生曰：诸篇自制诗题，有千古自命意。六朝人拟乐府，无实事而撰浮词，皆妄语不情。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从点兵后，记一时问答之词。客行，公自谓。《杜臆》：借问二句，公问词。府帖二句，吏答词。中男二句，公叹词。）

《通鉴》：北魏高欢，使张华原以簿历营点兵。乐府《木兰诗》：“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杜臆》：更无丁，言岂无余丁可遣乎？夜帖早行，守城急也。

【朱注】《隋书》：追东宫兵帖，上台宿卫。《通鉴注》：兵帖，军籍。【卢注】相州之役，正丁战死，因及次丁。考之《周礼》，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羨。惟田与追胥竭作大故致余子。守王城，大故也。

《太宗纪》：上遣使点兵，并点中男，魏征固执以为不可，顾炎武曰：《通鉴》：建中元年，杨炎作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按唐制：人有丁、中、黄、小之分。注云，天宝三载，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杜诗“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即此也。唐之东都，即周之王城，今为河南府。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仃。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此于临时时作悲悯之语。白水流，比行者。青山哭，指居者。《杜臆》：就中男内，看他或瘦或肥，有母无母，及同行送行之人，一齐俱哭，而以哭声二字括之，何等笔力，下不言朝廷而言天地，讳之也。）

肥男瘦男，闲后汉赵孝语，详见八卷。

古乐府《猛虎行》：“少年惶且怖，伶仃到他乡”。潘岳《寡妇赋》：“少伶仃而偏孤”。

刘桢诗：“泛泛东流水”。

阮籍诗：“北望青山阿”。

眼枯，泪竭也。《韩非子》：卞和哭于楚山之下，泣尽而继之以血。

《晋书》郭文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

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此为送行者作宽慰之语。前军溃败，后军继行，恐人心惶惧，曰就粮，见有食也。曰练卒，非临阵也。曰掘壕、牧马，见役无险也。且师顺则可制胜，抚养则能优恤，俱说得愷至动情。《杜臆》：此不言军败而云归军，亦讳之也。子仪时已进中书令，而仍称旧官，盖功著于仆射，而御士素宽，此就其易晓者以安之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十二句收。）

《春秋运斗枢》：“璇枢星散”。《通鉴》：九节度围邺城，自冬涉春。庆绪食尽，克在朝夕。而诸军既无统帅，城久不下，上下解体。思明自魏州引兵趋邺，每营选精骑五百，日于城下抄掠，诸军樵采甚艰，乏食思溃。三月，战于安阳河北，大风昼晦，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筑南北两城而守之。

【卢注】时子仪尚有军粮六七万石，故曰就粮。魏明帝诗：“饮观故垒处”。

《吴越春秋》：“拣练士卒。”旧京，谓东都。陶潜诗：“平生去旧京”。

壕，城下池也。

《易》：“泣血涟如。”

《汉书·百官表》：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射以督课之。应劭曰：仆，主也。《通典》：唐左右二仆射，本副尚书令，自尚书令废，仆射为宰相。开元元年，改为左右丞相，从二品。天宝元年，复旧。《淮南子·兵略》：“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王应麟曰：《毛诗》：“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云“仆射如父兄”，意正近之。

张綖曰：凡公此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奉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陆时雍曰，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汉魏居多。第出手稍钝，苦雕细琢，降为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千古人者，以意胜也。假令以《古诗十九首》与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新安》、《石壕》诸什与古人作，便首首皆有神往神来，不知而自至之妙。

潼关吏

此因相州大败，故修潼关以备寇。《雍录》：潼关在华州华阴县东北，关西一里有潼水，因以为名。【钱笺】前哥舒翰军败，引骑绝河还营至潼津，收散卒，即关西之潼水也。按：潼关在秦函各关之西。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此叙修筑潼关。铁不如，言其坚。万丈余，言其高。小城跨山，故尤见其高也。起二句，拈皓韵。此下，鱼、虞兼用。）

《诗》：“劳人草草。”注：“草草，劳苦貌。”

《世说》：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此记关势之险。修关一句，公问词。连云以下，吏答词。）

《史记·项羽纪》：“令骑皆下马步行。”

庾信诗：“愁气连云。”战格，即战栅，所以捍敌者。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此言关险可守。容单车，彼不能攻。用一夫，此足以拒。）

《韩信传》：“车不得方轨，不得成列。”所谓单车也。李陵书：“单车之使。”

《汉书》：厉长戟劲弩之械。

《蜀都赋》：“一夫守隘，万夫莫向。”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末乃答吏之词，见守关贵乎得人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三秦记》：桃林塞，在长安东四百里。《元和郡县志》：桃林塞，自灵宝县以西至潼关皆是。阎若璩曰：《通典》：潼关，即左氏桃林塞，若秦之函谷关。其地在汉弘农郡弘农县，即今陕西灵宝县界。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县界。献帝时，曹操破马超于潼关，乃移置者。旧胄唐始于其地立关，非也。

《光武纪》：赤眉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

《哥舒翰传》：翰率兵出关，次灵宝县之西原，为贼所乘，自相践踏，坠黄河死者数万人。

卢元昌曰：禄山初反，哥舒翰守潼关，相持半载余，贼兵冲突襄、邓间，卒不敢窥关，则守之明效也。时李、郭亦力持此议，禄山苦之，谓严庄曰：“今守潼关，兵不能进。”是守关而贼可坐困。向使国忠之奏不行，中使之命不促，坚壁固守，长安可保无恙。此诗眼目，在“胡来但自守”一句，其云“修关还各胡”，是叹焦头烂额后，为曲突徙薪计也。

王嗣奭《杜臆》曰：潼关之败，由杨国忠促战所致，罪不在哥舒，当时只少一死耳，公特借翰以戒后人，非专归狱于哥舒也。

阎若璩曰：《钱笈》引程大昌云：《西征赋》“溯黄卷以济潼”，至唐始于其地立关。余读此失笑，彼独不记《后出师表》“殆死潼关”语乎？《通典》华阴县注云：县有潼关，即左氏桃林塞，若秦之函谷关，在汉弘农郡弘农县，即今陕郡灵宝县界。汉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县界。至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胁帝西幸，入函谷关。自此以前，其关并在新安。其后二十一年，为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马超于潼关，乃中间徙于今所耳。国之巨防，不为细事，史官阙载，斯亦失之。此条前注删节太略，今仍录原文。

石壕吏

王应麟曰：石壕，盖陕州陕县之石壕镇也。地志云：石壕镇，本崤县，后魂置。贞观十四年改名硤石县。《一统志》：石壕，在今陕州城东七十里。【钱笺】卞圜曰：石壕，陕东戍，其地在新安西。石壕，即石崤也。按：崤在弘农澠池西北，贞观八年，移崤县于安阳城，在砍城西四十里。谓石壕即石崤，误矣。梦弼云：石壕，在邠州宜禄县。尤为无稽，且非自东都往来道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苏润公本作出看门，叶音民。一作门看。海盐刘氏本作门首。首叙征役驱迫之苦。）

此诗各四句转韵。村人与门叶，古人真韵。白乐天《北村》诗：“晨游紫峰阁，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村叶七伦切，樽叶踪伦切。《国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荀卿《赋篇》：“往来愒愒，通于大神。出入其极，莫知其门。”门俱叶眉贫切。刘氏作出门首，是村与人叶，走与首叶也。下文例之，不宜两句换韵。旧本作出门看，与人字相叶，人读如延切，本刘向《列女颂》。看读丘虔切，本吴迈远《长相思》诗。依此，则人看可叶，而村字未合，与下文亦不相符。谢灵运诗：“暝投剡中宿。”

陶潜诗：“区区诸老翁。”《战国策》：曾子之母，投杼逾墙而走。又：“老妇必唾其面。”王羲之帖：“但思今妇必门首有出。”乐府《东门行》：“投剑出门去。”看门，守门也。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二段，备述老妇诉吏之词，公盖宿于其家也。三男以下，言行者之惨。）

梁昭明太子疏：“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孙子》：“吏怒者，倦也。”

《陌上桑》：“罗敷前致词。”

《旧书》：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宝元年，改为邺郡。乾元元年，复为相州。二年，又为邺城。

新战死，指邺城之败。《史记·平原君传》：李同战死。

李陵书：“陵岂偷生之士？”

蔡琰曲：“死当埋骨兮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室中以下，言居者之苦。新安吏，驱民守东都。石壕吏，驱民守河阳也。）

贾充诗：“室中是阿谁。”《易》：“阒其无人。”

《史记》：李同曰：“邯郸之民，褐衣不完。”

又《高帝纪》：“有一老妪夜哭。”《说文》：“妪，母也。”

《唐书》：河阳县，属孟州，今改为孟县。按《春秋》“天王狩于河阳”，即此地。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亦即其地。子仪兵既溃，用都

虞侯张用济策，守河阳。七月，李光弼代。

《史记》：亭长妻晨炊葫食。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末结老翁潜归之状。妇随吏诉官，故其媳泣声。吏驱妇夜去，故其夫晓回。前途别，乃公与之别，非妇与翁别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梁简文《烛赋》：“夜久唯烦铗。”

古歌：“呜声幽咽。”

《史记·李广传》：“至天明自便。”陶潜诗，“归子念前途。”

陆时雍曰：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吏呼二语，便当数十言。文章家所云要会，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

王嗣爽曰：夜促夜去，何其急也。此妇仓卒之际，既脱其夫，仍免其身，具此智谋胆略，真可谓女中丈夫。而公诗详述之，已洞知其意中曲折矣。又云：前后六诗，一韵到底，俱用沈韵。惟此章换韵，且用古韵。

按：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在，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儿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发发乎哉。

新婚别

真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此待所怨，尽其常分，而能不忘礼义。《诗》：“宴尔新婚。”【黄生注】此下三题相似，独新婚之妇，起难设辞，故特用比兴发端。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杜臆”：通篇作新人语，起用比意，逼真古乐府，是《三百篇》兴体。）

《尔雅》：“唐、蒙、女萝、兔丝。”释曰：唐也，蒙也，女萝也，兔丝也，一物而四名。【朱注】按诸家《本草》，兔丝并无女萝之名，惟松萝一名女萝。陆玑《诗疏》：兔丝，蔓生草上，黄赤如金。松萝，蔓延松上，生枝正青。陆佃《埤雅》：“在木为女萝，在草为兔丝。”可证二者同类而有别。古诗：“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李善注：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异草，故曰附。此解甚明。《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史记》：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诗》：“征夫遑止。”刘公干诗：“从者盈路旁。”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此叙初婚惜别，语意含差。）

苏武诗：“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李善注：“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取弃冠之义也。”顾炎武《日知录》曰：“俗称妻为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韩非子》：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杜诗本此。”

《文子》：“孔无席暖。”《世说》：武王式商容之间，席不暇暖。

《白虎通》：“昏时行礼，故曰婚。”陆机诗序：“悼心告别。”

张华诗：“无乃违其情。”

沈约诗：“知君行之未极。”《诗》：“征夫不远。”

《史记》：蒙恬曰：“臣将三十万众以守边。”

谢朓诗：“况乃妾身轻。”《独曲歌》：“分明不可得。”

《汉书·广川王传》：“背尊章，嫖以忽。”师古曰：“尊章，谓舅姑也。”章与嫜通。陈琳诗：“善事新姑嫜。”梦弼曰：妇人嫁三日，告庙上坟，谓之成婚。婚礼既明，然后称姑嫜。今嫁未成婚而别，故曰未分明云云。陆时雍曰：妾身二句，建安中亦无此深至语。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生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此忆前后情事，词旨惨切。）

《诗》：“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又：“乃生女子。”《礼运》：“男有分，女有归。”《穀梁传》：“妇人之义，谓嫁曰归。”

《史记》：“鸡狗之声相闻。”《淮南子》：“令鸡司晨，令狗守夜。”

按：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久长计也。古乐府有《凤将雏》。《汉

书注》：颜师古曰：“将，谓领帅其群。”

《杜臆》：“君今生死地”，妙有余思。或作“往死地”，语便直致。

《孙子》：“生死之地。”

谢灵运诗：“沉痛结中肠。”

《史记·范睢传》：“形势不能有也。”《洛阳伽蓝记》：“色杂苍黄。”《北山移文》：“苍黄反覆。”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上二段，夫妇分离，愁绪万端，此发乎人情者也。此一段，既勉其夫，且复自励，乃止乎礼义者也。）

苏武诗：“努力爱春华。”《左传》：“下臣不幸，属当戎行。”

《李陵传》：“我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得，皆斩之。”

《后汉·方术传》：“京师当有兵气。”

《史记》：“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

《周礼》：罗氏，蜡则作罗襦。注：“襦，细密之罗，当作縠。”《滑稽传》：“罗襦襟解，微闻芰泽。”《说文》：“襦，短衣也。”

何逊诗：“轻扇掩红妆。”《杜臆》：洗红妆，加对君二字，可涕。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迁，与君永相望。（未用比意收，终望夫妇之相聚也。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三段各八句。）陆机诗：“百鸟互相和。”《左传》：施氏妇曰：“鸟鲁犹不失俪。”《关尹子》：“人事错错然。”宋玉《风赋》：“回穴错迁。”注：“错杂交迁也。”蔡琰《笳曲》：“我与儿兮各一方，日东月西兮徒相望。”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而《新婚》一章叙室家离别之情，及夫妇始终之分，全祖乐府遗意，而沉痛更为过之。

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

卢元昌曰：呜呼！乱不废礼，礼必顺情，先王之制也。况民生有欲，莫大于婚。既弃其礼，又拂其情，至于暮婚晨别，是何等时事。《东山》零雨篇云：“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先王曲体人情如此。咏公此诗，益念范氏人道使民之说。

王嗣爽曰：此代为妇人语，而揣摩以发其隐情，暮婚晨告别，是诗柄。篇中有极细心语，如“妾身未分明”二句，“妇人在军中”二句，是也，有极大纲常语，如“勿为新婚念”二句“罗襦不复施”二句，是也。真《三百篇》嫡裔。

罗大经曰：《国风》“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盖古之妇人，夫不在家，则不为容饰，此远嫌防微之意也。杜诗“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尤为悲矣。《国风》之后，唯杜陵不可及者，此类是也。

黄生曰：《新安吏》以下述当时征戍之苦，其源出于变《风》、变《雅》，而植体于苏、李、曹、刘之间。

垂老别

蔡邕《房桢碑》：“享年垂老。”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通篇皆作者人语，首为垂老从戎而叹也。）

《记》：“四郊多垒。”注：四郊者，王城之外，四面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吴志》：顾雍讨除寇贼，郡界宁静。

《诗》：“子孙千亿。”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此叙出门时慷慨前往之状，乃答同行者。）

《记》：“子夏投其杖而拜。”阮籍诗：“驱车出门去。”

《诗》：“携手同行。”阮诗：“凄怆怀辛酸。”

魏文帝诗：“狂顾动牙齿。”

《史记》：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陈琳诗：“男儿宁当格斗死。”介胄长揖，犹带倔强意气。《汉·周亚夫传》：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又《酈食其传》：长揖不拜。

嵇康书：揖拜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此叙临别时夫妇缱绻之情，乃对其妻者。夫伤妻寒，妻劝夫餐，皆永诀之词。）

《吴越春秋》：越王令壮者无娶老妻。

张协诗：“岁暮怀百忧。”沈约诗：“惟见恩义重，岂觉衣裳单。”

《焦仲卿妻》诗：“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史记·范雎传》：须贾曰：“范叔一寒如此哉。”

又《吴起传》：“其母死，起终不归。”

古乐府：“弃捐不复道，努力加餐饭。”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此慰妻而兼为自解之词。上四，言此行不至死亡。下四，言离合莫非走数。【卢注】邺城之役，贼为主，我为客。土门杏园之守，我为主，贼为客也。劳逸不同，故曰势异。【远注】离合之端岂因衰老而免，特身非少壮，不觉迟回耳。）

《唐书》：镇州获鹿县有土门关，即旧井陘关。《元和郡县志》：恒州有井陘县井陘口，今名土门口，在获鹿县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陉之第五陉也。《安祿山传》：李光弼出土门，救常山郡。

《九域志》：卫州汲县有杏园镇。《旧唐书》：郭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朱注】时子仪、光弼相继守河阳，土门、杏园皆在河北，故须严备。旧注谬极。

《楚辞》：“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

《列子》：其在少壮，则血气飘逸。

鲍照诗：“临路独迟回。”注：张铣曰：“迟回，不行貌。”苏武诗：“握手一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此伤乱而激为奋身之语。言与其遭乱而死，不如讨贼而亡，毅然有敌忾勤王之义。前云迟回长叹，尚以年迈自怜，此云安敢盘桓，不复以身家为念矣。此章四句起，前二段各六句，后二段各八句。）

《孝经》：“得万国之欢心。”陈后主诗：“关山征戍何时极。”

《史·李牧传》：“谨烽火，多间谍。”《蜀都赋》：“冈峦纠纷。”

《汉书·梅福传》：“积尸暴骨。”

《史记》：白起北坑马服，流血成川，沸声若雷。张华《游猎篇》：“流血丹中原。”释洪偃诗：“川原多旧迹。”

曹植诗：“门有万里客，问是何乡人。”

《诗》：“适彼乐土。”《易》：“盘桓利居贞。”注：“盘桓，难进之貌。”

《列子》：北宫子庇其蓬室，若广厦之阴。曹植诗：“顾念蓬室士。”

尹伯奇《履霜操》：“孤息别离兮摧肺肝。”《曹植诗》：“哀哉伤肺肝。”

卢元昌曰：《周礼》，乡大夫之职，辨其所任者，其老者皆舍。勾践伐吴，有父母耆老无昆弟者，皆遣归。魏公子无忌救赵，亦令独子无兄弟者，皆归养。子孙亡尽，老者从戎，如《垂老别》者，亦可伤矣。

胡夏客曰：《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怨哀，详矣，然作者之意，又不止此。国家不幸多事，犹幸有缮兵中兴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应其命，至杀身弃家不顾，以成一时恢复之功，故娓娓言之。义合风雅，不为诽谤耳。若势极危亡，一人束手，四海离心，则不可道已。

无家别

《诗》：“乐子之无家。”【黄生注】诗言内顾，无妻也；言永痛，无母也。母亡妻去，曲尽无家之惨。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通章代为征之语。首言乱后归乡，景情并叙。）

谢朓诗：“寂寞市朝变。”

《前汉·郊祀志》：“嘉禾不生，蓬蒿藜旁茂焉。”

谢朓笺：“歧路东西，或以鸣悒。”

薛道衡诗：“一去无消息。”

鲍照诗：“贱子歌一言。”败归，谓邺城之败。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此段叙事，言归而无家也。上六，说故里荒凉之状。下六，说暂归旋役之苦。日瘦，谓日色无光，气象惨凄）。

《前汉·刘向传》：“寒日青无光。”《楚辞》：“霜露惨凄而交下。”

《本草》：“狐形似狸而黄，善能为魅。”

《记》：“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

《汉书·元后传》：“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潘岳《关中记》：“夫行妻寡。”

洙曰：人情之恋故乡，犹鸟之恋本枝，虽穷栖且安辞矣。《独曲歌》：“宿鸟纵横飞。”

江淹诗：“虽有荷锄倦。”

颜延之《陶徽士诔》：“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说文》：“田五十亩为畦。”

《记》：“君子听鼓鞞之声，则思将帅之臣。”《说文》：“鼓，骑鼓也。”鞞，与鞞同。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此段叙情，言无家又别也。上六，伤只身之莫依。下六，痛亲亡之不见。上章结出报国之忠，此章结出思亲之孝，俱有关于大伦。杜诗有数句叠用开阖者，如云从役本州，幸之也。内无所携，伤之也。只身近行，非比远去，又以本州为幸矣。家乡既尽，远近齐等，即在本州亦伤矣。语意辗转悲痛。无所携，无与离别者。终转迷，言往无定所。两酸嘶，谓母子饮恨。为蒸黎，不得比于人数也。此章八句起，后两段各十二句。）

卢谔诗：“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役。”

左思诗：“内顾无斗储。”宋袁淑议：“势必携离。”

谢灵运诗：“家乡皆扫尽。”

自天宝十四载至乾元元年，乱经五年矣。《尔雅》：“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

《诗》，“生我劬劳。”

陆厥诗：“酸嘶度扬越。”

《诗》：“天生蒸民。”毛萇曰：“蒸，众也。”裴秀诗：“穆穆我后，矜兹蒸黎。”朱子《诗传》：“黎，黑也，犹秦言黔首。”

卢元昌曰：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室家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姬，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河北生灵，几于靡有子遗矣。唐之危而不亡者，赖太宗德泽在人，而思明自殒于萧墙耳。

唐人作诗，多言遣戍从军之苦，而宋元以下无闻焉。盖唐用府兵，兵即取之于民，故有别离室家，远罹锋镝，及亲朋送行，历历悲惨之情。宋明之师，或用召募，或用屯军，出征临战，皆其身所习熟，而分所当为者，故诗人亦不复为哀苦之吟矣。

王嗣奭曰：上数幸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又曰：《新安》，悯中男也，其词如慈母保赤。《石壕》作者妇语，《新婚》作新归语，《垂老》、《无家》，其苦自知而不能自达，一一刻画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

夏日叹

此乾元二年夏在华州作。《旧唐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零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与诗中“上苍久无雷”及流冗、豺虎等语正合。

夏日出东北，陵天经中街。朱光彻厚地，郁蒸何由开。（此诗忧旱而作也，首叙夏日炎威。）

《杜臆》：夏至日出寅入戌。寅，东北方也。中街，亭午也。【钱笺】《汉·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暑短。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暑长。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又曰：日冬则南，夏则北，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朱注】中街，即中道也。《天官书》有街南、街北。街南，毕主之。街北，昂主之。
《楚辞》：“阳杲杲其朱光。”翰曰：朱光，日也。《诗》：“谓地盖厚。”
《楚辞》：“处凉台而有郁蒸之烦。”

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此有感时政，而叹久旱为灾。雷比政令，雨比恩泽，鱼鸟言万物皆枯。）

《后汉·郎f传》：《易传》曰：“当雷不雷，阳德弱也。”雷者号令，其德生养。
《抱朴子》：“良田之晚播，愈于卒岁之荒芜。”
鲍照《苦热行》：“身热头且痛，鸟坠魂来归。”
《淮南子》：宋君亡其主，池中鱼为之殫。佳灰二韵用泥字，见应场《建章台》诗。

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此又慨时事，而叹兵民交困。乱后凶荒，民将为盗，主师戍，艰于馈饷矣。）

《汉书》：“谷永疏：流散冗食，餓死于道。”成帝诏：“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
何逊诗：“举目想煎熬。”阮瑜诗：“出扩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江表传》：郭典为钜鹿太守，时人语曰：“郭君围堑，董将不许。几令狐狸，化为豺虎。”
《唐书》：幽州范阳郡，蓟州渔阳郡，俱属河北道。

对食不能餐，我心殊不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未乃伤今思古，叹朝无贤相也。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诗》：“使我不能餐兮。”

《扬雄传》：“眇然以思唐虞之风。”师氏曰：太宗贞观时，任房、杜、王、魏诸臣，谏行言听，号令无乖，膏泽流布，斗米三钱，行旅不赍粮。今欲与数子偕不可得矣。

嵇康诗：“良时 数子。”

卢元昌曰：李辅国专掌禁兵，事无大小，制敕皆其所为。诗云“号令乖”，指此。宰相李岷言辅国专权乱政，辅国忌而罢之。若李揆执子弟礼于辅国，呼为五父。吕諲、第五琦，率皆碌庸臣。此所以思贞观诸贤也。

夏夜叹

与上篇同时之作。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日暮思风，引起夜景。）

《书》：“日永星火。”刘公干诗：“永日行游戏。”

庾信诗：“五月炎蒸气。”洙曰：毒我肠，热自中起也。相如《琴歌》：“室迩人遐毒我肠。”

陆士衡歌：“长风万里举。”

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此夜凉之景。物情各适，起下文征人。）

《诗》：“昊天曰明。”江淹诗：“华月照芳池。”

《兰亭记》：“茂林修竹。”

谢灵运诗：“不怨秋夕长，恒苦热夜短。”

阮籍诗：“开轩临四野。”“

陶潜诗：“夜景湛虚明。”《拾遗记》：“小则入于纤毫之中。”

《诗》“熠熠宵行。”注：“宵行，羽虫也。”阮籍诗：“羽翼自飞扬。”

《淮南子》：“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庄子》：非自适其适。”

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此夜热之感。荷戈守边，指相州之众。）

《诗》：“何戈与殳。”何、荷通。

《江赋》：“寻风波以穷年。”

钟惺曰：考亭解执热作执持之执，今人以水濯手，岂便能执持热物乎？盖热曰执热，犹云热不可解。此古文用字奥处。濯即洗濯之濯，浴可解热也。杜诗屡用执热字，皆作实用，是一证据。

《李广传》：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至天明自便。《汉书注》：以铜作鐃，受一斗，昼炊饮食，夜击持行，名曰刁斗。

《前汉·夏侯胜传》：“经术既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通鉴》：至德二年，郭子仪败于清渠，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

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末乃夜触所闻，而伤叹世事也。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北城，指华州。崔融诗：“夜夜闻悲笳。”

《诗》：“鹳鸣于垤。”

张华诗，“烦促每有余。”

苏武诗：“长歌正激烈。”沈君攸诗：“行乐为时康。”

王嗣爽曰：二叹俱以旱热起兴，而所以叹，在河北之贼未平，盖悯旱忧时之作也。

立秋后题

此乾元二年立秋次日所作。【鹤注】《唐书》本传：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弃官客秦州。此诗盖欲弃官时作。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前四秋后之景，后四所题之意。

【卢注】秋燕公自喻，言将去华，如燕离巢，故云如客。【鹤注】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举成数而言也。）

鲍照诗：“日月流迈不相饶。”

江淹诗：“凄凄节序高。”

《庄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地、细万物而独往也。”

《归去来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王嗣爽曰：张綆谓公诗“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又诗“往与惠询辈，中年沧洲期”，皆生平独往之愿也。余谓此诗，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

貽阮隱居名昉

此乾元二年，自華州之秦，秋冬間作。【生注】唐詩人有此高士，賴公詩以傳。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主，迥繼先父祖。（首叙阮氏家世。

【鶴注】陳留乃汴州，塞上謂秦隴。阮昉居塞上，陳留其祖父所出也。）

《晉書》：阮籍，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子渾，侄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孚族弟放，放弟裕，皆知名當世，推為人物第一。《世說》：王平子嘗經陳留郡界，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新唐書·藝文志》有《陳留風俗傳》三卷。

【朱注】《古今注》：塞者，所以壅塞夷狄也。公秦州、夔州詩，每用塞上字，蓋秦界羌夷，夔界五溪蠻，二州皆有關隘之設。

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此言其安貧自得。）

【黃注】貧知二句，見古心古貌。

《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韓詩外傳》：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萊。

清時近道要，識子用心苦。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此言其好學多情。）

傅咸詩：“人之好我，贈我清詩。”【蔡注】唐人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紫微王夫人詩：“道要既已足，可以解人憂。”【吳注】蔡邕銘：“精微周密，包括道要。”

隋元行恭詩：“草深斜徑沒。”

《詩》：“褰裳涉溱。”鮑照《與妹書》：“吾自發寒雨。”

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未見隱居有避世高風。《杜臆》：蓬蒿環堵，而先以車馬鄰家。議居遠村，而繼以甘近猛虎。靜者性如是，方是真隱。此章四段，各四句。）

沈約詩：“避世非避喧。”《晉書》：郭文少愛山水，歷華陰之崖。

時猛獸為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

謝靈運《擬徐干詩序》：“干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志。”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

《晉語》云：玉帛酒食，猶糞土也。【黃注】喧指車馬，本陶詩。

遣兴三首

此乾元二年秋在秦州作。诗中言马邑州、邺中事、秋雨足，知其为此时也。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11)，三军同晏眠。(此经战场，而议边将之要功者。上六叙景，下六论事。风悲二句，仰而见者。朽骨二句，俯而见者。廉颇安边而不生事，叹天宝诸将之不然也。)

《史记·张仪传》：“梁之地势，固战场也。”苏武诗：“行役在战场。”

古诗，“四顾何茫茫。”

秦嘉诗：“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

吴均诗：“仲冬黄叶下。”

刘向《新序》：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陆机《挽歌》：“丰肌飡蝼蚁。”

《恨赋》：“蔓草萦骨，拱木敛魂。”

《西征赋》：“讯诸故老。”

《汉书·严助传》：武帝开置边郡。

鲍照诗，“汉虏方未和。”《庄子》：“一胜一负，兵家常事。”陶潜诗：“似若无胜负。”

《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11)《史记》：“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其二

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事反覆，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次章望马邑，讽诸将之败军也。上八叹降夷东征；下四伤邺城师溃。【朱注】降虏，谓秦陇间属夷，调发讨贼者。旧注指回纥，非。黄希曰：诸将不指李、郭，如封朔方大将军孙守亮等九人为异姓王，李商臣等十三人为同姓王，是也。)

鹤曰：旧注谓马邑州属代州，盖引《前汉志》，而《唐志》代州雁门郡，却不言。按《唐·地理志》，羁縻州内有马邑州，属隶秦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徙于成之盐井故城。此诗作于乾元二年，则在秦成间。【朱注】故城隶秦州都督府。何逊诗：“追兵赴马邑。”

《前汉书》赞：“日磧出于降虏。”

《汉书·匈奴传》：同穹庐卧。颜注：“穹庐，游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东观汉记》：第五伦自度仕宦牢落。

邢子才诗：“愁云聚复开。”

《史记·匈奴传》：“贵壮健，贱老弱。”《贾捐之传》：“女子乘亭障，孤儿号道路。”

《阴符经》：“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诗》：“载驰载驱。”

申涵光曰：杜诗“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高适亦云“岂无安边策，诸将已承恩”，皆言恩宠太过，将骄不可用也。

其三

丰年孰云迟，甘泽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颜色同日老。劝汝衡门士，勿悲尚枯槁。时来展才力，先后无丑好。但讶鹿皮翁，忘机对芝草(11)。(三章睹秋成，感贤士之晚遇也。上六句，兴起下意。秋禾晚登，犹士之晚遇，迟速何足计乎。今既不能遇，当如鹿皮翁之遁世矣。《杜臆》：《遣兴》本意在此章。)

曹植诗：“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

《荆楚岁时记》：“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陆机赋：“甘泽霏霏。”

《击壤歌》：“耕田而食。”

古诗：“禾黍油油兮。”

同日老，即日至皆熟意。

《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注：“横木为门，贫者之居也。”

《庄子》：枯槁之士宿名。

《魏志》：太祖才力过人。

《列子》：“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销灭。”

《列仙传》：鹿皮翁，淄川人也，少为府小吏，举手成器。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请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转轮悬阁。数十日，梯道成，上巔作祠屋，留止其旁。食芝草，饮神泉，七十余年。淄水来山下，呼宗族家室，令上山半。水出，尽漂一郡，没者万计。小吏辞遣宗族下山，著鹿皮衣，去复上阁，后百余年，下，卖药齐市。

(11)《高士传》：叶干忘机。

胡夏客曰：杜公古诗近体，在长安时才力未为造极。秦州以后，古诗则卓练精深。夔州以后，又纵情杂乱，不及前矣。律诗则老而愈细，四韵固多佳篇，长律尤尽其妙。

留花门

此当是乾元二年秋适秦州后作。《杜臆》：题曰留花门，言不当留也。《唐·地理志》：甘州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堡。又东北千里，至回纥衙帐。《旧书》：肃宗还西京，叶护辞归，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今且归灵夏取马，更为陛下收范阳余孽。”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首叙花门气习，见其强梁可畏。）

骄子，见《前汉书·外国传》。

又云：“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司马迁书：“耻辱者，勇之决也。”《汉书》：赵充国曰：“秋高马肥，变必起矣。”颜注：“秋马肥健，恐其为寇也。”

《诗》：“即挟我矢。”《汉书》：边外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徐陵诗：“天云如地阵，汉月常胡秋。”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羈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此言御边有方，不宜借兵召侮，曰隐忍，明知其有害，不得已而用之也。）

王褒《四子讲德论》：“诗人所歌，自古患之如此。”《诗》：“薄伐玁狁。”

《国语》：“先王之制戎翟，荒服者有不王，则修德。”

《汉书》传赞：“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礼让，羈縻不绝。”应劭曰：“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马之受羈縻也。”

乐府曲：“戏金阙，游紫庭。”

《汉书·王莽传赞》：“圣人之驱除云尔。”注：“言王莽驱逐羈縻，以待圣人也。”

司马迁书：“所以隐忍苟活。”

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此言缔婚之举，适足骚扰畿辅。）

《公羊传》：“天子至尊，嫁女不自主婚，使同姓主之，故曰公主。”

《汉·西域传》：元封中，以江东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莫。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作歌曰：“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文苑辩证》：郑愔《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贵主想黄鹤。陆德明云：鹄又作鹤。鹄、鹤可通用。《旧唐书》：乾元元年七月，上以幼女宁国公主妻回纥可汗，送至咸阳磁门驿。公主辞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

《国语》：“与君王哉。”《诗》：“谓予不信，有如皎日。”注：“言指白日以为盟约也。”

《刘表传》：“云屯冀马。”潘岳《秋兴赋》诗：“高阁连云。”左辅，谓沙苑。《三辅黄图》：左辅都尉，治高陵。

楼钥曰：读者谓积雪止言其多，上句言云屯足矣，何必复赘此语。惟知回纥之俗，衣冠皆白，然后少陵之意涣然。【朱注】《旧唐书》：郭子仪收西京时，遇贼新店，军却。回纥望见，逾山西岭上，曳白旗，趋击之，贼大败。按此则回纥旗帜用白。百里积雪，当谓此耳。陆机诗：“仰凭积雪岩。”《杜臆》：连云积雪，颠倒作对，亦一手法。

《史记·樗里子传》：“长戟居前，强弩在后。”

庾信诗：“哀笳关塞曲。”古歌：“鸣声幽咽。”

东汉童谣：“桑无附枝、麦有两歧。”

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撒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末言养马苑中，不能剿贼而反以妨民。乘马以渡，故不用船。撒烈，摆跃之状。逾太行，抵京室，思明复至东都也。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八句。）

黄希曰：沙苑，在同州冯翊县南十七里。《唐志》：同州虽不言渭水，而同与华邻。华阴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可见其下临清渭。

《周礼》：“水泉必香。”

《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古乐府：“欲渡河无船。”

《上林赋》：“转腾撒冽。”孟康曰：“撒冽，相撒也。”《汉皋诗话》：“撒捺，疾貌。”《大食刀歌》“鬼物撒捺辞坑壕”，字意皆同。任昉笺：“胡尘罕尝夕起。”

《述征记》：太行山，首始河内，自河内至幽州，凡有八陁

丘迟书：“无取杂种。”《旧唐书》：安禄山，本名乾鞞山，营州柳城杂种。史思明，本名宰于，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也。《安禄山事迹》：乾元二年正月，思明于魏州自立为燕王，引兵救相州，官军败绩。九月，思明又收大梁，陷洛阳。潘岳诗：“引领望京室。”

曹植诗：“原野何萧条。”王粲《登楼赋》：“风萧瑟而并兴。”

唐汝询曰：肃宗以回纥兵收京，久留不遣。子美忧其为害而作。是诗公主、君王二语，说得可怜可羞。田家、原野二语，说得亦忧亦愤。

范梈曰：此中国何如时也。读“胡为倾国至”数语，可以鉴《春秋》书会戎盟戎之义矣。谓子美为诗史，岂不信哉。

按：回纥留兵沙苑，在至德二年十月。宁国下降，在乾元元年七月。回纥复遣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在元年八月。郭子仪拔卫州，围邺城，在元年十月。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在二年三月。史思明复取大梁，陷洛阳，在二年九月。此诗述屯兵沙苑及公主下嫁之事，当属元年之秋。其云逾太行，抵京室，又当属二年秋未矣。此必回纥败归，思明猖獗之后，追记前事耳。言回纥千骑之撒烈如此，而太行烟尘之侵逼又如彼，然则花门之留，亦何救于原野萧瑟乎。盖甚言借兵之无益也。或云：逾太行而至京邑，即指回纥新来骁骑。按回纥若取道太行，路程反迂，说亦未确。

胡应麟曰：陈思王古诗独擅，然诸体各有师承。惟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杜之乐府，扫六代沿洄之习。真谓自启堂奥，别创门户。然终不以彼易此者，陶之意调虽新，源流匪远；杜之篇目虽变，风格靡超。故知三正

迭兴，未若一中相授也。

佳人

【鹤注】此当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司马相如《长门赋》：“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此为陈王后见废而作，诗题正取之。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白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首言佳人遭乱，致零落失依。白云二字，并贯下段官高，应良家子。）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唐人避太宗讳，故改世为代。黄石公《素书》：“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

《论衡》：“幽居静处，恬澹自守。”《诗》：“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史记·外戚世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

《楚辞》：“惟草木之零落兮。”注：“草曰零，木曰落。”

《汉书·高帝纪》：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颜注：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魏志·卫觊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诗》：“天降丧乱。”《唐书》：天宝十五载六月己亥，禄山陷京师。

《诗》：“远父母兄弟。”《庄子》：“无救戮之刑。”

《抱朴子》：官高者其责重。

《史记·邹阳传》：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次言兄弟既丧，因见弃于夫。上四慨世伤心，下四托物兴感。新人叠言，即《卫风》“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宴尔新婚，不我屑以”之意。）

《缠子》：董无心曰：“无心，鄙人也，不识世情。”

《庄子》：“万事销亡。”庾肩吾诗：“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乐府《陌上桑》：“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后汉·宗室传》：光武曰：“孝孙素谨善，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孝孙，顺阳侯嘉字也。沈约诗：“长安轻薄儿。”

古诗：“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诗》：“彼其之子，美如玉。”

古诗：“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陆倕《刻漏铭》：“萸萸朝开，合昏暮卷。”周处《风土记》：“合昏，槿也，华晨舒而昏合。”《本草》：“合欢，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间，一名合昏。”

《古今注》：“鸳鸯，鳧类，雌雄未尝相离。”江总诗：“池上鸳鸯不独宿。”

王僧孺诗：“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泪隐。”陶潜诗：“市朝栖旧人。”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末言妇虽见弃，终能贞节自操。上四，应幽居在空谷。下四，应零落依草木。此段赋中有比。山泉，

比守洁不污。采柏，比贞心不改。补茅屋，室之陋也。不插发，容之悴也。翠袖倚竹，寂寞无聊也。此章三段，各八句。）

《诗》：“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此谓守贞清而改节浊也。或以新人旧人为清浊，或以前华后樵为清浊，或以在家弃外为清浊，皆未当。《汉书·游侠传》：陈孟公过寡妇家留宿，为侍婢扶卧。《东方朔传》：董偃与母，以卖珠为市。

牵萝补屋，甚言居不庇身，犹《楚辞》“制麦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或疑萝不能蔽风雨，太泥。一说藤萝蔓屋，其空缺处牵萝补之，使青翠满屋，即“对门藤盖瓦”之意，乃山居幽致。此说亦能。梁昭明诗：“牵萝下石磴，攀桂陟松梁。”《韩非子》：“不食于茅屋之下。”

僧汤济诗：“摘花还自插。”

古诗：“马啖柏叶，人啖柏脂。不可长饱，聊可遏饥。”《诗》：“终朝采绿，不盈一掬。”毛萁曰：“两手为掬。”

古乐府：“海水知天寒。”王粲诗：“日暮愁我心。”

枚乘《兔园赋》：“修竹檀栾夹池水。”薛综曰：“修，长也。”

按：天宝乱后，当是实有是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恐悬空撰意，不能淋漓愷至如此。

杨亿诗：“独自凭阑干，衣襟生暮寒”，本杜天寒早袖句，而低昂自见，彼何以不服杜耶。

梦李白二首

梁权道依旧次编在乾元二年秦州诗中。【卢注】考白年谱，乾元元年，流夜郎。二年，半道承恩放还。白《寄王明府》诗云：“去年左迁夜郎道，今年敕放巫山阳。”其自巫山下汉阳，过江夏而复游浔阳等处，盖在二年。公客秦州，正其时也。观诗中关塞江南等字，可见。曾巩《李白集序》：白卧庐山，永王璘迫致之。璘败，白坐系浔阳狱，得释。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首叙致梦之由。瘴地而无消息，恐死生难定，故心常恻恻。）

《焦仲卿妻》诗：“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后汉·宦者传》：“群公卿士，杜口吞声。”

苏武诗：“泪为生别滋。”欧阳建诗：“恻恻心中酸。”

【赵注】浔阳，今之江州也，属江南东路。孙万寿诗：“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魏都赋》：“封疆瘴疠。”《广州记》：夏谓青草瘴，秋谓黄茅疠。

李斯书：“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虞羹诗：“君去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君今二句，旧在关寒黑之下，今从黄生本移在此处，于两段语气方顺。）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此述梦中相接之情，白系浔阳，故云罗网。恐非平生，疑其死于狱也。郝敬曰：读此段，千载之下，恍若梦中，真传神之笔。）

魏文帝诗：“眼中无故人。”杨素诗：“入梦访幽人。”

古乐府：“下有长相忆。”

《说苑》：孔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

蔡琰《笳曲》：“焉得羽翼兮将汝归。”

任昉诗：“还叙平生意。”

古诗：“路远莫致之。”沈约诗：“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未记觉后相思之意。枫林，白所在。关塞，公所居。水深浪阔，又恐死于溺也。杨慎曰：梦中见之而觉其犹在，即所谓“梦中魂魄犹言是，觉后精神尚未回”也。此章次序，当依黄氏更定，分明一头两脚体，与下篇同格。）

《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伏知道诗：“落月与云齐。”宋玉《神女赋》：“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魏甄后诗：“想见君颜色。”

傅玄诗：“山高水深路无由。”虞茂诗：“三山波浪高。”

《淮南子》：“蛟龙水居。”吴均《续齐谐记》：汉建武中，长沙人欧回，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曰：“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居。”

此拈“逐客无消息”，故有路远之忧，水深之虑。次章拈“情亲见君意”故写局促之情，憔悴之态。皆章法照应也。

按太白本传：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杜公向赠诗云“飞扬跋扈为谁雄”，盖恐其负才任气，至于债事也。后来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脱，观其作《东巡歌》云“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又云“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尚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实未尝忘朝廷也。及璘败而白遂系狱，殆所遭时势之不幸耳。少陵倦倦系念，亦曲谅其苦心，而深为之悲痛耳。

胡应麟曰：“明日照高楼，想见余光辉”，李陵逸诗也。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全用此语，而不用其意，遂为建安绝唱。少陵“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正用其意而少变其句，亦为唐句峥嵘。今学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而不知其出于汉也。

其二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首从频梦叙起。情意皆属李，情就梦时言，意就平日言。）

太白诗：“浮云游子意。”此章起首即用其语。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傅玄诗：“梦君结同心。”

鲍照诗：“惆怅情意亲。”《世说》：潘岳答乐广曰：“要须得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此代述梦中心事，曲尽仓皇悲愤情状。告归四句，梦闻其言。出门二句，梦见其形。上章以平生魂起下，此章以平生志起下。）

《前汉·直不疑传》：同舍有告归。仲长统诗：“何为局促。”

晋僧张奴歌：“乐所少人住，苦道若翻囊。”

《贾谊传》：“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湖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诗》：“搔首踟蹰。”潘岳诗：“白首同所归。”

谢惠连诗：“生平无志意。”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此伤其遭遇坎坷，深致不平之意。身累名传，其屈伸亦足相慰。但惻惻交情说到痛心酸鼻，不是信将来，还是悼目前也。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魏国策》：“冠盖相望。”郭璞诗：“京华游侠窟。”

嵇康诗：“何时见斯人。”《楚辞》：“颜色憔悴。”

《道德经》：“天网恢恢。”

蔡邕古歌：“不获已，人将老。”

阮籍诗：“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庄子》：“寂寞无为。”《晋书·文苑传》：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

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庾信诗：“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此因频梦而作，故诗语更进一层。前云明我忆，是白知公；此云见君意，是公知白。前云波浪蛟龙，是公为白忧；此云江湖舟楫，是白又自为虑。前章说梦处，多涉疑词；此处说梦处，宛如目击。形愈疏而情愈笃，千古交情，惟此为至。然非公至性，不能有此至情。非公至文，亦不能写此至性。

陆时雍曰：是魂是人，是梦是真，都觉恍惚无定。亲情苦意，无不备极矣。

吴山民曰：子美《天末怀李白》诗，其尾联云：“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今上篇云：“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此又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疑是时必有妄传太白堕水死者，故子美云云。后世遂有沉江骑鲸之说，盖因公诗附会耳。太白卒于当涂李阳冰家，葬于谢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鹤注】至德二载，虔贬台州司户，公有诗送行。明年，又有春深逐客一诗。此诗又在其后，当是乾元二年秦华间作。末云：“相望无所成，乾坤莽回互”，盖在弃官以后耶。

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郑贬台州，痛其归期无日。）

天台，山名，今在台州府。三江，长江、浙江、曹娥江也。旧引《尔雅注》岷江、浙江、松江、非适台之路。

《后汉书》：太原阎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沈约诗：“梦中不识路。”

昔如水上鸥，今为置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此遥忆天台景事，前四，恐为人所嫉。后四，恐为物所伤。）

鲍照诗：“昔如鞞上鹰，今如槛中猿。”何逊诗：“可怜双白鸥，朝夕水上浮。”

《诗》：“肃肃兔置。”

《吴越春秋》：子胥谓渔父曰：“性命由天，今属丈人。”

《楚辞》：“狂顾南行。”

《楚辞·九歌》有《山鬼》篇。《述异记》：山鬼，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

《严助传》：越地林中多蝮蛇猛兽。《山海经》：蝮蛇色如缓纹，大者百余斤，一名反鼻蛇。

《前汉·游侠传》：陈孟公昼夜呼号。任昉启：“孤城穷守。”

谁与度，独居无侣也。

从来御魑魅，多为才名误。夫子嵇阮流，更被时俗恶。海隅微小吏，眼暗发垂素。鸠杖近青袍，非供折腰具。（此又叙滴台始末。上四，叹其负才招忌。下四，怜其屈身一官。）

《左传》：“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江淹传》：“幼稟器誉，夙耀才名。”

《世说》：周顛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晋书》：嵇康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后钟会譖康欲助毋丘俭，文帝遂害之。

嵇康书：阮嗣宗为礼法之士所绳，故疾之为仇。

束皙《玄居释》：“偶郑老于海隅。”又知《醉时歌》用郑老所本。

《秋兴赋》：“素发飒以垂领。”

《后汉·礼仪志》：汉，民年七十者授玉杖，以鸠鸟为饰，欲老人如鸠不噎也。《隋书·礼仪志》：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赐鸠杖黄帽。

折腰，见下《遣兴》诗注。

平生一杯酒，见我故人遇。相望无所成，乾坤莽回互。（未结怀想之情。故人杯酒，前事难寻，相望无成，今皆寥落，乾坤莽莽中，何时得重聚首耶。仍应老病难归意。此章前后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沈约诗：“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海赋》：“乖蛮隔夷，回互万里。”

王嗣爽曰：此诗，想像郑公孤危之状，如亲见，亦如身历。说到离别之伤，死生之痛，从肺腑交情流露出来，几于一字一泪。

遣兴五首

鹤注编在乾元二年秦州作。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栢抵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此诗见贤者在世，贵逢知己。后四章，皆发端于此。在六句分截。上言抱志欲伸，今古皆然。下言遭遇不同，荣辱遂异。用此意作起结，章法甚古。叔夜、孔明，不宜专承卧龙，亦不当分顶龙鹤。起语乃托兴，盖自伤不得志而发欤？）

《易》：“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黄生注】老鹤，指嵇康。《世说》：人言嵇延祖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曰：“君未见其父耳。”《舞鹤赋》：“结长悲于万里。”

《后汉·周燮传》：“开东阁，延贤俊。”

《京房传》：“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晋书》：钟会以；日憾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语康欲助毋丘俭，杀之。

《蜀志》：诸葛亮躬耕陇亩。徐庶言于先王曰：“孔明，卧龙也，将军宜在驾过之。”先王遂诣亮。陶潜诗：“知音苟不存。”

蔡邕《汉津赋》：“上控陇坻，下接江湖。”

王绩《咏松》诗：“何时畏斧斤，几度经霜雪。”

其二

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此言不能如孔明之救时，则当如庞公之高隐，上四叙述其事，下六推见其心。《杜臆》：“岂无济时策”，公自寓也。）

《后汉书》：庞德公居岷山南，未尝入城府，荆州刺史刘表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暮而得所栖。鼯鼯穴于深渊，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释耕陇上。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

晋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

鲍照诗：“投心障苦节，隐迹避荣年。”

《淮南子》：“水深则鱼聚，木茂而鸟乐。”曹植《离思赋》：“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

其三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彭泽高节，可追鹿门。诗若有微词者，盖借陶集而翻其意，故为旷达以自遣耳，初非讥刺先贤也。）

《晋书》：陶潜，字元亮，博学善属文，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以亲老家贫，为镇军建威参军事，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种秫谷，妻子固请，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耶。”义熙三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辞》。

《墨子》：“未必达吾道。”

陶有《饮酒》诗：“颜渊故为仁，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庄子》：“达生之情者傀。”注：“傀，大也。”谢灵运诗：“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

孔融《荐祢衡表》：“弘羊潜计，安世默识。”

陶有《责子》诗：“白发垂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又《命子》诗云：“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黄庭坚曰：子美困于山川，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以解嘲耳。诗名曰《遣兴》，可解也。

其四

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黄冠归故乡。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山阴一茅宇，江海日清凉。（贺孟二公，皆当时人物。论古而并及此者，以故交零落，并为遣兴之词也。吴语清狂，写其语言意态。乞身归里，记其出处大节。鉴湖一曲，茅宇在焉，抚遗迹而仰流风也。上四生前，下四歿后。）

《旧唐书》：贺知章为礼部侍郎，取舍非允，门荫子弟，喧诉盈庭。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人咸嗤之。晚年尤加纵诞，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天室三载，因病恍榴，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上许之。《世说》：刘真长见王丞相，出，人问云何，答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汉书·昌邑王贺传》：“贺清狂不慧。”左思《魏都赋》：“仆党清狂。”

《史记》：范增愿请骸骨归。

《记·郊特牲》：野夫黄冠。刘删诗：“名山本郁盘，道士贵黄冠。”吴注：隋李播仕隋，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即淳风之父。

《世说》：王徽之以手板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论语》：“今也则亡。”

山阴，越州也，在会稽山北，故名。

《古今乐录》：庄周引声歌：“岩岩之石，幽而清凉。”山阴西有浙江，东有曹娥江，两江近海，随潮出入，故有江海凄凉之句。

其五

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高、岑、王、孟，并驰声天宝间。孟独布衣终身，早年谢世，乃处士之最可悲者。清江以下，望襄阳而感叹。空、余二字，见物在人亡。《杜臆》：浩然之穷，公亦似之，怜孟正以自怜也。）

孟浩然初名浩，后以字行。《旧书》：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卒。

《南史》：范蔚宗在狱中题扇曰：“即长夜之悠悠。”

鹤注：“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乃孟诗也，公就举其诗以称之。梦弼曰：鲍谓明远，谢谓三谢，乃灵运、惠连、玄晖也。《温子升传》：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凌颜、辄谢、含任、吐沈。”

《襄阳耆旧传》：汉水中鳊鱼甚美，即槎头鳊。浩然诗：“试垂竹竿钓，果见槎头鳊。”

王士源《浩然集序》：“灌园艺圃以全高。”张载诗：“江南郡蔗，醴液丰沛。三巴黄甘，瓜州素奈。”则襄阳旧有蔗也。

郭璞诗：“抚心独悲吁。”吒，怒也。梦弼曰：“襄阳在秦州东南。公寓秦州，故望东南之云而悲诧。”

遣兴二首

此诗，黄鹤编在乾元二年秦州诗内，今姑仍之。

天用莫如龙，有时系扶桑。顿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长。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强。吞声勿复道，真宰意茫茫。（【朱注】此诗深警安史之徒也，龙乃君象，人臣而欲窃据天位，势必不行，故曰顿轡。扶桑在东海，比安史之地。神人更长，谓朝有名将。性命不存，言积恶自毙。临歿吞声，不敢复言天意渺茫，见报应之不爽也。《杜臆》谓未二乃十字成句。）

《史记·平准书》：“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

刘向《九叹》：“维六龙干扶桑。”《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中，树长数千丈，一千余围，两两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淮南子》：“日登于扶桑之上，是谓朏明。”“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注：“六螭，即六龙也。”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

曹植《与吴质书》：“思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轡。”

《神异经》：西北海外有人焉，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五百里。曹操乐府：“飘飘八极，与神人俱。”

《东观汉记》：仲长统曰：“永保性命之期。”陶诗：“知音苟不存。”后汉张奂书：“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声。”《恨赋》：“莫不饮恨而吞声。”

《老子》：“真宰足以制万物。”《庄子》：“若有真宰存焉，而不得其朕也。”陆机《叹逝赋》：“何是天之茫茫。”

其二

地用莫如马，无良复谁记。此日千里鸣，追风可君意。君看渥洼种，态与驾骀异。不杂蹄啮间，逍遥有能事。（此章冀朝廷专用李、郭也。

【朱注】渥洼之种，遇异驾胎，所谓追风可君意者，当时惟郭子仪，李光弼足以语此。肃宗不能专任，公诗盖以讽之，马比汗马之臣。骂骆蹄啮，此其无良者，如哥舒翰、仆固怀恩辈是也。千里渥洼，有驯良之德者，如李、郭之赤心报国，百战不疲是也。曰不杂，欲朝廷分别而用之。曰逍遥，谓其从容制胜，能立大功也。）

旧注以无良为世无王良，非也。谢瞻诗：“麦步愧无良。”

阳绪诗：“躡影追风本绝群。”

《汉书》：马生渥洼水中。

《楚辞》：“策驾骀而取路。”

《周礼·夏官》：廋人，掌教駹攻驹。馱其蹄啮者闲之。

《诗》：“河上乎逍遥。”

遣兴五首

此诗，梁权道编在乾元二年秦州诗内，今姑仍之。

朔风飘胡雁，惨澹带砂砾。长林何萧萧，秋草萎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絺绌。（此章叹富家宴乐之盛。上四深秋之景，下四炎凉之况。南邻客，公自谓。）

鲍照诗：“北风驱雁带雨霜。”又：“胡雁已矫翼。”又：“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首二句本此。

江道诗：“长林悲素秋。”《楚辞》：“风飒飒兮木萧萧。”

古诗：“秋草萎已绿。”左思诗：“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陆机诗：“高楼一何峻。”

向秀《思旧赋》：“邻人有吹笛者。”

《诗》：“九月授衣。”《隋书》：袁充少时，冬初尚衣葛，客戏之曰：“絺兮绌兮，凄其以风。”充曰：“惟絺惟绌，服之无斁。”公诗“花时甘缊袍”，此云“九月犹絺绌”，见贫人衣服失寒暑之宜。

其二

长陵锐头儿，出猎待明发。骅骝金爪镞，白马蹴微雪。未知所驰逐，但见暮光灭。归来悬两狼，门户有旌节。（此章叹少年射猎之事。上四早猎之景，下四夜归之兴。前曰“长陵锐头儿”，后曰“门户有旌节”，盖指勋戚豪势之家，乃追忆长安事也。）

汉高祖葬长陵，在长安四十里。《春秋后语》：平原君曰：“滏池之会，臣观武安君小头而锐，瞳子黑白分明，瞻视不常，难与争锋，惟廉颇足以当之。”

《苏武传》：“单于出猎。”《诗》：“明发不寐。”明发，晓光初发也。

又：“骅骝角弓。”注：“骅骝，调利也。”金爪镞，言箭镞之镞如金爪然。

《史记》：博戏驰逐。

梁简文帝诗：“丝条转暮光。”

《诗》：“并驱从两狼兮。”

《周礼·秋官》：小行人，道路用族节。《唐书·百官志》：节度使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车服志》：大将出，赐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旌以绛帛五丈，粉画虎，有铜龙一，首缠绯幡，紫缣为袋，油囊为表。节垂画木盘三，相去数寸，隅垂尺麻，余与旌同。

其三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兰摧白露下，桂折秋风前。府中罗日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此章慨趋炎附势之徒。借物托兴，言盛衰倏忽，凡事皆然，如萧京兆可鉴矣。【卢注】府中指丞相府，

萧灵党于林甫，为其所网罗，故曰罗旧尹。）

《庄子》：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汉书》：龚胜卒，有一老父相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消，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世说》：“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古诗《陌上桑》：“冉冉府中趋。”

《唐国史补》：凡宰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东街，号曰沙路。

《诗》：“赫赫师尹。”

《汉书》：成帝时童谣：“故为人所羨，今为人所怜。”

钱谦益曰：旧注皆以萧京兆为萧至忠。按至忠未尝官京兆，若以萧望之喻至忠，则望之为左冯刘，非京兆也。天宝八载，京兆尹萧灵坐赃，左迁汝阴太守。史称京兆尹萧灵、御史中丞宋灵，皆林甫所亲善。国忠皆诬奏遣逐，林甫不能救，则所谓萧京兆者，盖灵也。《通鉴》：萧灵为河南尹，尝坐事西台，遣吉温往按之。温后为万年县丞，未几，灵拜京兆尹。高力士权移将相，灵亲附之，温尤与之善，遂相结为胶漆。其事详《旧书·吉温传》中。唐京兆尹多宰相私人，相与附丽，若灵与鲜于仲通，皆是。

【朱注】梦弼引于竟《大唐传》，天宝三年，因萧京兆灵奏，于要路筑甬道，载沙实之，属于朝堂。此诗萧京兆，承上沙道言之，其为灵发无疑。

其四

猛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此章戒当时凭威肆虐者。上六，借虎作比，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也。未点正意。【钱笺】此诗盖指吉温之流。温尝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故借以为喻。）

《史记》：不避猛虎之害。

《后汉·吕布传》：曹操缚吕布，布曰，“缚太急。”操曰：“缚虎不得不急。”

瘦信诗：“六国始咆哮。”咆哮，虎声，其吼如雷。

枝撑，木柱，缚虎于此也。《鲁灵光殿赋》：“枝撑杈芽而斜据。”

《左传》：“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杜臆》：劝元恶，劝之使反于善也。《书》：“元恶大憝。”《唐书·吉温传》：李林甫久当国，温与罗希奭锻狱，相勉以眶，号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偶语。后贬端溪尉，俄遣使杀温。

其五

朝逢富家葬，前后皆辉光。共指亲戚大，缁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须羨其强。君看束缚去，亦得归山冈。（【吴注】末章言富贵贫贱，同归于尽，以终前四章之义。公见富家之葬，送者极盛，因叹送者亦各有死，又何足羨乎。彼桐棺苇索，亦得束缚而归土，何必欣戚于其间哉。王

十朋指马鬼驿傍贵妃埋身者，恐未然。）

辉光，指送葬仪卫之盛。

陶潜诗：“亲戚或余悲。”

《记》：“四世而缌麻，服之穷也。”《诗》：“百夫之特。”

梁吴均《齐谐记》：桓玄诛死，芒绳束缚其尸，沉诸江中。【旧注】

孙峻杀诸葛恪，以苇席裹身，复束其腰，投石子冈。

阮籍诗：“丘墓蔽山冈。”

唐汝询曰：《遣兴》诗，章法简净，属词平直，不露才情，有建安风骨。
《杂诗》六首之遗韵也。譬之宫室，《三吏》、《三别》、前后《出塞》，
堂殿之壮者也，《遣兴》各五首，曲室之精者也。

秦州杂诗二十首

乾元二年秋至秦州后作。《唐书》：秦州，在京师西七百八十里，今属陕西巩昌府。《寰宇记》：秦州，本秦陇西郡，汉武帝分陇西置天水郡。王莽末，院囂据其地。后汉更天水为汉阳郡。《地道记》云：汉阳有大坂，名曰陇坻，亦曰陇山。是也。魏初，中分陇右为秦州。唐武德二年，仍置秦州。天宝元年，改天水郡。乾元元年，复为秦州。《陶渊明集》有《杂诗》题。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首章，说初至秦事。首联，赴秦之由。次联，入秦之难。三联，到秦风景。末联，客秦心事。大段在西句分截。【顾注】关辅大饥，生事艰难，故依人远游，非谓因房琯而致此远游，公必不以一谪怨及故人。吴论：度陇而怯，山之长电。及关而愁，地之阔也。鱼龙川，鸟鼠谷，秦州地名，水落山空，秋日凄凉之况。问烽火，忧吐蕃也。秦在长安之西，故云西征。赵注谓公更欲西游者，非是。心折淹留，意不欲久客于秦矣。）

鲍照诗：“纷纷悲满目。”《北史》：冯伟不治生事。

《平原君传》：“公等碌碌，因人成事。”郭璞诗：“迅足羨远游。”

鲍照诗：“临路独迟回。”《三秦记》：陇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得越。陈后主诗：“笳吟度陇咽，笛噤出关鸣。”

谢朓诗：“浩荡别亲知。”赵至《与嵇茂齐书》：李叟入秦，及关而叹。刘峻诗：“空轸及关叹。”《唐书》：安戎关，在陇山。

祖孙登诗：“岸高知水落。”《水经注》：汧水，出汧县西山，世谓之小陇山。其水东北流，历涧注以成渊，潭涨不测，出五色鱼，俗以为龙而莫敢采捕，因谓鱼龙水，亦通谓之鱼龙川。黄希曰：《旧书》：太宗贞观四年十月，幸陇州。十三日，校猎于鱼龙川。即此地。《西溪丛语》：鱼龙本水名。又《水经》言鱼龙以秋日为夜，一句中合用两事。

陈后主诗：“天迥浮云细，山空明月深。”《水经》：渭谷亭南鸟鼠山，《禹贡》所谓渭出鸟鼠者也。《尔雅》：“鸟鼠同穴，其鸟为鼯，其鸟为鼯。”注：“鼯，如人家鼠而尾短。鼯，似鼯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鸟在外。今在陇西首阳县鸟鼠同穴山中。”

岑参诗：“鱼龙川北磐溪雨，鸟鼠山西洮水云。”正与公同。

《西征赋》：“潘子凭轼西征，自京徂秦。”张协诗：“烽火列边亭。”

《别赋》：“心折骨惊。”《楚辞》：“攀桂枝兮聊淹留。”

其二

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叶露，云逐度溪风。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二章，咏城北寺也。上四记叙古迹，下四对景伤情。山门古，言旧寺犹存。野殿空，见故宫久没。古字、空字，眼在句尾。露方垂叶，月照则明。云之度溪，随风而逐。明字、

逐字，眼在腰中。步月看云，有感异地羁孤。五六，便含愁字意。）

《元和郡县志》：秦州伏羌县，本秦冀县也。后汉隗嚣据陇西天水郡，称西伯，都此。寺即其故基。《杜臆》：地志：州东北山上有崇宁寺，乃隗嚣故居。

梁王罔诗：“美景多胜迹。”《方輿胜览》：雕窠谷，在秦州麦积山之北，旧有隗嚣避暑宫。张正见乐府：“远入隗嚣宫，傍侵酒泉路。”裴子野《华林园赋》：“草石苔藓，驳牢丛撮。”宋竟陵王子良诗：“山门一已绝。”

傅亮《修张良庙教》：“改构栋宇，修饰丹青。”

张率诗：“秋风萧条露叶垂。”

阴铿诗：“山逐下溪风。”

《后汉志》：陇西郡首阳山，渭水所出。【赵注】渭水，在秦州。寺枕秦山，下接渭水，东流于长安。

其三

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年少临桃子，西来亦自夸。（三章，咏降戎也。州领同谷，驿出流沙，见为吐蕃往来之冲。今降戎多而居民少，势可危矣。马骄、胡舞，申降虏之强。年少、亦夸，恐居人之弱。【赵访注】千少于万，日兼千帐，则降人多矣。万多于千，曰有万家，则居民少矣。未以边郡单弱而叹之。【顾注】亦自夸，乃讽词。旧注谓临洮人足以守御者，非是。）

《唐书》：秦州都督府，督领天水、陇西、同谷三郡。州图，秦州之图志。驿道，秦州西出吐蕃之道，

《夏书》：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唐六典》：陇右道，东接秦州，西边流沙。流沙在沙州以北，连延数千里。

班固《汉书赞》：“日磾出于降虏。”梦弼曰：唐吐蕃贵人，处于大毡帐。

杜预《水灾疏》：“汉氏居人众多。”《秦国策》：张仪说楚，效万家之都。

庾信《侠客行》：“汗湿马全骄。”又《马射赋》云：“选朱汗之马。”傅玄《乘马赋》：“流汗如珠。”

《语林》：邯郸淳初诣临菑侯曹植，大喜，延入坐，侯遂科头拍袒胡舞。《北齐·魏收传》：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汉·灌婴传》：“斩胡白题将一人。”薛梦符曰：“题者，额也，其俗以白涂垩其额，因得名。舞则首偏，故曰白题斜。白题，如黑齿、雕题之类。”【朱注】按服虔《汉书注》：“白题，胡名也。《西域传》：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匈奴之别种也。”备考。《杜臆》：《代醉编》云：李叔元在京，戎骑入城，有胡人风吹毡笠堕地。后骑云：“落下白题。”乃知是毡笠之名。

临洮，在秦州西。秦汉曰陇西，唐曰临洮。【鹤注】临洮人勇劲，可以备戎。如大历二年李抱玉使右军都将军临洮李晟击吐蕃，将千人，至临洮，屠定秦堡。亦一证也。

其四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四章，咏鼓角也。边郡而闻鼓角，又当秋天欲夜之时，何等凄傈。殷地、人云，承鼓角。蝉静、鸟迟，承夜时。未因边郡而及万方，则所慨于身世者深矣。殷地发，鼓声震动。入云悲，角吹凄凉。）

《后汉·公孙瓒传》：“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又《隗嚣传》：“缘边之郡，江海之濒。”【远注】缘边，谓沿边之郡。

释洪偃诗：“川原多旧迹。”

《诗》：“殷其雷。”

梁元帝诗：“风散水文长。”

曹植《愁思赋》：“鸣蝉抱木兮雁南飞。”张孟阳诗：“寒蝉无余音。”

何逊诗：“独鸟赴行植。”

《九歌》：“同糝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孔子云：“吾道非耶？”洙曰：时方以武事为急，吾道将何所施乎。

《庄子》：“茫乎何之。”

其五

西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驪驪。哀鸣思战斗，迴立向苍苍。（五章，借天马以喻意。良马阵没，秋草徒长，伤邺城军溃。今者龙种在军，而驪驪空老，其哀鸣向天者，何不用之以收后效耶。此盖为郭子仪而发与。【朱注】《通鉴》：是年春三月，九节度之师溃于邺城，战马万匹，惟存三千。此诗“浮云连阵没”，正其事也。秦州乃出西域之道，故感天马事而赋之。【卢注】时赵王适为元帅，比之龙种。郭子仪召还京师，是空老驪驪也。）

《博物志》：西使佩以自随。《汉书》：张骞使西域，初，天子卜曰：“神马当从西北来。”骞还，得乌孙天马。

谢灵运诗：“由来事不同。”《秦国策》：车千乘，马万匹。强，多也。

《西京杂记》：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曰浮云。《赭白马赋》：“躡浮云。”梁元帝诗：“溪云连阵合。”

隋孔德绍诗：“秋草思边马。”

《北史·隋炀帝纪》：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

残，余也。《左传》：唐成公如楚，有两驪驪马。亦作肃爽。

毋丘俭诗：“哀鸣有所思。”《左传》：“怒有战斗。”

苍苍，比君。蔡琰《前曲》：“泣血仰头兮诉苍苍。”

蔡梦弼以南使为沙苑别名，未知何据。考沙苑畜马，多至三四十万，何止万匹。且当时禄山驱健马以归范阳，非至此始阵没也。张远改作西使，诚为有见。【朱注】或曰《寰宇记》：秦州清水县有马池，水源出嶓冢山。《开山图》云：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水经注》：马池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里，谓之龙渊水。公盖指此为赋，次公谓以老驪驪自比，则凿矣。

其六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六章，咏防河戍卒也。使节归来，盖为防守河北，而发金微之兵。今见军士远涉，适当林木风凋，尚堪此往来征戍乎。所恨邺城围解，以致复有遣戍之役也。此亦在驿道所见者。）

李陵《答苏武书》：“胡笳互动，牧马悲鸣。”

刘删诗：“山边歌落日。”江总诗：“辛苦持汉节。”

《通鉴》：至德二载，以李铣为防河招讨使。【朱注】唐河北道沧、景等州，皆古渤海郡地。黄河于此入海。汉《满歌》：“昔蹈沧海。”徐陵诗：“奉诏戍皋兰。”《后汉书》：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唐地志》：羁糜州有金微都督府，隶安北都护府。

《吴越春秋》：“人疲士苦。”陶潜诗：“形骸久已化。”

吴均诗：“林疏风至少。”庾肩吾诗：“林长鸟更稀。”张华诗：“燎猎野兽稀。”

杜审言诗：“那堪尽此夜。”

庾信诗：“今年不解围。”

顾宸曰：安史之乱，大败者有三：哥舒翰潼关之轻出，以杨国忠惧祸，玄宗信谗，遣使趣战而败。房琯陈涛斜之车战，以肃宗入贺兰进明之谤，中使邢延恩等促战而败。邺城九节度之大溃，以中使鱼朝恩统兵，军无主帅，久而致败。少陵“恨解邺城围”一语，实有慨于唐之兴亡成败与。

其七

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七章，咏使臣未还也。山多，故无风而云常出塞。城迥，故不夜而月先临关。二句写出阴云惨淡、月色凄凉景象。下则有感于时事也。往属国者未归，岂为欲斩楼兰乎。故西望而忧形于色耳。）

《说苑》：“苍苍莽莽。”刘绘诗：“出没万重山。”

《汉·耿恭传》：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赵国策》：“况山谷之便乎？”

隋李巨仁诗：“无风波自动，不夜月恒明。”无风、不夜，二字一读。

《邵氏闻见录》：无风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经略西边，亲至其处。赵次公云，秦州有无风塞、不夜城，乃后人因杜诗而为之名耳。

《汉书》：苏武出使归，拜为典属国。

又：傅介子持节至楼兰，斩其王，持首还，诏封为义阳侯。唐解谓：五六指李之芳出使吐蕃，留而未还。按：之芳出使在大历间，不在乾元时。

蔡琰曲：“烟尘蔽野兮。”范云诗：“长望竟何极。”梁昭明太子诗：“尔登陆兮一长望。”

其八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八章，借汉使以慨时事。上四思古，下四伤今。去几许，去今已远。幽燕隔，河北仍陷。健儿尽，邮城方溃也。【赵汭注】因秦州为西域驿道，叹汉以一使穷河源，且通大宛，如此其易。今以天下之力，不能戡定幽燕，至令壮士几尽，一何难耶。是可哀也。）

宗懔《岁时记》：汉武帝令张春寻河源，乘槎而去。

《淮南子》：“若从地出，若从天下。”汉《天马歌》：“殷勤此路牖所来。”

乘槎至牵牛诸，出《博物志》。详见十七卷。古诗：“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宛马，注别见。

《贾谊传》：“乘传而行郡国。”

《诗》：“周公东征。”

《唐书》：天室十四载冬，以安禄山反，京师募兵十万，号天武健儿。贺彻诗：“羌笛含流咽。”

其九

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坰。（九章，咏秦州驿亭也。丛篁、高柳，此写驿亭好景。惜乎稠叠幽致，徒供使客往来，若使旅人得此，虽处喧地而不异郊居，盖深羨此亭之幽胜矣。《杜臆》：时吐蕃为患，遣使欲与通好，故有使官经阅，下言“使官向河源”，皆指此事。此章结语，尚嫌直率。）

岑敬之诗：“色映临池竹。”邮亭，见《前汉·薛宣传》颜注：“邮，行书之舍，如今之驿。”据此则驿亭之名，起于唐时也。

宋之问诗：“丛篁夹路迷。”《释名》：“地者，底也，其体底下。”

张正见诗：“高柳横遥塞。”庾信诗：“玄圃半天高。”

谢灵运诗：“岩峭领稠叠。”

刘孝成诗：“喧呼惊里閤。”《后汉·李郃传》，和帝遣使者二人到益部，郃曰：“有二使星人蜀分野。”《晋·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尔雅》：邑外为郊，郊外为野，野外为林，林外为坰。《抱朴子》：“射勇于郊坰。”

其十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军中幕

，牛羊岭上村。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十章，咏秦州雨景也。云气弥漫，故雨势淫溢。羌童二句，雨中之事。烟火二句，雨中之景。秋日闭门，自伤雨后岑寂也。）

《黄河赋》：“云气浩漫，远接昆仑。”《括地志》：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八十里。杜佑曰：长庆中，刘元鼎为盟会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济西行二千里，水益狭，冬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历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夷曰闷历黎心，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他水并注则浊。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隐测其地，盖在剑南之西。

潘尼《苦雨赋》：“听长霤之涔涔。”

【邵注】渭水在秦州，其源出临桃，故羌童得以观也。

《唐书》：鄯州鄯城县，有河源军，属陇右道。谢朓诗：“弭节赴河源。”

江淹诗：“归人望烟火。”

《诗》：“牛羊下括。”

谢庄《怀园引》：“青苔无名路，宿草塞蓬门。”

十一

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鞞。（十一章，对雨而伤寇乱也。上四写景，下四感时。鹄垂翅，伤奋飞无路。鹰啄泥，慨一饱难期。且燕蓟为梗，谁成北伐之功；吐蕃在边，尚遣征西之将。故听鼓鞞而心厌耳。）

荆卿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张缵《秋雨赋》：“油云兴而漠漠。”庾信诗：“秋云低晚气。”

古诗：“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

李陵诗：“熠熠似苍鹰。”

刘峻诗：“蓟门秋气清。”

虞羲诗：“拥旄为汉将。”曹植诗：“出自蓟北门。”自北二字本此。后汉岑彭为征西将军。征西二字本此。

《南史》：沈庆之曰：“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谋，事何由济。”

杨炯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裴子野诗：“方听鼓鞞声。”

十二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十二章，咏秦州南郭寺也。言寺兼山水之胜。庭得老树而生色，承寺。邑藉清渠之传注，承水。花掩危石，影落卧钟，以况己之穷老，故下有俯仰身世之感。）

茅山父老歌：“各在一山头。”

《秦州记》：天水县界有水一派，北流入长道县界。《诗》：“漉池北流。”

鲍照诗：“空庭惭树萱。”

据《九域志》，县名清水，是邑以清水渠而传名。据《秦州记》，一派北流，是清渠传注一邑也。后说意本须溪。《水经注》：清水导源东北陇山，径清水县，故城东与秦水合，东南注渭县。张华诗：“抱杖临清渠。”

王僧孺诗：“晓露拂秋花。”江总诗：“危石耸前洲。”

【邵注】晚景，向晚之影。庾信诗：“凄清临晚景。”卧钟，废钟之仆卧者。

《兰亭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鲍照诗：“身世两相弃。”

《前汉书》：神君至，其风飒然。

杨德周曰：《秦州》诗，满肚忧愤悱恻，都非文人伎俩，即“归山独鸟迟”、“老树空庭得”二语，亦令人阁笔。

十三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十三章，游东柯谷也。【赵注】起用传道二字，则此下景物，皆是未至谷中，而先述所闻。东柯佳胜如此，故嘱舟人相近即报，惟恐失却桃源也。

【钱笺】《通志》：东柯谷在秦州东南五千里，杜甫有祠于此。宋栗亭令王知彰记云：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之居。赵俊曰：《天水图经》载秦州陇城县，有杜工部故居，及其侄佐草堂，在东柯谷之南，麦积山瑞应寺上。【赵注】年谱谓公七月客秦州，卜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县，十二月入蜀。今以此三诗考之，良是。图经是因暂寓而言之耳。《杜臆》：观后《发秦州》诗，公亦曾暂寓栗亭，不但东柯也。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深藏岩穴。”

杜田曰：毛文锡《茶谱》：宣州宣城县有坞如山，其东为朝日所烛，号曰阳坡。阮籍诗：“昔日东陵瓜，今在青门外。五色曜朝日，子母相钩带。”可见种瓜宜于阳地。

《新序》：“船人固桑进对。”

十四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今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十四章，咏仇池穴也。池穴通天，见其灵异。神鱼、福地据所闻而称述之。名泉近接而曰长怀，总属遥想之词。送老云边，公将有终焉之志矣。观末章读记忆仇池，则前六句皆是引记中语。）

《水经注》：仇池绝壁，峭峙孤险，登高望之，形若覆壶，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旧志：仇池山上有田百顷，泉九十九眼，此云十九泉，乃诗家省字之法。鲍曰：《唐志》：成州同谷县有仇池，与秦城接壤。《一统志》：仇池山，属巩昌成县。

《水经注》：地道潜通。《太平御览》：《名山记》：玉屋山有洞，周回万里，名曰小有清虚之天。

【旧注】世传仇池穴出神鱼，食之者仙。曹植诗：“河伯献神鱼。”

【薛注】道书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西南，即秦城也。

《上林赋》：“悠远长怀。”

梁简文帝诗：“栖神紫台上，纵意白云边。”

十五

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塞门风落木，客舍雨连山。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东柯遂疏懒，休镊鬓毛斑。（十五章，在秦而羨东柯也。上四客居之况，下四避地之思。阮籍、庞公，借以自方。无心出仕，故鬓斑不须镊矣。）

《诗》：“驱马悠悠。”秦州常有吐蕃之警，故云兵马间。《后汉·冯异传》：“夜勒兵马，申令军中。”

岑之敬诗：“寒门交度叶。”颜延之诗：“侧闻风落木。”

潘岳议：“客舍洒扫，以待征旅。”

蔡梦弼曰：阮籍纵情物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庞德公携妻子登鹿门，采药不返。

左思《白发赋》：“星星白发，生于鬓垂。将拔将镊，好爵是糜。”

《南史》：郁林王年五岁，戏高帝傍，帝令左右镊白发，问王：“我是谁耶？”答曰“太翁。”帝笑曰：“岂有为人作曾祖而拔白发乎？”即掷镜镊。

十六

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十六章，欲卜居东谷也。上四东柯之景，下四卜居之意。归皆双鸟，晴带片云，见与众峰独异。邀字、卷字，乃句眼。野人勿矜险绝，水竹会须平分，羨其可避世也。一云险处行吟，以观水竹之佳胜。）

《头陀寺碑》：“崖谷共清，风泉相涣。”【邵注】山穴曰岫，山边曰崖，崖之高者曰岩，上秀者曰峰，泉出流川曰谷，山之空坎幽隐者亦曰谷。

沈佺期诗：“不与众山群。”王褒诗：“连岩异众峰。”

江淹《赤虹赋》：“碧云卷半。”又卢照邻诗：“风卷去来云。”申涵光曰：卷片云，可想晴空景色。吴季海作养云，便腐。《钱笺》引山泽多藏育，无谓。

前章言“映竹水穿沙”，即水竹平分之意。《杜臆》：半水半竹为平分。何逊诗：“卉木会平分。”

采药二句，即晚唐诗“山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所本。《左传》：“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十七

边秋阴易夕，不复辨晨光。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十七章，咏山居苦雨也。曰夕、曰晨，见晓夜皆雨。中四，写雨中景物。乱淋则骤，低度则浓。窥井，求食。上堂，避湿也。车马萧索，益增旅中愁闷矣。《杜臆》：有幔、有墙、有井、有堂，此见即次后诗也。）

《归去来辞》：“接晨光之熹微。”

《淮南子》：“山云蒸，柱础润。”

《本草衍义》：陶隐居云：鸬鹚，水鸟，不卵生，口吐其雏，今人谓之水老鸦。

《古今注》：“蚯蚓，一名蜿蟺，善长吟于地中，江湖谓之歌女。”

【赵注】张仲蔚所居，蓬蒿满门，寂无车马。

十八

地僻秋将尽，山高客未归。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违天威。（十八章，客秦而忧吐蕃也。上四记边秋苦景，下四言边警可危。吐蕃外甥之国，何得违犯天威，盖反言以见和亲之无益。客未归，乃自叹流离。）

陆机诗：“塞云起飞沙。”陈后主诗：“浮云断还续。”

蔡琰曲：“愁为子兮日无光辉。”

曹植乐府：“边城多警急。”《贾谊传》：“斥候望烽燧。”文颖曰：“边方备寇，作高土橧，橧上作桔槔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曰烽。”

《公羊传》：“所传闻又异词。”《说文》：“檄，以木简为书，长二尺，以征军也。”《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则插以鸡羽，谓之羽檄。

《唐书》：景龙四年，以金城公文下嫁吐蕃。乾元元年，肃宗以劝女宁国公主下降回纥。

《吐蕃传》：开元十年，赞普请和，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千岁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顾炎武《日知录》：《册府元龟》载吐蕃书，皆自称外甥，称上为皇帝舅。开元二十一年，从公主言，树碑于赤岭，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岁次壬申，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人。

《左传》：齐侯曰，“天威不违颜咫尺。”

十九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十九章，忧乱而思良将也。时边境未宁，故尚须远戍。风连欲动，谓吐蕃西竟。月过加寒，谓北庭无将。此借秋景以慨时事。又是年子仪召还，故望筑坛而任飞将。【黄注】候火承戈，悬军承路。【旧注】风连二句，写边秋景色。今依卢注另为之解，于末句思飞将意，却有关合。）

《水经》：河水又东历凤林北。《秦州记》：枹罕原北名凤林川。《旧唐书》：凤林县，属河州，本汉白石县地，属金城郡。《一统志》：凤林关，在今临洮府兰州。

《唐书》：天宝元年，河西节度使王倕克吐蕃鱼海。又《李国臣传》：以折冲从收鱼海三载。

谢灵运诗：“平明望云峰。”云峰，喻候火之炽而高也。

《蜀志》：郑度说刘璋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国无辎重。”又：邓艾伐蜀，悬军深入。《周礼》：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遮幕之。”【卢注】凡军旅所在，必资井泉。汉时耿恭整衣拜井，水泉涌出。曰幕井干，水竭可知。

《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楚辞》：“余夕至乎西极。”

《班彪传》：南匈奴掩破北庭。【卢注】李嗣业初为北庭节度，乾元二年，同围邙城，正月卒于军中。【朱注】是年七月，郭子仪以鱼朝恩之讟，罢闲京师。

故老，自谓。后汉胡广疏：“谘之于故老。”前汉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号曰汉之飞将军。刘峻诗：“飞将出长城。”

《高帝纪》：汉王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

二十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末章，慨世不见用而羁栖异地也。自圣，见说言不能入。何知，见朝政不忍闻。故欲挈妻子而偕隐。禹穴在蜀中，仇池在同谷，时未有定居，故两地皆欲借栖。十月，公往同谷。季冬，遂赴成都。末章盖已自计行踪矣。）

《封禅文》：“君莫盛于唐尧。”《书大传》：尧以唐侯升为天子。

《周书》：“仆臣谏，厥后且圣。”此讥肃宗也。

《列子》：“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问之在朝，在朝不知。问之在野，在野不知。”此暗用其意。

《陈情表》：“无应门五尺之童。”

《庄子》：子路曰：“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吴越春秋》：禹登委宛之山，发石，得金简玉字之书。山中有一穴，深不见底，谓之禹穴。《杜臆》：旧注引《吴越春秋》以证大禹藏书之所。但吴越所记，乃在会稽；而公所闻，乃蜀之石纽，禹生处也。知公适秦之初，已有入蜀之意。

萧悫诗：“读记知州所，观图见岳形。”《仇池记》云：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东西二门。上则冈阜低昂，泉流交灌。公之倦倦于仇池者，盖为是也。《英雄记》：许靖过仇池，树下有碑，靖驻马，一览无遗。

鸳行侣，指同朝旧友。古诗：“厠迹鸳鹭行。”

《庄子》：“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诗疏》：“桃虫，今鹪鹩，微小黄雀也。”左思诗：“巢林栖一枝。”

刘克庄曰：唐人游边之作，数十篇中间有三数篇，一篇间有一二联可采。

若此二十篇，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蕲帅》云“杜陵诗卷是图经”，信然。以入秦起，以去秦终，中皆言客秦景事。

月夜忆舍弟

【鹤注】诗云“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当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是年九月，史思明陷东京及齐、汝、郑、滑四州，宜戍鼓之未休。二弟，一在许，一在齐，皆在河南，故忆之。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上四月夜之景，下四忆弟之情。故乡句，对月思家，乃上下关纽。《杜臆》：闻雁声而思弟，乃感物伤心。今夜白，又逢白露节候也。故乡明，犹是故乡月色也。公携家至秦，而云无家者，弟兄离散，东都无家也。【周注】伤心折肠之语，令人读不能终篇。）

庾信诗：“戍楼鸣夕鼓。”刘孝绰诗：“隔山闻戍鼓。”《汉书》：赤眉烧长安宫室，城中无人行。

张正见诗：“对月想边秋。”又：“终无一雁带书飞。”

《月令》：“仲秋之月白露降。”薛道衡诗：“今夜寒车出。”

苏武诗：“故乡梦中近。”

《左传》：“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餽其口于四方。”陶潜诗：“分散逐风转。”

《诗》：“乐子之无家。”又：“死生契阔。”

魏文帝诗：“寄书浮云往不还。”陆机诗：“音书长不达。”

《史记》：莫如按甲休兵。

王彦辅曰：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语，多颠倒用之，语峻而体健，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之类是也。

天末怀李白

按：赵子栎曰：白于至德二载坐永王璘事而谪夜郎，公在秦州怀之而作。是也。邵宝谓白已死，公在夔州作，盖误认冤魂为白魂耳。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风起天末，感秋托兴。鸿雁，想其音信。江湖，虑其风波。四句对景怀人。下则因其放逐，而重为悲悯之词，盖文章不遇，魑魅见侵，夜郎一窜，几与汨罗同冤。说到流离生死，千里关情，真堪声泪交下，此怀人之最惨怛者。文人多遭困蹶，似憎命达。山鬼择人而食，故喜人过，冤魂，指屈原。投诗，谓李白。）

《西京杂记》：赵飞燕《归风送远操》：“凉风起兮天陨霜，怀君子兮渺难望。”《周书·时训》：立秋之日，凉风至。天末，天之穷处。陆机诗：“游子渺天末，还期不可寻。”

石崇《思归引》：“秋风厉兮鸿雁征。”徐孝嗣诗：“行云传响，归鸿寄书。”

曹植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

【黄注】憎命达，犹云诗能穷人。喜人过，即《招魂》中甘人意。

《左传》：“魑魅魍魉，莫能逢旃。”【钱笺】白流夜郎，乃魑魅之地。《招魂》云“以其骨为醢”，“吞人以益其心”，正此类也。

后汉审配书：“冤魂痛于幽冥。”【吴注】潘岳《马汧督诔》：“死而有灵，庶慰冤魂。”

《楚辞》：“二八接武，投诗赋只。”《水经注》：湘水又北，泪水注之。泪水东出豫章艾县恒山西，经罗县北，谓之罗水。汨水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一统志》：汨罗，在长沙湘阴县北。

叶梦得曰：杜诗《寄高詹事》云：“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鸿、雁，二物也。鲤者，鱼之一种，疑不可以对鸿雁。然《怀李白》云：“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以鸿雁对江湖，为正对矣。《得舍弟消息》云：“浪传乌鹊喜，深负鹧鸪诗。”乌、鹊，二物，疑不可以对鹧鸪，然《偶题》云：“音书恨乌鹊，号怒怪熊羆。”以乌鹊对熊羆，为正对矣。《寄李白》云：“几年遭鵬鸟，独泣向麒麟。”鵬鸟乃鸟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对麒麟。然《哭韦之晋》云：“鵬鸟长沙讳，犀牛蜀郡怜。”以鵬鸟对犀牛，为正对矣。《寄贾严两阁老》云：“貔虎斓金甲，麒麟受玉鞭。”以貔虎对麒麟，为正对矣。子美岂不知对属之偏正邪，盖其纵横出入，无不合耳。

宿赞公房原注：赞，京师大云寺主，谪此安置。

【鹤注】诗云陇月向人，又言菊荒莲倒，当是乾元二年晚秋在秦州作。

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从谪迁叙起。菊荒雨后，莲倒霜前，此僧房秋景，承次句。身虽放逐，心本空虚，此称美赞公，承首句。陇月团圆，是伤异地相逢，结处点还宿字。【赵汭注】起作问词，叹方外之人亦被迁谪也。）

【邵注】仗锡，禅家以锡为杖也。经云：又名智杖，又名德杖。释氏称游行僧为飞锡，安住僧为挂锡。晋庐山道人《游石门诗序》：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

《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

陆放翁诗：“霜凋两岸柳，水浸一天星。”意本杜句。

庾信诗：“阁影入池莲。”齐王俭诗：“萍开欲半池。”

《贾谊传》：“被谗放逐。”

《楞严经》：“虚空寂然。”【朱注】释经以禅宗为空门。

何逊诗：“山莺空曙响，陇月自秋晖。”《华严经》：如来于此四天下中，或名圆满月。一说此暗用释氏“月印万川，处处皆圆”意。

赵汭曰：杜公与房琯为布衣交。及房琯罢相，公上疏争之，亦几获罪，由此齟齬流落。赞亦房相之客，时被谪秦州，公故与之款曲如此。

《随笔》云：予少年时，记作一联：“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枫。”后以其太险，改为“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枫”，比前句微有蕴藉。盖取崔信明“枫落吴江冷”，老杜“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严武“江头赤叶枫愁客”，合而用之也。

赤谷西崦人家

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故曰西崦。曹操与刘先主战于此谷，川水为之丹，因号赤谷。《一统志》：赤谷在秦州西南七十里，中有赤谷川。崦嵫山，在秦州西五十里。

跻险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此宿赤谷山家。而题诗以志其胜也。通首写远近幽景，如一幅《桃花源记》。【綆注】三四说西崦，五六说人家。武陵暮，说西崦。桃源宿，说人家。）

谢灵运诗：“跻险筑幽居。”

江淹诗：“还望岨山田。”

谢灵运诗：“空庭来鸟雀。”《墨子》：“茅茨不剪。”

《归去来辞》：“松菊犹存。”

张綆曰：公弃官之秦州，留宿赤谷西崦人家，而有此作。又公诗云“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深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亦言其地僻而人稀耳。当斯境也，忽得茅茨松菊人家一宿，岂不犹武陵之桃源耶？“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说山家景物甚幽。“贫知静者性，白益毛发古”，说隐居品格特高。

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

【鹤注】公乾元二年七月自华至秦，意欲居此，故寻置草堂地。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岩窠之胜，杉漆之利，赞公尝称之。公以关辅饥，弃之同谷，当是其年秋晚冬初作，故诗有天寒日短之句。

出郭眇细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屡渡。赞公汤休徒，好静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论岩中趣。（此章，往西村寻地而作。首段，过访赞公，欲问西枝之胜也。《杜臆》：公欲得幽僻无人之境，故望细岑、涉流水以求之。溪止一水，以左右往来，故须屡渡。）

刘曰：眇，斜视也。宋之问诗：“细岑互攒倚。”

赵至书：“步泽求蹊，披榛觅路。”郭璞《流寓赋》：“修焦丘之微路。”

王褒《四子讲德论》：“曲折不失节。”

【洙注】惠休上人，姓汤。

谢灵运诗：“心迹双寂寞。”晏曰：素，谓质素也。

霞上作，谓身伴云霞而作书相寄。梦弼谓才思挺出云霞之外。此另一说。江淹诗：“铄铄霞上景，懵懵云外山。”刘绘诗：“灼烁在云间，氤氲出霞上。”张正见诗：“凌云霞上起。”

【朱注】《后汉书》：“旌车之招，相望于岩中。”

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捫萝涩先登，陟 眩反顾。要求阳冈暖，苦涉阴岭沍。惆怅老大藤，沉吟屈蟠树。（次言共游村中，欲卜草堂之地也。涩先登，山高足倦。眩反顾，深入路迷。求阳、涉阴，自北至南。老藤蟠树，景状奇古，故徘徊憩息于其下。）

《诗》：“携手同行。”

《西京赋》：“恣意所幸。”

范云诗：“捫萝正忆我，折桂方思君。”《说苑》：“二子先登。”

《诗》：“陟则在。”

颜延之诗：“阳冈团精气，阴谷泄烟寒。”师氏曰：山南向阳，故暖。山北背阴，故寒沍。

郭璞诗：“沉吟立夕阳。”虞世南《琵琶赋》：“屈蟠犀岭。”

卜居意未展，杖策回且暮。层巅余落日，草蔓已多露。（末乃未得佳地，而回宿于土室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左思诗：“杖策招隐士。”

谢灵运诗：“筑观基层巅。”

卢子谅诗：“凝露沾蔓草。”

天寒鸟已归，月出山更静。土室延白光，松门耿疏影。跻攀倦日短，语乐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此章，宿赞公土室而作。首段，叙暮夜景事。《杜臆》：起四句，可以入画。公足力已倦，而犹永夜晤语，兴趣自不可及。燃薪代烛，汲井烹茶，此山居清况。）

鲍照诗：“天寒幽鸟归。”

【吴注】后汉袁闳，党事作，母老不能远遁，乃筑土室，潜居十八年。

谢灵运诗：“牵叶入松门。”

【赵注】天寒在冬，故日短夜永。《书》：“日短星昂。”

《天台赋》：“恣语乐以终日。”江淹诗：“夜永起怀思。”

《晋书》：毕诚夜燃薪读书。

大师京国旧，德业天机秉。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遇。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何知戎马间，复接尘事屏。（此志赞公高风，并及离合之感。尘事屏，言与屏迹尘事之人相接也。）

王粲诗：“表扬京国。”

《晋书·文立传》：“雅有德业。”

【洙注】支遁字道林，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

《史记》：李广数奇。孟康曰：“奇，只不耦也。”范筠诗：“数奇不可偶，性直谁能纡。”

后汉许劭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谢灵运云：“徐干有箕颍之心。”

《国语》：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

陶潜诗：“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幽寻岂一路，远色有诸岭。晨光稍膝胧，更越西南顶。（末欲来朝寻胜，以遂草堂之愿。此与上章同格。）

《景福殿赋》：“晨光内照。”支遁诗：“膝陇望幽人。”

寄赞上人

【鹤注】此当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摩诃般若经》：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萨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乱，是名上人。《增一经》云：处世有过能改者为上人。

一昨陪锡杖，卜邻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阴崖秋。重冈北面起，竟日阳光留。茅屋买兼土，斯焉心所求。（此承上章，亦与赞公商卜居也。上云“更越西南顶”，故此章遂提西南两段。首段欲卜居南山。）

《杜臆》：卜居先卜邻，公之惓惓于西枝村，为赞公在耳。未便阴崖秋，犹前诗“苦涉阴领沍。”竟日阳光留，犹前诗“要求阳冈暖。”）

希曰：梵云阿若罗，此云锡仗。

《左传》：“唯邻是卜。”

鲍照诗：“阴崖积夏雪，阳谷散秋云。”

《易林》：“火盛阳光。”

【远注】屋兼买土，谓欲得山中带土之地，可居亦可耕也。旧作兼买其地，岂有买屋无地者。

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泰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当期塞雨于，宿昔齿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次言欲卜居西谷。杉漆石田，见物产可资。但亭午暂暖，不如竟日留光耳。【卢注】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闻，必指同谷邑宰书。公至同谷界诗“邑有贤主人”，“来书语绝妙”，此可相证。《同谷七歌》中“南有龙兮在山湫”，后《发同谷县》诗“停驂龙潭云，回首虎崖石”，诗云虎穴、龙泓，指此无疑。）

《天台赋》：“羲和亭午。”《太平御览》：日初出曰旭、曰晰、曰晞，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晷。

《左传》：吴将伐齐，子胥曰：“夫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

《陕西通志》：虎穴在成县城西。

《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注：“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龙泓，一在飞龙峡，一在天井山，《方輿胜览》：飞龙峡，在仇池山下，白马氏杨飞龙据仇池，故名。其东杜甫避乱居此，有诗云云。

柴荆具茶茗，径路通林丘。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未计定居后情事，仍归结卜邻意。此亦与上章同格。）

谢灵运诗：“促装返柴荆。”《世说》：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早收曰茶，晚收曰茗。

谢安诗：“寄傲林丘。”

二老，本《孟子》。

《晋书·乐广传》：“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称首。”

王嗣爽曰：此章乃真实商量，本尺牍而韵以为诗耳。虎穴、龙泓，其地

幽胜。径通林丘，与赞公近，今志书所载，有杜公故宅，岂于此曾暂住耶。

太平寺泉眼

【鹤注】太平寺在秦州。诗云“北风起寒文”，当是乾元二年秋冬之交作。

招提凭高冈，疏散连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岁月古。（首从寺泉叙起。）

招提，佛寺名，详见一卷。

宋武帝教：“或疏散山林，不关进达。”《景帝纪》：“广荐草莽。”草稠曰荐，深曰莽。

《易·蒙》：“山下出泉。”

《江赋》：“汲引沮漳。”

石间见海眼，天畔索水府。广深丈尺间，宴息敢轻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时睹。如丝气或上，烂慢为云雨。（此形容泉眼之神异。海眼、水府，见其穴小而泉多。只此丈尺之间，人不敢忽者，以中有神物，故能兴云致雨也。）

《成都记》：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绳系石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穷。凡三五日，忽然不见，故曰海眼。此寺泉从石中而出，亦如海眼也。

天畔，言其高。《楚辞》：“凿山楹以为室，下披衣于水府。”《南征赋》：“曾潭水府。”

《水经注》：汉水又东合洛谷，其地有神蛇戍，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驯良不为毒。殆即此类。【朱注】二蛇乃龙类。

谢灵运诗：“潜虬媚幽姿。”

沈约诗：“烂漫屣云舒。”

山头到山下，凿井不尽土。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北风起寒文，弱藻舒翠缕。明涵客衣净，细荡林影趣。（此记其味美而色清。山不尽土，则井水难得，故此泉特为可贵。寒文翠缕，水中实景。涵衣荡影，水上虚景。）

《庄子》：“凿井而饮。”

《楞严经》：“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虚空，亦复如是。”《法华经》：“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

《维摩经》：阿难白佛言：“忆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乳泉，泉之白而甘者。【张注】《高僧传》：诃罗竭者多衍头陀，晋武帝元康元年，西入娄至山石室坐禅，去水远，乃以左脚碾室西石壁，蹈没指，即拔足，水从中出，清香软美，四时不竭。

庾信诗：“山月没，客衣单。”

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此羨山泉而仍动卜居之兴也。《杜臆》：唯乳泉香美，故引润黄精而一服可仙。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博物志》：太阳之草名黄精，饵之长生。《本草》：黄精，阳草，

久服轻身延年。

《拾遗记》：昭王梦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

东楼

《通志》：东楼跨府城上，形制尚古。【鹤注】诗云驿使，盖使吐蕃者经此，当是乾元二年秦州作。

万里流沙道，西行过此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楼角凌风迥，城阴带水昏。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此咏秦州东楼也。上四痛已往将士，下四怜现在使臣。楼当驿道，故征西者皆过此门。战骨、征魂，言其有去无还。楼角、城阴，写出高寒阴惨景色。故驿使至此，不禁触目伤心。）

【鹤注】流沙在西之极，吐蕃所居之城，中国往吐蕃者道出于此。老子西涉流沙不返。

汉晋有征西将军。公诗有“汉将独征西”，即此征西也。征西起下战骨、征魂，但征字未免重出。

“传声看驿使”，闻驿使传呼之声而往看也。

赵曰：时遣使和好吐蕃，故用张蹇寻河源事。

雨晴

【王洙注】一作秋声。【鹤注】当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杜臆》：诗云塞柳，乃边上之柳，知此诗作于秦州矣。【顾注】楼上，即东楼，与前首同时。

天外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此喜边塞初晴也。上四雨后新晴，下四晴时景物。上是一气说，下是四散说。西风起，则秋气晴。不妨农，可收获也。柳疏梨结，深秋物候。或翠或红，雨后色新。末二，当分合看。前遇晴而倍响，雁因晴而向空，此分说也。雁在塞外，习听胡笳，今忽闻笳发，而翔入空中，此合说也。）

晋鼓吹曲：“流光溢天外。”

梁简文帝诗：“一雁声嘶何处归。”

寓目

【鹤注】诗云关云、塞水、羌女、胡儿，当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左传》：“得臣与寓目焉。”梁元帝《答张缵文》：“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寓目，动边愁也。上六，皆目中所见者。末点眼字以醒题。首联，物产之异。次联，地气之殊。三联，人性之悍。渐说到边塞可忧处。故有丧乱经过之慨，谓不堪再逢乱离也。）

《史记·大宛传》：“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之高官别馆。”《永徽图经》：蒲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今处处有之，其实有紫白二种。

《西京杂记》：乐游苑多苜蓿，一名怀风。

塞外地高四下，荒凉无阻，故不成河。

《史记》：周幽王为烽燧大鼓。《正义》曰：“昼日为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

掣，牵挽也。骆驼立，掣而后伏，伏而后兴。《外国图》：大秦国人长一丈五尺，好骑骆驼。

陶潜诗：“脱有经过便。”

朱鹤龄曰：此诗当与“州图领同谷”一首参看。关塞无阻，羌胡杂居，乃世变之深可虑者，公故感而叹之。未几，秦陇果为吐蕃所陷。

杨德周曰：“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谷暗非关雨，枫丹不为霜”，皆字字可思。

山寺

【鹤注】此诗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山寺，记胜游也。首二总提。石竹、金桃，此山园之物。麝香自眠，鹦鹉皆啄，可见残僧之少矣。牢屋、重阁，乃野寺之房。涉水登崖，上方远见，又知细路之高矣。此诗分承互应，脉理精密如此。赵汭云：鹦鹉二句，本状寺之荒芜，以秦陇所产禽兽花木言之，语反精丽。《图经》：阁道莺旋，上下千余丈者，即“山园细路高”也。其山下水，纵横可涉音，即“乱水通人过”也。又《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即“悬崖置屋牢”也。又云：高槛可以眺望，虚窗可以来风。即“百里见纤毫”也。残僧少，言余僧无几也。残与少有别。）

嵇康《养生论》：“麝食柏而香。”《本草》：麝香形似麝，常食柏叶得香。《西阳杂俎》：卫公云：蜀中石竹有碧花。

祢衡《鹦鹉赋》：“命虞人于陇坻。”知鹦鹉为陇右所产者。《唐·西域传》：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末建。贞观时岁入贡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鹤注】崇仁饶焯景仲与余言：尝见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因知《东都事略》所记外国进金桃、银桃种，即此也。

《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诗》：“涉渭为乱。”鲍照诗：“悬装乱水区。”陶潜《桃花源序》：“舍船往口入，初极狭，才通人。”

何逊诗：“悬崖抱奇崛。”

【邵注】上方谓僧之方丈，在山顶也。《维摩诘经》：“升于上方。”

《汉书·翼奉传》：“上方之情乐也。”孟康注：“上方，谓北与东也。阳气所萌生，故曰上方。”崔湜诗：“升攀重阁迥。”

即事

【鹤注】诗云“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谓宁国公主乾元二年八月丙辰自回纥归，当是其年作。谢灵运诗：“即事怨睽携。”陶潜诗：“即事多所欣。”

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剩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此诗讽时事也。“和亲事即非”，谓一事而三失具焉。初与回纥结婚，本欲借兵以平北寇，孰知湟水溃军，花门同破，此一失也。且可汗既死，公主髡面而归，抛髻剩衣，忍耻含羞之状见矣，此二失也。是时思明济河索战，而回纥之好已绝，与和亲本意始终违悖，此三失也。公诗云：“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老成谋国之言，真如烛照而数计矣。）

《旧唐书》：乾元二年三月，回纥从郭子仪战于相州城下，不利，奔西京。四月，可汗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以中国礼拒之，然犹依本国法，督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八月，诏百官于鸣凤门外迎之。《新书》：宁国公主，先嫁郑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纥毗伽阙可汗。二年八月归朝。【朱注】是年九月，史思明分兵四道济河，李光弼弃东都，守河阳。群凶句正指其事。《汉书》：高帝使娄敬和亲。《汉书赞》：“和亲无益，已然之明验也。”繁钦有《秋思赋》：曹植诗，“红颜鞞鞞，云髻峨峨。”庾肩吾诗；“非关能结束，本是细腰支。”《六韬》：武王伐纣，蒙宝衣投火而死。陆倕《石阙铭》：“弃彼宝衣。”傅玄《正都赋》：将以威天下而御群凶。”

遣怀

【鹤注】诗云：寒城、塞日，皆指秦州而言。是乾元二年作。赵汭曰：时客秦州，欲于东柯谷西枝村寻置草堂而未遂。未托意无栖鸦，所遣之怀在地。【顾注】愁眼二字，便见所怀，八句皆言愁中景物，聊借诗以排遣之耳。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水静楼阴直，山昏塞日斜。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此边塞凄凉，触景伤怀，而借诗以遣之。句句是咏景，句句是言情，说到酸心渗骨处，读之令人欲涕。

【赵汭注】天风句，下因上。客泪句，上因下。水静句，下因上。山昏句，上因下。【顾注】结联即“上林无限树，不借一枝栖”之意，盖叹卜居无地也。）

《记》：“霜露既降。”

谢朓诗：“寒城一以眺。”

刘楨诗：“轻叶随风转。”此云“天风随断柳。”刘删诗：“边声陨客泪。”此云“客泪堕清笳”，皆用古人语而句法倒装耳。蔡邕诗：

“枯桑知天风。”谢朓诗：“淫淫客泪垂。”又：“寥戾清前转。”

《庄子》：“水静则明。”梁元帝诗：“水静泻楼船。”

孔德绍诗：“山昏五里雾。”张正见诗：“昏昏塞日沉。”

潘岳《杨仲武诔》：“归鸟颉颃。”

赵汭曰：天地间景物，非有所厚薄于人，惟人当适意时，则情与景会，而景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嫌，则景物与我漠不相干。故公诗多用一“自”字，如“寒城菊自花”、“故园花自发”、“风月自清夜”之类甚多。

天河

【鹤注】此当是乾元二年七月在秦州作，故有“伴月落边城”之句。王柏曰：天河，从北极分为两头，至于南极，随天而转入地下过，水之气也。《广雅》：云汉、星汉、河汉、银河、绛河、天津、汉津，皆天河名。

常时任显晦，秋至转分明。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含星动双阙，伴月落边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此客秦而咏天河也。秋至分明，提醒天河。三四，见其夜夜分明。五六，见其处处分明。七八，见其岁岁分明。此直咏天河，而寓意在言外。篇中微云掩、风浪生，似为小人谗妒而发。双阙，指京师。边城，指秦州。）

《陶潜传赞》：“显晦殊途。”

沈约诗：“秋至愍衰草。”刘泓诗：“的的最分明。”

《世说》：谢景重曰：“意谓不如微云点缀。”

鲍照《蒿里行》：“驰波催永夜。”

《周礼注》：象魏，宫门双阙。古诗：“双阙百余尺。”

《国策》：楼橹不施而边城降。周王褒启：“边城无草。”

吴均《续齐谐记》：桂阳城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已被召。”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答曰：“织女暂诣牵牛。”明日失武丁。杜审言诗：“年年今夜尽。”

《南齐书》：沈攸之攻郢城，夜常风浪。

张綖曰：首二，见君子之节，因时而显。三四，言小人掩蔽，无损其光。五句，近而有耀，诚则形也。六句，在远弥彰，德不孤也。末联，谓从容静俟，则风波自息矣。洪仲曰：《天河》、《初月》二诗，皆暗写题意，不露题字。

初月

诗有古塞、关山之语，当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光细弦初上，影斜轮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此在秦而咏初月也。光细影斜，初月之状。乍升旋隐，初月之时。下四，皆承月隐说。河汉关山，言远景。庭露菊花，言近景。总是夜色朦胧之象。【洪仲注】光影，就明处言。弦轮，就暗处言。河汉色明，见月影忽沉。关山自寒，见月光全没。末点暗字，总见无月可窥矣。【张远注】此诗句句有一初字意，细玩自见。）

《左传注》：“月本无光，待日照而光生，半则为弦，全乃成望。”

周王褒诗：“上弦如半壁。”

庾信诗：“桂满独轮斜。”李隅赋：“波水荡而月轮斜。”

王褒启：“塞外饶沙。”

古诗：“河汉清且浅。”乐府：“陵霜不改色。”

王褒诗：“关山夜月明。”

或曰：《毛诗》：“零露兮。”《说文》：“，徒官切，露多貌。”

“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疑是字。【朱注】《韵会》：团或作专。《周礼》“其民专而长”，是也。，《集韵》或作专，通作专，以古多混用。谢灵运诗：“火云团朝露。”谢朓诗：“犹沾余露团。”谢惠连诗：“团团满叶露。”江淹诗：“檐前露已团。”庾信诗：“惟有团阶露，承睫苦沾衣。”薛道衡诗：“高秋白露团。”旧本俱作团。《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

《山谷诗话》：王原叔说：此诗为肃宗而作。今按此诗，若依旧说，亦当上下分截。上四隐讽时事，下四自叹羈栖。光细，见德有亏。影斜，见心不正。升古塞，初即位于灵武也。隐暮云，旋受蔽于辅国、良梯也。河汉不改，谓山河如故。关山自寒，谓陇外凄凉。露暗花团，伤远人不蒙先被也。

捣衣

【鹤注】是时安史未息，又各吐番当属乾元二年作。谢灵运有《捣衣》诗题。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捣衣，代戍妇言情也。戍不返，捣衣之故。拭清砧，捣衣之事，三四承首句，五六承次句。七承五六，仍应拭清砧。八承三四，仍应戍不返。分之则各有条绪，合之则一气贯通，此杜律所以独至也。【远往】王湾《捣衣》诗“风响传闻不列君”，即此诗末句意，但蕴藉不如耳。）

《诗传》：“戍，屯兵以守也。”

江淹诗：“秋至捣罗纨。”《玉篇》：“砧，捣石也。”《刘希夷诗》：“盼青砧兮怅盘桓。”

《赵充国传》：土地苦寒，汉马不耐冬。

鲍照诗：“长别远无双。”宋武帝诗：“江山起别心。”

谢朓诗：“南邻捣衣急。”《丹铅录》：《字林》：直舂曰捣。古人捣衣，两女子对立，执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对坐捣之，取其便也。

蔡邕疏：“秦筑长城，汉筑塞垣。所以别内外、置殊俗。”注，“塞垣，长城山。”

宋之问诗：“空外有飞烟。”《通雅》：空外，犹单外也。《汉书·张禹传》：请邓太后还宫，以为久处单外。

朱子《诗经集传》多顺文解义，词简意明。唐汝询解唐诗，亦用此法，但恐敷衍多而断制少耳。今注杜诗，间用顺解，欲使语意贯穿融洽。此章赵汴注云：“此因闻砧而托为捣衣戍妇之词曰：我亦知夫之远戍，不得遽归，方秋至而拂拭衣砧者，盖以苦寒之月近、长别之情悲，亦安得辞捣衣之劳，而不一寄塞垣之远。是以竭我闺中之力，而不自惜也。今夕空外之音，君其听之否耶？音字，含一诗之意。”唐仲言极称斯注。今标此以发顺解之例。

归燕

【鹤注】旧编在乾元二年秦州诗内，下四章并同。魏文帝诗，“归燕翩兮徘徊。”

不独避霜雪，其如俦侣稀。四时无失序，八月自知归。春色岂相访，众雏还识机。故巢倘未毁，会傍主人飞。（归燕，伤羁旅也。上四咏燕归，下四咏燕来，方去而冀其复来，乃诗人忠厚之意。春色二句，作望燕之词。故巢二句，代燕作答词。《杜臆》：未乃自寓己意，虽弃官而去，非果于忘世也。）

鲍照《双燕》诗：“岂但避霜雪，当傲野人机。”

嵇康诗：“邕邕和鸣，顾盼俦侣。”

《杜臆》：四时二句，具见身分，隐然有时止时行意。《易》：“与四时合其序。”傅咸《燕赋》：“信进止之有序。”

《月令》：二月，玄鸟至。八月，玄鸟归。

阴铿诗：“上林春色满。”

《鹦鹉赋》：“悯众雏之无知。”又：“才聪明以识机。”

《晋书》：《朔马谣》：“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陶潜诗：“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汉乐府《长歌行》：“来到主人门。”

卢元昌曰：尝读《谷风》，弃妇始曰“无逝我梁，无发我笱”，何其厚也。至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又叹其次绝之甚。公曰“故巢倘未毁，会傍主人飞”，明知故巢已毁，犹拳拳冀主人勿弃，身虽弃官，必还恋主也。

促织

黄希曰：《尔雅》释：蟋蟀，一名蝥，今促织也。陆玑疏云：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泽，一名蝥，一名蜻蛉，楚人谓之王孙，豳人谓之趋织。里语云“趋织鸣，懒妇惊”，是也。《古今注》：促织，一名梭机、莎鸡，一名络纬。

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意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促织，感客思也。哀音动人，领起通章。草根床下，皆其哀音。久客、故妻，此其动人者。末言虫鸣出自天真，故其感人独至。丝管属借形。）

班固《典引》：“不遗微细。”

阮籍诗：“鸚鵡发哀音。”

沈约诗：“草根积霜露。”《王褒传》：“蟋蟀秋吟。”

《诗》：“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鸚鵡赋》：“逐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歔。”鲍照诗：“弃妻望掩泪，逐臣对抚心。”此五六所本。《后汉书》：“温序曰：“久客思乡里。”汤惠休《秋风词》：“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

【顾注】故妻，指弃妇、孀妇言。《朱买臣传》：故妻与夫家见买臣饥寒，呼饭之。陆机诗：“欲鸣当及晨。”

宋武帝诗：“深心属悲弦。”鲍照诗：“催弦急管为君舞。”蔡邕《琴赋》：“感激弦歌，一低一昂。”

《琴操》：伏羲作琴，修身理性，返其天真。

诗到结尾，借物相形，抑彼而伸此，谓之尊题格。如咏促织而未引丝管，咏孤雁而未引野鸦是也。

萤火

《尔雅》：萤火，一名即炤。崔豹《古今注》：萤火，一名晖夜，一名景天，一名磷，一名丹良，一名丹鸟，一名夜光，一名宵烛。
《吕氏本草》：萤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熠，一名救火，一名据火，一名挟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萤火，刺闾人也。首言种之贱，次言性之阴。三四近看，见其多暗而少明。五六远看，见其潜形而匿迹。未言时过将销，此辈直置身无地矣。鹤注谓指李辅国辈，以宦者近君而挠政也。今按腐草喻腐刑之人，太阳乃人君之象，比义显然。）

《月令》：“腐草化为萤。”《尔雅》释：“腐草得暑湿之气为萤。”

《说文》：“日，实也，太阳之精。”沈旋《萤》诗：“阳升反夺照。”

又云：“当朝阳于戢景兮。”

临书卷，用车胤囊萤读书事。

傅嘉运《萤》诗：“夜风吹不灭。”张正见诗：“隔幔似重钩。”

沈旋《萤》诗：“雨坠弗亏光。”

湛方生《吊鹤文》：“负清霜而夜鸣。”

谢惠连《雪赋》：“从风飘零。”朱超诗：“此夜逆风何处归。”

蒹葭

《诗》：“蒹葭苍苍。”《尔雅》释：“葭，一名苇，即芦也。茅之未成者一名蒹，似萑而细，高数尺。”

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沉波。体弱春苗早，
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蒹葭，伤贤人之失志者。暂
时花发，叶已沉波，申上秋风摧折。春苗、夜露，朔其前。江湖摇落，要其
后也。北方风气早寒，故蒹葭望秋先零。南方地气多暖，故在江湖者后落。
秋风摧折如彼，而远托江湖者，亦复蹉跎于岁晚乎。末二句，隐然有自伤意。

【顾注】此咏秋日蒹葭，而兼及四时。苗早言春，露多言夏，后落义涉冬矣。）

中山王《文木赋》：“华叶分披，枝条摧折。”

《杜臆》：“以戴对沉，高下相称。载以字近而讹，带以音近而讹。”

陆倕诗：“休弱思自强。”

《楚辞》：“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阮籍诗：“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

苦竹

《齐民要术》：竹之丑者有四，曰青苦、白苦、紫苦、黄苦。《语林》：张荐隐居颐志，家有苦竹数十顷。

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轩墀曾不重，剪伐欲无辞。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苦竹，嘉君子之避世者。一二表其清操，三四伤其见弃，五六见廊庙非分，七八言林麓堪依。“软弱强扶持”，包许多上心谨畏、坚忍宁耐意。《杜臆》：节苦，则人不能亲。地卑，则人不相信。剪伐无辞，何等谦厚。结根在兹，欲全晚节也。幽人屋，亦自寓，有欲与偕隐之志。）

鲍照诗：“青冥摇烟树。”

刘琨诗：“咨余软弱，弗克负荷。”周王褒诗：“软弱自芬芳。”

《庄子》：夏虫不可语冰。

刘孝绰诗：“复值怀春鸟。”

庾信《新乐表》：“轩螺弘敞。”轩墀乃富贵家厅事。

《诗》：“勿剪勿伐。”

古诗：“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王嗣爽曰：前章“不自守”，言遭时之穷。此章“亦自守”，见保身之哲。读二诗，知公去就之间善于审处也。

钟惺曰：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马》《病马》《鸛鹑》、《孤雁》、《促织》、《萤火》、《归燕》、《归雁》、《鹦鹉》、《白小》、《猿》、《鸡》、《鹿》诸诗，于诸物有赞赏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劝戒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者灵，细者巨，恒者奇，嘿者辩，咏物至此，神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

杜甫全集卷之八

除架

架，瓜架也。此亦秦州秋深作。

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此见除架而有感也。上四记事，下四寓言。花开瓢结，除蔓何辞，有功成身退之义。秋虫犹在，暮雀已离，有倏忽聚散之悲。寒事已落，人生亦然，有始盛终衰之慨。）

束薪，所以构架者。《诗》：“不流束薪。”曹子建诗：“零落归山丘。”

《诗》：“甘瓠爨之。”《杜臆》：“瓠与瓜有别，瓜乃总名，瓠是开白花者。谢惠连诗：“萧疏野趣生。”

《黄台瓜词》：“摘绝抱蔓归。”

江总诗：“虚檐静暮雀。”

陆倕诗：“江关寒事早。”蔡邕《警师赋》：“时牢落以失次。”

《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截用含蓄。

唐人工于写景，杜诗工于摹意。“宁辞青蔓除”，能代物揣分，“岂敢惜凋残”，能代物安命，不独《麋》《燕》诗善诉哀情也。

废畦

依旧次在秦州诗内。

秋蔬拥霜露，岂敢惜凋残，暮景数枝叶，天风吹汝寒。绿沾泥滓尽，香与岁时阑。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盘。（此对废畦而志慨也。六句一气说下。蔬经霜露而凋，但存残叶数枝耳，况又寒风吹落，势必绿尽香阑矣。回思春意如昨，不复登君之玉盘，所以可悲。末二，追说从前，意带寓言。黄生谓此诗首尾俱代秋蔬写意，蔬盖不自惜而转为人悲矣。此又一说。或曰：《毛诗》“风其吹汝”，指箴言，故蔬可称汝。王子猷云“何可一日无此君”，指竹言，故蔬可称君。按：一诗中称汝、称君，名号迭换，恐亦未安。据公诗“登君白玉堂”，乃指君王。）

沈约诗：“草根积霜露。”

刘琨诗序：“亲友凋残。”

“数枝”二字略读，与“吹汝”相对。

何逊诗：“念别犹如昨。”

唐制：立春，以白玉盘盛细生菜，颁赐群臣。古诗：“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

黄生曰：此蔬即生菜，杜诗“春盘生菜”可证。生菜即韭菜，欧阳公《归田录》可证。又云风霜曰缠，日月曰夹，霜露曰拥，常字新用，出人意外。

嗣夷曰：粪田为拥，霜露拥蔬，即杀气亦属天恩，凋残岂敢自惜。哀而不怨，有顺命意。

夕烽

秦州诗。言西征烽火，言鼓角边郡，言城上胡笳，言候火悬军，皆忧吐蕃之乱。此望西方夕烽也。

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照秦通警急，过陇自艰难。（一云：焰销仍再灭，烟迥不胜寒。）闻道蓬莱殿，千门立马看。（一云：恐照蓬莱殿，城中几道看。此秦州而望夕烽也。平安、警急四字，为一诗之眼。上四，喜边方无事。下四，忧边警猝来。凡平安火，止用一炬，故传光少而落点残。若警急之报，则炬多光炽，便当照秦过陇矣。蓬莱立马，西看烽烟也。陇山在长安之西，秦州在陇山之西，吐蕃又在秦州之西，诗云“来不近”，起于塞外也，自塞上而秦陇，自秦陇而蓬莱，皆从西说向东，层次甚清。）

【朱注】《唐六典》：凡烽侯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近畿封二百七十所。按唐镇戍，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禄山事迹》：潼关失守，是夕平安火不至，帝惧焉。

蔡琰曲：“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

鲍照诗：“云边不可寻。”

《汉书》：备边防警急。曹植诗：“边城多警急。”

《杜臆》：失报有罪，误报有罪，故曰过陇艰难。

秋笛

公在秦州，与吐蕃为邻，故时闻羌笛。一云吹笛。

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相逢恐恨过，故作发声微。不见秋云动，悲风稍稍飞。（此塞上闻笛，有感征人而发也。奏苦、声微四字，乃上下眠目。奏苦，谓商音凄惨，动人哀思，故想到征人白骨，不禁伤心而泣血也。声微，谓笛韵悠扬，不起愁怨。秋云动而风稍飞，摹写微声所感之象如此。《杜臆》：起似尾后余意，而用作起句，语突而意倍惨。商音属秋，主于肃杀。秋云悲风，对秋景而形容之也。）

《二礼图》：琴本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宫、少商。商弦最清而独悲。宋玉《笛赋》：“吹清商，发流徵。”

蔡琰诗：“长笛声奏若。”徐淑诗：“泪下兮沾衣。”

《杜臆》：他日，指昔日。应玚诗：“感物伤心。”

魏文帝诗：“征人伐金鼓。”晋刘琨表：“白骨横野。”

《搜神记》：发声而泣。

不见，犹云独不见。《韩非子》：师旷奏清徵，有玄云从西北方起。

再奏之，大风至。庾信诗：“秋云低晚气。”

甄后诗：“边地多悲风。”魏文帝乐府：“稍稍日零落。”

日暮

【鹤注】诗云羌胡，当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日暮风亦起，城头乌尾讹。黄云高未动，白水已扬波。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将军别换马，夜出拥雕戈。（此咏边城日暮也。上四日暮之景，下四日暮之事。《杜臆》：日落风起，云屯波撼，此虏将入寇之象，故羌妇笑而胡儿歌，羌胡，盖降夷也。边将拥戈夜出，其惶急可知矣。）

《后汉·五行志》：桓帝时，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诗传》：讹，动也。

《春秋运斗枢》：黄云四合，女讹惊邦。《淮南子》：“上为黄云，下为黄埃。”

刘桢诗：“方塘含白水。”《楚辞》：“冲风起兮水扬波。”

《社臆》：前《寓目》诗云“羌女轻烽燧”，此当作“语还笑”无疑。若作“哭”，于下句“歌”字不符。

《淮南子》：“将军不敢骑白马。”注：“恐为见者所识也。”

《晋语》：韩简挑战，穆公横雕戈，出见使者。

野望

【鹤注】诗云远水孤城，当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阴铿诗：“王城野望通。”

清秋望不极，迢递起层阴。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沉。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此边秋野望而作也。通首俱望中所见者。水空天净，一望清旷；城隐雾中，再望迷离；枝枯叶脱，三望萧疏；山高日落，四望沉冥。又见此时日暮鸟还，昏鸦满树，而鹤归何晚耶？孤飞寡侣，良可叹矣。望不极，不能极远也，紧照下句说，非一望无极之谓。诗以迢递层阴作眼，中四皆层阴中所望者。顾注作一明一晦说，甚确。但末二不当仍分明晦，盖日落鸟归而致慨乃羁栖自况之意。【赵汭注】远水孤城，先远后近，叶稀山迥，先近后远。唐汝询曰：杜公下字，善于用虚，如《晚出左掖》篇融湿、去低，此篇兼净、隐深，俱沉细可想。）

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梁武帝诗：“长洲望不极。”

谢瞻诗：“迢递封畿外。”注：“远貌。”《水经注》：“迢递相望。”

陆仲诗：“层峦起层阴。”

薛道衡诗：“远水舟如叶。”

杨素诗：“孤城绝四邻。”

庾成师诗：“已见秋叶稀。”

何逊诗：“独鹤凌空逝。”班婕妤《捣素赋》：“哀离鹤之归晚。”

何逊诗：“昏鸦接翅飞。”旧以鹤喻君子，鸦喻小人，于诗意不合。

空囊

【鹤注】诗言“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正史所谓在秦州拾橡栗以自给者，当是乾元二年作。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暴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见安贫之意。首二，作感慨无聊语。三四，空囊之故。五六，空囊之状。未作谐戏语以自解。柏苦，犹堪食乎？霞高，尚可餐乎？即《诗》“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意。吴论：世人贵苟得，多卤莽而获。吾道守困穷，故值此艰难也。五六，正写艰难意。《杜臆》：看，乃看守之看。）

《水经注》：翠柏荫峰。《列仙传》：赤松子好食柏实，齿落更生。又仙人偃佺，食松柏之实。

《楚辞》：“漱正阳而餐朝霞。”注：陵阳子明经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气也。”相如《大人赋》：“呼吸坑漉餐朝霞。”隋炀帝《江南曲》：“明苞天外剪明霞。”

《西京杂记》：世人皆以为然。《庄子》：为政焉弗卤莽。”杨慎曰：不治其刚卤，不芟其草莽，是谓卤莽之耕。

《史记》：孔子曰：“吾道非耶。”《江总集》：“百王既季，运属艰难。”

应璩《与曹长思书》：“樵苏不爨。”井晨冻，隔宿之冰在井栏也。若井泉在地，虽严冬不冻。梁简文帝启：“寒井犹冰。”

夜卧无衣，则无衾可知矣。何逊诗：“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隋炀帝诗：“风声凄夜寒。”

《史记》：“如锥之处囊中。”梁武帝《书评》：羊欣书，似婢作夫人，举止羞涩。

《史记·司马相如传》：不分一钱。赵壹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病马

【鹤注】诗云“天寒关塞深”，当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病马，见爱物之心。上四致病之由，下四病后伤感。尘中句，承乘久。岁晚句，承天寒。毛骨不殊，物亦微矣。驯良犹在，意不浅也。感动沉吟，结下截而并结通章。或以伤心属马，非也。尽其力者由人，则见病伤心者亦当属人。或以意不浅指人，亦非也。惟马有恋人之意，故人对之而不胜感动。）

孙万寿诗：“天寒关路长。”庚信诗：“久弊风尘俗，殊劳关塞衣。”

《说苑》：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野，问御者曰：“此何马也？”对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能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之所不为也。”命束帛赎之。

《越国语》：“今岁晚矣。”应玚诗：“感物伤心。”

《杜臆》：毛骨二句，乃不称力而称德之意。《相马经》：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备，天下之马也。后魏卢元明《鼠赋》：“毛骨莫充于玩赏。”

《淮南子》：马先驯而后求良。《水经注》：性驯良而易附。

王粲诗：“虽物微而命轻”

曹植诗：“乖人易感动。”《襄武传》：故且沉吟。

申涵光曰：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

蕃剑

鹤注依梁氏编在乾元二年，以诗有风尘未息句，时史思明犹在也。

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风尘苦未息，持汝奉明王。（蕃剑，不忘用世也。上二叙剑，三四作问辞，五六作答语。未言神奇之物，可以救时，乃开拓一意。龙虎腾跃，所以光怪莫掩。【顾注】剑可靖乱，惜时无知者，丰城狱底，秦州旅次，同一感慨。）

《秦国策》：夫秦国僻远。

《西京杂记》：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魏文帝书：“仆有剑一枚，明珠标首，蓝玉饰靶。”曹植《七启》：“步光之剑，华藻繁褥，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

《汉书》：公孙瓒曰：“非有奇怪，以难待也。”《鲁灵光殿赋》：“杂物奇怪。”

张正见诗：“学剑动星芒。”《汉书音义》：“星光曰芒。”刘孝仪《上东宫启》：“剑匿光芒。壁碎符采。”

《吴越春秋》：阖闾死，葬以扁诸之剑，金精上扬，为白虎据其上，号曰虎丘。

雷次宗《豫章记》：吴未亡，恒有紫气见牛斗间。张华问雷孔章，孔章言宝物之精，在豫章丰城。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掘狱得二剑，其夕牛斗气不复见。孔章乃留其一，匣而进之。后，华遇害，此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临亡，戒其子恒以剑自随。后，其子为建安从事，经浅濑，剑忽于腰间跃出，见二龙相随逝焉。《拾遗记》：颛顶有腾空剑，在匣中常如龙虎吟。又殷芸《小说》载《世说》云：王子乔墓，在京茂陵园，乱时有人盗发之，惟有一剑悬在空中。欲取之，剑便作龙鸣虎吼，俄而飞上天。

《东观汉记》：祭彤为辽东太守，野无风尘。

《记》：“明王不作，天下孰能宗予。”骆宾王诗：“持此报明君。”

王嗣爽曰：此诗似为以貌取人者发，故言不烦装饰，而有奇自见。即戡乱济时，亦非若人不可。以结语深致意焉。律诗起句，五字皆仄声，此及下章，乃间用古句耳。

铜瓶

【鹤注】此当与蕃剑同时之作。铜瓶，汲水器。

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瓮沉。蛟龙半脱落，犹得折黄金。（铜瓶，有感兴废也。首二另提，中四应时清，末二应乱后。当时有从故宫废井中拾得铜瓶者，故从乱后追思其盛。此瓶未经失水，则系以长绠，而辘轳有声。及其沉没水中，想汲井宫人，应对寒瓮而伤悲矣。今者瓶上蛟龙，半已脱落，犹足准折黄金，盖以旧宫古物，人知珍重之也。哀音，连百丈言，不指滴沥之声。寒瓮沉，谓铜瓶沉溺，不指井穴深沉。黄生曰：瓶涉美人之手，今乃落于民间，世事岂复堪言。此诗感物伤时，可当沉郁顿挫四字。突起一句，随手撇开，至结尾方挽合，乃古文遥呼徐应之法。）

张九龄诗：“尔实在时清。”《汉·礼乐志》：朏瑶堂。《颜注》：“以瑶饰堂。”瑶殿，即此义也。

庾信诗：“铜瓶素丝绠。”董威辇诗：“忽焉失水。”

《杜臆》：蜀中牵船竹绠曰百丈，此借以名汲水之绠。鲍照诗：“百丈不及泉。”陆机诗：“哀音附灵波。”

又诗：“侧想瑶与琼。”

《易》：“井瓮无咎。”《风俗通》：“瓮，聚砖修井也。”

戴延之《西征记》：太极殿有金井栏、金博山、金辘轳，蛟龙负山于井上。师尹曰：蛟，瓶上刻铸者。

杨慎云：折，当也。

唐汝询曰：唐人诗有先后可参证者，张籍《楚妃怨》：“梧桐落叶黄金井，横架辘轳牵素绠。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银瓶秋水冷。”读籍诗，杜义自明。

《随笔》云：此篇盖见故宫井内汲者得铜瓶而作。首句便说废井，则下文反覆叙述为难，而曲折宛转如是。全在时清瑶殿句，追想宫中情景，便觉如许生动，他人毕一生摹写，不能到也。

今按：中四句，言瑶殿之内宫人汲水也。应悲寒瓮沉，承百丈有哀音。惟井水深沉，故须长绠下汲，而美人生悲。悲字，形容其手柔力怯耳。若云悲铜瓶之沉没，文气太促。此瓶失水，应补在蛟龙脱落之上，乃诗家藏针暗渡之法。按：洪仲云：杜五律诗，凡二句开者，七必阖，于此可证矣。

送远

【鹤注】此当是乾元二年去秦州时所作。诗云“带甲满天地”，乃指史思明之乱。又云“岁月晚”“霜雪清”，见其为冬日也。《秦州》诗云“孤城山谷间”，此云“鞍马去孤城”，故知为秦州作矣。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此章乃既行后，作诗以寄赠者。上四，昨日送行之事。下四，今朝忆别之情。甲兵满世，胡为远行，怜而问之也。亲朋皆哭，生离而有死别之忧。五六，写出既去后，中途憔悴之苦。因思《古别离》有“送君如昨日”者，知今古有同悲也。）

《战国策》：“带甲百万。”

古诗：“忽如远行客。”

《谢安传》：“亲朋毕集。”

阮籍诗：“鞍马去远游。”《吴志》：吕蒙曰：“郝子太保孤城之守。”

《楚辞》：“草木摇落而变衰。”古诗：“岁月忽已晚。”

《后汉·邓禹传》：“关河响动。”陶潜诗：“关河不可逾。”应场诗：“远行蒙霜雪。”

《楚辞》：“悲莫悲兮生别离。”江淹《古别离》：“黄云蔽千里，游子何时还。送君如昨日，檐前露已团。不借惠草晚，所悲道里寒。”

《杜臆》：昨日，犹云前日。

石崇《思归引序》：“倘古人之情，有同于今。”任昉诗：“犹我故人情。”

黄生曰：平时别离，已足悲伤，况逢世乱，倍增惨怆。起二语，写得万难分手，接联更作一幅关河送别图，顿觉班马悲鸣，风云变色，使人设身其地，亦自惨然销魂矣。又曰：题是《送远》，即《古别离》而变其名耳，因借江淹诗作案，所谓古人情者，即《古别离》之情也。

洪仲曰：杜七律谓“古往今来皆涕泪”，足与结语相参证。

单复《杜律》刻本，末句刊作“因见敌人情”，亦有意义。盖此诗上四，已尽送远之意，下则代远行者作回答之词，言当此岁暮天寒，关河惨淡如此，当亦回首亲朋曰：别离已成昨日，因想见敌人哭别之情也。

送人从军

【鹤注】弱水、阳关，皆属陇右道，当是乾元二年秦州作。原注：“时有吐蕃之役。”王粲诗：“从军有苦乐。”

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度砂碛，累月断人烟。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鞞。（上四，极言远行之苦。五六，代述其意。七八，作丁宁语。写景叙情，恻怛入人。弱水、阳关，唐备吐蕃之所，沙碛又在其外。宁论命，死生不顾也。不计年，迟速勿较也。黄生曰：无地，谓地尽处。近天，谓天边头。此行不但封侯难冀，亦且裹革可虞。但以马寒雪盛为词，极惨澹事，偏作浓丽语，此风人善于立言。）

《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张掖县。《寰宇记》：弱水，东自删丹县界，流入张掖县北二十三里。【钱笺】删丹，汉旧县，属张掖郡。王。《头陀寺碑》：“飞阁透迤，下临无地。”

《元和郡县志》：阳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之甫，故曰阳关，本汉置也，谓之南道，西趋鄯善、莎车。玉门故关，在县西北百八十里，谓之北道，西趋车师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门户也。孟康曰：二关皆在敦煌西界。《汉·西域传》：扼以玉门、阳关。岑参诗：“走马西来欲到天。”即近天之意。

【鹤注】沙碛，谓流沙、碛石，自是两地名，《禹贡》：导弱水余波入于流沙。《楚辞》：“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昼夜流行。”西州碛石碛，北庭都护府有小碛。

【钱笺】《北边备对》：赵信降匈奴，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言沙积广漠，望之漠漠然也。汉以后史家变称为碛，碛者，沙积也。

曹植诗：“千里无人烟。”

《汉书》：颜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

《后书》：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亦暗用李广数奇不遇事。或云：军中有功即封，不必计定年数。

《韩非子》：齐桓公伐孤竹还，走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

《晋·张方传》：割流苏武帐，以为马鞞。或作鞞，马鞍具也。梁简文诗：“宝马锦鞍鞞。”

示侄佐原注：佐草堂在东柯谷。

【鹤注】诗云“多病秋风落”，当是乾元二年九月作，盖十月公已入同谷矣。《杜臆》：秦州诗中，极言东柯之胜，此诗原注谓佐在东柯谷，岂此时公暂寓栗亭耶？但相去不远，故后诗有“人到鸟应栖”之句。《世系表》：佐，是襄阳房殿中侍御史 之子。《旧唐书》：杜佐终大理正。

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此喜佐来，而作诗以嘉之。首尾叙情，中四摹景。《杜臆》：山云涧水，即所闻茅屋趣也，因此想竹林之眠，犹二阮之把臂入林耳。）

师氏注：七月秋风起，八月风高，九月风落。

谢灵运诗：“浮欢昧眼前。”

潘岳《秋兴赋》：“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

《嵇康传》：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何逊诗：“空想竹林游。”

陈后主诗：“山云遥似带。”

【顾注】涧水自高流下，故曰悬。

《世说》：“谢太傅谓子侄。”

《晋书》：阮咸，字仲容，籍之侄。

佐还山后寄三首

还山，还东柯谷也。

山晚黄云合，归时恐路迷。涧寒人欲到，林黑鸟应栖。野客茅茨小，田家树木低。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首章，赠佐还山。一四写暮景，下四念山居。《杜臆》：佐所居，以山云涧水为胜，故三诗两及之。须汝相携，欲与偕隐也。）

塞云多黄，故公诗云“黄云高未动”，又云“山晚黄云合。”梁简文帝诗：“洗兵逢骤雨，送阵出黄云。”

陶潜诗：“茅茨已就治。”

应璩诗：“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

嵇康《绝文书》：“性复疏懒。”

其二

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春得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次章，望佐寄米也。八句皆叙事，上半嫌其寄迟，下乃促其速致。《杜臆》：素有期，谓粱熟则分饷，旧有此例。菊、葵，皆秋时物产，故以相比。他日，言平时。米精则饭滑。）

《月令》：季秋之月，白露降，农乃登谷，是黄粱熟于秋候也。乐府：“石上慊慊春黄粱。”苏恭《本草》：黄粱，出蜀汉商浙间，香美胜于诸粱，人谓竹根黄。

钟会檄：“分张守备。”后魏高允《徵士颂》：“在者数子，仍复分张。”《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万里分张。”《高僧传》：道安为朱序所拘，乃分张徒众。王羲之帖：“秋当解褐，行复分张。”庚信《伤心赋》：“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李白诗：“不忍云间两分张。”【朱注】分张，分别之时。

淮南子：“量粟而春。”【吴注】古乐府：“石上慊慊春黄粱。”

《本草》：菊，一名金芷。《月令》：“孟秋之月，菊有黄华。”

《诗》：“七月烹葵及菽。”《闲居赋》：“绿葵含露。”【钱笺】

《颜氏家训》：蔡郎者讳纯，遂专呼菹为露葵。承圣中，有士人聘齐，主客郎李恕问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菹，水乡所出，今食者绿葵耳。”

其三

几道泉浇圃，交横落幔坡。藏蕤秋叶少，隐映野云多。隔沼连香蓼，通林带女萝。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三章，索佐寄薤也。流泉注坡，藉以灌蔬，故菜叶映云而增绿。且芰萝之间，杂栽霜薤，故又索其重寄也。芰连各沼，萝带一林，二句点圃中景物，然只轻带以起霜薤，诗当会意解，方见融贯。重惠，承黄粱说。）

《杜臆》：浇圃之泉，即前侵篱之水。旧说谓泉水交横而落坡，其坡上青翠如幔。汪瑗、顾宸皆云：泉浇圃，幔落坡，乃平对之词。设幔于坡，以防鸟雀，是为瓜果而设者，交横乃坡上幔影，此另一说。庾信诗：“滴沥泉浇路。”

《舞鹤赋》：“浮影交横。”江总诗：“曲涧停骖响，交枝落幔阴。”葳蕤，有两解：一作盛貌，一作衰貌。王粲诗：“吴天降丰泽，百卉挺

葳蕤。”鲍照诗：“葳蕤被园藿。”司马相如《封禅书》：“纷纶葳蕤。”注：“葳蕤，委顿也。”王融诗：“秋叶少欣荣。”

卢思道诗：“可怜疏复密，隐映当窗人。”

《武陵记》：两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通谓之水栗。

范云诗：“通林鸟声娇。”《诗》：“芎与女萝，施于松柏。”旧注：“女萝，松萝也。”

《闲居赋》：“白薤负霜。”《唐本草》：薤是韭类，有赤白二种，白者补而美。《图经本草》：薤，春秋分蒔，至冬叶枯。

从人觅小朋孙许寄

此诗梁氏编在大历二年夔州诗内，黄鹤谓诗有南州路句，当在西北所作，属在秦州诗内。《广志》：猴，一名王孙，一名胡孙。

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举家闻若咳，为寄小如拳。预晒愁胡面，初调见马鞭。许求聪慧者，重稚捧应癫。（四句分截，上是从人觅，下是许见寄。诗写胡孙，于其形声情状，亦颇详悉，但意义短浅，恐属率尔之作，故邵宝疑其可删。）

【顾注】两粤为南州路。江淹诗：“南州饶奇怪。”

庾僧渊诗：“猿挂入檐枝。”挂，即悬树。

《山谷别集》：“咳，当作咳。禺属猿猴，喜怒饮食常作咳。”今按：咳，丘盖切。喀，乞格切。皆欬声也。《新序》：袁族目欧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蒋之翘曰：猿与沐猴相类，其性仁，不贪食，多群，雄音黑，雌者黄，雄者喜啼。王孙，猴也，状似愁胡，两手足如人，其声嗝嗝若咳，其性躁，见物辄斗，好残毁器物。

《崇安志》：武夷山多猕猴，其小者仅如拳。

愁胡，注见首卷。

《齐民要术》：“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旧注：胡孙能警马。畜马者，夜则令胡孙警马背。【张远注】庾信《五张寺碑》：“身虽系马，心避腾猿。”注引《维摩经》：“难化之人，譬如象马，惊不调，加诸苦毒，乃可调伏。”释曰：“马有五种：第一，见鞭影即调伏；第二，得鞭乃伏。”

《急就篇注》：颠，一作癫。

吴曾《漫录》云：题是胡孙，而诗以山猿为词，何也？猴虽猿属，性大不同，观柳州《僧王孙文》可见。韩子苍有《小胡孙》诗云：“直疑少陵觅，未解柳州僧。”

秋日阮隐居致蕘三十束
原注：隐居名昉，秦州人。

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蕘，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张远注】前四隐居臻蕘，五六言其形色，七八言其气味。）

《诗》：“不盈倾筐。”

前从侄佐索蕘，此不索而自致也。

《诗》：“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顾注】玉箸头，言蕘根之白。刘孝威诗：“谁怜双玉箸。”

《本草》：陶隐居曰：蕘性温补，仙方及服食家皆须之。

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
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
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

【鹤注】诗云“秋风动关塞”，当是乾元二年秋作。敕目，除官目次也。又曰：司议郎，贞观十八年方置，以比给事中。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武德初方置，贞观二十二年加二人。《唐书》：东宫官属，有司议郎四人，掌侍从规谏、驳正启奏，并录东宫记注。《旧书·酷吏传》：肃宗时，裴升、毕曜同为御史，皆酷毒，寻流黔中。

《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型。交期余潦倒，材力尔精灵。二子声同日，诸生困一经。文章开突奥，迁擢润朝廷。旧好何由展，新诗更忆听。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首段，宾主并提。大雅四句，推两公为文章之伯。二子四句，承上“才力尔精灵”，身困而喜彼陞擢也。旧好四句，承上“交期余潦倒”，身衰而望其垂注也）。

《西部赋》：“大雅宏达，于兹为群。”

嵇康诗：“何时见斯人。”《诗》：“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

《绝交书》：“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

傅毅《舞赋》：“绎精灵之所束。”

并除官，故云同日。公罢职，故比诸生。褚少孙《年表》：“岂可同日而语之哉！”《后汉·班超传》：“布衣诸生耳。”江淹诗：“竖儒困一经。”

《荀子》：“奥窔之间，枕箠之上。”突奥，深邃之意。《尔雅》：“室西南隅谓奥，室东南隅谓突。”

孔融诗：“当收旧好。”

张华诗：“良朋贻新诗。”

古诗：“相看俱白头。”

阮籍见佳客，则为青眼。

伊昔贫皆甚，同忧岁不宁。栖遑分半菽，浩荡逐流萍。俗态犹猜忌，妖氛忽沓冥。独惭投汉阁，俱议哭秦庭。还蜀只无补，囚梁亦固扃。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此申彼此旧交，及遭逢乱离之故。半菽，顶“贫皆甚。”流萍，顶“岁不宁。”猜忌，指李林甫。妖氛，指安禄山。投阁，身陷贼中。哭秦，乞师回纥。还蜀，不得扈从上皇也。囚梁，朝官被系洛阳也。浑合、膻腥，陷长安，扰中原也）。

《汉书·项羽传》：“岁饥人贫，卒食半菽。”注：“士卒食蔬菜，以菽杂半之。”《广绝交论》：“莫肯费其半菽。”

宋何偃诗：“流萍依清源。”

沈佺期诗：“俗态岂恒坚。”

妖氛，注见五卷。《汉书·景十三王传》：“云蒸列布，沓冥昼昏。”

《扬雄传》：王莽诛甄丰，连及扬雄。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投下，几死。

《左传》：吴入郢，声包胥如秦乞师，立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

《蜀志》：黄权降魏，魏主问之，对曰：“臣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

《汉书》：梁孝王下邹阳狱，阳从狱中上书，王立出之。

《晋书》：刘琨《劝进书》：“华夷之情允协。”

帝力收三统，天威总四溟。旧都俄望幸，清庙肃惟馨。杂种虽高垒，长驱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涨水望云亭。法驾初还日，群公若会星。宫臣仍点染(11)，柱史正零丁(12)，(此记肃宗收京，及二子迁官之事。收三统，历数在唐。总四溟，令行海内。乾元元年一月，帝还西京，是旧都望幸也。乾元二年四月，朝享太庙，是清庙惟馨也。杂种，谓庆绪、思明之徒。长驱，谓既复东京，又围相州也。焚香，待帝回宫。涨水，俟帝游宴。朝廷初复，官署缺材，寥寥如会星也。宫臣，谓薛授司议。柱史，谓毕除监察。)

《庄子》：“帝力于我何有哉！”《汉·艺文志》：“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赵曰：周得天统，商得地统，夏得人统。

《书》：“诞将天威。”阴铿诗：“四溟飞旦雨。”

《楚辞》：“顾念兮旧都。”相如《封禅文》：“太山梁父，设坛望幸。”蔡邕《独断》：“天子车驾所至，臣民以为侥幸。故曰幸。”

《诗》：“於穆清庙，肃邕显相。”《书》：“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汉书》：“羌胡杂种，类不一也。”《史记·韩信传》：李左车曰：“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

乐毅书，“长驱至国。”《汉·高帝纪》：“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若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长安志》：西内安仁殿后，有彩丝院，院西有淑景殿。

梦弼曰：望云亭，亦在西内。

徐陵诗：“横桥象天汉，法驾应坤图。”

《诗》：“会弁如星。”《笺》：“会，谓弁之缝中，饰以玉，状似星也。”

(11)《晋书·郑默传》：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国。后汉崔缓草书体，或点染，状似连珠。

(12)《史记》：老子为柱下史。乐府《满歌行》：“零丁荼毒，愁懣难支。”

官忝趋栖凤，朝回叹聚萤。唤人看骹褭，不嫁惜娉婷。掘狱知埋剑，提刀见发硎。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旅泊穷清渭，长吟望浊泾。(此自述索居之况。栖凤，拾遗入朝。聚萤，邸舍荒凉。唤人二句，一开一阖，虽望人顾盼，而自惜廉隅，此借良马佳人为喻也。埋狱，伤沉沦已久。发硎，幸见用方新。共饱，讥众人素餐。独醒，慨直言见斥。清渭，羁迹秦州。浊泾，回念长安也。)

康骈《剧谈录》：含元殿左右，立栖凤、翔鸾两阁，龙尾道出于阁前。

《汉·灵帝纪》：夜步逐流萤，还至洛阳。

《子虚赋》：“胃骹褭，射封豕。”郭璞曰：“骹褭，神马，日行千

里。”

《前汉·蒯通传》：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古乐府《乌夜啼》：“歌舞诸年少，娉婷无种则。”辛延年诗：“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丰城埋剑，注见本卷。

《庄子》：“提刀而立，如新发于硎。”

《东方朔传》：“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

《楚辞·渔父篇》：原曰：“众人皆醉吾独醒。”渔父曰：“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醪？”

梁元帝诗：“旅泊依村树。”《西征赋》：“北有清渭浊泾。”

应场诗：“永思长吟。”

羽书还似急，烽火未全停。师老资残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词愤激，烈士涕飘零。上将盈边鄙，无勋溢鼎铭。仰思调玉烛，谁定握青萍。（此又叹邲城之溃。羽书仍急，烽火未停，边报络绎也。师老，顿兵已久。戎生，思明复炽。愤激涕零，为宦官监兵，王师丧败也。上将元勋，见功臣可仗。欲调玉烛，青萍谁属，言当专任李、郭，以致太平。）

陆贾《楚汉春秋》：黥布反，羽书至。

《左传》：“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

应璩诗：“忠臣不违命。”张华诗：“壮士怀愤激。”

曹操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史记·高帝纪》：“以宋义为上将。”《吴越春秋》：“犯吴之边鄙。”

梁简文帝诗：“护羌拥汉节，校尉立元勋。”陈琳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尔雅》：“四时调，谓之玉烛。”注：“道光照也。”束皙诗：“玉烛阳明，显猷翼翼。”

陈琳《答曹植笺》：“君侯秉青萍干将之器。”注：“剑名也。”

陇俗轻鸚鵡，原情类鵲鸞。秋风动关塞，高卧想仪形。（末段，自感远游，而有怀二子也。轻鸚鵡，不为世重。类鵲鸞，望切故交。秋风记时，仪形思友也。此章前三段各十二句，中二段各十句，末段四句收。）

《鸚鵡赋》：“命虞人于陇抵，闭以雕宠，剪其羽翅。”

《诗》：“鵲鸞在原，兄弟急难。”《郑笺》：“鵲鸞水鸟，而在高原，失其常处，则飞鸣求其类。”原情，在原之情，或引梁武帝书“原情察咎”，非也。

关塞，注别见。

《世说》：东海王曰：“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

杨慎曰：杜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陈后山衍之云：“当年不嫁惜娉婷，敷粉施朱学后生。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著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盖士不可轻于从仕，犹女不可轻于许人。著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人有相知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未深，不出以全名者，严光、苏云卿是也。有相知不深，一出而身名俱败者，刘歆、荀彧是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原注：“时患疟病。”

《唐书》：彭州濠阳郡，属剑南道，垂拱二年，析益州置。虢州弘农郡，属河南道，义宁元年析隋弘农郡置。【洙注】彭州，今成都府彭县。虢州，今河南府卢氏县。【朱注】新旧两史皆云：高先刺蜀，后刺彭。唯黄鹤作先彭而后蜀。今按此诗云“秋来兴长”，又云“陇草洮云”，明是乾元二年秋在秦州作。最后公在潭州《追酬高蜀州人日诗序》云：“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则知高刺蜀州在后矣，今以两诗互证，二史之误显然。【鹤注】史云：乾元二年五月，贬李帆为蜀州刺史。柳芳《历》亦云：适乾元初刺彭，上元初牧蜀。房琯作《蜀州先主庙碑》载，州将高适建，其末云“公顷自彭迁蜀”，皆与杜诗合。史误其先后耳。【钱笺】适《谢上彭州刺史表》云：“始拜官允，今列藩条，以今月七日，到所部上讫。”则适自詹事，即出刺彭，鹤注是也。高集有《春酒歌》云：“前年持节将楚兵，去年留司在东京。今年复拜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门剑门蜀山里。”则适之刺彭，在乾元元年，岁月皆可考。《岑参集·佐郡思旧游诗序》云：己亥春三月，参自补阙转起居舍人，夏四月，署虢州长史。则岑之黜官，正乾元二年之夏，公诗作于是秋也。

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者去才虽尽，秋来兴甚长。物情尤可见，词客未能忘。海内知名士，云端各异方。（首领全局。敌人何尝寂寞乎，今我独见凄凉耳，二句宾主并提。才尽而兴犹长，欲遣凄凉也。词客而处远方，念及故人也。六句分承上文。）

张载《叙行赋》：“嗟寂寞而愁予。”

庾信诗：“凄凉多怨情。”

陆机诗：“但为老去年邁。”《南史》：江淹晚节，才思微退，时人谓，525之才尽。

潘岳有《秋兴赋》。

物情可见，谓聚散不常。鲍照诗：“物情乖喜歇。”

鱼氏《典略》：陈宫，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庾信《枯树赋》：“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

比二公于云端，则知其不寂寞矣。枚乘乐府：“美人在云端。”曹植诗：“离别各异方。”

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举天悲富骆，近代借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诸侯非弃擲，半刺已翱翔。诗好几时见，书成无信将。（此应“故人何寂寞。”上四，言二子诗才，可追往古词人。次四，言二子境遇，犹胜近世诗人。诸侯，点使君。半刺，点长史。诗好二句，惜远别也。用意惬当，则机神飞动，此诗思之妙。篇势将终，而元气混茫，此诗力之厚。二句极推高岑，实少陵自道也）。

湛方生《游园咏》：“任缓步以升降。”此言才若高岑，纵舒自如也。

沈鲍，谓沈约、鲍照。《诗》：“携手同行。”

《文心雕龙》：“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

《庄子·缮性》篇：“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唐书》：富嘉谟，武功人，举进士。文章本经术，人争慕之。中兴初，官监察御史卒。又：骆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武后时，除临海丞，弃官去。徐敬业举兵，署为府属，后亡命不知所之。

又：卢照邻，范阳人，为邓王典签，王重其文，待以相如。调新都尉，病，去官，自沉颖水死。又：王勃，龙门人，六岁善文辞。补虢州参军，除名，渡海溺水，悸而卒。鲍照诗：“回首眷前贤。”

言四子有才无命，今尔官既达，益叹前贤可伤矣。

曹冏《六代论》：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杜氏《通典》：武德元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即古诸侯。

庾亮《答郭豫书》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钱笺】《职原》云：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周必大云：郡丞，秦官，惟掌兵马。自汉迄唐，其名不常，曰别驾，曰司马，曰治中，曰长史，虽均号上佐，其实从事之长耳。岑为长史，而曰“半刺已翱翔”，贾为司马，而曰“治中实弃捐”，盖并可以互称。

《楚辞》：“与道翱翔。”

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故遣信使，晓谕百姓。”本言诚信之使。

释宝月诗：“有信即寄书，无信长相忆。”此以信为使也。姜氏考注：晋宋以还，将信之人即称为信。又《鲍永传》引《东观汉记》：遣信人驰至长安。

男儿行处是，客子斗身强。羈旅推贤圣，沉绵抵咎殃。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靦屡鲜妆。（下两段，应“今我独凄凉。”此言多病而凄凉也。行处是，起羈旅。斗身强，起沉绵。隔日增寒，言疟作。潜地鲜妆，避疟鬼也。）

陆机诗：“男儿多远志。”

阮瑀诗：“客子易为戚。”《易林》：“斗身战天。”

《左传》：“羈旅之臣。”王弼《易注》：“仲尼为旅人，即推贤圣意。”古诗：“贤圣莫能度。”

沈约《萧愔碑》：“因遇沉痾，绵留气序。”《后汉·张升传》：“偃蹇反俗，立致咎殃。”

《后汉·礼仪志》注：《流旧仪》：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沈约诗：“一谢永销亡。”

《素问》：“疟者，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又曰：“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

《记》：“想见于隙地，曰会。”

《诗》：“为鬼为蜮，有靦面目。”《任昉集》：“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何太龙钟极，于今出处妨。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陇草萧萧白，洮云片片黄。（此言远客而凄凉也。龙钟，叹衰老。出处，伤不遇。帝里，指长安。）

边疆，谓东谷。刘表二句，言不轻附人。鱼鸟，喜相亲。豺狼，恐见噬。草白云黄，及边塞萧条之象）。

王褒书：“援笔揽纸，龙钟横集。”《青箱杂记》：古语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而已”为“耳”，盖起于西域二合之音。龙钟切为癯，潦倒切为老，谓人之癯老，以龙钟、潦倒目之，音义取此。【钱笺】龙钟。《演义》谓不昌炽，不翘举，如鬢、拉搭之类。按：《荀子·议兵篇》：“触之者角摧隄种，东宠而退耳。”注：“隄种，遗失貌，如隄之种物然，或曰即钟也。”《新序》作隄钟而退。龙钟似即隄种，语转然而耳。薛苍舒注：《广韵》：“龙钟，竹名，世言龙钟，谓年老如竹之枝叶，摇曳不自矜持。”此说杜撰不经。后人《记事珠》等书，据为故实，可笑也。李济翁《资暇录》解龙钟字，尤支离。庾信《竹杖赋》：“每与龙钟之族，幽翳沉沉。”注：“龙钟，竹名。”亦属相沿之说。今按《洞冥记》：“阳关之外花牛津，时得异石，长十丈，高三丈，立于望仙宫，因名龙钟石。”龙钟三说不同。如《洞冥记》，是老人身重如石，难移动也。张希良曰：龙钟二字，有作者惫解者，有作蹭蹬解者，有作下泪解者。王褒书云：“授笔揽纸，龙钟横集。”常建诗云：“双袖龙钟泪不干。”李端诗云：“龙钟相见谁能免。”则下泪之状也。元载入关别妻诗云：“年来谁不似龙钟，虽在侯门不见容。”苏颋诗云：“龙钟踏涧泥。”《品汇》注：“龙钟，行不动貌。”《述异记》有龙钟石。皆蹭蹬之状也。杜诗云，“何太龙钟极。”高适诗云：“龙钟还忝二千石。”则老惫之状也。今人谓老人之不洁者曰癯松，正龙钟之讹。张九龄《答子昂赠竹簪》诗云：“遗我龙钟节。”龙钟本是龙种，别为一义耳。张载诗：“出处虽殊途。”

《神仙传》：李仲甫卖笔落辽东市，无钱亦与笔。《晋书·王导传》：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

《左传》：“尽室而行。”又：“摇荡我边疆。”

刘表、庞公，注见本卷前。阳缙诗：“遗恨没秦宫。”

《绝交书》：游山水，观鱼鸟，心甚乐之。《离骚》：“乘白鼯兮逐文鱼，与汝游兮河之渚。”鱼，叶偶许切。

古诗：“萧萧白杨树。”

何处士诗：“香云片片生。”

彭门剑阁外，虢略鼎湖旁。荆玉簪头冷，巴笺染翰光。乌麻蒸续晒，丹橘露应尝。岂异神仙宅，俱兼山水乡。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更得清新否(11)，遥知对属忙(12)。(此应“云端各异方。”彭门虢略，叙明两州。荆玉、乌麻，承“虢。”巴笺、丹橘，承“彭。”四句分记物产之佳。唯神仙宅，故可烧药，唯山水乡，故有花屿。四句合记景地之胜。清新二句，照上诗好。对属忙，身系官职也)。

《水经注》：李冰为蜀守，见氏道县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阙，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

《左传》：“东尽虢略。”《后汉·郡国志》：陆浑西有虢略地。《唐书》：虢州，先曰鼎州，以鼎湖名。《寰宇记》：荆山，在鼎湖县南，出美玉，即黄帝铸鼎之所。

簪头，簪于头也。

《纸谱》：蜀笺纸，尽用蔡伦法，有玉版、贡余、经屑、表光之名。

《秋兴赋》：“染翰操纸。”

《本草》：胡麻生中原山谷。陶隐居曰：胡麻当九蒸九曝，熬捣充饵，以乌者为良。

谢庄诗：“橘露靡兮蕙烟轻。”《蜀都赋》：“户有橘柚之园。”

《天台赋》：“神仙之窟宅。”

崔融诗：“由来山水乡。”

《南越志》：长沙浏阳县王乔山，有合丹灶。

庾信诗：“书卷满床头。”

(11)萧扬州《进士表》：“词赋清新。”

(12)《新唐书》：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

旧官宁改汉，淳俗本归唐。济世宜公等，安贫亦士常。蚩尤终戮辱，胡羯漫猖狂。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宾主总收，又应“客未能忘。”宁改汉，刺史依然汉官也。本归唐，虢州本属尧封也。位可济世，则不寂寞矣。自安贫贱，甘受凄凉矣。蚩尤，指禄山。胡羯，指思明。裹粮论文，愿与诸人聚首也。此章首尾各八句，三四两段各十句，二五两段各十二句。）

陈乐昌公主诗：“新官对旧官。”《汉·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置部刺史十三人，掌奉诏条察诸州。

《诗传》：“成王封叔虞于唐，后改号晋。其俗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

《晋书·杜预传》：“禹稷之功，期于济世。”《史记·高帝纪》：“公等皆去。”

汉《金乡长侯成碑》：“安贫乐道，忽于时荣。”《列子》：“贫者，士之常也。”《世说》：殷仲堪曰：“贫者，士之常，焉得登高枝而捐其本。”

《史记》：黄帝杀蚩尤于涿鹿之野。

前凉王祚令：“胡羯氏羌，咸怀窃玺。”《庄子》：“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魏文帝书：“用给左右，以除妖氛。”

《左传》：“裹粮坐甲。”刘琨诗：“裹粮携弱，匍匐星奔。”

凡排律，多在首联扼题，若作长排，必在首段总挈。如此篇，用四语标眼，而后用四段分应。下篇用两语提纲，而后用两扇对承。细心体玩，方见杜诗脉络之精密。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
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鹤注】诗云“陇外翻投迹”，当是乾元二年秦州作。《唐书·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属江南西道。巴州清化郡，属山南西道。《贾至传》：坐小法，贬岳州司马。《严武传》：坐房琯事，贬巴州刺史。《新书·肃宗纪》：九节度使溃，汝州刺史贾至奔于襄邓，王道俊《博议》谓至贬岳州，实因弃汝之故。吴缜《唐书纠谬》有辩甚明。【朱注】本传谓坐小法，史文未详耳。朱又云：《房琯传》：武贬巴州刺史，在乾元元年六月。《旧书》却云贬绵州。按巴州严武《光福寺楠木歌碑》题云：卫尉少卿兼御史严武。夫在巴州既有碑可证，则旧史言绵州者，非矣。且《武传》既言贬绵州，而《房琯传》又载乾元元年六月诏曰：武可巴州刺史。何其疏也。黄鹤云武自巴迁绵，亦无据。

衡岳啼猿里，巴州鸟道边。故人俱不利，谪宦两悠然。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长沙才子远，钓濑客星悬。（首段，总挈大旨。衡岳、巴州，叙地；敌人、谪宦，记事；长沙、钓濑，切姓。【卢注】开辟、荣枯二句，乃全篇关键。此承谪宦而言。当乾坤反正之日，人各沾恩，特以质有荣枯，故受此雨露者偏异耳。语本微婉，旧注直云叹不得蒙恩而见谪，未免语涉忽上矣）。

谢灵运诗：“嗷嗷夜猿啼。”《宜都山川记》：峡中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

《南中志》：鸟道四百里。以其险绝，特上有飞鸟之道耳。

《春秋元命苞》：“天地开辟。”

【朱注】读太白《巴陵赠贾舍人》诗“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方悟此诗“荣枯雨露遍”之旨。曹植诗：“荣枯立可异。”《汉书》：贾谊以大中大夫，谪长沙王太傅。《西征赋》“贾生洛阳之才子”

《后汉书》：严光，耕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又曰：光武与严光共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

忆昨趋行殿，殷忧捧御筵。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苍茫城七十，流落剑三千。画角吹秦晋，旄头俯涧。小儒轻董卓(11)，有识笑苻坚(12)。浪作禽填海(13)，那将血射天(14)。万方思助顺(15)，一鼓气无前(16)。阴散陈仓北(17)，晴曛太白巅(18)。乱麻尸积卫(19)，破竹势临燕(20)。法驾还双阙(21)，王师下八川(22)。此时沾奉引(23)，佳气拂周旋(24)。貔虎开金甲(25)，麒麟受玉鞭(26)。侍臣谄入仗，厩马解登仙(27)。花动朱楼雪(28)，城凝碧树烟(29)。衣冠心惨怆(30)，故老泪潺湲(31)。哭庙悲风急(32)，朝正霁景鲜(33)。月分梁汉米(34)，春给水衡钱(35)。内蕊繁于纈(36)，宫莎软胜绵(37)。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38)。晚著华堂醉(39)，寒重绣被眠(40)。饬齐兼秉烛(41)，书枉满怀笺(42)。（此言天宝之末，目击乱离，收京以后，同为近侍，所谓“开辟乾坤

正”也。趋行殿，诣凤翔也。捧御筵，谒肃宗也。愁李广，哥舒败绩。待张骞，征兵回纥。无台仗，明皇出奔。虚战船，西京失守。城七十，河北皆陷。剑三千，军士溃散。吹秦晋，鼓角震于西方。俯涧瀍，昂星下照东都。董卓、苻坚，指安史。填海射天，恶其不自量而敢于犯上也。此上言安史之乱。助顺无前，言众心所向，陈仓、太白，銮舆渐近长安。阴散晴薰，太平先有气象矣。尸积卫，庆绪方败。势临燕，范阳可取。还双阙，天子回京。下八川，关中尽复。此上言还京之事。奉引，公为扈从。佳气，喜见旧都。貔虎，指武将。麒麟，指御马。入仗，朝仪复备。登仙，舞马仍归。花雪城烟，初春景色。衣冠指臣，故老指民。天子哭庙，悲往事也。百官朝正，庆维新也。此上言回京后景事。分米给钱，朝官之俸。内蕊宫莎，禁庭之物。拜手随肩，并为近臣。晚醉寒眠，与共晨夕。讪齐书在，往来交密也。此上言同朝时情事）。

《前汉书》应劭注：旧典，天子行幸所止，必先遣静室，令先按行，清静殿中。王洙曰：天子行幸所止，曰行殿。

杜审言诗：“帝子王臣捧御筵。”

《李广传》：广击匈奴，胡骑得广，置两马间，络而盛之。此与禄山生擒哥舒相似。

张骞使西域，注别见。

《哀江南赋》：“非无北阙之兵，犹有云台之仗。”

《西京杂记》：武帝作昆明池以习水战，中有戈船、楼船数百艘。《秋兴》诗：“武帝旌旗在眼中。”借汉言唐，知明皇亦有水战船矣。

庾信诗：“苍茫风声惨。”《杜臆》：城七十，借用燕破齐七十余城事。禄山拥燕地，其所陷河北二十余郡，多属齐地。

阮瑀诗：“流落恒苦心。”《越绝书》：阖闾葬虎丘，有扁诸之剑三千。《庄子》：赵文王喜剑，剑客来者三千余人。陈周弘让诗：“风高喷画角，云上舞飞梯。”

《前汉书》：“昂为旄头，妖星也。”涧瀍二水，在东都。《水经注》：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入于洛。瀍水，出河南谷城县北山，东过偃师县，入于洛。

(11)《汉书》：夏侯胜章句小儒。《袁绍传》：董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郑太传》：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长京师。

(12)干宝《晋记》：“有识尤之。”王洙曰：苻坚违众伐晋，遂至破败。抚畜鲜卑，苻融谏之，不听，后为鲜卑所败。《东晋纪》：慕容冲攻秦王坚，坚出奔五将山。后秦王姚萇，遣人缢坚于新平佛寺。

(13)《山海经》：赤帝女溺死东海，化为鸟，名精卫，取西山木石填海。

(14)《商本纪》：“帝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记》：宋王偃，盛血以革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

(15)《书》：“咨尔万方有众。”魏崔琰曰：“民望助顺。”

(16)《左传》：“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

(17)《唐书》：凤翔府宝鸡县，本陈仓，至德二载更名。

(18)凤翔郿县有太白山。

(19)《史记》：“死人如乱麻。”《何氏语林》：祖元珍曰：“悲彭城

尸积石梁亭。”乾元元年，郭子仪引兵济河，东至获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卫州，子仪进围之。庆绪悉举邺中之众七万，救卫州。子仪伪退，贼逐之，至叠垣之下，伏兵起，射之，贼还走。子仪复引兵逐之，庆绪大败。

- (20)《晋书·杜预传》：“今兵威已震，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 (21)《史记》：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张正见诗，“双阙并凌虚。”
- (22)《诗》：“王师之所。”《关中记》：“关内八水。”《上林赋》：“八川分流。”
- (23)《汉·郊祀志》：“礼月之夕，奉引复迷。”韦昭曰：“奉引，前导引车。”
- (24)《汉·光武纪》：“气佳哉，郁郁葱葱。”《玉藻》：“周旋中规。”
- (25)《诗》：“如虎如貔。”蔡琰诗：“金甲耀日光。”
- (26)《杜阳杂编》：代宗尝幸兴庆宫，于复壁间得宝匣，匣中获玉鞭，鞭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光可鉴物，节文端妍。屈之则头尾相就，舒之则劲直如绳。虽以斧质锻斫，终不伤缺。
- (27)《齐职仪》：乘黄，兽名，龙翼马身，黄帝乘之而仙，后因以名厩。王隐《晋书》：宣帝内厩马，一日风静天霁，有羽鹤飞至厩，化为青衣童子，骑二大马，乘空而去。【钱笺】上皇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禄山克长安，皆运载诣洛阳。收京后，当复旧也。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弃俗登仙。”
- (28)冯衍《显志赋》：“伏朱楼而四望。”
- (29)江淹诗：“碧树露阡阡，生烟纷漠漠。”
- (30)汉乐府：“臣吏衣冠。”陆机诗：“惨枪恒鲜欢。”
- (31)《西征赋》：“讯诸故老。”《孔丛子》：孔子《丘陵歌》：“惟以永叹，涕霑潺湲。”
- (32)《记》：“有焚先人之庙，则哭三日。”《旧唐书》：太庙为贼所焚。子仪复京师，权移神主于大内长安殿。上皇还，谒庙请罪。肃宗素服，向庙哭三日。应璩书：“悲风起于闺门。”
- (33)《新书》：乾元元年正月戊寅朔，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受命传国宝。
- (34)王洙曰：梁汉间所出储米，月分廩给也。谢承《后汉书》：章帝分梁汉储米给民。
- (35)《汉书》：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应劭曰：“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徐陵诗：“金督水衡钱。”
- (36)内蕊、宫莎，乃大内所种花草。从乱后见之，故喜溢于词。缣绵，特借以比况耳。卢注解作宫衣之花草，非是。《说文》：“缣，结也，系彩缯为文也。”杜牧之诗：“花坞团宫缣。”韩退之诗：“碎缣满红杏。”俱属借形语。
- (37)《汉书》颜注：“莎，即青莎草。”《尔雅翼》：“莎，茎叶似三棱，根周匝多毛，名香附子。”《拾遗记》：方丈山有莎萝草，细如发，一茎百寻，柔软香滑。束皙《饼赋》：“弱似春绵，白若秋练。”
- (38)恩荣，承月分二句。出入，承内蕊二句。谢灵运诗：“何以报恩荣。”《书》：“拜手稽首。”《记》：“五年以长，则肩随之。”

(39)陆云诗：“思乐华堂，云构崇台。公王有酒，薄言飨之。”

(40)《后汉书》：药崧家贫，为郎，独直台，无被，枕杵。帝闻而嘉之，诏给帷被皂被。

(41)古诗：“何不秉烛游。”

(42)【赵注】书任，言在禁掖时往来尺书也。

每觉升元辅，深期列大贤。秉钧方咫尺，铩翮再联翩。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师资谦未达，乡党敬何先(11)？旧好肠堪断(12)，新愁眼欲穿(13)。翠干危栈竹(14)，红膩小湖莲。贾笔论孤愤(15)，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16)，朱丝有断弦(17)。浦鸥防碎首(18)，霜鹘不空拳(19)。地僻昏炎瘴(20)。山稠隘石泉(21)。且将棋度日(22)，应用酒为年。典郡终微眇(23)，治中实弃捐(24)。安排求傲吏(25)，比兴展归田(26)。去去才难得(27)，苍苍理又玄(28)。古人称逝矣(29)，吾道卜终焉(30)。陇外翻投迹(31)，渔阳复控弦(32)。笑为妻子累(33)，甘与岁时迁。亲故行稀少(34)，兵戈动接连(35)。他乡饶梦寐(36)，失侣自迍邐(37)。(此言方登仕籍，旋被谪迁，在严、贾不免忧谗畏讥，在己则又衰颓羁旅，所谓“荣枯雨露偏”也。元辅，言相位。大贤，指严贾。势可秉钧，而连翩放逐，此叙两公外除。朋从承上，性命起下。青蒲受戮，疏救房琯。白发谁怜，子身寥落也。公以原宪、服虔自处，而后辈嫌其贫老，因言师资虽不敢居，乡党独不当先敬乎。此上，自叙失官穷老。旧好新愁，故人远去。巴栈岳莲，两州时景。贾笔严时，两公才思。意苦莫传，恐被指摘也。下四，申明此意。无停织，曲为罗织。有断弦，易遭伤毁。浦鸥，喻二公之受侮。霜鹘，比逸人之肆毒。地僻指岳，山稠指巴。至此而藉棋酒，亦无聊甚矣。典郡，指州刺史。治中，指州司马。安心而受外吏，托兴而念归田，则一官不足恋矣。此上，叙严贾远谪。去去，惜二公之才。苍苍，叹二公之遇。称逝，当见几而作。卜终，言无意用世。陇外，公所居。渔阳，思明地。忧控弦，故觉妻子为累。远投迹，故与岁月俱迁。亲故二句，又申控弦。他乡二句，又申投迹。失侣，忆二公也。此上，自叙客况凄凉)。

成公綬诗：“尹为滕臣，遂作元辅。”

《诗》：“秉国之钧。”

《淮南子》：“飞鸟铩羽。”许慎注，“铩，残羽。”江孝嗣诗：“驱马一连翩。”

禁掖，禁庭有左右掖门也。张华诗：“朋从自远至。”

《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

《汉书》：元帝欲易太子，史丹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谏。服虔曰：“青缘，蒲席也。”

左思诗：“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原宪，注见本卷。《庄子》：“天地岂私贫我哉。”此贫字活用。《赵充国传》：“充国请行，上老之。”此老字活用。杨诚斋谓实字而虚用，是也。

《后汉·儒林传》：服虔，字子慎，少入太学受业，有雅才，著《春秋左氏传解》行于世。顾炎武曰：古文经史，皆是写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携。一时用事之误，自所不免。诗云“诸生老伏虔”，本用济

南伏生事，伏生，名胜，非虔。后汉有服虔，非伏也。

《老子》：“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此所谓师资。

《世说》：孔融见李膺曰：“先君与老君有师资之道。”

(11)《孟子》：“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敬何先，即《壮游》诗“坐

深乡党敬”之意。

(12)《左传》：“未继旧好。”鲍照诗：“待子心肠断。”

(13)隋王昶诗：“新愁还复多。”

(14)栈，用竹编。竹枯干，则栈道危矣。

(15)《汉书》：“贾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贾笔本此。【赵注】南史有三笔、六诗。《杜臆》引《老学庵笔记》云：贾笔，谓贾之文。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玄晖善为诗，彦升工于笔，约兼有之。”梁简文论文章之弊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任昉传》又有沈诗、任笔语。故杜以“贾笔”对“严诗。”而杜牧亦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情麻姑痒处搔。”亦袭南朝语。余谓贾笔句，借用长沙痛哭流涕语。至严诗句，则借严助事。按：助传云：作赋颂数十篇。赋、颂，皆诗之流也。《汉书·司马迁传》：“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16)《诗》：“萋兮斐兮，成是贝锦。”《笺》云：“喻谗人集己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

(17)鲍照诗：“直如朱丝绳。”

(18)曹植书：“不能摧身碎首，以答厚德。”《抱朴子》：“息禽所发愤而碎首。”

(19)又：“空拳入石。”《易林》：“空拳握手。”

(20)隋王胄诗：“五岭常炎郁，百越多山瘴。”炎瘴，属岳州。石泉，属巴州。

(21)唐茂州有石泉县，今四川龙安府属县。《北山移文》：“石泉咽而下帐。”

(22)何逊诗：“离离堪度日。”

(23)《后汉·黄香传》：“典郡从政，固非所堪。”又张酺疏：“剖符典郡，班政千里。”

(24)《晋·职官志》：州置别驾、治中、从事。杜氏《通典》：治中，旧州职也，隋时州废，遂为郡官。开皇三年，改治中为司马，唐武德初，复为治中，高宗即位，改诸州治中并为司马。【钱笺】《梁书》：陆闲为扬州治中，辞职，高祖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甄皇后乐府：“莫用贤豪故，捐弃素所爱。”

(25)《庄子》：“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安排，安受造物之推排也。杜定功曰：庄子尝为漆园吏，楚威王聘之，欲以为丞相。谓使者曰：“亟去，无污我。”故曰傲吏。郭璞诗：“漆园有傲吏。”

(26)诗有六义，三曰比，四曰兴。张衡《归田赋》注：顺帝时，阉宦用事，衡欲归田里，作《归田赋》。

(27)苏武诗：“去去从此辞。”《论语》：“才难。”

(28)《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老子》：“玄之又玄。”

(29)《汉书》：楚元王敬礼穆生，常为设醴，及王戊即位，忘设醴，穆

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谢病去。

(30)《史记》：西狩见麟，仲尼曰：“吾道穷矣。”《国语》：子犯知文公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王羲之传》：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江总《修心赋》：“卜居山阴却阳里，贻厥子孙，有终焉之心。”

(31)《庄子》：“多物将往，投迹者众。”扬雄《解嘲》：“拟足而投迹。”

(32)渔阳，即范阳。时史思明复反。《严安传》：“锻甲摩剑，矫箭控弦。”

(33)《修心赋》：“庶忘累于妻子。”

(34)陆机《叹逝赋》：“追计平生同时亲故。”

(35)左思《蜀都赋》：“桑梓接连。”

(36)谢灵运诗：“梦寐仁归舟。”

(37)《易》：“屯如遭如。”左思诗：“英雄多迍遭。”

多病加淹泊，长吟阻静便。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骞。（一云：“公如尽忧患，何事有陶甄。”樊云：如公尽雄俊，何事负陶甄。末用宾主并收，自叹而望人也。加淹泊，留滞他乡。阻静便，意不自适。雄俊腾骞，言二公之才不能终抑。其后贾果为散骑常侍，严亦为剑南节度使。此章，八句起，四句结，中两大段各四十四句）。

静便，注见首卷。

曹植《七启》：“雄俊之徒，交党结伦。”

骞崩之骞，音蹇，马腹病也，在先韵。春腾之骞，音轩，鸟飞举也，在元韵。孙愐谓骞字不可入先韵。【朱注】考《汉书》“斩将事旗”，注云：“蹇，取也。”《韵会》：“蹇，古通作骞。”杜诗用“腾骞”，盖以骞取为义。今按《考工记》：“梓人为笋，小体骞腹。”注：“身小，而腹缩可以骞举也。”亦作掀举之义，及考宋郑庠《古韵》，则真、文、元、寒、删、先，六韵皆协先音，即作腾骞，亦自合也。

前章寄高岑，语无悲悯，以彭州、虢州，乃除授也，故曰“诸侯非弃擢，半刺已翱翔。”此章寄严贾，词多感慨，以巴州、岳州，乃贬谪也，故曰“典郡终微眇，治中实弃捐。”同一官职，而词语不同，意各有为耳。后段归田，以目前境界言。腾骞，以将来遇合言。上下自不相背。

罗大经曰：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并“庭草无人随意绿”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所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少陵《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元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盖深戒之也。刘禹锡种桃之句，不过感叹之词耳，非甚有所讥刺，然亦不免于迁谪矣。

杨德周《读杜漫语》曰：“世情只益睡”，是阅世语。“吾生亦有涯”，是达生语。“男儿行处是，客子斗身强”，是真阅历语。“物情尤可见，词客未能忘”，是真声气语。“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必身经忧患，才晓读斯语。“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必身罹谗谤，才晓读斯语。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唐诗纪事》：彪，盖颖洛闲静者，天宝末，将母避乱，尝有《北游酬孟云卿》诗曰：“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慈母忧疾疾，室家念栖哀。”又有《神仙》诗曰：“长老思养寿，后生笑寂寞。五谷无长年，四气乃灵药。”读二诗，公诗始明。诗云“三违颖水春”，自至德二载至乾元二年，凡三春也，当在是年来秦州作。

独卧嵩阳客，三违颖水春。艰难随老母，惨澹向时人。谢氏寻山屐，陶公漉酒巾。群凶弥宇宙，此物在风尘。历下辞姜被，关西得孟邻。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首言山人奉母入关，往时得以相遇。嵩颖，本山人所居，其艰难惨澹而来，总为母依人耳。风尘之际，犹带履巾，避乱而不忘逸兴也。历下早通，记初交之地。关西晚接，记再遇之缘。《杜臆》：山人以道术名，而公极称其孝，有关世教不浅）。

《述征记》：嵩山，东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总名。

《括地志》：在洛州阳城县西北。【张远注】彭祖云：“上士异床，下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

《水经》：颖水出颖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东南入于淮。

《史记·管仲传》：“知我有老母也。”

《淮南子》：“今之时人。”

《谢灵运传》：“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尝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

《陶潜传》：“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此物，顶屐与巾。古诗：“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答宾戏》：“彼皆躐风尘之会，履颠沛之势。”

《海内先贤传》：姜肱事继母，年少，肱兄弟同被而寝，不入室以慰母心。

《列女传》：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学宫之傍。

《北山移文》：“覈元元于道流。”

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卖堪贫。将恐曾防寇，深潜托所亲。宁闻倚门夕，尽力洁餐晨。（此言山人人才具出人，故得伸其孝养。心静，故有妙悟，此艺能之本。曹植数篇，承诗兴。张芝一字，承草书，将恐深潜，避乱之计，夕膳晨餐。奉养之勤）。

《前汉·匡衡传》：“经学绝伦。”

自东汉至建安，诗盛于七子，而以子建为称首。《诗品》谓其“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据此可见其压倒前辈矣。

晋羊欣论书：“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人谓之草圣。”殷芸《小说》后汉张衡死日，蔡邕始怀孕。二人才貌甚相类，人云邕是张衡后身。

又羊欣《书论》：师宜官，书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

《诗》：“将恐将惧。”

《齐国策》：王孙贾母曰：“汝晓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后汉薛包，事母至孝，出入必有时。至期，母倚门望之，包必至矣。

束皙《补亡诗》：“馨尔夕膳，洁尔晨餐。”

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索居尤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转依边徼，逢迎念席珍。时来故旧少，乱后别离频。（此叙当时遇而复别之事。相遇，即指关西。流转以下，公赴秦州也。“逢迎念席珍”，慨穷途无珍重之者）。

《诗》：“无敢驰驱。”《庄子》，“今者吾丧我。”

嵇康诗：“钟鼓或愁辛。”

汉章帝诏：“遣吏逢迎。”《汉书注》：“迎之于道，随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故旧，见《论语》。

世祖修高庙，文公赏从臣。商山犹入楚，渭水不离秦。存想青龙秘，骑行白鹿驯。耕岩非谷口，结草即河滨。肘后符应验，囊中药未陈。旅怀殊不惬，良觏杳无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言山人得还故居，惜己不复相见耳。修庙、赏臣，京师初复。商山、渭水，山川如旧。青龙、白鹿，道法之高。谷口、河滨，山人所在，肘后、囊中，精于方术。良觏无因，不胜伤心矣。浮生屈伸，又复自解也。屈伸以聚散言）。

【钱笺】至德二载十二月，蜀郡、灵武元队功臣。皆加封爵。次年四月，九庙成，备法驾，自长安迎神主入新庙。皆借汉晋为喻，以括焚毁收复。《后汉书》：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洛阳，四时祫祀。高帝为太祖，一岁五祀。

《左传》：“晋侯赏从亡者。”

【朱注】商山二句，与《谒先主庙》诗“锦江元过楚，剑阁复通秦”同意，言肃宗反正，天下复归于唐也，或曰此用四皓、大公事，以拟山人。旧注以源水为桃花源，与秦地无涉。且两句俱使避秦事，终未稳惬，断以渭水为正。【邵宝注】商山、渭水，言各念其乡。张志在河南，公志在长安也。此与上下文亦未合。《十道志》：商洛山，在商县东南九十里，亦名楚山。王维诗：“商山包楚邓。”

《天隐子》：存我之神，想我之身，闭目即见自己之目，收心即见自己之心，则存想之术也。《四象论》：青龙，东方甲乙木。潜藏变化，故言龙。《云笈七签》：《老君存思图》：凡行道时所存清旦思，青云之气匝满斋室，青龙狮子备守前后。

《神仙传》：卫叔卿尝乘驾白鹿见汉武，帝将臣之，叔卿不言而去。

《三辅决录》：辛缜隐居弘农华阴，所居旁有白鹿，甚驯，不畏人。

《扬子法言》：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

《神仙传》：河上公，不知其姓氏。汉文帝时，公结草为庵于河滨，读《老子》。文帝驾往诣之。《高士传》：焦先见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

《晋·葛洪传》：洪著《金匱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神仙传》：张道陵弟子赵升，七试皆过，乃授《肘后丹经》。

《后汉·方术志》：王和平，性好道术，孙巨少事之。会和平病歿，邕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人言其尸解，邕恨不取其方药宝书。

谢灵运诗：“引领冀良觐。”

(11)陶潜诗：“自古有行役。”

(12)《庄子》：“其生也若浮。”刘昼《通塞》：“命有否泰，运有屈伸。”

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鼓角凌天籁，关山倚月轮。官壕罗镇碛，
贼火近洮岷。萧瑟论兵地，苍茫斗将辰。大军多处所，余孽尚纷纭。
高兴知笼鸟，斯文起获麟。穷秋正摇落，回首望松筠(11)。(此自叙
栖泊他乡，思山人而寄意也。此邦，指秦州。鼓角四句，忧吐蕃之侵。萧索
四句，忧思明之乱。【朱注】困如笼鸟，不忘高兴。穷如获麟，可起斯文。
皆自况也。摇落，边秋之状。松筠，山人之庐。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后二
段各十四句，中段八句相间)。

《诗》：“此邦之人。”晋戴邈疏：“平世尚文，遭乱尚武。”

《论语》古注：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陶弘景《茅山曲林馆铭》：

“萦泉绕镜，尚德依仁。”杨师道诗：“依仁遂可窥。”皆用古注。

王褒诗：“地中鸣鼓角。”《庄子》：“天籁则众窍是已。”

倚月轮，仰月而望乡关也。薛道衡诗：“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

《唐书》：陇右道北庭都护府，有神仙镇，又有大漠、小碛。赵曰：

“四镇皆置官场，收赋敛以供军须。”

《唐书》：洮岷二州，皆属陇右道，《魏志》：邓艾见高山大泽，辄
指画军营处所。

《后汉书赞》：“身残余孽。”相如《封禅书》：“纷纭威蕤。”

《秋兴赋序》：“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藪之思。”

《春秋序》：“绝笔于获麟之句。”杜预《左传序》：“麟出非其时，
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句者，所感而
起，固所以为终。

徐陵诗：“穷秋边马肥。”《楚辞》：“草木摇落而变衰。”

(11)洙曰：松筠有岁寒之操。详见二卷。

葛常之《韵语阳秋》曰：杜诗以后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如《喜弟到》
诗云：“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鹁鸪。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晴》诗
云：“啼鸟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江阁》诗
云：“滑忆雕菰饭，香闻锦带羹。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怀罍。”《寄张山人》
诗云：“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如此之类
多矣。此格起于谢灵运《庐陵王之墓下》诗，云：“延州协心许，楚老·暗
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李太白亦时有此格：“毛遂不堕井，曾
参宁杀人。虚言误公子，投杼惑慈亲”，是也。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鹤注】至德元年，永王璘军败丹阳，白奔宿松，坐系浔阳狱。二载，以宋若思将兵赴河南，过污阳，验治罪薄，遂释其囚，辟为参谋，时白年五十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污磷事长流夜郎。诗云“五岭炎蒸地”，则是在长流之后。从旧编在乾元二年秦州作。杨慎曰：汉夜郎县，属牂牁郡，唐属珍州。牂牁郡，本且兰国，在今播州界。珍州，在今施州歌罗寨。夜郎，在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城，尚存古碑，字已漫灭。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位鬼神。声名从此大，泪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首叙太白诗才，能倾动于朝宁，上六，见推贺监也。下四，受知明皇也。惊风雨，称其敏捷。泣鬼神，称其神妙。殊渥，指供奉翰林。流传，指清平三调。龙舟，谓白莲池之召。兽锦，时盖有宫袍之赐也）。

《贺知章传》：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李白《忆贺监诗序》：“太子宾客贺公，于紫极宫一见，呼余为谪仙人。”《钱笺》引裴敬《墓碑》：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贺监号为谪仙，不其然乎。李阳冰《草堂集序》：“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抱朴子》：“谪仙志闻此，莫不怅然含悲。”孟《本事诗》：白自蜀至京师，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示之，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解金貂换酒，与倾尽醉，自是声誉光赫。

太白《赠刘都使》诗：“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

苍颉作字，鬼神夜哭。范传正《新墓碑》：贺知章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

李陵书：“声名冠于图籍。”阮籍诗：“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司马迁书：“文彩不表于后世。”张纹赋：“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茎，紫叶而红荣。”《唐书》：知章言白于玄宗，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赐食，帝为调羹，召供奉翰林。乐史《别集序》：上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白宿醒未解，援笔赋之，立进《清平调》三章。范传正《墓碑》：玄宗泛白莲池，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翰苑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

魏明帝诗，“龙舟泛洪波，雄旗蔽白日。”

刘邈《秋闺》诗：“灯前量兽锦。”《旧书》：武后令从臣赋诗，东方虬先成，赐以锦袍。宋之间继进诗，尤工，于是夺袍赐之。

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此叙白辞归后，两相交契之情。深殿句，起乞归。后尘句，起宿心。托幽栖而全宠辱，此乞归之故。对野逸而见天真，此宿心之投。梁园泗水，乃洛阳齐鲁间同游之胜事也）。

葛洪书：“仰青云，睹白日。”

《史记·伯夷传》：“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声施于后世哉。”此以圣贤著书者为青云。扬雄《解嘲》：“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此以得位乘时者为青云。阮籍诗：“抗身青云中，罗网孰能施。”郭璞诗：“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此以超俗离尘者为青云。杜诗“青云满后尘”，指文士之追随者。崔驷曰：“幸得备下馆，充后尘。”梁简文帝诗：“清笳去后尘。”

《唐书》：白为高力士所谮，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晋书·郑冲传》：“优诏不许。”

《通雅》：宿心，即夙心。任昉表：“宿心素志。”嵇康诗：“内负宿心，分恋良朋。”

萧子云诗：“我馆幽栖郭。”又：“偏悦幽栖人。”

王右军谓阮光禄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汉书》：扬雄口吃，不能剧谈。刘峻《广绝交论》：“骋黄马之剧谈。”

《陶潜传》：渊明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其诗曰：“子云性嗜酒，家贫不能有。”戴逵《闲游赞》：“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野逸，公自谓。天真，谓太白。

《西京杂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筑兔园。《一统志》：梁园，一名兔城，在归德府城东。

《家语》：孔子行歌干泗水之上。《唐书》：泗水县，属兖州。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称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鹏鸟，独位向麒麟。（此伤其高卧庐山而见污永王也。才若称衡，贫同原宪，竟以伪命蒙谤，乃所遭之不幸。夜郎在南荒，故以五岭、三危比之。遭鹏，虑身危。泣麟，叹道穷矣。）

《文心雕龙》：“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

孔融《荐称衡表》：“窃见处士平原称衡，字正平，年二十四，淑质贞亮，英才卓犖。”

《家语》：原宪曰：“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

《广绝交论》：“分鸿鹜之稻粱。”

《马援传》：援征交趾，载薏苡种还，人谤之，以为明珠大贝。陈子昂诗：“薏苡谤谁明。”

裴渊《广州记》：大庾、始安、临驾、桂阳、揭阳，为五岭。王胄诗：“五岭常炎郁。”庾信诗：“五月炎蒸气。”

《山海经》：三危之山，广圆百里，在鸟鼠山西，与岷山相接。《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二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孟子》：“杀三苗于三危。”夜郎，唐之曲州，即今云南曲靖军。

陆机诗：“逐臣尚何有。”

贾谊为长沙王傅，有鹏集于舍隅，遂作《鹏鸟赋》。

《春秋》：“西狩获麟。”《公羊传》：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

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

时法，谁将此议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此痛其抱在莫伸，而流落浔江也。苏武、黄公，言心本无他。辞醴，谓不受伪官。上书，谓力辩己冤，惜当时无与昭雪者。今老病秋江，而恩波终隔，故欲上问于苍天耳。曰江滨，盖赦后还浔阳也，非指初时系狱浔阳。新史谓夜郎还而系浔阳，与白之自叙不合。此章四段，各十句）。

苏武在匈奴十九年而还。

黄公，四皓之一，避秦入商山。

穆生辞醴，注见本卷。

汉邹阳见怒于梁王，下狱，遂从狱中上书。太白《书怀》诗“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爵，翻滴夜郎天”，与此诗相发明。

丘迟时：“肃穆恩波被。”

宋之问诗：“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

王嗣爽曰：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为之剖白，如“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及楚筮辞醴，梁狱上书数句，皆刻意辩明，与《赠王维》诗“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相同，总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载耳。卢世谓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

钱谦益曰：鲁豈、黄鹤叙杜诗年谱，并云：开元二十五年后，客游齐赵，从李白、高适过汴州，登吹台，而引《壮游》、《昔游》、《遣怀》三诗为证，皆非也。以《杜集》考之，《寄李十二》诗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则李之遇杜，在天宝三年乞归之后，然后同为泗水之游也。《东都赠李》诗云：“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此所谓“脱身事幽讨”也。曾巩《序》云：“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湖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诘株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游淮泗，再入吴，转涉金陵，上秋浦，抵浔阳。”其记白游梁宋齐鲁，在罢翰林之后，并与杜诗合。《鲁城北同寻范十隐居》诗：“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亦李去官后作之。《遣怀》诗：“往与高李辈，论文入酒垆。”《昔游》诗：“往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壮游》则云：“放荡齐赵间，袈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苏侯据鞍喜，忽如摧葛疆。”在齐赵，则云苏侯。在梁宋，则云高李。其朋游固区以别矣。苏侯注云：监门胄曹苏预，即源明也。开元中，源明客居徐襄。天宝初，举进士，诗独举苏侯，知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也。以《李集》考之，《书情》则曰：“一朝去京阙，十载游梁园。”《梁园吟》则曰：“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难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此去官游梁宋之证，与杜诗合也。《单父东楼送族弟沈之秦》则去：“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云：“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袁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以《高

集》考之，《东征赋》曰：“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入，方适楚以超忽。望君门之悠哉，微先容以效拙。姑不隐而不仕，宜其沉沦而播越。”甲申，为天宝三载，盖适解封丘尉之后，仍游梁宋，亦即李去翰林之年也。《登子贱琴堂赋诗序》云：“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堂。”即杜诗所谓“晚登单父台”也。以其时考之，天宝三载，杜在东都，四载，在齐州。斯其与高李游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后游迹如此。年谱纰谬，不可不正。段柯古《西阳杂俎》载《尧词别杜补阙》之诗，以为别甫，则宋人已知其谬矣。

所思原注：得台州司户虔消息。

郑昂谓：虔贬在至德二载十二月，其往台在乾元元年。单复编此诗在乾元二年，今姑仍之。赵曰：古乐府题云《有所思》，故公倚以为题。

郑老身仍窜，台州信始传。为农山涧曲，卧病海云边。世已疏儒素，人犹乞酒钱。徒劳望牛斗，无计斲龙泉。（此诗怀郑虔而作也，在四句分截。为农卧病，即来信中所言者。疏儒素，为世所弃。乞酒钱，为时所怜。【张远注】台州，乃牛斗分野，郑贬其地，如宝剑之埋土，苦无计以出之耳。）

束皙《玄居释》：“偶郑老于海隅。”

陶潜诗：“山涧清且浅。”

《续晋阳秋》：孔安国少而孤贫，能善树节，以儒素见称。

公《赠郑虔》诗：“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苏源明在长安，盖远寄钱与郑虔。郝敬曰：乞，分给之也。

望牛斗，注见本卷前。

《越绝书》：楚王使欧冶子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一名太阿，一曰工市。斲，掘取也。

别赞上人

【鹤注】公以关辅饥，乃赴成州，遂以乾元二年十月去秦州。当是其时作。

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飘荡，何时终有极。（从去秦叙起，借川流以兴客游。）

《家语》：“东流之水，不息流行。”谢朓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古诗：“飘荡水无根。”

曹植诗：“相思无终极。”

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还为世尘婴，颇带憔悴色。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此慨赞公窜迹到秦。来上国，来自京国也。杨枝豆子，言时日易度，浮云南北，言随寓而安。）

《左传》：“荐食上国。”

陆机诗：“世网婴我身。”又诗：“予亦婴尘网。”

《楚辞》：“颜色憔悴。”

《涅槃经》：诸大比丘等，于晨朝日初出，离常住处，嚼杨枝，遇佛光明，疾速漱口澡手。《华严·净行品》：手执杨枝，当愿众生皆得妙法，究竟清净。杨德周曰：《释典》：手把青杨枝，遍洒甘露水。

《华严疏钞》：譬如春月，下诸豆子，得暖气色，寻便出土。

《维摩经》：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

《魏志》：文帝曰：“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

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野风吹征衣，欲别向曛黑。马嘶思故枥，归鸟尽敛翼。（此叙一时别离之情。天长二句，去秦之故。野风二句，初冬时景。马嘶二句，抚物而伤心也。）

古诗：“他乡各异县。”

刘孝绰诗：“怀情满胸臆。”

天长，谓冬至以后，天日渐长也。

《神仙传》：壶公施与市中贫乏饥冰者。

江淹诗：“寥戾野风急。”

任昉诗：“平明至曛黑。”

庾信诗：“马嘶山谷响。”曹操诗：“老骥伏枥。”

刘琨诗：“归鸟为我旋。”桓元《凤赋》：“集昆峰而敛翼。”

古来聚散地，宿昔长荆棘。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末乃临别交勉之词。聚散之场，忽成荆棘，见踪迹无常。各努力，赞善于处，公难于出也。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谢灵运诗：“聚散成分离。”

徐干诗：“宿昔当别离。”《韩非子》：“堂下生藿藜，门外长荆棘。”

《易》：“或出或处。”李陵诗：“努力崇明德。”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

《方輿胜览》以两当为侍御家居之地。朱注以两当为侍御贬谪之所。二说不同。今玩诗题及篇中故乡句，当从地志为正。《杜臆》云：时侍御尚在长沙，公过其空宅，思及往事而赋此。是也。【鹤注】《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里。两当县，在凤州城西。凤州，亦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殆是公自秦西至同谷时，道经两当，故作此侍。盖乾元二年十月也。《图经》云：古老相传，嘉陵江与朱沮水相会于县界，故名两当。又云：东京、西蜀，至此各三十程，故名两当。宋赵抃自成都被召还朝，宿广乡驿，有诗云：“被召趋都景物疏，两当中夜宿中途。”注引《图经》云：东京、西蜀，至此道里均焉。驿在县中。《旧唐书》：凤州两当县，汉故道县地，晋改两当，取水名。《水经注》：两当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钱笺】吴十侍御，名郁，见后成都诗。

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首记江上宅。《杜臆》：此因主人不在，故写其宅舍凄凉之况。朝烟淡，日将午矣。落叶赤，岁将晚矣。阴风吹宅，天气渐寒矣。）

谢朓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

《萧望之传》：“充满山谷。”

颜延之诗：“阴风振凉野。”

谢朓诗：“萧条江上来。”鹤曰：凤州有嘉谷，即嘉陵江所出。【朱注】两当县，枕嘉陵江上。

鸚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哀哀失木狢，矫矫避弓翮。亦知故乡乐，未敢思宿昔。（次记侍御谪官之地。鸚鸡，楚鸟。枉渚、长沙，皆楚地。失木避弓，比其窜迹流离。吴在长沙，亦知归乡为乐，但往事则不敢追忆矣。故乡，指两当。宿昔，起下文。）

《楚辞》“鸚鸡啁晰而悲鸣。”注：“鸚鸡，似鹤，黄白色。”夏侯湛《江上泛歌》：“桂林翳郁兮，鸚鸡扬音。”陆云诗：“通波激枉渚。”《楚辞》：“朝发在渚，夕宿辰阳。”《太平御览》载《湘州记》云：枉山，在郡东十七里，谿口有小湾，谓之枉渚。

何逊诗：“日色花中乱。”《汉书·成帝纪》：出入阡陌。

申函光曰：称御史为持斧翁，亦新。《汉书·王折传》：绣衣御史暴胜之，使持斧逐捕盗贼。

赵曰：长沙，即潭州，贾谊谪此地。

《淮南子》：猿狢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异物志》：狢，猿类，露鼻，尾长四五尺。

庾肩吾诗：“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刘删诗：“矫翮避虞机。”

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敦。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此记其在朝直节。当凤翔

用兵时，间谍事起，良民受诬，吴居言路，故力为理冤也。【赵注】详味诗意，吴之滴迁，为辩论良民，以此取忤朝贵耳）。

《唐书》：凤翔府扶风郡，属关内道，本歧州。至德元载，更郡名凤翔。二载，号西京。上元元年，改为西都。

谢朓诗：“既通金闺籍。”

《书》：“东郊不开。”《晁错传》：“劲弩长戟，射疏及远。”

《史》：李牧为雁门将，谨烽火，多为间谍。

晋裴頠表：至于此辈，皆为过当。

《汉书》：翟方进累迁丞相司直，举劾，旬岁间免两司隶，朝廷惮之。

《西京赋》：“剖析毫厘。”

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仲尼甘旅人，向子识损益。（此记其伸枉见黜。上官面与而不能救，朝廷心知而不及问，则迁斥之后，又何须叹息乎？亦如古人之安于义命而已。上官朝廷，语本对举起，从樊晁所定为当）。

《书·吕刑》：“杀戮无辜。”

《刘向传》：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

《后汉·任延传》：帝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缪袭乐府：“许与其成，抚其民。”

失意，谓拂上官之意。谢灵运诗：“遭物悼迁斥。”

荀悦《汉论》：“闭口而获诽谤，况敢直言乎。”

王弼《易传》：“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后汉书》：向长，字子平，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余时忝净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此悔当时不能疏救也。公方营救房琯，惴惴不安，故侍御之斥，力不能为耳，与他人缄默取容者不同。但身为谏官，而坐视其贬，终有负于明义，所以痛自刻责耳。此章四句起，下四段各八句）。

《孝经》：天子有诤臣七人。

《左传》：“天威不违颜咫尺。”

狼狈，见《北征》诗。

《前汉·张汤传》：“位致三公，无以塞责。”

《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沈约诗：“江海事多违。”行迈出门，自叙流离。心违无适，为吴怅快也。

曹植《禹妻赞》：“矫达明义。”《晋史论》：乖争子之明义。

王嗣爽曰：吴之盛德，托之名笔，千载犹生。身苟无瑕，何必与蚌鹬较是非哉。末段作自讼语，非但痛其冤，亦以重其人也。

申涵光曰：“余时忝净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真情实语，声泪俱下。王摩诘云：“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他人便多回护矣。

发秦州原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

【鹤注】《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崔德符曰：诗题两纪行：发秦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二十四首皆以纪行为先后，无复差舛。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首叙启行大意。）

《北史》：冯伟不治生事。

《庄子》：“吾无粮，故无食。”师氏曰：同谷不经残破，故云乐土。

《诗》：“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地志：同谷，蜀北秦南，故曰南州。

《楚辞》：“嘉南州之炎德。”

汉源十月交，天气如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此言同谷之当居。上四，记风景之暖，应上“无衣思南州。”中四，记物产之美，应上“无食同乐土。”冬笋，承物产。清池，承风景。公《秦州》诗，眷眷于东柯之胜，及《寄侄佐》诗，又叹羨其所居山水，然实未尝往居焉。读此章，知赴同谷时，盖寓于栗亭也。）

《杜臆》：成县之东河，源出秦州南，又有南河，源出青渠堡南，俱入龙峡，注于嘉陵江。嘉陵水，即汉水。此诗汉源，当在龙峡。鲍注以“汉源”为县名，非也。《唐书》：汉源县属成州。地志：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氏道，西源出陇西西县之蟠冢山，南入广汉。此名汉源，盖西汉也。《诗》：“十月之交。”

《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

《九域志》：栗亭，在成州东五十里，去秦州一百九十五里。《杜臆》：栗亭，乃魏时县名。志云：即汉源别名也。

曹植诗：“良田无晚岁。”《孟子》：“易其田畴。”

梁元帝书：“适口充肠，无素弗获。”《本草》：薯蕷，俗名山药，补虚劳，充五脏，注：蜀道者尤良。陶隐居曰：薯蕷处处有之，掘取食之以充粮。《山海经》作藉舆，音与薯蕷同。

《图经本草》：石蜜，即崖蜜，其蜂黑色，似，作房于岩崖高峻处或石窟中。以长竿刺令蜜出取之，多者至三四石，味，色绿，入药胜于他蜜。黄希曰：崖蜜，成州多产，故贡蜡烛。李义山诗：“红壁寂寥崖蜜尽，碧帘迢递雾巢空。”唐人大抵称蜜为崖蜜。

谢灵运诗：“密竹使径迷。”

曹植诗：“清池激长流。”《西都赋》：“方舟并鹜。”注：“方，并也。”

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谿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此言秦州之当去。人事稠杂，则非风景之幽矣。塞田薄收，则无物产之饶矣。）

《汉灵帝纪》：傅燮曰：“凉州，天上要冲，国家藩卫。”

《世说》：王子敬曰：“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张缵启：“归瞰户瞩，不异登临。”《登楼赋》：“聊暇日以销忧。”

宋玉《风赋》：“浸淫谿谷。”

谿谷皆石，则难耕。塞田带沙，故薄收。

李陵诗：“行人难久留。”

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
，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此叙临发情景。日暮孤
征，戴星侵雾，不胜中途寥落之感矣。《杜臆》：此诗难于作结。“大哉乾
坤内，吾道长悠悠”，亦近亦远，收得恰好，与“飘荡云天阔”同意。胡夏
客曰：行役著此结语，何等气象。此章，起段四句，次段十二句，下两段各
八句。）

庾信诗：“野戍孤烟起。”

王筠诗：“栖乌城上喧。”

古诗：“驱车策驽马。”

又：“饮马长城窟。”何逊诗：“露湿寒塘草。”

古诗：“两头纤纤月初生，磊磊落落向曙曈。”

庾信诗：“苍茫云貌愁。”

《家语》：孔子曰：“吾道其南矣。”汉王褒《九怀》：“弥远路兮悠悠。”

钱谦益曰：《寰宇记》：同谷县有栗亭镇，咸通中，刺史赵鸿刻石同谷
曰：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鸿诗曰：“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
二甲子，题记今何有？”王嗣爽曰，无食二句，此公卜居本意，然时无地主，
衣食从何得之？所以东柯、同谷，终非驻足之所也。

韩子苍曰，子美《秦州纪行》诸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
学者宜常讽诵之。《朱文公语录》：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
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张级曰：二公之论不同。大抵此
诗变化精细，皆兼有之。但公时年四十八，故云“我衰更懒拙”，未可谓之
少作。

赤谷

《一统志》：赤谷，在巩昌府秦州西南七里，中有赤谷川。蔡梦弼曰：秦州陇城县有大陇山，亦曰陇首，其坂九回。公前《赤谷西崦》诗云“险不自安”，此诗又云“险艰方自兹”，盖是登大陇，历九回坂也。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首段，述景叙情，语甚凄惋。）

《庄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

李陵诗：“游子暮何之。”《史记》：优孟谓孙叔敖曰：“若无远有所之。…”

古诗：“岁月忽已晚。”

苏武诗：“相见未有期。”

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此记赤谷险峻，及中道饥寒之状。）

任昉诗：“晨发富春诸。”

颜延之诗：“首路踞险艰。”任昉诗：“湍险方自兹。”

诸葛武侯《黄陵庙记》：“乱石排空。”曹植诗：“中涂绝无轨，改辙登高冈。”

《诗》：“我车既攻。”又：“载脂载辇，还车言迈。”

《史记》：“山深而兽往之。”魏文帝《苦哉行》：“谿谷多风。”

雷次宗书：“童稚之年。”

庚信赋：“摇落小村墟。”

王粲诗：“四望无烟火。”

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末伤穷途生死，语尤悲惨。《杜臆》：故乡犹乱，永无归期，“不可思”三字甚悲。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间八句。）

谢灵运《陶征士诔》：“少而贫病。”灵运诗：“万事俱零落。”

古诗：“绵绵思故乡。”

《论语》：“予死于道路乎？”

《杜臆》：高人，指庞公辈。陶潜诗：“永为世笑嗤。”

陆时雍曰：老杜《发秦川》诸诗，首首可诵。凡好高好奇，便与物情相远，人到历练既深，事理物情入手，知向高奇者一无所用。

梅鼎祚曰：首四语，凄婉具足。其历叙穷途处，过于恸哭，结语虽直，亦是实情。

铁堂峡

《方輿胜览》：铁堂山，在天水县东五里，峡有石笋，青翠长者至丈余，小者可以为砺。《通志》：峡有铁堂庄，四山环抱面，有孤冢。【邵注】在秦州东南七十里。

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狭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首叙铁堂形势。王立之曰：山台如堂隍，狭藏于中间。石之色黑，如积铁然。）

《海赋》：“神仙缥缈餐玉清。”缥缈，衣裳飞扬貌。

【朱注】《说文》：山峭夹水曰峡。韵书不与峽通。然周立峽州，以居三峡之口因名，则二字殆可通也。《西京杂记》：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汉书·胡广传》：“列坐堂皇上。”注：“室无四壁曰皇。”江总诗：“石路接堂皇。”刘孝威诗：“堂皇更隐映。”

《吴越春秋》：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韩非子》：明主推积铁之累，而察一市之恩。按本句五字皆入声，读不顺口，作精铁为是。

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此记高下诸景。上四，状其峭削幽秀，此仰视所见。下四，状其深峻阴寒，此俯视所见。皆所谓乘绝险也。修纤，细长貌。无垠，遍地皆竹也。嵌空，玲珑貌。太始，从古积雪也。威迟，犹言回远，从涧横度，故见冰横。徒旅马骨，即《诗》“我仆痛矣”，“我马店矣”之意。）

枣据诗：“高岩暨穹苍。”

《诗》：“谓地盖厚。”《江赋》：“漱如地裂。”

刘桢《鲁都赋》：“竹则填彼山垠。”张华诗：“化达无垠。”

沈佺期诗：“宛转复嵌空。”《列子》：“太始者，形之始也。”

《文选注》：《韩诗》：“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

又作威迟。潘岳诗：“峻板路威迟。”颜延之诗：“隐闵徒御悲，威迟良马烦。”殷仲文诗：“哀壑叩虚牝。”

谢灵运诗：“徒旅苦奔峭。”

庾信诗：“中流觉水寒。”徐陵诗：“长冰堑不流。”《哀江南赋》：“冰横似岸。”

陈琳乐府：“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末结忧乱之情。当此流离奔走，未有息机，故回想行踪而烦热也。末句应游子。此诗与上章同格。）

【赵注】抵，当也。抵弧矢，谓当用兵之时。亦作逢抵之抵。《易传》：“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商子》：“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

蔡琰诗：“莹莹对孤影，怛咤糜肝肺。”

黄生曰：诸诗大抵写蜀道之艰难，及行役之辛苦。看每章结语，各有出场，无一相重处。

今按：入蜀诸章，用仄韵居多，盖逢险峭之境，写愁苦之词，自不能为平缓之调也。

盐井

【鹤注】《唐·食货志》：唐有盐井六百四十，成州、雋州井各一。【钱笺】《元和郡县志》：盐井，在成州长道县东三十里，水与岸齐，盐极甘美，食之破气。盐官故城，在县东三十里，在幡冢西四十里，相承营煮，味与海盐同。《蜀都赋》：“家有盐泉之井。”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首记煮盐之事。）

《汉·宣帝纪》：“困于莲勺卤中。”《说文》：“卤，盐地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远注】草木白，卤气浸渍，草木调枯也。陈琳诗：“官作自有程。”

《前汉书》：吴王东煮海为盐。

汲井岁掬掬，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此叹公私取利者众也。初则汲井以煎，既则车载而出。掬掬，用力貌。连连，众多貌。自公，谓官价。转致，谓商贩。斗钱三百，石至六千，倍获其息也。君子，讥自公。小人，指转致。物情争利，不足嗟叹，亦慨时之语。此章，前四句，后八句。黄希曰：《唐志》：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初变法。刘晏代之，法益密。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为钱二百一十，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斗三百六十。豪贾射利，官收不能半。以此例之，蜀中盐价，从可推矣。）

《庄子》：子贡见汉阴丈人灌井，掬掬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诗》：“出车彭彭。”又：“执讯连连。”

又：“退食自公。”

《玉篇注》：“十斗为斛。”《续汉书》：虞诩为武部太守，始到郡，石直八千。

《说苑》：孔子曰：“君子慎所从。”张协诗：“达人知止足。”

何逊诗：“临觴独叹嗟。”

《抱朴子》：较物理之善否。

蜀有盐井，其水咸下上淡。土人取巨竹，尽通中节，惟下梢留节，傍凿小孔，用牛皮掩孔口，皮连绳索。下竹之后，牵索转皮，则咸水入筒，仍掩其孔，汲起倾泻，不杂淡水。又有火井，空穴深邃，投草引火，则烟气腾郁，埋锅其上，借以熬盐。此事甚奇，因附记焉。

寒峡

《宋书·氏胡传》：安西参军鲁尚期，追杨难当，出寒峡。
鹤曰：秦成之间，大抵多峡，自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

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寒硖不可度，我实衣裳单。况当仲冬交，诉沿增波澜。（首记峡中势险而气寒。云门乍转，却逢绝岸，积阻之处，又霾天寒，此所谓势多端也。单衣仲冬，冲寒而度峡，旅人之困如此。曰仲冬交，盖在十一月初矣。）

《诗》：“行迈靡靡。”【黄注】“远行曰迈。”又：“忧心悄悄。”赵充国策：“况山谷之便乎。”《汉书》：“上知方朔多端。”

《蜀都赋》：“指渠口以为云门。”鲁曰：云门，亦秦地名。木华《海赋》：“绝岸万丈。”

射眇诗：“九河亘积阻。”《尔雅》：“风而雨土为霾。”古乐府：“海水知天寒。”

沈约诗：“岂觉衣裳单。”

《月令》：“仲冬之月冰益壮，地始坼。”

逆流而上曰泝，从流而下曰沿。何逊诗：“泝水复沿流。”应珣《灵河赋》：“泝沿蔽水，帆柱如林。”谢灵运诗：“倾耳聆波澜。”

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辞路难。（末叹峡行之艰苦。寻烟傍水，皆荒山阒寂之象。路难犹胜荷殳，此自解语，实自伤语。此章，前八句，后四句。）

鲍照诗：“当警野人机。”

又：“行子夜中饭。”《诗》：“彼候入兮，何戈与祗。”注：“祗，殳也。”又：“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殳以积竹入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旅賁以先驱。

古乐府有《行路难》。

陈继儒曰：此与《铁堂》《青阳》二篇，幽奥古远，多象外异想，悲风泣雨，入蜀人不堪多读。

黄生曰：积阻之气，至于霾天，著此一句，寒峡方显。末二，即“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意，亦无聊中故作此语耳。

法镜寺

法镜寺，旧注无考。【鹤曰】意尚在秦州。

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首叙路经法镜。伤神之际，见崖寺苍古，故愁怀顿破。）

东方朔诗：“才尽身危。”

荀彧妻亡，不哭而神伤。《史记》：夏禹山行乘橇。

婵娟碧藓净，萧撼寒箴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中申破愁之意。婵娟，谓藓色明润。萧撼，谓箴叶飘零。此摹冬景。山绕回泉，松含宿雨，皆寺前佳胜。云泄乍蒙，似晴而雨，日翳仍吐，似雨而晴，此摹晓景。朱栋半呈，户牖可指，乃寺中气象。《杜臆》云：此段描景入神。）

《楚辞》：“女嬃之婵娟兮。”沈约诗：“婵娟入绮窗。”【朱注】碧鲜，断是苔藓之藓。公《哀苏源明》诗云“垢衣生碧藓。”旧本讹作鲜，注家遂引《吴都赋》“檀奕婵娟，玉润碧鲜”，以为四字皆言竹，恐无此句法。今按：王勃《圣泉宴诗序》：“紫苔苍藓。”李白诗：“厨灶无青烟，刀机生绿藓。”

张协诗：“草撼撼以疏叶，木萧萧以零践。”《诗》：“箴兮箴兮，风其吹汝。”

汉饶歌《巫山高》：“回回临水远。”刘公干诗：“回回自昏乱。”古诗：“冉冉孤生竹。”曹植诗：“柔条纷冉冉。”

《魏都赋》：“穷岫泄云，日月恒翳。”颜延之诗：“泄云已漫漫，夕雨亦凄凄。”洩与泄同，犹出也。

何逊诗：“早霞丽初日。”

沈佺期诗：“红日照朱甍。”【朱注】甍，栋也，所以承瓦。江淹《神女赋》：“日炯炯而舒光。”

沈炯《幽庭赋》：“筑山川于户牖。”

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敢取。（未有留连不尽之意。晨朝登眺，至午始出藤萝，及闻子规声惨，不敢取径搜奇，遂去寺面前迈矣。此章，起结四句，中间八句。）

前期，谓前路程期。沈约诗：“分手易前期。”

《天台赋》：“羲和亭午。”

黄希曰：子规，春鸟，仲冬声闻，地气之暖使然也。

《后汉·隗嚣传》：“微径南通。”

王嗣爽曰：公于极穷苦中，一见胜地，不顾程期，能于境遇外，别具一副胸襟，冥搜而构奇。

钟惺云：老杜蜀中诗，非唯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写得刻骨。即细草败叶，破屋坳垣，皆具性情。千载之下，身历如见。

青阳峡

【邵注】青阳峡，在秦州之南，诗云“南行道弥恶”可见。

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首从峡行叙起。经亘，山叠难行。参错，水迷难度。所谓道弥恶也。）

吴均诗：“塞外何纷纷。”

《诗》：“我独南行。”

卢谔诗：“冈峦挺茂树。”

谢灵运诗：“泝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

林迴硤角来，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此记青阳峡景。硤角，从旁横射者。壁面，当前劈峙者。奋怒，崩石危险也。碍日车，石势耸欹。陷地轴，石形重大。魑魅啸，石傍阴惨。霜霰多，石上凝寒也。）

《水经注》：吴山，三峰霞举，叠秀云天，崩岩倾仄，山顶相捍，望之恒有落势。

《杜臆》：“仰看日车侧”，即“愁畏旧车翻”意。《鲁灵光殿赋》：“仰看天庭。”《庄子》：“若乘日之车，游襄城之野。”汉李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车。”

《天台赋》：“始经魑魅之涂。”鲍照《燕城赋》：“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噪雨啸，昏见晨趋。”

陶潜《桃花源记》：“常恐霜霰至。”

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漠。（此自陇坂说到青阳，乃借众山以形其突兀。陇坂之上，西见吴岳，东压莲峰，北掩崆峒，已极宇宙大观。若欲侔此壮观，意谓寥廓之地隐伏难见矣。今到青阳，其突兀之状犹若逐人而来，始叹冥漠之境不可穷尽也。旧注以壮观指青峡，突兀指巨石，未合诗意，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秦州记》：陇坂九折，不知几里。张衡《四愁诗》：“欲往从之陇坂长。”

《杜臆》：高秋天朗，故见诸山。宋子侯诗：“高秋八九月。”《汉·地理志》：吴山，在汧县西，古文以为岍山，《国语》谓之西吴，秦都咸阳以为西岳。《周礼》：雍州，其镇曰岳山。注：吴岳也。《旧唐书·礼仪志》：肃宗至德二年春，在凤翔，改汧阳郡吴山为西岳。

莲华峰，在华山。崆峒山，在岷州。

班彪《王命论》：“超然远览。”《西都赋》：“盛娱游之壮观。”

左思诗：“壁立何寥廓。”

庾阐《涉江赋》：“洪涛突兀而横峙。”

颜延之诗：“衣冠终冥漠。”

江盈科《雪涛诗评》曰：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冗宏肆，迥异昔作。非有

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

龙门镇

《水经注》：洛溪水，北发洛谷，南径威武戍，又西南与龙门水合。水出西北龙门谷，东流与横水会，又南径龙门戍东。【朱注】洛谷，一作骆，在成县西。《一统志》：龙门镇，在巩昌府成县东，后改府城镇。

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不辞辛苦行，迫此短景急。（此往龙门之路，言行迟而日促。迫属行程，急属日影。）

庾信诗：“山深足细泉。”

《诗》：“彼汾沮洳。”《传》：“沮洳，水浸处下湿之地。”《元和郡县志》：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张良令烧绝栈道，即此。

曹植诗：“能不怀辛苦。”

庾信诗：“短景负余晖。”《舞鹤赋》：“急景凋年。”【吴注】旧引《舞鹤赋》“急景凋年”，似将景急二字相连。按庾信诗“短景负余晖”，则短景微读。公诗“岁暮阴阳催短景”，又其较著矣。

石门云雪隘，古镇峰峦集。旌竿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此见龙门景事，而叹戍卒之苦。石门古镇，有险可凭，亦何必屯兵戍守乎？讥之也。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蜀都赋》：“岨以石门。”注：“在汉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险隘。”《水经注》：褒水，西北出衙岭山，东南经大石门，历故栈道下，又东南历小石门。

崔湜诗：“霜气下旌竿。”

陶潜诗：“风水互乖违。”《秦国策》：“白刃在前。”

赵曰：成皋，乃巩洛之地。

阴铿诗：“远戍唯闻鼓。”《唐书》：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陷东京及齐、汝、郑、滑四州。

黄淳耀曰：时东京为史思明所据。秦成间密迩关辅，故龙门镇兵有石门之守。然旌竿惨淡，白刃钝涩，既无以壮我军容，况此地又与成皋远不相及，而防戍于此，则亦徒劳吾民而已。使之山寒夜泣，亦何为哉。

石龕

龕，苦含切，石塔也。《阿育王传》：山龕石室。沈佺期诗：“危峰石作龕。”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猿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龕下，仲冬见虹霓。（【綫注】上叹行路之艰，是伤已。俯视物类，仰观天气，备写凄惨阴森之象。魏武帝《苦寒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此句意所本。刘琨《扶风歌》：“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此句法所本。《楚辞·九思》：“将升兮高山，上有兮猿猴；将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见兮鸣鸚，右睹兮呼泉。”此东西前后叠句所本。）

《楚辞·招隐》：“虎豹斗兮熊罴咆。”

陈藏器《本草》：猿，生山南山谷中，似猴而大，毛长，黄赤色，人将其皮作鞍褥。《埤雅》：“猿，猿狖之属，轻捷善缘木，生川峡深山中。”又云：“尾作金色，俗谓金线猿，中矢毒即自齿断其尾以擲之。”

谢灵运诗：“山远行不近。”

古诗，“驱车策驽马。”沈炯诗：“山龕拟夜禅。”地志，龙门石壁，凿为龕，石佛数千，则知石龕乃人工所为者。

《月令》：孟冬之月，虹藏不见，仲冬见之，纪异也，亦地暖使然。

《尔雅注》：“双出色鲜盛者为雄，曰虹；暗者为雌，曰蜺。”

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竿尽，无以应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綫注】下叹征求之苦，是悯人。山采箭竿，几千警竹无余，民力之殫可知。梁齐，谓河北官军。渔阳，谓思明余孽。五岁，自天宝十四载至乾元二年也。此章两段，俱八句。）

雷次宗《豫章记》：“伐竹为筏。”阮籍诗：“所怜者谁子。”

《史记·项羽传》：“悲歌慷慨。”《墨子》：公输班为云梯。郭璞

《游仙诗》：“灵谿可潜盘，何事登云梯。”

《一统志》：箭竿山，在汉中府汉阴县东北一百八十里，山产箭竹。

《尔雅》：“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此借用之。

《考工记》：“荆之干。”与竿同。《吕氏春秋》：“齿羽箭干。”

谢灵运诗：“提携弄齐瑟。”

《楚辞》：“风飒飒兮木萧萧。”相如《封禅书》：“觉寤蒸黎。”

杨慎曰：起得奇壮突兀，末段深为时虑。

陆时雍曰：此诗气局最宽，语致最简。

申涵光曰：起势奇崛，若安放在中间，亦常语耳。

积草岭

原注：同谷界。

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飍飍林响交，惨惨石状变。山分积草岭，路异鸣水县。旅泊吾道穷，衰年岁时倦。（首记积草之景，兼叙跋涉之艰。山叠多阴，故日光隐见。飍飍惨惨，皆形容积阴也。蔡梦弼曰：从此岭分路，东则同谷，西则鸣水。）

江淹诗：“连峰竟无已。”

梁简文帝诗：“日斜光隐见。”

《水经注》：“风飍飍而飍飍。”

陶潜诗：“惨惨寒日。”

《旧唐书》：鸣水县属兴州，本汉沮县地，隋为鸣水县。

梁元帝诗：“旅泊依村树。”

《史记》：仲尼曰：“吾道穷矣。”简文诗：“羽檄岁时间。”

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食蕨不愿余，茅茨眼中见。（下言路近同谷，得有依托也。诸彦，投宿之家。主人，同谷之宰。蕨薇，山中之食。茅茨，山中之居。【张綆注】公欲居西枝者，以赞公有盛论之作；欲居同谷者，以主人有深眷之书也。此与上章同格。）

屈原有《卜居》篇。

谢灵运《拟邺中诗序》：“二三诸彦。”

《后汉书》：范冉谓王矣曰：“今子远适千里，会面无期。”

鲍照诗：“远客厌辛苦。”

《史记》：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索隐》注：“薇，蕨也。”左思《咏史诗》：“饮河期腹满，贵足不愿余。”

《庄子》：“茅茨不剪。”《晋书》：豫章太守见范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南史》：袁粲曰：“但恨眼中不见人。”

泥功山

《杜臆》：成州有八景，泥功山、凤凰台，居其二。公诗止言其泞，不言其胜，何耶？《唐书》：贞元五年，于同谷之西境泥公山，权置行成州。《方輿胜览》：在同谷郡西二十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先记泥功山。泥泞之处，功须版筑，此泥功所由名也。）

《元和郡县志》：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为青泥岭。《一统志》：在汉中府略阳县西北。

不畏道途远，乃将泪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后叙中途沦没之患。泪没同，同归濡溺也，起下四句。白马小儿，为泥所污。哀猿死鹿，为泥所陷。未以穷途之困，预戒行人。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月令》：孟冬之月，乘玄辂，驾铁骊。《尔雅》：“马纯黑曰骊。”

葛洪《神仙传》：太玄女，须臾之间或化为老翁，或为小儿。

李孝贞诗：“风静夜猿哀。”

《诗》：“野有死鹿。”《左传》：“鹿死不择阴，铤而走险，急何能择。”

庞德公《於忽操》：“前行险既以覆兮，后逐逐其犹来。”卢照邻诗：“传语后来者，斯路诚独难。”

凤凰台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顶。

【张綆注】秦地有凤凰台，本因西伯，后人谬传弄玉吹箫之说。

《水经注》：凤溪水，上承蜀水于广业郡，南径凤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阙，汉世有凤凰栖其上，故谓之凤凰台。北去郡三里，567水出台下。《方輿胜览》：凤凰台，在同谷东南十里，山腰有瀑布，名进玗泉。天宝间，哥舒翰有题刻。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风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首咏凤凰台，伤凤去台空也。）

【卢注】当时李泌久归衡山，春宫左右无人调护，公欲效绮里之功而不可得，故曰：“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

《魏都赋》：“亭亭峻址。”

《唐书》：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贞观中废。谓之西康者，别于岭南之康州也。

《商纪》：纣赐昌得专征伐，为西伯。

《图经》：岐山，一名天柱山。文王时，凤鸣岐山，亦呼为凤凰堆。

谢灵运诗：“石林岂为艰。”

孙绰《天台赋》：“临万丈之绝冥。”

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此托凤雏以寓意。）

【卢注】肃宗听张良娣之讐，既去建宁王倓，又欲动摇广平王俶。俶母吴氏，生子而亡，故云无母雏。披心沥血，欲献忠肝以保护之耳。）

乐府《陇西行》：“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

《拾遗记》：二人剖心沥血，以代墨焉。

何逊诗：“誓将收饮啄。”

《诗疏》：“凤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阮籍诗：“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路乔如《鹤赋》：“饮清流而不举。”

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融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此申明急于求雏之意，欲借此以致太平也。曰王者、曰瑞图，皆兴王之兆；曰至尊、曰鸿猷，则明说中兴事业矣。深衷在此，应上心血。群盗何留，安史自灭矣。此章前两段各八句，末段十二句收。）

《鹦鹉赋》：“托轻鄙之微命。”

王褒颂：“周流八极。”

《春秋元命苞》：黄帝游玄扈洛水之上，凤凰衔图置帝前，帝再拜受图。班固《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张注】《琴操》：纣为无道，诸侯皆归文王。其后有凤凰衔书于郊，文王乃作操。

《汉·郊祀志》：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

《十洲记》：昆仑，积金为天墉城，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

鲍照《煌煌京洛行》：“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

刘敬叔《异苑》：晋隆安中，凤凰集刘穆之庭，韦蕤谓曰：“子必协赞鸿猷。”

解杜者，诗中本无寓言，而必欲傅会时事，失于穿凿；诗中本有寓意，而必欲抹杀微词，谓之矫在。泽州陈家宰谓皆好胜之过，良是。此章托讽显然，盖借景以寓意，于卢注独有取焉。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杜臆》：同谷县，唐属成州，元以同谷县省入，明则改州为县。考今志，成县有杜甫故居，注引虎穴龙澄诗为证，其居当在西枝村之西，然公诗却未云居西枝也。《旧唐书》：成州治同谷县，武德元年置成州，贞观二年，以废康州之同谷县来属。《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此章从自叙说起。垂老之年，寒山寄迹，无食无衣，几于身不自保，所以感而发叹也。悲风天来，若助旅人之愁矣。首二领意，中四叙事，末二感慨悲歌。七首同格。）

《诗》：“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洙曰：以寓居，故自称有客。

《易林》：“乱发如蓬，忧常在中。”汉乐府《长歌行》：“发短耳何长。”

《唐书》：甫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今在同谷亦然。《庄子》：“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后汉·李恂传》：时岁荒，徒居新安关，下拾橡栗以自资。《广韵》：“橡，栎实也。”《庄子》：狙公赋芋，曰：“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芋，即橡子也。狙，猿属。狙公，畜狙之人也。

《说文》：“皴，皮细起也。”《梁武帝纪》：“执笔触寒，手为皴裂。”

李陵诗：“远望悲风至。”

蔡琰《胡笳十八拍》结语曰：“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曰：“两拍张弦兮，弦欲绝，志摧心折兮自悲嗟。”曰：“伤今感昔兮分三拍咸，衔悲畜恨兮何时平。”曰：“寻思涉历兮多艰阻，四拍成分益凄楚。”曰：“攒眉向月兮抚雅琴，五拍冷冷兮意弥深。”曰：“追思往日兮行李难，六拍悲兮欲罢弹。”曰：“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七拍流恨兮恶居于此。”七歌结语，皆本笳曲。

其二

长鑱长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腔。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上章自叹冻馁，此并痛及妻孥也。命托长鑱，一语惨绝。橡栗已空，又掘黄独，直是资生无计。雪满山，故无苗可寻。风吹衣，故挽以掩膝。男女呻吟，饥寒并迫也。前曰悲风，天助之哀。此曰闾里，则人为之悯矣。前后章，以有客对弟妹，叙骨肉之情也。中间独将长鑱配言，盖托此为命，不啻一家至亲。）

《说文》：“鑱，锐也，吴人云犁铁。”《玉篇》：“鑱，鍤也。”

呼鑱为子，犹《毛诗》呼箜为汝。黄庭坚曰，《嵩记》：牛山多杏，

自中国丧乱，百姓资此以为命。

又曰：黄独，状如芋子，肉白皮黄，蔓延生，叶似萝摩，梁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上芋。陈藏器《本草》：黄独，遇霜雪，枯无苗，盖蹲鸱之类。蔡梦弼引别注云：黄独，岁饥土人掘以充粮，根惟一颗而色黄，故谓之黄独。其说是也。按：公诗有别有黄精者，如《太平寺》云：“三春湿黄精，一食生羽毛。”《丈人山》云：“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皆托为引年而发，若此歌则专为救饥而言，当主黄独为是。

《史记》：叔孙通变其服，服短衣。宁戚《叩角歌》：“短布单衣不及骭。”曹植诗：“挽衣对我泣。”胫，足骨也。

《庄子》：“呻吟裘氏地。”呻吟既息，四壁悄然，写得凄绝。《司马相如传》：“家居徒四壁立。”何逊诗：“宵长壁立静。”

《周礼·天官》：听间里以图版。《楚辞》：“余惆怅而自怜。”

其三

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东飞驾鹅后鷓，安得送我置汝傍。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此章叹兄弟各天也。生别展转，自东都而长安，又自秦陇而同谷。胡尘暗天，申言生别之故。弟在东方，因欲东飞而去也。始念生离，终恐死别，故有收骨之语。《杜臆》：鷓鹄雁属，以比兄弟。而恶鸟在后，安得送我在汝傍乎。何处收骨，此承辗转来。)

赵曰：公四弟，曰颖、曰观、曰丰、曰占。颖、观、丰各在他郡，惟占从公入蜀，后有《舍弟占归草堂》诗。《左传》：“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

《后汉书》：赵孝，其弟礼，为贼所得，将食之。孝自缚诣贼曰：“礼饿羸瘦，不若孝肥炮。”贼感其意，俱舍之。梁元帝《与武陵王书》：“兄肥弟瘦，无复相见之期。”

古乐府：“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

宋文帝诗：“不见南云阴，但见胡尘起。”《诗》：“道阻且长。”

《子虚赋》：“弋白鹄，连鷓鹄。”《广志》：“鷓鹄，野鹄也。”

陶隐居云：野鹄大于雁，似人家苍鹄，谓之鷓鹄。《扬雄传》“岂鷓鹄之能捷。”《楚辞·大招》：“鷓鹄群晨，杂鷓只。”《埤雅》：“鷓，性贪恶，状如鹤而大，长颈赤目，善与人斗，好啗蛇。”《诗》：“有鷓在梁。”毛萇曰：“鷓，秃。”

杨恒曰：鷓有二种：《列子》“连双鷓于青云之上”，相如赋“双鷓下，玄鹤加”，《物类相感志》“玄鷓，长足，群飞，天将霜必先鸣”，此盖鹤类，以其色苍，故曰鷓，此一种也；若《江赋》所云“奇鷓九头”，孔子引《河上之歌》曰“鷓兮鷓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此则妖鸟，别为一种。

《左传》：崤有二陵，予收尔骨焉。

其四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歿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

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沓沓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此章叹兄妹异地也。嫠妇客居，孤儿难倚。十年，妹不能来。扁舟，公不得往。蛟龙，防路之险。旌旗，患时之危。猿啼清昼，不特天人感动，即物情亦若分忧矣。）

《吴越春秋》：寿梦元年，鲁成公会于钟离。《旧唐书》：濠州，属淮南道，天宝元年，改钟离郡，乾元元年，复为濠州。《新唐书·地理志》：濠州钟离郡有钟离县，春秋时为钟离子国。按：公诗有“近闻韦氏妹，远在汉钟离”，即指此处。

《诗》：“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注：“夫也。”曹植《平原懿主诔》：“怜尔早歿。”《左传》：“以是藐诸孤。”

《书》：“导淮自桐柏。”何逊诗：“初宿长淮上。”

刘孝绰诗：“扁舟去平乐。”

古诗，“沓沓即长暮。”颜延之诗：“旌旗昼夜悬。”

张九龄诗：“林猿莫夜听。”《长笛赋》：“猿雌昼吟。”【朱注】蔡條云：崇宁间，有贡士自同谷来，笼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鸣，曰：此竹林鸟也。林时对曰：考《海录》，有“竹林静，啼青笋”之句，竹林与青笋并用，似属鸟名。《演繁露》：诗人假象为辞，因竹之号风若啼，故谓之啼耳。按：二说皆穿凿难信。猿多夜啼，今啼清昼，极言其悲也。

其五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孤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此章咏同谷冬景也，此歌忽然变调，写得山昏水恶，雨骤风狂，荒城昼冥，野狐群啸，顿觉空谷孤危，而万感交迫，招魂不来。魂惊欲散也。收骨于死后，招魂于生前，见存亡总不能自必矣。招魂句，有两说。

《杜臆》谓：魂离形体，不能招来，使之同归故乡。此顺解也。胡夏客谓：身在他乡，而魂归故乡，反若招之不来者。此倒句也。依后说，翻古出新，语尤奇警。）

孔稚珪诗：“胡骑四山合。”

鲍照《与妹书》：“吾自发寒雨。”柳恽诗：“飒飒避霜叶。”庾信有《枯树赋》。

蔡琰《胡笳》：“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

《吕氏春秋》：禹行涂山，有白狐九尾造焉。陶隐居《本草》：狐，形似狸而黄。《庄子》：“独不见狸狌乎？东西跳梁，不避高下。”

谢惠连诗：“穷谷是处。”

阮籍诗：“中夜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谢灵运诗：“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朱注】古人招魂之礼，不专施于死者。公诗如“剪纸招我魂”，“老魂招不得”，“南方实有未招魂”，与此诗“魂招不来归故乡”，皆招生时之魂也。本王逸《楚辞注》。

其六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嵒枝相缪。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此章咏同谷龙湫也。古木巃嵒，树覆湫潭，神龙蛰伏，而蝮蛇肆行，此阳微阴胜之象。拔剑且休，诛之不胜诛也。溪壑回春，盖望阳长阴消，回造化于指日，其所慨于身世者，大矣。《易传》以潜龙比君子，蔡琰谓暴猛如虺蛇，此君子小人之别也。时在仲冬，而曰春回者，天气晴和有似春意耳。）

《杜诗博议》：同谷万丈潭有龙，此借以起兴。湫，龙潭也。扬雄《蜀都赋》：“火井龙湫。”

江总诗：“古木断悬萝。”刘安《招隐士》：“山气巃嵒兮石嵯峨。巃嵒，楂枒貌。谢朓诗：“樛枝耸复低。”樛，枝曲下垂貌。

《记》：“季秋之月，草木黄落。”《易》：“龙蛇之蛰。”

《楚辞》：“蝮蛇榛榛。”《淮南子》：“蝮蛇不可使安足。”《抱朴子》：“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则杀人。但以刀割疮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须臾焦尽，人得活也。”

《汉书》：高帝夜径泽中，有大蛇当道，拔剑斩之。隋炀帝《凤船歌》：“意欲持钩往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

张载诗：“谿壑无人迹。”《列子》：师文及秋而叩角弦，温风徐回。沈佺期诗：“何遽青春姿。”

吴见思曰：前五歌，意俱竭，此则不得不迟。迟则从容婉转，谿壑亦若回春。穷而必变，天之道也。

王道俊《博议》：前后六章，皆自叙流离之感，不应此章独讥时事。此盖咏同谷万丈潭之龙也。龙蛰而蝮蛇来游，或自伤龙蛇之混，初无指切。古人诗文，取喻于龙者不一，未尝专指为九五之象。郭知达引苏注云：此诗南有龙，喻明皇在南内，东坡必无是言。

其七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此章仍以自叹作结，盖穷老流离之感深矣。卿相少年，反照首句。山中话昔，回应次句。皇天日速，叹不能挽暮景之衰颓也。首尾两章，俱结到天，盖穷则呼天之意耳。三年走山，谓自至德二载至乾元二年，奔凤翔，贬华州，客秦陇，迁同谷也。【赵注】末句又变新意，自一至七，歌声既终，而日色暮矣。）

李陵书：“男儿生已不成名。”《随笔》云：长安卿相未必尽属少年，杜说亦不尽然。汉贡禹壮年仕不遇，弃官而归。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谏大夫迁光禄，奏言犬马之齿八十一，凡一子，年十二。则禹入朝时八十，其生子时固已七十岁矣，竟再迁至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朱晖在章帝朝，自临淮太守屏居，后召拜仆射，复为太守，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议事不合，自系狱，不肯复署。议曰：行年八十，得在机

密，当以死报。遂闭口不复言。帝意解，迁为尚书令。至和帝时，复谏征匈奴，计其年当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陶潜诗：“郁郁荒山里。”

师氏曰：肃宗中兴，所用皆后生晚进，元勋旧德如郭子仪，尚见齟齬，他可知已。

《汉书》：丙吉荐儒生王仲翁。鲍照诗：“南国有儒生。”《左传》：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吴均诗：“依然旧相识。”

阮籍诗：“宿昔同衣裳。”古诗：“临风送怀抱。”

《楚辞》：“皇天平分四时兮。”江淹诗：“青春速天机，素秋驰白日。”

王嗣爽曰：《积草岭》诗云“邑有佳主人”，岂指同谷令耶？歌内甚有不足主人意，如托鑿而为命，如阎里惆怅，主人何独不为意也。又如“黄蒿古城云不开”，见城中无一相知，故但言“山中儒生旧相识”，然亦隐隐及之，终属厚道。

朱子曰：杜陵此歌七章，豪宕奇崛，至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

今按：长安卿相二句，据师氏之说，是叹当时弃老成而用新进，初非羡慕朝官也。此诗固当善会。

孙季昭《示儿编》云：欧阳公伤五季之离乱，故作《五代史》，于序论每以“呜呼”冠其首。杜公伤唐末之离乱，故作诗史，于歌行每以“呜呼”结其篇末。前此诗人，用“呜呼”二字寓于歌诗者稀，公独有伤今思古之意焉。

胡应麟曰：杜《七歌》亦仿张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丽。汉唐短歌，各为绝倡，所谓异曲同工。

王嗣爽曰：《七歌》创作，愿不仿《离骚》，而哀实过之。读《离骚》未必堕泪，而读此不能终篇，则以节短而声促也。

陆时雍曰：《同谷七歌》，稍近骚意，第出语粗放，其粗放处，正是自得也。

董益曰：李廌《师友记闻》谓太白《远别离》、《蜀道难》，与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风骚极致，不在屈宋之下。愚谓一歌结句“悲风为我从天来”，七歌云“仰视皇天白日速”，其声慨然，其气浩然，殆又非宋玉、太白辈所及。

申涵光曰：《同谷七歌》，顿挫淋漓，有一唱三叹之致，从《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诗》得来，是集中得意之作。

宋元词人多仿同谷歌体，唯文丞相居先，今附录于后：“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乱离中道逢虎狼，凤飞翩翩失其凰。将雏一二去何方，岂料国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罗襦裳，天长地久终茫茫，牛女夜夜遥相望。呜呼一歌兮歌正长，悲风北来起徬徨。有妹有妹家流离，良人去后携诸儿。北风吹沙塞草凄，穷猿惨淡将安归？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歔。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岂有瞑目时。呜呼再歌兮歌孔悲，鹳鸣在原我何为。有女有女婉清扬，大者学帖临钟王，小者读字声琅琅。朔风吹衣白日黄，一双白璧委道旁。雁儿啄啄秋无梁，随母北首谁人将？呜呼三歌兮歌愈伤，非为儿女泪淋浪。有子有子风骨殊，释氏抱送徐卿雏，四月八日

摩尼珠。榴花犀钱落绣襦，兰汤百沸香似酥，歘随飞电飘泥涂。汝兄十三骑鲸鱼，汝今知在三岁无。呜呼四歌兮歌以吁，灯前老我明月孤。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将玉蟾蜍，次者亲抱汗血驹。晨妆靓服临西湖，英英雁落飘璠璩，风花飞坠鸟呜呼，金茎坑漉浮污渠。天摧地裂龙凤殂，美人尘土何代无。呜呼五歌兮歌郁纡，为尔逆风立斯须。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识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风随我铁马尘。初怜骨肉钟奇祸，而今骨肉相怜我。当在北兮婴我怀，我死谁当收我骸？人生百年何丑好，黄粱得丧俱草草。呜呼六歌兮匆复道，出门一笑天地老。”少陵当天宝乱后，间关入蜀，流离琐尾而作七歌，其词凄以楚。文山当南宋讫篆，縶身赴燕，家国破亡而作六歌，其词哀以迫。少陵犹是英雄落魄之常，文山所处，则糜躯湛族而终无可济也，不更大可痛乎！

万丈潭原注：同谷县作。

《方輿胜览》：万丈潭，在同谷县东南七里，俗传有龙自潭飞出。
梦弼曰：同谷有凤凰潭，一名万丈潭，盖两山危立，其下泓澄万丈。
《杜臆》：同谷有龙峡，峡傍有潭，其深莫测，曰万丈潭。

青溪含冥寞，神物有显晦。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领起全局。
《杜臆》：青溪与神物，合而成其神异，起语大有力量。龙承神物，窟承青溪。）

《世说》：谢益寿曰：“青溪之曲，复何穷尽。”庾信诗：“冥寞尔游岱。”

《易》：“天生神物。”

《荀子》：“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潘岳《梅赋》：“悬水万丈。”

踟蹰步凌垠堦，侧身下烟霭。前临洪涛宽，却立苍石大。山危一径尽，岸绝两壁对。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澹。（下两条，申言青溪含冥漠。此自山上而及潭中也。曰踟、曰侧、曰前、曰却、历尽高下前后矣。一径，路之狭。两壁，岩之峭。削成，壁深入。倒影，山下照。）

《淮南子》：“出于无垠堦之门。”许慎注：“垠堦，端崖也。”

《洛阳伽蓝记》：洛水《永桥铭》：“前临少室，却负太行。”此“前”“却”二字所本。《杜臆》：前临洪涛，指嘉陵江，盖同谷之东河南河，俱入龙峡而注于嘉陵江也。东河源出秦州南，南河源出清渠堡南。

《海赋》：“洪涛澜汗，万里无际。”

《山海经》：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相如《子虚赋》：“乘虚无。”

《汉·郊祀志》：“登遐倒影。”晋庐山道人《游石门诗序》：“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郑曰：澹澹，犹澹沲也。《集韵》作，水带沙往来貌。《广韵》：“澹，清也，濡也。”【吴注】《天台赋序》：“或倒影于重溟。”

黑知湾潭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高萝成帷幄，寒木垒旌旆。远川曲通流，嵌窦潜泄瀨。（此自潭中而及四傍也。黑，言渊底。清，言波面。云鸟，形容潭之深广。萝结若帷，木摇如旆，曲通来水，潜泄去流，此潭外周围之景。《杜臆》：孤云二句，形容虚明空洞，无底无边之神妙。胡夏客曰：上句人犹能作，下句造语更奇）。

《玉篇》：“潭，聚流也。”

陶潜诗：“孤云独无依。”

阮籍诗：“飞鸟鸣相过。”

陆机诗：“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

康协《终南行》：“枫丹杉碧，垒旌立旆。”

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闭藏修鳞蛰，出入巨石碍。何当炎天过，快意风云会。（末叹游潭之胜，回应神物有

显晦。《杜臆》：幽造发兴，此地灵人杰，遭遇之奇，可一而不可再者，故此游足敌穷途遗恨。【朱注】方冬龙蛰，未能劈石而出，还思暑天过此，观其腾跃于风云之会耳。此章，首段四句起，下三段各八句。）

《天台赋》：“卒践无人之境。”

《世说》：范荣期云：“应是我辈语。”

《淮南子》：“冬万物闭藏。”

《水经注》：“巨石临危。”徐陵诗：“石碍波前响。”

颜延之诗：“炎天方埃郁。”

周玘曰：通篇摩写山水，极其幽隐奇怪，令人不觉兴逸心怡。

杨德周曰：山水间诗，最忌庸腐答应，试看杜公《青阳峡》《万丈潭》《飞仙阁》《龙门阁》诸篇，幽灵危险，直令气浮者沉，心浅者深，刻划之中，元气浑沦，窈冥之内，光怪迸发。初学更宜于此锻炼揣摩，庶能自拔泥滓。

昆山王履曰：昌黎《南山》诗，二百四句，铺叙详，文采赡，议者谓其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能到。然窃观“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西南雄太白，突直莫问筵。藩都酬德运，分宅占丁戊。逍遥越坤位，诋讦陷乾窞。昆明大池北，去觐偶晴昼。前寻径杜墅，坳蔽毕原陋。初从蓝田入，顾盼劳颈脰”等十余句，凡大山皆可当，不独终南也。况又每有梗韵生意，使文辞牵缀，而义理不得通畅，恐非终南本色耳。文章纵不宜规规传神写照，亦岂宜泛然驾虚立空。驾虚立空以夸其多，虽多亦奚以为？少陵则不然，其自秦入蜀诗二十余篇，皆揽实事实景以入乎华藻之中，是故高出人表，而不失乎文章之所以然。

杜甫全集卷之九

发同谷县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

公居同谷，不逾月，即赴成都。

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此叹行踪无定也。上四，以古人自解。下四，以劳生自慨。地僻，谓同谷境幽。物累，为妻子所牵。赵曰：春自东都回华，秋自华州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剑南，故曰四行役。）

《淮南子》：“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

《诗》：“其究安宅。”

《庄子》：“无物累，无鬼责。”《淮南子》：“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此记临发踌躇也。龙潭虎崖，同谷之景不忍舍。交情惨戚，同谷之人不忍别。）

《诗》：“忧心忡忡”。陶潜《桃花源记》：“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庄子》：“杳杳冥冥。”《后汉书》：范丹谓王矣曰：“今子远适千里。”

谢灵运诗：“停骖我怅望。”梦弼曰：龙潭，即《七歌》云“南有龙兮在山湫”是也。《杜臆》：龙潭，即万丈潭。地志：有虎穴在成州西。《寄赞上人》诗云“徘徊虎穴上”，岂即其处耶？

《宋书》：拓跋齐闻苻达兵起，遁走，达追击斩之。因据白崖，分平诸戍。《通鉴注》：占葭萌地。

刘琨诗：“相与数子游。”

江淹诗：“罇酒送征人，握手泪如霰”。

孙绰诗：“交情远朝市。”陶潜诗：“相知何必旧。”无旧深，不必旧交深契也。

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此叹奔走非其本愿。偶逢栖遁，愿本欲住，今又舍之而去，是去住愿违，不能如林鸟之自适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郭璞诗：“山林隐遁栖。”

嵇康书：“事与愿违。”

陶潜诗：“迟迟出林翮。”

木皮岭

《方輿胜览》：木皮岭，在同谷县东二十里，河池县西十里。杜甫发同谷，取路栗亭，南入郡界，历当房村，度木皮岭，由白水峡入蜀，即此。黄巢之乱，王锋置关于此，以遮秦陇，路极险阻。《一统志》：木皮岭，在巩昌府徽州西十里。

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自成赴蜀，述冬行劳苦。陟岭艰险，承辛苦。祁寒汗流，承季冬。）

《汉书》：“北首燕路。”注：“首，谓趣向。”颜延之诗：“首路踣艰险。”

【朱注】凤凰村，当与凤凰台相近，在同谷。《杜臆》：地志：凤凰山，在徽州城西一里，即杜诗凤凰村。

雷次宗书：“童稚之年。”

刘伯伦诗：“从役知辛苦。”鲁曰：蜀门，即剑门也。《剑阁铭》：“惟蜀之门，作固作镇。”

《汉书》：“汗流洽背。”

《书》：“冬祁寒。”

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此记岭前远景，一仰一俯，就山势言。）

王籍诗：“阴霞生远岫。”《淮南子》，“辅佐有能。”

《雪赋》：“瞻山则千岩俱白。”谢灵运诗：“圻岸屡崩奔。”

《记》：“五岳视三公。”《物理论》：镇之以五岳：泰山东岳，华山西岳，霍山南岳，恒山北岳，嵩山中岳。

《诗》：“他山之石。”张昶《华山碑》，“山莫尊于岳。”

《记》：“大明生于东。”《广雅》：“日名辉灵，一名大明。”

《易》：“坤厚载物。”

再闻虎豹斗，屡踣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此记岭中近景，一高一下，就物状言。）

刘安《招隐士》：“虎豹斗兮熊羆咆。”

刘孝绰诗：“风水互乖违。”

王洙曰：冬青，今之榧栲也。陈藏器《本草》，冬青木，肌白有文，其叶堪染绯，冬月青翠。

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者魂。（此兼写西崖之景。曰焕、曰润、曰清，皆形容秀发。昆仑、玄圃，借仙境以称其绝胜。欲留不得，所以伤神。本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六句。）

刘孝威诗：“玄圃栖金碧。”

《楚辞·天问》：“昆仑县圃。”《神仙传》：昆仑，一名玄圃，一

名积石瑶房，一曰阊风室，一曰华盖，一曰天柱。

《庄子》：“目击而道存。”

《礼记》：孔子曰：“吾舍鲁何适矣。”

白沙渡

《方輿胜览》：白沙渡，水回渡，俱属剑州。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云汉。（此记渡口登舟。畏途，指陆行。长江，乃嘉陵江，即西汉水，故比之云汉。）

《庄子》：“夫畏途者，日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

《江赋》：“绝岸万丈。”

孙绰《天台赋》：“幽邃窈窕。”湛方生《庐山诗序》：“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诗》：“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注：“云汉，天河也。”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水清石礚礚，沙白滩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此记舟中之景。鼓棹中流，日已暮矣。马鸣猿啸，此记所闻。水石沙滩，此记所见。对境爽心，故觉愁洗而病散。）

鲍照诗：“茫茫荒野中。”

《诗》：“我马瘖矣。”古诗：“胡马嘶北风。”

《楚辞》：“石礚礚兮葛蔓蔓。”

沈约诗：“归海水漫漫。”

谢灵运诗：“未若长疏散。”

高壁抵嶽，洪涛越凌乱。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此舍舟而陆行。抵嶽，到山顶也。越凌乱，逾急流也。回首三叹，幸脱风波之患也。始则马嘶舟内，即复揽辔前行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段八句。）

《鲁灵光殿赋》：“嶽兹离楼。”

曹植诗：“泛舟越洪涛。”谢惠连诗：“清波时凌乱。”

《后汉书》：范滂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左传》：“置食三叹。”

水会渡

鹤曰：渡名，水会即前所谓合风溪也。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此从山行说向水渡。崖倾，在未渡以前。江动，在登舟之际。）

《史记·夏禹纪》：“山行乘橦。”

阮籍诗：“中夜不能寐。”

傅玄诗：“微月出西方。”

丘迟诗：“崖倾屿难傍。”

谢朓诗：“大江流日夜。”《寰宇记》：嘉陵江，去兴州长举县南十里。《水经注》：汉水又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

鲍照诗：“穿池类溟渤。”

《吴都赋》：“篙工楫师，选自闽禺。”刘孝绰诗：“榜人夜理楫。”

王融诗：“所知共歌笑。”刘桢诗：“从尔浮波澜。”

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入舟已千忧，陟仍万盘。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远游令人瘦，衰疾惭加餐。（此又从渡水说到登岸。霜浓风急，冬夜所经。水外星干，岸上回视也。曹孟德《碣石观海》诗：“星汉粲烂，若出其里。”此俯视水中之星。杜诗：“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此仰观水外之星。又陆放翁诗：“水浸一天星”，与“水外众星干”参看更明。此章两段，各八句。）

沈佺期诗：“霜浓候雁哀。”江淹文：“汨木石于深屿。”

吴均诗：“风急雁毛断。”

谢灵运诗：“入舟阳已微。”

《诗》：“陟则在。”陆机诗：“仰陟高山盘。”

夏侯湛《春可乐赋》：“登夷冈以回眺。”温子升碑：“大地沦于积水。”

古诗：“仰观众星列。”

曹植诗：“远游欲何之。”

谢灵运诗：“衰疾当在斯。”古诗：“努力加餐饭。”

周明辅曰：少陵入蜀纪行诸作，雄奇崛壮，盖其辛苦中得之益工耳。

飞仙阁

《方輿胜览》：飞泉岭，在兴州东三十里，相传徐佐卿化鹤跼泊之地，故名飞仙。上有阁道百余间，即入蜀路。《通志》：栈道在褒斜谷中。飞仙阁，即今武曲关，北栈阁五十三间，总名连云栈。【朱注】飞仙阁，在今汉中府略阳县东南四十里，或云即三国时马鸣阁，魏武所谓“汉中之咽喉。”《华阳国志》：诸葛亮相蜀，凿石驾空为飞梁阁道。《水经注》：大剑戍，至小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相通，谓之阁道。

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此记阁道形势及所见景物。土门之上，山窗径微，故阁道从此而起。高栈连云，外设阑干，垒石成梯，坚于结构，言阁之险而固也。万壑二句，此阁上所俯视者。寒日二句，此阁上所周历者。林树斜倚，故曰欹。奔流远注，故曰带。【朱注】幽深，则日不及照，故外淡泊。空大，则风从内出，故中怒号。）

土门，见前《垂老别》注。

《慎子》：“离娄之明，察秋毫之末。”

《梁州图经》：栈道连空，极天下之至险。兴利州至三泉县，桥阁共一万九千三百八十间，护险编栏共四万七千一百三十四间。魏武“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

顾凯之曰：“万壑争流。”孙绰诗：“疏林积凉风。”

《淮南子》：“积阴之气为水。”虞茂诗：“长澜疑浴日，连岛类奔涛。”

陶潜诗：“惨惨寒日。”《庄子》：“淡与泊相遭。”

吴筠诗：“长风倒危叶。”《庄子》：“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作则万窍怒号。”

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往来杂坐卧，人马同疲劳。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此叙度阁后情事。《杜臆》：解鞍坐卧，人马俱疲，盖险与远俱有之。末四，备尝困顿，无可如何，而为自宽自谑之词。此章两段，各八句。）

《思玄赋》：“追慌忽于地底兮。”

刘孝绰诗：“坐卧犹怀想。”

魏文帝诗：“人马同时饥。”《后汉书》：张步曰：“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

《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欧阳建诗：“穷达有定分。”

【吴注】《南史》：顾恺之云：“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命弟子作《定命论》。

潘岳诗：“抚襟长叹息。”

后汉张矣《诫兄子书》：“汝曹薄祐。”

蜀道山水奇绝，若作寻常登临览胜语，亦犹人耳，少陵搜奇抉奥，峭刻

生新，各首自辟境界，后来天台方正学入蜀，对景阁笔，自叹无子美之才，何况他人乎。

五盘

《一统志》：七盘岭，在保宁府广元县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五盘岭。鲁豈曰：栈道盘曲有五重。

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首记五盘岭。栈在上，江在下，岭在中间，故曰仰凌俯映。）

陶潜诗：“山气日夕佳。”

《史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

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次记盘中风景。鱼安于水，鸟不避人，即此见淳朴之俗。）

《庄子》：“网罟之事多，而鱼乱于渊。”

东方朔《答客难》：“水至清则无鱼。”此反用之。《诗》：“潜有多鱼。”

曹植诗：“好鸟鸣高枝。”

有巢氏，《始学篇》：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处。

《亢仓子》：“政省一，则人淳朴。”

王羲之诗：“萧然心神王。”

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末慨故乡乱离也。方对景神舒，而忽动乡关之思，以思明未平，归家无日也。时弟在济州，妹在钟离。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六句。）

《书序》：“淮夷并兴，东郊不开。”《汉书》：主人翁，格斗死。

《西征赋》：“望渐台而扼腕，泉巨猾而余怒。”

《列子》：“弟妹之所不见。”

阮籍诗：“流落恒苦心。”《吴越春秋》：“城郭丘墟，殿前荆棘。”

《汉·杜钦传》：“万事是非，何足备焉。”

古诗：“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陶潜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龙门阁

《元和郡县志》：龙门山，在利州绵谷县东北八十二里。《方輿胜览》：他阁道虽险，然山在腰，亦微有径，可以增置阁道。惟此阁石壁斗立，虚凿石窍，架木其上，比他处极险。【钱笺】《寰宇志》：一名葱岭山。《梁州记》云：葱岭有石穴，高数十丈，其状如门，俗号龙门。《一统志》：在保宁府广元县嘉陵江上。

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此记江势之险及阁道之危。下龙门，江在龙门之下也。俯临风浪，愈见山行可畏。萦盘，言阁委曲。线缕，言阁细微。滑石倾欹，谁凿其孔？浮梁袅空，下有柱往。此言制阁之奇巧。）

《水经》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清江。鲁峕曰：地理志：施州清江郡。

《世说》：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速急。李陵书：“无尺土之封。”

陆机诗：“长风万里举。”郭璞诗：“高浪驾蓬莱。”

应玚诗：“浩浩长河水。”《三坟》：“太古之人皆寿。”

孙绰《天台赋》：“践毒苔之滑石。”

沈约诗：“浮梁经度跨回漪。”《水经注》：栈道，俗谓千梁无柱，诸葛孔明与兄瑾书曰：“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后孔明卒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自后按修旧路者，悉无复水中柱。径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

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饱闻经瞿塘，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此因度阁之难，而发为惊叹也。【朱注】花陨而且为之眩，视不及审也；雨吹而头为之风，迫不能避也。正形容阁道险绝。次公注杂花过雨，作比喻者，非。《杜臆》：瞿唐、大庾之险，未曾亲历，今涉此危途，则恐惧当从此数起也。上文目眩头风，正是恐惧之状。此章，上下各八句。）

《秦国策》：秦王目眩良久。

《魏志》：曹操读陈琳檄草，头风自愈。

司马懿曰：“不能料死。”吴注：潘岳诗：“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料。”

瞿唐峡，在夔州。大庾岭，在虔州。

《左传》：“艰难险阻，备尝之矣。”

《诗》：“将恐将惧。”

石柜阁

《方輿胜览》：石栏桥，在绵谷县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军界管桥，栏阁共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六间，其著名者为石柜阁、龙门阁。

季冬日已长，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石柜曾波上，临虚荡高壁。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此段叙景。上四蜀道时景，下四阁道幕景。日初长，故晚犹赤。地气暖，故早放花。

水光上映，则高壁影荡，日落鸥还，则暝色侵客矣。《杜臆》：“清晖回群鸥”已奇，“暝色带远客”更隽。）

何逊诗：“村梅落早花。”

《水经注》：盛弘之谓：空冷峡有五六峰，参差互出，有奇石。《楚辞》：“谿谷崭岩兮水曾波。”

郭璞《江赋》：“迅蜚临虚以骋巧。”《水经注》：“高壁缅然，与霄汉连接。”

谢灵运诗：“山水含清晖。”

又：“林壑敛暝色。”孙绰诗：“远客兴长谣。”

羈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信甘孱懦婴，不独冻馁迫。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此段述怀。羈栖绝迹，有负幽意，实以身弱，不能搜奇，非但迫于饥寒也。吾衰句，承孱懦。谢尔句，承陶谢。此章，亦上下八句。）

陈子昂诗：“感叹情何一。”王康琚诗：“绝迹穷山里。”

陶潜诗，“冻馁固缠已。”

《诗》：“优哉游哉。”杜修可曰：谢玄封康乐公，孙灵运袭其封，与何长瑜等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诗家称康乐乃灵运，非玄也。

《兰亭记》：“放浪形骸之外。”陶潜为彭泽令，注见前。

《古诗为焦仲卿妻》：“汝岂得自由。”【黄生注】陶谢二公，适性于山水，此皆能自由者。

谢，犹言让也。

古诗有五字皆平者，曹植诗“悲鸣夫何为”，杜诗“清晖回群鸥”是也。有五字皆仄者，应玚诗“远适万里道”，杜诗“窟压万丈内”是也。有七言皆平者，崔鲁诗“梨花梅花参差开。”有七言皆仄者，杜诗“有客有客字子美。”但在古诗，可不拘耳。

桔柏渡

《旧唐书》：玄宗幸蜀，次利州益昌县，渡吉柏江，有双鱼夹舟而跃，议者以为龙。《方輿胜览》：桔柏渡，在利州昭化县。胡夏客曰：五代唐庄宗伐蜀，王衍兵屯利州，逆战三泉，败，衍惧，断吉柏江浮桥，即其地也。

青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竿湿烟漠漠，江永凤萧萧。连竿动婀娜，征衣飒飘飘。急流鸂鶒散，绝岸鼉鼉骄。（此渡桥之景。竿湿承次句，江永承首句。鸂鶒鼉鼉，桥下所见之物，或以鸂鶒为船，鼉鼉指桥者，非。盖渡用竹桥，则无石梁可知矣。）

《楚辞》：“据青冥而掬虹。”青冥，高远之貌。何逊诗：“寒江复寂寞。”

又：“水影漾长桥。”

谢朓诗：“生烟纷漠漠。”

《诗》：“江之永矣。”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梁益记》：竿桥，连竹索为之，亦名绳桥。洙曰：前汉邛、笮之君。

鹤曰：成都之竿桥，即此类。《古诗焦仲卿妻》：“婀娜随风转。”

戴嵩诗：“衣风飘飘起。”

曹植诗：“淮泗驰急流。”《西都赋》：“鸂鶒鸂鶒。”注：“鸂，似雁，无后趾。”鸂，水鸟。

《淮南子》：“积水重泉，鼉鼉之所便。”

西辕自兹异，东逝不可要。高通荆门路，阔会沧海潮。孤光隐顾盼，游子怅寂寥。无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此对景言情。身向西行，水从东注，其赴荆海者，不能要之暂停矣。且欲临流顾盼，挹水洗心，亦不可得，此所以怅然而出行也。《杜臆》谓八句作一气说，见少陵胸襟阔大。此章，亦上下八句。）

繁钦诗：“流泉东逝。”

高阔，指水势言。【旧注】桔柏渡，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处，东下入渝，合达荆州。

东海潮汐，随月为消长。

孤光，孤影也。【吴注】沈约诗：“单泛逐孤光。”曹植诗：“顾盼遗光彩。”

庾信诗：“寂寥人事屏。”

《易》：“圣人以此洗心。”江淹诗：“无以涤心胸。”

王十朋曰：汉武帝《李夫人赋》：“释马山椒。”谢惠连诗：“悲猿响山椒。”谢庄《月赋》：“菊散芳于山椒。”谢灵运诗：“税驾登山椒。”《广雅》：“土高四堕曰椒。”

剑门

《旧唐书》：剑州剑门县界大剑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剑山。大剑山有阁道三十里。《一统志》：大剑山，在保宁府剑州北二十五里，蜀所恃为外户。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张孟阳《剑阁铭》：“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此言剑门势险，可以守国。《杜臆》：山抱西南，而石角北向，亦见地形内属，彼并吞割据者，皆违天矣。崇墉，象其壁立。城郭，象其长亘。未可傍，人不敢近也。）

《易·坎卦》：“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相如《封禅书》：“天下之壮观。”

《荆州记》，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

王洙曰：剑门山石北向，如拜伏状。《仇池记》：“石角外向。”

张协《玄武馆赋》：“崇墉四匝。”

江淹赋：“刻画嵒峯兮，山云而碧峰。”《水经注》云：“连山绝险，飞阁涌衢。”可想墉城之势矣。

《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陈琳《与魏文帝书》：“一夫挥戟，万人不得进。”

珠玉走中原，（往见旧人手卷，此句之上，有“川岳储精英，天府兴宝藏”二句，方接以珠玉云云。）岷峨气凄怆。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下二条，对剑门而衡论古今。此段记其财赋，恐蜀人困于诛求也。民苦须索，故愁怨结而山含凄怆。鸡犬放，中国未通。尚职贡，珠玉是征矣。道丧，谓失柔远本意。按：珠玉句，突接似乎陡健，但细玩文气，当先言蜀产之奇，而后言凄怆之故。下文先言三皇五帝，而后言职贡道丧。上下四句，各一开一阖说，方见抑扬顿挫之致。）

《抱朴子》：“储八石之精英。”《记》：“宝藏兴焉。”扬雄《蜀都赋》：“于近则有瑕英、兰芝、玉石、江珠。”《淮南子》：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钱神论》：“无足而走。”

【赵注】岷山，在成都之西，即青城山。峨山，在成都西南，即峨嵋山。《书》：“岷山导江。”《江赋》：“峨嵋为泉阳之揭。”王粲诗：“凄怆令吾悲。”

《庄子》：“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白虎通》：“三皇，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五帝，谓黄帝、颛顼、帝、帝尧、帝舜也。”潘岳《西征赋》：“浑鸡犬而乱放。”

《书》：“柔远能迓。”

《东观汉记》：“百蛮职贡。”《周礼》：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

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

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末段言其形胜，恐蜀人罹于战争也。并吞者王，如汉光武是也。割据者霸，如公孙述是也。从古多因叠嶂凭险，恐此复有其事，故临风而生怅。首条形容剑门，题意已尽，下面又另开议论，自三皇至今，包举数千年治乱兴亡，真绝大经济文字。此诗与《鹿头山》，皆同时之作。下章三段各八句，此章格局亦宜相似，中段止六句，断属脱漏无疑。）

《王命论》：“英雄陈力。”

刘孝绰诗：“高视独辞雄。”《齐国策》：能致其主霸王。

《汉书》：主父偃书：“秦蚕食天下，并吞战国。”陆机《辩亡论》：“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

《庄子》：“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

《海赋》：“铲临崖之阜陆。”王筠诗：“开窗延叠嶂。”

江淹诗：“临风默含情。”

胡夏客曰：《剑门》诗因《剑阁铭》而成，但铭词出以庄严，此诗尤加雄肆。用古而能胜于古人，方称作家。

按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悲青坂》诗：“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诗：“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知回纥生衅，藩镇跋扈也。

《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云：“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几、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

鹿头山

《唐书》：汉州德阳县有鹿头关，关在鹿头山上，南距成都百五十里，高崇文擒刘辟于此。《全蜀总志》：鹿头山，在德阳县治北三十余里。

鹿头何亭亭，是日慰饥渴。连山西南断，集体见千里豁。游子出京华，剑门不可越。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此初至蜀地而喜。首句点题。俯见千里，乃山上遥望者，中后两段，俱承此。主洙曰：自秦入蜀，川岭重复，极为险阻，及下鹿头关，东望成都，沃野千里，葱郁之气，乃若烟霞霭然。）

《寰宇记》：古老云：昔有张鹿头居此，因以为名。《西都赋》：“状迢迢以亭亭。”

应璩诗：“以副饥渴怀。”《蜀志·诸葛亮传》：“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江总诗：“山豁自疏快。”

郭璞诗：“京华游侠窟。”

《左传》：“逾越险阻。”

《淮南子》：“周视原野。”

殊方昔三分，霸气曾间发。天下今一家，云端失双阙。悠然想扬马，继起名肆兀。有文令人伤，何处埋尔骨！（此思蜀中古迹。）

先主霸业，扬、马文章，皆垂名千载者。失双阙，无复当时宫殿矣。何处理，不见往日遗踪矣。）

裴秀《九州图论》：“绝域殊方之迥。”《蜀志》：“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记》：“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

古诗《善哉行》：“游戏云端。”《蜀都赋》：“华阙双邈，重门洞开。”孙绰《天台赋》：“双阙云谏以夹路。”

何逊墓志：“竟收扬马。”《华阳国志》：“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

继起，谓扬继马后。碑兀，危石也。

蔡琰《笳曲》：“死当埋骨兮长已矣。”

纡余脂膏地，惨澹豪侠窟。仗钺非老臣，宣风岂专达。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此幸抚蜀得人也。蜀本膏腴豪侠之场，自经丧乱，不免元气日亏，必得老臣仗钺，方能播宣风教，专达朝廷。裴冕以宿望而镇此邦，可为生民厚庇矣。此章三段，各八句。）

《上林赋》：“纡余逶迤。”高曰：纡余，广远貌。《蜀都赋》：“内函要害于膏腴。”《华阳国志》：蜀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

又曰：秦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家有盐铜之利，人擅山川之材，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王褒诗：“豪侠竞交游。”

《吴志》：孙坚曰：“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汉书》：疏广曰：“圣主惠养老臣。”

《后汉·隗嚣传》：“威命四布，宣风中岳。”《周礼》：“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杜臆》：中宗时，萧至忠为专达中丞，谓事得专达于天子，不受人节制。

《旧唐书》：至德二载十二月，右仆射裴冕封冀国公，乾元二年六月，拜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据诗云：“公镇逾岁月”，则裴冕拜成都尹当在是年六月之前，恐《旧书》有误。许靖《与曹操书》：“扶危持倾，为国柱石。”晋严缜疏：“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

《书》：“论道经邦。”

李长祥曰：自秦州至此，山川之奇险已尽，诗之奇险亦尽，乃发为和平之音，使读者至此，别一世界。情移于境，不可强也。

成都府

《汉书·地理志》：蜀郡有成都县，唐为成都府。《旧唐书》：成都府，在京师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去东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初见成都人物，而叹游子不归也。此以江水东流，兴己之栖泊。）

《归去来辞》：“景翳翳以将入。”翳翳，朦胧之貌。《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后汉·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古诗：“照我罗衣帔。”

潘岳诗：“山川邈离异。”

苏武诗：“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

曹植诗：“但睹新少年。”

《晏子春秋》：“未卜其夜。”汉《伤歌行》：“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谢朓诗：“大江流日夜。”《博物志》：“水潦东流。”

汉人《变歌》：“怆怆游子怀。”陆机《短歌》：“来日苦短，去日苦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萧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又闻成都歌吹，而叹中原遥隔也。此以鸟雀归巢，兴己之无家。刘会孟曰：“游子日月长”，“中原杳茫茫”，悲凉愤怨，读之黯然。【张远注】公初至成都，而辄动乡关之思，所谓“成都万事好，不如归吾庐”也。）

陆机诗：“朝游游层城。”注：“层，重也。”曹植诗：“嘉宾填城阙。”注：“填，满也。”《国策》：苏秦见赵王于华屋之下。注：“华，高丽也。”

阮瑀诗：“季冬乃来归。”汉古歌：“树木何修修。”

《盐铁论》：皆为天下之名都。《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钱笺】《蜀都赋》：“金城石郭，兼市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门。

乐府诗：“玉女坐吹箫。”《诗》：“吹笙鼓簧。”

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无与适，意不自适也。

《楚辞》：“欲侧身而无所。”刘铄诗：“河广川无梁。”

谢灵运诗：“空庭来鸟雀。”

《诗》：“中原有菽。”王羲之诗：“茫茫原畴。”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此心伤羁旅，而聊为自宽之词。薄暮方至，故云桑榆。既而黄昏，故云鸟归。久之，星出月升，盖在下弦之候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子夜歌》：“碧楼冥初月。”

古诗：“众星何历历。”《史记·屈原传》：“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淮南子》：“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

陶潜诗：“自古有行役。”《左传》：“羁旅之臣，幸若获宥。”

阮籍诗：“挥涕怀哀伤。”

杨德周曰：此诗寄意合情，悲壮激烈，政复有俯仰六合之想。

朱鹤龄曰：此诗语意，多本阮公《咏怀》。“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即阮之“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也；“侧身望川梁”，即阮之“登高望九州”也；“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即阮之“飞鸟相随翔，旷野莽茫茫”也；“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又翻阮之“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以自广也。“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则本子建《赠涂干》诗“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公云：“熟精《文选》理。”于此益信。【杜田注】桑榆，喻明皇在西内；初月，喻肃宗；众星，喻史思明之徒。此最为曲说。王伯厚《困学纪闻》亦引之，吾所不解。

李长祥曰：前后《出塞》、《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作，与山水诸作，少陵五言古诗之大者。《出塞》等作，犹有三百篇、汉魏之在其前。山水诸作，则前后当无复作者矣。“语不惊人死不休”，少陵之作诗也。“篇终接混茫”，则其诗之气候也。“死不休”，用力处；“接混茫”，神化处。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又曰：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

周珽曰：少陵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擒幽擷奥，出鬼入神，诗运之变，至此极盛矣。

酬高使君相赠

【鹤注】公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为彭州刺史，以诗寄赠，而公酬以此诗也。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此诗逐联分答，与高诗句句相应。空房客居，见无诗书可讨。邻友供给，见非取资僧饭。但容听法，则不能设难。未肯载书，亦何处翻经乎。未则谢草《玄》而居作赋，言词人不敢拟经也。）

《洛阳伽蓝记》：“凡有古寺名僧德众。”《上林赋》：“牢落陆离。”秦嘉诗：“独坐空房中。”《成都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寺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社员外居处逼近。赵清献《玉垒记》：公寓，沙门复空所居。

《杜臆》：敌人，当指裴冕。《公孙弘传》：敌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给之。《晋书·山涛传》：“禄赐俸秩，散之亲故。”

后汉陈忠疏：“邻舍比里。”颜延之《陶征士诔》：“伊好之洽，接阎邻舍。”湛方生诗：“茹彼园蔬，饮此春酒。”

《翻译名义集》：娑罗树，东西南北四方各双，故曰双树。方面悉皆一荣一枯。《涅槃经》：世尊在双树间演法。

旧注：《法华经》：长者以牛车、羊车、鹿车立门外，引诸子出离火宅。王勃《释迦成道记》：“牛羊鹿之三车出宅。”注：“《法华》三车，喻也，羊车喻声闻乘，鹿车喻缘觉乘，牛车喻菩萨乘，俱以载运为义。前二乘方便设施，唯大白牛乘，是实引重致远，不遗一物。”

【钱笺】《唐慈恩窥基传》云：基师，姓尉迟氏，鄂国公其诸父也。奘师因缘相扣，欲度为弟子，基曰：“听我三事，方誓出家。”奘许之。行至太原，以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裘，中乘自御，后乘妓女食馔。道中，文殊菩萨化为老人，河之而止。此诗正用慈恩事也。言如容我双树听法，亦许我如慈恩三车自随，但我只办用以载书耳。落句谓文字习气未尽，故下有草《玄》作赋之言。旧注指《法华》三车，不切诗意。

《汉书·扬雄传赞》：“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本传：孝成时，有荐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诏承明之庭。

赠杜二拾遗附高适诗

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公初居浣花溪寺，故云招提客。佛香、僧饭、听法、寻经，想寺中景事。草玄之外，更有何言，谓别有著作也。）

孔安国《书序》：“讨论坟典。”《高僧传》：支遁讲《维摩经》，遁通一义，许询无以措难，询设一难，遁亦不复能通。

庚信诗：“经文汉语翻。”《庐山记》：谢灵运即远公寺翻《涅槃经》，名其台曰翻经台。翻者，委曲敷衍之意，非翻译也。

卜居

《楚辞》有《卜居》，公借以为题。按：【顾注】乾元二年十二月，公至成都。明年，上元元年，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以居。公《题草堂》诗云“经营上元始”，是也。黄鹤、鲍钦止皆云：剑南节度使裴冕，为公卜成都草堂以居之。此说无据。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特标裴冀公，而诗中亦不当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轻叙矣。如王判官遗草堂货，公必载之。又如严郑公携酒饌来，亦必亟称之。何况为公卜居耶？其说不足信矣。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首二，卜居草堂。中叙景物，申上林塘幽。末喜此溪直通吴会，可乘兴而至山阴也。主人，公自谓。为卜者，为此而卜居也。此从浣花溪叙入，即可称花溪主人，后《归成都》诗云“锦里逢迎有主人”，亦可称锦里主人矣。颜廷桢曰：出郭远俗，澄江散怀，此幽居自得之趣。蜻蜓上下，鸂鶒沉浮，此幽居物情之适。）

《寰宇记》：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属犀浦县，一名百花潭。赵曰：公之居，在浣花溪水西岸江流曲处。《世说》：士衡住西头。

班固作《东都赋》，自称为主人，刘孝标作《广绝交论》，亦自称为主人，此可互证。王勃诗：“林塘风月赏。”

陶潜诗：“遂与尘事冥。”

谢朓诗：“澄江净如练。”刘孺联句：“讵使客愁轻。”

【顾注】曰齐、曰对，善状物情。张孟阳《蒙汜池赋》：“珍鱼产而无数。”谢朓诗：“蜻蜓草路飞。”枚乘《柳赋》：“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

庾信诗：“白鹤一双来。”谢惠连赋：“览水禽之万类，信莫丽乎鸂鶒。”《景福殿赋》：“沉浮翱翔，乐我皇道。”

《华阳国志》：蜀使费祎聘吴，孔明送之。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赵曰：万里桥，在浣花之东，故以此起兴耳。

《世说》：王子猷居山阴，雪夜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溪，即乘轻船就之。既造门，不前便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黄生注】此故为放言以豁其胸次，非真欲远行也。其暗用孔明、子猷语，融会入妙。

公《壮游》诗云“鉴湖五月凉”，盖深羨山阴风景之美。今见浣溪幽胜，仿佛似之，故思乘兴东游，此快意语，非愁叹语。诸说纷纷，总于诗意不合。张綖谓东向山阴，意在访郑虔也。按公崎岖入蜀，方构草堂，岂能舍妻子而远寻故人？其说迂矣。周珽谓欲东归洛阳，须从山北阴处上船而去。按成都无山，不当以溪畔为山阴，其说凿矣。顾宸谓公欲万里而至山阴，则冕之为入可知。此似作憾冕之词。按公至成都，在乾元二年十二月。次年三月，以李若幽为成都尹，时公方卜居，而裴亦将去矣，焉得有不足之词？其说亦无据也。

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贻

【鹤注】此当是上元元年，初营草堂时作。

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劳。（上四，叙出郭见访，下则谢其遗贻草堂也。）

【邵注】迁次，迁居次舍也。《左传》：楚子期伐吴，废日共积，一日迁次。陈乐昌公主诗：“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

《楚辞》：“声嗷嗷以寂寥兮。”

《诗》：“惠然肯来。”又：“不憇遗一老。”

又：“以永今朝。”

古诗：“茅栋啸愁鸢。”

《抱朴子》：“出不辞劳，入不数功。”

陶开虞曰：子美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一在浣花，一在灊西，一在东屯。初营成都草堂，有裴、严二中丞，高使君为之主；有徐卿，萧、何、韦三明府为之圃；有王录事、王十五司马为之营修。大官遣骑，亲朋展力，客居正复不寂寥也。

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黄鹤注】数首俱上元元年初营草堂时作。觅桃、觅竹、觅榿、觅松、觅果，皆营草堂时渐次栽种者。从朱本，因类附之。桃栽二字连用，犹俗云桃秧，乃小桃之可栽者。榿栽、松栽亦然。竹不言栽者，移竹兼用根竿也。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初春乞栽，及时易种，故欲致桃之早。河阳，贴明府。此截律诗上四句。）

《齐民要术》：凡种树，正月为上时，二月为下时。

《白帖》：潘岳为河阳令，遍树桃李。庾信《枯树赋》：“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

王嗣爽曰：公无日不思乡，而种榿、栽松，若为久住之计，其襟情可想。然“浣花一草堂，遂为千古宅”，岂偶然哉？诸章皆以诗代札，乃公戏笔。

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蔡曰：绵竹，产汉州绵竹县之紫岩山。《地志》：汉绵竹县，以其地宜竹故名。【朱注】杨子云有《绵竹颂》，此蜀产也，故觅之。黄鹤云：绵竹，即《竹谱》之 竹，其皮似绣者。杨慎又引梅宛陵《绵竹》诗云：“虽作湘竹文，还非楚筠质。本与凡草俱，偶近君子室。”原注云：此草也，似竹而斑。”亦与杜诗不合。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出县之梢，映波加翠，故欲分竹江干。华轩，指韦署。此截律诗下四句。）

王微诗：“长想凭华轩。”鲍令暉诗：“蔼蔼垂门桐。”

陶潜诗：“亭亭复一纪。”

谢朓诗：“苍翠望寒山。”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

时何邕为利州绵谷尉。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堂西夕照，得木成阴，故欲致桤之多。子指何邕，时解指桤木者，非。亦截上四句。）

晁错书：“高城深堑。”《广韵》：“堑，绕城水也。”

江淹诗：“蘅杜缓幽心。”

宋祁《益部方物记》：桤木蜀所宜，民家蒔之，不三年可为薪，疾种亟取，里人利之。蔡梦弼曰：《蜀中记》：玉垒以东多桤木，易成而可薪，美阴而不害。然余尝历考韵书，无桤字，询之蜀人，相传以为丘宜切。后见《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诗云：“濯锦江边木有桤，小园封殖伫华滋。地偏幸免桓魋伐，岁晚聊同庾信移。”则知欵音为是也。

《诗》：“十亩之间兮。”

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鹤注】后有《涪江泛舟送韦班》诗，韦当是涪江尉。《晋书·许孜传》：有鹿犯其松栽。

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不露一松字，却句句切松，较之他章，独有蕴藉。此截中四句。）

《天台赋》：“荫落落之长松。”

何敬宗诗：“青青陵上松。”《子虚赋》：“栲枣杨梅。”张揖曰：杨梅，似谷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今按：杨梅经冬不凋，故比青松之不朽。若作杨树、梅树，其叶先落，不可云青青矣。

《西阳杂俎》：松千岁方顶平偃盖。

王僧达诗：“孤蓬卷霜根。”吴筠诗：“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唐书》：大邑县，属邛州，咸亨二年，析益州之晋原置。

【钱笺】《元和郡县志》：邛州大邑县，本汉江源县地，咸通二年，割晋原县之西界置。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上二瓷碗，下二乞韦。此截首尾四句。吴门金氏曰：一瓷碗至微，却用三四写意：初称其质，次想其声，又羨其色。先说得珍重可爱，因望其急送茅斋。只寻常器皿，经此点染，便成韵事矣。）

徐陵赋：“哀玉发于新声。”

诣徐卿觅果栽

公有《徐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
(上二觅果，下二诣徐。石笋街，公归路。果园坊，徐住所。亦截上四句。)

《西京杂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各果。李十五种，内有绿李。

《西都赋》：“竹林果园。”

堂成

依黄鹤编在上元元年。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楳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诗家因事立题，便须就题命意。此拈堂成为题，则赋堂之外，不得旁及矣。起联，言堂之規制面势。中四，记竹木之佳，禽鸟之适，则堂成后景物备矣。末借扬雄自况，以终所赋之意。一起一结，自相照应，此通篇章法也。背郭成堂，缘江熟路，四字本相对，将堂成路熟倒转，则上半句变化矣。林碍目，叶吟风，竹和烟，露滴梢，六字本相对，将风叶露梢倒转，则下半句变化矣。）

《诗》：“白茅菅兮。”《汉书注》：白屋，谓以白茅覆屋。

谢朓诗：“结轸青郊路。”楳木，注见前章。

庾肩吾诗：“疏林不碍日，涸浦暂通潮。”王勃诗：“野花常捧露，山叶自吟风。”

黄山谷曰：笼竹，蜀人名大竹云。蔡氏曰：蜀有竹名笼籊。【朱注】竹有数种，节间容八九寸者曰笼竹，一尺者曰苦竹，弱梢垂地者曰钓丝竹。

古乐府：“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通鉴·晋安帝纪》：魏王珪，畋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颜师古曰：“将，率领也。”

唐太宗诗：“新巢封古树。”

左思诗：“寂寂扬雄宅，门无卿相舆。”《寰宇记》：子云宅，在华阳县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陶潜诗：“懒惰故无匹。”

《扬雄传》：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

王嗣爽曰：此章与《卜居》相发，前诗写溪前外景，此诗写堂前内景；前景是天然自有者，此景则人工所致者，乃《卜居》、《堂成》之别也。

罗大经曰：诗莫尚乎兴。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非若比赋之直言其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今以杜陵诗言之，《发潭州》云：“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盖因飞花语燕，伤人情之薄，言运客留人，止有燕与花耳。此赋也，亦兴也。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赋而非兴矣。《堂成》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盖因鸟飞燕语，而喜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若“鸿雁影来联峡内，脊令飞急到沙头”，则比而非兴也。

蜀相

此公初至成都时作。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册亮为丞相，录尚书事。《方輿胜览》：庙在府西北二里。武侯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中。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上四祠堂之景，下四丞相之事。首联，自为问答，记祠堂所在。草自春色，鸟空好音，此写祠庙荒凉，而感物思人之意，即在言外。天下计，见匡时雄略。老臣心，见报国苦衷。有此两句之沉挚悲壮，结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宋宗忠简公临歿时诵此二语，千载英雄有同感也。）

直书丞相，尊正统名臣也。朱子《纲目》大书丞相亮出师，先后同旨。题称蜀相，仍旧称耳。《寰宇记》：诸葛武侯祠，在先主庙西，府城西有故宅。王逸《楚辞注》：“公卿祠堂。”

《华阳国志》：成都西城，故锦官城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官。孙季昭曰：成都呼为锦官城，以江山明丽，错杂如锦也。【赵注】或以其地有锦官，如铜官、盐官之类。此更见官字取义。尝观范至能参政作诗，每官为一集，所著《锦官集》，盖镇成都时作，乃亲见成都为锦官城，故取以名之耳。【顾注】《儒林公议》曰：成都先主庙侧，有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系孔明手植，围数丈，唐相段文昌有诗刻存焉。唐末渐枯，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敢伐。皇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余于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技耸云，枯干存者若老龙之形，正所谓柏森森也。潘岳《怀旧赋》：“柏森森以攒植。”

江淹诗：“幽冀生碧草。”谢朓诗：“春色满皇州。”

陆玕《诗疏》：“黄鸟，黄鹂留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鷲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抟黍。”何逊诗：“黄鹂隐叶飞。”《诗》：“睠黄鸟，载好其音。”何逊《行孙氏陵》诗：“山莺空树响，垄月自秋晖。”空字、自字，不胜寥落之感，此诗即用其意。

《出师表》：“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繁，言频数繁多也。陆云诗：“黄钺授征，锡命频繁。”庾亮《辞中书令表》：“其烦省闾，出总六军。”《韩非子》：“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

两朝，指先主、后主。《杜臆》谓欲复高光旧业，似远。《贾谊传》：“攀两朝之器。”【朱瀚注】开济，谓章武开基，建兴济美。《谥法》：“开物济务。”《司马玮传》：“性开济好施。”又《桓宣传》：“开济笃素。”赵充国曰：“无逾于老臣矣。”

《诸葛亮传》：“亮悉大众，由斜谷出，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相持百余日，疾卒于军。”

《蜀志》：“天下英雄，喁喁有望。”王筠诗：“泪满横波目。”

周甸曰：薛逢《筹笔驿》诗：“出师表上留遗恨，犹自千年激壮夫。”罗隐《武侯祠》诗：“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吁！汉运告终，天嗇其寿，使不能尽展其才，以光复大业。读二三君子之诗，未尝不流涕叹息也。

杨慎曰：正德戊寅，于武侯祠见壁间有诗云：“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隔暮云。正统不惭传万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此诗始终皆武侯事，虽子美或未过之，惜不知其姓氏耳。

今按：杜诗先祠庙而后吊古，此诗先吊古而后祠庙。其云春水，指当时出师之时；又云秋草，乃后人谒祠之日。结用“万古”、“三分”，亦本杜咏怀诸葛诗。但杜是以虚对实，此则以实对虚，尤为斟酌耳。此诗升庵阙其姓名，后阅《七修类稿》，载戴天锡集句，知是元人吴漳作也。

梅雨

【鹤注】诗云“茅茨疏易湿”，当是上元元年，草堂初成时作。周处《风土记》：夏至前雨，名黄梅雨。《埤雅》：江湘二浙，四五月间，梅欲黄落，则水润土溽，柱础皆汗，蒸郁成雨，谓之梅雨，沾衣败污。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谓之迎梅，四月雨谓之送梅，然则蜀亦不异江南也。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此咏蜀中梅雨也。犀浦记地，黄梅记时，长江承浦，细雨承梅。茅茨二句，见细雨濛濛之象。蛟龙二句，见长江汹汹之势。）

《唐书》：玄宗幸蜀还，至德二载，改成都府，置尹视二京，号曰南京。黄希曰：蜀都有石犀，李冰以压水怪。犀浦之名或本此。犀浦县，属蒲县，属成都府，垂拱二年，析成都县置。

薛道衡诗：“细雨应黄梅。”隋炀帝《江都》诗：“梅黄雨细麦秋横，枫树萧萧江水平。”

《楚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又：“雷填填兮雨冥冥。”梁元帝诗：“从风疑细雨。”

《庄子》：“茅茨不剪。”

何逊诗：“云雾江边起。”

庾信诗：“竟日坐春台。”汉《瓠子歌》：“蛟龙骋放兮远游。”

郭璞《江赋》：“盘涡谷转，凌涛山颓。”师氏曰：水盘聚而回湫者，与岸回旋也。

《庚溪诗话》：江南五月梅熟时霖雨，谓之黄梅雨。然少陵诗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是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读柳子厚诗云：“梅熟迎时雨，苍茫值晓春。”此子厚在岭外诗，是南粤梅雨，又在春矣。盖时候所至，早晚不同耶？今按《风土记》所载，则迎梅送梅之雨，春夏自别也。

为农

诗云“圆荷”、“细麦”，当是上元元年季春时作。《管子》：
农之子恒为农。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杜臆》：此喜避地得所而作也。首句烟尘外，为一诗之骨，自安史倡乱，遍地兵戈，江村独在烟尘之外。如圆荷细麦，举目所见，景物可嘉，故将卜宅为农，有终焉之志。烟尘不到，便同仙隐，乃以不得丹砂为惭，戏词也。）

锦里，锦城之地。烟尘，烽火之警。蔡琰《胡笳曲》：“烟尘蔽野兮。”
颜延年诗：“去国还故里。”

《九域志》：容州有古勾漏县城。《一统志》：勾漏山，在今安南，古勾漏县在其下。勾漏令，用晋葛洪事。

《吕氏童蒙训》曰：潘邠老云：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

有客

鹤注编在上元元年草堂作，下首同。旧以此章为《宾至》，下章为《有客》，诗题互错。按此诗云“有客过茅宇”，当依草堂本，彼此改正。《诗》：“有客有客。”

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此章见相亲之意。上四卜居景况，下言客来情事。【赵访注】菜经自锄，其甲尚稀，未免小摘者，为情亲故也。十字中，有数曲折。）

王右军《重熙帖》：“患气悬情。”师氏曰：公尝有肺疾。

《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左传》：“非宅是卜，惟邻是卜。”

古诗：“喧卑厌俗居。”

江总诗：“山豁自疏快。”宜人，见《毛诗》。

王勃诗：“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

《语林》：“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家，呼儿出，为设果。庾信诗：“葛巾久乖角，菊径简经过。”

《说文》：“草木初生曰甲。”

谢灵运《永嘉记》：“百卉正发时，聊以小摘供日。”谢庄诗：“惆怅忆情亲。”

赵汭曰：此诗自一句顺说至八句，不事对偶，而未尝无对偶；不用故实，而自可为故实。散淡率真之态，偶尔成章，而厌世避喧，少求易足之意，自在言外，所以为不可及也。

王嗣爽曰：公于情亲之人，当病气已久，犹必正巾以接之，安有不冠而见严武者？此可作辩证之一证也。

陆时雍《诗镜》云：宋人尊杜为诗中之圣，字型句法，莫敢轻拟，如“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特小小结作语。“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意更浅浅，而一时何推赞之甚耶？

宾至

【卢注】有客者，偶然有之也。宾至者，有为而至也。题相似而微不同。《左传》：“宾至如归。”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此章见相款之情。上四宾至，下四留宾。直叙情事而不及于景，此七律独创之体，不拘唐人成格矣。僻居老病，不意人来。客以文章之契，跋涉江干，意亦诚矣。公先为谦己之语，而复尽款洽之情。读此诗，见豪放中有殷勤气象。【顾注】此诗，词人声价、高士性情，种种具见。【生注】竟日淹留，乃倾盖如故之根。此诗五六失粘。）

何逊诗：“幽栖多暇豫。”谢督原诗：“愿言屡经过。”

宋宗炳有疾还江陵，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观。”古诗《陇西行》：“却略再拜跪。”

庾信《枯树赋》：“殷仲文海内知名。”

漫劳，徒劳也。范云诗：“江干云气浮。”干，水涯也。

《世说》：“谈宴竟日。”陆机诗：“淹留终不见。”沈约诗：“佳客信龙镡。”

百年，犹言终身。《广韵》：“一斛粟舂，约六斗米为粝。”《韩国策》：严遂曰：“特以为丈人粗粝之费。”《后汉》：魏霸为钜鹿太守，常服粗粝，不食鱼肉之味。《汉书》：高祖以随何为腐儒。

《张耳传》：“女家厚供给耳。”

庾肩吾诗：“向岭分花径，随阶转药栏。”【钱笺】药栏，花药之栏槛也。李济翁《资暇集》谓药即栏也，引《汉书》池籟为说。不知籟音御，与药音异。

朱瀚曰：一主一宾，对仗成篇，而错综照应，极结构之法。起语郑重，次联谦谨，腹联真率，结语殷勤。如聆其警效，如见其仪型。较之香山诸作，真觉高曾规矩，肃肃雝雝也。

罗大经曰：近时赵紫芝诗云：“一瓶茶外无祇待，同上西楼看晚山。”世以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即此意也。杜子野诗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为佳，然唐人诗云：“世间何处无风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难矣。紫芝又有诗云：“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世尤以为佳，然余读《文苑英华》所载唐诗，两句皆有之，但不作一处耳。唐僧诗云：“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有僧嘲其蹈袭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此虽戏言，理实如此。作诗者岂故欲窃古人之语以为己语哉，景意所触，自有偶然而同者。盖自开辟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风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态。

南宋洪容斋，自福判满秩归，叶晦叔赠以二诗。其首章起联云：“一门伯仲知谁似？四海文章正数君。”不拈韵而对起，仿此诗“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也。次章云：“此地相从惊岁晚，登临况是客归时。”不

拈韵而散起，仿后诗“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酒定常开”也。前注所引，存一遗一，今补录于此。

狂夫

鹤注编在上元元年。【卢注】此诗因草堂而兴感，诗成之后，用末句狂夫为题。《诗》：“狂夫瞿瞿。”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裊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上四，言草堂之景，聊堪自适。下因客况艰难，而托为笑傲之词。竹篠在堂，迎风则愈呈其疏秀。荷蕖在潭，沾雨则更吐其芬芳。娟娟，美好貌。冉冉，渐至貌。【朱瀚注】以故人享厚禄而尽并断绝，致幼子受恒饥而色带凄凉，每句三层，语最沉痛。然身濒沟壑，而唯自笑疏狂，终不怨恨故人，可见公之旷怀矣。《杜臆》：故人必有所指，但谓裴冕则非。堂既成后。冕方去蜀也。）

《华阳国志》：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南渡流曰万里桥，在成都县南八里，即诸葛亮送费祎处，因以为名。【顾注】《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曰：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所谓草堂之灵也。公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以命名耳。陆游《笔记》：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自开岁宴游，至是日止。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有雨。

《夏书》：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一统志》：在襄阳府均州。《选》诗：“垂影钓沧浪。”

谢灵运诗：“绿篠媚清涟。”鲍照诗：“娟娟似蛾眉。”

梁简文帝诗：“红蕖间青琐，紫蔓湿丹楹。”《选》诗：“柔条纷冉冉。”

《淮南子》：“无大功而有厚禄。”王浚表：“人道断绝。”

《国策》：“顾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向秀《思旧赋》：“嵇康志远而疏，吕安心旷而放。”公诗每用疏放，本此。

钱谦益曰：《本传》云：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卜居》诗：“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堂成》云：“北郭堂成荫白茅。”《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怀锦水居止》诗：“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然则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历历可考。陆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放翁在蜀久，无容有误，然少陵在成都实无二草堂也。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风含雨浥一联，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谓之互体。杨诚斋诗：“绿光风动麦，白碎日翻池。”风日互映，亦本于此。但杜本无心，杨则有意矣。

杨升庵谓：诗中叠字最难下，唯少陵用之独工。今按：七律中 useful 之句首者，如“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是也。有用之句尾者，如“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

鹭晚悠悠”，“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是也。有用之上腰者，“宫草霏霏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云石荧荧高叶晚，风江飒飒乱帆秋”，山本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是也。有用之下腰者，如“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裊红蕖冉冉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碧窗宿雾濛濛湿，朱拱浮云细细轻”，是也。声谐义恰，句句带仙灵之气，真不可及矣。

田舍

【鹤注】此当是上元元年初夏作，观“榉柳”，“枇杷”可见。《世说》：王大将军旧有田舍名。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上四叙村居荒僻，下言景物之幽闲。）

《晋书·陶潜传》：惟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楚辞》：“隐岷山以清江。”

元行恭诗：“草深斜径成。”《风俗通》：“古音二十五亩为一井，因为市交易，故称市井。”

【钱笺】《本草衍义》：榉木皮，今人呼为榉柳。然叶谓柳非柳，谓槐非槐。吴曾《漫录》：今本作榉柳，非也。枇杷一物，榉柳则二物矣。对对亦胜树树。

《上林赋》：“卢橘夏熟。”注：“即枇杷也。”左思《蜀都赋》，“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李善注：“枇杷冬华黄实，本出蜀中。”

晋乐歌：“君非鸬鹚鸟。”洙曰：鸬鹚，水鸟，蜀人以之捕鱼。

《诗疏》：“敝败之苟，在于鱼梁。”赵曰：陶侃母责其为渔梁吏而寄鲈。

《学林新编》曰：此诗以榉柳对枇杷，或谓榉柳者，柳之一种，其名为榉。《学林新编》曰：此诗以榉柳对枇杷，或谓榉柳者，柳之一种，其名为榉柳，非双声字也。枇杷乃双声字，相对未工。予谓诗题曰“田舍”，则当在田舍时偶然见此二物，举以成对耳。如《觅松苗子》诗云：“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杨梅乃梅之一种，以此相配，乃正对也。

江村

【鹤注】此当是上元元年夏作。谢朓诗：“暖暖江村见。”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幽事，起中四句。梁燕属村，水鸥属江，棋局属村，钓钩属江，所谓事事幽也。未则江村自适，有与世无求之意。燕鸥二句，见物我忘机。妻子二句，见老少各得。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

【周注】清江，指浣花溪。王台卿诗：“清江穷广深。”《世说》周顛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沈佺期诗：“坐看长夏晚。”陶潜诗：“事事在中都。”

吴筠诗：“一燕海上来，一燕高梁息。”

何逊诗：“可怜双白鸥，朝夕水上游。”

晋李秀《四维赋序》：“四维戏者，卫尉摯侯所造也，画纸为局，截木为棋。”

东方朔《七谏》：“以直针而钓兮，又何鱼之能得。”惟直针不可以钓，故敲针钩也。汉乐府《乌生曲》：“钓钩尚得鲤鱼口。”

分禄米，亦指裴冕。此暗用公孙弘给俸禄于故人事。张华赋：“行药物以为娱”局字、物字、叠用人声，当从《英华》为是。且禄米分给，包得妻子在内。

谢灵运《山居赋》：“奉微躯以宴息。”陆云《逸民赋》：“淡浩然其何求。”

申涵光曰：此诗起二语，尚是少陵本色，其余便以《千家诗》声口。选《千家诗》者，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亦是奇事。

王介甫《悼鄞江隐士王致》诗云：“老妻稻下收遗榧，稚子松间拾堕樵。”二语本此。杜能说出旅居闲适之情，王能说出高人隐逸之致，句同意异，各见工妙。

黄生曰：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萧洒流逸之致。

江涨

【鹤注】诗云“江涨柴门外”，当是上元元年在草堂作。郭璞《江赋》：“济江津而起涨。”注：“涨，水大貌。”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索小楫，容易拔船头。（上四江涨，下写涨时景物。方下床而水高数尺，及倚杖而水没中洲，是急涨之势。迎风之燕，贴近水面，水微动而燕不惊。逐浪之鸥，浮泛水中，水轻摇而鸥自适。此见江流平满，波浪不兴。“容易拔船头”，亦见江水宽而渔人乐。《杜臆》：动曰细，摇曰轻，因鸥燕之得趣，亦若水使之然。此于无情中看出有情。）

曹植诗：“柴门何萧条。”

鲍照诗：“急流腾飞沫。”

古诗：“媒人下床去。”庾信诗：“雪花深数尺。”

鲍照诗：“倚杖牧鸡豚。”《楚辞》：“蹇谁留兮中洲。”

陶潜《桃花源记》：“渔人甚异之。”

庾信诗：“五两开船头。”

野老

【鹤注】当是上元元年秋作。考乾元二年九月，东京及济、汝、郑、滑四州皆陷贼。上元元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于郑州，然东京诸郡尚未收复。故诗云“城阙秋生画角哀。”诗成后，拈首二字为题。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事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此在草堂而感时也。上四写景，下四言情。江岸回曲，其柴门不正设者，为逐江面而开也。渔网客舟，即临江所见者。剑阁琴台皆无佳趣，正为东郡未平，而角吹声哀也。黄生曰：前幅摹晚景，真是诗中有画。后幅说旅情，几于泪痕湿纸矣。渔人网、估客船，三字略读，宋人诗多用此法。长路关心，既伤入蜀，片云何事，又嫌留蜀。下句作比喻语。洪仲曰：秋生则角声更哀，生字属秋，不属角。）

《庄子》：渔人入海，利在水也。虞鳶诗：“澄潭写度鸟。”【邵注】潭，即百花潭。

《世说》：谢尚船行，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梁元帝《纂要》：日西落，光返照于东，谓之返景。【顾注】日暮急于泊船，故随返照而来。康孟诗：“返照若华池。”

古诗：“长路漫浩浩。”鲍照诗：“万曲不关心。”《水经注》：小剑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涌衢，故谓之剑阁。

梁简文帝诗：“可怜片云生。”郭璞诗：“何事登云梯。”《玉垒记》：相如琴台，在浣花溪北。

《诗》：“王师之所。”【朱注】东郡，概指京东诸郡，非专指滑州灵昌郡也。

【原注】“至德二年，陞成都为南京，故得称城阙。”曹植诗：“广瞻恋城阙。”《易林》：“秋风生哀。”梁简文诗：“城高短萧发，林空画角悲。”

云山

【鹤注】诗言“望乡台”，当是上元元年成都作。是年羌、浑、党项寇泾陇，史思明入东都，故有“京洛”、“音书”之语。梦弼曰：此诗怀京洛而作，然京洛不可见，所见者云山而已，故首句因云山起兴，遂以云山命题。蔡琰《茄曲》：“云山万重兮归路遐。”

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元水宿，何事有余哀。（此对云山而怀故乡也。首二遥忆两京，次二托迹成都。下乃漂泊无聊，而作自解之语。旧以作赋句承京洛，因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作《两京赋》故也。其说似迂。《杜臆》谓作赋客指相如，伤时无同调而心切思乡耳。按：作赋用蜀人，望乡用蜀地，此说较稳。【黄生注】故乡不见，而异地羁孤，客子哀号宜矣。彼鸥本水宿之鸟，亦何事而作江上哀声乎？末乃触物寄慨。）

谢朓诗：“谁能久京洛。”

吴筠诗：“万里断音书。”

晋山涛与阮籍为神交，言不涉形迹也。《南史》：刘评，字彦度。阮孝绪博学隐居，不交当世。评一造之，即愿以神交。《汉书·扬雄传》：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卢照邻《咏琴台》诗：“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

《寰宇记》：《益州记》云：升仙亭夹路有二台，一名望乡台。《成都记》：望乡台，隋蜀王秀所筑。

张华诗：“衰疾近殆辱。”

梁《昭明太子集》：“宿昔亲朋。”

谢灵运诗：“水宿淹晨暮。”

曹植诗：“悲叹有余哀。”

遣兴

梁权道编在成都诗内。题曰遣兴，借诗以自遣也。

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衰疾那能久，应无见汝期（此章，忆弟妹而作也。上四伤手足睽离，下四叹行踪流落。地平，故见野宽。天旷，故觉暮迟。此写蜀中春景。）

《左传》：子产曰：“日寻干戈，以相征讨。”

《列子》：“弟妹之所不见。”

《庄子》：“涕泣沾襟。”

晋《子夜歌》：“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

《易大传》：“天尊地卑。”鲍照诗：“茫然荒野中。”

隋炀帝诗：“暮江平不动。”

鲍照诗：“屏迹勤耕稼，衰疾倚芝药。”

遣愁

此诗当入在成都诗内，盖与《云山》、《遣兴》诸诗先后同时之作。旧编在夔州者，非是。

养拙蓬为户，茫茫何所开。江通神女馆，地隔望乡台。渐惜容颜老，无由弟妹来。兵戈与人事，回首一悲哀。（通首皆言愁绪，欲借诗以遣之。江可通而地犹隔，叹不能往夔也。兵戈阻则弟妹难来，人事蹇则容颜易老，故不胜悲哀。回首，对开户而言。）

潘岳《闲居赋》：“终优游以养拙。”《尚书大传》：子夏曰：“深山之中作壤室，编蓬户。”

庾信诗：“原野正茫茫。”

《水经注》：丹山西即巫山，宋玉所谓帝女居之，名曰瑶姬，为之立庙，号朝云祠。《方輿胜览》：神女庙，在巫山县治西北二百五十步，有阳云台。

《淮南子》：“悲哀抱于情。”

此诗将前后诸篇参看，方知为成都所作。“江通神女馆”，即所谓“独立见江船”也。“地隔望乡台”，即所谓“力尽望乡台”也。“渐惜容颜老”，即所谓“梳头满面丝”也。“无由弟妹来”，即所谓“弟妹各何之”也。旧编属夔州者，断误。若身在夔州，不必云：“江通神女馆”矣，且久思出峡，何反追言“地隔望乡台”耶？

杜鹃行

此诗蔡氏编在夔州诗内，但夔州别有杜鹃诗，不应重出。今按：诗中有“蜀人闻之”之语，盖初至成都时，泛咏杜鹃也。其云，“昔日蜀天子”一章，应是托物寓言，有感朝事而作。今正其先后次序。《英华》刻作司空曙。注云：又见杜甫集。盖两存未决也。《华阳国志》：鱼凫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患，帝遂禅位于开明，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成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又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称望帝，好稼稿，教人务农，治郫城，亦曰望帝。至今蜀人将农者，必先祀杜主。时荆人鬻灵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文山下复生，见望帝，望帝因以为相。

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跳枝窜叶树木中，抢佯瞥揆雌随雄。毛衣惨黑貌憔悴，众鸟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华屋，短翮惟愿巢深丛。（此章咏杜宇，以破从来望帝之说也。首段，记其形细微而状凋悴。【邵注】抢佯飞掠，有似猖狂。瞥揆，目斜视而旋折也。黧黑，浅黑色。深丛，竹木丛生处。）

夏侯湛《飞鸟赋》：“舒修颈以僂佯。”《上林赋》：“转腾撇烈。一作撇揆。”

朱超诗：“寄语故林无数鸟，会入群里比毛衣。”《易林》：“毛羽憔悴。”

陶潜诗：“众鸟欣有托。”隋帝诏：“尊崇圣教。”

谢灵运诗：“华屋非蓬居。”

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饥始得食一虫。谁言养雏不自哺，此语亦足为愚蒙。声音咽咽如有谓，号啼略与婴儿同。口干垂血转迫促，似欲上诉于苍穹。（此怜其求食劳而啼声惨。）

汉《盘中诗》：“空仓雀苦饥。”《淮南子》：齐庄公出猎，有一虫举足。

雏不自哺，注见十卷。

前汉杨恽书：“足下哀其愚蒙。”

《韩非子》：“婴儿相与戏也。”

蜀人闻之皆起立，至今相效传微风，乃知变化不可穷。岂思昔日居深宫，嫔嫱左右如花红。（末叹世俗之传讹。蜀人起立将敬，至今传为风俗，谓望帝之魂，变化不可穷话也。乃今之对花哀鸣者，岂犹思深宫妃嫔之乐耶？其亦终迷不悟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五句收。）

《书》：“惟教学半。”《前汉·贾谊传》：“遗风余俗，尚犹未改。”

《长门赋》：“步从容于深宫。”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黄鹤编在上元元年成都诗内，与下首《戏题韦偃歌》乃先后同时作。朱景玄《画断》：韦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常以越笔点簇鞍马，千变万态，或腾或倚，或齧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巧妙精奇。韩干之匹也。【朱注】张彦远《画记》草偃作鷗。黄长睿《东观余论》云：少陵诗韦偃当作鹏，传写误耳。今存其说以待考。

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渠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歛见骇麟出东壁。一匹齧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韦偃画马在草堂壁上，乃临行留蹟也。公爱其神骏，而欲得此以同生死，其所感于身世者深矣。）

颜延之《白马赋》：“歛声跃以鸿惊。”《汉书·梅福传》：欲以三代之法，取当世之士，犹以伯乐之图，求骐驎于市。

【卢注】颜渊望吴门马，见一匹练。一匹，本此。

《后汉书·马援传》：昔有骐驎，一日千里。《庄子》：“马蹄可以践霜雪，齧草饮水。”

洪迈《容斋随笔》云：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人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鹞”，“直讶松杉冷”，“兼疑菱苳香”之句是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均之为妄境耳。人生万事如是，何特此耶？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梁氏编在上元元年成都诗内。张彦远《名画记》：王宰，蜀中人，多画蜀山，玲珑嵌空，巉巉峭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
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首赞王宰图画。吴门金氏曰：不受促迫，方得从容尽其能事，此见王宰品格，亦见主人知音。
《杜臆》：昆仑方壶，举极西极东以状其远景，非真画此两山也。下文日本、银河亦即此意。）
庾肩吾诗：“画水即生苔。”
《水经注》：石崖山上有画石山。
《后汉书》：郑兴上疏，臣下促迫。
梁武帝《论书法》：“真迹虽少，可得而推。”
《文中子》：“壮哉山河之固。”昆仑，注别见。《拾遗记》：三壶，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州也，形如壶器，上广，中狭，下方。
汉乐府《相逢行》：“挟瑟上高堂。”挂素壁，所谓留真迹也。湛方生《七欢》：“素壁流光。”

巴陵洞庭日本东了，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此记图中山水。昆仑、方壶，山既自西而东，故巴陵、日本，水亦自西而东。且其水势浩瀚，银汉通而云龙起，又见风涛激荡，渔舟避而山木摇，真可谓壮观矣。）

《江赋》：“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山海经注》：长沙巴陵县西有洞庭陂，潜伏通江。《唐书·外国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日在国边，故名日本。

赤岸、银河，言水天一色。《七发》：“凌赤岸，簪扶桑。”《吴越春秋》：“西逾赤岸。”曹植表：“南至赤岸。”《江赋》：“鼓洪涛于赤岸。”《南兖州记》：瓜步山东五里有赤岸山，南临江中。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京江，《禹贡》北江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李善《文选注》谓赤岸在广陵兴县。桑钦《水经》云新安县南白石山，名广阳山，水名赤岸水。

《庄子》：姑射山有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木华《海赋》：“舟人渔子，徂南极东。”谢灵运诗：“映兹归浦溆。”
湛方生诗：“山木兮摧披。”《说文》：“亚，次也。”《广韵》：“亚，就也，相依也。”【朱注】风势涌涛，山木尽为之低亚。公诗“花亚欲移竹”及“花蕊亚枝红”，皆与此同义。杨慎曰：亚枝，临水低枝也。孟郊诗：“南浦桃花亚水红，水边柳絮扬春风。”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末将看画作结，盖玩赏不忍释也。《杜臆》：王画神妙，只咫尺万里尽之。前面许多景象皆包在一句中。又曰：此诗通篇设想，俱有戏意，而收语尤戏之甚，故云戏题。公少游吴越，故对画而思及松江。黄鹤谓上元元年，

刘展陷润、升、苏三州，故托意于吴松。其说太凿。此章上二段各四韵，末段四句收。）

《世说》，袁彦伯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朱注】李贺诗“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本此。

赵曰：吴松，言吴地之松江也。《吴郡志》：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贡》三江之一。

钱谦益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王宰家于西蜀。贞元中，韦令公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景玄曾于故席夔舍人厅事，见一屏障，临江双树，一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于空，下著于水，千枝万叶，交植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荣，或蔓或亚，或直或倚，叶叠千重，枝分八面。达士所珍，凡目难辩。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极也。故山水松石，并可碑于妙上品。蔡絛《西清诗话》云：梁萧文矣能书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老杜《题山水图》云：“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乍读似非用事。如“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用军中岂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隐其语。

戏为韦偃双松图歌

《名画记》：韦鉴子鷗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人知鷗善马，不知松石更佳。

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首赞韦偃画松。《杜臆》：起二句语气平缓，忽接以绝笔长风二句，何等笔力！）

隋炀帝诗，“古松惟一树。”

封演《闻见记》：毕宏，天宝中御史，善画古松。后见张璪，于是阁笔。张彦远《名画记》：大历二年，毕宏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诗咏之。改京兆少尹为左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自宏始也。

杜预《春秋左传序》：“绝笔于获麟。”绝笔，画成而阁笔也。张载诗：“徘徊向长风。”《长笛赋》：“其应清风也，纤末奋梢。”

谢庄《月赋》：“满堂变容。”《吴都赋》：“斯实神妙之响象。”

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次摹古松之状。【朱注】皮裂，故干之剥蚀如龙虎骨朽。枝回，故叶之阴森如雷雨下垂。【张綆注】白摧，言画之枯淡处。黑入，言画之浓润处。《杜臆》：写双松止四句耳，而冥思玄构，幽致深情，更无剩义。）

屈铁，枝曲而黑也。《神仙传》：蓊子训，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状如屈铁。谢惠连赋：“散漫交错，氛氲萧索。”

《韩非子》：朽骨烂肉，施于土地。

《史记索隐》：极南为太阳，极北为太阴。

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往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又记松下僧人。《杜臆》：入老僧一段，突兀潇洒，杳冥灵超，更有神气。）

《汉书》：武帝过郎署，见颜驷庞眉皓发。李陵书：“皓首而归。”

《楞严经》：名无住行，名无著行。

《金刚经》：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朱注】《长水经疏》：袒，肉袒也。西方俗仪：见王者必肉袒，示非敢有犯。佛教亦随此用，然此以表将荷大法之重担耳。

松子，见夔州诗注。

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此索韦画松也。《杜臆》：韦之画松，以屈曲见奇，直便难工。匹绢幅长，汝能放笔为直干乎？戏之也。此章四段，四转韵，前各四句，末段五句。）

吴曾《漫录》：东绢，关东绢也。庾肩吾《答武陵王资绢启》：关东之妙，潜织陋其卷绢。【朱注】《唐志》：东川陵州，土贡鹅溪绢。

黄希曰：《三国志》：李衡，州里有千树木奴，不责汝衣食，岁止一匹绢，亦可用矣。坡集诗注：鹅溪，在梓州盐亭县。出绢甚良，时人

谓之鹅溪绢，即东绢也。

《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谢朓诗：“云锦相凌乱。”
放笔，纵笔也。丘迟诗：“直干无曲枝。”

《唐诗纪事》载汤文圭《九华雨吟》“雷劈老松疑虎怒，雨冲阴洞觉龙腥”，与杜诗“白摧配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造句奇峭，足以相当。

北邻

【鹤注】此指草堂之邻，当是上元元年作。又云：公诗多以县令为明府，此北邻盖王明府与。潘尼诗：“爪牙司北邻。”

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时来访老疾，步履到蓬蒿。（上四美明府高致，下则喜其兴豪而多情也。不为辞满而为藏身，见其志在隐遁。野竹江皋，写其闲适，亦见邻居相近。山简、水曹，人名官职，借对自巧。）

钱笺：《前汉书》：韩延寿为东郡太守，门卒谓之明府。《后汉·张湛传注》：郡守所居曰明府。府者，尊高之称。《宾退录》：明府，汉人以称太守，唐人以称县令。县令，汉人谓之明庭。谢灵运诗：“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

《杜臆》：藏身而方告劳，亦见在官不惮劳矣。《诗》：“黽勉从事，不敢告劳。”

鹤云：青钱，铜钱也。赵云：蜀人谓见钱为青钱。今按：《漫兴》诗：“点池荷叶叠青钱”，可见青系钱色。庚肩吾诗：“野竹交临浦。”

《后汉书》：光武岸帻，以见马援。旧云：岸帻，露额也，如水之露岸。《晋书》：谢奕为桓温司马，岸帻啸咏。应劭《汉官》云：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蔡邕《独断》：汉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尚无巾。王莽头秃，因施中，故里语曰：“王莽秃，帻施屋。”汉有绿帻、紫帻、黑帻、赤帻。元帝微行，从者皆白衣帻。《楚辞》：“朝骋骛于江皋。”

《晋书》：山简，涛之子，永嘉三年，假节镇襄阳，惟酒是耽。

《梁书》：何逊，字仲言，八岁能赋诗，为名流所称。天监中，起家奉朝请，迁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又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

屣，即履也。或云履荐。《高士传》：张仲蔚，平陵人，常居穷素，室中蓬蒿没人。蓬蒿，公草堂地也。

南邻

顾宸曰：南邻，朱山人也，后有《过朱山人水亭》诗。左思诗：“南邻击钟磬。”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不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上四造山人之居，下则喜其同舟送别也。【黄生注】乌角巾与锦里相映带，起语逸致。角巾，隐士之冠。芋栗，野人之食。儿童喜，接人之厚。鸟雀驯，待物之仁。诗善炼格，前段叙事，数层括以四语。后段写景，一意拓为半篇。儿童、鸟雀，用倒装法。秋水、野航，用流对法。）

《华阳国志》：西城，故锦官城也。锦江，濯其中则鲜明，故命曰锦里。《南史》刘岩隐逸不仕，常著缁衣小乌巾。《通鉴》：范谓王浚曰：“君平吴之日，当角巾归第。”

宋之问诗：“栗芋秋新熟。”《杜臆》：芋栗止于一物，作芋栗，可该园中所产。

陆瑜诗：“姮娥婺女惯相看。”《公孙弘传》：“宾客故人。”《后汉·郭汲传》：有儿童数百迎之，曰：“闻使君到，喜，故来迎。”

《景福殿赋》：“阶除连延。”谢灵运诗：“空庭来鸟雀。”

《庄子》：“秋水时至。”《水经注》：大者长四五尺。”

【钱笺】山谷云：航，方舟也，当以艇为正，音平声。“方言，云：小舟也。杨慎云：古乐府：“沿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担蒿，何时至江陵。”杜诗正用此音也。按《方言》云：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又云：小船艘，谓之艇。《释名》云：二百斛以上谓之艇。鲁直之改，用修之证，皆臆说也。《萧何世家》：多者两三人。

《湘中记》：白沙如霜雪。梁昭明太子《扇赋》：“折翠竹之枝。”吴筠诗：“相送出江浔。”

申涵光曰：“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语疏落而不酸。今人作七律，全无生气，而矫之者又单弱无体裁，读杜诸律，可悟不整为整之妙。

顾宸曰：周折《名义考》云：“园收芋栗未全贫”，与《山衣》诗“呼儿登山收橡栗”同意。芋栗，即，橡栗，乃炼木子也。《庄子·徐无鬼》：先生居山食芋栗。此一说也。王洙云：成都风俗曰：“大饥不饥，蜀有蹲鸱。”

《史记》：卓氏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注云：大芋也，扬雄《蜀都赋》言“闲蹲鸱之沃野”，又言“傣栗皱发”，则芋栗明为两物。据公他诗云“我恋岷下芋”，又云“尝果皱开”，亦可证。芋栗，皆成都所产矣。且芋栗野生，不待园中收种，而芋栗充饥，乃贫馁之甚者，岂可云“未全贫”乎？后《过南邻朱山人》诗云“残樽席更移”，其家非藉芋栗以充饥者，还作芋栗为当。

过南邻朱山入水亭

蔡氏编在广德二年复归成都时。今附在南邻之后，以类相从也。绝句云：“梅熟许同朱老吃。”疑即此山人。

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树，细水曲通池。归客村非远，残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首联叙事，过南邻也。次联写景，见水亭也。下四言情，山人留饮也。朱瀚曰：前诗云儿童喜于看客，隐不绝俗也。鸟雀食于阶除，贫能推恩也。“看君多道气”，此可互证。）

身行竹里，故人不知。

徐陵《天台山馆碑》：“萧然仙才，卓矣道气。”

罗大经曰：自昔闲居野处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与往还。渊明《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云：“邻曲时来往，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则南村之邻，岂庸庸之士哉？李太白《寻鲁城北范居士》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又云：“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叹，远为千岁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盖亦可人之流也。少陵在锦里，亦与朱山人往还，两见于诗章，既称为“锦里先生”，又称为“多道气”而“数追随”，山人固亦非常流矣。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朱注】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诗考之，上元二年，高已刺蜀，此云彭州牧，必元年作也。时公年将五十，而诗云“百年已过半”，犹乾元二年立秋后题，年止四十八，亦曰“惆怅年半百。”《九域志》云：彭州至成都九十二里。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此诗自叙穷老，而望高公之相恤也。秋至，收获之时，宜免于饥寒，而兹不然，故曰转。）

《诗》“兄弟急难”，叶“况也永叹”，俱读平声。

奉简高三十五使君

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时在蜀。《年谱》云：上元元年，间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

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上四，称高之才调。下四，述高之交情。骅骝致远，鹰隼高骞，喻才人得位，可以大行其志。晚秋行色，引起下句。披豁，即开心见诚之意。）

《旧唐书》：“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蔡琰曲：“我将行兮向天涯。”

曹植《髑髅说》：“是反吾真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原注：“王时牧蜀。”

【鹤注】此必公暂如新津，与裴同至寺中，故有此作，当在上元元年。蜀州至成都才百里，故可唱和也。《唐世系表》：裴迪，出洗，马房裴天恩之后。《地理志》：新津县属蜀州。《九域志》：县在蜀州东南七十里。梦弼曰：王侍郎，王维弟缙也。

【钱笺】考《缙传》，未尝牧蜀，注家因裴迪而附会也。《杜诗博议》：《王维传》有绪为蜀州刺史，迁散骑常侍一节，与《缙传》不合。吴缙《纠谬》谓缙未尝历蜀州及常侍，为说甚辩。今考《旧书》，缙为凤翔尹，先加工部侍郎，后除常侍。缙云并未尝为常侍，似失考。而由蜀州迁常侍，则断乎不可信。

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首句陡然而起。言我亦何所愁恨，而倚木吟诗乎？正以草木黄落之时，蝉声鸟影，秋景堪伤，而风物登临，故人足念也。且己之栖宿寺中，漂流更可叹耳。此诗句句含恨意，必裴诗原有恨字，而和之如此。赵单二注，将上六句作述裴语，说得全无意义矣。游子，指裴）

陈子昂诗：“平生亦何恨。”公《别贺兰钊》诗：“君今抱何恨。”

何逊诗：“几逢秋叶黄。”

隋王胄诗：“风度蝉声远，云开雁路长。”

何逊诗：“露湿寒塘草。”

殷仲文诗：“风物自凄凉。”

阴铿《开善寺》诗：“登临情不极，萧散趣无穷。”

江总《寺碑》：“佛日初照，慈云不偏。”《隋·李士廉传》：“或问三教优劣，士廉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蔡注】

古诗：贪佛不如贪僧。《金光明经》：“佛日大悲，减一切闇。”又云：“佛日辉耀，放于光明。”

《大宝积经》：众僧随意所乐，为造经行之处。

【张远注】《淮南子》：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为作山木之歌，闻之者莫不陨涕。《白虎通》亦载此事。按此诗首句，突然而起，初时未详所出，解尚含糊，及得逾可此说，顿释所疑。言赵王流窜房陵而作山木之歌，宜其怨恨。今羁旅蜀中，亦何所恨而倚木吟诗乎？此引古语以逗起下文。

赠蜀僧间丘师兄

【鹤注】此当是上元元年秋作。【原注】“太原博士均之孙。”

《旧唐书》：陈子昂后，成都人，间丘均，亦以文章著称。景龙中，为安乐公主所荐，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诛，均坐贬循州司仓卒。有集六卷。

大师铜梁秀，籍籍名家孙。鸣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首叙间丘世系。）

《晋高僧传》：惠亮，大师小师。铜梁秀，钟山川秀气也。《唐书》：合州石镜县有铜梁山，又有铜梁县。《十道志》：铜梁山，在涪江南七里。左思《蜀都赋》：“外负铜梁于宕渠。”

籍籍，声名之盛也。《前汉·江都易王传》：口语籍籍。《后汉·方术传》：“余亦班班名家焉。”

《蜀都赋》：“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齐顾欢诗：“精气因天行。”

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世传间丘笔，峻极逾昆仑。风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11)。斯文散都邑(12)，高价越璵璠(13)，晚看作者意(14)，妙绝与谁论(15)？（此追叙博士文章。上八，称其望重生前。下八，称其名垂身后。）

《汉书·史丹传》：天子自临轩槛。

《诗》：“济济多士。”《史记·酈食其传》：诸客冠儒冠来者。

《长杨赋序》：“籍翰林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诗》：“蔼蔼王多吉士。”《列子》：“望之若屯云。”

《三辅黄图》：武帝于甘泉宫起紫殿，雕文刻镂，以玉饰之。谢朓诗：“紫殿肃阴阴。”

“不独卿相尊”，言墨客亦膺主眷。

【钱笺】六朝人以有韵者为诗，无韵者为笔。《庾肩吾传》“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皆可证。间丘笔，言其文章峻极而高，若字势何可言高乎？《唐诗纪事》谓审言以诗，间丘以字，同侍武后。盖指笔为字，误矣。

成公绥赋：“潜昆仑之峻极兮。”

风藏龙去，比间丘之歿。晋东海越王檄文：“申陆机、陆云之在，穴碎双龙，巢倾两凤。”北魏段承根《赠李宝》诗：“凤戢昆丘，龙藏玄漠。”周庾信《齐宪王碑》：“凤沉丹穴，龙亡黑陂。”又三凤、八龙，古人以比贤士，原不专指人君也。《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

《东京赋》：“龙飞白水。”

班固《西部赋》：“琳琅青荧。”此诗言碑文之光耀。雪岭，在维州南三百六十里。

(11)《高僧传》：弘忍没于高宗上元二年十月。开元中，太子文学间丘均为塔碑焉。杜田曰：东蜀牛头山下，有间丘均撰《瑞圣寺磨崖碑》，

严政书。寺今改为天宁罗汉禅院。

(12)宗懔诗：“接里开都邑。”

(13)蔡邕《荐边让书》：“章瑰玮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曹植诗：“亮怀璠璵美。”

(14)《杜臆》：“晚看作者意”，言识定于暮年也。汉高帝敕：“太子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

(15)陆厥《答内兄希叔》诗：“书记既翩翩，赋歌能妙绝。”

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夹日月，岁久空深根。（此叙世交，自叹继起衰微。）

傅亮《宋公策文》：“爰发初迹，则奇谋冠古。”

庾肩吾《书品》：“施吴邺下后生，同年拔萃。”王褒《四子讲德论》：“主恩满溢。”《杜审言传》：武后朝，授著作郎，迁膳部员外郎。

【朱注】史称均拜太常在中宗景龙间。据公诗则武后时已擢用。

《上林赋》：“榘枿豫章。”《正义》曰：豫，今之枕木；章，今之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夹日月，言其高大。

《老子》：“深根固蒂。”

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秋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我住锦官城，兄居祇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夜阑接软语(11)，落月如金盆(12)。（此述旅次相逢。上八，叙事记地，下八，叙景言情。《杜臆》：公诗善用借景，如“落月如金盆”与“陇月向人圆”，皆据一时所见之景，而倾盖欢洽之意自见。）

傅毅诗：“伊余小子。”

何逊诗：“凛凛穷秋暮。”陆机诗：“挥泪叹流离。”

即诸昆，通家世交如弟兄也。

《金刚经注》：须达长者施园，祇陀太子施树，为佛说法之处，故后人名为祇园，亦曰给孤园。

湛茂之诗：“衰废归丘樊。”

《蜀都赋》：“稷稻漠漠。”

周舍诗：“薄游久已倦。”

《世说》：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曹植诗：“亲交叉在敦。”

《西京杂记》：“重阁修廊，行之移晷。”

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11)《法华经》：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词柔软，悦可众心。

《华严经》：菩萨摩訶萨有十种语，一者柔软语，能使一切众生得安稳。《维摩经》：“所言诚谛，常以软语，眷属不离，善和争讼。”

(12)《洛阳伽蓝记》：“旭日始升，则金盘晃朗。”

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结出赠闾丘意，言其空明之体，可涤尘凡也。此章首尾中腰各四句，前后两段各十六句。）

陆机诗：“街术纷漠漠。”《瓔珞经》：“无量世界，尽观众生。”

黑，即黑业也。

《翻译名义集》：“摩尼或曰逾摩，正云未尼，即珠之总名也。”《圆觉经》：“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随方各见。”《宣室志》：冯翊严生，家汉南岷山，得一珠，如弹丸。胡人曰：“此西国清水珠，至浊水冷然洞彻矣。”

今人作五古长篇，多任意挥洒，不知段落匀称之法。杜诗局阵布置，章法森然，如此篇，首尾中腰各四句提束，前后两段俱十六句铺叙，有毫发不容增减者。然此法起于魏人繁钦《定情》诗“我出东门游”八句作起，“中情既款款”八句作结。前面“何以致拳拳”两句一转者十段，后面“与我期何所”六句一转者四段。后四段，本张平子《四愁诗》，其前十段则韩昌黎《南山》诗所自出也。古诗各有渊源如此。

《扞虱新话》：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际，无意于山，而景与意会，此渊明得意处也。老杜亦曰：“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予爱其意度闲雅，不减渊明，而语句雄健过之，每咏此二诗，便觉当时情景尽在目前。而二公写之笔端，殆若天成，兹为可贵。

泛溪

浣花溪也。此当是上元元年秋作。

落景下高堂，进舟泛回溪。谁谓筑居小？未尽乔木西。远郊信荒僻，秋色有余凄。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此溪上远见之景。《杜臆》：自卜居浣花至此，始溯溪西游。谁谓筑居之地果小乎，特未尽览乔木以西耳。今一望远郊，秋色在目，对雪见霓，斯亦奇矣。）

越王贞诗：“参差落景道。”宋子侯诗：“挟瑟上高堂。”

谢灵运诗：“对岭临回溪。”

又：“躡险筑幽居。”

《诗》：“迁于乔木。”

《周礼》：任远郊之地。

宋王微《咏赋》：“秋色阴兮白露商。”

吴均诗：“练练波中白。”

刘孝绰诗：“秋月始纤纤。”束皙《读书赋》：“抗志云表。”

童戏左右岸，署戈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人情逐鲜美，物贱事已睽。（此溪上近见之事。彼儿童戏逐者，携署得鱼，翻荷采藕，本取鲜美。今乃伤鳞带泥，则是贱其物而乖事理矣。）

罟以取鱼，弋以取鸟。毕字作尽字解，不作掩禽之毕。旧引《庄子》

“毕弋纲罟”，易误。《诗》：“弋鳧与雁。”

《庄子》：“得鱼而忘筌。”

《晋史论》：事睽其趣。

吾村蔼暝姿，异舍鸡亦栖。萧条欲何适，出处庶可齐。衣上见新月，霜中登故畦。浊醪自初熟，东城多鼓鼙。（末叙泛溪回舟也。日暝返棹，犹之身老息机，故曰出处可齐。夜酌新醪，而忽听鼓鼙，则归溪亦非安枕之地矣，此章三段，各八句。）

陆机诗：“出处鲜为谐。”

张正见诗：“新月半轮空。”

嵇康书：“浊醒一杯。”陶潜诗：“漉我新熟酒。”

【朱注】成都城，在草堂之东，故曰东城，旧指东都者非。《记》：

“君子听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

出郭

从旧次，编在上元元年成都诗内。草堂在郭外，从城中复归草堂，故有“还与旧乌啼”之句。旧说谓自青城还成都，新说谓从成都往青城者，皆非。前诗云“已右出郭少尘事”可证。古诗：“出郭门直视。”

霜露晚凄凄，高天逐望低。远烟盐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江城今夜客，还与旧乌啼。（此出成都郭外而作也。上四，郭外晚眺之景。下四，郭外夜宿之情。《杜臆》：故国兵马既未可归，他乡鼓鼙又未可去，故还与旧乌作伴。故国，指东都。他乡，指成都。时思明未灭，故蜀常备兵。前诗云：“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可以互证。）

《记》：“霜露既降。”

“高天逐望低”，因霜露之气所掩也。薛道衡诗：“高天澄远色，秋气入蝉声。”

蜀有火井煮盐者，初以柴火引发，后火起井中，连日不断。远烟，即煮盐之烟也。《蜀都赋》：“家有盐泉之井。”刘注：蜀都临邛，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

《元和郡县志》：雪山，在松州嘉城县东，春夏积雪，《图经》：雪山，在维州保宁县西，南连乳州白狗峡。

鼙，骑上鼓也。

张九龄诗：“江城何寂寞，秋树亦萧森。”凡城郭临江者皆谓之江城，此诗江城指锦江城。如《岁暮》诗言江城，《玩月》诗言江城，皆属梓州，以有射洪江也。客，公自谓。

唐刘垞诗：“无劳拂长袖，直待夜乌啼。”

恨别

据诗中“长驱五六年”之说，当是上元元年在成都作。【顾注】公于乾元二年春，自东都回华州，客秦州，寓同谷，至成都，奔走四千里，自天宝十四载安史倡乱，至乾元之未上元之初，为五六年。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首二领起恨别。四千里，言其远。五六年，言其久。行剑外，承四千里。老江边，承五六年。思家忆弟，伤洛城阻乱。乘胜破燕，望胡骑早平。剑外，剑门之外。江边，锦江之边。宵立昼眠，忧而反常也。)

《汉书·周勃传》：“击胡骑平城下。”曹植诗：“长驱陷匈奴。”

《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魏志·田畴传》：“道路阻绝，寇虏纵横。”

薛道衡诗：“空庭聊步月，闲坐独临风。”潘尼《桑树赋》：“含溢露于清宵。”

王楙《野客丛谈》：梁瑄不归，弟璟每望东南白云，惨然久之。

【朱注】《李光弼传》：乾元二年冬十月，光弼悉军赴河阳，大破贼众。上元元年，进围怀州。《通鉴》：上元元年三月，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夏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此河阳乘胜之事也。

傅毅乐府：“乘胜席卷遂南征。”

至德二载，加李光弼检校司徒。

顾宸曰：破幽燕之策，当时见及者不过数人。清河李萼告颜真卿，请分兵开崞口，讨汲、邺以北，至于幽陵。时哥舒翰守渔关，郭子仪、李光弼上言，请引兵直取范阳，覆其巢穴。此渔关未破前事也。又：李泌对肃宗，请令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子仪自冯翊入河东。来春，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破其巢穴。此禄山未死时事也。及禄山死，河东平，泌劝上如前策，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并塞西北，自归檀南取范阳，永绝根本。此长安未复时事也。萼与李、郭之策不行，是以有灵武之奔。泌之策不行，是以有九节度之溃。至上元元年，光弼乘河阳之胜，遂平怀州。此时长安已复，庆绪已死，直捣幽燕，万万不容更缓，故下一“急”字，盖深惜前三策之不早用耳。

散愁二首

此诗乃初入蜀时作，当在上元元年，光弼破安太清、史思明之后，故云“百万传深入。”若上元二年，玉思礼已死，不得致望于尚书矣。晋武帝诏：“思所以散愁养气。”

久客宜旋旆，兴王未息戈。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百万传深入，衰区望匪他。司徒下燕赵，收取旧山河。（首章，以北伐之功望诸李光弼也。因久客而思靖乱，从有愁处说到散愁。三四，承首句，言作客凄凉。五六，承次句，欲河北息兵。望匪他，注下司徒。）

潘岳《永逝文》：“回首兮旋旆。”

谢瞻诗：“拿来扶兴王。”

陈琳《设难》：“合百万师若运诸掌者，义也。”《出师表》：“深入不毛。”

《后汉书》：自致寰区之外。卢谔诗：“绸缪委心，自同匪他。”

其二

闻道并州镇，尚书训士齐。几时通蓟北？当日报关西。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次章，以讨贼之事兼望王思礼也。因世乱而念归途，本欲散愁，愁仍未散。蓟平报捷，则息戈可望；心破泪沾，恐久客莫归。又与前章相应。）

《唐书》：太原府，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天宝元年曰北京。

《旧书·肃宗纪》：乾元二年七月，以兵部尚书、潞泌节度使、霍国公王思礼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思礼本传，光弼徙河阳，思礼代为河东节度，用法严整，人不敢犯。

王褒诗：“桑生蓟北寒。”

《杜臆》：关西谓京师，地在潼关函谷之西也。旧注谬。

《西征赋》：犹犬马之恋主，窃托慕于阙庭。

李陵书：“皓首而归。”

王嗣爽曰：题云“散愁”，故前章总起，后章总结，皆说自己心事。中间将司徒、尚书，联络上下。两章只如一章，此几章法之妙。

朱鹤龄曰：史：邺城之溃，惟思礼与光弼军独完，寻破思明别将于潞城东，乃当时名将也。故以收蓟北、报关西望之。又云：诸将中，独属望王、李者，公意思明在东都，范阳必空虚可图，欲光弼乘河阳之捷，长驱燕赵，倾其根本。思礼以潞泽之兵会之，即前诗“斩鲸辽海波”意也。以“散愁”命题，深旨可见。

建都十二韵

【赵次公注】此诗上元元年九月后作也。【朱注】诗云“穷冬客剑阁，随事有田园”，其为成都草堂作甚明。鲍钦止编在宝应元年冬，是年虽复建南都，时公往来梓州，未尝定居，安得有田园之句？赵注得之。《通鉴》：至德二载，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上元元年九月，改置南都于荆州，以荆州为江陵府。二年九月罢凤翔西都及江陵南都之号，宝应元年建卯月复建。《唐书》：上元初，以吕諲为荆州刺史。諲请以荆州置南部，帝从之。于是荆州号江陵府，以諲为尹。

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议在云台上，谁扶黄屋尊？（从时事说起，慨朝议之失计。）

王右军《与谢安书》：“小得苏息，备安其业。”

《东都赋》：“俯仰乎乾坤。”

《东观汉记》：桓谭拜议郎，诏令议云台。江淹《狱中书》：“高议云台之上。”

《汉书注》：黄屋，天子之车。

建都分魏阙，下诏辟荆门。恐失东人望，其如西极存。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虽倚三阶正，终愁万国翻。（此论建都兴废，而陈时势之缓急。言分置宫殿，新辟都会，虽欲慰东人之望，其如西极严然存，不当建彼而废此也。且此时不急图雪耻，而轻论建都，恐治乱尚未可定耳。东人，指吕諲建都之议，西极，指上皇幸蜀之地。）

班固《东都赋》：“建都河洛。”《周礼》：“悬治象之法于象魏。”注：“象魏，宫门双阙。”《南史·何胤传》：阙，谓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也。

《袁绍传》：下诏之日。《唐书》：荆州有荆门县，以荆门山名。《寰宇记》：荆门之地，乃荆襄要津。

《诗》：“东人之子，职劳不来。”东人，指荆门以东言。朱穆奏记：“纪纲少弛，颇失人望。”

《史记》：秦穆公谓三将曰：“子其悉雪耻。”

《后汉·冯异传》：季文诚能亟定大计。

《东方朔传》：“愿陈泰阶六符。”注，“泰阶，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为士庶人。三阶平等，是为太平。”

《易》：“先王以建万国。”

牵据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穷冬客江剑，随事有田园。风断青蒲节，霜埋翠竹根。（此伤削迹流离，不得参预朝事。牵据，为救房琯。漏网，谓谪司功。汉庭、湘水，欲效贾、屈而未能。虽有客舍田园，而对此风蒲、霜竹，不免衰老摧残矣。【钱笺】公之移官，以疏救房琯，而琯之得罪，以建议分镇也，故牵连及之。申涵光曰：人亦有一时感激，事过辄悔者。公以不死为恨，真谏臣也。）

《魏志》：文帝欲徙十万户实河南，辛毗谏，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

《汉·刑法志》：“网漏吞舟之鱼。”袁绍书：“殊恩厚德，臣既叨之。”

《贾谊传》：“可为痛哭者一。”

屈原见谗，沉于湘水。

王褒诗：“生年随事阑。”《杜臆》：随事，犹云随便有之。《归去来辞》：“田园将芜。”

庾信诗：“蒲低犹抱节。”

梁昭明太子《扇赋》：“折翠竹之枝。”

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此讽当时君相之谋国者。衣冠二句，概刺朝臣，应上议在云台二句。愿枉二句，隐讽肃宗，应上苍生未苏二句。【朱注】衣冠虽多，未救关辅之难。今中原沦陷，天子当回阳光以照之，奈何汲汲建都之举耶？此诗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史记·货殖传》：“天下穰穰，皆为利往。”

关中三辅，谓扶风、冯翊、京兆。江淹诗：“饬骖去关辅。”阴铿诗：“昏昏陇日沉。”昏昏，言日，故下接以长安日。

《世说》：晋明帝数岁，元帝问日与长安孰远？答曰：“日远。”明日重问之，答曰：“日近。”

曹植《登台赋》：“齐日月之光辉。”庾肩吾诗：“驻日逐戈锋。”

按：梦弼云：北原，河北之地，时史思明据东京及河北怀卫等州是也。

《钱笺》引《西都赋》“北眺五原”及庾信诗“北原风雨散”、岑参诗“五陵北原上”，于诗意不合。

当时房琯分建之策与吕諲建都之请，前后事势回不相同。初安史首乱时，陷中原，破两京，剪宗室，逼乘舆，唐室孤危极矣，故分建子弟之议，足使贼子胆寒。其后，长安既复，兵势复张，惟河北未平，故须专意北向，以除祸本。若建都荆门，虚张国势，迂疏甚矣。且东南本无事，而劳民动众，恐度生意外之虞，此作诗本意也。《钱笺》附会两事，致诗意反晦，今辩正之。

村夜

【鹤注】诗云多难，盖指安史也。当是上元元年浣花作。是年十一月，史思明遣田承嗣将兵徇淮西，王同芝将兵徇陈，许敬江将兵徇兖郛，薛鄂将兵徇曹州。若在二年，则段子璋反，李奂奔成都，不应诗皆不及而及安史也。

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难，樵渔寄此生。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上四，村夜之景。下四，村夜感怀。着急，暮所闻。火明，夜所见。赵云：此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

《杜臆》：身得所安，而思家更甚，故曰“正含情。”）

吴迈远诗“春城起风色。”

《周礼》有春人。

梁简文帝诗：“甘泉烽火夜深明。”

《诗》：“未堪家多难。”

《南史》：宋武帝时见二小龙附翼，渔樵山泽，同侣或亦睹焉。刘孝威诗：“散步怀渔樵。”孔鱼和诗：“水乡访松石，兰泽侣渔樵。”

王粲诗：“含情欲待谁。”

寄杨五桂州谭原注：因州参军段子之任。

【鹤注】桂州，属岭南道中都督府。当是上元元年成都作。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闻此宽相忆，为邦复好音。江边送孙楚，远附白头吟。（上四，桂州之景。下四，寄杨之情。梅时有雪，可销炎瘴，故曰宜人。宽相忆，因瘴少。复好音，见政异。孙楚，比段。白头吟，怀杨。《杜臆》：通篇气势流走，字句空灵，诗之不缚于律者。）

五岭，始安、越城、临贺、大庾、腊岭是也。始安岭，在今广西桂林府城西，越城岭在桂林府兴安县北，临贺岭在平乐府贺县境内，大庾即梅岭，在广东南雄府城北，腊岭在广东韶州府乳源县西。班婕妤诗：“凉飙夺炎热。”

《山海经》：桂林有八树，在番禺东。注：八树成林，言其大也。鹤曰：桂林虽居岭外，然治古始安，隶荆州之零陵，非郁林州之桂林。故白乐天云“桂林无瘴气”，兹所以宜人也。岭南无雪，独桂林有之。范成大云：灵州兴安之间，两山蹲踞，中容一马，谓之严关。朔雪至关辄止，大盛则度关至桂州城下，不复南矣。北城旧有楼曰雪观，所以夸南州也。

《南康记》：大庾岭多梅而先发，亦曰梅岭。《白帖》：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广志》：梅岭，本因梅销得名，今竟作梅花之梅矣，聊从同。

《诗》：“怀之好音。”

孙楚为石苞参军。

西郊

【鹤注】题曰西郊，从西郊赴草堂也。此当是上元元年冬作。

《易》：“自我西郊。”

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傍架齐书帙，看题检药囊。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上四，西郊途次之景。下四，草堂幽寂之况。此诗大段，两截分界，然逐层叙述，却是逐句顺下，八句一气。齐，谓整书使齐。题，谓药上标题。《杜臆》：此喜地僻，得以遂其疏懒也。）

《梁益记》：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鸡坊。《舆地纪胜》：汉宣帝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遣谏议大夫王褒持节蘸祭而致之。其文曰：“持节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马，缥缈碧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今北门石马巷中有金马祠。碧鸡坊，在城之西南。

《成都记》：草堂在府西七里。

《华阳国志》：成都西南石牛门外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也。李膺《益州记》：冲星桥，市桥也，在今成都县西南四里。汉旧州市在桥南，因以为名。延岑渡市桥挑战，即此。《陶侃传》：都尉夏施，盗官柳种之己门。

隋王由礼诗：“早梅香野径。”

潘岳《杨仲武诔》：“披帙散书，”屡睹遗文。”帙，书衣也。

《世说》：谢安看题，便各使国坐遍。《史记·刺客传》：“夏无且以药囊提荆轲。”

赵次公曰：荆公定为“无人觉来往”，甚善。徐悱妻诗：“惟当夜枕知，过此无人觉。”梁简文帝诗：“会是无人觉，何用早梅妆。”

嵇康《绝交书》：“性复疏懒。”

王安石曰：老杜之“无人觉来往”，下得觉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见字、起字，即是小儿言语。足见吟诗要一字两字工夫。

无人觉，谓不见人迹来往。黄注泥上出郊向堂，谓人不知己之来往，其说太曲。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此公往蜀州时，朱氏编在上元元年冬。《唐书》：蜀州唐安郡，属剑南道，垂拱二年，析益州置。黄鹤曰：《九域志》：蜀州东至成都才百里，宜公与裴频有和寄。陈阴铿诗：“梁花画早梅。”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上四答裴诗意，下四对时感怀。裴有早梅之咏，故以何逊梅诗相比。相忆句，和诗题忆寄。送客句，和诗题送客。玩第三联语气，必裴诗有不及折赠之句，故答云幸不折来，免伤岁暮。若使一看，益动乡愁矣。既而又自叹曰：此间江梅渐发，亦觉催人头白。盖当衰老之年，触处皆足伤情也。）

东阁，指东亭。官梅，官种之梅，犹言官柳。胡震亨曰：何逊墓志：“东阁一开，竟收杨马。”杜甫东阁本此。志载《墨庄漫录》。陆凯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此曰逢春，是照早梅，梁简文帝诗：“逢春始发花。”晋杂曲：“折梅寄江北。”何逊诗：“江边云雾起。”陈苏子卿诗：“中庭一树梅，寒多蕊未开。”杨慎云：梅花放皆下垂，故云垂垂。吴防《雪梅赋》：“带冷雪之垂垂。”梅开岁暮，似催白头。

黄生曰：此诗直而实曲，朴而实秀，其暗映早梅，婉折如意，往复尽情，笔力横绝千古。两自字，有自己、自然之别。

杨德周曰：“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必如此，方不堕咏物劫。王元美以为古今咏梅第一。

朱鹤龄曰：何逊《扬州早梅》诗云：“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驱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逊时为广陵王记室，首云兔园，则以梁孝王园比之也。却月观、凌风台，应是园中台观名。《南史》：徐湛之出为南兖州刺史，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逊，梁人，在徐湛之后。

钱谦益曰：逊本传：天监中，迁中尉，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建安王者，南平元襄王伟初封也。天监六年，迁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方军将军、扬州刺史。七年，以疾表解州。则逊为建安王记室，正在扬州，故云“何逊在扬州”也。考《寰宇记》，凤亭、月观、吹台、琴室，并在宫城东角池侧，当即逊诗所咏耳。伪苏注云：何逊为扬州法曹，咏廨舍梅花。《一统志》亦载之。本传无为法曹事，但有《早梅》诗，见《艺文类聚》及《初学记》。今本《何记室集》作《扬州法曹梅花盛开》诗，乃后人未辨苏注之伪，遂取为题耳。

张希良曰：何逊《早梅》诗：“枝横却月观，影动凌风台。”月观、风台在建业，不在广陵。《寰宇记》所载分明。沈约《郊居赋》“风台承翼，

月榭重檐”，当亦指此。若徐湛之所建之风亭、月观、吹台、琴室，自在广陵，不当认为一处。考广陵之名扬州自隋始，逊为建安王记室参军，本在建业之扬州。阎若璩曰：今之扬州，在东汉为广陵郡，属徐州，两晋犹然。隋开皇九年，方于此置扬州总管府，故炀帝《泛龙舟》曲云：“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前此扬州俱治建业，今江宁府是也。晋刘牧之谓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皆指建业言耳。

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

此当是上元二年往蜀州时作。《蜀志》：新津县甫二里有四安寺，神秀祥师所建。

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
。多病独愁常閤寂，故人相见未从容。知君苦思缘诗瘦，太向交游万事慵。
(首联钟楼，次联暮景，下四寄裴。【顾注】僧来不语，写出彼此落落，漫不相顾之状。惟旅中寂寞，故愈想故人耳。赵大纲曰：裴之貌瘦，虽由耽诗所致，然于故旧交情亦太疏矣。盖裴在蜀州，但寄诗而未尝一过，故公讽之如此。)

杨德周曰：县有修觉山，其上为宝华山，以峰顶多雪，又名雪峰。

张正见诗：“秋色照孤城。”

王融诗：“迅节澹浮烟。”

谢朓笺：“从容讌语。”

寄赠王十将军承俊

据诗意，则王将军在成都。诗题云寄赠，必上元二年在青城作。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缠结青骢马，出入锦城中。时危未授钺，势屈难为功。宾客满堂上，何人高义同。（上四，称将军之雄壮，下则惜其不当大任，而徒怀高义也。此似齐梁律诗，故上四未谐平仄。）

《光武纪》：诸将既经屡捷，胆气益壮。魏文帝诗：“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

左右二臂各悬一弓，故云两角弓。《诗》：“骍骍角弓。”

缠结，马之装饰。

挚虞《新礼仪》：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赵曰：未授钺，未为大将也。

《信陵君传》：“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

王融诗：“高义幸知游。”

杨慎曰：五言律诗，起句最难。六朝人称谢朓工子发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压千古矣。唐人多以对偶起，虽森严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选《唐三体诗》，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爱江清，余酣漱晚江”，又“江天清更愁，风柳入江楼”是也。语诚工而气衰飒。余爱苏颋“北风吹早雁，日日渡河飞”，张柬之“淮南有小山，羸女隐其间”，杜子美“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虽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可法者。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朱氏亦编在二年。

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转添愁伴客，更觉老随人。红入桃花嫩，青是柳叶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此据李诗而翻其意，全是自写己怀。下四，乃申明上戳。《杜臆》：言来诗但悲早春，我则有转添而更甚者。愁伴客，老随身，麾之不去，尤可悲也。且早春何必悲，当此桃嫩柳青，其景色亦正佳耳。但以四海犹乱，望乡未归，此我之所以闻诗而愈悲也。）

力疾，扶病强起也。《魏志》：司马懿奏：“臣辄力疾将兵。”《晋书》：刁凿齿力疾著论一篇。

刘琨诗序：“适足以彰来诗之益美耳。”陈子良诗：“故落早春中。”客人二字，俱就自己言。

《汉书》：野无风尘之警。

“柳青桃复红”，起于谢尚，袭用便成常语。梁简文诗云：“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乃借烟水以形其红碧。杜云：“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用归入二字写出景色之新嫩。皆是化腐为新之法。

题新津北桥楼得郊字

新津，乃蜀州属县，朱氏编在上元二年。《杜臆》：此盖新津令设宴于楼上也。

望极春城上，开筵近鸟巢。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池水观为政，厨烟觉远庖。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通首皆楼上所见者，望极二字，直贯至末。春城、鸟巢，属外景；花檐、柳槛，属内景；池水、厨烟，又属席前之景。末则叹美江郊也。《杜臆》：设宴者乃邑令，故以池水比其官清。厨烟远庖，又称其有好生之仁。江郊供客眼，必田野辟而稻粱肥也。）

吴迈远诗：“春城起风色。”

梁简帝诗：“开筵命羽觞。”何逊诗：“檐外莺啼罢。”

庾信诗：“池水朝含墨。”《世说》：汉阳任棠，有奇节，隐居教授。庞仲达为太守，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水一盂置户屏前。仲达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在职以惠政得民。

《列子》：“庖厨之下，不绝烟火。”《玉藻》：“君子远庖厨。”

鲍照诗：“江郊霭微明。”

游修觉寺

朱氏编在上元二年。《蜀总志》：修觉山，在新津县治东南五里，山有修觉寺、绝胜亭。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禅枝宿众鸟，漂转暮归愁。（此初游修觉寺而作也。上下两截，遥相照应。首联，景之自外而内者，就一远一近说；次联，记入寺之事；三联，景之自内而外者，就一静一动说；末联，记宿寺之情。诗有神助，非自夸能诗，是云胜境能发诗兴耳。川云自去留，写得流行无碍，语涉禅机。宿众鸟，即陶诗众鸟皆有托意。用禅枝二字，便于游寺有关切。）

陈后主诗：“云色入山扉。”

《南史》：谢灵运尝于永嘉西堂，吟诗不就，忽梦见族弟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语有神助。

张骏诗：“春游诚可乐。”

梁武帝诗：“面势周大地，萦带极长川。”

顾况诗：“达生任去留。”

庾信《安昌寺碑》：“禅枝四静，慧窟三明。”

此诗“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乃摹寺前之景，说得蒲洒自如。陆放翁诗“泉石相萦带，云烟互吐吞”，此写湖上之景，说得变见无常。一则参会禅机，一则旷观物态，意各有指，虽脱胎而非蹈袭。

后游

【鹤注】当是一春两游，故云：“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
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此重游修觉寺而作也。在四
句分截。江山花柳，足上曾游；烟光日色，起下减愁。末联与前章互应，盖
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也。如有待，依然待人；更无私，常得赏玩也。野
润之处，烟光微薄，是早景；沙暄之候，日色迟留，是昼景。）

庾信诗：“暂有江山趣。”

何逊诗：“复看花柳枝。”

梁元帝诗：“灯光入绮帷。”

何逊诗：“日色花中乱。”

《通鉴》：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舍此欲何之
乎？”

赵汭曰：杜诗有两等句，皆尝自言之。其一曰：“新诗改罢自长吟。”
凡集中抑扬开创，与造化争衡子一字间者，皆是。其二曰：“意惬关飞动，
篇终接混茫。”如此章“有待”、“无私”之类是也。盖与造化相流通矣。

绝句漫兴九首

公经营草堂，在上元之始，此诗云“手种桃李”，又云“熟知茅斋”，应是二年春作。《杜臆》：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九首逐章相承，各有次第。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辽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此因旅况无聊而发为恼春之词。《杜臆》：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纲。众眼共见客愁，春色突然而至，无赖甚矣。即遣便教，所谓无赖也。深造次，过于忙迫。太丁宁，厌其繁数。人当适意时，春光亦若有情；人当失意时，春色亦成无赖，犹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

《楞严经》：同将眼见。

《西京杂记》：“新丰多无赖。”按：无赖本属人，杜诗借以指物，前云“花无赖”，此云“无赖春色”是也。

《抱朴子》：“造次之接。”

孙绰诗：“莺语吟修竹。”皇甫谧诗：“三命丁宁。”

其二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此章借春风以寄其牢骚，承首章花开。桃李有主，且近家园，而春风忽然吹折，似乎造物亦欺人者。惜桃李，正自惜羁孤也。）

陶潜诗：“桃李罗堂前。”

陆放翁云：白乐天用相字，多作入声，如“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是也。此诗亦当从入声读。

王元之在商州，尝赋诗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谓后二句颇与杜语相似，欲请易之。元之欣然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

其三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此章借燕子以寓其感慨，承首章莺语。莺去燕来，春已半矣。污琴书，扑衣袂，即禽鸟亦若欺人者。《杜臆》：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故两章皆带寓言。）

熟知，就燕言。徐陵诗：“茅斋本自空。”

古诗：“衔泥入君室。”梁虞和《论书》：“以手捉书，大点污。”

陶潜诗：“委怀在琴书。”

其四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此章言春不暂留，有及时行乐之意。《杜臆》：是达生语，亦是遣愁语。此下三章，皆暮春景物。）

破，残也。沈佺期诗：“别离频破月。”

《世说》：张翰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其五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此见春光欲尽，有傲睨万物之意。颠狂轻薄，是借人比物，亦是托物讽人，盖年老兴阑，不耐春事也。此并下二章，声调俱谐，不用拗体。）

鲍照诗：“行子心肠断。”陈后主诗：“春江时一望。”

《庄子》：“原宪杖藜而应门。”晁瑗诗：“徐步寡逢迎。”《楚辞》：“攀芳洲之杜若。”

《世说》：谢道韞《咏雪》诗：“不如柳絮因风起。”

《西京杂记》：茂陵轻薄者化之。

许彦周曰：世间花卉，无逾莲花者，盖诸花皆藉暄风暖日，独莲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清凉，虽荷叶无花，亦自香也。梁江从简为《采荷调》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此语嘲何敬从，而波及莲荷矣。春时浓丽，无过桃柳。桃之夭夭，杨柳依依，诗人言之矣。老杜云：“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缘谁而波及桃花与杨柳矣。

其六

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日在掩柴门。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此是酌酒留春，有物外逍遥之意。无堪，无可人意者。林中静，聊以自适。野外昏，听其自扰。）

嵇康书：“懒与慢相成。”庾信《代阎将军表》：“臣实无堪。”嵇康书：“有不堪者七。”

《吴志》：吴王责孙綝曰：“筑第南桥，不复朝见，此为自在，无所复畏。”

谢朓诗：“苍苔依砌上。”

梁房篆诗：“前溪碧水流。”《尔雅》：“野外为林。”

其七

糝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鳧雏傍母眠。（此借景物以自娱，乃将夏之候也。糝字、铺字、点字、叠字，皆句中眼。《夔州歌》用鹤子、鳧雏，与此诗用雉子、鳧雏同义。）

《神仙传》：茅君大宴会，皆有青嫌帐幄，下铺重白毡。《唐书》：天宝中，童谣云：“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

《洞冥记》：连钱苻，苻如钱文。

赵曰：雉，性好伏，其子身小，在笋旁难见。俗本讹作稚子，遂起纷纷之说。汉饶歌有《雉子斑》。《西京杂记》：太液池中，鳧雏雁子，

布满充积。故以雉子、鳧雏作对。宋何承天乐府：“雉子游原泽，幼怀耿介心。”今按：旧作稚子，或以为笋名，或以为竹留，或以为鼠名，或以为食笋之竹豚，鼠形而大，或以为公子宗文字稚子，皆谬说。

杨慎曰：绝句诗：一句一义，如杜诗此章，本于古诗《四时咏》。王维诗：“柳条拂地不忍折，松干梢云从更长。藤花欲暗藏獐子，柏叶初齐养麝香。”欧阳公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散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亦是此体。

其八

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此与四章相应，前是逢春而饮，此则遇夏而饮。桑青麦秀，言初夏农桑之乐。）

《诗》：“爰求柔桑。”

纤纤，麦穗也。

《左传》：“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杜臆》：“香醪，指郫筒酒。”傅玄《酒赋》：“味蜜甜而胆苦也。”

其九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此与二章相应，折花断柳，皆叹所遭之不幸。自春入夏，所咏花木禽鸟，俱随时托兴者，独柳色夏青，而仍经摧折，故感慨终焉。）

鲍照诗：“翩翩燕弄风，袅袅柳垂腰。”

《琅琊王歌》：“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三日三摩挲，刷于十五女。”庾信诗：“上林柳腰细。”

朝来作意，谓柳叶鲜翠。

晋乐歌：“日和狂风扇。”庾信诗：“河边弱柳百丈枝，别有长条踈地垂。”

李东阳《麓堂诗话》：少陵《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词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韩退之亦有之。

申涵光曰：绝句，以浑圆一气，言外悠然为正，王龙标其当行也。太白亦有失之轻者，然超轶绝尘，千古独步。惟杜诗别是一种，能重而不能轻，有鄙俚者，有板涩者，有散漫潦倒者，虽老放不可一世，终是别派，不可效也。李空同处处摹之，可谓学古之过。“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语尚轻便。“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似今小说演义中语。“糝径杨花铺白毡”，则俚甚矣。

客至原注：喜崔明府相过。

【邵氏注】公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此是草堂既成后春景。黄鹤编在上元二年。【张綆注】前有《宾至》诗，而此云客至，前有敬之之意，此有亲之之意。客至二字，见于《世说》。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黄生曰：上四，客至，有空谷足音之喜。下四，留客，见村家真率之情。前借鸥鸟引端，后将邻翁陪结，一时宾主忘机，亦可见矣。盘飧、樽酒，略读。市远，指南市津头。邻翁，即南邻北邻也。）

【钱笺】杨慎引韦述《开元谱》，谓倡优之人，居于社南社北，杜诗正用此，后人改社作舍。按：舍南、舍北，公所居也。若社南、社北，倡优之居，安得取以自况乎？引据舛误，一至于此。朱瀚曰：首句用“在水一方”诗意，次句用海翁狎鸥故事。

庾信诗：“花径日相携。”谢朓诗：“安得扫蓬径，销此愁与疾。”

丘巨源诗：“蓬门长自寂。”

飧，熟食也。醅，酒之未漉者。《左传》：“盘飧加璧。”潘岳作《夏侯湛诔》：“重珍兼味。”

《易》：“樽酒簋贰。”《庄子》：颜渊曰：“回之家贫，不饮酒，不茹荤。”

《抱朴子》：“奇士硕儒，或隔篱而不接。”

遣意二首

诗云“春水生”，又云“更移橙”，当是草堂成后逢春而作，盖的上元二年也。

啜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首章，叙草堂春日之景，藉以遣意。近，从啜字听来；轻，从泛字看出。野花落，承啜枝；春水生，承泛渚。此皆天然佳句。酿黍移橙，乃闲居适情之事。谢交忘名，有澹然世外之思。末联，不唯笑倒结客少年，亦且唤醒虚声处士矣。申涵光曰：一径、孤村二句，高岑秀句也。）

《诗》：“交交黄鸟。”

江总诗：“野花不识采。”

《春秋纬》：凡黍为酒阳，据阴乃能动，故以麦酿黍为酒。按《语林》：王无功有四十六顷在河渚间，自课种黍春秋酿酒。

王洙曰：橙，香橙也。相如《上林赋》：“黄甘橙揆。”《华阳国志》：蜀有给客橙葵。

《归去来辞》：“喜息交以绝游。”

其二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云掩* 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次章，叙草堂春夜之景，皆堪遣意。首联，将夜之景；次联，入夜之景；三联，久夜之景。末点夜字，上文皆有关束。因影落，故见流斜；因船火，故见鹭起；月为云掩，故花香暗传。六句语平而意穿。《杜臆》：雁当作鹭，盖因“建子月”诗句同而两误也。春来则雁北向，白露降则鹭飞去，其两误无疑。）

何逊诗：“徘徊檐影斜。”沈约诗：“积翠远微微。”

古侍：“脉脉不得语。”

【吴注】庾信诗：“细火落空槐。”

吴论：起沙、聚沙，须分别。日照鹭惊，故此诗云起沙；寒雁群宿，故后侍云聚沙。皆当参定。

庾肩吾诗：“初弦值早秋。”

曹植诗：“美酒斗十千。”

